

理想国
ImagInist

SHAUN BYTHELL

坐在书店里，就有好故事上门来。

书店日记

THE DIARY OF 1+2
A BOOKSELLER

【两册套装】



总 目 录

[书店日记](#)

[书店四季：书店日记. 2](#)

SHAUN BYTHELL

坐在书店里，就有好故事上门来。

书 THE DIARY OF 日
店 A BOOKSELLER 记

[英] 肖恩·白塞尔 著
顾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肖恩·白塞尔 著

顾真 译

书店日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THE DIARY OF A BOOKSELLER by Shaun Bythell
Copyright © 2017 by Shaun Bythell
Copyright licensed by Profile Books Limite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店日记 / (美) 肖恩·白塞尔著 ; 顾真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598-1781-5

I. ①书… II. ①肖…②顾… III. ①日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550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责任编辑: 雷韵

特约编辑: 李恒嘉

装帧设计: 邵年 | shao-nian.com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1168mm×850mm 1/32

印张：13.25 字数：260千字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前插图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尾声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文前插图



“书店”（The Book Shop），西莱斯特·诺希（Celeste Noche）摄影



The Book Shop永久店员“船长”，西莱斯特·诺希摄影

二月

那么我本人想不想当职业书商呢？总的来说，不想。虽然老板待我很好，我也确实在书店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伦敦，1936年11月

奥威尔不愿投身卖书行业可以理解。在外人眼里，书店老板多半缺乏耐心、偏执、厌恶交际——迪伦·莫兰^[1]在《布莱克书店》里把这一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而这好像（大体上）就是现实。特例当然有，许多书商并不是那样的。但很不幸，我是。不过，并非一直如此。记得在买下这家书店前，我还挺温顺友善的。连珠炮似的无聊问题，朝不保夕的资金状况，与店员和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顾客漫无休止的争论，害我成了这副模样。至于我想不想改变现状？一点也不想。

十八岁那年我回乡小住，准备整装去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威格敦书店”^[2]。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和一位朋友走过书店门口，断言它一年之内必定倒闭。十二年后的圣诞节期间，我回家看望父母，顺便想去书店里找本利奥·沃姆斯莱的《三场热病》^[3]。同店主闲谈间，我坦承我正在设法找一份喜欢的工作。他建议我买下这家店，因为他着急想退休了。听到我说没钱，他回答道：“你用不着有钱——你以为银行是干吗用的？”过了不到一年，在2001年11月1日，我三十一岁生日刚过一个月（算上那一天），这店归我了。接过他的生意前，我也许本该读一读乔治·奥威尔发表于1936年的文章。《书店回忆》里的记述放到今天依然真实，对于幼稚如我者更是逆耳的忠告：别以为二手书商的世界是一曲田园牧歌——炉火烧得很旺，你坐在扶手椅上，搁起穿着拖鞋的脚，一边抽烟斗一边读吉本的《罗马帝

国衰亡史》，与此同时，络绎不绝往来的客人个个谈吐非凡，在掏出大把钞票买单前还要同你来一段充满智慧的交谈。真实情况简直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最贴切的评论或许还要数奥威尔那句“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

1934到1936年间，奥威尔边创作《叶兰在空中飞舞》边在汉普斯特德的“爱书人角”书店兼职打工。他的朋友乔恩·金奇^[4]说他好像不情愿卖给任何人任何东西——这种情绪，许多书商想必很熟悉。我在每个月日记的开头摘引了《书店回忆》里的片段，借以说明今日的书店生活与奥威尔时代的共同点——和所在多有的不同点。

我小时候，威格敦是个热闹的地方。我和我两个年纪比较小的姐姐在距离小城一英里的农场长大，比起萧索、散落着绵羊和盐沼的旷野，威格敦在我们眼里仿佛一座繁荣的大都市。威格敦只有不到一千人口，位于盖勒韦^[5]这个遭人遗忘的苏格兰西南角落。放眼望去，周边是连绵的鼓丘。威格敦所在的半岛名叫“马查斯”（源于盖尔语词 machair，意思是肥沃、低洼的草原），四十英里的海岸线地形多变，既有沙滩又有峭壁和山洞。北方是盖勒韦山区，蜿蜒的南部高地路由此经过。最高的建筑是郡大楼，这座气势恢宏的法式市政府大楼从前是当地人称之为“郡”的市政总部。威格敦的经济支柱一是一家合作社性质的乳品厂，二是苏格兰最南部的威士忌酒厂“布拉德诺赫”，这两者占用了大量劳动人口。那时候，农业提供给农场工人的机会远比今天多，所以在城里城外都能找到工作。乳品厂于1989年倒闭，143个人随之丢了工作；创立于1817年的酒厂也在1993年关门了。这给小城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原本是五金商店、蔬果店、礼品店、鞋店、糖果店和旅馆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紧闭的门和钉了木板的窗户。

不过现在，这地方又繁荣起来了一点，随之而来的还有乐观的气氛。人去楼空的乳品厂里进驻了一些小商号：一家铁匠铺，一个录音棚和火炉工坊占据着大部分空间。2000年，在一位名叫雷蒙德·阿姆斯特朗的北爱尔兰实业家热情照拂下，酒厂小批量恢复生产。威格敦同样时来运转，如今书店麇集，书商在此安家落户。曾经钉了木板的窗户重见天日，后面是逐渐兴旺的一家家小商号。

每个在店里工作的人都说，用同顾客交往得来的素材写本书绰绰有余——翻翻珍·坎贝尔的《书店怪问》^[6]就知此言不虚——所以，

一向记性不好的我开始把书店里发生的事当aidemémoire^[7]记下来，心想将来或许能写成点东西。如果说开始的日期显得有点随意，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随意的。我刚好在2月5日想到要做这件事，从此每天写上一点。

2月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9点25分，一个英格兰南部的男人打来电话，说他正考虑买下一家苏格兰的书店。他想知道，怎样才能给一家有两万本书的书店估价。面对这一问题，我满心想反问他：“你疯了吗？”不过到底忍住了。我让他说说店主的建议。她对他说，她店里的书均价6镑，提议把12万镑的总价分成三期支付。我告诉他，他至少应该分成十期，甚至三十期。眼下的形势，要转手大量库存几乎办不到，因为准备好接手一大批书的人太少了，而那些愿意接盘的呢出价极低。如今书店稀少，可书的库存充足。是买方市场。就算是在行情良好的2001年——那年我买下了这家书店——前店主估价店里的10万册藏书也才3万镑。

也许我应该建议电话里的男人在答应买下书店前（跟奥威尔的《书店回忆》一起）读一读威廉·Y. 达令那本佳作《破产书商再发声》^[8]。这篇文章和这本书都是有志成为书商的人很应该一读的。达令本人其实不是书里的“破产书商”；他是个爱丁堡的布商。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恶作剧，煞有介事地让大家相信世上真的存在这么一号人。细节非常真实。那个达令虚构出来的书商——“不修边幅，病怏怏的，在难得来一次店里的客人眼里是个无聊人物，不过谈兴浓的时候，聊起书来滔滔不绝的劲头照样可以不比任何人逊色”——他对二手书商的这段描述之准确，同样不比任何文字逊色。

妮基今天当班。这一行现在请不起全职员工了，在漫漫寒冬里尤其办不到。多亏妮基——她脾气是怪了点，人还是能干的——每周来店两天，我才能出去买买东西或者干点别的。她快五十了，有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她住在俯临卢斯湾的一座小农场里，距离威格敦大约十五英里。她是“耶和华见证人”成员；爱好制作各种毫无用处到离谱的“工艺品”——这便是她的两大特点。她大部分衣服都是自己做

的，节俭得像个守财奴，对他人却极为大方，有了点什么就乐于分享。每星期五她都会带给我一样好东西，那是她前一天晚上在王国会堂^[9]参加完聚会后从斯特兰拉尔^[10]的莫里森超市后面的垃圾箱里淘的。她管这天叫“老饕星期五”。她儿子说她像个“邋里邋遢的吉卜赛人”，但她就跟那些书一样，都是书店的必要组成部分，她若不在店里，书店的魅力会折损大半。今天虽不是周五，她还是带了一些从莫里森的垃圾箱里掳来的难吃的东西：一袋已经浸水变形到几乎面目全非的印度三角饺。只见她从暴雨里冲进店里，把饺子朝我迎面一推，道“啊，瞧瞧——印度三角饺。好东西啊”，说完拿了一个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由着泡烂的碎屑掉在地板和柜台上。

夏天我会雇用一两个学生做兼职。这样我就有空去享受一些活动，正是有了这些活动，盖勒韦的生活才如此恬静。作家伊恩·尼奥^[11]曾写道，当还是个念主日学校的孩子时，他深信老师提到的“乳蜜乡”^[12]指的就是盖勒韦——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他长大的农庄里总是储藏了丰足的牛奶和蜂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他来说盖勒韦就是一座天堂。我也这样深爱着这片土地。有这些姑娘帮我看店，我便可以利用宝贵的闲暇去钓鱼、爬山或是游泳。妮基说她们是我的“小宝贝”。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10点30分来的）是位老顾客：迪肯先生。他谈吐文雅，五十五岁上下，腰部长着一圈赘肉，不爱动的中年男人往往这样；乌黑却日渐稀少的头发费心梳理过，好让它们盖住头顶——有些秃顶男就是以这种毫无说服力的方法试图让别人相信他们依然发量丰裕。他的衣服剪裁考究，所以穿在身上也算整齐，不过他着装还是有问题：在衬衣下摆啊纽扣啊拉链啊这类细节上，他有点漫不经心。仿佛有人把他的衣服装进大炮里一下子朝他轰过去似的，虽然衣服终究是到了他身上，某些部分总归是不太妥当。在许多方面他是个理想的客人；他从来不会随便乱翻，每次过来都是已经确切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书了。伴随他需求的往往是一篇从《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书评，我们谁在柜台后面他就拿给谁看。他说话简明扼要，从不聊些有的没的，从不会粗鲁无礼，总是选择货到付款。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说实话，我一直不懂他为什么要找我订书，明明很容易就能从亚马逊上买啊。也许他没有电脑。也许他根本不想要电脑。也许他属于快要死绝了的那一类人，知道要让书店活下去就得大力支持。

中午，一个穿战斗裤、戴贝雷帽的女人来到柜台前。她拿着六本书，其中包括两本近乎全新品相的高价艺术书。总价是38镑；她让我打折，我说这些书可以35镑给她，她回答道：“30镑不行吗？”书的价格明明已经是原定价的零头，还带折扣，顾客却还是觉得理应再砍掉百分之三十，这真是在严重考验我对人类尊严的信心。于是我拒绝再让一步。她付了35镑。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13]说穿战斗裤的人应该统统被强行用降落伞投送进非军事区，现在我举双手赞成这个提议。

流水：274.09镑^[14]

顾客人数：27

2月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我们的总库存是10万册书，其中的一万册构成了网店库存。我们把书目录进一个叫“季风”的数据库中，再由它上传到亚马逊和AbeBooks。今天一位亚马逊客户给我发来邮件，问起一本名叫《为什么总是存在些什么而非啥也没有？》^[15]的书。他抱怨道：“书还没有收到。请设法解决。我暂时还没有给你们的服务写评论。”拜亚马逊的用户反馈系统所赐，如今这种几近露骨的威胁是越来越常见了，据说有些无耻之徒明明收到了订购的书，却用这个办法获得了部分甚至全额退款。书是上星期二寄出的，今天应该到了，所以要么是这位买家想讹一笔退款，要么是皇家邮政极其罕见地出了问题。我回复说，等到星期一，如果在那之后还是没收到，我们就退款。

吃过午饭，我开始整理几箱神学书。都是上星期一位退休长老会^[16]牧师拿来的。集中于某一主题的藏品通常比较理想，因为里面几乎肯定埋藏了一些收藏者感兴趣的稀罕物件，价值一般也高。神学或许是唯一的特例。今天这批东西即是明证：一件像样的都没有。

下午5点书店打烊后，我去合作社里买了晚饭。最近我左边的裤袋里磨出了一个洞，可我忘了这茬儿，老是把零钱塞进去。等睡觉前脱

了衣服，我在左脚靴子里发现了1.22镑。

流水：95.50

镑顾客人数：6

2月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阳光明媚。妮基是9点13分到的，穿了一件她在威廉港的义卖商店里买的加拿大滑雪服。这是她在十一月到四月间的标准制服。那是种填了衬垫的连衣裤，专为滑雪而设计，她穿在身上就像个走丢了的天线宝宝。在此期间她不停抱怨着店里的温度。我也承认，确实是偏冷了一点。她开一辆小货车，堪称她那种储藏癖的理想座驾。座椅都被拆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东西，从一袋袋肥料到破损的办公椅，什么都有。她管她的车叫“蓝铃花”，可我喜欢叫它“蓝瓶子”^[17]，因为它是什么基本上取决于装了什么。

诺里（前书店员工，现在是自由职业的细木工）9点来修理花园凉亭“狐狸洞”屋顶上的一处裂缝。

十五年来，店里的职员来来去去，但——一直到最近——总是至少有一名全职员工。有些极为出色，有些太不像话；几乎每个都成了朋友。开业初期我雇学生在星期六来店里帮忙，因为全职员工不喜欢在那天上班；2001年到2008年间，虽然网上购书已是大势所趋，我们的营业额还是稳定而迅猛地增长。然后——雷曼兄弟在那年九月破产之后^[18]——情况飞转直下，营业额回到了2001年我们刚开张的水准，区别在于生意好的时候，各种开支也大为增长了。

“狐狸洞”是好几年前诺里和我一道造的，在一年一度的威格敦图书节期间，我们用它来举办非常小型和不太常规的活动。去年，苏格兰文身“一哥”就文身的历史做了二十分钟的演讲，一边讲，他还一边脱得只剩内裤，向大家展示各种元素。有个老太太，错把那亭子

当成了厕所，在演讲快结束时不小心走了进去，结果看到他几乎赤条条站在那儿。说不定她到今天还没缓过来呢。

他快走的当儿，诺里和妮基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我刚好听到了结尾。好像是关于进化的。“进化”是妮基最喜欢的话题，不过把《物种起源》放到“小说”区域这种事情，她也是常常干的。我则还以颜色，把一本本《圣经》（她认为是历史类）跟长篇小说放在一起。

在翻检退休牧师拿来的那批神学书籍时，找到一本叫《快乐的痛苦》的书，作者的大名读起来委实不敢恭维：H. A. 曼胡德^[19]。曼胡德曾经住在苏塞克斯一节改装过的铁路车厢里。

流水：67镑

顾客人数：4

2月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妮基看店，所以我有空去利兹看一个藏了600册航天书籍的私人图书馆。安娜和我10点离开店，正要出发的时候，妮基劝我：“看过书后，估一个价，然后对半砍。”她还告诉我当天启到来，只有耶和華见证人留存于世（不管她说的“天启”是什么样的吧——她一聊起宗教来，我就分神了）之时，她准备来我家里拿走我的东西。她总是揣着这种念头端详我的一件件家具。

安娜是我的伴侣，一个美国作家，小我十二岁。我俩合用书店楼上带四个卧室的公寓，养了一只名叫“船长”的黑猫，这名字源自《牛奶树下》^[20]里那位盲眼的船长。安娜在洛杉矶替NASA^[21]工作，为了实现来苏格兰海边的书店上班的理想，她在2008年来威格敦边打工边度假。我俩一拍即合，随后她回加州逗留了没几天，就决定回来了。2012年，她的故事引起了一位叫安娜·帕斯捷尔纳克的记者的兴趣，当时后者正好在图书节期间造访威格敦，便给《每日邮报》写了一篇报导。不久就有出版商找上门来请安娜写回忆录，2013年，她的

第一本书《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正式由“短书”^[22]出版。尽管取得了文学的成功，她却自承是个“语言学上的印象主义者”，动辄会生造用语，这既让人欢喜也让人泄气。别人的话传进她半开半阖的耳朵，经她解读、复述而成的版本跟原版虽有接近之处，却夹杂着一行行模糊的句子，造成的结果便是间或出现的混乱的一堆词语，还糅进了几个她从祖母那里学来的意第绪单词。

要卖航空书籍的女人是上个礼拜打电话来的，听起来颇为紧急。书是她一年前过世的丈夫的。她卖了房子，三月要搬走。下午3点，我们到了她家。我立刻注意到她戴了假发，更不用说散落在靠近门窗的地板上的那些七叶树坚果了。她解释道，丈夫是患癌症去世的，现在她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正接受治疗。书放在逼仄楼梯顶上一间改造过的阁楼里。议价花了一点时间，不过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750镑，约三百本书。我留下一部分书没要她也很乐意。要是大家都这样就好了。人们通常希望能一次性处理掉所有藏品，如果拥有者已经故去就更是如此。安娜和我把十四箱书搬上车，回家了。一望便知，这批书凝聚了丈夫一生的热情，如今终于跟它们告别，她松了一口气，尽管对航空题材毫无兴趣，她显然知道跟它们分别将会很难。离开的时候，安娜问她那些撒在门窗边的坚果是怎么回事。原来她跟安娜一样，也怕蜘蛛，据说七叶树坚果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驱除它们。

我是两年前买的这辆小货车（一辆红色雷诺塔菲特），已经快要弄坏了。哪怕是跑一趟最短的行程，都会有热情的人流迎面拥过来。显而易见，他们把我当成邮递员了。^[23]

这批航空藏书中含有22册“普特南航空史”。这一系列讲的是飞机制造商，甚至也关于机种——福克、豪客、超级马林、火箭飞机^[24]。以前不管是网店还是实体店这种书一直很好卖，每册售价在20镑到40镑之间。所以我在出价时先假设了“普特南系列”可以迅速转手，收回本钱。

很多次买卖的起点都是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说亲近的人最近过世了，由他们负责处理逝者的藏书。此时的他们通常还沉浸在悲痛中，这情有可原，而我们也几乎不可能不为他们的痛苦所感染，哪怕是以最微末的方式。翻检亡故者的藏书让我们得以洞悉书籍原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他们的性情。如今，我连在拜访朋友的时候，看到书架我都忍不住去留意，尤其是任何一

本或许可以揭示他不为我所知一面的书。就跟所有人一样，我自己的书架同样不清白——在满架子现代小说和关于苏格兰艺术与历史的书中间，你会发现一本《学讲意第绪语粗话》，还有一本《第三帝国匙类收藏品》——前者是安娜送的礼物，后者来自我朋友迈克。

迎着猛烈的冬雨，安娜和我从利兹驾车越过伊尔克利高沼地 [25]，大约7点到了家。我打开门，看到地上放着一堆堆书，到处是箱子，还有许多邮件等我回复。妮基好像能从把店里上上下下堆满书和箱子这件事上获得某种施虐狂似的快感，可能因为她知道我力求保持各个表面，尤其是地板的整洁。也可能是因为她生性邈邈，认定我对秩序和条理的渴望极其怪异而有趣，所以故意在店里制造混乱，然后等我怪罪她的时候借机说我有强迫症。

流水：77.50镑

顾客人数：7

2月1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7

今天有个订单的书是《砾磨机优质肉类指南》。

因为达到了相当的寄件量，我们和皇家邮政签了合同。不必把包裹拿到邮局柜台交给局长维尔玛处理，只需在网上联系他们，然后每天妮基或者我会带着一袋子贴好邮票的包裹去邮局后面的房间里，再由他们装车运到分拣的地方。

就像许多乡下的邮局一样，威格敦的邮局其实是另一家店的一部分，店主人是个名叫威廉的北爱尔兰人，卖报刊，也卖玩具。想知道“性格阳光”的反面是什么，看看威廉就知道了。一目了然。他从来不笑，万事万物都能引起他的抱怨。我去邮局撂下邮包时，如果他在店里，我总是专门跟他道声“早上好”。难得他也会拨冗给我点回应，不过总是一句没好气的“好在哪里？”或者“我要不是困在这破烂地方，没准今天早上是挺好”。一般说来，你的招呼越是春风和

煦，他的反应就越是充满敌意。为了测一测他心里到底能装下多少人间疾苦，他用三条透明胶带粘住了展架上的所有杂志，这下顾客就没法东翻西看了。维尔玛则完全是另一种人，风趣、机灵、友好。邮局实在是威格敦的社区活动中心——大家在一星期里总要去上一次，聊聊东家长西家短；讣告也贴在那里。

吃过午饭，我发现小票用完了，找了找才知道一卷也不剩，于是又订购了二十卷，估计可以用上两三年。希望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吧。生意兴隆的话。

“开卷随缘俱乐部”多了两名新订户。几年前，书业不景气，前途看上去颇为黯淡，我成立了这家读者俱乐部，作为书店的衍生。订户一年缴纳59镑，每月能收到一本书，但至于收到什么类型的书，他们没有发言权，品质完全由我来把控。在选择什么书放进箱子里，随后打包、寄出这件事上，我慎之又慎。因为订户显然都是嗜读成癖之人，我总是专挑那些我认为但凡真心热爱阅读就会喜欢的书。其中没有需要太多专业知识才能理解的书：一部分虚构作品，一部分非虚构作品，非虚构的比重略微大一点，再来几本诗歌。最近这个月寄出去的书有克莱夫·詹姆斯的《另外的护照》^[26]、劳伦斯·达雷尔的《普洛斯彼罗的小屋》^[27]、艾丽斯·默多克的萨特传记、内维尔·舒特的《像爱丽丝的小镇》^[28]和一本名叫《100+遗传学原理》的书。书的品相都不错，没有馆藏书，有些——每年会有几本——是百年老书。我估计，如果有会员把收到的书拿到eBay上去卖，应该不止能回本。网站上有论坛，但没人用，这让我了解了倾向于这一阅读方式的人群的心理——他们不喜欢那种必须跟人打交道的俱乐部。也许正因如此，我当初才有了这样的主意——一种格劳乔·马克斯式的参加俱乐部的办法^[29]。俱乐部目前大约有150名会员，除了在《文学评论》^[30]上刊登的极少量广告外，我做的唯一一项推广就是开了网站和“脸书”主页，而这两项我都有一阵没更新了。推广俱乐部的最好方式似乎还是口碑。在书业相当困难的时期，它帮我摆脱了经济的窘境。

流水：119.99镑

顾客人数：11

2月1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5

诺里来看店，所以我有空去大概五十英里外的邓弗里斯参加拍卖会。那是场普通拍卖，拍品完全无法预测；拍卖行里什么都有，从躺椅到洗衣机、枝形吊灯、地毯、瓷器、珠宝首饰，有时候甚至是汽车。一开始我去买书，不过很快就发现要布置书店楼上的公寓（我盘下店时，公寓房是空的），最划算的办法就是去拍卖会上买家具，所以店里有全职员工的时候，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二我便会虔诚地开车去那儿淘点便宜货：那一件件古董家具，比宜家买的同等功用的现代产品漂亮得多，也便宜得多。很难得我也会带着一箱书回家，但十有八九是一张乔治王朝时期的书桌、一只松鼠标本、一个立式台灯，或者一张皮扶手椅。常客里有个挺招人喜欢的退休潜艇水兵，名叫安格斯。我俩经常聚在一起，谈论会场上的其他买家。他给每位常客都起了绰号——帽子戴夫、主教，等等——既不刻薄，又个个妥帖。今天我的收获是一对利利怀兹^[31]木滑雪板，我准备先放在书店橱窗里展示，再卖掉。如今我雇不起全职店员了，难得才去参加一次拍卖。

安娜在的时候，我俩总是尽量去参加拍卖，我呢，会找个人替我看店。她热衷此道，但最高出价才3镑，所以每次拍下的都是一堆垃圾，今天也不例外——一条黄铜柯基、五枚顶针箍、一套旧钥匙、一个破烤面包片架，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有一回，她为一盒人造珠宝出到了15镑，因为里头有枚戒指她觉得很好玩。等到邦瀚斯拍卖行^[32]的免费估价日，她把戒指拿了回去；他们建议她将戒指委托拍卖。最后拍了850镑。

好几年了，我把书店楼上的正式客厅腾给一个艺术班每周一次上课用。授课的是当地的艺术家戴维·布朗，每星期二开一次班。班级由十来个退休妇女组成。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屋里冷得要命，所以我叫诺里在她们理应过来前的一小时点上火，打开取暖器，可他给忘了。其中有位学员冻得都快需要抢救了。我很乐意给她们免费提供场所，但她们善解人意地给了我足够支付暖气费的钱，还有一点盈余。

拍卖结束后，安娜和我回到店里，这时我发现左手边的橱窗完全被水淹了（店门两边各有一扇我们用来做主题展示的大窗子）。那扇窗一直有点漏，但从来不至于这么严重。我把所有浸湿的书搬了出

来，放到别处。现在，占据原本放书位置的是六张毯子、一条毛巾和一只接水滴的炖锅。每年要么是住处，要么是书店的某个地方总会需要找建筑工人来修葺一番，而且从来都是在屋外雪虐风饕、家里捉襟见肘的冬天出问题。我给头上的屋顶和四周的墙壁预留的保养费是一年7000镑，目前为止确实花了这么多钱。

傍晚7点钟，威格敦图书节的总监艾略特来了。从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到十月第一个星期为止，是一年一度威格敦主办的文学节。我刚开店的时候，这个节日只有几场活动，观众也很少，大部分是当地人，如今已规模宏大，现场支起的一顶顶300座席的帐篷，要办超过200场活动，各地的文化名流会受邀前来。这是场非凡的节日，现在——草创时的工作人员只有区区几个志愿者——建起了专门的办公室，雇了五名员工，吸引着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观众躬逢其盛。艾略特以前是记者，干得非常出色。几年前他搬来威格敦，很快大家就发现他是操办图书节的理想人选，于是专为他拨了经费，设立了一个带薪岗位。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还做了他第二个孩子的教父。遗憾的是，现在他住伦敦了，很多时候我想见他却见不着，不过每次他来威格敦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议，都会住我家。才到没多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脱掉鞋子，往地板上一扔。十分钟不到就害我绊了一跤。

流水：5镑

顾客人数：1

2月1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5

找到的书：14

今天又冷又阴沉，叫人很不舒服；暴雨下了一整天。艾略特在卫生间里从8点15分一直待到9点，开店前我都没法刷牙洗脸。

天气这么坏，妮基却兴高采烈得惹人心烦。我俩讨论了把书登进FBA^[33]的事情，通过这项业务，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数据库里做好书目、标上价格，然后将书寄到亚马逊设在邓弗姆林^[34]的仓库，由那边存储，直到有人订购。接到订单后，亚马逊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拣

货、打包。这解决了书店储藏空间不足的问题，而当到货的是一批在实体店里不一定好卖的书时，这办法尤其管用。妮基坚决反对这么做，支撑她的是一系列靠不住的观点，扯到了什么什么道德领域和其他不相干的哲学范畴。我无法完全理解妮基为什么如此反感FBA，连部分理解都做不到，要么只有一个原因：交易的另一方是亚马逊。但我们明明已经借助亚马逊卖掉了一些存货。很少有书商会对亚马逊抱持任何正面的看法，可很不幸，它是城里唯一能实现网上销售的书店。我已然放弃同她理论：听了我的建议和请求，她热心地点点头，可接下来的行动同之前没有丝毫改变，根本不管我说了什么。

早上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用我昨天去拍卖会买的那套1920年代的利怀兹木滑雪板在没漏水的那扇窗里摆了个冬奥会主题陈列。另一扇窗里依然放满了盆子和毯子，接裂缝里滴下来的水。

午饭时安娜和我开车去了纽顿·斯图尔特，她从那儿坐公交车去邓弗里斯，再坐火车回伦敦。

下午2点，一个留着穆加贝^[35]式样小胡子的男人带来了两箱关于艺术与电影的书。他看中了店里的一些书，所以我们商定他带来的书抵偿30镑书款。这种事几乎每天都有，是我们除了有人清空住所外获得库存的一大途径。大部分日子里，至少每天有一个人上门卖书，日均大约100本的入库量就是这样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回掉70%的书，但拿书来的人常常想全部留下。造成的问题就是店里堆满了我们不想要的一箱箱书。对店里接收的这些书，我们通常付现金，因为数量有限，不需要开支票。我们还为这类交易专门准备了一本雅致的维多利亚时代账本，卖方必须要在上面写下姓名、地址和数额，藉此我们能维持书的进出平衡。

我刚买下书店不久时，有一次，一个即将移民加拿大的小伙子带着几箱书来卖。我让他在账簿上签名，他写的是“汤姆·琼斯”^[36]。我哈哈大笑，指给他看另一些显然是编出来的名字，说签“汤姆·琼斯”的他还是第一个，他回了句“不稀奇”便走了。等我开始给他的书定价，我才注意到在每本书的环衬上都有圆珠笔写着“汤姆·琼斯”。他的读书口味跟我很像，虽然有些我还没读过。想着那些书我也会喜欢，我挑出了十来本，留着以后读。其中有本《攀登朗姆酒涂鸦》^[37]，W. E. 鲍曼对登山文学的经典戏仿之作。

流水：104.90镑

顾客人数：8

2月1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下午2点，艾略特回伦敦了。

一个年轻女子和她母亲在店里待了大半个下午。那位母亲似乎早就做好准备承受店里的温度，可女儿好像对接近冰点的环境浑然不觉。她一边付钱一边风趣地随口聊天，告诉我她叫劳伦·麦克奎斯丁，正在受训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她看着有点面熟；之前肯定来过。她买了一堆曲高和寡的资料，还建议我读读《赤子之心》^[38]。威廉·博伊德的《赤子之心》也许是最多人向我推荐的书了。我倾向于避开任何一本别人推荐给我的书，宁可天真地想象自己会发掘出属于我的文学金矿，不过这次她的热情实在令人难以拒绝，于是在晚饭后，我点上烧木炭的火炉，读了起来。到临睡前，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流水：13镑

顾客人数：2

2月1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如果说有谁在威格敦称得上家喻户晓，那就是文森特。虽然文森特的童年是在克莱德河^[39]上度过的，但随便找谁问起，都准会说，打他记事起，文森特就在威格敦了。他人见人爱，有趣又调皮。据传他在剑桥念过书，但就我所知，没人能证明这点。他肯定有八十多岁了，但每天还是工作很长时间——比他手下的机械工都要久。文森特

的汽车修理厂从前是家雷诺经销商，专门卖新车。其实曾经的展览室还在，到处是褪色、破败的雷诺标志，可现在他麾下的不再是新车，而是——说得客气点——曾有过光辉岁月的老货。有次一个植物学家朋友来访，我俩去文森特那儿给货车加油。只见我朋友兴奋地跳下车，径直走向“文森特车队”的一员。那辆车停在展览室外面，四个轮胎都是瘪的，记得从我回到威格敦那天起，它就一直是这样子。他指了指长在轮罩拱里的一棵蕨类，鉴定说这种植物十分罕见。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斯特兰拉尔附近的农场给一批书做遗产估价。迎接我的是一个阴郁寡言、戴花呢帽的农夫，他开一辆四轮摩托，叫我跟在后面，他车尾趴着一条柯利犬，朝货车叫唤了一路。不久我们来到了建在泥泞山腰凹陷处的一座农庄，样子本就颇为凄凉，如今横飞的雨点一刻不停地打在上面，显得更惨了。

进屋后，他说这农庄的主人是他的叔叔阿姨。阿姨五年前去世了，叔叔则是两年前走的。显然，从两年前到现在，屋里丝毫没有动过，或许其实自从五年前他阿姨过世，就一直是这样了。一只郁郁寡欢的猫躺在暖气上的一张毯子上，目光扫过屋外一片片漫水的田地。那农夫每天上山弄干净猫的小食盘，给它喂吃的。屋里的每样东西都沾满了灰尘和猫毛。书大概有两千册，塞满每个犄角旮旯，连楼梯的每一阶上也堆着一摞又一摞。读这些书的人是他阿姨。L. M. 蒙哥马利、《星际迷航》、阿加莎·克里斯蒂、“弗利欧书社”，还有许多童书，包括不少完整的系列。^[40]大部分是平装本，而且拜猫咪所赐，品相都不怎么好。我的估价是300镑，他问我等他和家里商定了，我是否会考虑把书买下来。我说会考虑的，不过其中有很多书是垃圾。他答道，他把书卖给我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全部拿走。

下午3点我一回店里，立刻就受了一个顾客的气。他快步走到柜台，一句打趣的开场白都不说，直接喝道：“黄金标志。”我心里叹了口气，告诉他珠宝类图书在哪里。

流水：307.50镑

顾客人数：4

2月1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又是悲惨的一天。9点10分，电话铃响了，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头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不懂你怎么胆敢称自己为书商的，给我寄来的尽是垃圾”云云。他以这种语气继续骂了几分钟。进一步询问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从另一家名字类似的书店（汤姆·琼斯说得好，“不稀奇”）订了一本书，书品令他很不满意。这下清楚了，是他打错了电话，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我说了句他要“进一步处理这件事”，便挂了电话。

一个好像裹着睡袋——一只不过上下都开了口，好让人露出头伸出脚——的女人走进店里，抱怨起冰冷的温度来。我的书店陈旧、阴冷而零乱。它是威格敦宽阔的主街上一座庞大的花岗岩墙面建筑。十九世纪早期，它是一个名叫乔治·麦克哈菲的人的住宅。他是市长，将这座建筑重建成了乔治王朝风格，一直保留到今天。如今整个底楼都贡献给了书，上一次盘点后的数字大概是10万册。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替换了所有书架，在结构和外观上都做了不少改造。顾客常常称它为“阿拉丁的洞穴”或者“迷宫”。为了让顾客更好地探索，我拆掉了室与室之间的门，但这种做法，加之庞大老宅里供暖不足，经常引起顾客对温度的微词。

流水：336.01镑

顾客人数：8

2月1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9

找到的书：8

又是暴雨天。一位上了年纪的顾客对橱窗里的陈列大加赞赏，误以为那些锅碗瓢盆和毛毯（用来接漏水的）表现的是烹饪主题。

打星期六起就没见过我的猫。安娜觉得他是被晚上来偷他食物的另一只猫逼走了。确实，最近他好像是吃得有点多，而且到处都有股猫尿味。船长从来不在屋里撒尿。

今天早上我在翻检那堆来自我们旧仓库的箱子时，发现了一本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签名本。它出自我从埃尔郡的一座城堡里买下的一批藏品。我把书装了箱，几个月来都没想到要去动它们。当意识到你触碰的书曾经被一位两百多年来声望不衰的文学天才拿在手里，这种时刻总是激动人心的。我的店不是卖这类书的最佳平台，它们通常会在eBay上找到归宿，或者被送去里昂腾博^[41]，那是家爱丁堡的拍卖行，我交给他们的东西一般都能拍出不错的价钱。我准备设200英镑的最低价，先在eBay上试试，如果卖不出去，就送去里昂腾博。

我们的仓库是花园里一幢装满书架的房子，有间带厕所的小办公室。它依然派仓库的用场，但现在把店里放不下的书装箱后储藏在里面。我们建仓库（在2006年）是为了扩大网店库存和销售。那部分生意之前请了人全职做，起初是诺里，后来是从附近村庄布拉德诺赫来的一个朋友，日常工作就是把新货上架，处理订单和问询。这项业务一度好像赚了点钱，可随着网络市场竞争变多，书价跌了下来，到2012年，网店赚到的钱显然已经都不够我发薪水，万般无奈下，我只好裁掉了剩下的唯一一名全职员工，随后将存货寄给了格里姆斯比^[42]一位更擅经营的朋友。不过，在书寄出前，我把自认为或许可以提升库存品质的一部分货挑了出来，装好箱搬进了店里。这本司各特爵士签赠本就是那几箱书里的。如今我们入手的书（除了FBA的库存）都放在店里卖；如果一本书值得放到网上销售，就由妮基或者我来上货。这套办法的唯一缺陷在于顾客老喜欢移动书的位置，我们偶尔会找不到书，无法完成订单。

虽然在签赠这本书（给玛丽·斯图尔特）时，司各特已经挺有名了，但要到六年后他才写出《威弗莱》^[43]，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献辞和题赠本还带来了受赠者具体身份的问题：也许我的好友、《“司各特兰”：发明了一个国家的人》^[44]的作者斯特尔特·凯利会有头绪。

上午11点，电话铃响了。是那个每隔几个月就会打电话来的威尔士女人。她有一副我听过的最为抑郁的嗓音，总是问有没有十八世纪的神学著作。等我把在库的书名读给她听，她的回答却从来不变：

“噢，真是令人失望透顶。”这电话她都打了好几年了。一开始我还会给她念书名，想看看我们的藏书里是否有她可能需要的，可当了这么些年她失望之情的忠实听众，我已经放弃了，随便编几个书名打发她了事。

那个斯特兰拉尔的农夫打来电话，说只要我们肯整批吃进，他就把书卖给我们。很难做决定，因为那批书里有相当数量一钱不值的东西，屋里又太脏乱，而且许多书都塞在极其不好拿的地方。一来去那里清书更费时，二来我的背正嘎嘎作响，使不上劲。屈身钻进杳晃里越来越成问题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书我要了，下星期二去拿。

流水：282.90镑

顾客人数：21

2月1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今天的网店订单里有本讲津巴布韦一处自然保护区的，书名叫《万基》^[45]。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亚马逊的邮件，说我们网店的整体评价已从“好”跌为“中”，如果情况无法改观，他们要暂时关闭我的账户。干个体户的一大乐趣就在于不用听老板对你发号施令。随着亚马逊“万有商店”运动的进行，它正慢慢地却又不可抗拒地成为零售业个体户的老板。我得为“开卷随缘俱乐部”招募更多会员，这样才能摆脱亚马逊日渐收紧的枷锁。网店的评价基于几个因素，包括订单缺陷率^[46]、取消率、延迟发货率、违反政策的次数和回复买家问题的时间。这些标准着实不大容易弄明白，所以我总是随它去，等他们发邮件来说我有麻烦了再说。

12点30分，一个四口之家来到店里。一人买了一本书；听到“请问要不要袋子”这一问题，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妈妈：“噢，来一个吧。”

爸爸：“不了。”

儿子1：“是的。”

儿子2：“有的话就给我一个。”

下午1点，卡罗尔·克劳福德来了。我喜欢备一些新书，从“书源”（Booksource）这家主营苏格兰图书的批发商那里进了大概150个品种。卡罗尔是他们的销售代表之一。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我们常常会聊起书业百态。她第一次踏进我店门时，她儿子还是个小男孩，如今已经上大学了。直到去年，她每次来都带着公文包，打开来是装有覆了塑料纸的新书封面的文件夹，还有订单表格。现在她就拿个iPad。她一年大概来四次。该买哪些书不能草率决定，尤其是因为读者已经不再把新书封底的定价视作他们理应支付的价格。亚马逊和水石书店^[47]给这种情况画上了句点，于是我又一次陷入了这般境地：如果狠狠心，我也许可以在亚马逊上以比批发商提供的更低的价格买到“书源”的书。我订了她书单上的大约四十种新品，每种两三本，主要是跟当地相关的和我认识的人写的书。

遥想1899年，英国数家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一起表态，只有书店同意按书封上的价格售书，不打折，他们才会供货。他们达成一致，只要有书店违反这条，任何出版社都不会再向违反者提供书籍。这便是所谓的“净价书协定”，简称NBA。这一制度运转良好，直到1991年，连锁书店迪龙斯^[48]和水石业务兴盛，让小型独立书店难以为继。他们很快意识到可以通过“残次书除外”的条款规避NBA。他们用记号笔在想打折的书的书口上画一个叉。我偶尔还是会在进来的货里碰上这样的书。出版社和大型连锁商店苦战多时，1997年，公平交易局^[49]终于出台法规，宣布NBA不合法。

NBA的一大益处在于创造了财务稳定的图书发行市场，让出版社可以出版文化价值较高却可能无法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书。没了NBA，出版社不再有条件承担如此风险，到头来，虽然英国每年印刷的书的数量上升了，种类却减少了：册数多了，品种少了。如今控制图书市场的不是出版社，而是水石书店、乐购，还有其他奥威尔会称之为“联合企业”的商店的采购员。

猫尿味更浓了。

流水：111.50镑

顾客人数：12

2月1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5

终于，今天没下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包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成员的书，还有同皇家邮政新石器时代的邮递系统打交道。因为威格敦邮局星期三下午不开，我只好明天上午去找维尔玛，问她能不能派个邮递员下午来把六袋包裹取走。

今天早上我把那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签名本放上了eBay。放到亚马逊或者AbeBooks上去卖没什么意义。虽然AbeBooks设了“签名本”专区，但我这本不是司各特自己的作品，所以用户根本搜索不到。

上午10点30分，四个老太太来了店里。我背对她们在电脑前工作，但可以听到她们在研究工艺类书籍放在哪里。讨论了一阵后，其中一位看到了角落里的我，对其他人说：“我们问问这位女士不就好了吗？”

诺里觉得自己知道水是从哪里漏进橱窗造成水灾的，于是自告奋勇说要来修。

《赤子之心》我已经读到那一段：洛根的儿子决定把他的乐队命名为“死魂灵”，洛根报之以大笑，告诉他尼古莱·果戈理写过同样名字的一本书。我没听说过这书，跟洛根的儿子一样觉得自己是白痴。下一本就读《死魂灵》。

流水：24镑

顾客人数：4

2月2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9点15分（迟了十五分钟），妮基闲庭信步来上班了，看了一眼钟，说：“噢，都这个时间啦？”随后把包、帽子和外套放在店里正中央的地板上，上楼用了下厕所，给自己泡了杯茶。

流水：88镑

顾客人数：7

2月2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今天的网店订单里有本书的名字是我最近见过的最无聊的之一：《1966年以来的英国交通运输电影图书馆目录》。其中包括如此吸引人的片名：《交流电机车司机操作规则》《为骚森德提供的服务》和《布里斯山涧的雪堆》。尽管普遍认为关于火车的书籍极度无聊（这某种程度上得怪收集这类书的人的名声不好，谁让他们通常是些吃香蕉三明治、穿带风帽的厚夹克的呆子），它们却是店里一大畅销品。买这类书的人永远是男性，往往蓄着招摇的大胡子。他们通常是书店顾客里脾气最好的一类，也许是因为看到一般情况下规模足有两千册的铁路类图书专区后心情大好吧。

一个穿着黄色卡骆驰鞋的顾客问威格敦的停车计时器在哪里。当我说此地没有停车计时器而且停车不受限制时，她目瞪口呆，评论道：“天呐，太棒了。这地方就像被困在了五十年前的时间扭曲^[50]之中。”

昨晚等船长进了屋，我锁上了猫洞。今天早上猫尿味没了。或许真让安娜说着了：有只讨厌的猫不请自来。

流水：24.50镑

顾客人数：1

2月2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来自住在邓弗里斯附近的菲利普斯太太：“我九十三岁了，失明了，你知道的。”

大约两年前，我去给她的书估过价——藏书很有意思，在一幢漂亮的宅第里。到她家的时候，我发现她为我和上门来看她的孙子做了午餐。我已经吃过了——从纽顿·斯图尔特的加油站买的一个干巴巴的三明治，说不清爽了什么馅儿——可既然她辛辛苦苦做了饭，我不好意思拒绝。是明虾肉冻。她今天打电话来是要给她曾孙女订一本叫《巴巴》^[51]的书。她至今还通过书店订购书，而不是直接从亚马逊上下单，这样的顾客很少了。

今天，有个在脸书上关注我们的用户来店里买书。她和她男朋友想搬来这儿住，我无意中听到她细声说：“别说傻话，不然他会贴到脸书上去的。”晚点我得写她几句坏话。四年前给书店申请脸书账号的时候，我看了一圈其他这么做了的书店。发的内容好像大部分都很无聊，并没有真的把在一家书店里工作的惨象和妙趣传达出来，所以我故意弄险，决定集中记录顾客的言行举止，特别是愚蠢的问题和粗鲁的评论。这招似乎奏效了，我骂顾客骂得越是凶，那些关注书店的人就好像越是高兴。我最近逐一细看了谁在关注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的书店。

流水：227.45镑

顾客人数：14

2月2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我醒来时，雨下得叫人抑郁，不过等到9点30分，已经艳阳高照了。几名波兰建筑工过来拆掉莱兰柏树篱，新砌了一面石墙。拆完树篱，他们决定点火烧了它，害得大半个镇子都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差不多一整天我都能看到人们踉踉跄跄走过书店门口，一边咳嗽一边咒骂。

流水：277镑

顾客人数：16

2月2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桑迪，就是那个苏格兰文身“一哥”，带来了几根自制的手杖。我们商定，他每带来一根手杖就能获得价值6镑的书店储值。然后每根手杖我标价10镑卖掉。销路不错——一星期大概能卖出去一两根——他会给手杖贴上印有木材名字和与之相关的某些当地传说的标签。他的读书口味主要集中在苏格兰民俗和古代历史。他是个异教徒，住在斯特兰拉尔附近，每隔几星期和一位朋友过来转转，专门抽出一天拜访威格敦，吃饭，或喝咖啡，窝在我店里随便看书。他极其平易近人，永远和和气气的，总是有说不完的趣事。最妙的是，他很喜欢惹妮基生气。

中午我做了个三明治。安娜和我开着货车载着大约五十个纸板箱向斯特兰拉尔附近那座旧农庄驶去。那个戴着潮湿花呢帽、头发灰白的农夫再次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回到过世的老夫妻住的那幢房子里。屋里比我记忆中还要脏。安娜和我开始把书装箱，运到车上。每次我们走过那只孤独的猫身旁，它都会沙哑地“喵”一声，随后继续深沉地凝望远方，目光扫过那一片片漫水的田野和地里承受着瓢泼大雨的牛群。

把长期存放在一个地方的书清走难免如此：等完工的时候，我俩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猫毛。人们很少会想到看似高雅的卖书行当还有这一面。我给农夫结了钱，在坑坑洼洼的车道上缓慢行进，载着重物的车吱嘎作响。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你会渐渐对此感到麻木，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去世的老夫妻没有子女。不知何故，墙上的照片——丈夫穿着挺括的RAF^[52]制服，妻子则是个游览巴黎的少妇——会带给人某种愁绪，而在处理尚有子女在人世的过世夫妇的旧藏时则没有这种感觉。带走这样一批藏书好比是对他们人格毁灭性的最后一击——是你抹去了他们存在过的最后一点证据。这个女人的藏书表明了她是怎样的人：她的兴趣爱好同她本人的密切关系不逊于她遗传下来的基因特征。也许正因如此，她侄子才等了这么久才找我们来看书，就像失去孩子的父母常常好多年都无法接受哪怕是动一点点孩子卧室里的任何布置。

流水：124镑

顾客人数：9

2月2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早上，一位顾客要找奈杰尔·特兰特^[53]的书，透着料定我们一本也没有的自信。我让他去“苏格兰室”看看，特兰特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有，包括他收集的建筑学资料，只有几种付之阙如。几分钟后他急匆匆溜出了书店，生怕被看到。有些人吧，就想让你了解他们的阅读习惯，根本无意买书。

有个傲慢得难以置信的女人打电话来，说要在图书节期间从头至尾订下节日床位。所谓节日床位，其实是张我们去年设在书店夹层楼面上的床，部分作为向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致敬，部分作为营销噱头，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充当备用床铺。当我告诉她今年我们没办法这么做时，她好像故意不想听懂我的话，执意说至少9月29日那晚她是

非要不可的。没过多久，对话的形势急转直下，此言一出，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其实我另有目的——我想同你和安娜谈谈。”

原来是她写了部自传。书名叫《不，我不坐跷跷板》。谈话间她屡屡提及她在出版界认识的人（“你知道，自助出版我是不考虑的”），反复强调要专门找个校对员（“权威人士告诉过我大部分校对员都是不够格的”），还会在明显想要着重强调的地方留下意味深长的停顿。

她说——又是一通长篇大论——她觉得自己本该受邀来参加2015年图书节的活动。她永远，永远别想来参加图书节。

《赤子之心》读毕。极为喜欢。开读果戈理的《死魂灵》。在“企鹅经典黑皮书”^[54]专区里有一本。

流水：26镑

顾客人数：7

2月2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1

听了妹妹的建议，我上“猫途鹰”看了看有没有人给书店评价。有九条评论，其中两条提到了食物的质量。我们不供应食物。我们从来没供应过食物。还有两条抱怨书店不像他们期待中“那么大”。

受此启发，我写下了一条荒唐不堪的评论，夸赞店主英俊不凡的外表，热情好客的风度，勾魂摄魄的体香，店里品质绝佳的藏书，震撼人心的氛围，还有一长串其他不切实际的夸张语句。很快这条评论就被删掉了，猫途鹰发了封邮件来，威胁说不准再这么做。我重新打开他们的网站，又写了一条评论，还鼓励书店在脸书上的关注者去留言。

吃过午饭，我上eBay看到司各特爵士的签名本卖了250镑，于是给胜出的竞价者发了邮件和发货清单。买书时，你很容易错过书上的重要签名和题赠这类东西，卖书时同样如此。刚接手书店的时候，有次我看也没看就从一个书商那儿买下了十箱书，他名叫戴维·麦克诺顿，干这行将近四十年了。每箱书他要价10镑，向我打包票说这批货价格公道。从之前同他做过的生意来看，我没有理由怀疑这点。但没有料到的是，其中竟有本南丁格尔^[55]签赠给她手下一名护士的书。是本查尔斯·金斯利^[56]的作品——哪本我忘了。南丁格尔喜欢给书上题词再赠予友人，所以带有她题赠的书为数不少，但这本还是在eBay上卖出了300镑。买书的是密苏里州的一位护士。我送了戴维一箱红酒，把事情告诉了他。说来可惜，几年前他过世了。他是现在被视作传统书商的那一代人中最后几位。在亚马逊和AbeBooks这些你可以很快核查书价的网站尚未出现的年代，书商必须掌握和携带所有信息，而戴维是一座人物生平、目录学和文学知识的宝库。如今这种知识——倾注大半辈子心血积累、曾经那样为人所珍视、可以藉此谋得体面生活的知识——几乎没了用处。那种看一眼封皮就能告诉你出版年份、出版社、作者和该书价值的书商难得一遇，而且数量在日渐减少。我依然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行家，他们是我在这行中最为钦佩的人。无一例外，我接触到和打过交道的此类书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培养他们走上卖书道路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个个诚实而正派。

正准备关门，我发现“苏格兰室”里有只流浪猫。看我赶它走，它嘶嘶叫唤了几声，跳出猫洞跑了。

流水：11镑

顾客人数：3

2月2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萨拉·梅特兰^[57]从她的书斋里运来了三箱书要卖。我们聊了聊她最有名的书之一，《沉默之书》，说起她有没有可能在除夕^[58]那

天办场活动：或许可以先沉默着走上一段路，然后谈一谈沉默的重要性。萨拉住得不远，就在新卢斯^[59]后面的山上，偶尔会来店里玩。见到她总是很开心的。

今天早上我到卡勒姆家里去拿之前放在他车库里的三十个箱子。大部分箱子里装的是一批总计500本的关于高尔夫的书，一年多来我一直想脱手。卡勒姆跟我关系很好；我认识他差不多有十二年了，我俩经常结伴上山远足、航海和山地骑行。他住在柯金纳附近一幢陈旧的农宅，离威格敦大概四英里，和他同住的有他的三个儿子，最小的十岁，最大的十五岁。他老家是北爱尔兰的，比我年长两三岁。这半辈子，他干过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工作，从勘探委内瑞拉的地质到去高地采集欧洲赤松的松果，再到给别人当财务顾问。最近，他正砍伐、售卖木柴，也做点其他的。我想我俩之所以处得来的一大原因是我们都不认为自己适合任何形式的常规职业，虽然有些事情我俩意见有分歧，但在更多的事情上面看法是一致的。

存放在他车库里的书是我去年从曼彻斯特的一户人家买的。店里的书架上没地方摆，仓库又满了，所以当卡勒姆提出让我暂且把书寄存在他车库里时，我欣然同意了。现在他要腾出地方派用场，我只好另想办法。

下午，《邓弗里斯和盖勒韦生活》杂志来店里拍了张照。我不知道照片准备用来干吗，不过他们要把大量书拍进背景里去。他们折腾了一个小时，四点钟离开的。

流水：51镑

顾客人数：3

[1] Dylan Moran (生于1971年)，爱尔兰演员、作家、电影制片人，情景喜剧《布莱克书店》(*Black Books*)是其代表作。一本书注释若非另作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威格敦(Wigtown)是苏格兰威格敦郡首府，以书店众多闻名，本书作者经营的“威格敦书店”是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

[3] *Three Fevers*, Leo Walmsley 出版于1932年的作品。

[4] Jon Kimche (1909—1994)，记者、历史学家。1934年至1935年间，他和奥威尔在“爱书人角” (Booklover’s Corner) 书店共事。

[5] Galloway地区由历史悠久的威格敦郡和柯尔库布里郡组成，西面和南面临海，北面是盖勒韦丘陵。

[6] *Weird Things Customers Say in Bookshops*, Jen Campbell 出版于2013年的作品。

[7] 法语：备忘录。

[8] *The Bankrupt Bookseller Speaks Again*, William Young Darling 出版于1938年的作品。

[9] Kingdom Hall，“耶和华见证人”聚集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遍布世界各地。

[10] Stranraer，威格敦郡因奇 (Inch) 牧区下面的一个市镇。

[11] 当是指苏格兰编剧 Ian Niall (1916—2002)。

[12] 即 land of milk and honey，语出《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13] 当是指英国演员 Janet Street-Porter，本名 Janet Bull。

[14] 金额不包括我们的网络销售，每两周亚马逊会把书款存入书店的银行账户。网店的营业额要比实体店少很多，日均42镑。自2001年我买下书店以来，书业经历了结构性改变，我们除了适应别无他法。那时候，网络售书还处在相对初期，AbeBooks是唯一一家真正的二手书专业平台；亚马逊在当时只卖新书。AbeBooks是书商建立的，因此各种费用都被尽量压低。价格比较高的书籍很适合在那儿出售——否则那种书在实体店很难卖出去——而且因为那时通过AbeBooks卖书的店家比较少，我们能够实现相当不错的销售价。现在嘛，亚马逊当然正在吞噬一切竞争对手。它甚至在2008年吞并了AbeBooks，而网络市场上在售的实体书和电子书数量都已饱和。可尽管不情愿，我们其实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马逊和AbeBooks出售我们的库存。竞争拉低了书价，让网上售书不是成了个人爱好就是沦为某几个拥有巨大仓库和高折扣邮政合约的商家支配的大型产业。中小型商家在这一规模的经济中毫无竞争力。一切问题的核心是亚马逊，但把这一行业的所有苦难都归咎给它也是不公平的，只能说，它无疑让所有人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杰夫·贝佐斯把域名注册为“relentless.com”不是没有道理。(Jeff Bezos是亚马逊网上书店的创始人；

“relentless”的意思是“残酷无情”。——译者按）统计出的顾客总数也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并不能代表客流量，只能代表买书的顾客数量。通常来说，客流量是下单购买的顾客数量的五倍。——作者原注

[15]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Leszek Kolakowski 出版于2007年的作品。

[16] 指苏格兰国教Church of Scotland。

[17] “蓝铃花”和“蓝瓶子”的原文分别为Bluebell和Bluebottle，但Bluebottle在这里是双关语，因为这个词也是植物名（矢车菊）。

[18] 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拥有158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于当地时间9月15日正式宣布破产。

[19] 作者名为H. A. Manhood, *Gay Agony*是他出版于1930年的作品；s是有“（男性的）成年期”“大丈夫气概”的意思，也可解释为男性生殖器。

[20] 指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广播剧*Under Milk Wood*。其中船长的名字就叫Captain Cat。

[21]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缩写。

[22] Short Books是一家英国的独立出版社。

[23] 英国邮政专用色为红色。

[24] 指的都是飞机的种类，原文分别为：Fokker, Hawker, Supermarine, Rocket Aircraft。

[25] Ilkley Moor，位于西约克郡的一处高沼地。

[26] *Other Passports*, Clive James 出版于1986年的诗集。

[27] *Prosper's Cell*, Lawrence Durrell 出版于1945年的游记，记述希腊克基拉（Corcyra）的风土人情。

[28] *A Town Like Alice*, Nevil Shute 出版于1950年的小说。

[29] Groucho Marx (1890—1977) 是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他说过一句话：“我拒绝参加任何想吸纳我为会员的俱乐部。” (I refuse to join any club that would have me as a member.)

[30] *Literary Review*, 英国文学期刊，由时任爱丁堡大学英文系主任的安·史密斯 (Anne Smith) 于1979年创办。

[31] Lillywhites是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运动品零售商。

[32] 英国Bonhams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具规模的拍卖行之一，专注于艺术精品与古董拍卖。

[33] 即Fulfilled By Amazon (大概可以译作“亚马逊履行”) 的简称，是一种为了方便亚马逊上的卖家而提供的贩售方式。卖家直接把商品存放在亚马逊的订单履行中心，一旦有顾客下单，就由中心直接打包、配送这些商品。

[34] Dunfermline, 位于苏格兰法夫 (Fife) 。

[35] 应该是指津巴布韦前总统Robert Gabriel Mugabe。

[36] Tom Jones, 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1754) 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37] *The Ascent of Rum Doodle*, W. E. Bowman出版于1956年的作品。Rum Doodle应该是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间小酒吧，许多有志登上喜马拉雅山雪峰的人，出发前都会在此小酌一杯。

[38] *Any Human Heart*, William Boyd出版于2002年的作品。

[39] The Clyde, 位于苏格兰西南部，是苏格兰第二长的河。

[40] 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有作家，即以《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闻名的加拿大女作家L. M. Montgomery和英国侦探小说大师Agatha Christie; 有作品，即*Star Trek*; 也有版本，即带有精美插图的英国Folio Ss是图书。

[41] Lyon & Turnbull是苏格兰最古老的拍卖行，成立于1826年。

[42] Grimsby, 英国东海岸亨伯河 (The Humber) 入海口上的海港小城。

[43] 这里应该特指Sir Walter Scott出版于1814年的长篇小说《威弗莱》(Waverley)，由此开篇，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1814—1827)，统称为“威弗莱小说”。

[44] 指苏格兰作家Stuart Kelly出版于2011年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传记*Scotland: The Man Who Invented a Nation*。

[45] “万基”是津巴布韦西北部城市“万盖”(Hwange)的旧称。

[46] 原文作order defect rate，简称ODR，计算方法是：在一段时间内，所有涉及1星和2星差评和赔款纠纷的订单除以总订单数。

[47] Waterstones，英国连锁书店，第一家开业于1982年。

[48] Dillons，英国书店，创办于1932年。1999年，并入水石书店。

[49] Office of Fair Trading，英国政府一非行政部门，负责调控经济。

[50] 原文作time warp，科幻作品中的时间异常、错位。

[51] 或是指法国作家、插画家布隆霍夫(Jean de Brunhoff)创作的“小象巴巴”(Barber)系列故事中的一本。

[52] Royal Air Force (英国皇家空军)的缩写。

[53] Nigel Tranter (1901—2000)，苏格兰作家，写过大量关于古堡的建筑、历史书籍，也创作背景涵盖苏格兰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

[54] 当代市面上通行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系列以黑色作为封面主色调，故有这样的俗称。

[55]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

[56] 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作家，代表作为儿童文学《水孩子》(*The Water-Babies*)。

[57] Sara Maitland (生于1950年)，英国作家，以写宗教题材的奇幻小说著称。

[58] “除夕”原文作Hogmanay，苏格兰及英格兰北部用这个词特指一年的最后一天。

[59] New Luce，距斯特兰拉尔约十英里。

三月

我在二手书店——局外人很容易把它想象成天堂一般的地方，往来的尽是终日流连于小牛皮精装对开本的风雅老绅士——工作的日子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

真正的爱书人少之又少。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真正的爱书人少之又少，不过自认为爱书的人却有许许多多。后一种人很好辨认——他们常常一走进书店就自我介绍说是“读书人”，还要向你强调“我们热爱书籍”。他们穿的T恤或者拎的袋子上印着的正是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有多爱书的标语，不过要识别这种人最万无一失的办法还得要数：他们从来不买书。

近来我难得有时间读书，每一次阅读于我都是最纯粹的放纵——比任何其他感官体验都酣畅。三十多岁时，我的一段重要感情走向了终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阅读，我把自己埋进书堆，藉此逃离周遭世界和内心世界。乔纳森·米德斯、威廉·博伊德、若泽·萨拉马戈、约翰·巴肯、阿拉斯泰尔·里德、约翰·肯尼迪·图尔^[1]和其他作家笔下的风景让我不再胡思乱想，把千头万绪强行推入背景之中，任它们自顾行进，不再来烦扰我。我用书在书桌上砌了一面墙，随着我读完一本又一本书，墙慢慢矮了下去，直至消失。

在更现实的意义，书是我在买卖的商品，世上数量浩瀚的书籍刺激着我思维中不同的部分。上人家家里收书的时候，那份期待无可比拟。好比撒下渔网，你永远不知道打捞上来的会是什么。我想，接到电话后去上门验货的书商和古董商，其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正如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写的那样：“在一去不复返的从前——那是很

久以前了——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驾车去陌生的地方总是赏心乐事。”

3月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阳光灿烂的一天。

我们在亚马逊上的卖家信誉跌到了“差”。

像往常一样，邮递员凯特上午10点来派件。在一堆慈善团体的常见传单和求助广告里，有一封皇家邮政的信，通知我——作为提升办事效率的推动力的一部分——他们要提高运费。还说如此办法，我们双方都能节省开支，因为他们提价的幅度要小于通货膨胀。我稍加计算后发现平均每个包裹的运费从1.69英镑涨到了1.87英镑。上升了百分之十。之前我查过，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二。皇家邮政涨价，亚马逊会随之让顾客多出运费吗？基本上肯定不会。眼下每本书我收2.80英镑运费，跟实际支付的价格差别很大，所以寄重的书我们会亏运费，叫人不太高兴，而寄轻的书我们能赚点运费，轮到买家不高兴了。亚马逊成了唯一的赢家，它在顾客支付的运费里每本收取49便士，留给我们2.31英镑的空间。

午饭时有个顾客问起会不会有人偷书。这一点我倒从来没有真正多考虑过，尽管店里迷宫似的布局为潜在的偷书贼提供了大把机会。之前有几次我找不到书，心想大概是落到了小偷手里，但最终它们几乎都在各种地方冒了出来。比起偷别的东西，比如一只表，偷书在道德上可以指责的程度似乎小一点。也许是普遍认为书籍启人心智，所以获取书中蕴藏的知识带来的社会和个人价值就盖过了犯罪的影响。或者说，就算其重要性不至于盖过犯罪，必然是使之缓和的。欧文·威尔士^[2]在《猜火车》里写到瑞顿和“屎霸”去水石书店行窃遭人抓获时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法庭上“屎霸”承认他偷书是为了转卖，瑞顿则说他偷那本让他叫人逮个正着的克尔凯郭尔的书是因为他想读。法官不大相信他的说辞，于是考考他对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了解多少，瑞顿答道：

我对于他的主体性和真实的概念颇感兴趣，尤其注意到他关于“选择”的思想。真正的选择是在怀疑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并不依赖经验或者别人的意见。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哲学理论，和整个社会的智慧是背道而驰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也是一种解放的哲学，因为一旦社会智慧遭到削弱，那么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必将被削弱基础……我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儿啰唆了，于是结束了发言。这些家伙讨厌聪明的人，你越是与其争辩，被判的罚金就会越高，甚至刑罚也会更重。别逞强了瑞顿，别逞强了。^[3]

法官将瑞顿无罪释放，却宣判“屎霸”有罪。

不管怎样，我都非常反感摄像头，宁可偶尔丢本书也不想店里装那种冒犯人的监控。这又不是《一九八四》。

猫尿味又出现了。

流水：236镑

顾客人数：14

3月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9

找到的书：8

又是明媚的一天，可早早就被一个穿短裤和及膝羊毛长筒袜的顾客给毁了：他撞翻了一堆书，任由它们散落在地上。没过一会儿，一位顾客边吹口哨边走了进来，他扎着马尾辫，戴着一顶只可能是向马戏团小丑借来的帽子。他买了一本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怀疑他是故意要折损我对人性的信心，再给我浇一盆冷水。

三周前，我们寄出了一本在亚马逊上卖掉的名叫《东方快车：一场私人旅行》的书，今天书退了回来，附带一张顾客的纸条：“很遗憾，跟预期的不一样。想要插图更多的版本。请换一本，或者退款。”我怀疑这位顾客把我们当成网上图书馆了，书也读过了。

下午5点，艾略特来了。还不知道他这次要待多久。我敢肯定这星期某个时间他有场公司董事会会议要开，不过他还没跟我说起。

流水：90镑

顾客人数：4

3月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书店有个常客，名字有时叫威廉，有时叫艾格尼丝，具体叫哪个取决于他或她一觉醒来时的心情。跟往常一样，他 / 她带着一袋子书上门来卖。威廉或者艾格尼丝是个八十多岁的变性人，来自尔湾^[4]，开一辆里莱恩特知更鸟^[5]。我不确定他 / 她是从哪个性别变成哪个性别的，所以只好“他 / 她”个没完。他 / 她戴着硕大的圆形耳环，谈起自己买下的书兴致勃勃，可他 / 她选中的从来都是些垃圾。收他 / 她4镑，书拿去。他 / 她花了一段时间抱怨福利制度繁文缛节太多，骂到最后来了一句“我是个非常忙的男人，斜杠，女人”。

自从获封“书城”的名号，威格敦吸引着越来越多人来卖书和买书。“书城”的概念1970年代由理查德·布斯^[6]所创。他说服书商们搬去威尔士边境的“怀河之上海伊小镇”，一起来试验他的理论：一个开满书店的小镇可以带来游客，经济会随之重新焕发生机。布斯的理论成功了，“书城”的概念最终传到了苏格兰。威格敦的“书城”计划肇端于1998年。虽然一开始有许多当地人对此心怀疑虑，但这地方的状况已然得到改善，口号中的愿景也成为了现实，镇子又一次繁荣了起来。记得2001年我从布里斯托尔搬回威格敦的时候，在《盖勒韦报》上读到一封来信——信的作者抱怨她在威格敦连一双袜子都再也买不到了——指责威格敦的效颦之举。现在，这种愤慨情绪销声匿迹了，硬要主张“书城”计划没有给威格敦带来不可估量的改观则需要勇气。别说在此地，如今在附近纽顿·斯图尔特的集镇上都不可能买到袜子。那个女的肯定炸毛了。

贝弗撂下了一箱搪瓷杯，她把《快乐的苦痛》的封面印在了上面。

流水：57镑

顾客人数：5

3月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一位澳大利亚的顾客要用零钱买一本1.5镑的书，但显然完全搞不清楚每个硬币的面值，花了5分钟才搞定。中途他问了句：“这些1便士、2便士的硬币你们用来买啥？”

下午3点安娜打电话来，我们回忆起能说明她“语言学上的印象主义”的一个著名例子：那次她朋友萨拉从美国来访，我们一起去盖勒韦山区的格伦特鲁尔。格伦特鲁尔不止是风景秀丽的山乡，其间还贯穿着一条条水流湍急的小溪，点缀着一个个湖泊，更是1307年的一场重要战役的遗址。那场战役标志着罗伯特·布鲁斯^[7]率军反抗英格兰统治的开端，1314年，他终于在班诺克伯恩一战定乾坤。我们同萨拉走到一处瀑布的时候，安娜告诉她“格伦特鲁尔是罗伯特·彭斯^[8]打最后一仗的地方”。在短短一句话里，她搞混了罗伯特·布鲁斯、罗伯特·彭斯和卡斯特将军^[9]，甚至篡改了苏格兰历史上一场关键战役的结局。

流水：70.49镑

顾客人数：11

3月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早上我上传了那箱星期六我从卡勒姆家拿回来的高尔夫球书。我在eBay上拍卖过两次，想一次性清掉，都没成功，所以等检查完其中是否有值得上传到网店的货色后，我可能会把它们拿去邓弗里斯的拍卖会。这个周末妮基可以帮我检查一下。仓库开始显得有点乱了。

有位戴着一根缀有又大又厚十字架的项链的顾客问道：“你这儿有没有老版本《圣经》和关于教堂的东西的专架？”我不是很明白啥叫“关于教堂的东西”，于是指了指神学类书籍的区域。我们确实有一些漂亮而且非常便宜的老版本《圣经》，但找这种书的顾客从来不买。他找出一本1870年的袖珍版《圣经》，书没有标价，问我卖多少钱。我说4镑。他没买。找到一本没有标价的书准是能让人的心理产生某种变化。你回应的价格不管多低，好像总是会高过顾客准备支付的价位。都不知道有几回了，顾客把尚未标价的书拿到柜台，说：“这书没标价啊，肯定是免费的。”这话第一次出现时就不好笑，十四年后，它已经彻底失去了原本就压根不存在的光泽。

快打烊时，一个操着浓重约克郡口音的女人买了本菜谱，对我说：“你不是本地人。”我答道，我打小就在这儿。又来了，老听人这么说，我都渐渐快受不了了。她说我的口音里带着“奇怪的鼻音”。

流水：47镑

顾客人数：3

3月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我下楼准备开门，却发现妮基已经到了，还把店里的电器都打开了。她以一贯的悠扬曲调向我打招呼：“你好哇——”随后急匆匆跑上楼，把昨晚从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淘来的各种恶形恶状的东西塞进冰箱。

下午2点，艾略特走了，把一双鞋分别留在了不同的房间。

今天早上，正当我在几袋子书中间艰难跋涉时，我在其中一只袋子里发现了一张购物清单。看着很像妮基的字迹。清单上有“发胶”“刮腿刀片”和“女巫牌洁面乳”。待我向她问起这份购物清单，她却全盘否认，说她从来不在冬天刮腿毛，还说可以给我看证据。

下午2点，我离店开车去邓弗里斯，坐火车去伦敦跟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安娜一起过周末。我把那三十箱高尔夫球书托付给妮基，叫她检查好后把能卖的放到FBA上。她又忿忿不平地抱怨了一阵，不过还是勉强应允了。

在往南的旅途中读了詹姆斯·霍格^[10]的《清白罪人忏悔录》，考虑到此书写于1824年，内容可谓毫不过时。

流水：90.50镑

顾客人数：6

3月8日，星期六

在伦敦。

流水：305.48镑

顾客人数：28

3月1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顾客人数：4

今天阳光明媚。卡勒姆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爬山，可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去不了。

中午时分，年轻的一家子走进店里：父母带着一个7岁左右的男孩和一个9岁左右的女孩。男孩径直走到放童书的地方，在那儿待了一个钟头，直到父母对他说该吃午饭了，才不情不愿地从童书旁的椅子上

缓缓站起来，请求母亲给他买本《阿噗角的小屋》^[11]。她一脸气愤地走到柜台前买下了那册2.5镑的平装书，说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爱看书的孩子——他除了看书啥也不干。他把每一分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了。”

整个周末妮基一本书都没有录入，她在纸条上写了原因：“打印机坏了。”我检查后发现：她根本没有开机。

今天的当地新闻是布拉德诺赫酒厂破产了。

流水：47镑

顾客人数：3

3月1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又是个明媚的好天，而且相当暖和。妮基倒是明智，围巾、帽子、外套全副武装走了进来。哪怕气温低，屋外通常也比店里温暖。

今天花了很多时间翻检我储藏了整整一年的几箱书。它们来自道格拉斯城堡^[12]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房子。一年前我去取书的那天雪下得很大。车载着货，好不容易才沿滑溜溜的山路开回主干道，我原以为没准得跟那个卖给我书的怪男人一起在屋里过夜，不过总算走成了。当时没地方放，所以我把这几箱书跟那些高尔夫球书一起寄存在卡勒姆家。在今天整理的书里，我发现了一本谢默斯·希尼签名的罕见小册子。网上唯一在售的另一本在伦敦的哈灵顿书店^[13]，标价225镑，于是我把自己那本挂了140镑。

老太太们在楼上上艺术课——暂时没有人冻死。

准备打烊时，我决定再次打开猫洞，希望那位入侵者厌倦了撞门而入，能换一户人家去撒尿。

流水：49镑

顾客人数：6

3月1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非常安静的一天。

快要关门时，迪肯先生来了，神色激动慌张，问我能否订到一本关于詹姆斯一世的书，下星期五是他姑姑的90岁生日，他准备买来当礼物。一如既往，他拿出一篇《泰晤士报》上的书评，留给我参照订购。书下星期应该就能到。

锁上书店后门的时候，我听到山脚下的盐沼里的鹅叫，田野里新生羊羔的咩咩声，还有花园池塘里的蛙鸣。没有人。没有过往车辆。对于自小成长于苏格兰乡间的我来说，这些声响预示着季节的转变，在我眼里，春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一旦在城里住上一些年头，你可能会疏远这些由青蛙、羊羔和鹅——来自水、陆、空的三位传递春之消息的使者——提醒你去注意的季节嬗变。

流水：28.49镑

顾客人数：4

3月1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今天当班，因为她明天请假（她通常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上班）。一来店里她就又抱怨起猫尿味来。我告诉她那只是流浪猫，合作社的迈克已经从猫咪保护联盟借了一只捕猫笼设法捉住它。迈克的

花园在我的花园后面，稍高一点，船长经常去他厨房串门，他的几只猫也常来我的厨房。那只流浪猫也去他屋里撒尿了。

艾略特请我帮忙给“打开的书”计划写份企划书，好让我们明确知道它在经济上是否立得住脚。倘若立得住，它就能在图书节公司的庇护下运转。“打开的书”是安娜、费恩和艾略特的点子：他们打算在镇子上找一家楼上可以安排住宿的空店面，让人们有机会来当两个星期店主，体验做一名书商是什么样的。费恩是我的发小，住得不远。他是个有机奶农，是我的相识中数得上号的聪明人。大约十年前，他当选为那时候的“威格敦图书节”志愿者团体的主席。不到一年，他就把那个团体转为了一家慈善机构“威格敦图书节公司”（意味着可以筹集新的资金），其成员也从几个缺乏经验却充满热情的志愿者变成了一批熟练而专业的全职带薪员工。离开岗位几年后，如今他又回到了理事会。我想我在写企划书前得先做点研究，所以就在谷歌上搜“经营书店”。讽刺的是，跳出来的第一个条目是亚马逊上在售的一本书，叫《开办和经营书店完全指南》。

午后，我接到来自Yell.com^[14]的一个女人的电话，说的是关于我的“黄页”广告和网上信息的事情。她问我，我的店是不是“位于威格万郡^[15]”，她管那叫“所在地区”，然后继续说她会给我“一个例子，举个例子”。她还说我的Yell.com网站“样子完全不同，但很相似”。完全听不明白是跟什么东西相似。

今天，七个人带着几箱书来店里卖。在一年中的这个时间段，我往往买的比卖的多。

流水：20镑

顾客人数：9

3月1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顾客人数：2

今天妮基不在。据说她正在大扫除呢。今天有个网店订单是一本关于测量放射线仪器的书，买家在伊朗。上午11点30分，电话铃响了。是妮基：“你要不要我的冰箱？我要把电器统统处理掉。”一张嘴，她吐出来的就是一颗完全成形的宝石。

下午2点，老妈来了。她带了四只种好植物的挂篮，准备放在店门口。她每年都会这样，尽管我抗议说我完全可以自己来。

流水：42镑

顾客人数：3

3月1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是个留着长髯的矮个男人，他突然出现在柜台前，吓了我一跳。他咧嘴笑笑，道：“你家还真有些好货啊，是吧？有些好货。有些好货。”他买了一本《霍比特人》。我把每一个从店里买走此书的顾客的形象整合起来，在脑海里拼凑出霍比特人的样子。

吃过午饭，有个客人问我们有没有《杀死一只知更鸟》。店里没有，但在他离开不久后，一个女人带着两箱书来卖，其中一只箱子里正好有这本书。要是两件事时间顺序倒一倒，情况就有益多了。

流水：78.98镑

顾客人数：13

3月1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今天在网上卖掉一本《鉴别出生一天雏鸡的性别》。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个穿着非常时髦的马耳他女人，她说马耳他没有二手书店。我不清楚她来威格敦干吗，不过纵然什么也没买，她看起来很开心。就在她离开时，电话铃响了。是离这儿大概60英里远的埃斯克代尔缪尔“三昧耶林”佛教中心的图书管理员。他们最近在清理旧书，想卖掉一部分。商定下周去拜访他们。

正忙得不可开交呢，我妈来店里了，开始以相当高的音量跟大家分享她对SNP^[16]的逆耳之言。她来自爱尔兰西部，虽然已在苏格兰生活了近五十年，讲起话来还是带着童年故乡的轻快律动。或者说我朋友都是这样一口咬定的一一我听不出来。我敢打包票，像她那么能聊的人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而她厌恶沉默就好比大自然厌恶真空。好几次，我亲耳听到她一口气以十几种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通常是某天下午她吃了什么样的点心，或者某天早上她去了哪里）。相反，我爸却是个文静人。他把这一性格归因于我妈的喋喋不休，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个子挺高，6英尺3，学的是工程，却在三十岁不到就转而务农了。他俩齐心协力办起了好几项实业，供两个姐姐和我上了寄宿学校。

家人和朋友突然造访并不稀奇，这当然不是我妈独享的权利。来访的熟人常常公然谈论一些我认为不适合让陌生人听到的话题。令我经常深有感触的一点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书店主要是一个休闲场所，人们逃离现代生活的无情苛政和数字化要求，来到这个平和、宁静之处，所以我的朋友和家人会兴高采烈地当起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论我手头正在忙什么，都很少或者说不在意这其实是我的工作场所。如果我是在合作社或者图书馆上班，很难说他们还会不会这样随随便便突然来访。换了别的工作场所，恐怕他们也不会如此无拘无束地在素不相识的人面前高谈阔论。

打烊后，我打电话给迪肯先生，告诉他他订购的詹姆斯一世传记到了。

流水：41镑

顾客人数：4

3月1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早上又冷又潮，所以我生了火。截至上午11点，共有五位顾客踏入店门；一个都没有买东西。随后来了个高大、瘦削、身穿连帽运动套装的男人，问我们有没有关于药理学的书，因为“他们刚给我用这种新的海洛因替代品，我想了解点相关知识”。

午饭时间，迪肯先生来了，付了订购的书的书款。星期六^[17]是他姑姑的生日，他应该来得及把书寄过去。

流水：82.99镑

顾客人数：9

3月1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10点30分，我上楼泡了杯茶。等下楼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泥土气息。我刚坐下开始录入书目，就听到一个矮小、非常邋遢、胡子拉碴的爱尔兰佬在书架后面大呼小叫。藏在他外表（还有气味）后面的，其实是一位对书了如指掌的专家。大约每年两次，他会给我载来一车好东西。他的货车便是他的住所。这一次，他带来了四箱关于铁路的书和两箱关于拿破仑的书，这批书我给了他170镑。

下午2点，电话铃响了。是个在市政会工作的女人，负责为有学习障碍的人找活干：

女人：“我们这边有个想去书店工作的年轻人。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你听说过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我：“听说过。”

女人：“嗯，你知道吗？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特别擅长某件特定的事，算数啊，画画啊。”

我：“知道。”

女人：“哎，可他不是那样的。”

所以我同意给他一个试用期。他下星期二开始来店里。打烊前，我给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贴好邮票，归拢装好袋子，（但愿能）哄维尔玛派邮递员明天开货车来取走。

经过多年买书、标价、录入和卖书，你会对某些出版商变得非常熟悉：二十世纪初推出过大量书籍的麦克米伦；请塔尔温·莫里斯^[18]设计了许多特色书封的布莱基父子；以出版苏格兰旅游指南著称的A.和C.布莱克；拥抱科技革命，在十九世纪中叶采用木浆造纸的两家短命出版社富乐顿和卡塞尔，还有纽恩斯和格雷欣，它们的出版物特点便是纸张蜡黄；出版了英国旅游指南“红皮书”系列的沃德·洛克；出品了关于地区铁路的第一流书籍的纽顿·阿伯特^[19]的大卫和查尔斯；出版了一度受人追爱、如今无人问津的“国王的英格兰”系列的霍德和斯托顿；还有尼尔森，他家的红色布面版约翰·巴肯作品依然颇有销路。

另外几家的突出之处主要不在于装帧和风格，更多以内容取胜。比如说胡普和威格斯特德，他们家出版的弗朗西斯·格罗斯《苏格兰古迹考》收录了彭斯《汤姆·奥桑特》第一次见书^[20]的版本；出版了约翰·辛克莱爵士^[21]第一本《苏格兰统计报告》一首次把“统计”一词引入了英语——的威廉·克里奇；推出了基尔马诺克版彭斯《主要以苏格兰方言创作的诗》^[22]的约翰·威尔逊；《物种起源》的出版者约翰·默里；让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的威廉·斯特拉恩。

时间上离我们比较近的出版商有着相似的影响：企鹅，出版全本英文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让他们被告上了法庭；敢于出版《尤利西斯》的莎士比亚书店；小型出版社，比如威廉·莫里斯短命的凯尔姆斯科特；金鸡出版社，艺术家埃里克·吉尔^[23]（创造了Gill Sans, Perpetua等字体的设计师）专为其设计了同名字体。名单列不完，但这些出版者——这些个人——勇于冒险，以各自的风格，从他

们的题材内容到他们的设计、版式和生产价值，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理念。

流水：31.33镑

顾客人数：10

3月2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店刚开门不久，“腰包戴夫”来了，买了三本航空类图书。他是位知识渊博的人物，不修边幅，胡须茂密，有点轻度的妄想倾向，觉得出于某种原因，有一伙当地的律师要敲他竹杠。他获此绰号是因为他总是随身携带至少两只腰包，脖子上挂一只，腰间缠一只。某些特定场合下，他还要多带几只，绝大多数时候还有个手提包或者帆布背包。他住在索比^[24]附近，整天坐公交车到处游历，尽最大可能利用公共设施——图书馆之类。今天临走，他问我去惠特霍恩的公交几点发车。听我说不知道，他回答：“那种事情你应该知道的。你照理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真是头一回听说。他还戴着一块每隔几分钟就要嘟嘟响的数码表，移动电话呢至少有一部，似乎总在发出各种烦人的声音。

午后，一位老先生打来电话。他看中了网上我们在售的一本3镑的书，想直接购买。因为他重听，很多问题互相又没有弄明白，整个过程花了半个小时。还在同他通话的当儿，邮递员来了，取走了那五袋要寄给俱乐部的书。

都下午5点15分了，“腰包戴夫”还在店里东摸摸、西看看，身上尽是发出响声的各种装置。他问我们有没有宠物书的专门分类。我告诉他，有的，但我们已经关门了。5点25分了，他还在店里晃悠，咕哝着律师要敲诈他的事。

流水：107.49镑

顾客人数：14

3月2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妮基今天回来上班了。我们吵了一架，无非还是说她不该把东西弄得一团糟，也不该把书放错书架。她威胁要辞职，这种话她一般每个月都要说一次。

午饭时间，我出发去埃斯克代尔缪尔的三昧耶林，那是个藏传佛教教徒的避世隐修之所。En route^[25]，我在邓弗里斯火车站接了从伦敦的生活中暂时抽身出来的安娜。

我上一次造访三昧耶林还是在二十年前，经过这么久，其整体规模已经大了许多，在贫瘠的苏格兰高沼地上，它雄伟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四下散布着金灿灿的佛像、宝塔和五颜六色的寺庙、屋宇，还有寥寥几幢半新不旧的活动板房和一些尚未正式动工的中心建筑的废墟。我们寻进图书馆，见到了管理员麦吉——一个坐着轮椅的六十多岁的女人。

图书馆很新，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没有书架，地上堆满了一叠叠书。我看了一圈他们想处理掉的存货，开价150镑。她显然期望更高的价格，但当我告诉她我很乐意让那批书留在原处，他们可以另找别人来看时，在那儿工作的其他志愿者齐声道：“不行！”于是我只好把垃圾书也一起接盘了，不过其中确有些不赖的东西——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作品笼统地混在一起，一般说来，这样一批藏书你会在某些人家里看到，在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里碰到就比较出乎意料了。他们肯定已经把适合留作馆藏的所有书籍都挑走了。

安娜为三昧耶林所深深打动——风景与建筑的对照，甚至寺院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有些是货真价实的东方风格，另一些看上去仿佛是“二战”后不久由市政会建造的。

我们驾车驶回威格敦，临近书店，安娜的举止终于松弛了下来。一进店里，她的第一道直觉便是去找我的猫，船长，没过多久他俩就快乐地团聚了。

“苏格兰室”里有只电灯的变压器烧掉了。我烦透了在电线上换灯泡，直接上eBay买了三只二手法式铜吊灯。

伊莎贝尔过来做账。她和她丈夫在纽顿·斯图尔特附近有个农场。伊莎贝尔精通“赛捷”做账软件。她答应帮我处理账目，这么一来，我就不用在面对一星期里最恐怖的任务了。她通常星期三来店里，但这星期她的一个女儿要在音乐会上演出，所以延后了。她今天的临别赠言是：“你账户里有不少钱啊。”此前还没有人以这样的语序对我说过这番话。

流水：122镑

顾客人数：11

3月2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太阳好了一整天，暖和得可以打开正门了。妮基老时间（迟到十五分钟）来上班，我们开始上传购自三味耶林的那几箱书。妮基找到一家名叫“换钱买衣服”的公司，他们以50镑每吨的价格收旧书。她预约他们下周三来店里提书，那样我们就能清掉从三味耶林吃进的许多垃圾了。

几星期前，有个女人买了本艾玛·布莱尔^[26]的《无人哭泣之地》。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说布莱尔其实不是女的，而是一个身高6英尺3英寸、爱喝啤酒、烟不离手的格拉斯哥汉子，真名叫伊恩·布莱尔，笔名用了女人名字才靠浪漫小说获得成功。过去二十年，布莱尔的作品是苏格兰大小图书馆借阅次数最多的书。成为作家前布莱尔是位演员。他的演员生涯是这样戛然而止的：他接到电话去面试《夺宝奇兵》^[27]中的一个角色，结果却干等了很久，最后斯蒂芬·斯皮尔

伯格终于进了屋，说：“你能明天再来吗？”他回答：“不行，妈的来不了。”他去世于2011年。

吊灯送来了，正好诺里在店里拿一批送错地方的涂料。他自告奋勇说要把灯拿回去修修好，毕竟它们当年也是高档货。

流水：160.38镑

顾客人数：17

3月2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5

我正端着一杯茶从厨房回来，一位穿着比正常尺寸大约短了6英寸的涤纶裤和风雨衣^[28]的顾客差点撞翻我的茶，他问：“店里死过人吗？有没有人从折梯上摔下来没命的？”我告诉他：“还没有过，但我今天大概要撞大运了。”

今天的电子邮件中有一封来自我以前的员工萨拉，几年前，她在学校放假期间来店里打过工：“嗨，大胸弟^[29]，我需要一封推荐信。表格在附件里。好好填，你个狗杂种，不然我来弄死你。”于是我写了下面的信寄给她。

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

敬启者：

萨拉·皮尔斯的推荐信

萨拉在道格拉斯·尤尔特中学就读时，每星期六来威格敦北大街17号的“书店”工作了三年。这里的“工作”一词，我取其最宽松的意义来使用。她要么整天站在店门外，抽烟，朝想进楼的人们大呼小叫，要么看40D^[30]上重播的《圣橡镇少年》^[31]。她一般不迟到，但来的时候经常不是喝醉了的的就是带着严重的宿醉。她通常又粗鲁又暴

躁。她很少按吩咐做事，在店里工作的整整三年里，除非被迫无奈，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建设性的事。她总是在下班后留下一串垃圾，其中一般有艾恩布鲁^[32]汽水瓶、薯片袋、巧克力包装纸和香烟盒。她老是偷店里的打火机和火柴，对我蛮横无理，频频带有暴力倾向。

她是位宝贵的员工，我毫不犹豫愿意推荐她。

流水：109.39镑

顾客人数：12

3月2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有两个订单是要买1960年代开往英格兰北部的公共汽车时刻表。

上午11点，那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志愿者安德鲁来了。为了确保他安全到达，一切妥当，那个市政会的女人陪他来的。她建议我安排他按照字母顺序整理犯罪类作品。到中午他整理到了B；随后回家了。

安德鲁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个粗鲁至极的老太太，说要买本蒙蒂菲奥里^[33]的斯大林传记。俄罗斯专架那边有一本，她带着书来到柜台前。那册书新得非比寻常，书衣完美，显然没有阅读痕迹——原价25镑。她问我多少钱，我指指标签上的6.50镑。她把书一推，转过身去，咕哝着“太贵”，走了。我很肯定她会回来的，所以把定价改成了8.50镑。

安娜的朋友露西过来玩。她会待到下星期一。

流水：34.50镑

顾客人数：7

3月2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早上天气很好，阳光充足。继续翻检三昧耶林的那几箱书。

伊莎贝尔今天在店里做账。上次来访后的那句“你账户里有不少钱啊”已然很遥远，这次临别她留给我的是一段慎重的警告，提醒我注意书店危险的财务状况。这大概是因为在她告诉我我有不少钱后，我决定是时候去付清几笔逾期未还的账单了。

“换钱买衣服”的人不见踪影，他们本该来取走卖不掉的书，帮我们盘活库存。

下午5点，卡罗尔-安来了。她今晚在这过夜，因为明天一早得去斯特兰拉尔干活，从这儿走要比从她住的达尔比蒂近多了。卡罗尔-安十几岁的时候，每星期六会来店里打工；现在她差不多二十五岁了，跟我成了好朋友。她跟安娜处得特别好，总是在一起酝酿各种希望渺茫的事业，幸亏从来没有成真过。

妮基明天当班，所以决定在给图书节预备的客床上睡一晚。屋里有了她、卡罗尔-安、安娜和露西，好像一下子住满了，闹哄哄的，每个人都说个不停。

流水：95.75镑

顾客人数：8

3月2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露西、卡罗尔-安和妮基早餐想吃培根卷，所以早上最初那段时间我被困在了平底锅前。我问妮基为啥“换钱买衣服”的人没来，她说她并没有回复他们，确认来取书的事宜，因为“当时你气呼呼的，所以我决定不来烦你”。现在她预约好了，但愿他们很快就来，好让我们清出点空间。大概有四十箱准备卖掉的书，约半吨重。

今天的当务之急是把桌上的书清走、上架，这样我们就能着手处理一箱箱新存货了，眼下看起来它们堆得到处都是，包括一部分放在朋友库房里的。吃过午饭，我去纽顿·斯图尔特的银行存钱，回来一看，妮基几乎把箱子统统打开了（明目张胆地违抗我“一次开一箱”的规矩），桌上的书也才清理了一半——这是我出门之前嘱咐她要干完的事。我俩大声争吵起来，露西一脸尴尬，找了个借口上楼了。卡罗尔-安则不然，她笑得像只鬣狗，促使我俩吵得更凶了。

有人在脸上贴给我一个网站链接，点进去是几位匈牙利图书馆员的照片，他们举着封面上有人脸的书挡住了自己的脸。整整一晚我都在试图说服露西和安娜这么做，不过要用我大约一年前买的1980年代情色杂志。她俩暂时还没有答应我。

流水：128镑

顾客人数：15

3月2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那个嫌斯大林传贵的老太太又来了。当看到我已把价格调高时，她对我说我不可以这么做。我告诉她我可以。她很生气，不过还是买下了书，然后咕哝道她不会再踏进这地方一步。

妮基还是老样子，9点15分才来上班。在我俩简要重复了一遍昨天的吵架内容后，就她应该在店里做些什么爆发了新一轮争吵。我俩达成一致，每天早上制定一张任务列表，这样就一清二楚了。后来我发现她补充了几条，包括“提醒肖恩几次，叫他给人回电”“认真对待

肖恩” “别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摄像机前给脸书拉人气” “对于顾客来买的书，出价至少要三倍于它的价值”。让我高兴的是，最近她有了一位半心半意的追求者。每次看到她的车（蓝瓶子）停在店门口，他都会来串门问声好，跟她搭讪几句。不管一天中的什么时候，他总是醉醺醺的，然后喷上大量百露33香水遮住酒气。妮基几乎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但这似乎令他的热情烧得更旺。

午饭过后，我去合作社买了牛奶。迈克告诉我他抓到那只在 he 家里和我店里乱撒尿的公猫了。船长可以松一口气了。他担惊受怕了几个星期，这地方一股浓烈的猫尿味。

下午，安娜、露西和我去盖勒韦别墅花园采野大蒜，晚上用橄榄油、帕尔马干酪和胡桃做了野大蒜酱。这是安娜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妮基从三味耶林那批书里找到一本叫《即席伴奏轻松学》^[34]的书。令人失望的是，这书是关于钢琴音阶的。

打烊前不久，迪肯先生来订购了一本书，并向我们确认说他姑姑已经收到书，很喜欢那部詹姆斯一世的传记。

流水：97镑

顾客人数：10

3月2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妮基今天请假，所以店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今天有六个订单，其中有一本是关于中世纪苏格兰诗歌的，要寄去巴格达。

午饭后，一对老年夫妇提着一只装满书的“农场食品”^[35]购物袋来到店里。这样的开头，从来就是没什么好指望的了。他们之前在清理一位姑妈的房子，找到了一些旧书，后来一看是一套1920年代的

狄更斯集——书况很差，而且不全。他们请我估个价。那位丈夫一拿出第一本，我就告诉他这书一钱不值。他显然不相信，继续一边拿出其他几本，一边问：“这本怎么样？”我努力向他解释道，拿给我看一套书中的不同分册是没有意义的，可五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往外掏书。

下午晚些时候我上了趟楼，可我刚到厨房就有个声音把我叫下去了。站在店里的是个留着络腮胡、戴着花呢帽的潮男，他拎着一只装满书的乐购购物袋。就里面可能装着的书的质量而论，比起“农场食品”袋子，乐购袋子是一个进步，但也只是稍胜一筹。眼前这个袋子里的货色确实要好一些，但依然是我已经库存很充裕的品种，所以我没要——其实主要是因为他老是叫我“兄弟”。

流水：105镑

顾客人数：12

3月3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顾客人数：5

今天早上，迟开店了半小时，因为我忘记已经夏令时^[36]了。“季风”出了点故障，于是我检查了一下设置。机缘巧合让我发现了一些妮基“频繁使用的”对我们网店书籍的描述：

“没有墨迹。”

“看上去没被读过。”

“有好看的图片！”

一般情况下，我对书籍的描述是这一路的：

“前环衬上有前藏家的名字。”

“封面印有素色图案，书脊五道竹节。”

“书页毛边，硬封边缘斜面。”

不过，正如妮基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些术语只有在跟书业同行说话时才有效。跟听不懂书林行话的人打交道时，它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我的书商朋友、格里姆斯比来的伊恩经常和他太太聊起这个话题，他太太觉得书林行话已然过时了，互联网让它们沦为了赘疣，只有拍卖目录算个例外。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巨型零售机器的一部分，但在我买下书店的2001年，尚不是那样，许多书商会给邮寄名单上的顾客递去商品目录册，而且出于必要，他们得提供在售书籍的详细描述，但从那时候起，诸如“烫金压花”“偶数页”“奇数页”“八开本”“排版花饰”和“版权页标记”渐渐同卖书这一行几乎不相关了。就我所知，这一行里已经没有哪家店还在给顾客寄目录册了，而随着实体书店快速、显然不可逆转的衰落，只怕我们也会步其后尘。不过，我们经历的时代并非出版和书业历史中第一个转型期。就像珍·坎贝尔在《书店之书》^[37]中指出的那样，当年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第一本“大众市场”图书行世，“佛罗伦萨的一位著名书商维斯帕西安略·达·比斯梯西因为书籍不再是手抄而大发雷霆，一气之下关掉了书店，他也成为了历史上头一个预言图书行业死亡的人”。

我们的亚马逊整体评价重新回升到了“好”。

今天心情愉快，吃饭时我给店门口的长椅刷了涂料。一个与我有点头之交、上了年纪的邻居正巧走过（几年前，我买过她已故姐妹留下的书）。她推着购物车向合作社缓缓走去，在我店门前停下脚步，跟我攀谈起来。她说十五年前，她花了不少钱打理花园里的长椅，因为那是她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花园，觉得应该好好犒赏自己。我问她来威格敦之前住在哪里，她列出了一长串地方，里面有东京和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她出力编出了第一部希伯来语词典。没想到她的人生如许精彩。啊，这就是自以为了解别人的风险吧。毫无疑问，我对待顾客每天就基于这样的原则，在我眼里不屑一顾、无非是些钥匙晃得叮当响的大老粗的人，很可能曾经率领士兵登上诺曼底海滩或者开创了突破性的医学研究。

午饭后，我开车带安娜和露西去了邓弗里斯，送她们坐火车回伦敦（她俩人手一罐野大蒜酱），下午4点回到店里。

今天营业时间的最后一个小时，店里来了一个六口之家——妈妈，爸爸，还有四个女儿，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六岁。临近结账，

那位母亲告诉我，早上一家子出门散步，明明天气很好，姑娘们却闷闷不乐。她问她们为什么不高兴，四个女儿异口同声道，她们想逛“书店”，因为已经两年没来了，满心期待着可以故地重游。她们花了175镑，拎走了六袋子书。这种事情太难得了，每次有幸遇上，我都会心怀感激地想起自己选择当书商的初衷，想起书店对许多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下午4点，我妈拿来了一盒复活节巧克力蛋。我也谈不上非常爱吃巧克力，但我的口味是属于未经世事的那种。安娜偏爱特浓黑巧克力，卡勒姆也是，他俩总是狼狈为奸地嘲笑说，我的口味跟小孩儿无异。当我偶尔馋劲儿上来的时候，我会想吃牛奶巧克力，复活节巧克力蛋完全对路。

书店打烊后我去合作社买了牛奶和面包。迈克正在那儿干活，他告诉我猫咪保护联盟给他捉到的那只到处乱撒尿的猫做了绝育。他和艾玛（他女朋友）决定收养它。

流水：288.48镑

顾客人数：14

[1]这里提到的分别是Jonathan Meades（生于1947年），英国作家、电影制片人；William Boyd（生于1952年），苏格兰小说家、电影编剧；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惊险小说作家、政治家；Alastair Reid（1926—2014），苏格兰诗人、学者；John Kennedy Toole（1937—1969），美国小说家。

[2]Irving Welsh（生于1958年），苏格兰小说家、编剧。《Trainspotting》是他出版于1993年的作品，有同名电影（1996）风靡全球。

[3]译文出自重庆出版社《猜火车》（2010年，石一枫译）。

[4]Irvine，苏格兰北艾尔郡的一座新城（new town）。

[5]Reliant Robin，一种三轮汽车，1973年由英国里莱恩特公司推出。

[6]Richard Booth（生于1938年），威尔士书商，在“怀河之上海伊小镇”（Hay-on-Wye）成为二手书交易重镇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自封“海伊之王”（King of Hay）。

[7]Robert the Bruce，即罗伯特一世（Robert I，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06—1329），带领苏格兰摆脱了英格兰的统治，获得独立。

[8]安娜将Robert the Bruce说成了Robert the Burns。彭斯（Robert Burns）是苏格兰著名诗人。

[9]General Custer，当是指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名将George Armstrong Custer。1876年，卡斯特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the Little Bighorn）附近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史称“卡斯特的最后一仗”（Custer's Last Stand）。

[10]James Hogg（1770—1835），苏格兰诗人、小说家，其代表作*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匿名出版于1824年。

[11]*The House at Pooh Corner*，英国作家米尔恩（A. A. Milne，1882—1956）创作的“小熊维尼”系列第二本，出版于1928年。

[12]Castle Douglas，位于苏格兰邓弗里斯和盖勒韦的一个市镇。

[13]全称Peter Harrington Books，伦敦著名古旧书店，珍本收藏颇丰。

[14]英国的本地搜索引擎，提供商业信息，包括企业网站、地址、电话号码等。

[15]原文作Wigwamshire。

[16]Scottish National Party（苏格兰国名党）的缩写。

[17]前文作星期五。

[18]Talwin Morris（1865—1911），英国图书设计师，也做家具和金属制品的设计。

[19]Newton Abbot，英国德文郡泰恩桥区（Teignbridge）的一个集镇。

[20] 格罗斯 (Francis Grose, 1731—1791)，苏格兰古文物收藏家、词典编纂者，也长于绘画。*Antiquities of Scotland*是其代表作，在为写作准备材料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格罗斯结识了苏格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建议他在书中收入阿洛韦教堂 (Alloway Kirk)，作为交换，格罗斯要求诗人为此书写一篇传奇故事，彭斯在交稿时不仅提供了散文版本，还附上了韵文版本，后者便是《汤姆·奥桑特》 (*Tam o' Shanter*)。

[21] Sir John Sinclair (1754—1835)，苏格兰政治家，研究经济与农业，代表作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出版于1791至1799年间，多达21卷。

[22] 彭斯诗集《主要以苏格兰方言创作的诗》 (*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tish Dialect*) 于1786年出版于苏格兰东艾尔郡 (East Ayrshire) 的基尔马诺克 (Kilmarnock)。

[23] Eric Gill (1882—1940)，英国雕刻家、字体设计师、版画家。

[24] Sorboie，威格敦的一个小村庄。

[25] 法语：在途中。

[26] 即 Iain Blair (1942—2011)，苏格兰演员、作家，Emma Blair 是他发表浪漫传奇小说时使用的笔名。

[27] *Raiders of the Lost Ark*，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上映于1981年。

[28] Donkey jacket，野外作业工人穿的工作服。

[29] 原文为 bitch-tits。

[30] 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公司于2006年推出的视频点播服务，全称“4 on Demand”，2015年更名为“All 4”。

[31] *Hollyoaks*，英剧，由第四频道首播于1995年10月。

[32] Irn-Bru，诞生于1901年，苏格兰传统软饮料。

[33]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生于1965年)，英国历史学家、电视节目主持人。

[34] 书名原文为 *Vamping Made Easy*, “vamping” 一词既可以指爵士乐等中的即席伴奏, 也可以指色诱男子以骗取钱财。

[35] Farmfoods 是一家苏格兰冷冻食品连锁超市。

[36] 在英国, 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会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基础上拨快一小时, 新的时间就是夏令时 (British Summer Time)。

[37] *The Bookshop Book*, 出版于2014年。

四月

我们店里的书都特别有意思，不过我怀疑顾客里能分辨出好书坏书来的人，十个里都没有一个。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当然，一个人眼里的好书可以是另一个人眼里的坏书；这完全是个主观问题。我有个朋友在伦敦经营高档珠宝。有次我问他，在拍卖会上他是怎么决定该买啥不该买啥的。他说刚入行的时候，他买样子不讨人厌——在他看来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东西。可他很快认识到这类东西不太好卖，而且很少能卖上高价，于是改变了策略——“现在嘛，如果看到什么能激起我强烈反应的东西，我就买下来。我喜欢透顶也好厌恶至极也罢，我敢打包票它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许多书商有专营的门类。我没有。我尽力搜罗，给店里塞进题材广泛的各类书籍。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心仪的书，可即便我店里有十万册存书，很多顾客还是空手而去。至于一个人是花2.50镑买了本“米尔斯和波恩”^[1]的出版物还是花2.50镑买了本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破旧平装本并不重要。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从阅读的体验中获得同等的快乐。

4月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诺里过来用吊灯换掉长条灯，让“苏格兰室”黑了整整一上午。吊灯比那些奇丑的长条灯好看太多了，之前装了长条灯，这地方俨然医院走廊。这些年来我慢慢替换掉了它们，2001年我买下书店时有二十二盏，现在还剩四盏了。

上午11点，安德鲁（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志愿者）来了。他工作到中午。他已经整理到犯罪类作品中书名以C开头的书了，但当有人问他铁路书籍放在哪里时他变得很慌张，只好坐下来休息。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我妈发来的邮件。她是借我爸的iPad发的，因为她自己那台“卡机了”一问我能否找个时间快点去修一下？我回复说我尽快去。

下午3点，我开车去了纽顿·斯图尔特的银行，赶在书店关门前回来，正好碰上“换钱买衣服”的人，他们提走了那几箱书，付了我25镑。他们是按重量计价的，运走了半吨书。

今天的邮件里有封菲利普斯太太（九十三岁了，失明了）的信，收信人只写了“苏格兰威格敦书商肖恩·白塞尔”，得亏盖勒韦人烟稀少，信这才到了目的地。跟往常一样，她是要给她的曾孙辈中的一个孩子订购一本书：这一次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绑架》。

流水：71镑

顾客人数：10

4月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的第一位来访者是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她经常过来放几本《苏格兰西南部绿色指南》，那是种印满顺势疗法医生和晶体疗法术士地址的小册子。她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每次她来我都在打电话，所以始终没机会告诉她我不想她再过来放那些小册子了，因为根本没人拿起来看。

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对穿着紧身莱卡自行车运动装、将近七十岁的老夫妻。他俩拿了四本近乎全新的温赖特^[2]写的湖区登山书。男的把书往柜台上一放，问：“这几本给个价吧？”于是我算了算总价。一共20镑，我说可以17镑卖给他。他皱了皱眉头，接着回答：“15镑怎么样？”我说那样的话就是打七五折了，他解释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最后他们不情愿地付了17镑。人是离开了，一股怨恨之情依然延宕不去。

流水：115.94镑

顾客人数：10

4月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今天开局不利，上午8点50分接到卡罗尔-安的电话，说她正在门外，为啥店不开。我告诉她我是9点开门的，接着下楼让她进了屋。我忘了前一天下午她打过电话来问能不能借我的厨房跟她客户谈事情。她所在的公司助人小规模创业，业务范围很大，所以她常常用我的厨房开会。一进门她就指责我样子太糙，头上还有块地方快秃了。不久妮基也来了，对她说的两点表示赞同。

老妈又发了封邮件来让我去帮忙修她卡机的iPad。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格拉斯哥看那批铁路方面的藏书。到那儿一看，是批非常棒的书，每本都崭新。卖家是个老人，他正处理过世的兄弟的遗产。八箱书，我给了他400镑。铁路类书籍或许是店里最好卖的门类，这一点在我十五年前买下书店时根本无法想象。

今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下午5点30分威格敦书商联盟（AWB）在此举行的会议。有茶、饼干等等，一如往常。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五月份我们该去哪儿办节，因为酿酒厂倒闭了。情况有点尴尬，因为此番的主题是威士忌，大部分活动都被安排在酿酒厂举行。五月的节庆是由AWB组织的，而这个联盟的成员便是我们几个在威格敦开店的书商。我

他们没有预算，活动经费很少。虽然它不比九月的节庆，既缺少经济价值又没有名人捧场，渐渐也成了威格敦文化日程上的一部分。在节目的汇总和组合上，图书节公司的全职员工安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没有她，活动恐怕根本办不起来。

会议进行得颇为顺利，像往常一样讨论了新标志、各人的分工、乔伊斯骨折的肩膀，等等，全场的高潮是开发一个关于威格敦殉道者的App的提议。大部分人的态度是含糊的支持或者漠然置之，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公司里有两位抱持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一场争论由此引发，一方怪罪一方盲从，一方指责一方偏执，剩下的人只好局促而尴尬地充当旁观者。

威格敦殉道者指的是两位拒绝穿上当时——十七世纪末——的宗教约束衣的女性。那时候的教义规定——还规定了许多别的东西——国王应被视作教会的领袖。在苏格兰有反对的声音，反对者被称为“神圣盟约派”。他们受到了政府军的残酷镇压，史称“杀戮时代”。玛格丽特·威尔逊和玛格丽特·麦克劳克伦是神圣盟约派的两个女性成员，她们因为信仰遭到了处决。涨潮时，她们被绑在威格敦山山脚下的岸边。他们把年纪大的那位玛格丽特绑在离海比较近的地方，希望年纪轻的那位玛格丽特看到战友溺亡会改变主意，归顺政府。她没有。盐沼滩上有块标记处决地点的纪念碑——殉道者之桩——她们的坟墓则在镇上的长老会墓园里。在被押去溺死之前，她们被关在那座旧监狱的牢房里。这小房间现在被称作“殉道者牢房”。

威格敦最出名的两个女儿落得如此叫人心塞的下场，真是不幸。威格敦给世界贡献了很多大人物，有海伦·卡特，她（和丈夫理查德一道）运营起了德利卡特歌剧团^[3]；保罗·拉弗蒂（肯·洛奇^[4]的编剧）曾就读于威格敦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天主教学校；植物学家约翰·麦克康内尔·布莱克和足球运动员戴夫·凯文也是威格敦的儿子。其实，演员詹姆斯·罗伯逊·贾斯蒂斯^[5]——一度住在威格敦——特别喜欢这地方，在好几个场合都谎称他出生于此。

流水：301镑

顾客人数：14

4月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顾客人数：1

三个订单，都来自亚马逊；却只找到一本书。其中一本找不到的是罗里·斯图尔特^[6]的《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妮基把它归在“苏格兰室”的Q6架上，尽管此书明明写的是阿富汗的事，作者生在香港。或许是作者的姓名听着挺苏格兰，她糊涂了。带着几袋邮件去交给维尔玛的路上，我撞见了乔克，他之前在书店的前老板约翰·卡特手下工作过。乔克出了名地爱讲那种又冗长又一听就是无稽之谈的故事。一般都是有人想设计骗他，而后他识破了骗局，挫败了阴谋。几乎每个故事都以搏斗收尾，每次他都打赢。他讲话难听懂也是臭名远扬，因为口音重，方言多，还因为没牙齿。今天他故事的主角是个女人，他每周去她花园里干一次活。乔克说，她开车不行，因为视力太差。“她眼睛里塞着胡萝卜。”

下午12点15分，一个顾客打来电话说他从我们这里买的一本书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连运费他花了7.20镑，书他很喜欢。现在他想买第二部，但我们店里的第二部是网上在售的唯一一本，标价200镑，他不打算付这个价格。他想花跟第一部一样的钱买到第二部。我只好认真跟他解释我们这本第二部是网上在售的唯一一本，所以比第一部珍稀很多，要买就得200镑。他对我说他“感到恶心”，随后挂了电话。

跟安娜聊过后，我正在考虑到伦敦办一场“开卷随缘俱乐部”的活动——也许请个作家来做讲座吧，但听众在讲座开始前不会知道来的是哪位作家。我给罗伯特·特威格^[7]写了封邮件，他很乐意帮忙。罗伯^[8]是威格敦图书节的常客，十天里一般都会住在我家。他是作家，得了很多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是《愤怒的白睡衣》，他凭借此书获得了“威廉·希尔年度体育类图书奖”^[9]。他是个探险者，也是个冒险家，行事极其有趣，能结识他、跟他做朋友算我三生有幸。他之前和家人住在开罗，2011年革命^[10]爆发后决定搬回英国。他现在住在多赛特。去年九月的图书节期间，我发现艾略特拔掉了我一个台灯的插头，插上了他的Kindle。这一行为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冒犯之举，当我向罗伯指出时，他认为最好的复仇方式是给那台Kindle下载一本名叫《二鸟在林：拳交之道》。不知道艾略特太太有没有给吓着。

打烊后，卡勒姆和我去喝了一杯，随后我赶去合作社买了牛奶。迈克在干活，他看起来困得厉害。我问他那只刚做了绝育的流浪猫安顿得如何，他说昨天有个女人跑到合作社来骂了他一顿，说他偷了她的猫。她显然已经找了好几个星期了，因为猫跑丢了。听到她家猫的睾丸已被切除时，她实在不大高兴。

流水：103.99镑

顾客人数：12

4月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还是老样子，晚了十五分钟才来上班。不管她的借口听起来多么荒谬，我知道那些都是事实。今天的说辞是开车时她不小心把正在吃的泡芙（从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查获的）掉在了腿上，只好停下来趁巧克力还没化掉赶紧弄干净裙子。我没用她惯用的麦当劳格子马克杯，而是换了只杯子给她泡了茶。她对骨瓷特别讲究，一只普通的瓷杯好像会引起她过分的困扰。她到了没多久，“臭凯里”，就是她那个喷了一身百露33的追求者也来了，想要约她一起去参加什么家族聚会。她不肯去。

今天的一个订单里有本叫《狂欢史》的书。

今天，“开卷随缘俱乐部”注册了一位新会员。

上午11点，一个块头特大的女人拿来了六箱烹饪书，大部分是关于节食的。我给了她70镑。

吃过午饭，我把星期四在格拉斯哥买进的那八箱书搬进店里。我正在书店靠近门口的地方码堆，一个男的（本事倒挺大，恰好站在我每搬进一个箱子来都要说一声“借过”的位置）问我：“这些箱子里是别的书吗？”仿佛发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听到我给予肯定的回答后，他大声狂笑起来，一笑就笑了半天，着实令人难受。

当你每天要跟大量各色人等打交道，你就会开始注意他们的行为模式。其中比较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是顾客的笑点。我实在不明白那位客人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书商往书店里搬几箱书这件事好笑到不可想象。引起哈哈大笑的往往是一点都不有趣的东西，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会嗤笑自己无聊的评论或见解。有些时候，笑似乎起的是标点的作用，表示一句话的完结。我以前从坎布里亚郡的一栋宅子里买过一批心理学书，其中有本就叫《笑》^[11]，作者是罗伯特·R. 普罗文。按照他的观点，只有灵长类动物才会笑，“语言有数千种，方言更是有几十万种，但每个人笑起来几乎是相同的”。笑也并不局限于幽默；说话者常常比听话者多笑百分之二十。虽说如此，而且我也明白从人际角度讲，笑是友善的简单表达方式，对顾客们的笑点我还是一头雾水。

下班后我去父母家修理那台“卡机”的iPad。有个他们的朋友在，我们聊了很久宠物的事。他坦言他从来不会给宠物吃他自己不准备吃的东西。所以他吃过好几次罐头狗粮。

流水：345.87镑

顾客人数：23

4月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有个订单里是企鹅版的约翰·斯坦贝克书信。这书是几个星期前放进网店的，价格5镑。这次在网上却卖了24镑。上架的时候，我们这本自动匹配了网上的最低价，然后那本肯定卖出去了，所以我们这本又重新匹配了第二便宜的价格，也就是24镑。这一般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店家之间互使阴招，拉低了网上的书的价格。

拜上周五和上周六没有完成的订单所赐，我们的亚马逊信誉从“好”跌到了“中”。

卖了一本《节食者性交瘦身指南》给一个美国女人。

在整理上星期六一个男的用垃圾袋装来的一些书时，我发现了一根编织而成的书签，上面绣了一句话：“我爱小猫咪”，下面还有一幅猫的图片。

今天店里忙坏了，肯定是学校放假的缘故。下午5点，一个女人来问她丈夫走了没有，我告诉她我既不知道她丈夫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她悻悻然走了。

收件箱里有封法夫^[12]的克雷尔书店发来的邮件，他家刚刚歇业。他们有12,000册图书待售，说要是我有购买意向的话可以去看看。我婉言谢绝了。同行的库存在整体出售前一般都被筛过一遍，好货早挑走了。

另一封邮件是一位爱丁堡的藏书家写来的，他有13,000册书要卖。我回复说想进一步了解点情况。

流水：239.37镑

顾客人数：33

4月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10点15分，一个女人走进店里，大吼道：“得其所哉！书籍！”随后一边像只“神气的鹅”——用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形容松巴科维奇太太的话来说——一边大声问了我一个小时各种问题。果不其然，她啥也没买。

上午11点，安德鲁来了，工作到中午。他整理完了犯罪类作品中书名C开头的部分。

我泡完茶，正在下楼，这时一个男的从店里摆古玩的桌上拿了一只铜手镯走到柜台前，问道：“C'est combien?^[13]”他为什么要说法语我实在搞不懂。他根本不是法国人，他是苏格兰人。

下午4点，艾略特来了，一进门就脱了鞋。没到5分钟我已经绊了两跤。

四个顾客就船长胖成了什么样发表了一番评论。

店里今天忙了一天，不过我还是把《死魂灵》读完了。

流水：451.41镑

顾客人数：33

4月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难得地准时上班了一回；她有时候会早到十分钟，但通常都迟到十五分钟。来的时候，她手里攥着梳子和牙刷，跑上楼去打扮了一番。下楼来的她和上楼时没有任何区别。我问她干吗急急忙忙的，她回答：“开车的时候甭吃剩菜。偏巧遇到路面上有块隆起，菜撒在我袖子上，还淌下了我的乳沟。”

她刚溜出去吃饭，一家美国人就来店里了。祖孙三代。爷爷拿着三本书走到柜台前，把书用力一扔，朝我大喝一声“喂，小伙子”，随后掏出信用卡插向刷卡机，又道：“你们这儿能刷卡的对吧？”与此同时，那几个孙辈正在店里乱哄哄地横冲直撞，而他们的父亲则大声训斥着他们。他拿着一套标价100镑的十八世纪四卷本苏格兰史来到柜台前，问关于巴德诺赫^[14]的书都放在哪里。我说我们没有为巴德诺赫相关的书专门辟一个地方，他没有气馁，继续告诉我他的家族就是发源于巴德诺赫，仿佛作为家族起源地，那地方比其他地方强似的。他们走后，能明显感觉到店里实实在在安静了下来，不过要说句公道话，那套100镑的书他们还真买走了。恩怨相抵。

时常发生这种情况：你明明已经告诉顾客店里没有他们要找的某本书，他们却还是会坚持对你里八唆说上一大通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找那本书。这一现象的可能的解释我也想到了几个，但对我最有说服力

的要属——这是一种知识上的手淫。他们想让你知道他们在某一方面很懂行，哪怕他们选择来夸夸其谈的内容已经错了，也要无聊地说下去——通常会把嗓门刻意提到不光能让柜台后面的书商听到，也能惊动周围所有人的程度。

费恩、安娜和我在厨房开会，这时艾略特边打电话边闯了进来，说话声音还很响。他非但没有为打扰到我们而道歉，反而一踢脚脱掉鞋子，继续讲电话。最后我们只好去客厅聊，因为我们的声音还不及艾略特当着我们面打电话的音量的一半。

妮基今天过夜。艾略特说他在酒吧请吃晚饭，所以我拉上妮基一起去了。我们喝了好几杯啤酒，随后回了家。妮基一头栽上了那张给节庆用的床，我和艾略特则在二楼闲聊，所处的位置就比她头顶高几英尺。

流水：537镑

顾客人数：24

4月1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艾略特是上午7点30分走的，走之前，他又是洗漱又是喝茶又是打包行李，跺脚声踏步声碰撞声交相呼应，7点钟就把我吵醒了。没过多久，我听到楼下的妮基起来了，一边抱怨艾略特太吵，一边自己做着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

妮基建议我们做一点小招贴画，请顾客读一段他们最喜欢的书里的段落并在店里录制成影像，我勉强同意了，随后逼迫卡罗尔-安来了一段。妮基从童书区里为她选了一本目标群体是十一岁孩童的书。她看起来深受冒犯，不过还是读了几句。

流水：424镑

顾客人数：31

4月1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老饕星期五”。今天，妮基带来了两只从垃圾箱里找到的蛋挞。开车时，她不小心坐在了其中一只上面。

上午11点，我泡了杯茶正下楼呢，一个穿着短袜和凉鞋的顾客突然走到我跟前，说道：“我想跟你聊聊你那本《公交车售票员海因斯》^[15]的价格。标价是65镑。肯定弄错了。”于是我上网查了查，我们这本确实是在售的带有护封的初版中最便宜的。他咂了咂嘴，最后拿了本标价2.50镑的平装版本来柜台结账。上星期，在伊恩·M. 班克斯^[16]的《费尔萨姆·恩德吉恩》这本书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午饭时我无意间听到一群二十出头的顾客在讨论我的书店。其中一个说“这是她到过的‘最酷’的书店”。她可能说的是温度吧。^[17]

关上书店后门的时候，我看到小池塘里漂着几大团蛙卵。

流水：182.49镑

顾客人数：19

4月1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妮基来了，都一年的这个时节了，还一如既往穿着那身滑雪服。她看起来更像是在一个辛勤的肉商的冷库里而不是在书店里工作的。今天早上，她告诉我她实在没心情在皇家邮政的系统上处理订单了，

我可以星期一自己来做。在这种事情上，我已经放弃同她斗争了。以前我叫她做事的时候，她总是满腔热情地点头答应，然后完全不顾我是怎么关照的，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不过，她为人可靠，也勤劳，而且特别有趣。她热爱这家书店，尽其所能提升库存的质量，让生意更好地运转。只是有一点稍稍不幸：关于上述几方面的理解我们存在分歧。

今天的东风挺冷，所以上午10点钟，我生了火。顾客很多。穿过书店把新书上架的时候，我看到三个小男孩在给节日准备的那张床上安静地读书。我一般不鼓励顾客坐到那张床上，主要是因为上去的通常是小孩子，他们会把它当成游戏场所，弄得一团乱，事后我还得爬上床整理干净。入口拦了根绳子，这几个小男孩准是从下面钻进去的。他们坐在那儿，全神贯注地静静读书，我得要生就一副铁石心肠才能开口赶他们走吧。

今天晚上，开读《第三个警察》^[18]。这本书是前女友送的，好多年了，一直没空读。

流水：479.97镑

顾客人数：36

4月1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收官的顾客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她买了一套两卷本的薄伽丘《十日谈》，出版年份1679，在架子上放了起码有十年了。这两本书得自新卡姆诺克^[19]一家接近废弃的意大利餐馆楼上的一套公寓，是那儿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房子原本属于一位老太太，她过世几个月后她的其中一个遗产执行人请我们去清理她的书。

那是2003年1月一个漆黑、雨雪交加的夜晚，书店打烊后我驱车赶往那儿，见到了那位承担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处置公寓内遗留物件——的女人。屋里破旧不堪；屋顶严重漏水，花墙纸已然剥落，天

花板木板条裸露在外，石膏满是裂纹，被蛛网覆盖的电线上荡着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看起来那里的一切已经好多年无人清理了。看起来，住在屋子里的是个老处女；床上用品都是粉色的，上面落满了猫毛。书大概有两千册，统统受了潮，而且粘了一层猫毛——除了这套《十日谈》——每一本都是“图书俱乐部”版，这个版本的书多数书商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几乎没有市场）。当我在那堆潮湿的垃圾里寻找值得我跑这么一趟的东西时，接待我们的女人说房子最后的主人是个1920年代移居苏格兰的意大利人的独生女。那意大利人与一个苏格兰女人相识、结婚，夫妇俩利用这套公寓楼下一处空置的房产开了咖啡馆。它很快就成为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遗产执行人看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五斗橱，在上面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了一本泛黄的相簿，其中保存着几百张鼎盛时期咖啡馆的旧照片——店里坐满了笑吟吟的顾客，没有一张桌子是空的，人们翩翩起舞。当那位意大利人在1970年代过世时（他妻子已于几年前先他而去），他把生意托付给了唯一的孩子，可世事变迁，咖啡馆渐渐门庭冷落，最终倒闭了。楼下的大玻璃窗被钉上了木板，曾经人声鼎沸的店堂寂静得犹如坟冢，只能听见雨水流下屋顶和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曾几何时，那个意大利青年与他的苏格兰妻子在此地安家落户，他的生意兴旺发达，拥有一个年幼的女儿，他勇于背井离乡，学习另一种语言，开创一番事业，开始崭新的人生，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他不会料到命运会给他的梦想写下这样的悲惨结局。我很确定这套两卷本《十日谈》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寥寥几件个人物品之一；我不知道从这套书由他的家族成员世代相传到最终在新卡姆诺克的一套潮湿的公寓里断了继承者，其间过了多少个春秋。不过今天，这两本书在买下它们的那个姑娘手里获得了新生，而谁知道接下来的几百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待着它们呢？

流水：248.28镑

顾客人数：21

4月1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桑迪，就是那个“文身控异教徒”，顺道过来看了看他的手杖是否需要补货。至少有一个月一根也没有卖出去过了。

市政会打来电话，说安德鲁今后不来了，因为他觉得在书店工作太累。我开始有点喜欢他了。

下午4点20分，迪肯先生来订了一本詹妮·阿格罗的《赌徒》^[20]，这书我今天早些时候恰好刚上架。他非常开心——应该是他允许自己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的极限了吧。

流水：179.99镑

顾客人数：12

4月1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今天早上，两个姜黄色头发、非常可爱的姑娘来到店里，问这里是不是船长的书店。她们准是当地人，也可能是书店在脸书上的粉丝。看来船长的声名比我想象中传播更广。我们正在聊天说最近船长胖成了什么样的时候，一个穿着超级紧绷的短裤衩的男人来到柜台前，买了一本《壁炉的成功之道》。

吃过午饭不久，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人来到店里，脚一踢脱掉鞋子，把它们留在门边。说起来我可能没资格批评他；夏天我常常光着脚在这儿走来走去，不过我不敢说到了别人店里我还会这么做。

流水：340.35镑

顾客人数：35

4月1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来了。她穿上了夏天的衣服，那身滑雪衫终于收进了冬装的衣橱里，再见天日得到十一月了。她今天的行头包括：一条荨麻纤维材质的长裙，一件自己做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衬衫和与之搭配的棕色束腰外套（也是自己做的）。要是哪部低预算的《罗宾汉传奇》要招募临时演员，她一准能通过面试。

今天有个订单里是一本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家庭幸福指南”，书名叫《女性指导》。在今天的语境下，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一部家庭施虐指南。

下午，有位顾客问能不能拍他朗读最喜爱的书的片段，于是我支起三脚架，让他坐在炉火旁。他读得很优美，用抒情诗一般的威尔士口音读了《寒冷舒适的农庄》^[21]中的段落。录完后我跟他和他太太聊天，问他们来这边干吗。她告诉我他们正在去往拉恩^[22]的路上，我脱口而出：“去那儿做什么？那地方一塌糊涂。”结果他们就住在拉恩。

流水：319.70镑

顾客人数：30

4月1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美好的星期五。

今天凯蒂当班，因为妮基去忙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了。凯蒂是个医学院学生，这几年的夏天都会来店里打工，不管在什么方面都不太尊重我。她是小时候和她妈妈和姊妹从牛津搬来这里的。

一位客人走到柜台前，说：“我在小说类的W部分找了一圈，却找不到瑞德·哈葛德^[23]的书。”我建议他去H部分里找找看。

流水：197.89镑

顾客人数：18

4月1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还是凯蒂来给妮基代班。我叫她打包“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现在有163位会员），处理皇家邮政的资费账单。我去了趟邮局，问维尔玛能不能让邮递员来取件，她说星期二可以来（复活节星期一^[24]邮局放假）。

书店快要打烊的时候，菲利普斯太太打来电话（“我九十三岁了，失明了，你知道的”），她记不得盖斯凯尔夫人^[25]第一部小说的名字了，问我能不能告诉她。

流水：250.49镑

顾客人数：17

4月2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拿着一本包了气泡膜和棉纸的书来到店里。是部拉丁语神学著作，出版于1716年。他请我估个价，听到我说40镑应该是合理的价位，他立即义愤填膺道，邦瀚斯拍卖行的估价是50镑。

今天有个订单里是本叫《液体黄金：用尿液培养植物的知识与原理》的书。

流水：162.43镑

顾客人数：18

4月2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11点，有人打电话来问：“你们在店里读书的活动是怎么个玩法？”又详细聊了几句后才知道，他是个写奇幻小说的，想到我们店里来读他的新作。那本书写的是美人鱼——“以大海为故事背景”。很难想象除此还能以什么为故事背景。

下午2点，一个顾客拿着一本1920年代出版的写如何钓鲑鱼的漂亮插图书来到柜台前，书他是从放园艺类作品的那间屋子里拿的。没有标价。他问书多少钱，我——自我感觉很慷慨——答道：“2.50英镑给您吧。”他转身就走，嘴里还在咕哝着“亚马逊上肯定便宜”。于是我立刻上网查了查这本书，亚马逊上最便宜一本卖22英镑。现在我店里这本标价12英镑，不过我觉得他未必会回来。

我正要打烊，一个住在莫弗特^[26]的女人打来电话，说手上有批法律类的书想卖掉。这类书我往往不收，因为销不动，不过你永远不会知道从一堆书里能淘到什么宝贝，所以我跟她说定，星期六去看一眼。

下午4点30分，邮递员来取走了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的七袋包裹。

流水：286.49英镑

顾客人数：22

4月2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一个身上散发着三氯苯酚气味的男子是今天开门第一个钟头里的唯一一位客人，当时我正在上新货。此君仿佛有特异功能，不管我要上什么类别的书，不管相关的书架在哪个位置，只要我要去某个书架前干活，他就能准确挡住道。

流水：233.48镑

顾客人数：19

4月2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来上班了，这样她明天就能请假了。她决定在店里吃早饭而不是在车里。通常情况下，她会在上班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狼吞虎咽，结果不外乎大部分食物撒了出来，把她的麻布裙子和罗宾汉外套弄得一塌糊涂。

一个上了年纪的顾客对我说她的读书俱乐部接下来要读《德拉库拉》^[27]，但她不记得作者写的是什么了。

我发现老妈拿来的三个万圣节巧克力蛋中有两个不见了。

流水：160.70镑

顾客人数：14

4月2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不在，所以来自莫里森超市垃圾箱的那些令人作呕的美味佳肴也不会出现在店里了。

午饭过后，一位顾客抱着四箱书来到店里：“这些书准对你胃口，都是畅销货。”我挑了几本，说可以付给他5镑。他大惊失色，说他宁可把书给慈善商店，那边的人——他满怀信心地向我断言——“懂得欣赏品质”。

出版业中的现象级畅销书到了二手书行业里似乎无法复制其辉煌。肯为畅销书这一概念买单的人总是会买最当红的新书，而不太会去买已经退潮的旧作。可能也因为丹·布朗和汤姆·克兰西斯的书在全世界印行了不计其数，对于书商和藏家而言，它们永远不会成为身价倍增的稀缺品。新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恰恰是旧书市场上的滞销书。来书店的客人常常不明白这一点，还以为他们的初版《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很值钱，其实这本书的印数高达1200万。随着一位作家获得成功，名声渐长，他或她的作品的印数也会一部比一部高。所以一本初版《皇家赌场》（印数只有4,728册）要比一版一印达82,000册的《金枪客》昂贵许多。^[28]

流水：243.40镑

顾客人数：20

4月2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妮基上班。我问她是否知道有谁动过柜台后面的那只装了我妈给的三个万圣节巧克力蛋的盒子。她起初矢口否认说完全不知道，随后告诉我“有个小孩儿在店里的地毯上摔了一跤，哭鼻子了”，所以她把巧克力给了他。我问她她有没有吃，她答道：“大概就吃了一点点。”那个哭鼻子的小孩儿显然就是她。最后她承认都是她吃的，还说：“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吃。我根本就不爱吃巧克力蛋。”

上午10点，一个顾客出现在柜台前，问：“童书在哪里？”我指了指放童书的区域，说：“穿过那扇门就到了。”那位顾客跟我所指的方向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手指朝她几秒钟前——是真的几秒钟——穿过它跨进店里的那扇门一戳，说：“啥，那扇门吗？”

吃过午饭，我开车前往莫弗特，去看一看一家几年前已歇业的律师事务所的藏书。大约有四十箱。大部分都没啥意思，所以我就要了治安法庭相关的大约150册，那些书都有着法律类书籍的标准装帧，煞是美观。我准备挂在eBay上整批卖。以前，这种装帧的书能卖300镑一码，所以我还挺想看看这些书能卖出什么价。它们叠在一起足有7码高呢。

回到店里我闻到一股异味，绝对是“臭凯里”身上的味道，不过可惜我来迟了几分钟，没碰上他。

流水：269.99镑

顾客人数：24

4月2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开门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来电的是位从网上在我这订了本书的顾客。书是星期六送到的，但收到后有五页破损，她不太满意：“我害怕带有破损页的书，看了就起鸡皮疙瘩。能退吗？”我不情愿地同意她退货，我退款。

下午4点半，一个留八字须戴棒球帽的家伙问我：“你们该不是卖书的吧？”随后纵声大笑起来。

流水：92.96镑

顾客人数：13

4月2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三月份造访过书店的那个马耳他女人（当时她抱怨马耳他没有二手书店来着）上门来自我介绍。她名叫屈赛，是RSPB^[29]的代理人，上次光临其实是为了在“鱼鹰屋”里做一个专访。过去六年里，有一对鱼鹰每年都会回到它们筑在离威格敦不远的巢里；RSPB在郡大楼里设了连接鹰巢的视频直播设备。她今年夏天会在这边工作，不过究竟要干些什么还是个需要思量的问题，因为今年那对鱼鹰还没影儿呢。

三个客人一边进门一边抱怨他们在店里啥也看不见，因为外头很亮，他们的眼睛还没适应。我可不是难得听到这种怨言，他们的口气就好像我得为虹膜不由自主的生理反应全权负责。

趁着下午清静，读完了《第三个警察》。

流水：121.98镑

顾客人数：12

4月3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凯蒂当班。她花了大半天把新到的书标好价，再上架。

最后一次生了店里的火炉，下一回要等秋天了。五月到十月，店里够暖和，没必要生火。而且五月里会有雨燕、金丝燕和毛脚燕来，毛脚燕会在柴火堆里筑巢。鸟儿开始孵卵了，我就不想打扰它们了。

一早上没订单，这通常来说是“季风”出了问题，于是我给他们写了邮件，希望他们能赶紧修好。

一个客人拿着一堆关于缅甸的书来卖：大概五十种。我开价85镑，他拒绝了。

午饭后我开车去邓弗里斯火车站接安娜——她回来是为了参加春季的节庆，威格敦的活动她一场也不想错过。看她那样殷勤地照顾船长，有时候我真怀疑她对猫咪和对我的思念其实差不多。

刚从邓弗里斯回来，就有位顾客问我们店里有没有老的《苏格兰人杂志》^[30]。听到否定的回答，不知为何他觉得这是我在示意他告诉我——详详细细地——他在找哪几期和个中缘由。

打烊之前我看了看收件箱，发现罗伯·特威格来了信，说他明天到访。

流水：147.50镑

顾客人数：14

[1] Mills & Boon，隶属于英国出版公司Harlequin，成立于1908年，擅长出版通俗类小说。

[2] 当是指Alfred Wainwright（1907—1991），英国荒野远足者、旅行指南作者和插画家，代表作是七卷本《湖区山野插图版指南》（*Pictorial Guide to the Lakeland Fells*）。

[3] D'Oyly Carte Opera Company，专业轻歌剧团，成立于1870年代，直到1982年才停止活动，不过在1988年到2003年间，依然有间歇性的演出。Helen Carte（1852—1931）帮助丈夫一起管理剧团。

[4] Ken Loach（生于1936年），英国影视导演、编剧、制片人。Paul Laverty（生于1957年）为他担当了多部电影的编剧。

[5] James Robertson Justice（1907—1975），英国演员。他其实出生于伦敦南部的刘易舍姆（Lewisham）。

[6] Rory Stewart（生于1973年），英国政治家、外交官、作家。《*The Places in Between*》是他出版于2004年的作品。

[7] Robert Twigger（生于1962年），英国作家、探险家。下文提到的《*Angry White Pyjamas*》是他出版于1998年的作品。

[8] “罗伯特”的昵称。

[9] The William Hill Sports Book of the Year，英国一年一度的体育类图书奖项，由博彩公司威廉·希尔赞助。

[10]指2011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埃及骚乱。

[11] *Laughter*,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教授Robert R. Provine出版于2000年的作品。

[12] Fife, 苏格兰的市政会辖区 (council area) 之一。

[13] 法语: 这个多少钱?

[14] Badenoch, 现在同斯特拉斯贝 (Strathspey) 一起组成苏格兰海兰市政会 (The Highland Council) 管辖的一个区域。

[15] 苏格兰作家凯尔曼 (James Kelman, 生于1946) 出版于1984年的小说。

[16] Iain M. Banks (1954—2013), 英国作家, 生于苏格兰。“伊恩·M. 班克斯”是他写作科幻小说时的笔名, 而写作主流小说时则直接用“伊恩·班克斯”。*Feersum Endjinn*是其出版于1994年的科幻小说。

[17] “Cool”的意思既可以是“酷”也可以是“凉”。

[18] 爱尔兰作家弗兰·奥布莱恩 (Flann O' Brien, 1911—1966) 的代表作品。

[19] New Cumnock, 苏格兰东艾尔郡的一个市镇。

[20] Jenny Uglow (生于1947年) 是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出版人。《赌徒》一书出版于2010年, 是关于查理二世与王政复辟的著作, 全名作 *The Gambling Man: Charles II and the Restoration*。

[21] *Gold Comfort Farm*, 英国作家斯特拉·吉本斯 (Stella Gibbons, 1902—1989) 出版于1932年的幽默小说。

[22] Larne, 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 (County Antrim) 东海岸的一个海港小城。

[23] 当是指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 英国小说家, 代表作有非洲冒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 (*King Solomon's Mines*) 等。

[24] 即复活节星期日 (Easter Sunday) 后的第一天。

[25]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1810—1865)，英国小说家。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玛丽·巴顿》 (*Mary Barton*)。

[26] Moffat，原先是苏格兰邓弗里斯和盖勒韦下面的一个自治市。

[27] 爱尔兰作家斯托克 (Bram Stoker, 1847—1912) 的哥特鬼怪小说代表作。这位顾客似乎把“德拉库拉”记成作者的名字了。

[28] *Casino Royale*和*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都属于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1908—1964) 创作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前者初版于1953年，是著名珍本，市价高昂。

[29]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的缩写。

[30] *The Scots Magazine*, 1739年创刊，中间虽然几度中断，但始终能够复刊。现为世界上仍在出版的历史最悠久的杂志之一。

五月

说男性不读小说倒不尽然，不过某些类型的虚构作品他们确实会完全避开。粗略来说，“一般的”小说——书写家长里短、人物善恶分明、充满高尔斯华绥^[1]笔下那种注水段落的标准英国小说——似乎专为女性而存在。男性要么读那些值得尊敬的小说，要么读侦探故事。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虽然电视连续剧《福尔赛世家》大获成功，奥威尔说的“充满高尔斯华绥笔下那种注水段落”的书已彻底被今天的读者所忽视，而杰弗里·法诺尔、丹尼斯·惠特利、沃里克·迪平、O.道格拉斯、奥切^[2]的作品——在作者当红的岁月里，曾为大众疯狂追读——如今已沦为灰尘与虫蝇的歇脚地。至于女性是小说更大的受众这点，奥威尔的性别成见在今天依然基本准确，不过他说只有男性“读那些值得尊敬的小说”，以当下的标准衡量的话就——至少有点不合时宜。按照他的说法，我的口味应该算异乎寻常了：我偏爱小说（但不是侦探小说）。大部分非虚构类作品，除非写的是个人酷爱的主题（比如盖勒韦——我最近在读戴恩·勒弗的《盖勒韦高地》），就我看来似乎挺难读的，但一部优秀小说依靠白纸黑字让你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强大能力独一无二。

总的来说（至少在我店里），购买小说的多是女性，而男性除了非虚构类作品很少购买其他书——几年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伦敦做过一个完全不科学的实验，证实了这一趋势。他决定在午饭时间免费派发他的某本书。流露感谢之情的几乎全是女的，一脸狐疑的差不多都是男的。于是麦克尤恩在《卫报》上得出结论：“要是女性不

读书了，小说就完蛋了。”——这种情绪，奥威尔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共鸣。顾客会买什么书固然很难预测，不过进门后直奔铁路类书籍的男性着实多得惊人。

威格敦图书节（九月末举办，历时十余天）期间，确定能吸引最多观众的场次往往是非虚构类作品的活动。诗歌则好像几乎吸引不到观众——书店的销售也反映了这一可悲的事实。诗歌对每日营业额的贡献极少。希尼、休斯、奥登、艾略特、麦克德米德、温迪·科普^[3]还有寥寥几位诗人的作品尚能缓慢地卖掉一些，但丁尼生们、柯珀们、勃朗宁们和洛厄尔们只好了无生气地端坐在书架上，偶尔才有某位好奇的顾客伸出手来打扰它们。这些书是诗歌中的化石，或许有朝一日会被文学古生物学家从地下挖掘出来，拂去尘土吧。

5月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还是没有订单，“季风”也没有回音。

来上班时，妮基穿着她的中世纪粗布外衣和一条黄裤子。那裤子的颜色就像曝光在超高强度辐射下的蛋黄。她号称要把自己的面包车变成一家移动DIY商店，以此补贴收入。午休时她走开了，等再出现时手里拿着一颗很大的真菌，说是从威格敦山山脚下的“殉道者之桩”附近摘的，那地方就离城里住得最远的一户人家几百码。她一口咬定这东西可以吃，堪称“林中鸡肉”。她花了老半天试图说服我尝一点。我唯一确定的是她想要害死我。

“季风”终于回复了我的邮件，通过远程登录我们的系统，修好了阻止订单生成的故障。

下午两三点，当我正在和妮基就进化问题激辩时（我们刚吵到说出那句经典的“也许你是猴子，但我不是”的阶段），迪肯先生来了。他显然还没读完就弄丢了之前买的那本《赌徒》，所以想再买一本。他一走，关于进化的辩论随即波澜再起。

流水：99.50镑

顾客人数：10

5月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又在店里。开门时我发现特威格背着包站在门外。昨晚睡觉前我忘记给他留门了。他在花园里睡了一宿。我向他道歉，他回答道：“没关系的，兄弟。我喜欢睡外面。”

今天是威格敦春季图书节的第一天。所谓春季图书节，就是威格敦书商联盟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没多少邀请演说来宾或用以宣传的预算，它注定是个小规模活动，带来的客流量连如今预算已逼近40万镑的九月节庆的零头都赶不上。春季的活动办在我们付得起费用的商店和小场地里，来的通常是当地人。

妮基又去山脚那边采了些“林中鸡肉”。她在厨房里把它们煎熟了。特威格准备开一个局，赌她能不能活到明天。

为了给在二楼客厅里举办的“威士忌晚宴”做准备，今天安娜和我花了很多时间搬里面的家具。售出十六张门票了。晚餐由玛丽亚承办，她是个澳大利亚女人，几年前和她丈夫孩子搬来了此地。她丈夫是老师，她则承办酒席。她为人很热情。不管一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在她嘴里都是“超赞”。这顿饭很棒，威士忌也很棒，我们都喝多了。

妮基在节日床位上过了夜，保证说早上她会开门，我可以放心睡懒觉。

流水：182.49镑

顾客人数：13

5月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8点30分，楼下毫无动静，于是我下楼开了店门。妮基还在呼呼大睡。昨晚喝了那么多威士忌，今天早上特威格、妮基和我都头昏脑涨。

吃过午饭，我开车载着安娜去邓弗里斯接她朋友洛拉。洛拉是搞电影的，跟安娜一样，也是个生活在伦敦的美国人。她瘦瘦的，黑头发，说话很风趣。安娜把她介绍给了她朋友黛安娜，后者也是个移居伦敦的美国人，而且也从事电影行业。黛安娜和洛拉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一心想把安娜的书改编成故事片。回家路上，我们在特里维城堡歇了歇脚。城堡建在迪河中央的一座岛屿上，我们坐了一艘带舷外发动机的小船上岛。它是一代代“黑道格拉斯伯爵”的府邸，十四世纪时由一位喜欢被称作“盖勒韦勋爵无情的阿切博尔德”的人兴建。^[4]那是一座威武的要塞，一看就是为此目的特意设计的，并不是要用来享受居家之乐。

我们到家时，我姐夫阿历克斯已经到了。他来为6点钟的一场关于开办新威士忌酒厂的讲话做准备。他在一家名叫阿德尔菲的公司上班。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他们的策略是从酒厂买进一桶桶上好的麦芽酒，然后装瓶、贴上自己的品牌出售。但现在老板觉得应该出品自己的威士忌，所以他们在不列颠大陆最西端的阿德纳默亨建了个酒厂。作为一个看上去颇羞涩的人，阿历克斯的讲话非常棒了。事实上，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他说得都极好，而他频频慷慨赠送的威士忌样品更是让其言辞生色不少。

流水：418.57镑

顾客人数：28

5月4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11点我想开店（特威格中午要在楼上演讲），却发现锁卡住了，门打不开，于是我们赶紧做了些标识，让来的人走边门，随后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买了把替换用的插锁。下午我花了好久试着在不弄坏门的前提下打开它，好把锁换上去。今天算不上是“春季图书节”里最专业、最有成绩的一天，不过特威格的演讲精彩纷呈，人气也很旺。安娜介绍他出场，感谢了他。

趁着春光和煦，安娜和洛拉去镇上逛了逛。安娜就像个兴奋过头的导游，显然很乐意带洛拉游览威格敦各处她钟爱的地方。安娜已然拥抱了威格敦的生活，跟远比我预料中多的人交上了朋友，这得益于她完全不知害羞为何物的好性格。她最喜欢的一位当地居民是个成天骑一辆牌照上写有他名字“吉比”的摩托车风驰电掣的男人。两年前他过世了，安娜悲痛欲绝。她彻底融入了这个社区——跟威格敦的大部人一样——穿个马路都可能会花上二十分钟，取决于你在半道上撞见了谁。

开始读特威格的书《愤怒的白睡衣》。我认识他有些年头了，这本书却从来没有翻开过。

流水：128.50镑

顾客人数：13

5月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法定假日。

妮基今天上班，所以安娜和我可以陪洛拉玩。我们在玛吉家吃了饭，随后我们仨（安娜、洛拉和我）做了晚餐吃的羊腿，招待十个朋友。玛吉是位剑桥的老师，几年前在威格敦买了栋房子。她是荷兰人，两个女儿都是各自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女儿小时候，她住在盖勒韦，后来搬去了剑桥。她这次回来，部分是因为安娜的书。玛吉是威格敦一宝：充满智慧、有趣、不拘礼、宽宏大量。

午饭时，屈赛来了一趟，说午休时看到了几只燕子。春天来了。

上午10点，特威格走了，直接回了多赛特。

晚上又睡得很迟，靠红葡萄酒和上星期六阿历克斯演讲会上剩的威士忌提神醒脑。

流水：106.99镑

顾客人数：13

5月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诺里代班，因为妮基星期二要去挨家挨户宣讲耶稣事迹。我开车去了邓弗里斯-安娜和洛拉想去拍卖会。安娜买走了两箱垃圾，这是她通常的战利品。我跟那个潜艇乘员安格斯聊了很久，说“帽子戴夫”今天显然没到场，他原本是每次必来的。我们脑洞大开，猜测他出了什么事。我们仨一整天都在镇上吃吃逛逛，还去卡尔拉沃洛克城堡^[5]玩了一圈。我在下午5点把洛拉送去了火车站，然后回家。

收到了司空见惯的账单和催款单，迪肯先生的书也一道来了。

流水：120.50镑

顾客人数：13

5月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7

午饭时候，我给迪肯先生的电话留了言，说他随时可以来取书。

流水：140.01镑

顾客人数：18

5月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一位友善、健谈的客人说他要处理他叔叔的航海类藏书，书都放在他格拉斯哥西区的公寓里。我下个星期去看看。

下午3点，迪肯先生来取书了。他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左脚没穿鞋子。

流水：180.83镑

顾客人数：19

5月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顾客人数：2

今天早上开店时，有个客人抱着两箱书等在门口。都是企鹅版，大部分是绿皮犯罪小说，目前为止最好卖的品种。在我花了60镑买下它们的十分钟后，妮基出现了，问我这些书花了多少钱。我让她猜，她草草一翻，说20镑。

这周“老饕星期五”的美食是一块从莫里森超市垃圾箱里搞来的吉卜林先生牌巴腾堡蛋糕。一整天我们都在给那些企鹅版平装书标价、上架，争论在店里卖书时应该多大程度上参考亚马逊的售价。妮基完全赞成要比亚马逊便宜，但我相信大部分顾客理解我们的定价不可能总是比亚马逊最低价低，因为有运营成本。

流水：192镑

顾客人数：14

5月1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池塘里的蛙卵几乎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百只小蝌蚪。

流水：170.70镑

顾客人数：14

5月1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顾客人数：3

午饭后有个身穿连帽防风雨衣、说话口齿不清的男人上来搭话。他走到柜台我坐着的那一侧，脸凑过来，距离近得叫人不爽，问道：“嗨，你们专营什么东西？”我回答：“书啊。”我得承认，这是句蠢话。不出所料，他没有打退堂鼓，又说道：“别跟我耍滑头。”我接着之前那句蠢话不知所谓地答道：“干吗不呢？”不用说，聊到最后我俩都没有好话了。事实上，他实在太烦人，我只好动用老板的权力，派妮基跟他打交道。

流水：84.50镑

顾客人数：14

5月1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我们在AbeBooks上的网店肯定出了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订单都来自亚马逊，于是我查了查我们在那儿的线上库存，发现总数从一万册掉到了450册。给他们发了邮件问问是怎么回事。粗略一算，没了AbeBooks上的销售，损失大概在每星期100镑。要卖比较值钱的书，AbeBooks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在他们网站上的售书均价是30镑，约等于亚马逊上六本的价格，所以虽然在AbeBooks上卖的数量不多，但相对于亚马逊来说，其价值是很可观的。

两对燕子开始筑巢了，一对在书店和隔壁人家中间的过道里，另一对在柴火堆里。

中午，一个客人把他汪汪乱叫的小猎狗拴在店门口的一张长椅上，自己和他太太进店看书了。一小时过去，那条狗还在叫个不停。他们啥也没买。他们走了没多久，一个左眼上用胶布绑着一只蛋杯似的东西的男人问我有没有讲“数字命理学”的书。我只好请教他什么叫“数字命理学”。

流水：107.99镑

顾客人数：12

5月1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11点，一位顾客拿了一堆给他先生买的铁路类书来柜台付账。她一边付钱，一边告诫我：“千万别跟铁路员工结婚。”说得好像这是我会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样。

今天早上，收件箱里来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苏格兰最负盛名书店的店主，
见信好！

我是个写奇幻和超自然小说的独立作者，目前有三本电子书行世。另有一部最新发行的中篇小说，以我最喜欢的地方——海洋——为背景。是的，我是那类相信美人鱼——或者用我喜爱的称呼，“阿斯佩里尼”^[6]——存在的人中的一分子。这部中篇，《白皇后》，是小型系列小说“无尽的潮水之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当许多阿斯佩里尼披巾^[7]（原文如此）明白世界上的海洋生物，不论大小，都将因为浮游生物的数量减少而即将灭绝时，她们为了一个安稳的未来而抗争的故事。其中许多披巾相信关于她们生存的关键一点就是要彻底放弃海洋，去陆地上与人类——或者用她们对人类的称呼，诺扎斯^[8]——一起生活。达成这点的唯一办法是同诺扎斯交媾，自己也变成诺扎斯。不是所有的阿斯佩里尼都这么认为，比如莫格就一心想寻找其他办法。

莫格被迫同一个诺扎斯交媾，幸好得到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相助，逃脱了。她知道其他阿斯佩里尼身在何处，很快去找到了她们，但她不确定她们对与诺扎斯交媾的想法。有个家庭接纳了她，这令她很开心，但当她的老披巾出现时，她就只剩下逃走一条路了。在与这个家庭的男青年私奔前，她听说有条名叫“白皇后”的美人鱼（黎格弗^[9]）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或许她能成为挽救阿斯佩里尼命运的关键。莫格和伊索斯一路向南找寻传说中的黎格弗。

故事暂且说到这儿，如果想知道更多，请随便问。

今天给你写邮件是因为我很有兴趣在你那儿做一场诵读会，也给我的书计划了巡回宣传活动。我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会到你那边去，到时有可能安排活动吗？我知道定这个日期的话这封邮件是否发太迟了^[10]，所以烦请告知哪天您最方便。如果您愿意提携我这样的无名作者的^[11]，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会自带诵读会后要签售的书，当然了，您若是想给店里进点货，我也会为您准备一些，按照较低的定价给予35%的折扣，包退包换。我的书的亚马逊Createspace版^[12]售价是4.99镑，FeedARead版售价是5.99镑，这个页数的书，他们不允许我卖得更便宜了。

期待与你见面，
祝好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拿三根手杖来换了三本书。

流水：324.47镑

顾客人数：29

5月1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阳光明媚，暖洋洋的。

《观察者丛书的观察者之书》——观察者丛书^[13]的书目提要——的作者来抱怨说我们店里的观察者丛书质量不如从前了。我大致数了数，我们大概有150种。

今天妮基当班，所以我可以开车去邓弗里斯送安娜坐火车回伦敦。我们半路歇了歇脚，在盖特豪斯的“盖勒韦小舍”同卡罗尔-安和拉迪一起吃了午饭。“盖勒韦小舍”是拉迪的店。是家很大的餐馆，而拉迪是我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他对我一向又粗鲁又无礼，丝毫不留情面。下午4点30回到家，发现一位客人正在给妮基上课，说她是怎么教会自家的猫咪像人一样上厕所，甚至给马桶冲水的。妮基的表情混合着轻蔑与着迷，有意思极了。

流水：75.50镑

顾客人数：9

5月1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今天妮基也在。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格拉斯哥看上星期那位客人提到的航海史藏书。天气温暖、晴朗，他的房子坐落在格拉斯哥西区的一条优雅、宽阔的乔治王朝时代的街道上。戴维（他自我介绍说叫这个名字）在门口迎接我，带我走进二楼漂亮的起居室，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书都放在地上的二十来个箱子里，书脊朝上。我翻检书的时

候，戴维在一旁告诉我他已故的叔叔在“二战”时是海军军官，这些书是他一生的收藏。他还说这幢房子是他和他太太几年前买下的，当时他获得了一份——用他的话来说——“很难拒绝”的工作。我挑出了这批藏书中的精品，写了张700英镑的支票给他。

从他家出来后，我想既然来了格拉斯哥，不如趁此机会去给自己买双新鞋，于是我把车停在米歇尔大街的多层停车场，去了弗莱德百货。我发现我那辆小货车的高度正好跟停车场的限高差不多。我驾车（载着一双新买的棕色拷花皮鞋）离开的时候，道闸臂虽然抬了起来让我通过，可——它可能是为更小型的车设计的——我的车尚未完全出去它就开始下落了，道闸上的链条挂住了货车后门，整条机械臂都从框架上被扯了下来。谢天谢地，开到A77公路前，它在牙买加街半道上自己掉下来了。

在我买下书店的2001年11月，一个老人在店里翻看航海类书籍。他来到柜台前，问道：“你们啥时候生篝火？”我非常困惑，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你的书呐。从没见过这么垃圾的货色。只能用来生篝火。”这是我第一次遭遇一个真正粗鲁的顾客，那时候，我还在为开书店的风险、库存和我正从事的工作提心吊胆。幸亏另一位顾客看到了这场冲突也感受到了我的局促，拔刀相助道：“说实话，这家店里的航海类书比其他书店都出色。你要是不喜欢走就是了。”他走了。

流水：127镑

顾客人数：11

5月1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早上菲奥纳，就是在隔壁开店的女的，有点慌张地跑来跟我说需要一顶额外的帐篷，因为这个周末的美食节上有现场厨艺展示。幸好我有顶弹起式帐篷，是去年夏天我买来在花园里办活动用的。

妮基和我过了一遍“开卷随缘俱乐部”的部分成员名单，上面都是去年四月入会却在收到上个月的提醒后没有续费的人。俱乐部的人数又在缩减了，只剩下137人。搞清楚哪些人还在哪些人不在后，我俩第一时间打包了这个月要寄的书，计算好邮费。

妮基一走开去吃午饭，“臭凯里”就准时出现了。我怀疑她现在练出了很好的嗅觉，老远就能闻到百露33香水的味道，在“臭凯里”现身前可以及时逃走。发现妮基不在他大失所望，只好不情不愿地跟我简单聊了几句。据说他下星期要去医院做臀部手术。

一个北爱尔兰客人（身穿紧身短背心的老头）拿着两本书走到柜台前，问：“这两本能便宜点吗？”一共才4.50镑。我告诉他这两本书从亚马逊买的话运费都不止这个数，没法打折。他勉为其难接受了，嘟哝道：“行吧，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还在。”从他的口气里你很难判断他到底什么意思：是说像我这样不肯给4.50镑的书打折会让顾客纷纷一去不回最终害得书店倒闭呢，还是他真心希望书店能度过一个个困难时期存活下去。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传记，叫《E. D. 莫雷尔：其人其作》。作者是F. 西摩·考克斯^[14]。

流水：119镑

顾客人数：19

5月1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上午10点，一个顾客来店里问有没有关于苏格兰别名的书，于是我让他看看布莱克^[15]的《苏格兰别名》。他简单扫了一眼，对我说这书“范围太大”。他离开后店里没客人了，我就去邮局问维尔玛是否介意晚点派邮递员来一趟。那个坏脾气的北爱尔兰人威廉压根没搭理我那句“早上好，威廉，天气真不错，哈”？

回到店里时，有对小两口抱着两箱书等在柜台前，都是品相完好的现代小说。他俩刚结婚，要搬进两人的第一套公寓了，说好各自把藏书减半。这做法真是老派得可爱啊。我给了他们45镑书款。

一位客人拿了几本书来柜台结账，其中包括一册非常破旧的基尔马诺克版彭斯诗集。总价14.50镑——他没讨价还价。我问他要不要袋子，他答道：“也许吧。”我很确定，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店里做出这样的回答。

快5点时邮递员来取走了五袋子“随缘书”。

流水：110.99镑

顾客人数：15

5月2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又是温暖和煦的一天，有妮基看店，下午我便和卡勒姆去大约八英里外吉尔洛夫特里森林的山地车小道上骑行。我俩都顺顺利利完成了红色路线，不像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来的几次那样差劲了。在最初的十来次尝试中，我俩至少有一个人会以撞到树上或转弯时判断失误收场，要么干脆就在沟里摔个嘴啃泥。

流水：217.50镑

顾客人数：16

5月2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顾客人数：5

今天的所有订单都来自亚马逊，其中有本帕特丽夏·温特沃斯^[16]的初版，本来应该卖50镑，结果只卖了4镑。问题出在跟“季风”一起运行的价格匹配软件，它会参照亚马逊上的最低价来给书定价。放上去的时候我们这本是最便宜的，但后来出现了价格更低的另一本，两本的价格就会就低不就高保持一致。有时候，为了捡漏，人们会放上他们想要的高价书的假条目，再标一个便宜到荒唐的低价。然后他们就等待价格匹配软件介入，那册真书的标价跌到跟他们放上去的假书一样。他们买下真书，再删掉假书的条目。

一位买《皮普斯日记》^[17]的客人读了柜台前印的爱因斯坦名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前者，我不能肯定”），问：“爱因斯坦真的说过这句话吗？”这一点显然存在很大争议，许多人认为他并没有说过。

干完活，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雨燕和毛脚燕一会儿骤然落到地上，一会儿在空中翻跟头。

流水：309镑

顾客人数：15

5月2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是个澳大利亚女人，她发不好“T”的音，所以我搞不明白她要找的到底是“诺迪的书”还是“色色的书”。^[18]等我指给她看放色情文学的区域后，才知道原来她是要买艾妮德·布莱顿^[19]的作品。

有个奇怪的现象：客人们第一次来书店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缓慢地穿过屋子，仿佛在期待着谁告诉他们，他们走进了一个禁区，而他们驻足停留的地方永远是门道。不用说，这会让跟在他们后面的人沮丧到不可想象，而由于跟在后面的人通常是我，我便始终处于沮丧的状态中。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一旦进入全新的空间，停下脚步观察四

周是否有潜在危险是人类的本能，不过在一家书店里，除了一个沮丧的书商——因为有人堵住门，他已忍无可忍，处于施暴边缘——究竟还会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倒是个谜。

两位顾客问我那两个书螺旋怎么回事。所谓“书螺旋”，就是先把书码出很大的柱形，再堆成螺旋状，外面裹上玻璃纤维的树脂。书店两头的门旁边各放了一个。去年，几个小孩儿想放火烧掉其中一个——没成功，因为树脂裂开来了，雨水漏了进去。我已经让诺里用混凝土再做一对，要赶在九月的图书节前摆出来。

流水：324.49镑

顾客人数：20

5月2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今天又冷又阴沉，一点不像春天。大气的状况影响了店里调到BBC广播3台的收音机。如果空气湿度高，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完全不出声，只偶尔冒出来几秒钟马勒或者肖斯塔科维奇。

今天早上，“莱卡运动装七零后老年骑行队”再次入侵书店，其中大部分人都买了一两本书，对书店和店里的书赞不绝口。

他们离开后，一个客人拿着本书来到柜台前，指着40镑的标价问道：“什么价？肯定不是40镑。”我解释道，是的，这书就是40镑。他把书往柜台上一丢，书弹了起来，掉到了地上，摔坏了一个书角。他盯着书看了几秒钟，随后一言不发走了。

今天卖掉的一大半书来自几个星期前我在格拉斯哥收进的那批铁路类藏书。不知道是不是铁路类书的收藏圈里传开了消息，说那批书到了我店里。我去年从一个藏家那里买进一批鸟类学书籍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整整几个星期，我店里来了好些珍稀鸟类爱好者，没过几天我就回本了。

流水：281.99镑

顾客人数：18

5月2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一整天阳光充足，很暖和。妮基当班。她从eBay上进了1,000支钢笔。红色的一支支，又小又难看，她还非要带到店里来，我这儿分明有一盒质量好得多的钢笔。目前她带来的十来支笔散布在店里的各个位置。我反复把它们收进一只小盒子里，可她会重新取出来，再分发到书店各处去。

把邮包拿给维尔玛的时候，我对威廉道了声早上好，就这温暖和煦的天气发表了一点评论。他回答：“是啊，雨天也不会远了。”

上午11点，泰德·考恩^[20]教授在二楼起居室里讲加拿大诗人罗伯特·瑟维斯。像泰德的大部分讲座一样，这次来的人也很多。讲座刚开始没多久，两个穿着正装、打扮得体、美国口音的小伙儿来店里问有没有《摩门经》卖。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们胸前的名牌上印有“后期圣徒耶稣基督教会”字样。妮基脸上写着对他俩的怀疑，好比我们的猫看到一只狗走进店里来。他们刚走到听不见我们声音的地方，她就说：“我不喜欢这些人。他们的想法很奇怪。”

流水：420.20镑

顾客人数：34

5月2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上午9点05分，一个客人想来卖一箱关于基督教科学派^[21]的书。他说好些教会成员已经在这批书里挑选过了，免费拿走了一部分。他一边告诉我这个一边却要卖书给我。如果连一群基督教科学派信徒都不想要免费的关于基督教科学派的书籍，那么我当然不愿意为这些书花钱，尤其是它们还沾满了猫毛。

过去几天，那批从格拉斯哥买的铁路类书籍卖了大约400镑。差不多占我上星期营业额的一半了。

流水：408.88镑

顾客人数：46

5月2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一个客人在新书区前翻看比尔林出版社的重刊本巴纳德《英国威士忌酿酒厂》^[22]时，我正好路过，想去把新到的书摆出来。我听到他对同伴耳语“亚马逊上比较便宜”。他连等我走到听不见的地方的礼貌都不讲。

流水：426.50镑

顾客人数：21

5月2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3

吃过午饭，接到阿拉斯泰尔^[23]和莱斯利·里德问候的电话。他们住在纽约，每年春天都在盖勒韦度几个月假。阿拉斯泰尔出生在附近的惠特霍恩，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他是位天赋出众的作家，已经

八十多岁了。他是诗人，也给《纽约客》写东西。这几年，用他的话来说，他故地重游，领略到了他在盖勒韦的那些“燧石一般的开端”；每年春天，他和莱斯利都会回来，童年友伴的温暖怀抱和对春季的各种记忆，带着熟悉的味道与声响，带领他穿越到他还没有在漫游癖的左右下周游世界的岁月。是他将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诗歌介绍到了欧洲。虽然（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根在这里，他从不掩饰对苏格兰生活中某些部分的反感。他在《行踪》一书的引言里写道：“《挖掘苏格兰》和《难以忘怀的那些》两篇代表了我和我“燧石一般的开端”达成了和解，不过，尽管苏格兰的某些风景和天气依然令我难以忘怀，其人性气候中的小心谨慎却始终让我无法适应。”

这段话写于1987年，如今他每年都会到访，我想，这也许表示苏格兰的“人性气候”已渐渐让他更为适应了。春天里最美好的仪式莫过于看到他俩结伴出现，和他俩共进晚餐，同饮威士忌，还有受到每年至少一次他回请吃饭的邀约。结识莱斯利和阿拉斯泰尔于我是巨大的荣幸。他这辈子都是个云游四海的逍遥派，他总爱说这可以追溯到他第一次看到爱尔兰旅行者经过惠特霍恩那幢牧师住宅的时候。他问父亲他们要去哪里，他父亲回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点燃了他的想象力，而在我看来，在他人生的任何时间点，如果有人问他他要去哪里，他的回答永远会是：“我不知道。”

流水：192镑

顾客人数：19

5月2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上午9点15分，一个穿着钓鱼背心、留着过度修剪的八字须的客人靠在柜台上，浮夸地问我们有没有专门放“大博弈”^[24]相关书籍的地方。他当自己是印度的克莱夫^[25]呢。

一对老夫妻买了本关于苏格兰音乐的书，一边付账一边说，他们看到一本史蒂维·史密斯^[26]的精装版诗集，1970年出版时定价才1

镑。对于这本书我卖“多少钱”，他们感到震惊。我一看，原来标了6镑。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试着解释不是每样东西都越老越不值钱的，而且价值永远是相对的。如果那本书现在新出版，也许至少要卖12镑。曾经有人指责约翰·卡特（我就是从他手里买下书店的），说他把原本定价2先令6便士^[27]的书卖1镑是赤裸裸的投机倒把，他这样回答：“如果你现在能掏得出2先令6便士来，这书就按这个价卖给你。”我接盘这家店后，约翰对我很好，最初几次出去收购他都陪着我，在书店正式归我前，他还花了整整一个月传授我各种诀窍。在他许多珍贵的建议中，有一条是：“我的座右铭跟罗马军队的一样：SPQR^[28]—微薄利润，快速回报。”

下午3点15分，四个身材魁梧的美国人来店里找“老《圣经》”，于是我带他们看了几个各种时代的版本，最老的那本是1644年的。他们什么也没买，而且每一位都非要叫我“阁下”。

流水：271.49镑

顾客人数：13

5月3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风平浪静的一天。大部分时间在读书。

流水：114.98镑

顾客人数：12

5月3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店里又是平静的一天。给古董书专架的一些存货重新定了价，包括一册托马斯·彭南特^[29]《苏格兰纪行：1769》第三版（1774）。十八世纪中叶，记录在苏格兰游历的书似乎颇为流行，一般都带插图。

其中最有名的也许要数——主要因为作者与他游伴的名声已然不容置疑——1785年詹姆斯·鲍斯威尔与塞缪尔·约翰生在赫布里底群岛的那次旅行。^[30]在旅途中，他俩带了一本马丁·马丁的《苏格兰西部群岛述闻》（1703），约翰生还挑了此书的刺儿（非常典型的约翰生做派）。这本彭南特作品来自埃尔郡的一座大宅第，里面藏了一大批这类好东西。丹尼尔·笛福捷足先登，在彭南特和鲍斯威尔之前就写了《大不列颠全岛游记》（1724—1726），眼下古董书专架上的其他苏格兰游记中还有加内特^[31]的《苏格兰高地与西部诸岛实地考察述评》（1811），配地图和椭圆形铜版画插图；坎贝尔^[32]的《从爱丁堡到英国北方部分地区》（1802），同样带有精致的铜版画插图。这些书记述了风土人情，搭配当时的插图，提供了对那段时期人类生活真实状况的准确印象，它们不仅是漂亮的书籍，更是无价的社会历史文献。从一批藏品中发现这样的物件永远是一大乐趣。

卡勒姆和我约好了下班后去骑行，下午5点从这儿准时出发，所以一到4点55分我就赶紧关店锁门。我告诉店里唯一的顾客——“苏格兰室”里的一个女的——我有重要约会，得打烊了。她不情不愿地拖着脚走到前厅，又看起烹饪书来了。正当我向她（再一次）解释我有重要约会，想方设法把她往门口引的时候，卡勒姆溜达进来了。他一身骑行装备，拿着打气筒，吼道：“喂，你准备好上路了吗？”那女的终于在一连串咂嘴声中走了。

流水：179.48镑

顾客人数：24

[1] John Galsworthy (1867—1933)，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Jeffery Farnol (1878—1952)，Dennis Wheatley (1897—1977)，Warwick Deeping (1877—1950)，O. Douglas (1877—1948)，Baroness

Orczy (1865—1947)，这几位都是作品被认为比较“过气”的英国作家。

[3]分别指Seamus Heaney (1939—2013)，Ted Hughes (1930—1998)，T. S. Eliot (1888—1965)，Hugh MacDiarmid (1892—1978)，Wendy Cope (生于1945年)。

[4]道格拉斯家族是苏格兰低地贵族，“黑道格拉斯”(Black Douglas)是其中一支家系。“无情的阿切博尔德”(Archibald the Grim, 1325—1400)是第三代道格拉斯伯爵。

[5]Caerlaverock Castle, 位于苏格兰南海岸。

[6]原文作asperini。

[7]原文作asperini shawls。

[8]原文作nghozas。

[9]原文作ligphur。

[10]原文不通。这位“作家”不仅生造了一些词，而且写信不时有语法错误。

[11]“作者的”原文作author's，本该用s是对。

[12]Createspace和后文中的FeedARead都是定制按需印刷出版物的品牌。

[13]“观察者丛书”(The Observer's Books)指的是Frederick Warne & Co. 在1937年至2003年间出版的一系列口袋本图书，主题丰富(艺术、历史、野生动植物等)，总数超过800种，是有些藏书者倾其一生收藏的一套书。

[14]F. Seymour Cocks (1882—1953)，英国工党成员、下院议员。他为之立传的E. D. Morel也是工党成员。

[15]应该是指George F. Black。

[16]Patricia Wentworth (1877—1961)，英国犯罪小说作家。

[17]指英国文学家、海军行政官Samuel Pepys (1633—1703)所写日记。

[18]作者不清楚这位顾客要找Noddy books还是naughty books。

[19] Enid Blyton (1897—196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诺迪 (Noddy) 是她笔下的代表人物。

[20] 当是指 Edward J. Cowan (生于1944年)，苏格兰历史学家。

[21] 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基督教派别，全称为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22] *The Whisky Distille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初版于1887年，作者为 Alfred Barnard。文中所说的比尔林出版社 (Birlinn) 重刊本应该出版于2008年。

[23] Alastair Reid，苏格兰诗人、南美文学学者和译者，以翻译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作闻名。

[24] 原文作 The Great Game，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术语，指英俄两国当时在亚洲腹地进行的地缘政治竞赛。

[25] 指 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国将领、殖民主义者，为首任孟加拉总督，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

[26] Stevie Smith (1902—1971)，英国诗人、小说家。

[27] 即半克朗，英国旧制辅币，1970年1月起就不再流通。

[28] “Small profit, quick return” 的缩写。

[29] Thomas Pennant (1726—1798)，威尔士博物学家、旅行家、作家和古文学家。《*A Tour in Scotland, 1769*》初版于1771年。

[30] 鲍斯威尔记述与约翰生此番旅行的作品名为《与约翰生博士同游赫布里底群岛纪行》 (*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 with Samuel Johnson LL. D.*)。原文似乎有误，因为他俩游历赫布里底群岛的时间是1773年，“1785”是鲍斯威尔此书出版的时间 (约翰生博士已经去世)，并非他俩旅行的时间。

[31] 当是指 Thomas Garnett (1766—1802)，英国医生、自然哲学学者。文中提到的他的那部作品应该初版于1800年。

[32] 当是指 Alexander Campbell (1764—1824)，苏格兰音乐家、作家。

六月

大街上的行人里，总是有许多不太能被证明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喜欢往书店跑，因为很少有书店这种地方，你既可以在里头晃荡上老半天，还不需要花钱。时间一长，你一眼就能辨认出这种人。不管牛皮吹得多大，他们身上总透着一股子酸腐和迷茫。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从奥威尔的时代到现代，情况有所变化。或许是国民保健制度的功劳，那些当年给书店店员奥威尔的日常生活带来苦恼的“不太能被证明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免费治病，抑或他们有了同样经济实惠的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虽说在我们的一两位常客身上，奥威尔的记述是适用的，可今天更普遍的情况是，某位顾客在店里待了几分钟，在空手而去之前，说一句：“你简直可以在这书店待上一整天！”或者是，一对夫妇偏要找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摆放从店里拿的一大堆书，一边尖叫着把一艘炮艇说成装甲车，一边疲惫地坐在燃烧着的火炉边的扶手椅上。如今，要是顾客露出“迷茫”的神色，那基本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在等药房（往北第三家）的医师开方子，就是在等威格敦的汽车修理厂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车通过了车检，可以去取了。

6月1日，星期日

一方面，亚马逊看似惠及了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人因为它给卖家带来的严酷环境蒙受损失——过去十年里，作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出版商亦是如此，这么一来，他们不再有勇气冒险力推无名作者，而现在经纪人也不复存在了。即便还没到通过削价来打压竞争对手的地步，亚马逊似乎也将重点放在了匹配敌我价格上，乃至在某些销售里，你简直没法看出来如何才能

有利可图。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不仅落到了独立书店头上，也令出版商和作者陷入困难，而最终受损害的是创造力。悲惨的真相就是：除非作者和出版商联合起来坚决抵制亚马逊，不然图书产业将面临荒芜。今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有篇阿曼达·福尔曼^[1]的好文章，谈及了这一问题。

6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劳里回店里来打工的第一天。果不其然，“季风”系统出了一大堆问题。劳里是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的学生，她很讨厌那地方，轻蔑之情丝毫不加掩饰。过去几个夏天，她都会来店里打工。今年夏天我也答应了让她来帮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之后她就要踏入这可怕的世界，试着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自我买下书店十三年来的头一次，我除了关掉收音机外别无选择。广播3台罗布·考恩^[2]的《经典必读》本周的嘉宾是特里·维特^[3]。

屈塞，就是那个我经常与之分享对公众的看法的女人，趁着午休来串了趟门，恰好赶上一位顾客来柜台前结账。那位顾客把一本书放到柜台上。我拿起书看价格，却发现在第一页我们的定价标签旁边有很久以前的铅笔字迹“59p”。随之而来的是对究竟哪个才是正确标价的争吵，其间我能看到屈塞在努力憋笑。那位顾客最终勉强接受标签上的价格，说了句“我只是想花掉点零钱”，这时屈塞再也憋不住了，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那位顾客花了五分钟才整理出准确数额的零钱，全是2便士和1便士的硬币。

流水：330.49

顾客人数：16

6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迟了五分钟开店，因为钥匙卡住了。今天的第一个顾客买了两本瑞德·哈葛德的初版书，每本8.50镑。就在我默默问自己“这两本是不是定价低得离谱了”的同时，他问我：“两本13镑行不行？”听到我一分钱都不肯便宜，他回答：“那啥，你总得问问看，对吧？”于是我对他说，不对，你不是非得问问看的。

打烊后我去加利斯顿^[4]找阿拉斯泰尔和莱斯利·里德吃晚饭，他们目前住的屋子是问费恩和埃拉租的。阿拉斯泰尔说起他第一次去美国旅行是经伦敦走的。当时他刚毕业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有位讲师给了阿拉斯泰尔他伦敦一个名叫汤姆的朋友的电话。他打了电话给“汤姆”，想问问能否留他过一夜。结果“汤姆”竟然是T. S. 艾略特。一起吃饭的另一位朋友斯图尔特·亨德森问他：“艾略特闻起来什么味儿？”阿拉斯泰尔不假思索地答道：“像一座发霉的讲坛。这完完全全就是他想让别人闻到的味道。”

后来我问斯图尔特——他是个诗人，给广播4台做节目，包括《本周精华》——他为啥突发奇想问这个问题。他答道，有一回他采访了英国军乐队的最后一位在世者，那支乐队曾在“二战”前受邀为希特勒办过一场私人音乐会。受访者是一位老太太，她显然不明白斯图尔特要的回答不仅仅是“是/否”。最后关头，斯图尔特在绝望中决定问她：“希特勒闻起来什么味儿？”她就此打开了话匣子，提供了他期望中的所有素材。

流水：125.38镑

顾客人数：19

6月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店里安静得惊人，装新到的书的箱子堆在店里，永远乱糟糟的，我正好有机会把其中一部分整理出来，标好价格上架。源源不断有新货在来，要保持这地方整洁有序堪称一场战斗，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得上网查价格，辨别一本书是否值得上传到网店。这严重拖慢了整个进程。

今天的高潮无疑要属我妈出现的那一刻。她紧紧抓着一本我至少六年前买的书——当时我会把新进到的货放在爸妈家里。我以为那些书我已经完全清走了，不料她找到了一只漏网之箱，在里面仔细翻了一遍，结果发现了一册限量签名本W. B. 叶芝的《旋梯》^[5] (*The Winding Stair*)。这个版本限量642册，其中600本带叶芝签名。我妈不算很喜欢书，难得看到她为了本书这么雀跃，不过并非因为此书的价值——更是因为她拿着的这本书，曾经也在从她诞生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代人中最著名的诗人手里待过。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买下这本书后怎么会丢在脑后，努力回忆着最初是在哪里得来的。毫无头绪。

流水：157.48镑

顾客人数：20

6月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10点左右，正当妮基和我在闲扯借东西给别人的风险时，一位顾客插进来问我们这儿有没有“休息间”^[6]。我俩茫然地面面相觑了一阵，还是妮基打破了沉默，说：“要休息的话，壁炉旁边有个舒适的位子。”在这种时候，妮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臭凯里”出现了，一如既往地满身百露33香水味儿。他今天拄着拐杖，但向我打包票说很快就能健步如飞。她对妮基不屈不挠的追求事迹很是鼓舞人心，尤其考虑到妮基不仅从来没给过他任何积极信号，而且有好几次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她对他毫无兴趣。

开车去了格拉斯哥，从贝尔斯登^[7]的一对退休夫妇那儿买了十五箱书。

流水：115.50镑

顾客人数：10

6月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因为昨天妮基多上了一天班，今天店里由劳里值班。我去了卢斯湾钓鱼。啥也没钓到，不过从店里偶尔逃出来一回还是值得的。艾略特写邮件来说这周末“书店乐队”会到这儿来，想找个地方办场音乐会，问他能不能过来住几天。我回信说我很乐意为他们星期天开店，他要来住当然也是欢迎的。

流水：109.49镑

顾客人数：7

6月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劳里看店，天气也好了起来，阳光明媚。

她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威尔士女人。她来这边度假，顺便带了十箱苏格兰相关的书想卖掉。她丈夫从车上把书搬进了店里。有些书挺有意思——大概占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吧——但品相都太差了。我在头三个箱子里翻看的时候，那个女人在清单上我拿出来书的条目旁做了笔记。这一迹象无一例外表明有人给他们的书估了过高的价格。她时不时会拿起一本，喃喃道“噢是的，此书稀见”或者“珍贵”或者

“初版”，好像这么说了就能多少影响我的出价似的。等她终于不说话了，我给其中大概二十本书开价60镑。她立马回复说“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听到这里，我离开了房间，去楼上泡了杯茶。五分钟后我回来时，她和她被书包围的丈夫，还有那些书都消失了。

下午4点，艾略特来了。他果然没拿自己当外人，像往常一样，把小提箱里的东西丢得屋里到处都是，无远弗届。

流水：128镑

顾客人数：20

6月8日，星期日

下午2点开店，“书店乐队”正好到达。他们做了做准备，3点30分开始表演。演出很棒。“书店乐队”的成员有本、贝思和波碧。他们正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巡演，是艾略特说服他们来威格敦的书店里演出的。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约翰，调试准备的时候他可以搭把手。这支乐队的USP^[8]在于他们主要在书店里表演，而且他们的歌都是根据刚读的书创作的。店里站满了来看演出的观众：卡勒姆也带着孩子来了。晚上我们吃完饭、酒酣耳热之际，乐器声又响了起来，他们唱了民谣（约翰的专长）。我们喝喝酒，唱唱歌，一直到凌晨3点才歇。

6月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醒来开了店，宿醉得想死。

今天脸书上有条“仇恨者保罗”的留言：“我们之前争论过。你可以神气十足地辩解说这网页你就是用来描述开店日常的，但首先你得记住，因为网络的覆盖面很广，你的所作所为给自己的生意带来的坏处可能要大过好处。拿我为例吧，由于你在脸书上发的无聊帖子，

还有膨胀的自信与态度，好几年前我就不再光顾你的店了。我当真觉得你以后别这么做了，在背后拐弯抹角说顾客坏话显然是很幼稚的。成熟点吧，找个更有益的兴趣来代替大喊大叫。”

晚上我同艾略特和纳塔莉·麦基尔罗伊一起喝了杯啤酒，麦基尔罗伊是今年的“驻场艺术家”。纳塔莉的计划是要找三十一棵盖勒韦土生土长的苹果树，然后在广场上的一栋空楼里创造一座室内果园。在节庆结束时，她会以抽奖的方式卖掉这些树。我花园里就有一棵。结出的果子很大。今年有三位“驻场艺术家”——纳塔莉，一个在纺织品上作画、名叫阿努帕·加德纳的女人，还有阿斯特丽德·耶克尔，她去年在郡大楼的玻璃窗上做了个很棒的剪影装置。今年阿斯特丽德做的是用胶合板拼成的人形，会放到各家店铺门口。阿斯特丽德是德国人，但在搬回德国之前在爱尔兰农村长大。她说话带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混合口音。

在上个星期从格拉斯哥买入的那批书里有一套“苏格兰登山俱乐部”的日志，如今想来，我本该留在那儿才是。这套书几乎不可能卖出去，而且放苏格兰登山类书籍的架子已经塞满这类书了。

流水：294镑

顾客人数：17

6月1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劳里看店，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花园里，所以我跟顾客的唯一一次接触发生在12点30分她去吃饭的时候。那位顾客问：“你这边有没有关于这一地区历史的小册子？”我回答：“没有。不过在‘苏格兰室’里，有许多写当地历史的作品。欢迎你去看一看。”那位顾客走了，一边出门一边说“噢不要，我们不要书。我们只对免费的小册子感兴趣”。

书店的后花园是狭长形的（长50米、宽7米），在这幢房子最辉煌的乔治王朝时代，应该是做菜园子用的。所以它的泥土里富含石灰，不宜种植我喜欢种的杜鹃、木兰、映山红和其他杜鹃花科的植物。有一株看起来长势良好的山茶，四月里开花，但几天工夫花朵就会变黄，不久就谢了。

我买下这地方时，花园里主要是假山和矮小的针叶树，但经过这些年，我在里面从头到尾种上了新植物，如今每逢春天，栀子花、清香的铁线莲、紫藤、荚蒾、月桂、各种各样的地被、当地特有的树和灌木群芳竞艳，香气袭人。依靠花盆和杜鹃花科专用的堆肥，我甚至种活了映山红和杜鹃。这是我最钟爱的地方，在一年的这个时节，白昼长，气温暖，夜里露天独坐真有超凡之兴味。黄昏时分，蝙蝠出动了，拿着一杯威士忌坐在长椅上看着渐渐暗淡的天光中它们掠过的身影也是乐事一桩。有一回，一只蝙蝠为了追逐猎物飞到了我的近前，它盘旋而去时，我都能感觉到它翼下的微风拂过我的脸庞。老一辈盖勒韦人管它们叫“飞鼠”，或许爱听轻歌剧的人能明白意思。^[9]

流水：184.89镑

顾客人数：19

6月1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劳里今天来看店。

她去吃饭的时候，有位顾客在一箱尚未标价的书里翻出一本企鹅版《三尖树时代》^[10]，上面用铅笔写着12便士的售价（可能是1970年代购自一家慈善商店）。听到我说此书的价格是1.50镑，她坚定地表示这“不能忍”，如果真是这样，她还不如“去图书馆借呢”。我觉得“不能忍”大概是她的出厂设置。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邓弗里斯，4点30分从火车站接了安娜。5点45分到家。

燕子蛋都孵出来了：一个巢里三只小燕子，另一个巢里四只。但愿船长不要对它们赶尽杀绝。

流水：127.50镑

顾客人数：15

6月1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还是劳里当班。天清气朗，阳光和暖，能回到盖勒韦，远离伦敦的尘嚣，安娜显然非常高兴。

刚开门，老爸就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去钓鱼，所以大半个上午我是跟他在船上度过的，在埃尔利格湖上钓鳟鱼。我们钓到了六七条野生褐鳟。埃尔利格湖离威格敦大约六英里。加文·马克斯维尔^[11]小时候住在那附近，在《埃尔利格之屋》里写到过这个湖。屋子现在归姓科纳的一家所有，1930年代，当纳粹的威胁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离开了欧洲大陆。“二战”中，他们收留了1938年逃离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颓废派”艺术家奥斯卡·科柯施卡^[12]。当地留下了许多传闻，说科柯施卡把装好画框的速写送给对他友善的农民和其他人，而受赠者——无法理解这位艺术家的现代派天才——在礼貌地收下礼物后，将作品扔进废纸篓，然后在画框里放进照片。

我经常和我爸一起去钓鱼，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伴着荡漾的水波，沿湖岸漂流而下，让人乐而忘忧。水位够高的时候，我俩会去附近的卢斯河上钓鲑鱼，我打小就跟着他在那儿钓鱼。每逢这个季节，我俩都对天气敏感起来：如果足够暖和，适合去埃尔利格湖，而且有一点云覆盖（不至于太亮），清风也宜人，我俩就约在泊船的棚屋碰头，出发钓鳟鱼。如果雨水足，卢斯河的水位上涨超过一英尺，我俩就会约在岸边见面，去捕鲑鱼。碰上条件同时能满足的情况，卢斯河永远优先于埃尔利格湖。

我爸第一次带我去钓鱼那年我两岁，当年的我就斩获了人生中第一条鳟鱼。现在回看，抓到鱼的当然是我父亲，但确实是我收绕钓丝的，而在那一刻，我跟那条鳟鱼一起上钩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四五岁吧——我会缠我爸带我去钓鱼。作为一名捕鲑鱼的狂热爱好者，他不希望有个小拖油瓶让他分神。所以他给了我一根我爷爷以前用的陈旧的破钓竿，把一截打包机的绞绳绑在树上，然后走到离水边一段距离的地方，将绳子的另一头绑在我的腰上。这么一来，他就能一个水塘接着一个水塘地捕鱼，同时我又处在他能确信安全的范围内，我呢，漫无目的地胡乱摆弄着钓竿——不过百分百确定自己是有所收获的——而且不会失足掉进水里去。

午饭后回到店里，发现今天目前最大一笔生意是一个乔治王朝时代的红木盥洗台。这东西是我大约十年前在邓弗里斯的拍卖会上花80镑买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用它来当花盆，为一株波士顿蕨增光添彩。最终我决定清掉它了。原因不记得了。也许是我给我的波士顿蕨买了其他容器，可以不那么像抽水马桶了。有位美女很喜欢它，花200镑买走了。妮基老是藉这盥洗台嘲笑我，言之凿凿说它永远不可能卖出去，这下她看到自己判断错误准会气得发疯的。

流水：342.49镑

顾客人数：15

6月1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和劳里今天都在店里。

妮基走了进来，盯着原本放盥洗台的空位：“那丑八怪去哪儿了？甭告诉我叫哪个傻瓜给买去了。噢不会的，不可能有人那么傻。”

有个戴贝雷帽、贼头鼠脑的男人来到柜台前说：“记得之前跟你说过的，放铁路类书的那块儿有本《铁路工人》^[13]。那书不是写铁

路的，你应该把它放到正确的地方去。”

偏不放。我应该用那本书痛扁你一顿。有种客人特喜欢指出某本书放错了地方，好像要告诉你他们知道的书比你多。一本书位置不对头，多半是因为某位顾客给放乱的，而不是店员。

上星期四从格拉斯哥买的那批书里有本1942年出版的《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想录》。很多书买来后，你在标价时会忍不住去翻一翻内容，而这一本似乎跟我尤为相关，于是我把它放在一旁，店打烊后便读了起来。

流水：164.50镑

顾客人数：15

6月1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看店。开车去邓弗里斯参加一个朋友的五十大寿。

流水：188.28镑

顾客人数：26

6月1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劳里代班看店。

安娜和我开车从邓凯尔德去边境区^[14]的斯图尔特·凯利家里取书，然后同他一起在爱丁堡“夏宫”度过了下午。斯图尔特是作家、

记者、文学评论家和前布克奖评委。因为最后一个身份，他每天会收到大量出版社寄来的书，都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写书评。他把这些书堆了一叠又一叠，直到我觉得有必要开车跑一趟运走一批。他是图书节的常客，是位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也是个好朋友。“夏宫”原本是皇家狄克兽医研究院的一部分，俗称“狄克兽医”，即爱丁堡大学兽医学院。现在这地方由他的一位爱尔兰慈善家朋友买了下来，进驻了很多艺术家与创作人才。漫步其间，我想起了我的祖父，1930年代，他就是在这几栋房子里学习，取得了博士学位。

出门时，我让劳里把顾客问的一些问题记下来。她的笔记里有这些问题：

“威格敦为什么叫威格敦？” “威格敦为什么是书城？”

“威格敦有多少书店？”

一整年里，后面两个问题平均每天都有人问两次。也就是说，十五年下来，相同的问题我已经被问了9360次。如今在作答时，我已经很难调动起任何热情。也许是时候生造出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全新答案了。

下午7点，我们回到了威格敦。

流水：114.50镑

顾客人数：12

6月1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还是劳里看店，天气起初看着情况不妙，后来倒是明媚和暖了。今天的两个网店订单都来自AbeBooks，而非亚马逊，这极其罕见。我让她打包“开卷随缘俱乐部”的六月选书邮包。会员人数回升到了140名。她先给包裹贴好邮票，再走皇家邮政的网站上的流程。这

个月的运费花了244.12镑。我已经通知维尔玛了，她明天会派邮递员来取走五袋子邮包。

我看天气很舒服，便花了大半天来打理花园。两三点时太热，于是安娜和我去了加利斯敦的海滩，在海里游了会儿泳。

我锁店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个本地女人，说有书要卖，大部分是“弗利欧书社”版本：

“只好麻烦你来我家里看一眼书了，我出不了门。”

“下星期二怎样？”

“只要不是上午就行，星期二上午护士会来给我腿上的伤口换药。很吓人。疮口流脓，病了好几年了。会渗出恶心至极的脓液。”

我跟她约好24号下午前去拜访。

流水：237.49镑

顾客人数：17

6月1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两个网店订单都来自亚马逊，没有AbeBooks上的——跟昨天正好相反。

今天又是艳阳高照，可妮基和劳里都没空上班，我只好守在店里。上午9点，吉姆·麦克马斯特来店里淘了一圈货。他翻了一遍装格拉斯哥那批书的箱子，其中只有少数我们来得及在过去两周里放进网店和上架。吉姆是位从佩思郡来的书商。干这一行的初期，他替“怀河之上海伊小镇”的理查德·布斯跑腿。所谓跑腿，就是采购书卖给专业书商，至于采购什么，通常根据具体要求——比如布斯对他说“我要500本关于非洲野生动物的书”，吉姆便会开着小轿车或者面包

车上路，跑遍全国各地的书店找便宜书，直到凑满500之数。对于书籍，吉姆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我刚开店的2001年，他可谓帮了天大的忙，每次来我店里都会指点一二。如今像他这样还去其他书商店里寻找新货的书商已经不多了，有几次我从别人手里吃进大量藏书——比方说，2008年我从爱丁堡附近古雷恩的一户人家买进12,000册书——吉姆就过来去芜存菁整理了一通，把一大批书转手出给了他相熟的书商。在二手书行业里，他是位远近闻名、令人尊敬和广受喜爱的人物。说来奇怪，我今天早上翻看《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想录》，读到一段时不禁想起了卖给我南丁格尔签名本的戴维·麦克诺顿。吉姆和麦克诺顿属于老派书商。读到这里，巴克斯特的话在我脑中回荡：

我得说，这些老家伙是书业的顶梁柱。随着他们如树上的落叶般逐渐凋零，出现了一道缺口，年轻的店员尽管干劲十足、能紧跟时代，却无法将其填补。他们留给这一行的回忆，远比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头上抹的发油芬芳。那些人来我这儿求职，端着一副自大的口气，随时准备好教我怎么做生意。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吉姆年纪很大，或者有凋零之虞。

上午11点，电话铃响了——是迪肯先生：“电话线路不好，抱歉。我在巴塔哥尼亚呢。能帮我订一册布鲁斯·查特温^[15]的《在巴塔哥尼亚》吗？我下星期回来。”

一个美国女人花了一个钟头把童书区域架子上的书一本本拿下来，然后用笔记本电脑查亚马逊上的价格。就在我眼前，完全不感到害臊。我刚掐准时机准备训斥她，邮递员来取“开卷随缘俱乐部”的那几袋邮包了，等我帮他把书装上面包车，那女的已经消失了。

店里一下午都很安静，直到4点59分，一对中年夫妇走了进来，男的自顾自哼着什么，很烦人。他俩径直走向那几箱我刚从斯图尔特·凯利那儿买来的尚未标价的书，开始在里头乱翻，把书拿出来，堆得地上到处都是。他们是5点10分走的，既没有把任何一本书放回去也没有买任何东西，一边离开还一边抱怨书店应该开到7点。装新到书的纸箱之于客人的吸引力就好比火焰之于飞蛾。

随便哪个书商都可以告诉你，哪怕一家灯光明亮、温度暖和的书店里整整齐齐分类摆放着10万本书，只要你在漆黑、阴冷、昏暗的角

落放上一箱没打开的书，只需稍等片刻，就会有顾客在里面翻找。一箱未经整理、没有标价的书，吸引力大得惊人。想捡漏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更深的原因在于这与拆礼物是类似的心理。说到底就是未知之物让人兴奋，这种心情我有共鸣——买书也完全是这样。驱车前往接洽任何一笔买卖，不管等待我的是个人藏书，还是某个机构或者公司的收藏，想到那批书里可能蕴藏着一些真正特别的东西，我都会微微心跳加速；也确实总有收获：一部卡尔佩珀^[16]的古本、摇篮本^[17]、一册带完好书衣的伊恩·弗莱明初版、一部小牛皮装帧的佳本，或者只是一本你从未遇到过的书。目前我还没访到过人皮装帧的书，不过我认识的一位书商曾在道格拉斯城堡找到一部。

流水：163.99镑

顾客人数：17

6月1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今天妮基在店里。她要将自己的面包车改造成移动商店的计划暂时搁置了，因为车的后门打不开了。她的第二套方案是问市政会买下一辆陈旧的移动图书馆车，把那个加以改造。

早上我开始整理我在邓凯尔德时哈米什·格里尔逊拿过来的书。哈米什是个退休的古玩商，也是藏书家，所以常来光顾我的店。这批书主要是关于史前史的，品相都很好。我挑出这些书中比较有意思的几本，在AbeBooks上查了查其他店家的售价，好给他开一个公道的价格。我对妮基说我准备给他100镑，她的回答还是那一句：我应该把我的出价对半砍。

天气晴朗，阳光正好，安娜非要拉我去爬凯恩斯莫山，那是离威格敦湾较远的那一边的一座花岗岩山冈。我们下午3点出发，4点30分登上了山顶，6点30分回到家。同安娜一起做这种事总是很有趣的：提议的人永远是她，然后上路没多久她就会开始悔不当初地抱怨起来，而且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可怜。然后，当大功告成，她又会宣告：“哇

哦，真是帅呆了。”有次我们决定绕着盖勒韦山区的林间小路骑行四十英里。一路上她不停发牢骚，怨气越来越大，骑了二十英里后她下了车，躺在一块石头上说：“别管我了。你逃命要紧。”

流水：155.44镑

顾客人数：23

6月2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今天劳里看店，所以早上我开车送安娜去邓弗里斯坐去伦敦的火车。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再回威格敦。我想这取决于她各种计划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根据《火箭》一书改编的剧本、一部关于NASA的纪录片、一本青少年小说和一部正在和她朋友罗米利合写的浪漫喜剧剧本。

吃过午饭，我给哈密什·格里尔逊打了电话，为他的书出价100镑。对此他十分不满，发牢骚说里头有不少值钱的书。这就大事不妙了，因为妮基已经把大部分书标好价格上架了。他说周一会打过来跟我进一步谈。

快打烊时有个男的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去看看他“校舍”里的藏书。他住洛根港，那是斯特兰拉尔南边一座美丽的小渔村。我跟他约好明天下午过去。

流水：164.50镑

顾客人数：15

6月2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看店。

下午将近1点30分，我才想起来昨天约好今天去看洛根港的书，马上赶了过去。我开过头了，停到了邻村去，结果那地方有着几乎相同的名字：“老校舍”。我敲了敲门，走出来一对老夫妻，向我解释说“鲍勃和芭芭拉的家”我已经开过了，随后给我指了正确的方向。我离开时，那位老爷子说：“向你父母问好。当年我和你父亲在洛钦奇运动会上搭档解说过比赛。”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按照他的指示，我开了一小段路就找到了正确的去处，迎接我的是芭芭拉和她的两条狗。

那栋房子原先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校舍，改建得很漂亮，视野棒极了，爱尔兰海一览无遗。很久以前这里有个破败不堪的突堤，后来被一个码头和一座1818年由托马斯·泰尔福德^[18]设计的钟楼所取代。而如今的景象，或许可以用谢默斯·希尼的一句诗来形容：“海湾那经过锤锻的蹄铁。”^[19]鲍勃和芭芭拉——一对退休夫妇——带我逛了一圈他们的书房。房门开得很低，鲍勃和我都只好低头而行。他们让我独自在书房里过一遍书。大部分都是几乎全新品相的平装本。

我们聊了一会儿住在如此偏远的一座村庄里的感受，同他们打交道，顺利得出人意料：只需说最少的话，大部分书的买卖就做成了。我选了五箱书，给了他们65镑，开车回家。这批书里包括一些又出色又非常好卖的东西：海明威、斯坦贝克、钱德勒、巴肯带统一装帧的成套版本，还有不少企鹅版现代经典。他们的读书口味跟我惊人地相似，所以我才看他们特别顺眼？如果没有预先知道我们的阅读品位如此一致，我是不是还会如此喜欢同他们打交道？对这两点我都很好奇。

阿拉斯泰尔和莱斯利·里德过来吃晚饭。对于要喝什么这一问题，阿拉斯泰尔的回答永远是“威士忌”。这次我早做了准备，放了一瓶拉弗格在手边。可惜安娜回伦敦了——原来阿拉斯泰尔同她的偶像约瑟夫·坎贝尔^[20]一起搭过车去萨拉·劳伦斯学院，她要是在场，准会兴奋得像个神经病。阿拉斯泰尔曾与许多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头脑有过一点交往，当年在西班牙还拐跑了罗伯特·格雷夫斯^[21]的

缪斯女神玛戈特·卡拉斯^[22]，让格雷夫斯大发雷霆，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流水：196.60镑

顾客人数：25

6月2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5

今天劳里看店。她的猫昨晚生小猫了，为了照顾它们，她几乎一夜没合眼，所以今天她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哈米什·格里尔逊又打来电话说那些书的事。他把他有异议的那些比较值钱的书列了个清单。劳里看了看，发现那些书已经被我们放上网店了。最近她一直在忙活本月第一个星期从格拉斯哥买来的书，她把哈米什的书和那批书搞混了。所以至少我们现在心里有了数，我可以向他开出一个更公道的价格了。

流水：385.98镑

顾客人数：26

6月2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劳里今天在店里，所以我把花园库房里六月的“随缘书”搬出来给她打包。订户数在150上下。

吃过午饭，我去上星期打电话来的那个脚上流脓的女人家里看她的书。她家在大约十英里外的克里敦，我买进了十种左右弗利欧版的

书，包括几册很不错的约翰·巴肯和一些其他人的作品。是位老太太，确实病得出不了门。在通往她家的车道上——她的居所是一栋带有海景的现代化平房——有辆由大石块架着的福特卡普里，车身锈迹斑斑，轮子都卸掉了。一个看上去跟我一样对汽车机械一窍不通的中年男子正笨手笨脚地修理破烂的发动机，看起来颇为紧张。买卖做得很爽气，我俩聊了聊她为啥要卖书。她退休前住在约克郡，她孙女刚获得去牛津大学工作的机会，所以她想靠卖书筹集点现金，尽力给予她经济上的帮助。我给了她70镑，买了一箱半书。

《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想录》越读越有趣，几乎和威廉·Y. 达令的《破产书商》不相上下。在“编者按”里，奥古斯塔斯·缪尔（在谈及吉米·斯科利文时）是这么形容他的：“一个流氓，思想的高度从来不超过肚皮的高度。”

哈密什·格里尔逊打来电话，我们在那批书的价格上达成了一致，225镑。

流水：123镑

顾客人数：14

6月2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劳里当班。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叫《写给医疗保健从业人士的正统犹太生活方式指南》。

邮递员凯特来派件，与此同时迪肯先生也出现了。在邮件里有个包裹装着他订的《在巴塔哥尼亚》。他付完钱就走了，既只字不提他在巴塔哥尼亚干了些什么，也没有给我机会询问。倒也不是说我真的会问。那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不过当地的渔场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我得承认，我有点好奇他是不是为了捕鲑鱼才去那儿的。

我花了大半天在肯湖上的盖勒韦活动中心拍片。他们搭建了两个生态棚屋，需要宣传片。我这些年来给这边的人拍片赚的钱最后都投

回去买了录影设备，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可观的一整套配置，包括一个悬臂、几台非常高级的便携式摄像机、麦克风，甚至一架无人机。安娜在布拉格上过电影学院，而我呢——除了一个创意声音制作的硕士学位——完全是自学的，所以可能水平比较次。虽然跟书店相比，皮科托（电影公司）带来的收入相对较少，但是我确信，如果有朝一日书店办不下去，我有更多时间了，我们能够把这一行做大做强。不过就目前而言，拍片主要是我的一项爱好，我从不会主动找活儿干：接到的工作已经够我忙的了。再多就过头了。

今晚的广播4台的《前排》节目里有篇文章谈詹姆斯·帕特森^[23]挞伐亚马逊的文章。他是个坚定不移的实体书店拥护者，经常声讨亚马逊。在访谈里，他宣布他打算以补助金的方式拿出25万镑来支持书店，每一项鼓励孩子阅读的倡议都可以得到最高5,000镑的奖励。这似乎是个扩张“开卷随缘俱乐部”、把童书包括进去的大好机会，还可以趁机更新一下我那个用起来叫人头昏脑涨的网站。

流水：343.67镑

顾客人数：33

6月2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网上卖掉一本书，名叫《路警亲历记：铁路上的惊险故事》。

刚吃完午饭，“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来店里放了十来根手杖。从他上次来到现在，手杖卖出去不少。在一年的这个时间段，这种手杖特别好卖。他花了33镑储值，买了几本关于凯尔特神话的书。

下午一两点钟，一位年轻姑娘带了三箱书来卖。大部分是意料之中的作者的成套小牛皮装帧古董书：吉本啦，司各特啦，麦考莱啦，那一类。不算很值钱，也不怎么抢手，但放在书架上很漂亮，偶尔有些人会出于这一原因买下来。这种书是不错的结婚礼物。她从她爷爷奶奶那儿继承了这批书，没兴趣留着了，于是我给了她200镑。标价的

时候，我注意到那套司各特《诗集》（1830年左右的版本）第一卷的空白页上写了八个名字（笔迹各不相同），这些人除了名字之外，生平我一概不知。不知道名单上下一个会是谁的名字。

流水：184镑

顾客人数：15

6月2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今天上班。她一来就叫我搭把手，帮她从面包车里拿一个她想在店里卖的东西。天气很好，可她一打开侧门就把我吓了一跳，竟然是一辆代步车。昨天她和她朋友艾瑞丝去了趟道格拉斯城堡，也不知道为什么，艾瑞丝是个代步车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一家慈善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这辆车，艾瑞丝告诉妮基定价低了，于是妮基冲进去把它买了下来。我对她说我绝对不会在店里卖起代步车来，不过最终还是答应她可以把车放在门口，挂一张“代售”的牌子。她试了试车，骑着它来回了一趟合作社。上午我跟她订下赌约，说这车永远也不可能卖得出去。下午5点，她以150镑的价格把车卖给了一位威格敦的居民，安迪。安迪老家在南非，最近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所以我赌输了，只好带她去“庄稼人”（一家以约翰·麦克尼利^[24]《威格敦庄稼人：他人生中的一段》命名的酒吧，麦克尼利此书1939年由普特南出版社出版，至今印行不衰），请她喝了一杯。我俩和卡勒姆，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晒着太阳，在人行道上坐了一两个小时。

今天是苏格兰的学校学期的最后一天，所以随着人们来盖勒韦度假，书的销售有望好转。我的生意是跟着学校放假的时间安排迎来波峰波谷的。

流水：261.99镑

顾客人数：20

6月2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还是妮基当班，她差不多恢复了星期五 / 星期六上班的惯例。我早上5点30分出发，先坐渡船去贝尔法斯特，再赶火车去都柏林见克罗达。她是我在布里斯托尔时结交的朋友。现在她打理家里的生意，都柏林的一家药房。我们经常交流顾客的故事。她讲的故事往往比我的戏剧化，一般都会有海洛因瘾君子、未遂的抢劫，等等。同她的友谊千金难买，因为正是她的存在，才让我觉得自己不是朋友圈里唯一一个要被大众逼疯的人。虽然亚马逊暂时还没有像在其他所有方面那样将触手伸向处方药，克罗达的生意却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个体户要跟劳埃德和布茨这类连锁商竞争。

我到都柏林的时候中午刚过，直接去了克罗达在斯托尼巴特^[25]的家。一起吃了午饭，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六个月大的孩子埃尔莎，然后我们去码头接从伦敦经霍利黑德^[26]专程赶过来的安娜。克罗达邀请我们去都柏林南部一座公园里听了一场露天音乐会，主咖是“小妖精”和“拱廊之火”^[27]。我已经好多年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了。她老公利奥和朋友鲁瓦森也去了。夏日的傍晚很和暖，我们度过了无比美妙的一夜。我请一个利物浦佬喝了一杯，他递过来半颗E丸^[28]，不过我婉拒了。

流水：143镑

顾客人数：15

6月3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我一定得记得申请詹姆斯·帕特森的补助金。

流水：203.45镑

顾客人数：15

[1] Amanda Forman（生于1968年），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

[2] Rob Cowan（生于1948年），英国音乐节目主持人、作家。

[3] Terry Waite（生于1939年），英国慈善家、作家。

[4] Garlieston，威格敦一座靠海的小村庄。

[5] *The Winding Stair*, W. B. Yeats的诗作，文中所说的“限量版”由美国“源泉出版社”（The Fountain Press）于1929年推出。

[6] “休息间”的原文作rest room，在美国一般指“盥洗室”，在英国则是字面意思“休息室、休息间”。

[7] Bearsden，苏格兰东邓巴顿郡（East Dunbartonshire）的一个市镇，位于大格拉斯哥（Greater Glasgow）西北部。

[8]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核心卖点）的缩写。

[9] 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 1825—1899）有轻歌剧作品名为*Die Fledermaus*（《蝙蝠》），英语flittermouse（飞鼠）就是德语Fledermaus的直译。

[10] 《三尖树时代》（*The Day of the Triffids*）是英国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哈姆（John Wyndham, 1903—1969）出版于1951年的小说。

[11] Gavin Maxwell（1914—1969），苏格兰博物学家、作家，《埃尔利格之屋》（*The House of Elrig*）是他出版于1965年的作品。

[12] Oskar Kokoschka（1886—1980），奥地利艺术家、诗人、剧作家。“二战”时流亡英国，收留他住在威格敦的是捷克教授Emil Korner。

[13] 英国军官Eric Lomax (1919—2012) 的回忆录，写他“二战”期间沦为战俘、为日军修建泰缅铁路的经历，有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 (2013)。

[14] Borders, 苏格兰一行政区，与英格兰接界。

[15] Charles Bruce Chatwin (1940—1989)，英国游记作家、小说家、记者。*In Patagonia*是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7年。

[16] 或是指Nicholas Culpeper (1616—1654)，英国植物学家、草药医生、占星家。

[17] Incunabula, 指公元1500年前欧洲所印的古版书。

[18] Thomas Telford (1757—1834)，苏格兰土木工程师、建筑师、石匠。

[19] 出自Seamus Heaney的《北方》 (“North”) 一诗。

[20] Joseph Campell (1904—1987)，萨拉·劳伦斯学院美国文学教授，研究比较神话学与比较宗教。

[21] Robert Graves (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

[22] Margot Gallas后来成为了美国导演、制作人、编剧迈克·尼克尔斯 (Mike Nichols, 1931—2014) 的第二任妻子。

[23] James Patterson (生于1947年)，美国惊悚推理小说作家。

[24] John McNeillie (1916—2002)，又名Ian Niall，苏格兰作家，在盖勒韦长大。

[25] Stoneybatter, 爱尔兰都柏林北部的一个居民区。

[26] Holyhead, 威尔士的一个小城，是渡过爱尔兰海去往爱尔兰的主要港口。

[27] “小妖精” (The Pixies) 和“拱廊之火” (Arcade Fire) 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知名摇滚乐队。

[28] E即Es是缩写，指摇头丸。

七月

有两类臭名昭著的讨厌鬼，是哪家二手书店都躲不过的。一类是散发着陈年面包屑味道的衰朽之人，他们每天都来店里，有时一天还要来几次，一心想卖给你毫无价值的书。另一类人则会订下大量书，却压根不想付账。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现在当然也不缺堵在书店门口想卖给你毫无价值的书的人。大部分日子里，尤其在春天，书店里会涌来新一波这样的人。平均算算，每天大概有一百本书会以这种方式进门。其中——还是说平均——我愿意出价的不足三成。剩下的能拿走当然最好，但他们往往是在清理某个人——去世的姑妈、祖母或者父母——的房子，并不想跟那些书还有什么瓜葛，所以宁可把书留在店里。遇上这类情况，既然是面对刚经历丧失亲人之痛的来客，通常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请求了。以前我们常常把这些书堆在垫子上，挂在eBay上卖，可这一市场似乎也枯竭了。如何来处理这种滞销的库存越来越成为我们和许多书商的一大难题。

至于奥威尔提到的另一类人——那类订下书却不打算付账的人——直到几年前肯定还没绝迹。我们很少受人之托订书了，因为人们很容易就能在家里自行解决。随处都可以。为顾客订书从来就不是个特别有利可图的活儿，不过对于书店的收入总归不无小补，现在这点小钱也没处赚了。

7月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劳里今天没法来上班了，因为她的猫被车撞了，她得带它去看兽医。不幸的是，她的猫死了，留下了四只还很小的猫咪给她照顾。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1935年版《煤矿消防员袖珍手册》。不知为何妮基把书录进电脑时将其归到了化学类，但其实并不在那儿。

这个月底安娜住的公寓的租期就到了，她问我能否开车去一次伦敦，帮她把东西都搬回威格敦。

马修是个在展会上卖东西的书商，专营高档货，他来了趟店里，从格拉斯哥那批书里翻出了一些，许多还在箱子里没上架呢。他也属于为数不多依然定期访书店寻书的书商中的一员。十五年前，书商就是书店常客，会来店里大量买走自己专业领域的书。如今这种人太少了，能碰上一个已经很稀罕。马修做珍本书买卖，主要在书展上销售：不是地方性的书展，而是大规模的古旧书展，比如奥林匹亚和约克^[1]，还有其他单本书的平均价格动辄几千镑而不是几十镑的书展。他只买好品相的书，常常是现代初版本。他的足迹遍布欧洲，找好书买下来，再到书展上卖出去，谈生意时的他嗅觉灵敏，俨然一条小猎犬。

流水：291.44镑

顾客人数：21

7月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因为要照顾小猫，劳里今天又请假了。今天网店卖掉的书里，有一本寄到伦敦的收件人竟然叫基思·理查兹^[2]，另一本的收件人姓名更胡来，叫杰里米·野猪手^[3]。

一个诺维奇的寡妇发来邮件说要卖掉他亡夫的藏书。回信问了问她有些什么书。

流水：280镑

顾客人数：21

7月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今天本该是我开车去伦敦帮安娜搬家的日子，但因为劳里忙于照顾小猫，没法看店，我只好推迟了行程。她好像并不在意，月底之前公寓还是她的，所以她不会被轰到大街上。

今天挺暖和，不过来店里的好几位客人都穿得仿佛现在是一月份。

小燕子开始飞了。船长密切关注着它们。

那个诺维奇的寡妇回复了我的邮件，大致说了下她亡夫的藏书。看起来主要是色情作品。她会安排一名联络人把书寄来我店里。

流水：247.88镑

顾客人数：17

7月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在店里。听到我后面两天都不在，要先去帮安娜搬家，再去萨默塞特郡参加我老表苏西的婚礼，她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开

心。

在我俩关系允许的范围内，跟妮基道了个最深情的告别。上午11点，顶着烈日出发去伦敦，沿途在邓弗里斯的拍卖会上放了点书，下午7点抵达汉普斯特德。真正稀罕的书我通常会送去里昂滕博的爱丁堡拍卖行，但邓弗里斯的拍卖会现在口味变刁了，所以我不能再把那儿当成垃圾清理站啦。不过，我有时会不由自主买一些我知道虽然店里卖不出去可在那儿能卖掉的东西：比方说，装帧考究的成套书。古董家具商人往往会在拍卖会上买这类书——卖书橱时可以派上用场——放上漂亮的书，书橱会好卖许多。

流水：307.89镑

顾客人数：36

7月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还是妮基当班，既然没有传来什么她的消息，就让我天真地认为一切安好吧。

我和安娜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驱车前往汤顿。小货车没有空调，我们在M25公路上被堵了三个小时。

苏西的婚礼是件盛事，亲朋好友咸来道贺。我们唱歌、喝酒一直到深夜：我妈在酒店大概一英里外租了一栋很大的度假屋，我们有十多个人住了过去，包括几位爱尔兰叔伯亲戚，我姐姐露露和她丈夫斯各特。我们混在一起时总有许多乐子，同我们沾亲带故却又不在于家族基因库里的人会这样交换意见，说白塞尔那一家子都是多么优柔寡断。我们的伴侣/丈夫/妻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开始讲各种故事来印证我们情绪上的缺陷；每每说到那些接二连三的癫狂举动，听众总会异口同声感叹“我家那位也是这样”。

流水：351.46镑

顾客人数：35

7月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对那些没妈的小猫实行了一星期的宠物营救计划后，劳里终于能回来上班了。

我和安娜从汤顿开车回来，傍晚7点前到了威格敦，正好赶上郡大楼的一场会议，讨论的是计划在教堂谷建造的一座装有风力发电机的农场。我俩一起去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在于从威格敦（越过海湾）看过来，农场会一清二楚，但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办这种实业时通常用来打点周边居民的真金白银，就不太清楚了。风力旋涡机农场一年的营业额在3000万镑左右，可（委员会决定）给居民的钱只有区区10万，换句话说，是营业额的0.3%。因为开发带来的大部分视觉影响都得由海湾我们这一边的居民来承受，就算有好处，我们得到的也不可能多，因为离得最远。距离农场最近的那些人肯定获利最大，其中绝大多数人，眼睛也不必遭罪。这番言论激怒了很多马查斯的人。

流水：213.48镑

顾客人数：17

7月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今天网上的第一单是一本关于平交路口的书。

劳里赶上了这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回来上班。

今天花了大半天剪辑为肯湖上的盖勒韦活动中心拍的片子。我下楼准备看会儿店，好让劳里去吃午饭，这时她告诉我她因为她吃苹果太大声，被一位客人“嘘”了。可以想见，紧接着会传来的是故意让人听得见的窃窃私语：“现在的孩子啊”和“她不知道这是家书店吗”之类。

一位客人拿来了三本音乐方面的书，我给了他10镑。

收到一条妮基汇报本周工作的短信，让我产生强烈的不祥预感。结尾的话是：“等着看我这星期给你准备了什么吧！你准会喜欢的！”

小货车该换了。开了172,000英里，眼下我开始怀疑它还能不能承受长途行驶，所以我去了一趟威格敦汽车公司，向文森特打听打听换车的事儿。

流水：254.98镑

顾客人数：25

7月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劳里今天又在店里，不过她不得不把小猫带在身边，因为家里没人喂它们。

怕归怕，也许是时候去斯特兰拉尔见一见那位波兰牙医了；早上醒来时，我牙疼得要命。我抗拒去看牙医绝不是因为对他的执业资格有异议，主要是上次见他的后遗症，当时他为我拔了颗智齿。可后面的经历让拔牙的创痛黯然失色：看完医生不久，我在莫里森超市撞见了一位老友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看上去吓坏了。我回家一照镜子，顿时明白了。在麻药的作用下，我的大半张脸都像中风一般僵了，血不仅沾满了下巴，还淌到了衬衫上。

那个消沉的威尔士女人又打电话来了，都没来得及告诉她店里没她想要的东西，她的声音里已经透出一如既往的失望了。

流水：334.99镑

顾客人数：28

7月1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劳里今天看店。天气倒又是很好的。

在今天早上收到的邮件里，有两封来自怒气冲冲的顾客，都抱怨说邮局寄去的书是错的。订购了一本关于斗牛的书的顾客结果收到了一本关于创意蜡烛制作的书，而那位喜欢制作创意蜡烛的顾客则收到了那本关于斗牛的书。虽然我们已答应退钱，外加把对的书补给他，那位斗牛士还是在亚马逊上点了差评，还这样评论道：

我订购了上面的书，却没有收到。寄来的是一本错书，叫《创意蜡烛制作》。两本书在内容上差得不能更多了。我联系了卖家——威格敦书店——告诉他们寄错了。他们承认了错误，答应等我退还那本我没买的书，就把正确的书寄来。

文森特打电话来说他在因弗拉里^[4]觅到了一辆小货车，总里程走了5万英里，售价一万镑。我准备跟银行谈谈，再办个贷款。

流水：89.29镑

顾客人数：24

7月1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回来上班了。又是一个好天气，阳光明媚，就是被她的存在给毁了。今天早上她宣布，她不再参演我们给脸书拍的视频。她在片子里就许多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关注书店主页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但在我俩一致同意最终的剪辑之后我又改了一个地方，所以她不乐意了。不过她答应负责拍摄，让我去当受害者。

我发现花园里有个顾客正盯着池塘出神，明明门上写着“闲人莫入”——她要靠近花园，首先得把门打开。

一个客人拿了三本书走到柜台前，指着其中两本，说：“这两本我要了；另一本你得放回书架。”接着他问我能不能用乐购会员卡的积分来买他要的那两本书。

流水：149.90镑

顾客人数：14

7月1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又是妮基看店。天气变得又潮湿又阴沉。

网店订单越来越少；可能是“季风”又出了问题。

今天是“威格敦市民周”的第一天，书店门口广场对面的酒吧塔姆·丁沃尔（盖勒韦以前的领主）的人在中心广场上对着一群被细雨淋得湿漉漉的小年轻唱起了《伤痛破碎的心》^[5]，迎接盛会开幕。在威格敦的活动日程上，“市民周”是重头戏，会举办各种稀奇古怪的活动，而且明确把当地人而非游客作为目标群体。有智力竞赛、给孩子准备的活动（比如在盐沼上的“泥泞自然行走”）、木筏比赛和各种小镇活动，包括有点过时的“威格敦公主”加冕仪式。还设了各种奇妙的奖，比如“最佳装饰卫生纸”。给人的感觉就像穿越回了1950年代。

一位客人问他同伴哲学书放在哪个区域。他回答：“不清楚，你得去问那个小家伙。”小家伙？只怕不是吧。

一个老头拿了一箱书来，里面有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家用《圣经》。这年头，这种书就算有人要，也是极个别情况。这本《圣经》里夹存着一封寄自康沃斯^[6]、落款时间为1879年2月22日的信：

亲爱的妈妈我们满怀欣喜
写信来告诉你
答应的事都会实现
这片土地古老而荣耀
我们的生活一切安好
不该有太多怨言。
很高兴对你说
老朋友们很享受生活
希望你一点没变
马里恩不在的日子里
要照顾好你自己
切记这句话挂在耳边
星期一上午
珍妮就要上路
和埃里克向那座大城市跋涉
她已完全准备好
所以写信让你知道
很快她就会回到卡卢克。
你亲爱的，
麦琪。

在书里发现旧信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一封以韵文写成的信就少见了。我以前买到过一本《智慧七柱》，书里夹了超过一百封致一位寡妇的吊唁信，其中有许多来自从未与她谋面的人，不过他们的人生曾受过她先夫的影响。这些物事总能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很难不去遐想这些寄信人和收信人究竟是谁。

流水：367.91镑

顾客人数：33

7月1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劳里今天来上班了。显然是有家人来帮她照顾小猫了。她到了没多久，一位客人走到柜台前，说：“向您请早安，先生！不知容或可否告知，贵店哪个书架上可能放有关于军事史的书籍？”

今天打烊的时候，书架特别乱，店里孩子一多，这种情况就很难避免。有些家长觉得任由儿女在店里乱跑、打扰其他顾客和留下一片狼藉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大部分家长都挺好，孩子也规矩。面对一架子书脊朝外排得整整齐齐的书，所有四岁大的男孩都会产生本能反应。他们好像忍不住会把书本尽量朝书架里面推进去。对小男孩来说，整齐摆放的一排书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他们无法控制住把它们弄乱的欲望，正如难以压抑去扯猫的尾巴和在水坑里乱蹦的冲动。

最近妮基提醒我说，她觉得我坚持要这地方保持有序和整洁是OCD^[7]的某种表现形式，她真心相信客人们喜欢店里的地上到处堆着书，而且他们并不太在意书是否按主题和品种归类。

流水：223.98镑

顾客人数：21

7月1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还是劳里顾店。她走进办公室，对正在干活的我说有位客人拿来了一张威格敦的版画。那是张裱了框的十九世纪版画，很雅致，从中能看出如今威格敦已不复存焉的一些建筑特征。他开价50镑，正中我下怀。

如果明天天气好，我和卡勒姆打算去玩帆船。去年他买了一艘赫尔利22，这种小型帆船号称可以坐四个人，但其实四个孩子上去都会感到拥挤，更别说两个身高超过六英尺的男人了。

流水：374.96镑

顾客人数：37

7月1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劳里准时来上班了，但卡勒姆计划的帆船之旅得天气好才行，而今天早上雨下得很大，所以他打电话来说我们该把旅行推迟到天气好转以后，既然如此，我便没有打包和整理东西。结果一出太阳，他招呼也不打就出现了，准备好了要出发，我只好叫劳里打包和在网上处理“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然后告诉维尔玛，等劳里去邮局放掉今天订单的邮包，这批书就可以派人来取了。

随着客人们从冬眠中醒来，开始出门花钱了，书架上渐渐有了一道道缝隙——弗利欧系列和铁路类书籍的区域尤其稀疏。

我匆忙收拾了一下，跟劳里道了别，同卡勒姆驱车前往斯特兰拉尔。下午1点，我俩扬帆起航，向爱尔兰海上的一座无人岛屿艾尔莎·克雷格进发，下午7点到了那儿。午后的天气晴朗而和煦，我们到达时，金灿灿的橙黄色阳光正勾勒着岛的轮廓。我们在码头泊好船，上岸，在倾颓的楼宇和废置的铁路间探险。艾尔莎·克雷格是一处古老的火山颈^[8]留到今天的唯一遗址。它好比是艾尔郡海岸之外的一块巨型花岗岩。在它悠久的历史中，这座岛曾是十六世纪拒绝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的避难所；当地人称它为“爱尔兰佬的里程碑”，一是因为它位于格拉斯哥和贝尔法斯特中间，二是因为流传着两大巨人——一个爱尔兰人，一个苏格兰人——互相角力的民间传说。传说他俩互扔石头，而艾尔莎·克雷格正是最后那一块。

卡勒姆和我坐在船舱里喝啤酒喝到凌晨光景，一边看着成千上万只小水母游过。它们不仅让水面漾起波纹，还围成一个个圆圈，仿佛有人在原本平静的海里投下了一颗鹅卵石。睡觉是在帆船尾部的一个逼仄的位子上，就像躺在棺材里一样难受。

流水：242.49镑

顾客人数：19

7月1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9点，我俩醒了过来，去岛上别处继续探索。我们先循着雾角声往北边走，随后我爬上山顶，半路上驻足看了一眼城堡。卡勒姆留在船上，给船体做了防污。下午1点，我回到船上，在出发去兰姆拉什^[9]前还游了会儿泳。在艾尔莎·克雷格山顶的时候，我看见有艘船缓缓驶向卡勒姆，仿佛要稍作停留，同他问好。随着它渐渐靠近，我发现那艘船突然变了路线，朝格文驶去。我回到船上时，卡勒姆正在里头泡茶。我对他说那艘船好像莫名其妙换了方向，他解释道：“噢，那个啊。你去山顶后，我决定光着身子给船体做一下防污，反正周围也没有人。当时我爬上船来想拿刷子，不小心把光屁股对准了人家。等我回到水里才注意到那艘船，但他们已经开走了。”

下午2点，我们向阿兰岛出发。风时有时无，所以我们根据最合适的情况，有时开发动机，有时操控船帆。

傍晚7点左右，我们在一群海豚的陪伴下抵达了兰姆拉什。卡勒姆给小艇充了气，我们划船登岸，在“漂流客栈”吃了饭，还喝了几杯，然后才回到船上过夜。

流水：102镑

顾客人数：11

7月1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游览了兰姆拉什附近的神赐岛。

下午3点，劳里发信息来说店里停电了。

流水：389.45镑

顾客人数：29

7月1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下午4点，我航海归来，回到店里，吓了妮基一跳，因为她不知道我们会什么时候回来。看到我平安到家，她的不快写在脸上。我关上店门后，有个男的打电话来说他要离家去护理中心了，想卖掉自己的藏书。他住在凯尔索^[10]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我跟他约好月底前去拜访。

流水：288.98镑

顾客人数：38

7月2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劳里今天看店，美好和煦的一天。

“季风”还是无法运行，也许是上周五停电所致，于是我给他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写了邮件。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是个爱尔兰女人，上午9点09分，她走进店里，问道：“告诉我，是不是苏格兰所有地方都是10点才开门？”

下班后我去参加了一个市政会组织的会议，主持人叫“店铺医生”，工作是帮助零售商提升营业水平。结果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被他的PPT整整折磨了三个钟头，那恶心的课件里尽是些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什么“如果你一直开着门，会比店门紧闭时迎来更多顾客”，什么“你的店名应该反映你卖的商品类别”。好吧，我想这第二点我是完全做到了。“书店”这名字应该没啥歧义。当他展示出一系列衰败不堪的店铺，问我们——把我们当成学龄前儿童——“有人能告诉我这家店有什么问题吗？”时，我终于忍无可忍，离开了。这引起了大家的公愤，有那么几秒钟，我害怕他们会联手杀了我，但当主持人跟我说话的那一刻，我的害怕迅速转为了希望，心想杀了我倒也好。“你，你一直很安静。你觉得这家店的店面有什么问题？”他慢悠悠问道，与此同时，投影仪“咔哒”一声，我眼前出现了一家没有招牌的店，窗是碎的，门口还停着一辆烧毁的车。

流水：187.60镑

顾客人数：30

7月2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0

还是劳里当班，还是明媚的好天气。她花了一天把要卖的书登记在FBA上。一旦凑满四箱，她就会叫人把书送去邓弗姆林的亚马逊仓库。

劳里休息的当儿，一位客人来到柜台前，指了指一个上面贴有地址标签的箱子，里面是要寄给一位美国买家的一套《统计账户》。

客人：“我有点不懂，放在那里的箱子是……”

我：“抱歉，那箱书不卖。已经卖掉了。”

客人：“我觉得没有。”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妮基发来一封邮件，描述了上周六店里接待的一位身着全套高地礼服的客人。“光彩夺目的绿色紧身马甲，手织短袜，苏格兰便帽上有翩翩起舞的松鸡羽毛。”据妮基说，他“带了条狗大摇大摆走进店里，到他走出门外为止那狗一直在叫。有点毁掉了他的形象。他没搭理我。可能是英格兰人吧”。

跟理发师理查德约好明天理发，他的店开在书店往南第三家。

“季风”的技术支持人员终于联系了我们，通过远程操控解决了问题。

流水：268镑

顾客人数：27

7月2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3

找到的书：9

劳里看店。阳光充足，天气真是好极了。

上午10点45分，我溜达过去理发。理查德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好、健谈。正要离开时，我恰好遇见迪肯先生走了进来，他是要给他遮盖秃顶的那部分头发做点什么护理。他略带狐疑地隐约认出了我。也许脱离了书店的环境，他一时想不起我是谁。

上星期五以来订出去的书，只剩下四本劳里还没找到和打包。我们已经收到好几通愤怒的邮件和电话，说月初订购的书到现在还没收到。“历史性报纸”的运输也许出了问题，我得去查一下。

“历史性报纸”是一家本地的公司，会把旧报纸送到世界各地，他们和DHL物流签订了非常优惠的合同，所以一切国际件我们都通过他们来寄送。他们两周来一次，拖走这边所有英国以外买家的包裹。

吃过午饭，我又开车去了一趟卡斯卢斯，看了那位脚上伤口化脓的女人的一些别的书。她在渐渐清掉个人物品，家里有不少弗利欧的好货——能装满一箱子。为她孙女的“牛津基金”再贡献55镑吧。

下班后，我和那个马耳他人屈赛去了蒙雷斯^[11]的海里游泳。

流水：236.49镑

顾客人数：16

7月2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在今年目前为止最热的日子里，劳里打开了店门：花园里的温度计显示29摄氏度。

我们在把书上架的时候，一对夫妇走进店里。妻子在古董书架间粗手粗脚地穿行着，又是咳嗽又是咒骂，与此同时，丈夫在“苏格兰室”看书。他赶上她后，她大声抱怨着头痛，黏膜炎发作，膝盖也酸痛。等她终于住嘴了，他递给她一点某种顺势疗法里用的结晶体治她的头痛。尽管非常烦人，他们倒是花250镑买了一册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植物学书。

劳里打理好了四箱通过FBA卖的书。这些书会发往邓弗姆林的亚马逊仓库，再由亚马逊直接出售和派送。

也许是昨天在理发店门口的短暂相遇使然，迪肯先生来店里订了一册艾莉森·威尔的《阿基坦的埃莉诺》。劳里接过他的订单时，他看起来不太信任她，在《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想录》里，帕福斯顿先生对待亚历克的态度可能跟他有点像；见到是亚历克这个年轻学徒工为他办事而非巴克斯特本人时，“我想他会承认，他对那小伙子是

有顾虑的”。不过，劳里可不像亚历克，她对付任何客人都不在话下。

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和劳里都在给“随缘书”打包、贴标签。两位会员决定明年不续费了。包完那些书后，我让劳里掸了掸窗户。在夏天的烈日炙烤下，店里烫得像火炉。

流水：449.99镑

顾客人数：10

7月2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妮基今天在店里。她一天都在处理“随缘书”的邮费，这是她尤其讨厌的工作，我总是想方设法确保她每个月都有的做。

即将打烊的时候，一个客人拿来了两张装裱过的艾尔郡地图，都是手工上色的，1828年的老货。我以每张60镑的价格买了下来。

流水：369.50镑

顾客人数：17

7月2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很早就来做起了大扫除，这跟她平常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竭尽所能把店里弄乱——大异其趣。她跟我商量，如果“臭凯里”继续喷一身百露33来纠缠，我就替她找个可以开溜的借口。果不其然，看到书店对过停着妮基的蓝色面包车，上午11点他上门来了。我

扯谎说纽顿·斯图尔特的邮局有个包裹，问妮基介不介意帮我去拿一下，她爽快地答应了。这时“臭凯里”问她能否让他搭车，因为他想去看他兄弟，这下没辙了，我只好自食苦果，对妮基说要是她能看店，纽顿·斯图尔特还是我亲自去，顺道送“臭凯里”一程。这趟旅程可谓恐怖至极；百露33的气味如此浓烈，哪怕车窗全开，车厢里的空气还是令人窒息。

下午3点，迪肯先生来打听了一下他的订单。我告诉他书下个礼拜到。他捏着一罐猫粮。

我和妮基花了一下午将小货车清理、擦洗干净，好让文森特明天开去因弗拉里。下午4点，我把车开到了文森特那儿。

妮基决定要和她朋友莫拉格参加爱丁堡书展，准备届时宣传“开卷随缘俱乐部”。她要我星期四之前印好名片和传单。

流水：367.46镑

顾客人数：13

7月2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3

劳里今天休假，所以店里就我一个人。文森特打电话来说新车到了，我随时可以去提车。

我把要寄的包裹拿去邮局的时候，维尔玛问我安娜是否安好。这话不小心让威廉听了去，他令人不快地咕哝了几句。

遵照妮基的指示，我花了一个小时设计俱乐部的宣传材料，好让她带去爱丁堡书展。吃过午饭，我把电子版发给了纽顿·斯图尔特的“J&B印务”，留言说星期四前务必完工。

下班后，我去文森特那儿提了新车。车是银色的，装有内置导航、电动车窗和牵引杆，比之前那辆小红车高级多了。后门上刷了一

面圣安德鲁十字旗^[12]，应该会激怒我那位支持联合王国的老妈。

流水：434.44镑

顾客人数：39

7月2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劳里今天来上班了。据说她的狗眼睛被扎伤了。她那座家庭动物园的戏剧还在上演。不过，她的小猫看来一切尚好。

亚马逊上来了个订单，买的书叫《改造危险而无用的马》。我本该把这本书寄给我表亲奥菲的，他的马好像都能被同时归入这两个类别。

迪肯先生的书到了，于是我给他的语音信箱留了个言。

流水：341.48镑

顾客人数：33

7月3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劳里在店里，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的天气。

开车去北贝里克^[13]查看一栋漂亮的乔治王朝时代排屋里的天主教相关书籍。给了那个男的——个子很高，话少到我都开始怀疑他是“沉默派”的修道者——200镑买了五箱书，然后开去艾茅斯找了家旅馆住下来。

流水：541.90镑

顾客人数：44

7月3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劳里看店。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她找不到，叫《偏远建筑的污水处理》。

吃过早饭，我离开艾茅斯，驱车前往凯尔索附近的一栋住宅，约了人看另一批待沽的书。这次是一位老爷子的藏书，他太太最近过世了，所以他就要从自己的平房搬去庇护住房^[14]。他好像很乐意搬家，这也许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了吧。平房建在一个陡坡上，走到门口要经过十来个台阶。因为机动性大受限制，我想眼下他会把舒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独立。那些书里有他自己的，也有他亡妻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都有，品质颇高，品相也好，总共大概600册，包括带书盒的弗利欧版本伍德豪斯^[15]、E. F. 本森^[16]和奥威尔作品。我挑了大约100本书，付了他190镑，然后开车回家，下午3点左右回到店里，正好碰见一位穿着廉价涤纶套装的客人问我：“还记得我吗？五年前，我在你这儿买了本关于保龄球的书。”

“J&B印务”的艾丽森送来了新鲜出炉的“开卷随缘俱乐部”传单，发货清单上的价格是313.94镑。妮基最好能吸收到大量新订户，弥补这笔开销。

威格敦农业协会的秘书海伦发来邮件，提醒我别忘了答应过下周三给家畜展览会拍部片子，做成DVD。远期天气预报说那天可能天气很糟。

流水：277.73镑

顾客人数：31

[1]应该是分别指会在伦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举办的ABA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珍本书展和“英国最大古旧书展览”的约克全国书展。

[2]Keith Richards, 有同名的音乐人、“滚石乐队”的吉他手。

[3]这位收件人叫Jeremy Wildboar-Hands。

[4]原文作Inverary, 似为Is是误。

[5]“Achy Breaky Heart”, 发行于1990年的一首乡村歌曲。

[6]Carnwath, 苏格兰南拉纳克郡 (South Lanarkshire) 的一个村庄。

[7]即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的缩写。

[8]原文为volcanic plug, 也称volcanic neck, 堵塞在中心式喷发的火山管道内已冷凝的岩浆。

[9]Lamlash, 阿兰岛 (Isle of Arran) 上的一个村庄。

[10]Kelso, 苏格兰边境区的一个集镇。

[11]Monreith, 苏格兰马查斯的一个海边村庄。

[12]即苏格兰国旗, 图案为蓝底衬白色X形十字。

[13]North Berwick, 苏格兰东洛锡安区 (East Lothian) 的一座海滨小城。

[14]原文为shelter accommodation, 亦作sheltered housing, 专为老年人设置的庇护性居所。

[15]P. G. Wodehouse (1881—1975),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1955年加入美国籍。

[16]E. F. Benson (1867—1940), 英国小说家、传记作家、考古学家。

八月

像大部分二手书店一样，我们开发了不少副业。比方说，我们兼营二手打字机，也卖邮票——我是说，用过的邮票。集邮者是古怪、沉默、像鱼一样的一类人，各种年龄都有，但都是男性；显然，女人并不觉得把一张张小巧的彩色纸片贴进集邮册里有什么特别的趣味。我们也出售六便士一份的星象图，编者号称自己成功预言了日本地震。它们装在信封里，我从来没打开来看过，但买过的人常常回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星象图“特准”。（如果星象图说的是你对异性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最大的缺点是慷慨，你肯定会觉得它“特准”的吧。）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对二手书店来说，也许各种副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手头有钱，时机合适，我就会去邓弗里斯的拍卖会淘各种能在店里卖的杂项。目前店里有一只乔治王朝时代的橡木书桌（70镑），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草地保龄球（每对25镑），十七个各式花盆（价格不一），一块结实的维多利亚时代挡火隔板（300镑），一些版画复制品、画作和一张红木桌子（75镑），还有各种各样的便宜首饰、人造珠宝，安娜把它们归拢在书店一角，取了个名字：“世界最小古董店”。可不是我的主意。仔细挑选一下，这类东西颇能烘托气氛，因为可以把建筑的故事向顾客娓娓道来：这地方先是一个家，后来才转变为商店——起初在1899年是布料店，然后在1950年代成了食品杂货店，从1992年起开了书店。文身控桑迪的手杖也放进了杂货堆，但愿书痴们在店里尽情浏览时，这些东西足以让他们不爱读书的伴侣不感到无聊。

8月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看店。

今天早上，屈赛过来问好。今天是她生日。

我：“生日快乐，屈赛，祝你今天开开心心。”

妮基：“哎，屈赛，你离死亡又近了一年。”

诺里拿来了他做的用来替换书店门口的“书螺旋”的混凝土书本样品。我以前是用玻璃纤维树脂包上真书来制作的，但一来做起来费事，二来每三年就得更换。混凝土虽然成本高，不过一劳永逸。

迪肯先生来店里取走了《阿基坦的埃莉诺》。“反正我要来威格敦看医生，索性就把书取了。”

下午4点30分，我爸妈过来喝了杯茶。十五年前，差不多在我买下书店的时候（在他们热情的鼓励之下），我爸从农场退休了。他们卖掉了农场和宅子——我小时候，他们把房舍改造成了度假小屋——然后在2000年，搬去了五英里外的现代化住宅，当时恰好是他们搬进农庄的三十年后。土地他们还留着，租给了别人。我妈向来是事业的主导者，依然忙于开展各种计划，我爸呢，退休后则一直在修古董车。第一辆是宾利，最近在修一辆阿尔维斯。他们离开五分钟后，我给店门上锁，这时看到我妈正在扒拉我那辆新车后门上的圣安德鲁十字旗贴纸。

下班后，我去“庄稼人”同卡勒姆和屈赛喝了一杯，庆祝屈赛离死亡又近了一年。

流水：263.98镑

顾客人数：31

8月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妮基当班，而且奇迹般地准时到店。上午凄风苦雨，不过下午放晴了，两三点钟我收到了凯蒂发来的短信。我答应让她夏天来上班，她明天就报到。哎呀，这么一来，我只好削减劳里的工作时间了，因为付不起两份薪水。

妮基已经准备停当，星期三去爱丁堡书展分发“开卷随缘俱乐部”的宣传资料，于是我上网查了查她应该把哪些活动和作者当作目标。结果书展要到下个星期六才开始，是她搞错了时间。

“文洛克图书”（在西罗普郡的马奇·文洛克）的安娜·德雷达和她的伴侣希拉里来了。她们刚从北尤伊斯特^[1]度假归来，应我之前的邀请en route来小住。我们聊书店聊到很晚。难得有机会和其他书商交换意见，而听到同行也在面对主要由亚马逊凶残的进军带来的问题，总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安娜适应目前局面的办法是减少正式雇员，依靠志愿者——这一点我没有考虑过——还有在店里办活动。她们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快打烊时，一个阿伯丁郡巴勒特的男人打来电话。他有一批关于极地探险的书很想出手，所以我和他说定下周三碰头。如果品质过关，那种书应该会在即将到来的图书节上畅销。

流水：495.49镑

顾客人数：36

8月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法定假日。凯蒂和劳里今天都在店里。学医的唯一作用似乎只是让凯蒂变得更尖酸刻薄了——她来的时候，我正赤脚站在店里，她说

我这副样子，书店不像书店了，倒比较像收容所。

一个客人拿来了四箱关于中世纪文学的书。我挑了一些，给了他60镑。凯蒂花了一整天按字母顺序整理了犯罪小说类书籍，完成了安德鲁开了个头却碍于难度无法做完的工作。

我在清理心理学类的书架时，撞见一本叫《原子结构与化学键》的书，显然是妮基放过去的。周五我要找她聊聊这个问题。我还发现她自创了一个新的类别，叫“大后方小说”。我立马撤掉了这个区域，把书收进箱子里，留待重新上架。

希拉里对加文·麦克斯韦尔特有兴趣，于是我带着她和安娜去兜了个风，看看他童年住过的埃尔利格之屋、蒙雷斯的麦克斯韦尔纪念碑和蒙雷斯宅邸。之后我去了举办家畜展的场地，趁着夕阳无限好，用装有一台小型GoPro摄像机的无人机拍了一组空中镜头。

好几年前，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她心目中数一数二的书：约翰·肯尼迪·图尔^[2]的《笨蛋联盟》。它一直放在我“待读”的那堆书上，所以在打烊后，我翻开此书读了起来。

流水：346镑

顾客人数：26

8月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劳里和凯蒂还是同时在店。我真的亟需把她俩分开，因为两个人的工资我是付不起的。下礼拜开始，她们一人工作三天，没有重叠的日子。

今天没有订单，我怀疑“季风”系统又出了岔子。已经写邮件过去知会他们了。

安娜和希拉里动身回马奇·文洛克了，不过在走之前，她俩说想带一个读书小组再访威格敦，明年二月在店里开办创意写作课程。我提醒她们要注意天气。她们好像并没有打退堂鼓。我吃不准开这种班能不能带来经济收益，所以建议说第一年可以免费把房子给她们用——她们似乎觉得客厅是个理想场所——如果能赚到钱，我们可以合计合计开第二次班，到时付给我小额租金。

凯蒂花费一天整理了一遍诗歌部分，把那些书理出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模样。

下午3点，网断了。

流水：550.34镑

顾客人数：52

8月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早上我下楼开店的时候，网还是连不上，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新供应商“巨人电信”，他们回复说我需要新的用户名和密码。听到我说情况紧急，因为我接不到订单了。他们答复会让技术人员回电，所以出门前，我给劳里和凯蒂交待了应该怎么应对。

昨晚下了很大的雨，上午是阴天，虽然预报里说天气好不了，后来还是放晴了。天好得正是时候，因为今天是威格敦展览会日。我花了大半天拍羊、拍牛、拍马、拍鸡和跟农民聊天。威格敦展览会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农业展览会之一。两百年来每年都举办，帐篷里会坐满售卖乡村手工制品和食物的人。现场有音乐和吧台，各种娱乐活动，还有圈了很多牲畜的围栏。

下午3点45分，“巨人电信”的技术人员终于回电了，4点我们重新联了网。拜技术问题所赐，两位姑娘没法把书录到网上了，我发给她们的两份薪水算是白费了。

劳里和凯蒂去帐篷里参加了展览会之后的派对，然后在店里过了夜。凌晨1点我上床时，她俩还没回来。

流水：386.90镑

顾客人数：43

8月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劳里是上午8点50分起床的，凯蒂则睡到9点15分。两人看起来都宿醉得厉害，今天算是指望不上了。

流水：337.05镑

顾客人数：28

8月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早上7点，我就出发去巴勒特了，所以今天是劳里开的店。妮基在家制作下星期要带去爱丁堡书展宣传“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东西。她计划下周三和周四去现场分发传单和免费的书，其中大部分——她现在才告诉我——都是不经我同意从书架上拿的。

我中午之前到达了巴勒特，找到了那个宅子。那是一片每家每户都带浮夸的玫瑰园的又小又乏味的平房中一幢又小又乏味的平房。迎接我的男人个子不高，胡子拉碴，穿着晨衣和拖鞋。他太太也是一样的穿着。屋里逼仄而杂乱，每个表面都积了一层灰尘与污垢。每间房里都有书，有很多堆在楼上一个改造过的阁楼里，有一条非常局促的楼梯通往那里。他太太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四处看书的当儿，他们在

看电视。他们很友好，但看上去并不想聊天。书稍微有点令人失望——破旧的两卷本皮装南森《北极》^[3]，企鹅版彻里——加勒德《世界上最糟的旅程》^[4]，埃文斯将军《与司各特往南行》^[5]——大部分的品相都介于一般到糟糕之间。没有那种你会期待在一批极地探险类旧书里淘到的尖货——初版沙克尔顿《南极》或者豪华版《南极之心》^[6]，后者的紧缺程度就跟我今年的收入状况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凑了六箱子书，都是有关南极的，我们谈妥价格，300镑。那个男的他太太都很不爱说话，待人倒也没有不友好，我之前认定他应该不太会聊起自己的情况，结果在把书搬上货车的时候，我问他一句是什么引起他对南极的兴趣的，他竟出奇地兴奋起来。三十多岁时，他曾是英国南极科考队的成员，为做研究在那边待过好几个夏天。我实在不该小觑买书和卖书的人。

下午1点刚过，离开了阿伯丁郡，驱车向南。下午6点到家。

流水：106.98镑

顾客人数：19

8月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天气棒极了，妮基在店里。下星期我有好几天要出去捕鱼，所以我俩讨论了好几项我不在时务必要完成的工作。对于这些话妮基能不能听进去，我不太有信心，甚至可以说毫无信心。估计我不在店里的时候，她会怎么高兴怎么来吧。

妮基下班刚出门，有个骑着电动踏板车的人差点儿把她撞倒在人行道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安迪，就是那个几个星期前买她车的人。我正思考着她被自己的踏板车撞倒这件事中的反讽意味，妮基回来了，要取她放在角落里的帽子。我问她最近有没有见过安迪，因为我好像有一阵没见过他了。她的回答带着那种相信死亡是开始而非结束的人特有的随便与淡然：“他上星期死了。”

流水：336.87镑

顾客人数：25

8月10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开车去莱尔格^[7]捕三天鱼，同行的有我朋友弗里德里克、费奈拉和几位他俩邀请来的客人。A9公路蜿蜒曲折，你在独自开车的时候尤其感到长路漫漫，因为大部分路段都没有广播信号。通常我可以重新调至长波频率，收听国际板球特别锦标赛的赛况转播，但昨天英格兰队在最后一天击败了印度队，所以路上连这个伴也没有了。暴雨下了一整天，天气预报说这种情况差不多要持续一星期。对捕鲑鱼来说，河里水位低时比较理想，不过看样子这次是没希望了。

这趟旅行是我今年的重头戏，我之前一直担惊受怕会不再受到邀请——也许是因为我捕鱼（和交际）能力堪忧。弗里德里克一家和其他一些人共同拥有在欣河和奥伊凯河捕鱼的权利，他们在莱尔格村外不远有栋面积很大的别墅。在过去几年里，每年我都有幸受邀可以在苏格兰最好的鲑鱼水域捕上几天鱼。我现在已经认识了大部分其他受邀前往的人——每年都会变——这一次还见到了弗里德里克跟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威尔弗和黛西，来宾则包括与我同校过几年的比菲和初次见面的威尔，他这人很有意思。

欣河颇为壮丽；穆罕默德·阿法耶兹^[8]在欣河瀑布附近建了个游客中心，那里有个平台，人们可以站在上面观看等在瀑布深水处的鲑从水里露头，然后迅速穿过瀑布，游去河流上段产卵。欣河是水力发电系统的一部分，它流经一条又深又陡的峡谷，穿过一片风景如画的阔叶林，又猛地下落，汇入萨瑟兰狭海峽。欣河能带来某种真正的古老感——也许是它与冰河世纪的联系使然——或者河道上遍布的那些同房子一般大的巨砾——又或者某些地质变化让你不禁充满代入感，因为这条河仍然沿着莫伊内推覆体^[9]的志留纪断层线披荆斩棘缓缓流过。奥伊凯河上段水域的景色类似，但那边的风光比较开阔：欣河的四周皆是峭壁，困于峡谷之中，而且有一年我碰巧发现它已被纳入水

力发电计划。当时我跪在河里的一块礁石上，有个水力发电技术员准是已经决定要打开闸门。我正集中注意力用假蝇瞄准水里的目标，自然没注意到河水快要淹没我腿下的礁石。等我反应过来，礁石和河岸中间的水已经升高到我只能蹚水上岸的地步——高统胶靴里灌满了水，身上也湿透了，踉踉跄跄地走向岸边的树，踏上回家的路。

8月1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早上7点，狂风暴雨的喧闹声把我吵醒了。我和弗里德里克从他家的别墅开车到欣河见了渔猎向导。水位达到5英寸的欣河和水位达到11英寸的奥伊凯河都是不适合钓鱼的。水都太多了，于是我俩又开去两条河的瀑布看看水量这么大，鱼冲过瀑布会是怎样的景象。

流水：467.46镑

顾客人数：45

8月1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早上7点30分，和其他来宾之一的威尔一起起床。威尔是弗里德里克的老朋友。我们开车去了奥伊凯河上的3号猎区，水位非常高。渔猎向导彼得到场的时候，我恰好捕到一条18磅重的鲑鱼。结果那是今天我们在奥伊凯河上唯一的收获。下午我去了欣河捕鱼，在瀑布上面错失了一条巨大的鲑鱼，就几秒钟光景，它就在我螺旋轮上的钓丝全部扯了开去，还一直向前游，在尾流里留下一个“V”。我很肯定那条鱼30磅都不止。要是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来，不知道有哪个会信。

流水：534.57镑

顾客人数：54

8月1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一早上都在捕鱼。吃过午饭，我同他们道了别，出发去格拉斯哥。找了家旅馆过夜，明天早上在附近有笔收书生意要做。

流水：297.70镑

顾客人数：25

8月1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早上8点醒，开车去格拉斯哥见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要搬家，决定卖掉藏书。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登山相关的书，我挑满了三箱，出价75镑。在他们工作间的书桌上写支票的时候，我不小心推了一下显示器旁的鼠标，结果激活了原本休眠中的屏幕。跳出来的是一家炮友网站，一个非常迷人的黑头发年轻姑娘映入我眼帘。幸好当时他俩都不在屋里，那位妻子回来取支票时，屏保已经恢复了。

我把三箱书装上货车，启程回家，12点30分到了店里，结果发现劳里和凯蒂没在工作，而在一边聊天一边听音乐。柜台乱糟糟的，桌上和整个空间都丢满了书和纸片，于是我教育她俩要讲究整洁，她们回敬我说我简直是个挑剔的老妈子，还模仿我的样子。我只好查了查河流的水位，决定下午去附近的敏诺克河再捕一条鲑鱼，这项计划最后彻底失败了。

4点30分我回到店里，看到我妈正在带着我侄子贾尔斯参观书店。她特别喜欢带人参观我的店。多年前的一次，在图书节期间，我回卧

室拿凿子，撞见她正在屋里和明显浑身不自在的琼·贝克威尔^[10]大谈我室内装潢方面的品位。

快5点时，一位老先生来到店里，说他过世的姐妹在“厄尔河上的浩克”^[11]附近的家里有些书（大约800种），问我们能否帮他处理。他亟需清掉这批书，因为他只在这里待到星期六，我答应明天吃完午饭就过去看看。

流水：299.69镑

顾客人数：32

8月1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0

凯蒂今天看店，代妮基的班。

“季风”又崩溃了，我们无法获取定位器代码，找不到客人下单的书。其中有本埃姆林·威廉姆斯^[12]的《天生同志》。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厄尔河上的浩克”看那批书。那座小村庄离我大概三十五英里远。书放在一座非常漂亮的白色小屋里。屋里很乱，但放满了雅致的古董家具和画作，书呢，各种类别都有。稀罕货不多，有很多比较不错的书因为三月份的一场大水发霉、泡坏了，不过我找到了一套两卷本的1755年版《堂吉诃德》和几册初版A. A. 米尔恩作品。这些书、画作和家具来自一个大户人家，大宅子卖掉后家族内部就分了财产。这些东西放在农村小屋里显得格格不入，如果它们有思想，当初肯定会觉得买家应该住在更阔气的地方。那位老先生和他孙子住在那儿，话很少。我注意到我和他孙子穿了一样的运动鞋，可一向他指出这点，他竟然大惊失色。我挑走了十二箱书，给老人家写了张525镑的支票。

回到店里时，我看到一张凯蒂回家前留的“待完成的事”清单，其中包括“修季风系统”。问题出得太频繁了，也许是时候换一个系

统了。四分之一的时间里都无法运行，虽然技术支持不错，但总部在俄勒冈州，比我们慢八个小时。我快打烊的时候，恰巧是他们开始上班的点。

流水：217.98镑

顾客人数：26

8月1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0

今天店里就我一人。“季风”还是瘫痪中，就是说连昨天订出去的书的定位器代码我们也没法找。妮基去了爱丁堡书展，分发俱乐部传单的同时也播撒同样份额的智慧。下午4点，我收到她的短信说她已经放弃，最后去了酒吧。

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同两位客人发生争论。跟第一位争的是鬼怪是否存在，跟第二位吵则是因为她带来了一本用气泡膜仔细包好的零册彭斯作品（1840年版，一套四册，另三册不见了），深信它值一大笔钱。听到我说这本书白送给我我也不要时，她看上去受了很大的冒犯。套装中的零册很难卖——遇到一位买家恰好缺了你拥有的那一本，而且书的装帧也般配，概率极低，所以除非是非常喜欢的书，或者里面有漂亮的木刻画或铜版画的插图本，我们——大部分书商都如此——一般不会收。

威格敦农业协会的秘书海伦发来邮件问片子怎么样了，我还没开始剪辑呢。

今天早上收到两箱书。原来是诺维奇那个寡妇寄来的色情作品。我上网查了查书价，向她出价75镑。买进色情作品很不好办，绝大多数都无法在亚马逊或者eBay上销售，因为这种书触犯了负责两家公司的假道学们拘谨的神经。

下午7点，艾略特来开董事会会议，打扮得倒很像那么回事，不过才到了几分钟，他的鞋就出现在厨房地上了。

流水：407.97镑

顾客人数：29

8月1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凯蒂今天上班。她抱怨说生病了，于是我给她冲了杯“柠适”^[13]。到吃午饭时，我也感到很不舒服了。

“季风”一直瘫痪，下午2点，他们俄勒冈州的技术支持团队中有个人终于醒了，随后通过远程操控修好了系统，我们这才又可以处理订单、找书了。

下午，一位客人问“带插图的诗集”放在哪个位置。我说我们并没有专设这一类别，他恐怕得把诗歌类细翻一遍。两小时后，他兴高采烈地拿了一堆总价200镑的书来到柜台前，说他刚开始藏书不久，认为“带插图的诗集”是建立个人主题收藏的非常有趣的选择。我真心以为这类人已经绝迹了。我简直想抱抱他。

要打烊的时候，我感到难受极了——嗓子痛、头痛、流鼻涕。卡勒姆顺道来玩，我俩去喝了一杯。

我还没有把星期五从“厄尔河上的浩克”买的书从车上卸下来，所以我真的应该先做这件事，选出比较值钱的那些挂在网上卖掉，回笼点资金。

流水：469.33镑

顾客人数：36

8月1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凯蒂打电话来请了病假，所以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怀疑自己和她得了一样的病；难受了一整天，可“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明天必须寄出，我只好把书全打包好，再上皇家邮政的网站一单单处理。会员数又跌至153人了。邮费247.53镑。今天早上去邮局送单的时候，我问维尔玛她明天能否派邮递员来取那六袋书。听到我向他打招呼“你好啊威廉，今儿天又很好啊”，威廉还是那句：“好在哪里？”

流水：270.98镑

顾客人数：30

8月2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凯蒂和劳里都请了病假。劳里是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来的，凯蒂则是今天早上8点。她俩同时生病，真是太不体谅人了。

擦拭放园艺类图书那间屋的书架时，我在钓鱼类别里发现了一本《奥德赛》。我还没质问妮基这是怎么回事，但不用问也知道，她的回答准是：“哎呀，不过书里的人确实在船上待了一段时间嘛。你想他们会吃些啥？哎呀。鱼咯。懂了吧？”

邮递员来取“随缘书”时，我已经关店了。幸好我还在店里，听到他敲门。

凯蒂之前保证说生病归生病，她还是会来看店的，所以我给她发了短信，这样一来，我就能去格里姆斯比从书商伊恩那里拿书了，此人是我长期的合作伙伴。

流水：276.70镑

顾客人数：30

8月2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凯蒂今天抱病上班。清晨5点，我出发前往格里姆斯比，10点45分到了那儿。伊恩的店在格里姆斯比正中央的一个古教堂里。三年前，他怀抱着把大约一万本书挂到网上的想法做起了生意。现在他决定放弃了，因为去跟大型商家竞争渐渐变得不可能，他们凭借经营体量可以让亚马逊和皇家邮政给予很大的让利，小型商家根本得不到这种优惠。

我和伊恩翻了一遍两年前我寄来请他挂在网上卖的很多箱书。我从中挑了十箱左右我觉得可以在店里卖的货，剩下的则以500镑的价格卖给了他。随后他出价1500镑向我购买他已经放到网上却尚未卖出的书，我欣然接受了。

经过十三个小时的驾驶和搬运箱子，我的背都僵了。今晚我睡得像果戈理《死魂灵》里拿到了普柳什金庄园中那些死人名字的奇奇科夫——“睡得又沉又安稳，慢慢进入甜美的梦乡，只有那些对痔疮、跳蚤和过度活跃智力引起的痛苦毫无体会的幸运儿才拥有这种福气。”

从店里“企鹅现代经典”区域拿了本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上床前开始重读。我参加高级考试那年课程里有这本书，记得当时很喜欢。

流水：603.63镑

顾客人数：41

8月2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劳里在店里。

上午的邮件中，有封不太友好的来信：

都22号了，我还是没收到《鲳鱼塔》^[14]。

我住在坎布里亚，同威格敦隔索尔威湾相望。

在AbeBooks上买了一本远在南非的书，两天就到了，订购的其他书也很快就送到我手里。

从威格敦郡到坎布里亚要12天才能收到一本书，着实不能接受。也许你该考虑换一种邮寄方式了。

吃过午饭，我去爸妈家取了我的猎枪，把一只Kindle（碎屏了，我在eBay上花了10镑买的）想象成那本寄丢的《鲳鱼塔》，给了它一枪。一下子射它个粉身碎骨，真是爽翻了。

打烊前夕，一个男的拿来三本伊恩·弗莱明的初版书，其中包括《诺博士》^[15]，我给了他150镑，旋即便后悔了。事后想来，100镑都嫌多了。

流水：296.47镑

顾客人数：20

8月2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两姑娘今天都不在。我的背痛得要命，现在我的左腿也麻了。我给卡罗尔-安打电话，她的背最近刚动过刀。她说我这是坐骨神经痛的症状。

收到两封亚马逊买家的邮件，说他们被迫去邮局取件，还因为我们没贴邮票，额外付了钱。两个包裹是8月14日或15日寄出的，于是我查了查日记。14日凯蒂和劳里都在店里。15日只有凯蒂在。等她们病好来上班了，要有人挨骂了。

我在找今天上午订出去的书时，有位客人来问：“你店里最古老的书是啥？”然后说想看看。是本叫《马蒂阿利斯》的书，出版年份为1501，所以恰好无缘享有“摇篮本”（任何一本1501年前印刷的书，都被浮夸地称作“摇篮本”）的神圣光环。随后她告诉我她有本更古老的书。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是来跟我比赛的。我们这本《马蒂阿利斯》——虽然不是摇篮本——的特色在于它是阿尔丁出版社印行的。阿尔丁是早期威尼斯最负名望的印刷商之一，在书籍印刷的世界里享有盛誉，一是因为在印刷品中引入斜体字，二是因为首次以如今已成标准的八开本出版了尺寸较小的书。其商标也受人推重：一条海豚灵巧地穿过一只锚。

流水：270.85镑

顾客人数：28

8月2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凯蒂终于拖着步子来上班了。我提起了有包裹没贴邮票的事。她承认这可能是她的失误。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拿来了五根手杖补充库存。

我的背还是很痛。我本来打算去看医生，但忘了今天是法定假日，所以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药商朋友克罗达。她推荐我试试可待因^[16]，于是我跑了趟药房，结果药房也没开门，我只好去合作社买了扑热息痛和布洛芬。

迪肯先生打电话来问能否订购一本艾莉森·威尔的《阿基坦的埃莉诺》。我问他确定是这书吗，因为我们最近刚给他订过一册。他愣了愣，回答道：“噢是的，这书就在我书桌上。我的书单哪儿去了？对对，我要的是戴维·斯塔奇^[17]的《亨利》。能给我订一本吗？”我向他保证说这星期结束前就能到货。

我留下凯蒂看店，开车去格拉斯哥，在帕迪克卖了四十箱次品书给“换钱买衣服”。

我记性很烂，所以又记了一笔提醒自己申请詹姆斯·帕特森的补助金。我的“非做不可之事”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现在又多了一条。

流水：367.05镑

顾客人数：72

8月2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劳里今天上班。她来没多久，一个体格庞大、蓄着姜黄色傅满洲八字须的女人买了本关于《指环王》电影幕后故事的书。

一位之前从没见过的书商来柜台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珍稀的初版书，于是我告诉他那三本我刚买的弗莱明初版他要的话可以200镑拿走。他婉言谢绝了，不过花225镑买了我们店里的初版《世界大战》^[18]，而且是用支票付款。今年来店里用支票买书的，他还是头一个。我刚买下书店的时候，每周都会去银行存掉一两张支票，但如今都是刷信用卡了。

我跟眼镜店的人约好午饭后上门。经过几轮测试，验光师彼得告诉我，我的视力和四年前最近一次检测时基本一样。听到我说我在浴室看书很费劲，他问道：“你白天在那儿读书是不是感觉清楚些？”我说是的——确实如此。他建议我更换灯泡。老样子，碰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聊骑行和航海。走的时候我订了两副新眼镜。

下午6点30分，卡罗尔-安来了，问我们她今晚能不能住下。我打电话给卡勒姆，请他一起吃晚饭。安娜和卡罗尔-安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的中国餐馆买了外卖。在安娜的世界里，这就相当于“做饭”了。

流水：287.96镑

顾客人数：56

8月2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当班。

这星期的“老饕星期五”看来改到了星期三，今天早上，妮基朝我咧嘴笑着打招呼：“瞧，嗯，我给你买了一袋焦糖消化饼干。不过都融化成一大坨了。”她还买了辆自行车准备卖掉。我说绝对不可能有人傻到会买的。她刚在自行车上挂了块“待售”的牌子，把它靠在店门口的长凳上，“臭凯里”就出现了，问她这车多少钱。她答道，鉴于他眼下得靠两根拐杖走路，买自行车就有点不自量力了。

一个看上去年近八十的老太太拿着一袋子书来卖。都是色情书，而且都是1960年代的写真画册。我翻看了一两本，觉得挺有价值，便给了她50镑。离开前她拿起其中一本，说：“看你能不能认出里面哪个模特是我。”

卡罗尔-安又住了一晚。

流水：461.39镑

顾客人数：34

8月2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凯蒂今天在店里。

气死我了，妮基的自行车竟然卖掉了。她在脸上更新道：

不好意思各位，自行车卖掉啦！

现在放在那儿的是一张带升降式盖子的定制版木桌！超酷的！给20镑就归你了。

一位老太太拿着本书来到柜台前：“这书我要了，谢谢。是买给我儿子的，你知道。他是小学老师，正给孩子们讲恐龙呢。我对恐龙一无所知，他也是，所以给他买这本书。下星期要见他，到时把书给他。是她姑姑弗洛伦丝的七十岁生日。你知道吗，她看上去绝对不到六十岁……”她又这样说了十分钟才停。

AbeBooks发来邮件说我们的账号被暂时冻结了，因为订单完成率低于最低要求的百分之八十五。我回了信，问他们如何才能恢复使用。

妮基在翻看一箱要卖给“换钱买衣服”的书时，一个老头上前同她搭讪——“我在找一本书，但我不记得书名了。但我知道它封面长什么样。那是本老书。”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又拿来了一些手杖。转眼就卖出去了一根。

流水：388.03镑

顾客人数：39

8月2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看店。她带了印度炸菜饼和泡菜来过“老饕星期五”——一如既往，都是从莫里森超市垃圾箱里挑的。

AbeBooks来了回信，关于我们该如何恢复账号，给出的解释简直复杂得荒唐：我得说清楚两点，先是订单完成率为何会降低，再是我

们会用什么办法将其提升。感觉很像在学校里被逮住抽烟而道歉。我怪罪了劳里一通，然后告诉AbeBooks的那女的（艾玛）我已经把懒惰的员工解雇了，这就是我提升订单完成率的策略。她对此好像十分满意。

下午，我开车去邓弗里斯看了看一位退休长老会牧师。他太太刚过世，但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兴高采烈的。也可能正因如此才心情大好。我选了好几个种类的书，凑满一箱带走，给了他75镑。唯一一本像样的书是《盖勒韦的街谈巷议》，此书一般要花40镑才能到手，这本才20镑不到。

3点30分回到店里，刚好不经意听到一位客人在对书架后面影影绰绰的丈夫说：“刚去花园逛了一圈。门上写着‘闲人莫入’，但我还是进去了。真漂亮。”

妮基找到一本书叫《跟消沉的女人一同工作》，决定自己留着。打烊后她去了酒吧，晚上就在节日床位上过了夜。

流水：328.89镑

顾客人数：27

8月3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我们接到了六月以来AbeBooks上的第一个订单。他们终于明确无误地重新吸纳我们为平台商家了。

妮基把邮包带去邮局的当儿，一位客人拿了本标价6.50镑的1876年版《丹尼尔·德隆达》^[19]来到柜台，问：“能不能便宜点？”我气得真想告诉她：“那就7.50镑吧。”她甚至都不等别人回答，就说起完全不相干的话来：“威尼斯真是让我失望透了。全是游客。”——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游客永远如此抱怨。

我把店托付给妮基，开车送安娜去格拉斯哥机场，她要回美国探亲。

流水：211.86镑

顾客人数：29

[1]North Uist, 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 (Outer Hebrides) 中的一座岛屿。

[2]John Kennedy Toole (1937—1969), 美国小说家。《A Confederacy of Dunces》(1980) 在他身后才出版, 获得了普利策奖。

[3]《Farthest North》, 挪威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政治家Fridtjof Nansen (1861—1930) 出版于1897年的作品。

[4]《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英国南极探险家Apsley Cherry-Garrard (1886—1959) 出版于1922年的作品, 记录1910年到1913年间英国南极探险队的事迹。

[5]《South with Scott》, 英国海军将领Edward Evans (1880—1957) 出版于1921年的作品。“司各特”即两次指挥英国南极考察队的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

[6]《South》和《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都是英国极地探险家Sir Ernest Henry Shackleton (1874—1922) 的作品, 分别出版于1919年和1909年。

[7]Lairg, 苏格兰萨瑟兰 (Sutherland) 的一个村庄。

[8]Mohamed Al-Fayed (生于1929年), 埃及富商。

[9]推覆体 (Nappe) 为地质冲断层上盘, 远距离推移而来的外来岩块。

[10]Joan Bakewell (生于1933年), 英国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工党上院议员。

[11]Haugh of Urr, 位于苏格兰邓弗里斯和盖勒韦的一个村庄。

[12] Emyln Williams (1905—1987), 威尔士作家、剧作家、演员, *He Was Born Gay*是他出版于1961年的剧本。

[13] Lemsip, 柠檬味冲剂型感冒药。

[14] *Fomfret Towers*, 英国/澳大利亚小说家Angela Thirkell (1890—1961) 出版于1938年的作品。

[15] *Dr. No*, 弗莱明出版于1958年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之一。

[16] 原文为co-codamol, 一种止痛药。

[17] David Starkey (生于1945年), 英国历史学家、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Henry*是他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

[18] *War of the Worlds*, 威尔斯 (H. G. Wells, 1866—1946) 出版于1898年的科幻小说。

[19] *Daniel Deronda*, 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出版年份正是1876年。

九月

我们卖过许多童书，主要是些“过时货”。现在的儿童书太吓人了，尤其是你眼前出现乱糟糟一大堆的时候。就我个人来说，我宁可给孩子读仲裁者佩特罗尼乌斯^[1]的作品也不愿推荐《彼得·潘》，但就连巴里的书，也比后来模仿他的人的作品更有男子气概、更有益身心。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书店里的童书区域总是一团糟的。虽然我们像西西弗一样坚韧不拔，可不管怎么清理，那堆书只能保持一两天的整洁。把它们弄乱的孩子我是很看不惯，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这是孩子天性使然。不过，看到认真读书的孩子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注意力完全为书籍所吸引，倒也给了我对于书业未来的一丝希望。总体说来，似乎——至少在我店里——比起男孩子，女孩子是更忠实的读者。我小时候，对阅读的兴趣肯定是有限的。不过，巴里的书男孩女孩都不会拿起来看了。那一时期的苏格兰作家，好像只有史蒂文森和巴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依然是店里的畅销作者。

安德鲁·兰的“童话系列”^[2]也卖得不错，但买的人主要是收藏者而不是孩子。我有次从另一位书商手里买过一套，还带去了一个书展（除了少数例外，书业中的这一块似乎也正在奄奄一息中急促地大喘气）。书展上最赚钱的交易发生在布置展位期间的书商之间，那时大众还没入场。无一例外。花400镑买下那套书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在兰开斯特书展上以550镑将这套书出售给了另一位书商。从此以后我没去过别的书展。旅途、住宿和展位的花销，还有如今的人愿意花在购买书上的那点可怜兮兮的钱，都让业内一流以外的书展完全无利可图。

9月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劳里在店里。等她来了，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把上星期的收入存进银行，再去眼镜店拿了新配的眼镜。下午3点30分，伊莎贝尔来了，发现我戴了新眼镜，说道：“哟，这副眼镜一戴，你看着倒挺聪明的。”在用阴阳怪气的夸奖来骂人这方面，她可以开坛授课了。

流水：153.54镑

顾客人数：15

9月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劳里光彩照人地早早来到店里。下午2点，一个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须的男人来到柜台前，说：“多年前，一个朋友借走了我那本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世上最糟的旅程》始终没还，我一直想再找一本。我看到你店里有一本，不过要23镑。对一本旧书来说好像有点贵了。”所以说，经过好些年他终于又找到一本《世上最糟的旅程》，而且版本还很珍惜，却连23镑都嫌贵。

整理从“厄尔河上的浩克”买的书时，我在一个箱子里翻到了一本柯林斯版《法语常用语手册》。如果下面的短语能派上用场，那你的假期得倒霉成啥样啊：

“有人落水了。”

“你会做夹板夹吗？”

“她被车撞了。”

“帮我搬一下他。”

“我想拍X光片。”

“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不喜欢这样。”

“我怎么按铃女服务员也不过来。”

“1940年我来过这里。”

“这里处决过十一名人质。”

流水：218.93镑

顾客人数：20

9月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9点劳里开了店，可忘记把牌子从“休息中”翻到“营业中”了。等我发现已经10点30分了，一个客人都没进来过。

下午3点，店门口来了辆希尔林旅游公司的长途客车。每逢这个时候，店里都将迎来一车约克郡的退休人士，他们什么都看不惯，见到免费的东西就拿，十分钟后，边离开边心急地问最近的公共厕所在哪里。因为客车司机的存在，今天这波进击稍微让人能够容忍一些——他是其中唯一买了东西的人。我们互看了一眼，流露出对彼此的同情。他们全离开后，一个女人边在店里穿梭边放声大喊：“莉兹！凯伦！”原来是司机在等这两位，人齐了才好发车。她高分贝的嘶喊短暂地打破了侵袭过后店里的片刻宁静。

策划者否决了计划中的风力发电机农场。这是好消息，但再三要求执行这一项目的公司出了名地有本事让荷里路德^[3]推翻当地的决定。

下午3点，劳里下班了。今天是她最后一天来上班。不过这个月下旬，她会成为图书节公司的场地经理，就在楼上工作。图书节期间，我的客厅会暂时变成“作家休憩处”，只对讲课的作家开放。我们专门请了个餐饮负责人，让作家们拜访威格敦的日子里吃饱喝足。劳里的职责是确保一切进展顺畅，不过这一点从来没实现过。有一年，我们一位“房客”在图书节第一天早上洗澡，他的操作并没有问题，可他一拔掉塞子，水管就漏了，水流从浴室奔泻而出，浸湿了电炉，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它爆炸了。我只好打电话给卡罗尔-安，叫她去邓弗里斯买一台新的带来。电炉爆炸引起的冲击力还把无线路由器弄坏了，导致我们连不上网，而那天晚些时候，洗衣机也不工作了。在办节期间的所有设备中，这三样是最重要的。

流水：173.49镑

顾客人数：15

9月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是凯蒂的最后一天，她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一个拥抱。她很讨厌身体接触，所以看到她不自在的样子让人格外爽。

流水：304.38镑

顾客人数：25

9月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妮基在店里。才到店没几分钟， she 就把包扔在了书店前屋的地板正中央，把外套丢在一个角落，还打开了好几个箱子，在店里每一处空闲的平面都放上了待标价和待归类的书。不过她找到了昨天的订单里一本我没找到的书，承认说是她放错了架子。

修理犯罪作品区域的书架时，我无意间听到有位上了年纪的客人在同她朋友讨论恐怖小说时搞混了E. L. 詹姆斯和M. R. 詹姆斯^[4]。等回家打开自己买的《五十度灰》时，她只怕会要么惊喜交加，要么大为错愕吧。

我正忙着把新货搬出来呢，一个又矮又胖、穿着格子涤纶裤的客人挡在了“苏格兰室”的门口。她盯了我一会儿，说：“你不认识我了吧？”尴尬地沉默了片刻，我承认道我确实不知道她是谁。原来她是书店脸书主页上许多莫名其妙的帖子的作者，很明显是个对自己的天才有着就算毫无根据、至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信念的女人。她说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她写了本《不，我不坐跷跷板》，那是她不出所料尚未出版的自传。可怕的是，她看到了妮基贴出来的一张告示，上面说欢迎客人把自己挚爱之书中的段落读出来给我们拍视频发在脸书上。她一溜烟回到自己车上，回来时拿了本书坚持要我给她录音。那是本她某位祖先的自传，写于“一战”前夕。她平板的语调听之索然，时不时还要大放悲声，或者激动地手舞足蹈几番，可动情的点完全跟书里的内容不搭。

离开前，她对她说她准备来图书节“感受一下气氛”，这样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她的书大获成功后，她作为受邀演讲者来访时心里就有数了。她问我她能否预订店里的节日床位。其实我早该看出她要来这一套，可竟然傻乎乎地吃了一惊。我马上找了个不太站得住脚的借口，把责任推卸给艾略特，说他决定今年不接受床位预订了。事实上我都已经接了两个预订了。

下班后，屈赛过来喝了杯茶，跟我说起她在RSPB访客中心碰到过的最讨厌的人。结果就是今天来我店里的女人。

妮基在节日床位上过了夜。

流水：246.60镑

顾客人数：14

9月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起了个大早，我下楼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完厨房了。接到一个订单，是本叫《失禁》的书。

在脸书上放了张苏格兰独立战争主题马克杯的照片，收到了好几个订单。我扫描了一本1920年代的小册子发给贝芙，她就据此做了这款杯子。我忍不住想当作圣诞礼物送一个给我妈。

上午10点30分，一位顾客拿来了十一箱书——有意大利艺术方面的，也有关于物理学和统计学的。我翻看这些书的时候，有个澳大利亚女人站在我身旁，距离近得叫人难受，笑着看我干活。过了一会儿，她问这些书是不是捐来的。我说没人捐书，每样东西我都是花钱买的。随后她亲眼目睹我给选中的那部分书开了张120镑的支票，交到拿书来的男人手里。可走之前，她对丈夫说：“知道吧，他的书都是别人捐的。”到打烊时，我卖出去了六本艺术书。买家很高兴，因为其中有两本他找了好几年。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带了个朋友到店里来逛了一会儿。他和妮基都对金属探测有着狂热的兴趣，于是开展了一场激辩。金属探测的魅力，兴许藏书爱好者可以多少感同身受。两种爱好都是在各自领域里探寻深埋的珍宝，桑迪来店里时，我能看到他眼中的热忱，我想，他出去寻找维京海盗的宝藏时葆有的也是这种热忱吧。

吃过午饭，我和威格敦图书节公司的安·巴克莱碰了个头，她之前请我为“威格敦，节日”（WTF）的一项资金申请制作视频——图书节上给青少年准备的那部分活动。我已经安排好了下星期六为三位组织者拍短片。安是图书节的运营总监（艾略特是艺术总监），她负责所有的物流、预订等。她工作格外拼。我上床睡觉时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打开窗帘，从我卧室窗户可以看到），而在准备图书节的期间，凌晨1点，那里依然灯火通明。

流水：496.96镑

顾客人数：36

9月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妮基今天在店里。早上的头一件事就是和她吵架，因为我要求她整理书时一次只打开一个箱子，书不要乱放，把店里堆得到处都是，可她偏偏不听。打烊时，她已经开了九个箱子，店里有七处地方堆着书。我向她指出这一点，她就怪到客人头上。

11点，我带着无人机开车去默里纪念碑^[5]为斯图尔特·麦克林恩的“黑色外界”拍预告片。这一活动从去年开始举办，他会请人预先提交他们创作、录制却没人听过的音乐。他用设在默里纪念碑（在几英里外）的一台FM发射机二十四小时向周围四英里之内的人播放全新的音乐作品。随后他会毁坏储存它们的硬盘，根本的用意是表示这里的每一首音乐只为这一次广播而存在。

威格敦图书节公司的前主席安·布朗要我给节日期间有节目要播送的威格敦广播电台录一点音频，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去广场周围采访了一些书店和图书行业的从业人员。威格敦电台是去年开办的，整个图书节期间都会有他们的节目。电台设在郡大楼的“殉道者牢房”里，是一间带拱顶的小房间，节目几乎是全程直播的，有一个主持人、一个制作人和一组随意搭配的嘉宾——这厢主持人忙着把节目串起来，那厢制片人得跑出去找人来当嘉宾。

晚上读毕《我弥留之际》。下午有个客人看到我在读这本书，说我如果喜欢《我弥留之际》，应该也会喜欢尼克·凯夫^[6]的《驴子见到天使》。我在小说区域里找到了一本平装本，已经开读了。

流水：242.30镑

顾客人数：18

9月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不上班，天气温暖、和煦，店里就我一人。三个订单里的两个都找不到。最近妮基的定位器代码老是在变。

今天上午的邮件里有这样一封来信：

主题：我没钱，我爱书，请给我一份工作

正文：

致“书店”：

我写信来是想请问贵店有没有空缺的岗位，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和大部分作家一样，囊中羞涩。通常我会去当服务员，但这次我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一份亲近许多书籍的工作。

我住在一辆野营车里，因为我丈夫眼下正和你们这儿的陶工安迪·P（是他让我提他的，所以你们不能批评我抬出他的名字来套近乎）一起干活，车子就停在镇上。在待人接物上，我经验很丰富，也有不错的客服技巧，不过我觉得真正让我有资格在贵书店工作的是我对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书籍的热爱与崇敬。我一直很爱书，并且会永远爱下去。要是法律允许，我也许已经嫁给一本书了。

我的性格勤劳而友好，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推荐信。

我知道这封给“书店”的求职信业余透顶，但我保证，在必要的时候，或者有人逼一下，我是可以专业起来的。

顺颂商祺

贝唐

我回复说她的信来得正是时候，图书节开幕前的日子店里要忙疯了，帮忙的人当然越多越好，但从现在到图书节结束后的几天里我们的生活会只剩下工作。

12点30分左右，“书源”的销售代表卡罗尔·克劳福德来了。她总会挑书展前的时候来一趟，确保我国是从她iPad里选的新书。我订购了五十种书，包括三本《苏格兰失落的花园》，其中一本我是打算自留的。我又一次迷上了这种值得怀疑的消费逻辑：同样的书，明明亚马逊更便宜，我偏要从出版商那里零售购买。但恐怕这事儿无法长久。顾客们越来越把书店当成纯粹浏览的地方，然后再去网购。新书尤其如此，亚马逊上的售价几乎肯定比定价低，但二手书的情况不大一样，很可能去网上买反而贵。

吃过午饭不久，一个客人走进来问我们有没有“那本叫《绑架》的书”。我说有的，“苏格兰室”里有好几本。他连回答都懒得回答一句，更别说去屋里看看了，直接出了门。

我用旧托盘做了一个盾牌形木头底座，把那台挨过子弹的Kindle架了起来，挂在店里。

从星期天开始，店里的猫——船长——就没影儿了。我在Skype上同安娜聊天时说起这件事，她听了好像非常担心，很是沮丧，脑补着各种明明不太可能会发生的厄运将会降临到这只小可怜身上。

流水：235.47镑

顾客人数：27

9月1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当班。她找到了两本我昨天没找到的书。书是她加入编目的，可随后她把它们放在了跟数据库里的定位器代码完全不一致的架子上。

那个郁郁寡欢的威尔士女人又打来电话，得到的自然是老一套回答。我怀疑她是不是做了一份很长的书店名单，整天给他们打电话问问题。照我的估计，名单上的书店她挨个骚扰一遍再从头开始得花两个月，这差不多符合她打电话来的频率。

上午11点，在路人兴奋和错愕的目光里，诺里和缪尔带着制作新“书螺旋”的混凝土书本和钢筋来了。

下午3点30分，我问妮基要不要喝茶。她回答道：“好啊，不过一定得用骨瓷的杯碟。你那种垃圾马克杯泡的茶我是不喝的。”

打烊后我填写了詹姆斯·帕特森的书店补助金申请表。晚点我会检查一下，提交上去。

猫还是毫无踪影。

流水：273.94镑

顾客人数：24

9月1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今天还是妮基看店。她送了我四听挤瘪的西红柿，是她以很低的折扣价从合作社淘来的。

上午10点，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选建材。图书节期间，我得在书店后面辟一个表演空间。在建材批发商店里我碰到了电工罗尼，提醒他说三年前他给我干的活到现在都没寄来发票。

威格敦合作社要装修，所以下午4点就关了。这下我们只好去纽顿·斯图尔特买吃的。合作社要到18日才重新开业。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是在这一天，对某些人来说，两件事至少是同样值得欢呼雀跃的。

流水：411.44镑

顾客人数：19

9月1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还是妮基当班。今天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要不要来点黑莓酱？那个，其实也不是真的果酱啦。很恶心的，太甜，所以我加了点辣椒粉进去。涂在肉上应该挺好吃的。”

订单里的书都找到了，我叫妮基上皇家邮政的网站处理一下，然后把包裹送去邮局交给维尔玛。下午5点，我看到它们还是静静堆在店里，问她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样一来，星期四下单的顾客要到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才能收到书，而我们保证过四十八小时内发货，她回答道：“他们八会^[7]介意的。”

午饭后我开车去格拉斯哥机场接安娜，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用各种说不通的理论解释为什么船长会不见。

打烊的时候，在妮基之前放“大后方小说”（我已经移除了）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个新标签，叫什么“真实生活创伤/伤害”。我立即揭掉了这个标签。她明摆着是想叫我不痛快。

下班时，妮基说她下星期一或许会来，不过完全取决于她是否乐意。

流水：141.22镑

顾客人数：17

9月1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上午10点，一个金发大美女走进来自我介绍说她是9号给我发过邮件的贝唐。她看起来又迷人又聪明，所以我说可以根据妮基来不来上班让她试着干几天，时间就从今天开始到图书节办完。

一个客人拿起一本林恩·安德鲁斯^[8]的书，对她朋友说：“我正在Kindle上读这本书呢。”我真诚地希望她看到我那台作为战利品挂在店里的破Kindle，考虑一下电子书读者对书店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但她的脑袋是否会去好好思考任何问题，对此我真心表示怀疑。

午饭时候来了位客人，他左边裤腿卷到膝盖，右边裤腿卷到脚踝，戴着一顶低顶圆帽，买了一本关于密宗性爱的书。

在安娜的坚持下，我印了一批“寻猫启事”去镇上分发了一圈。

在惠特霍恩和朋友吃饭，席间在独立公投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安娜起初是反对独立的，因为她讨厌民族主义（这情有可原：她外公外婆都是“二战”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盟军解放奥斯维辛时，她爷爷被关在里面），但似乎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和国家独立并非必然是一回事。我们中的半数人支持独立，另一半人反对。如果18号公投计票那天双方的票数也像我们这样均分，那今天晚上这顿饭吃得就有意思了。

没想到的是晚上我们还讨论了诗歌。做东的农场主叫克里斯托弗，在大学里念的是纯粹数学，打死我也想不到他居然热爱诗歌。打小我就认识他，但在今晚之前，我压根不知道除了降雨量和庄稼收成他还会对其他东西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晚上他背诵了叶芝的《流浪者安格斯之歌》。太厉害了，动人得不可思议。

流水：239镑

顾客人数：17

9月1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妮基今天来不了，于是我给贝唐发了邮件，说她要是有空，欢迎来上班。

我们的亚马逊信誉从“好”跌到了“中”，也许是没完成的订单害的。今天的订单里，有一单得寄去比利时，另一单寄往德国。英镑疲软时往往会这样，而眼下的情况正符合，部分源于——反对独立的人如是说——即将在星期四举行的公投带来的人心惶惶。

下午1点，贝唐来了。我带她在店里参观了一圈，工作就叫她从清理书架做起。这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让店里看起来整洁一些，二来可以让它熟悉各类书摆放的位置。

贝唐来了没多久，图书节的一位驻店作家阿努帕顺道过来喝杯茶。我正焦头烂额地想赶掉积压的工作，可我俩还是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讨论了星期四的投票，说有可能等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俩再碰头时，苏格兰已经是个独立国家了。就算这事儿成不了，合作社总归要重新开张了。

一个拖着脚走路的络腮胡子老头问我有没有关于“坎伯里亚纳和诺森布里亚纳”^[9]的书，此举又加深了我对那种为了故作聪明而使用不必要词汇的人的厌恶。到了我的“书店”，集邮癖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说找不到地方志分类，问道：“诺森布里亚是在哪里的来着？”真想告诉他就在苏格兰南部，好歹忍住了。他太太拿着七本写诺森布里亚的书来到柜台，其中包括一本初版《大路和小道》^[10]。一共27镑。他看着地板，咕哝道：“最低多少？”

流水：211.17镑

顾客人数：28

9月1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贝唐今天早上又在店里，所以我花了大半天在旧仓库里搭起了“创意空间”。那是给图书节上阿利森的木偶剧准备的。去年我把仓库改为了某种私人会客厅，我们在广告里把它说成是“图书节俱乐部”。当时，玛丽亚——就是春季节庆时招待客人威士忌晚宴的那位

——给大家提供食物、茶水、红酒、啤酒和软饮料，活动非常成功。但今年图书节期间，玛丽亚要负责“作家休憩处”的饮膳，我们找不到可以替代她的人，所以仓库就主要被用作让阿利森办活动的场地了。

下午4点，一个女人擦着手臂上的血走进了店里。她言之凿凿，说在网球场附近找到了船长，可在把它带回店里的路上，走到合作社门口时，那只猫开始向她乱抓乱挠、嘶嘶尖叫，随后逃走了。

下午，我接受了“边境TV”的简短采访，聊了聊即将到来的图书节。盖勒韦的人口密度很稀疏，其他地方的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里生活的人常常得不到便利，比如公共交通，但我们本地电视台的失败却是史诗级的，任何语言都无法完全概括。他们尽力了，但盖勒韦并不属于边境区，而我们的“本地”电视台竟是从另一个国家的遥远海岸播送节目的。“ITV边境”的总部盖茨黑德在英格兰，同盖勒韦西部相距近200英里。这就相当于伦敦的本地新闻从斯旺西播送，内容要涵盖两地间的一切动态。

流水：152.49镑

顾客人数：13

9月1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贝唐今天继续来报到。

我们在整理从“厄尔河上的浩克”买入的最后几箱书的时候，贝唐发现了一册《凯思琳·雷恩诗全集》。一般说来，我对作品摆在我店里书架上的作家都不太了解，但凯思琳·雷恩^[11]是特例——我从住在距威格敦大约四十英里的彭庞特的一位老先生那儿买书时听说了一些她的故事。六年前，他打电话来说想卖掉藏书，于是我开车前往他家——是座漂亮的地主宅子，花园里有安迪·戈兹沃西^[12]的雕塑。在我踏入他卷帙浩繁的书斋、在其中奋力挤出一条路之前，我俩

坐下来喝了一锅他亲手煲的汤，他边喝边告诉我他最近被确诊为白血病晚期。对他而言，要接受这样的结果肯定很难，他反复告诉我就在两年前七十五岁生日时，他还登上了喜马拉雅山。他太太好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想继续活着的时间，显然要比医学专家说的他能合理期待的数字长得多。他的话语中透着一股可以理解的义愤与怒气。我从他六千册上下的藏书中买了800册，付给他1,200镑。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封凯思琳·雷恩写给他的信，他把它夹在加文·麦克斯韦的《清水的涟漪》^[13]中当书签。他拿出信件给我看，这下我只好承认我从来没听说过凯思琳·雷恩，于是他告诉我雷恩和麦克斯韦曾经是好友，直到一次她去卡姆斯菲尔纳^[14]（麦克斯韦在苏格兰西海岸桑代格的家）做客，他在1956年的一次暴风雪中把她赶出了屋外。雷恩在一棵花楸树下诅咒了麦克斯韦。她将后来遭受的一切不幸——来得又快又

多——归咎于这一诅咒，而且相信麦克斯韦的朋友都觉得他倒霉确是拜雷恩所赐。那本《清水的涟漪》中夹存的信是对邀请她出席蒙雷斯（麦克斯韦在附近长大）的加文·麦克斯韦纪念碑揭幕式的回复。雷恩拒绝了邀请，因为她相信麦克斯韦的朋友会对她不友好。卖给我书后没几个月，那位老先生就过世了。

听说在威格敦山脚下“殉道者之桩”的停车场那边有人看到了船长。安娜立刻出发，回来时果然带着它。昨天在网球场附近找到的猫显然不是船长，所以那位想把猫送回家的好心女士才会挨挠。

电线上再也看不到燕子了。

流水：158.50镑

顾客人数：16

9月1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贝唐和妮基今天都在，于是我让她俩去挑选、打包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的邮包。我想，要说能否挑对我心目中会员们喜欢的那类书，我对她俩都没有十足的信心，但图书节将近，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所以除了委托她俩去办，别无他法。妮基问维尔玛是否介意明天派邮递员来取件。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没找到的书，其实在格里姆斯比的伊恩拿下我们的网上库存时我已经寄给他了，但当时我没办法从“季风”系统里下架，所以还是可以订购。因此我们只好取消订单，差评通常就是这么来的。

下午我花了一点时间为广播电台采访了另一些在当地做生意的人，图书节期间，节目会从郡大楼的“殉道者牢房”向外播送。接受采访的人里有妮基，她把我形容成“一个巨大的姜黄色谜语”。

大家兴高采烈地迎来了合作社的重新开张，可一天看下来，每个人都在抱怨店里什么也找不到了。

公投日：我投了自己的一票，还代表卡勒姆投了票。他出发踏上了Camino^[15]——去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店打烊后，艾略特带着图书节公司的实习生贝思和切尼（她俩得到了令人艳羡的工作，比如叠放椅子和在办公室里接电话）顺道来访，我们便一起等待投票结果。一直到凌晨2点才上床，看趋势，苏格兰独立显然是一个“否”字了，真令人沮丧。

流水：237.96镑

顾客人数：20

9月1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贝唐和妮基又同时在店里。

花了一整天为广播电台录了另外一些人的采访，店里的事交给妮基打理。她约了邮递员下午3点取件。下星期这个时候图书节就开幕了。

流水：157镑

顾客人数：10

9月2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迟到了十分钟，幸灾乐祸地说着公投结果。

特威格发来邮件：“嗨，肖恩你个巨型姜黄色杂种——别忘了替我辱骂几位作家哈！”

向我威格敦的所有朋友捎上爱，罗伯。”

长久以来，这是第一年图书节上缺了特威格——为了准备下一本书的材料，他前往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地方探险去了。我想，那是本地形学传记之类的书，跟他前一本《红色尼罗河》相似。

我正从小货车上往下卸几箱书的当儿，本地的一个牧羊人卡罗尔·卡尔刚好路过。我俩互相开了几句玩笑，她问我过得怎样，我说过得是不错，就是背部落下了病根。她一脸惊讶，说她先生罗伯的背也不好，大部分干农活的都有这个毛病。她没想到书商要经常把一箱箱书装车、卸货，在不舒服、不方便的空间里当搬运工。我算了算，每年我大概搬十五吨书，而这十五吨书起码还要被移动三次。

离图书节开幕还有六天。

流水：193.50镑

顾客人数：17

9月2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妮基和贝唐在店里。妮基带来了一只巨型毛毛虫外形的蛋糕。是莫里森超市里的降价商品，只要49便士，她上周末去买的。看起来恶心透了，上面盖着一层超级丑的糖霜。

图书节星期五开幕，还剩四天，所以这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会投入最后一刻的疯狂准备中。

贝唐花了一整天给贝芙今天早些时候带来的企鹅版书标价和上架。

佐伊和达伦来了。图书节上，安娜会和这两位演员合作表演戏剧。他们会重现著名电影中发生在书店里的桥段——《长眠不醒》《诺丁山》《大魔域》。

查了一下寄到亚马逊FBA邓弗姆林仓库的几箱书的配送状态——UPS取走后至今尚未送达。

今天来了条非常伤心的消息。阿拉斯泰尔·里德昨天去世了。明天我会写信给他的遗孀莱斯利。这消息是中午费恩打电话来告诉我的。

流水：145镑

顾客人数：22

9月2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和贝唐都在店里。她俩今天的工作是确保架子整洁，图书充足。离图书节开幕还有三天。

喝了几杯威士忌后，我给阿拉斯泰尔·里德的遗孀莱斯利写了信。少了他和蓝铃花、燕子一同到来，今后的春季图书节将会失去几许光彩。

流水；372.96镑

顾客人数：21

9月2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贝唐在店里，但妮基不在。

我把家具从大房间搬了出去，用来布置“作家休憩处”。我朋友、在二楼开艺术班的艺术家戴维·布朗在里面挂了他的画作。图书节期间，这些画会一直挂在那儿。在图书节历史的相对初期就有“作家休憩处”了，那时费恩是图书节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年，他请来演讲的人里有马格努斯·马格努松^[16]。他的讲座晚上8点开始。6点的时候他决定找点东西吃。早些年的活动，观众还比较少，大部分咖啡馆、酒吧和饭馆下午6点就停止供应食物了。哪儿也找不到吃的，走投无路的费恩只好打电话来问他们能不能到我这儿吃点东西。我立马做了碗汤，热了一盘剩菜，我们仨就坐在这屋里吃了晚饭。事后，费恩建议我考虑在图书节剩余的日子里备一点芝士、燕麦饼和汤羹，以防出现紧急情况。果然不出他所料，类似的状况又出现了好几次。几年后，我们终于觉得是时候专门请一个招待人员来掌管这项工作了，我们也定了营业时间。如今，忙的日子里我们要给七十个人提供食物，周末则给大家吃新鲜的本地龙虾。

今天，城中心的花园里支起了大帐篷。又驶来几辆卡车，载着椅子、铺室内地面的材料、供暖和声音设备；一个大帐篷拔地而起。还有两天，图书节就开始了。

我跟UPS和亚马逊打了一个小时电话，想查到我们通过FBA卖掉的书里寄去亚马逊邓弗姆林仓库却不知所踪的那六箱，可还是查不到。我好像进入了一个由三个字缩写的公司组成的可恶世界里。

一个图书节志愿者借了我的货车去阿斯特丽德在爱丁堡的工作室里把她的胶合板图样带了过来。（阿斯特丽德是今年的驻地艺术家之一。）

下午，我用胶合板和木材给阿利森的剧搭了个舞台。她想要舞台有镶木地板的效果，所以我订购了一些可粘贴的塑料片。

下定决心认真通读《驴子见到天使》，而且要在图书节开幕前读完。还差三十页。

流水：146.49镑

顾客人数：9

9月2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和贝唐都在店里。

演员（佐伊和达伦）在店里排练，把顾客吓得更是不轻，尤其现在他们有了道具和服装。

亚马逊打电话来说那批跟丢的书找到了，现在网店上已经有条目，可以买到了。

两位演员、安娜和我去艾略特为图书节租的房子里玩，他给我们和实习生切尼、贝思做了晚饭。我们回家后，妮基拿出最后一口她花49便士买的巧克力毛毛虫蛋糕问我要不要吃。只剩下虫脸了；其余部分她都吃光了。

卡罗尔-安来了。斯图尔特·凯利也来了。屋里人很满。订了床位的那两个意大利人明天到，所以我去纽顿·斯图尔特配了两把备用钥匙，这样客人就能随意来去了。

下班后我心急火燎地给斯图尔特·麦克林恩的“黑色外界”整合出了一段音频，星期六中午活动就开始了。

图书节明天开幕。

流水：227.49镑

顾客人数：15

9月2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书店开门前，我读完了《驴子见到天使》。今天，妮基和贝唐都在。

今年在“作家休憩处”负责招待客人的玛丽亚来布置厨房。所谓布置厨房，主要就是我俩一起把冰箱搬来搬去。

我和妮基花了一上午准备图书节的各种事情，比如确保厕纸和洗洁精够用之类，还有悬挂指示游客寻找场地和活动座位的牌子。给阿利森的舞台订的仿镶木地板塑料片送来了。劳里、妮基和我每年都要争论“作家休憩处”那块牌子上的撇号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17]

安娜今天很紧张，因为她和演员们排的戏剧明天就要上演了。据说这是一出“沉浸式戏剧”。

之前预订节日床位的意大利人发来邮件，说他们来不了了。这么一来也有好处，哪个朋友需要过夜就有地方睡了。

晚上8点，图书节（一如既往）在烟火中拉开序幕。妮基带了些自己酿的啤酒来，我们出发前她已经喝了好几杯。没人敢尝那玩意儿。

她随着克里敦风笛乐队的表演不停跳舞，仿佛他们演奏的是1980年代的硬核算性浩室舞曲^[18]。

看完烟火，我们一行人例行公事地去大帐篷里的图书节开幕晚会上报了个到。艾略特向大家致完欢迎辞后，佐伊朗读了一首阿拉斯泰尔的诗，随后劳伦·麦克奎斯丁表演了一曲《此等湖畔，此等山坡》^[19]。

流水：346.75镑

顾客人数：30

9月2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在店里，但贝唐周末请假了，她要去砍过冬用的木柴。

上午9点我打开店门，发现一位作者等在外面。我连灯还来不及打开，他已经站在门口要吃的了，妮基只好告诉他“作家休憩处”要到上午10点才开张，玛丽亚都还没带食物来呢。

我找到了今天订单里的两本书，带着邮包去了邮局。一到办节，威廉的怒气就会上升到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他忿忿地抱怨说——虽然图书节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来到威格敦——他的报纸销量却下滑了。他将这一结果归因于车位紧张，所以当地人会去其他地方买报纸。

妮基认定今天——图书节期间一贯最忙的一天——是粉刷书店窗户的好日子，于是把大半个上午花在了这件事上，而我呢，既要跟顾客打交道又要处理“作家休憩处”开张首日的混乱。通常说来，我得去寻找煲汤炉的延长电线，接上插头后炉子的保险丝烧坏了就得用新保险丝修理，清理洗涤槽，给篮子里添木柴，还有生炉火。

除此之外，安娜还让我把她在镇上各家书店表演的戏剧拍下来。她们的演出所及之处，在顾客中引起的困惑和兴奋貌似一半一半。有个书商觉得她们的戏着实令人费解，专门打电话来说请她们下次别去他店里演了。

上午，我姐姐卢^[20]和姐夫斯各特带着孩子来了。他们是图书节的忠实支持者，总是来给“威格敦有天才”——一向在图书节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举办的活动——捧场。我请他们在“作家休憩处”吃了午饭，其间我们听说了关于一个恋尸癖作家的可怕故事。幸好当时孩子们正在包厢里跟船长玩。

下午3点到4点间，我当了一小时威格敦广播电台的导播。

打烊后，我和安娜、卡罗尔-安、阿斯特丽德和斯图尔特去参加了阿努帕的首秀。随后妮基、斯图尔特和我去了劳伦·麦克奎斯丁的艺术歌曲活动，最后赶往“威格敦有天才”的现场。斯图尔特似乎对劳伦的活动尤为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又回到店里喝酒，阿斯特丽德睡了节日床位——那俩意大利人退订得正是时候。

流水：989.30镑

顾客人数：95

9月28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妮基9点到店。玛丽亚紧随其后，跟我说冰箱不工作了，于是我拆开插座，更换了保险丝，然后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的垃圾场丢掉了昨天的所有空瓶子和装满纸餐盘的大号垃圾袋。

每年都来图书节主持活动的记者李·兰德尔问我能不能在店里为她主持的活动“罗宾·因斯的烂书俱乐部”找几本标题特别的书。我帮她找了一些，其中包括一本大开本的医学书，叫《直肠》。她迅速

翻了一遍，把书搁在柜台上说道：“非常有意思。书里写到的症状我几乎都有。”

安娜和两位演员在店里演了《长眠不醒》和《诺丁山》的场景，又一次给观众带来了迷茫与欢乐。不经意间我听到一个年轻姑娘对她困惑不解的母亲耳语道：“这叫沉浸式戏剧。”

有个作者演讲时需要投影仪，我便从书店走去艾略特的办公室跟他谈这件事。路上我看到迪肯先生在一场活动的门外同孟席斯·坎贝尔^[21]聊天。在某几个讲座上我都碰到了迪肯先生。他一旦提问——通常都会——面对问题的演讲者总是会来一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妮基发现一本伊恩·海^[22]的书，主角也叫妮基。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读着那本书咯咯笑，不干正事。书里还有个角色叫史蒂菲，她非要把他往我身上套，还添油加醋使之符合她的叙述。

“作家休憩处”一天都很忙：凯特·阿代、孟席斯·坎贝尔、克莱尔·肖特、吉尔斯蒂·瓦尔克和乔纳森·米勒^[23]，等等。有那么片刻，他们一起在店里谈天说地。就像个文学沙龙。

艾略特带了一群作家回来，果不其然，在店里闹到很晚。有一回，斯图尔特·凯利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艾略特一把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喝了起来，凯利落得一脸迷茫。后来，凯利在打扫“休憩处”时（大约凌晨2点）在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双鞋，于是他把鞋子拿出来放到了大厅里，以此解恨。艾略特发现鞋子是他的，便使唤斯图尔特去拿给他。这时候斯图尔特正好拿着一叠报纸，他把报纸往艾略特脚上一扔，说：“号外，号外，来读一读啊。图书节导演连自己的鞋子都不会拿啦！”

流水：447.98镑

顾客人数：44

9月2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贝唐和弗洛都在店里。弗洛是去年夏天来做过兼职的学生，对客人无礼起来简直能叫你肃然起敬，而且也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周末他们要是都在倒比较方便，平时要让每个人都有事情做不太容易。

除了克莱尔·巴尔丁^[24]在的时候，“作家休憩处”今天很安静。大部分时间我都忙着给木柴篮加料和把一袋袋装满龙虾壳、纸餐盘和酒瓶的大垃圾袋从厨房运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去。

妮基给我带来了顺势疗法抗压药片，逼着我就着一杯她自制的恶心啤酒吞了两片。

流水：467.12镑

顾客人数：51

9月3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贝唐和弗洛看店，不过贝唐误了车，10点才到的。今天上午，弗洛没找到订单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情色文学类里的《东京幸运洞》，另一本是诗歌类别里的。我只花了大概一分钟就都找出来了，叫她把书打包好。十分钟后回来一看，她正全神贯注地翻阅那本插图丰富的情色书《东京幸运洞》。

晚上，阿利森、安娜、李·兰德尔和我组建了一支队伍参加斯图尔特·凯利办的“文学酒吧知识竞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答对了35道题中的25道。晚些时候，阿努帕又回来喝了几杯。

流水：291.49镑

顾客人数：27

[1] Gaius Petronius Arbiter (?—66)，古罗马作家，著有欧洲第一部喜剧式传奇小说《萨蒂里孔》 (*Satyricon*)。

[2] Andrew Lang (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翻译家。这里的“童话系列”应该是指他编写的十二卷世界童话故事集。

[3] Hs是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区域，议会大厦就设在此处，所以民间会以“荷里路德”代指苏格兰政府。

[4] E. L. James (生于1963年)是情色小说*Fifty Shades of Grey*的作者，而M. R. James (1862—1936)是英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以鬼怪故事著称。

[5] Murray's Monument，纽顿·斯图尔特附近的一处纪念碑。

[6] Nick Cave (生于1957年)，澳大利亚歌手、演员、编剧。*And the Ass Saw the Angel*是他出版于1989年的小说。

[7] 妮基把will not念成wilnae，书中还有几次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注出。

[8] Lyn Andrews (生于1944年)，英国小说家，真名为Lynda M. Andrews。

[9] 这位顾客在说Cumbria和Northumbria时都在词的后面加了后缀-ana，表示“文献汇编”。

[10] 书名全称为*Highways and Byways in Northumbria*，此书初版时间为1920年，作者P. Anderson Graham。

[11] Kathleen Raine (1908—2003)，英国批评家、诗人、学者。

[12] Andy Goldsworthy (生于1956年)，英国雕塑家、摄影师、环境艺术家。居住在苏格兰。

[13] *Ring of Bright Water*，麦克斯韦出版于1960年的畅销作品。

[14] 麦克斯韦在作品中将桑代格 (Sandaig) 称作“卡姆斯菲尔纳” (Camusfearna)。

[15] 西班牙语“大路”的意思，特指向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 (Galicia) 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雅各祠朝圣的路线，在骑行爱好者中间颇为流行。

[16] Magnus Magnusson (1929—2007)，冰岛记者、翻译家、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苏格兰。

[17] 指“作家休憩处”的究竟应该写成Writers' Retreat还是Writer's Retreat，书中的原文为前者。

[18] Acid House，浩室舞曲（House）的一个子风格，在1980年代的芝加哥浩室舞曲中加入更具有酸性（Acid）的迷幻味道，后来传入英国，迅速进入主流排行榜。

[19] “Ye Banks and Braes”，苏格兰民谣，由诗人罗伯特·彭斯于1791年填词写成。

[20] 作者的姐姐在书中有时叫Lou，有时叫Lulu，这两个都是Ls是昵称。

[21] Menzies Campbell（生于1941年），英国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律师、退役田径运动员。

[22] Ian Hay（1876—1952），英国作家，以幽默小说著称。

[23] Kathryn Adie（生于1945年），英国记者；Clare Short（生于1946年），英国工党政治家；Kirsty Wark（生于1955年），苏格兰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Sir Jonathan Wolfe Miller（生于1933年），英国戏剧和歌剧导演、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

[24] Clare Balding（生于1971年），英国播音员、记者、作家。

十月

自命不凡的初版书爱好者远比真心热爱文学的人常见，更常见的是不停砍价要买教科书的东方学生，但最为常见的当属想为侄儿挑本书当生日礼物却又不知哪本合适的迷茫女人。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说来遗憾，“自命不凡的初版书爱好者”已经快绝种了，不过许多把书带来书店准备卖掉的人确实会指着扉页反面的版本信息，满怀希望地等我开出高价。如今，我很少检查书的版本，除非那是本1960年之前出版的伊恩·弗莱明作品，或者某位著名作家的第一本书之类。对非虚构类来说——偶有例外——一本书是什么版本一般没啥区别，但人们依然会坚信初版透着神秘魅力，充满经济价值。至于店里的教科书，我们现在根本没工夫去管。每年它们似乎都会经过修订和重版。学生（奥威尔碰上的是东方人，我这边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按照要求应该使用最新的一版，这么一来，之前的版本实际上就没啥用了。如今最为常见的不再是“迷茫女人”，而是想找到某本特定书籍的男人。听到我们说店里没有某本书，他们的失望之情恐怕只有与此同时油然而起的沾沾自喜差可匹敌。只要能追寻到心目中的圣杯，许多男人的一生就别无他求了。目前看来，他们最喜欢找的就是可以凑齐一套书的零册。必须是同样的版本，同样的装订，同样的颜色。大部分书商不会留着套书里的零散分册，除非书本身特别有意思，或者里面收了漂亮插图，所以如果要找的是戈登版《塔西陀全集》（第四版，伦敦里温顿1770年出版，树纹小牛皮装，五道竹节书脊，紫色镶皮书名标贴）的第三册，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位在征途上不知黑夜降至的十字军战士将会不停求索下去，直到有天他再也记不得自己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10月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妮基和弗洛在店里。

今天是我的四十四岁生日，中午，我和安娜去里格湾游了泳，十三年来，我都是以这一方式庆生的。

临近午饭时间，“作家休憩处”忙得不可开交，工作日通常没这么忙的。歇脚的作家中，有记者阿伦·利特尔和理查德·德马尔科^[1]，后者准已经有八十多岁了。理查德推动了爱丁堡图书节的建立，而在盖勒韦西部长大的阿伦堪称BBC最棒的记者之一。最忙的时候房间里足足待了三十个人，玛丽亚端着一托盘吃的，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坨东西疑似粪便。她默默对劳里使了个眼色，劳里见状走了过去，她俩心照不宣地打算找块布来，趁谁都没发现赶紧把它弄走。慎重起见，玛丽亚站到那东西上方，确保没有人踩到。她守护到一半时阿利森进来了，看到地上的东西，指了指说道：“噢看呐，一坨屎！”劳里到底没来得及把它清走。

今天剩下的时间里，这坨屎的来源成为了大家持续热议的话题。妮基领衔调查，她细致得就像个法医，甚至去垃圾桶里把屎翻出来量了量大小。她越来越确信这是某位老年顾客不知不觉从裤腿里掉出来的。其他推论还包括这其实是安娜给我做的生日蛋糕上的糖衣。当斯图尔特提出这可能是船长的猫屎时，妮基立刻开骂道：“八可能，那蠢蛋说错了。”

上个月跟“边境TV”做的那个访谈在他们的杂志节目《边境生活》中播出了。谢天谢天，我错过了节目时间。

流水：395.93镑

顾客人数：45

10月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弗洛和妮基在店里。

我花了大半天，剪辑了一个关于威格敦的宣传短片。当初收集素材完全是因为“畅游苏格兰”对自己国家的这个角落太过缺乏关注了。几十年来，这地方一直被称为“苏格兰被人遗忘的一角”，而许多游客欣赏的也正是这一点，但作为一家靠公众的资金运营的旅行社，忘记这“一角”就不合适了。在“畅游苏格兰”网页上威格敦简介的下面，是一张离威格敦十二英里远的格伦鲁斯高尔夫球场的照片。我不信找一张威格敦的照片有这么难。我甚至给他们发了一张我拍的，但他们至今没有替换，也许永远也不会换吧。

跟两个意大利女人吃了饭——她俩是记者，看了安娜的书才想来威格敦旅游的。我很确定，《火箭》一书对本地旅游业的贡献，“畅游苏格兰”一辈子也远远赶不上。

下午3点到4点，我和妮基在威格敦广播电台做了一档节目。倒霉的是有人把电脑里的音乐调了静音，所以在我调节好之前妮基只得不停讲话，足足讲了半小时。好几次她都编不下去了，而且显然很不自在，但主持功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她一讲完就离开房间去找威士忌喝了。

下午6点，喜剧演员罗宾·因斯^[2]来了。他想逛逛书店，于是我重新把灯全部打开，让他随便看。他买了一堆书。7点30分，我和妮基去郡大楼参加了他的活动。

我把剪好的威格敦短片放到了脸上。

流水：319.05镑

顾客人数：40

10月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和妮基都在。

一位客人问妮基店里有没有约翰·巴肯的珍本书。她找出一本标价100英镑的《有学问的吉卜赛人》^[3]，对客人说可以80英镑卖给她，因为店里在办活动。结果这位客人是巴肯的孙女厄休拉·巴肯。

下午我开车带那两个意大利记者去了克拉格尔顿教堂，那是一座建在一片旷野中间的诺曼风格^[4]教堂，既没有窗玻璃也没有电。

在克拉格尔顿的活动上，汤姆·鲍念诗，温迪·斯图尔特弹竖琴、亚历克斯·麦克奎斯顿拉大提琴为他伴奏。完全以烛光照明的这场活动美得非同凡响。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从口袋里掏出节目单给其中一位记者看（她想把表演者的名单放到博客上），里面恰好夹着一包我从“作家休憩处”拿的袋泡茶。坏就坏在它看起来像极了一只安全套。两个意大利记者都瞧见它了，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只见她俩缓缓挪开身子，而我则可怜兮兮地向她们解释那不过是包袋泡茶。

阿利森的节目——一部关于博尔赫斯的剧——傍晚6点在书店后面的旧仓库里上演。安娜在这儿指导排练了整整一星期。因为花园小径上的灯烧坏了，我们只好让观众由大路入场。我带着一小批一小批人在瓢泼大雨中行走。一眨眼我就成落汤鸡了。演出很成功，不过安娜看起来不是特别高兴。

大雨一直下到晚上。没过多久屋顶的天沟堵住了，水开始不断流进“作家休憩处”，有那么一阵，劳里、妮基、安娜、斯图尔特和我拿着提桶和炖锅疯狂地跑来跑去接水。虽然我们尽力控制损失，水还是渗透休憩处的地板流进了书店。

流水：239.05镑

顾客人数：38

10月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弗洛、贝唐和妮基都在。

打开店门的时候，妮基发现雨水还是在从堵塞的天沟涌入店里。我们试图用一根扫帚柄从卧室窗户伸出去清走堵塞物，可不够长，于是我去地下室拿来了下水道疏通杆。半个身子探在三楼窗户外面，劳里抓着我的脚踝，我终于在倾盆大雨的冲刷中疏通了天沟。上午10点我们开门时，“作家休憩处”终于不再有雨水滴答作响了。

当我浑身湿漉漉地出现在“作家休憩处”时，萨莉·马格努森和玛格丽特·德拉布尔^[5]正待在里面。露西（玛丽亚的帮手）缠着萨莉问新闻写作的各种问题，萨莉便饶有兴味与热情地讲解了好几分钟。达米安·巴尔^[6]从我店里买了一些书。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今天开门没多久，我在柜台后面放了GoPro摄像机加速拍摄店里的情景，这时候迪伦·莫兰进来了。这下我有了他从我店里买书的视频。是弗洛接待他的。她冷静得叫人生气。

弗洛无意间听到一个女人一边在店里走一边问同行的男人：“这么说来他们店里没有你想要的那本书？”男人摇摇头，回答道：“啊，有是有的，就是只有那一本。”

晚上，广场上的大帐篷里有凯利舞会^[7]。挤满了人。许多女孩在和女孩跳舞，男孩也在和男孩跳舞，还有一些更为传统的节目。在最初几届图书节上，办得周到的活动一个也没有，但其中最糟就是凯利舞会。刚开始几年就我们几个人在场，为避免尴尬，我们只好每场跳舞都参加。现在不一样了。要买票才能入场，票还总是售空。已然非常受欢迎。我一度站在达米安·巴尔身旁，他正在和另一个男的跳舞。我醉醺醺地问他俩谁当女的，后来发现他是同志。如果说他受了冒犯，那他掩饰得极好。堪称目前为止我在这届图书节上的faux pas^[8]。回家试着说服妮基（她决定不参加）改变主意一起过来。在店门外撞见了珍·坎贝尔和她爸妈，请他们进屋喝了一杯，聊了会儿天。

我们都待到很晚才睡：科林、佩吉、斯图尔特、妮基和娜塔莉·海内斯。海内斯和斯图尔特都是布克奖评委。佩吉负责邓迪文学节的

运营，风度和才华丝毫不让斯图尔特·凯利。她的伴侣科林——大家都叫她“胡子”——管理文学节的社交媒体这一块。她俩都是威格敦图书节的老熟人，和艾略特、斯图尔特、特威格和费恩一起提升了这场盛事的形象。

店里一整天都水泄不通：冬季的萧条来临前最后的奔忙。

流水：1274.03镑

顾客人数：87

10月5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妮基和弗洛在店里。早上8点30分，我在厨房里撞见了妮基。她说：“你好闻得就像一卷培根。”

每届图书节到了最后一天，随着宴乐的热闹渐渐趋于平静，空气里总会弥漫着节日将尽的哀愁。虽说明天就散场了，“作家休憩处”依然忙乱不堪，工作人员和玛丽亚倒是镇定自若。

艾略特硬要叫安娜去主持珍·坎贝尔谈她新书《书店之书》的活动。要是不算我问的那个蠢问题的话，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安娜和詹都又博学又有趣。

按照每年的惯例，图书节最后一天我们把“作家休憩处”用做电影院。今年我们架起投影仪，和斯图尔特、贝思、切尼一同看了《神秘博士》。

流水：568.75镑

顾客人数：32

10月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妮基和弗洛看店。我们搬了一整天家具，想把这地方恢复原样。午饭时间，玛丽亚过来整理她放在厨房里的东西。我和安娜开车把纸板箱和空酒瓶送去了垃圾场。

妮基给吐司上放了片芝士当午饭，她就在书店正中间吃了起来，四周全是顾客。

今天早上，一个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老头来店里一心想说服我收一点他自费出版的小说。我一向非常不喜欢这人。经常有人塞给我这类东西，有时我会拿一点卖卖看，有时则纯粹出于谨慎把书还给他们。无一例外，一年后我总是落得全部退回去的下场。

大帐篷今天拆掉了，在帐篷原本竖立的位置留下一片浅黄色的草地，整个漫漫寒冬，它都会提醒大家此处曾有过什么，直到第二年三月土壤温度变暖，草地重新染上绿意。

安娜和我跟志愿者们一起去“庄稼人”吃了晚饭。

流水：123.97镑

顾客人数：14

10月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今天妮基在店里。

今天上午书店收到一张匿名明信片，我把它发到了脸上。希望能引来更多人给我们寄明信片。上面是一张铜狮子的图片，背面写

着：“《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大量引文是由精神病院的一个杀人犯^[9]提供的。”

吃完午饭，我拆掉了旧仓库里给阿利森的活动搭的舞台架。今天，每个人都带着一丝节后的失落。

今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打扫卫生。打烊后，我给实习生做了饭，我们一起在“作家休憩处”用投影仪看了《柏林苍穹下》^[10]。

把图书节定在这个时间段，原本是为镇上的商店延长旅游季。此举大获成功，以至于酒店和民宿的基础设施都快达到夏季高峰时的负荷极限了。图书节给威格敦带来的人气和利润早已让维护费用远远物超所值。

我很少有闲暇去参加活动，多数时间都在开车去垃圾场和回收站扔掉“作家休憩处”收拾出来的垃圾袋和酒瓶；但看店的时候，我有机会在休憩处见到作家和其他出名（或不出名）的访客，待在那里时他们往往要比活动上放松，得以在一个更为松弛的环境里同他们聊天是超大的特权。

艾略特很会抓准时机把我介绍给别人，不过他不在的时候，偶尔——看到我帮忙清理盘子，给篮子里加木柴——他们会以为我是店里雇来帮忙的，有些人就会轻慢我。

有一年，我正在给炉火添木柴，一位很有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坐在休憩处的桌前，喝着免费的酒吃着免费的龙虾，舔着手指，指了指桌上的空糖钵朝我大喊：“糖！”

这种人是我第二讨厌的来客。但比他们更恶劣的是那些一旦发现我是店主就突然改变态度，把我和厨房或者休憩处里给玛丽亚打下手的姑娘，抑或在店里帮忙的妮基、弗洛和贝唐区别对待。可能我这人懒得去深入了解顾客，这也确有值得指摘之处，但我从来不会对服务生、保洁员或者店员无礼，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把任何人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只会以牙还牙地反击粗鲁待我的人。我可以由着性子对顾客不礼貌——这是我的店，没人能解雇我——但大部分在店里打工的人处在另一个位子上，利用这点去毫不客气地剥削他们是最看不惯的

事。是的，我会描述某些顾客的相貌，但那只是客观印象——不是评价。大部分情况下。

流水：143.90镑

顾客人数：14

10月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临近饭点，一个客人开价10镑想买一本标价80镑的书。我告诉他如果他客客气气还价，我可以给他便宜10镑。他把书狠狠摔到柜台上，愤然离去。这么一来，我觉得今天还是避开顾客为宜，于是找了本新书躲进工作间读起来。这次拿的是《绑架》——如果刚才那位顾客遭此命运，我会乐见其成的。

流水：264.49镑

顾客人数：19

10月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订单都来自亚马逊。

店里很安静。和上个星期形成鲜明对比。

为数不多的几位顾客中有个女人，她在店里晃悠了十分钟，然后走到柜台前问道：“那么，啥叫‘书店’呢？你们是卖书还是干吗？还是说大家可以进来直接把书拿走？”我目瞪口呆，一时语塞。幸亏她打破了沉默，继续硬聊下去：“我不是这边的，我是个游客。店里

的书都是别人给的吗？这里平时都有些啥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吗？”事后想来，我当时的反应是徒劳的：我试着向她讲解零售的基本原理。说实话，她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应该早就懂了。可我才说到一半她就溜出了店里。

下午3点，“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来挑了两本书。扣除了他相应的积点。

流水：222.45镑

顾客人数：19

10月1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的订单里又有一本书找不到，也是我们在把旧仓库里那批书寄给伊恩前忘记下架的。

上午11点，一位客人拿着几张爱尔兰地图来到柜台，要我告诉他每一张的出版年份。接着，我一向害怕的那种话来了：“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搜求关于这一区域的旧地图和书籍，因为我在研究家族史，我的曾祖父……”大概五分钟后我才插得进话说那些地图没标年份，不过应该都是1910年左右印行的。

我准备弄个面具，在额头部位印“干我何事”，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戴上。

一个规划部门的人来查看门口的“书螺旋”。好像有人提交了投诉，这下我得获得建筑许可才行。她对“书螺旋”的态度倒很宽容，说如果她能做决定，会随它们去，我也不必申请许可，但现在有了正式的投诉，书店从属的建筑就被列入了名单，他们除了走流程别无选择。

《卫报》刊出了《世界上古怪和神奇的书店》；我们再次名列第三。我不确定是不是风水轮流转，或者说书店突然间变成时髦的去处

了。也许是新一轮潮流所趋，比起iPod和Kindle，潮人们更喜欢用唱片听歌和看实体书了。

流水：133镑

顾客人数：15

10月1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上班，所以上午我和我爸去河里捕鱼了。他抓到一条12磅的鲑鱼；我空手而归。我们捕鱼的水塘叫“威尔逊家”，在河里的最佳地点——我的第一条鲑鱼就是在这水塘里（在我爸紧盯的目光下）得手的。鱼重9磅，那天是9月9日，我当时9岁。如果我相信运气，9应该就是我的幸运数字。

中午我回到店里，给妮基放个风，其间有个客人走到柜台前说：“我不想显得没礼貌，但你店里关于铁路的书大多粗制滥造，只能摆在咖啡桌上装装样子。我要找的书非常特别……”他这样扯了好几分钟才说到正题，告诉了我他要找的书的书名，当时我已经怒不可遏了，而他太太则缩在他身后朝我做着“抱歉”的口形。

没过一分钟我就在店里找到了他说想要的书，这时他又觉得其实那本书不要也罢。

对于“我不想显得没礼貌，但……”和“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这两种开场白，听的人应该同样多加小心。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不想显得没礼貌，那就别显得没礼貌。如果你不是个种族主义者，那就别表现得像个种族主义者。

流水：312.30镑

顾客人数：22

10月1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弗洛在店里。

上午11点，我拿着两杯茶下楼时跟迪肯先生撞了个满怀，热茶都洒在了他的衬衣上。他好像毫不在意，还指了指衣服上的其他几处污点，说是今天吃早餐时沾到的。他问我们能否为他订一本凯特·惠特克的《王室激情》^[11]。

午饭后去“威尔逊家”捕到一条7磅重的鲑鱼。

流水：352.99镑

顾客人数：27

10月1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偏巧，两个完全互不相识的客人同时走进店里，竟然同时要买加文·麦克斯韦的《埃尔利格之屋》。可惜这本书我们没有，不然可以安排一场竞标。

电工罗尼来了。当时店里都是人，他却大声向我描述起炸掉Kindle的各种方法。关于制作炸弹，他简直博学得叫人尴尬。我可能会选糖加氯酸钠的混合物，不过他好像特别想试一把氧乙炔炸弹。中途听到我们对话的顾客都站得离他远远的。

跟昨天相比，今天很冷清。

流水：72.30镑

顾客人数：11

10月1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弗洛今天在店里。她似乎学会了控制脾气，差不多一整天都在证明这点。

我看柜台的时候，一个多年未曾造访的吉卜赛老人拿着一张做成两本巨型书模样的咖啡桌来到店里。他开价60镑。最后我们35镑成交。上一次看到他（大约十年前），他走进来想找一本《吉卜赛补锅匠》。当时我爸在店里，立刻就认出了他。大概三十年前，我爸还在经营农场时，这个吉卜赛人向他“买了”报废的机器，但始终没回来付钱。他问我有没有他要找的书，听到我回答“有的，《吉卜赛补锅匠》”时，他一脸惊愕。《吉卜赛补锅匠》是纽顿·斯图尔特一位名叫安德鲁·麦考密克的律师1906年的作品。书中详细介绍了那段时期盖勒韦吉卜赛人社区的情况，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和社会记录。此书一度能值100多镑，而且来一本卖一本，但现在有电子书了，也许远没有那么值钱了吧。

筹建风力发电机农场的“生态电能”公司向苏格兰政府发出请求，呼吁推翻市政会的否定决议。

流水：382.32镑

顾客人数：30

10月1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收到一封斯图尔特·凯利的邮件，他在附件里放了一封他某位申请书店工作被拒的朋友收到的回信：

亲爱的某某：

我们这边人手太多。虽然她们都是白痴，这一点倒无关紧要。我喜欢她们。她们很结实，屁股也漂亮。她们的工钱是每小时3镑。老兄作为一个有志进入出版行业——在那里，艺术上的天才正被利益榨干——的人，我想这种待遇不会有吸引力的。

她们中间有一位正在狂聊邦尼王子查理^[12]。我在乎吗？不，我不在乎。但我喜欢她。她本职工作干得不错。换句话说，她“出活儿”。你能出活儿吗？我表示怀疑。我觉得你会逃去意大利，整天醉醺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

证明我错了吧。来店里连续免费工作几个月试试，其间你会遭受虐待，有时还是性虐待。你会戴上笨蛋高帽^[13]，围上腰带，被迫吞下生虾，日复一日。你对二手书行当的热爱足以让你愿意忍受这一切吗？愿意吗？这就是我们这边的“实习期”。写进简历会非常棒。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的，

某某

今天早上，邮递员送来了另一张匿名明信片。上面写着：“‘书店’里有图书千册，各种颜色各种光泽，每一个封面都是一扇门，在神奇的铰链上转动。”估计上星期放在脸书主页上的第一张明信片还会带来更多明信片。

迪肯先生的书到了，我打电话去通知了他。

流水：309.49镑

顾客人数：26

10月1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我开门没一会儿，妮基就来了。她把一个一眼看上去就像从医院病房废物箱里取出来的东西一下塞到我鼻子下面。看起来像坨肉，上面沾满了血一样的东西。“这是莫里森的垃圾箱里弄到的果酱甜甜圈。放在车后面被压瘪了一点。尝一口，很好吃的。”它的味道比外形更恶心。“今天是‘老饕星期五’。”她提醒我。

正跟她聊着今天要干些什么，这时我突然想起有好一阵没见到她那位愈挫愈勇的追求者“臭凯利”了，或者说我的鼻子有好一阵没受到百露33那经久不散的恶臭荼毒了。我问妮基最近有没有看到过他，她淡淡答道：“你没听说吗？三个星期前他死了。”

今天，三个人带了好多箱书来卖，其中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身材高大，谈吐文雅，他拿来了十七个塑料箱子，里面装着各种书，甚至有本奥布里·比亚兹莱^[14]的签名插图本。我总共给了他800镑。

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家庭，他说他家原本极其富足，直到他曾祖父在“滥饮、赌博和女人”上把家底败了个精光。他的祖父成了多少代里唯一一位被迫去找一份正经工作的男性继承人，于是他上了剑桥，当了妇科专家。因为他的家族人脉深广，他最后做了王室的妇科御医：“他是玛丽王后^[15]的阴道修理工。”

又来了两张匿名明信片。一张写道：“朋友来来去去，敌人越积越多。”另一张写道：“你得知道，我持有的是绿色的护照。我们不会举杯祝女王安好。”第二句有点眼熟，我上谷歌查了查。引用自谢默斯·希尼的《公开信》，之前他的作品被收录进《企鹅当代英国诗选》，他一气之下便做此诗作为回复。^[16]每年图书节结束后，我和安娜都会找一家比我们平时享用的标准高一点的酒店住上一晚。今年安娜选了巴兰特拉埃^[17]附近的格伦纳普城堡，于是我们中午离开书店去了那儿。大半个下午，我都躺在一张超大的床上读《绑架》。

明天由妮基来开店。

流水：228.44镑

顾客人数：21

10月1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在店里过了夜，早上由她开门。安娜和我大概午饭时候从格伦纳普回到书店。

一位客人拿了四袋书来。大部分是垃圾，但其中有本《一日顾客，终生顾客》，我怀疑这是他有意放在里面气我的。

下午4点，迪肯先生来拿书，今天他打理得异常漂亮。我说他看上去非常帅气，他呢，一边出门一边简单回了一句：“葬礼。”

一对夫妇带着个小男孩来买书。小男孩看到妮基贴的布告上说欢迎朗读自己挚爱之书里的精彩段落给我们拍视频，问他能不能参加。他七岁，名叫奥斯卡。他读了一本“哈利·波特”中的部分章节，口齿非常清晰。妮基问他手上有没有正在读什么书，他答道：“《杀死一只知更鸟》。”妮基脸上流露出了钦佩之情，他父母则骄傲得理直气壮。他们解释道，虽然书里有些元素不太适合小孩子读，可他们觉得以他的年纪，还不足以完全理解让汤姆·罗宾逊受审的“罪行”。奥斯卡应该事先征询过是否可以读此书。

流水：245.49镑

顾客人数：19

10月2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上班，所以我有空开车带安娜去邓弗里斯坐火车去伦敦开会。开完会，她会飞去美国拍一部电影，她朋友拉到了经费。回到

店里，我发现那个卖我书本形巨型咖啡桌的回来买《吉卜赛补锅匠》了。他问能不能打折，但妮基一分钱不肯便宜。

又来了三张匿名明信片，都写有与书相关的故实。

今天苏格兰开始施行一项法规：店家必须向索要袋子的顾客收取5便士。违规不收费的店家会被处以最高可达一万英镑的罚金。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好一段时间没看到马歇尔·威尔逊的推销员了。马歇尔·威尔逊是一家总部设在格拉斯哥的公司，我们之前常从他们家买购物袋。推销员大概每个季度来一次，不过，早在这项法规初次讨论前，我已经注意到要购物袋的顾客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推销员来得也没那么勤快了。2001年刚买下书店的时候，我都不需要问客人要不要袋子——他们觉得买了书有购物袋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年来情况有了改变，我现在问客人要不要袋子，说要和说不要的大致五五开吧。看看这项法规怎样影响对塑料袋的需求会很有意思。我颇为同情马歇尔·威尔逊的员工，他们怕是要丢饭碗了。一项立法，虽然初衷是好的，却可能会对经营这类买卖的小公司造成预计之外的后果。好比说书的增值税从0上调到20%，书业会遭受的严重损害就跟这5便士的税收给塑料袋产业带来的影响差不多。

流水：250镑

顾客人数：23

10月2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拿了一箱书来卖，其中有本《比格尔斯兵来将挡》^[18]。

邮递员凯特送来了今天的邮件。又有两张匿名明信片。我问她能不能转告维尔玛那六袋“随缘书”都就绪了，不介意的话，再问声傍晚揽件的邮递员能否来一趟把它们取走。

一个女人花了十分钟在店里看了一圈，随后告诉我她是个退休的图书管理员。大概觉得这是我俩之间的某种纽带。并不是。总的来说，书商不喜欢图书管理员。一本书要卖上好价钱，品相必须挺括，可图书管理员最喜欢干的就是拿起一本外观完美的书，在上面盖满戳贴满标签，然后——我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在护封上包一张塑料书套，免得它被翻阅的人弄坏。落到公共图书馆可疑的照料之下的书，最后还要蒙受奇耻大辱——被人撕掉前环衬，在扉页上恶狠狠盖一个“废弃”的印记——直到这时，才能作为处理品让大众买到。同样一本书，借助图书馆系统流通而实现的价值，连跟这一系统不发生关联时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

4点30分，邮递员来取走了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的书。

刚要打烊，来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达勒姆的一位退休牧师打来的，他有大约两千本神学方面的书。我跟他约定周五去看。打来第二个电话的是个女人，她父母以前住在纽顿·斯图尔特。今年夏天，她守寡的母亲也过世了，下星期房子就要挂出去卖。她从伦敦专程赶过来，明天晚上之前房子里的书一定得清走。

流水：166.99镑

顾客人数：17

10月2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在，所以她到了没多久我就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看那户人家的书。其中有不少当地历史的材料。清理那栋房子显然是桩苦差事；屋里摆满了廉价家具，而且足足有一两年没吸过尘了。妮基通常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上班，但做暑期工的学生一开学，店里就只剩下我了，好在她是个热心肠，时间又自由，如果我没法跟卖家约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看书，其他日子她也会来帮忙。

妮基和我都忘记问顾客收购物袋的钱了。我们商量了一个解决方案：不主动提供购物袋，等客人开口要了再给。

妮基接到洛克马本的一个男的打来的电话，说有书要卖。我跟他约好星期一晚上去看。

流水：203.55镑

顾客人数：14

10月2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今天早上有本找不到的书叫《陌生的性爱：电影院里的身体与欲望》。贝唐把它归到了神学类别里。

我花大半天核对了店里的古书，确保我们的是网上最低价。多数情况下，我们之前把书录进“季风”时，都确认过售价低于竞争者，除非我们这本以外的书是馆藏书或者品相不佳。如果我们设的是固定的价格，也会确保我们的书最便宜。只有最便宜的那本才卖得动。往往没过多久就会有更低的价格压过我们，但除非我们重新打开系统查一查，这是无法得知的，而如果我们这本不是最便宜的，就永远卖不出去。我们店里的大部分古书在网上都有了更低的价格，但不光是因为别人卖得便宜，而是因为出现了“按需印刷”的书。一本书过了版权期，随便谁都可以印。

在离开现在相对不远的若干年前，做一本按需印刷品需要把书扫描一遍或者打一遍文字，再打印出几百（或几千）册。你得投入成本，还要承担经济风险，所以大部分重印的都是关于地方历史的书籍，重印的人知道这些书在当地有市场。不过，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出现了新技术，只要拥有一台POD^[19]打印机，随便谁都能以较低的价格印出一本绝版书。这么一来，当你在AbeBooks或者许多其他网站上搜索一本珍本书时，跳出来的会是大量在客人订购前根本不存在的便宜选项。这直接压低了原本珍本书之所以为珍本书的价值，因为书商

要在一个充斥着复印本的市场里竞争。我们现在只好仰赖那些为了要那本真正的书而不单单是书里的内容而买单的顾客。还有“谷歌图书”工程，照他们估算，印刷史上大约存在一亿三千万册版本独一无二的书，他们计划数字化这些书，供大家免费阅读——把它和按需印刷品结合着用，你相当于给我们这些二手书行业里所剩无几的人喝一杯鸩酒。

流水：852.50镑

顾客人数：9

10月2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带来了一样完全不像食物的东西。“巧克力泡芙。很好吃的。”又一个“老饕星期五”拉开序幕。

上午9点15分，我都准备要上路去达勒姆郡看那批神学书了，她这才想起来告诉我那位牧师星期三来过电话，说书已经卖给另一个书商了。

安娜的朋友黛安娜发来邮件说她十四岁的女儿伊娃下星期一下午会到邓弗里斯，过来积累一个星期的工作经验。我完全忘了之前答应过让她来上一星期班，不过印象中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所以但愿一切顺利。

一个客人问我能不能帮她给四个女儿选礼物，但她既说不清楚她们对什么感兴趣也给不出具体预算，我又没见过她的孩子，自然没法提供建议。不过她能来二手书店选礼物，对此我感激不尽。我推荐了菲利普·普尔曼^[20]和C. S. 刘易斯，这两位的作品好像都广受欢迎。

要袋子的顾客的数量明显下降了，尽管当你问英格兰人收取5便士时，他们往往一脸愤慨。我怀疑他们没意识到现在这已经是成文的法

规了，还以为贪婪的苏格兰人在薅他们羊毛呢。

附近的滨海村庄加列斯顿的一位退休教师拿来了几箱书，大部分是些品相不佳的“图书俱乐部”版小说，不过我也找到了几本很有意思的马术书，都是关于双轮马车比赛的。这批书我给了他20镑。

《绑架》读完。这个相对较早的版本封面上印有图画，所以我把书放回了书架。这部作品一直很好卖。

流水：149.39镑

顾客人数：16

10月2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留在店里过夜，今天是她开的门。

船长在“苏格兰室”的一只空纸板箱里睡了一下午，客人们看了都很开心。

流水：170.99镑

顾客人数：12

10月2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妮基又来上班了。邮递员凯特又送来三张匿名明信片。

上午9点05分，电话铃响了。

我：“早上好，这边是‘书店’。”

来电者：“噢，你好。今天开门吗？”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是个男的，他极为不明智地留着罗尔夫·哈里斯^[21]式的胡须，说话的声调很跋扈：“你家有没有弗利欧书社的书？弗利欧书社听过的吧？”这就相当于问一个农夫他知不知道啥叫拖拉机。我回答道，是的，我听过弗利欧书社，而且店里有300本他们出版的书。他买了两本插图最漂亮的弗利欧，《黑暗的心》和《蝇王》。离开的时候，他道歉说之前态度不太好，因为他前面去的三家书店完全不知道弗利欧书社是什么。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邓弗里斯见约好3点15分看诊的背伤专家，然后赶往火车站接伊娃。她会住到星期五。接上她后，我俩去洛克马本的一座平房里看那批书。大部分是血腥的犯罪小说，平装本。那个男的要卖书是因为他太太癌症晚期，他准备送她去护理中心。他买了套小公寓，这样能离她近些，但放书的地方不太够。我给了他40镑，买了大概六十本书。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伊娃好奇想知道我是如何充实库存的，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哪些书我会买和随后的出价。我尽力解释了，这也促使我反思，原来整个过程是如此复杂。除了你给自己制定的一套规则，并不存在所谓的惯例。

我给弗洛发了封邮件，问她明天有没有空过来待几个小时——就是想让伊娃有个同龄人做伴。为了给她换换环境，我安排了伊娃星期三去图书节办公室上班（安娜提议的）。

流水：205.90镑

顾客人数：27

10月2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上午11点左右，伊娃终于来了。依照所有新员工的惯例，我让她先在店里看一圈，收拾一番书架，以此熟悉书店的布局。

今天上午，邮递员凯特送来了一张明信片。它背后写着：“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再来一杯双份威士忌，千愁得解。”^[22]匿名明信片似乎有越收越多的趋势。这张的邮戳是爱丁堡。

弗洛是3点来的店里，一来就教了伊娃好几个坏习惯，包括对我恶语相向和我说什么都别听的重要性。谢天谢地，伊娃待人非常礼貌，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终究学不来弗洛的坏榜样。

流水：314.46镑

顾客人数：30

10月2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伊娃在图书节办公室上了一天班。一上午她都在登记数据，中午回来时显得疲惫不堪，然后吃完饭又赶过去，下午还有更多数据等着她处理。5点回到店里的时候，她说她“差点就无聊到昏过去了”。

邮递员凯特又送来四张匿名明信片。

有位客人要买关于狗的书，我便带她去放那类书的区域。可一路上她不断地跟我拼嗓门。最后我只好由她说，默默计算着多久她才能安静下来。两分四十三秒。

打烊后，我跟伊娃去散了个步，带她参观镇上一些更有意思的地方。去了殉道者的坟墓、中世纪的水井和温蒂山上的纪念碑。

流水：106镑

顾客人数：26

10月3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4

今天的邮件里又有四张匿名明信片，有一张引用了《里弗的意思》^[23]里的话。在这部作品里，道格拉斯·亚当斯和约翰·劳埃德搜罗了各式各样的英国地名，然后给它们定义，就像编写词典一样。这张明信片上写道：“Moranjie（形容词）：隐隐有些紧张，生怕在寄一封重要信件时某个邮箱‘不好使了’。”不过我想，我在《里弗的意思》里最喜欢的一个词条是“Mavis Enderby（名词）：你几乎已经全然忘记可你太太对其怀有毫无道理的妒忌和仇恨的陈年女友”。

我打开店门没多久，进来了一家五口。那位父亲——戴一顶棒球帽，喝着一听醞泽^[24]——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反复念叨着“雪貂书”。我这才知道现在还能买到醞泽。

下午1点左右，我正坐在柜台前同伊娃聊天，一个彪形大汉和他太太从书店后面走出来，又直奔正门而去。走的时候，他太太问他：“准备买点什么吗？”他答道：“不买，没啥看得上的。”伊娃难以置信地张开嘴看着我，说这位老兄上午10点起就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上了。他拿了一大堆书，一直读到现在。不用说，他一本书也没有放回书架上，我和伊娃只好等他离开后平分这苦差事。

上午，伊娃妈妈发来邮件问她今晚能不能回家，因为出现了意外情况，他们得离开家几天，于是我打电话给弗洛问她下午能否来代个班——这是她第一次独自守店。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搞砸。我开车送伊娃去邓弗里斯坐5点58分的火车。很舍不得她走；有她在店里陪我真是太好了，冬天即将来临，我只能和猫咪做伴了。

流水：292.99镑

顾客人数：32

10月3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在店里。

今天早上，邮递员凯特送来了一张匿名的万圣节明信片，上面写着：“雷·布拉德伯里^[25]是某位撒冷女巫的后裔。”我叫妮基在这星期收到的明信片里评选一张“最佳”。她做得远比我预想的认真，以至于开发了一套建立在五条标准之上的评价体系：卡片背后的引文她必须看得懂。

卡片正面的图片必须与背后的引文有关联。

卡片必须是循环使用的。

必须让她发笑。

引文必须跟文学有某种联系。

正要打烊，迪肯先生同两位我估计是他一半年纪的女士来了。今天他穿得不像上次那么帅气，衬衫似乎沾上了一组全新的污点。他去参加婚礼和在花园里干活大概是穿同一件衬衫的。他买了一本安东尼·弗雷泽^[26]的《查理二世》，随后把同伴介绍给我认识。原来是他的两个女儿。和迪肯先生一样，她俩都看了那段射碎Kindle的视频，这让我很吃惊。我原以为他对科技一窍不通，所以才通过我而不是亚马逊或者AbeBooks购书，可他其实对电脑相当au fait^[27]——他只是更愿意支持当地的书店。在见到他女儿之前，我一直以为迪肯先生是个单身汉。比起之前对他少之又少的了解，朝他的私生活里这样看上微不足道的一眼似乎就相当于一幅充满信息的广阔画卷了。

下班后，我和屈塞去喝了一杯，庆祝她履行完了和RSPB的合同。整个夏天，她都坐在郡大楼的“鱼鹰屋”里告诉人们鸟巢里空空如也，到今天她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句点。

流水：245.99镑

顾客人数：8

[1]Allan Little (生于1959年)，前BBC记者；Richard Demarco (生于1930年)，苏格兰艺术家，致力于推广视觉艺术。

[2]Robin Ince (生于1969年)，英国喜剧演员、作家。

[3]*Scholar Gipsies*, 巴肯创作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出版于1896年，市面上比较难找。

[4]诺曼底公爵威廉在公元1066年征服英格兰，建立了诺曼王朝（1066—1154）。诺曼风格建筑保留了罗马式的半圆形拱券，并以厚实的石墙、窄小的窗口、粗圆的立柱和方形塔楼为特征。

[5]Sally Magnusson (生于1955年)，苏格兰播音员、作家；Margaret Drabble (生于1939年)，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6]Damian Barr (生于1976年)，苏格兰专栏作家、编剧。

[7]Ceilidh, 苏格兰、爱尔兰的一种社交集会，人们演奏民族音乐并跳传统的凯利舞，也称为“同乐会”。

[8]法语：有失检点的话或行为。

[9]这位为“大牛津”（OED）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叫William Chester Minor (1834—1920)。

[10]*Wings of Desire*, 文德斯（Wim Wenders, 生于1945年）导演的电影，上映于1987年。

[11]*A Royal Passion*, Kate Whitaker关于查理一世与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作品。

[12]Bonnie Prince Charlie, 即Charles Edward Stuart (1720—1788)，英格兰斯图亚特王室觊觎王位者。

[13]原文为a dunce's cap, 指旧时学生在学习上屡犯错误时需戴的圆锥形纸糊帽子。

[14]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英国插图画家。

[15] Queen Mary (1867—1953)，英国王后，乔治五世之妻。

[16] 出版于1982年的*The Penguin Book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收入了谢默斯·希尼的作品，虽然希尼生于北爱尔兰，持有的却是爱尔兰护照，于是他愤而写下了《公开信》（“An Open Letter”）一诗。另，当时的爱尔兰护照封面是绿色的。

[17] Balantrae，位于苏格兰南埃尔艾尔郡卡里克（Garrick）。

[18] *Biggles Takes it Rough*，英格兰“一战”飞行员、作家约翰斯（W. E. Johns，1893—1968）出版于1963年的惊险小说（“比格尔斯系列”之一）。

[19] 即Print on Demand（按需印刷）的缩写。

[20] Philip Pullman（生于1946年），英国小说家，著有畅销书《黑质三部曲》、少女莎莉·洛克赫的“冒险三部曲”等，被认为是继托尔金之后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奇幻小说家，其作品曾获“英国国家图书奖”“卡耐基儿童文学奖”“林格伦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21] Rolf Harris（生于1930年），澳大利亚作曲家、演员、画家。

[22] 前半句出自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代表作《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23] *The Meaning of Liff*，一部关于地名和词源的趣味词典，出版于1983年。

[24] Tizer，英国经典软饮料。

[25] Ray Bradbury（1920—2012），美国科幻小说家、编剧。

[26] Antonia Fraser（生于1932年），英国作家，创作了大量历史作品、小说和传记。*King Charles II*是她出版于1979年的作品。

[27] 法语：熟悉、精通。

十一月

假如拥有一个不错的店面和足够的资金，应该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通过开书店来挣得一份收入不高却稳定的生计。除非你从事的是“珍本书”买卖，开书店不算是非常难学的行当，如果你了解书的内容，那你的起步便有优势。（大部分书商并不懂书。只消看看行业报纸上登的那些缺货广告，就知道他们几斤几两了。就算你没看到求购鲍斯威尔《衰亡史》的广告，也准会看到有店家求购T. S. 艾略特《弗洛河上的磨坊》^[1]）。而且这总归是个高雅的行业，再庸俗也庸俗不到哪儿去。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在奥威尔的时代，书商会搞混作者和书名，今天犯错的却是顾客了。好几次有人问我店里有没有阿尔多斯·赫胥黎的《一九八四》，而想买海伦·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请求也不是没有听到过。^[2]妮基最近提醒我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既被顾客记成海明威的作品又被顾客记成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至于奥威尔写到的“行业报纸”，到了网络时代已经基本绝迹。即便在我接盘书店的时候，行业内部还是有不少买卖往来的，书商藉以为客人找一本书的关系网络依然比较健康。如今，顾客当然不再需要我们来帮忙找书。在网上查两分钟，他们想要的书就在寄来的路上了。偶尔还是会有书商上门，不是想淘一两本便宜货，就是——如果他们是某领域的行家——在某类书里爬梳一番，找点可以让他们保持有效库存的品种，但这种情况已经屈指可数了。早些年这很常见，一星期买上一两本，他们在店里就有了存在感，最后会抱着一堆书来到柜台，拿出商业名片，享受百分之十的同行折扣。而现在连顾客也会开口要打折，而且往往不止百分之十。随着行业内部买卖的终结，“跑书人”这一

职业也消失了——“跑书人”熟悉书业，认识一批书商，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里广泛搜罗，再把买到的书装进货车，这些书他们知道能以微薄的利润转手卖给其他书商。“跑书人”的库存里会有许多地方志——前网络时代，对一家多塞特的书店来说，一本写盖勒韦的书价值不大，反之亦然，所以“跑书人”可以通过把这类书重新分配到更合适的地理位置来牟利。可用了亚马逊，书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已经没啥区别了。至于开书店这一“高雅的行业”无疑，确实高雅过，只是被亚马逊生生变成了凶暴粗野的行当。

11月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妮基住了一晚，今天早上开了店。我问她哪张明信片得了“最佳”，她指了指一张明显是她自己写的卡片。上面甚至贴着我们的皇家邮政邮票：

“辛德瑞拉！”那邪恶的后妈咆哮道，唾沫和红头发波及了旁边的顾客，“为什么火炉烧了火？为什么这四十箱发霉的书整整齐齐码着堆？为什么你处理起所有订单来都很高效？”“你把我逼疯啦！去给汤里加点水，拿勺子给猫喂点奶油。”“柜台抽屉里又为什么会有这些钱？”“再也不给你做鸡毛蒜皮的事了，你这坏蛋。”

我决定读一读安德鲁·麦克尼利写他父亲约翰·麦克尼利的传记。约翰·麦克尼利写过《威格敦庄稼人》，这本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描绘了苏格兰农村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最终引发了整个国家社会福利的大变革。买下书店以来，我和安德鲁一直是好朋友。我很好奇他会怎样写这部书，还有他如何利用一封他父亲写给读者的信件——那信是我在一本书里找到后给他当作研究材料的。

流水：233镑

顾客人数：15

11月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两个AbeBooks订单，两个亚马逊订单。

今天收到的明信片：“过去的时光构成了一面面密不透风的书墙，包围着他，隔开了他与当下的世界和世上的苦难。”上面盖的是一个本地的邮戳。邮递员凯特送了张皇家邮政的票据来，说是有个件我没付邮资。东西在纽顿·斯图尔特的邮件分拣处。明天去拿。

卡勒姆来帮我改造柜台那一块地方。我们准备把一个橡木酒瓶架装进去，那是大概十年前我在巴克卢庄园的农场拍卖会上买的。装上它是为了让我和顾客之间有一道结实的屏障。

一个留着浓密胡子、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进店里，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收购他纽顿·斯图尔特郊外农庄里的2,000册书。我说有兴趣；稍后会同他联系。他刚走，另一个客人问：“你们这儿有洗手间吗？”我说没有，但市政厅里有，就在广场尽头。客人：“噢，真是遗憾。外面下着雨呢。”

流水：238镑

顾客人数：15

11月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上午9点，卡勒姆又来了，继续装那个橡木酒瓶架。为了把石膏灰泥板安进去，他只好拆掉了昨天装的一些东西。

晚上9点，艾略特来了，这周晚些时候他要开董事会议。我生了火，他坐在炉火前，抱怨说冷死了。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进厨房就一脚踢掉鞋子。

流水：82.50镑

顾客人数：8

11月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早晨6点30分，被关门声和跺脚声吵醒了，这时我想起艾略特在我家过夜，所以接着睡了。最后是8点30分起床的。我去刷牙，结果发现艾略特正在洗澡，于是我下楼做了早餐。他的衣服全扔在厨房的地上。我泡了杯茶，走进大房间，看到他吃过早餐的桌上一片狼藉——盘子、杯子、刀叉、面包屑。他还成功地把猫关在了里面。他倒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很确定，他是因为脑袋里装了一大堆要在会上跟董事们通气的信息。

下午菲利普斯太太打电话来（“我九十三岁了，失明了”），要买海伦·麦克唐纳^[3]的《海伦的苍鹰》。我们刚好有一本库存。海伦·麦克唐纳来今年的图书节上演讲了，她那场是人气最高的活动之一。

午饭后，卡勒姆继续来改造柜台。他蹲在下面的时候，被一声“你好”吓了一跳——一时分心——在紧要关头一松手，榔头飞出去砸穿了一块玻璃。错误方是迪肯先生，他是来订购南希·米德福德^[4]的《寒冷气候里的爱情》的——“那种东西，不是给自己买的。是给我女儿的礼物。不读小说。小说主要是写给女人家看的。”我们架子上正好有一本，所以不必专门去为他订购了。

店里很冷清。11点45分之后，除了迪肯先生，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网店的一个订单挽救了这一天的生意。卖掉的是我8月15日从“厄尔河上的浩克”那间小屋里觅来的两卷本《堂吉诃德》。书售出了400镑，是日本的客人买的。

流水：152.50镑

顾客人数：5

11月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没收到明信片。

妮基问我能不能把脸书账号的密码给她，这样她就能从她的角度为那一千来位关注我们的人发布新动态了。她还告诉我，卡勒姆改建的柜台有个地方她不喜欢，等下次我不在店里，她会把它拆掉。跟往常一样，对于为什么她独独讨厌柜台的那个地方，她给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就是不喜欢。”

这星期的匿名明信片比赛（奖品是一本可以自己选择的书，价格不超过20镑）的胜出者来自伦敦，卡片上写道：“‘你知道叶芝吗？酒吧？不，是W. B. 叶芝，诗人……’^[5]为了押半个韵，把整个的韵律都破坏了。”这段话引自威利·罗素笔下，几年前他来参加过图书节。

伊莎贝尔来做了账。新做的“书螺旋”令她印象深刻。

我读到安德鲁·麦克尼利为他父亲写的传记里引用我那封信的地方了。我的姓经常被人拼错，不过安德鲁的拼法别具一格：“Bithyll”。

流水：88

顾客人数：5

11月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最近来了好些客人要买特里·普拉切特^[6]的小说。也许是因为听说了他身患阿尔兹海默症、日渐衰落，大家都感到难过吧。像约翰·巴肯、P. G. 伍德豪斯和E. F. 本森^[7]，还有许多其他作家，普拉切特的书我是从来不嫌多的。他们的书卖得很快，而且常常一卖就是好多本。去年的某一天里，三位客人就买光了我们店里所有的企鹅版伍德豪斯小说，二十多本呢。

流水：198.77镑

顾客人数：15

11月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相当忙碌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安德鲁·麦克尼利为他父亲写的传记《伊恩·尼尔：人生中的一段》。伊恩·尼尔是约翰·麦克尼利的nom de plume^[8]，书名呼应他父亲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威格敦庄稼人：人生中的一段》。

流水：132.83镑

顾客人数：17

11月1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上午11点15分，有位客人要买《远离喧嚣》。尽管我试着向他说明了好几次书名其实叫《远离尘嚣》^[9]，他还是坚定地拒绝接受事实，哪怕铁证如山，书都摆到他眼皮底下的柜台上了，他依然嘴硬：“哎呀，印刷厂印错了啊。”

虽然这笔买卖做得叫人窝火，我还是应该心怀感激：至少他给了我自传标题的灵感——如果我能活到退休的话。

我用订书钉把那些匿名明信片在画廊里的书架上钉成了一排。约翰·卡特当店主的时候，那房间是用来挂画作的，虽然现在那里一幅画都没有，我们还是叫它“画廊”。有个相似的例子，威格敦有家酒吧至少叫了一百年“郡客栈”。六年前，有人把它盘了下来，改叫“威格敦庄稼人”。当地人依然称它为“郡”，可能永远都会如此吧。

流水：57.99镑

顾客人数：6

11月1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匿名明信片很快就没地方钉了，往后我们大概只能把它们钉在妮基身上。

一个客人拿着本C. H. 迪克的《盖勒韦与卡里克的大路和小道》来到柜台前。此书出版于1916年，蓝色麻布装帧，烫金标题。我们这本品相完好，标价16.50镑。我开口收钱时，来客——一个上了年纪、谈吐文雅的妇人——厉声道：“16.50镑？这光天化日的是要抢劫吗？我才不会为一本旧书花这么多钱呢。”我跟着她走出门外，眼看她钻进她那辆崭新的路虎扬长而去。

通过《大路和小道》，我们确实能很好地对百年前的盖勒韦地区做一番简单而全面的了解。从那时到现在，附近的风貌竟然鲜有改变。以下的事实尤其令我讶异——正如迪克所说——“这一地区不为外界所知的时间比苏格兰其他地方都要长，可能只有罗卡尔岛^[10]是例外吧。”

流水：125.03镑

顾客人数：7

11月1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的网店订单里有本企鹅版的赫胥黎作品《加沙的盲人》^[11]，卖掉了我才知道原来店里有这本书。

快到饭点时，一个客人拿来了四箱破破烂烂的垃圾小说。我好赖挑了几本，出价15镑。他遂开始抱怨15镑还不够他开车来这儿的油钱。我说我非但没叫他带书来，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他要来。他的牢骚一直持续到离开，嘴里还嘀嘀咕咕，说他家里有一大书房珍稀的古董书，但他“是百分之百不会拿来这种地方卖的”。

冬天真的是来了，店里明显比几个星期前要冷，哪怕开着暖气，而从十月开始，店里每天都会生火炉。

流水：67.95镑

顾客人数：7

11月1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早上8点55分冲下楼梯，去接已经响了一阵的电话。En route正好把茶全洒在裤裆上。接起电话，那头问我：“你知道下一班从威格敦开往纽顿·斯图尔特的公交车几点出发吗？”

找不到两个亚马逊买家要的书，只好给他们写了奴颜婢膝的道歉信，希望不会给我差评。

想在店里钉上一张“开卷随缘俱乐部”的海报，却发现订书钉枪好像坏了，于是把手放上去试了试，这时它决定复工了。

流水：34.50镑

顾客人数：3

11月1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妮基到得很早，兴兴头头的，带来了从莫里森超市垃圾箱里淘的恶心的燕麦饼。她强行登录了我的脸书，发了以下这段：

今日特别活动！

一直想要那本配有手工上色马洛嗡嗡虫、小黄五月虫等插图的《蝇钓客的昆虫学》但偏偏拿不出70镑余钱？喏，这个周末书就有可能就是你的了！来物物交换吧！

木柴、威士忌、母鸡、花斑矮脚马都可以用来交易！把它们带来吧！

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独自来到店里，问我们能不能帮他选个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他身上有4镑。问了问，原来他妈妈喜欢园艺，于是我们为他选了本关于盆栽园艺的书。书标价6镑，妮基4镑卖给他了。

午饭后，我开车去了离道格拉斯城堡不远的罗恩豪斯，之前约好看一位退休长老会牧师的遗孀要卖的藏书。我下午2点到了那边，见到了她和她儿子。她儿子比我小几岁，专门从爱丁堡搬回来照顾年迈的母亲。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领我去了餐厅，书都已经摆出来了一一书脊朝上放在餐桌上。正聊着书呢，不料她放了个超级响亮的屁，呼啸的口哨声持续了整整几秒钟。过了一会儿她出去了，慢悠悠走向花园，这时他儿子恰巧进了屋，明显是嗅出了屁味，冲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带走了四箱精装神学书，落下了胃胀气的名声。

流水：105.90镑

顾客人数：11

11月1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留宿了一晚，今天早上是她开的门。

今天的第一个电话：

来电者：“打电话给您是想确认一下您在《犯罪预防期刊》上刊登广告的事宜。我们已经给您留出了四分之一版面。您在八月份签字同意的了的。”接着又说了一通有关发行和受众等的胡话。

我：“我不记得跟你们谈过，我也不可能在了一本叫《犯罪预防期刊》的东西上登广告。听起来像你胡编的。”

来电者：“但您同意的了的，八月份的时候；这里都有记录。”

我：“不见得吧。你电话多少？我核实一下给您回电？”

他们挂了电话。

噢，真是讽刺啊。用《犯罪预防期刊》这么个名字来招摇撞骗。这种电话一年大概会接到两次。让我常常愿意赞助一把的刊物大概会叫《对生病的孩子好一点》之类吧。

流水：145.98镑

顾客人数：20

11月1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在店里。我开车到洛克比坐火车去爱丁堡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开会，讨论是否有可能利用他们馆藏的公版经典作品录音带筹备一个广播站，店家只要支付一点订阅费就能播放，以此避免PPL^[12]和PRS^[13]强行征收的罚款——这两家组织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从在工作场所放音乐的人那儿榨钱。火车上我身边坐着一群人，其中有位拿着台Kindle。他花了一小时向他那些目瞪口呆的同伴宣讲那鬼东西的妙处，嗓门很大，吵得剩下的人都没法读书、看报刊杂志。最后——不带丝毫反讽的意味——他大吼道：“当然咯，如果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读不成书了。”听到这儿，车厢里的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怒视着他。

妮基今天在脸上发的新动态：

昨天烦死人啦——把很多我们最好的货寄给了德国的一位新客户，书架看着空落落的！

今天的“最佳”顾客肯定要属那个带着她已经成年的女儿来店里的女人，她把店里的古书几乎摸了个遍，而且掉了一本在地上，啪嗒弄断了皮面硬封。然后，她打着喷嚏问我们有没有斯坦贝克的书（“有的，我们有的”，笑容满面，顾客是上帝嘛），鼻涕口水溅了我一身。

好吧，她最后什么也没有买。

在爱丁堡和我姐姐露露一家子过了一夜。

流水：170.99镑

顾客人数：14

11月1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10点离开爱丁堡。妮基在店里，我问了问她是否介意打包一下“随缘书”。到家时刚过饭点，让我想不到的是，她不光书包好了，还预约了邮递员来取那七袋邮包。

整理箱子书时，我翻到了一本威格敦郡的旧导览手册，里面夹存着一张1950年代本店的广告——当初还是杂货铺。偶尔会有来店里的人对我说起以前他们住在威格敦时这家铺子的老板叫宝琳，或者他们跟经营杂货铺的人有亲戚关系。

流水：90.50镑

顾客人数：5

11月1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上午11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笨拙地拖着脚走到柜台前，把一本平装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放在我面前，拿出2.50镑零钱付账。在我跟他差不多年纪、正经历长大成人的痛楚的时候，很少有书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影响过我。塞林格此书出版于1951年，几十年来，他笔下那位与被迫身处其间的世界格格不入的霍尔登·考菲尔德引发了数以百万计青少年的共鸣。

流水：48镑

顾客人数：9

11月2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来店里继续录入那批从罗恩豪斯买的书。开始征收5便士购物袋税已经过去一个月，妮基算了算，要袋子的人的比例从大约五成降到了不足一成。

流水：149镑

顾客人数：10

11月2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现在劫持脸书已经成为妮基的常规操作。这是她今天发的：

昨天客人抱怨店里太热，因为我们生了火炉，还烧掉了不喜欢的书，我是说，不想要的书，比如那些用不对“引号”的——再也没有罗迪·多伊尔^[14]或欧文·威尔士了——丢人呐！

你愿意提名几本供今天烧的书吗？

这次“老饕星期五”的美味佳肴是一包过期的燕麦饼。

迪肯先生来订购一本书，却找不到他写了书名的那张纸片了。

有一阵闲极无聊，我计算了一下今年寄出的书的重量——超过一吨。打开皇家邮政的发票前我肯定得先坐坐稳。

流水：57.30镑

顾客人数：5

11月2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妮基在店里，所以我和几个朋友去惠特霍恩岛的“蒸汽班轮”上吃了午饭。下午两三点我回到店里，发现她自说自话地在童书区域旁边糊了层墙纸，上面有她从一本百科全书里剪下来的动物插图。

我绝望了。她真是一意孤行。

迪肯先生打来电话。他想订一本伊夫林·沃^[15]的《衰落与瓦解》。我说他不是说过小说是写给女人家看的嘛，他回答：“大部分是，但不是所有。”

一个从艾尔开车来的客人带了两箱书要卖给我。多数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各国导览，但品相都不太好。这些书是她在拍卖会上失手买下的，原本以为自己拍的是一个俄式茶壶。我给了她200镑，她让我放心，说我给的钱足够让她不白跑这一趟了。

下班时，妮基对我说：“我有个好主意，把书店改成迪斯科舞厅怎么样？”

流水：345.99镑

顾客人数：19

11月2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昨天经历了有点窘的一幕。我睡了个懒觉，醒来下楼去了厨房，泡了杯茶，穿着微微飘动的晨衣晃荡进起居室，正好撞见清洁工在外面的梯子上边擦窗边盯着屋里看。我赶紧撤了。今天早上他来收5镑工钱时我俩都没提这茬儿。

一个客人拿着本1817年出版、皮面装订的苏格兰历史书来柜台结账。他指了指环衬上用铅笔写的“1.50镑”，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真实标价。我进数据库查了查，我们的定价是75镑，而我们这本是全网最低价。我说这书1.50镑是绝对不可能卖给他的，他气冲冲地走了。后来妮基告诉我她看到他在店里的一本书上写了点什么，怀疑他揭掉了标签，然后自己写价格。多年前，有个臭名昭著的书贩子定期出入威格敦各家书店蹲点，一等柜台后面出现新面孔——他觉得那会是个不如他懂行的人——就擦掉珍本书上的铅笔标价，写上低价浑水摸鱼。据我所知，此君已经死了。

今天最后的客人——一对买了几本科幻作品的年轻夫妇——对我说他们正利用假期把全英国的二手书店逛个遍。我们这行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流水：78镑

顾客人数：7

11月2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4

忘记设闹钟，起晚了。上午10点才开门，发现那些老太太的艺术课在9点30分就该开班的，她们都等在外头，瑟瑟发抖。

流水：64镑

顾客人数：3

11月2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早上邮局送来了《衰落与瓦解》，于是我打电话通知了迪肯先生。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带着个朋友来了。他留下六根手杖，选中了一本关于凯尔特神话的书。

下午4点，一个客人拿来了一箱平装本的现代小说，其中有若泽·萨拉马戈的杰作《失明症漫记》和安东尼奥·塔布其^[16]的《佩雷拉的证词》。这两本书，一个意大利朋友都送过我，因为我对当代欧洲小说的无知把他给吓坏了。《佩雷拉的证词》我很喜欢，《失明症漫

记》则令人惊叹。很少有别的书能那样让我身临其境的同时——说来有点矛盾——又清晰地想见故事的一幕幕场景。一个所有人都失明的世界里肮脏而悲哀的乱象，一种感官丧失后社会契约的脆弱与社会迅速的分崩离析，经由萨拉马戈生动的描绘，让读者仿佛成为故事的一分子而非旁观者——就像霍格的《清白罪人忏悔录》——最后如火焰喷射般道出你心中所想，激励你向周遭的世界提出更多问题。

流水：90.55镑

顾客人数：9

11月2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6

今天，广场上竖起了圣诞树。

一群俄罗斯女客人来到店里，其中一位（显然是唯一一个会说英语的）问我们有没有俄语书。看到我们有不少，她好像真心很吃惊。不过她们啥也没买。

今天下午，我们接到一个爱尔兰买家的订单。是一套八卷本的套书，“季风”上的标价显然错了：

书名：《欧洲历史：伟大领导人和里程碑》

作者：H. J. 蔡特牧师大人、威廉·科林奇、沃尔特·默里

价格：3.48镑

运费：8.85镑

总计：12.33镑

这套书重达8.2千克，寄到爱尔兰的运费是88镑。我给买家写了封邮件说明情况。

三个客人分别问我：“你们收不收书？”有位带来了三本“哈利·波特”，非常吃力地拿到我面前，指出其中一本是初版。我告诉他，“哈利·波特”系列里后出的几本初版印量巨大，所以实际上根本不值钱，他听了连忙把书塞进它原先的袋子，走了。我想他是不相信我的话吧。

正锁门呢，我有幸目睹了非凡的一幕：迪肯先生以一个超重的中年人特有的方式全力向书店冲刺。他那件不合身的外套（有点太小了）的分叉随风摆动，加上他遮盖秃顶的那绺头发（垂直翻了起来），仿若旗鱼的一对发育不良的鱼翅和背部的鳍：前者奋力助他前行，后者操控方向。他显然是想在书店打烊前赶到。我开着门等他，他付完书钱，一步一拖地离开了，气喘吁吁，向昏黄的暮光里走去。

流水：88.99镑

顾客人数：6

11月2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还是老样子，9点15分才到。一来她就递过来一个塑料碟——上面的东西在几天前应该是可以被当成食物的——问我：“吃不吃肉桂卷？”（乐购的“优惠价：27便士”标签昭然可见）。我回答道：“来一个吧，谢谢，妮基。”我伸手正要去拿起一个时，她猛地打掉我的手，说：“那个还是算了。上班路上我把它的糖霜舔掉了。”

今天上午的唯一一个订单是一本叫《人见人爱小跟班》^[17]的书。

在给各种地方买来的很多箱书标价的时候，我翻到一本《监禁的群兽》^[18]。费恩向我推荐过此书，所以我就把它收到一旁，准备等有空了开读。

妮基决定今晚留宿，和我一起喝喝酒吹吹牛。可想而知，我俩都喝多了。我递给她一瓶“长脚秧鸡艾尔”，她竟然告诉我她不喜欢任何瓶子上印有鸟类名字的啤酒。她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基于这种逻辑。

流水：62.50镑

顾客人数：5

11月2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开店，所以我睡了个懒觉。

来了个订单，买的是马克·忒勒的《年轻人的旅程》。^[19]朱利安·克拉利^[20]有本同名自传，但我无法想象他选这个书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我和妮基一边把新货上架，一边同时说道（当时我俩刚走进画廊），画廊里冷死了。而且那里也生了火的。自从去年我们在底楼装了空气能热水器^[21]，画廊就从店里最暖和的房间沦为了最阴冷的房间，这也许是因为画廊里的那堵石墙没有装衬里或隔热层。我打电话给卡勒姆问了问他的想法。他说会过来看一眼。

流水：100镑

顾客人数：10

[1] 《衰亡史》即《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作者实为吉本（Edward Gibbon）；《弗洛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作者为乔治·艾略特。

[2] 《一九八四》的作者是乔治·奥威尔；《汤姆·琼斯》的作者是亨利·菲尔丁。

[3] Helen Macdonald（生于1970年），英国作家、自然主义者，*H is for Hawk*是她出版于2014年的作品。

[4] Nancy Mitford（1904—1973），英国小说家、传记作家，著名的“米德福德姐妹”之一。*Love in a Cold Climate*是她的小说代表作，出版于1949年。

[5] 以上引自威利·罗素（Willy Russell）的剧作《教育丽塔》（*Educating Rita*），舞台剧版在英国大受欢迎，电影版则于1983年上映。“酒吧”指的是Yates Wine Lodge（Yeats和Yates读音相近），英国著名连锁酒吧，创始于1884年。

[6] Terry Pratchett（1948—2015），英国奇幻小说作家。

[7] E. F. Benson（1867—1940），英国小说家、传记作家、考古学家。

[8] 法语：笔名。

[9] 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这部小说的书名正确写法为*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但这位顾客非要说是*Far from the Maddening Crowd*，可直译为“远离令人发狂的人群”。

[10] The Island of Rockall，其实是矗立在北大西洋水域中的一块巨大的岩礁，Rockall即“整块岩石”的意思。

[11] *Eyeless in Gaza*，阿尔多斯·赫胥黎出版于1936年的小说。

[12] 全称为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留声机表演有限公司），由Decca和EMI两家唱片公司于1934年成立，旨在确保音乐作品在公开播放时没有损害著作权人的权益。

[13] 全称为Performing Right Society（表演权协会），主要负责为作品著作权人（作曲家、摄影师、作者等）管理授权并收取费用。

[14] Roddy Doyle（生于1958年），爱尔兰小说家、编剧。

[15] 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Decline and Fall*是他出版于1928年的作品。

[16] Antonio Tabucchi (1943—2012), 意大利作家、学者。 *Pereira Maintains*是他出版于1994年的作品。

[17] *A Toast-Fag*, 英国作家埃弗里 (Harold Avery, 1867—1943) 的儿童文学作品, 但fag一词现在会用来指男同性恋。

[18] *The Restraint of Beasts*, 米尔斯 (Magnus Mills, 生于1954年) 出版于1998年的作品。

[19] 原文似乎有误: *A Young Man's Passage*的作者名叫Mark Tellar (而非原文中的Teller)。又, 此书出版于1952年, 副标题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私密自传”(An intimate autobiography of the Victorian Age)。

[20] Julian Clary (生于1959年), 英国喜剧演员、主持人、小说家。

[21] 空气能热水器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来达到加热水的目的。

十二月

圣诞节期间，我们要如火如荼地卖整整十天圣诞卡片和日历，非常累人，不过收益很好。那时候，我常饶有兴味地看着商人们一边利用基督徒的感情赚钱一边对其冷嘲热讽。圣诞贺卡厂家的推销员往往六月份就带着产品目录来了。他们的发货清单上有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两打。婴孩耶稣与兔子。”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圣诞节与圣诞节前夕也许是一年中书店最冷清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太依赖于游客的流量——十二月里几乎没有游客——甚至可以说，还不如索性把书店从十一月关到第二年三月呢。不过，会在圣诞节送二手书当礼物的人通常都是异类，所以就算单纯为了这些怪人给你带来的乐趣，开店也是值得的。他们是最有意思的顾客。店不能关；如果书店不开门，那些敢于在冬季深入盖勒韦乡村的人会大失所望，下一次肯定就不愿意来了。来店里的人，时不时还是会花点钱的，而且冬季白昼短，又冷，即便不开书店，可供选择的其他活儿也很少，所以最好还是自由决定开店时间，利润虽然微薄，总好过歇业，一分钱没有。圣诞节和除夕之间的一星期肯定是值得开店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会回来和亲人度假。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亲情这东西，相隔数百英里时要比共处一屋时浓烈得多。这一星期里，书店会很忙，到处都是 在一年最黑暗的月份跟亲戚近距离相处了太久的人；他们没办法逃走，只好聚集在书店里看书消磨时光——通常都会买上几本。

12月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圣安德鲁节，苏格兰的法定假日。

有位顾客打电话来找本书。

女人：“图书节时我在你店里的新书区找到一本关于破败的旧花园的书。能告诉我书名吗？”

我：“恐怕不行。但我知道你要的是哪本书，我很乐意寄给你一本。”

女人：“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书名呢？”

我：“因为我一旦告诉你书名，你就会上亚马逊买一本。”

女人：“不会的，我会让我妈来你店里取。”

我：“噢，那敢情好。那么能否告诉我你的信用卡信息和你母亲的名字？你一付款书我就给你留着。”

这时她挂了电话。

今天下班后，我和屈塞去酒吧喝了一杯。一个当地的农民进来问道：“有人要大头菜吗？我卡车里有一些。”站在吧台后面干活的劳拉说她想要一颗。随后他拿来了一颗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大头菜。看来他今年收成很好。

开读《监禁的群兽》。

流水：28镑

顾客人数：4

12月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卡勒姆顺道来坐了坐。我俩讨论了一下给走廊那面石墙装一层隔热材料的可能性。这会大大改观店里的温度。他答应做这件事，这星期选个时间就开工。

今天阳光灿烂，天气和暖；十二月和一月日头很低，把“企鹅版”那块区域照出了别样的神采，面貌和一年中其他时节都不同。毫无疑问，今天的高潮是我卖掉了一本1892年出版的《唐纳德·麦克劳埃德的悲伤回忆》。那位顾客找了这本书整整六年。

流水：33镑

顾客人数：2

12月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早上很冷，所以我生了火，开始处理网店订单。拿着包裹走去邮局的路上，我与一个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嘴里叼着一把钥匙的男人擦肩而过。他挺友好，咕哝着向我说了一声“你好”，这时钥匙从他嘴里掉了出来，不偏不倚落在那块砖头上。

下午2点30分，一个老头拿着一箱军事史来卖，其中包括好几本关于KOSB（“国王自己的苏格兰边境居民”^[1]—尽管盖勒韦郡并不属于边境地区，盖勒韦人自古以来会参加这步兵兵团）的书。最后花120镑买下了这批书。

流水：6镑

顾客人数：4

12月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10点，卡勒姆来了，继续给墙面装隔热层。花了大半天把书装箱，拆掉他准备改造的那面墙前的书架。

流水：48镑

顾客人数：5

12月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看店。她早早到了，脸上的兴奋表露无遗：“噢，给你带了超赞的东西！”上星期五早上，她舔掉了肉桂卷上的糖霜，所以这“超赞的东西”是作为某种补偿而给我的。她拿出一个缠着“减价”胶带的盒子，里头装着一只“小猪佩奇”蛋糕。

卡勒姆一天都在店里给墙装隔热层。

11点，我给妮基布置好了一些工作（她热情地点头应允，随后决定不干活），立即动身去距离威格敦六英里的索比看一批书。书是我爸的一位朋友的，他今年早些时候过世了。遗产由他侄子负责处理。有意思的书并没有多少，大部分是工程学教材，但我还是装了两三箱，写了张100镑的支票给他。

2001年我从布里斯托尔回到苏格兰时，死亡对我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东西，只亲身经历过年长的爷爷奶奶或者伯叔祖母的离世。也许是我运气好，至今还没有尝到痛失亲近朋友的滋味。不过，乡村生活会让你不由自主接触各种年纪各种背景的人，如果你在城里，这些接触是很容易避开的。在我买下书店的2001年，客人们常常会说我“作为一个书商看上去非常年轻”，也许当时我确实年轻。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已经是五年前了，而我参加的葬礼数量则逐年增长。过去的这一

年里，我父母的好几位朋友都过世了。我妈最近对我说：“现在我和你爸也在危险区了。”

下班后，我和卡勒姆去喝了一杯。我们邀请妮基同去，但她说她想待在店里，于是我为她生了火，还从合作社（终于不是啥也买不到的冒牌合作社了）买了几罐精酿啤酒给她。我8点回来时，她正坐在炉火前缝合一只奶牛样子的填充玩具——这手工她准已经做了不止二十年。一点都不像奶牛。

这星期，有好几个来店里的客人抱怨忘记带老花镜了。这很不寻常。跟妮基提起，她却说她也经常忘带这东西。

流水：22镑

顾客人数：2

12月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早上8点，我听到妮基在做早饭，便决定睡个懒觉，让她开店。没一会儿我就被吵醒了——楼下，卡勒姆用冲击钻在墙面上打洞。我花了大半个下午把唱机扬声器的一根电缆挪到了书店前部的位置，这样孩子们就碰不到它了，不然他们每次经过，好像都非得摆弄两下——常常会调高音量。

流水：72.29镑

顾客人数：9

12月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9

找到的书：8

店里一整天都极其冷清，第一个客人是11点30分上门的，问我：“营销和财务战略方面的书你们放在哪儿？”挑这种圣诞礼物送人怪刺激的。

整理邮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封市政会寄来的信，妮基在上面画了一幅非常粗糙的素描，戴眼镜的圆脸、鬃发——明显画的是我。我把画拿到她眼前，问：“妮基，这是啥？”她回答：“这个？镜子咯。”

流水：78.44镑

顾客人数：6

12月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安娜打电话来说，她不准备做那部她一直以来和朋友在美国共同创作的电影了，因为觉得预算太低了。她订了回伦敦的机票，星期四就到邓弗里斯。

今天有个上了年纪的客人拿着本书一步一拖脚地走到柜台前，神情很是激动。“这本书卖多少钱？”那是一本拉丁语教科书。他急切地翻开书，指了指环衬上用水笔写的名字：“这书以前是我父亲的。”标价是4.50镑，不过我说可以免费送给他。我不记得书是怎么来的了，但我看他找到书那么高兴，不这么做好像说不过去。他是从肯特郡来这边度假的，所以这本书可能来自几年前我在坎特伯雷^[2]郊外的一栋宅子里买到的一批书。

流水：80镑

顾客人数：9

12月1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妮基今天看店，所以我有空离家去洛蒙德湖东岸斯特林附近看一眼某家人家的藏书室。那座宅第建在一条美轮美奂的峡谷里，道路两旁是古老的阔叶林，一幢幢豪华的维多利亚式别墅点缀其间，我去的便是其中一幢。宅子主人是一对和我父母年纪相仿的夫妇，屋里摆满了高档家具与艺术品。他们和善、友好，我穿梭在几间房间里看那千把本书时，他俩不停给我倒茶送饼干。他们的几个儿子上过佩思郡的寄宿学校，其中一个与我同龄，看来，我和他的人生在某个时间点肯定有过交集，或许参加了同一场橄榄球比赛。跟许多要清掉藏书的人一样，他们要出售这座宅子，找个小一点的住处，眼下正在看一套格拉斯哥西区的公寓。

这批书里什么类型的都有，不过包含了一些颇有意思的古董书，比如一本1887年初版巴纳德《英国威士忌酿酒厂大全》。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此书的初版。关于威士忌的其他好书也不少，包括两三种古籍珍本。聊着聊着我才知道，原来他退休前是威士忌的业内人士，在酿酒厂里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相识。经过几轮礼貌的磋商，他们同意了我对选定的十箱书的报价：1,200镑。

回家的路简直骇人。我失算走了山路：二十英里的单车道。路面为积雪覆盖，下着雨，狂风呼啸。我遇到了几辆满载木材的货车；然后，随着海拔越来越高，雨慢慢变成了雪，在道道闪电的照射下，山间的风景时明时暗。傍晚6点，我终于回到了家里。

流水：85.98镑

顾客人数：7

12月1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叫《瘾君子手记》。我拿着包裹去见维尔玛，却不见威廉的踪影。我问维尔玛他去哪儿了，她不怀好意地回答道“在打盹儿呢”，脸上还挂着一抹邪恶的笑容。要我说，哪怕睡再多，他的心情也是好不了的。

打烊后，我开车去邓弗里斯火车站接了安娜。

流水：27镑

顾客人数：5

12月1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跟平常一样，妮基穿着那身黑色滑雪服来上班了。她拿着一个从莫里森超市垃圾箱淘来的馅饼，那东西与其说像食物，倒不如说像一块巨大的痂。“啊，很好吃的。来吧，尝一口。”我都要吐了。尤其是经过肉桂卷事件之后，“老饕星期五”已经沦为一星期里最差劲的一天。

今天书店里格外没有生气，加之寒冷刺骨。妮基在脸书上发了这么一条：

亲爱的朋友们，妮基来了！今天早上，一到店里就发现柜台边亮着一盏红灯，我的心里顿时五味杂陈……是台取暖器？难道我可以脱掉保暖内衣了？

是也不是。确实是台取暖器，但那是台亮着灯而已的取暖器。保暖内衣要一直穿到四月份。

这星期的《言论》^[3]上有条新闻太令人难受——停在农场里的一辆车上的一枚硬币失窃了。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啊？

别告诉他我在发文。

妮基带来了五副她在巴斯盖特^[4]的“一镑商店”买的老花镜，以防顾客忘记带。

有个低地酿酒厂的人听说我们搞到了那批关于威士忌的书，专程跑来书店。他出价600镑要买那本巴纳德，我高兴地接受了，因为这就意味着几天之内我就赚回了一半的本钱。那书如果品相更好点，定价也许能翻一番。

卡勒姆给那面墙装好了隔热层。现在我们需要找个人来抹上灰泥，然后就能赶在圣诞节前摆好新书架了。

流水：79.50镑

顾客人数：3

12月1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22分，我都处理完今天的订单了，可妮基还是不见人影。10点钟，我收到了她的短信：“困在离‘五月杜恩’^[5]不远的一条沟里。等拖拉机拉我出去呢。”深陷沟中，她终究还是设法搭到了便车。杜恩是风景秀丽的埃尔利格村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它归一个叫杰夫的人所有，而他把它当成一个村落来经营。10点45分，妮基终于出现了。

下午我爸来了，叫我复印点东西，他星期三开会要用。他和我妈能摸索着使用iPad，但除此以外，一切跟电脑相关的事情都要靠家里人帮忙。我们在店里反复讨论什么时候“下午”算正式开始。我说正午。安娜说上午11点。我爸说：“我啥时候吃完午饭就啥时候开始。”

流水：121.79镑

顾客人数：10

12月1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在今天整理的几箱书里——也许是牧师藏书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两本你准想不到会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书：一本《我的奋斗》和一本来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封面《圣经》。

从道德层面上讲，经手一本《我的奋斗》会让你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我们手里这本大概值60镑，许多书商不会去碰它，这可以理解，但此书确实有需求——虽说不大，但足以让你知道这书一个月内准能卖出去。可有个问题你永远得不到答案：这本书最后会落到谁的手里去？某个极端右翼的疯子，抑或一位揭穿大屠杀否认者谎言的历史学家？不论如何，等明年德国的版权期限到了，《我的奋斗》的市场会发生变化。^[6]

流水：149.50镑

顾客人数：11

12月1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因为11点我约了邓弗里斯医院的背痛专家看诊，妮基来帮忙看店。医生叫我去做一个核磁共振。既然在邓弗里斯，我趁机去看了一批书。书主是一位老太太，她先生五月份过世了。她住的公寓离医院很近，过去方便。那些书都是关于钓鱼的，其中有些相当稀罕。我选了四箱书，她同意了250镑的报价；听说我热衷蝇钓，她便坚持要把她先生的旧假蝇盒送给我。在书架上浏览的时候，我发现许多桌子和架子上的相框都是正面朝下放的。好奇心作祟，我把其中一些翻了过来。照片里都是同一个人，估计就是她先生。也许她是受不了睹物思人之苦吧。

妮基在脸书上更新了一条：

亲爱的朋友们，妮基来了！

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不知道肖恩是多么贴心和慷慨。那天黑咕隆咚、冰冰凉，我好不容易回到店里，他准许我把一个双层厚度的纸板箱展开，平摊在工作台下面的地上，多少挡一挡寒风。多体贴啊！取暖器的红灯亮着（哪怕并没有一丝暖气），我感到很舒服。他真是个好人的！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找个粉刷匠来给新装隔热层的墙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圣诞节近在眼前了。

流水：58.49镑

顾客人数：8

12月1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有位客人——他在店里大概逗留了两个小时，而且是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客人——问我：“现在肯定是你一年里的忙季，圣诞节快到了嘛。”他在店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其他客人都没有。实在搞不懂在他的想象中，一年里的其他时间我的店是啥样子的。

《监禁的群兽》读完了。

12月1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10点，今天第一个客人走进门来：“我其实对书不感兴趣。”接着又说：“让我来告诉你我对核能的想法。”听他聊到10点30分，我基本上已经丧失活下去的动力了。

我拿着包裹去找维尔玛，到了邮局撞见威廉正在用一个极端政治不正确的玩笑跟一位满脸不情愿的顾客打趣，如果这种事也有蒲普风级^[7]一说，那他那个玩笑的恶劣程度必须得专门创造一个新的等级来衡量了。我问维尔玛能否让邮递员明天收完当天的货后来一趟我店里取件。

邓弗里斯买的钓鱼书虽说称不上“飞也似的”销售一空，却明显比其他书好卖。哪怕在我们这家面积相对较大的店里，这也是个普遍现象：新到的货永远走得更快。估计这里头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本书在架子上放了一年都卖不出去的话，可能是标价太高或者缺乏任何市场。不过从感觉上说却不是这样：刚到货的书好像真的看起来更新鲜，而在书架上待了很久的书仿佛沾上了某种陈腐感，变得卖不出去了。

在整理从洛蒙德湖购入的那几箱书时，我又发现了一本希尼签名的索利·麦克莱恩小册子^[8]。一共才印了五十本；我得其二。每本能卖100镑。就像沃尔特·司各特的签名本和南丁格尔的签赠本，经手这样的东西会让你感到与他们发生了联系。也许更有趣的奥秘在于你永远无法知道谁碰过那些流入书店的没有签名、没有赠言的书，它们有过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我们又收到一封威尔士科尔温湾书店发来的邮件。他们就要开张，想问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吃进他们的库存。他们显然在其他地方都碰了壁。我让他们发些照片来看看。

流水：184.49镑

顾客人数：7

12月1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科尔温湾书店回复过来了几张照片，他们店里看上去有大约两万本书。有人报过价了，但远低于他们的心理价位。恐怕我的出价也在

那个范围内，所以就不多此一举了吧。如今很少有书商会一口气拿下这个体量的库存，所以你完全可以咬定价格不放松。估计他们要出手这批书会大费周折。

店里悄无声息，冷得像座坟墓。说起这个，我得问问妮基，最近有没有哪位常客过世了。

整理几箱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有本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草草翻了一遍，觉得自己应该读得进去。

下午3点30分，邮递员来拿走了“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

妮基今晚留宿，明天看店，就是说我可以有余暇去做点刺激的事情了，比如跑一趟银行，然后去锯木厂取制作新书架的原木，甚至洗一洗车。

流水：122镑

顾客人数：8

12月2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妮基当班。我开车去附近的潘基林锯木厂取原木，那些木材是用来制作放在新装隔热层的墙前面的书架的。妮基趁机再次劫持了我的脸书主页。

亲爱的朋友们，妮基来了！

哇哦，昨晚没有吵到左邻右里吧？我们办了场“年终”嘻哈音乐和摇摆舞步轰趴，然后吃了点带劲的药^[9]（一人两片布洛芬！），免得年长的员工今天下不来地。我们就是这样浪的。耶。

我对妮基说找不到粉刷匠来给卡勒姆装了隔热层的那面墙收尾，而我需要圣诞节前就搞定这件事。她说了句“交给我吧”，便走出了店门。五分钟后，她带着一个叫马克的人回来了，他看了看要干的

活，说明天可以来刷墙。原来她刚才去了公共汽车站，对着排队的人问：“这里有粉刷匠吗？”他说他正是。

妮基发现格拉斯哥有个叫斯莫菲特·卡帕的公司愿意要我们的次品书，加以回收利用（“换钱买衣服”最近告诉我们他们的办公地点不在格拉斯哥了）。他们愿意以40镑一吨的价格收书，这样的话，跑一趟的油钱就有了，所以我准备过年时送一车书过去。

流水：82镑

顾客人数：9

12月21日，星期日

早上8点30分左右，粉刷匠马克来刷了墙。

12月2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为了给那面墙装隔热层，我们把原本放在架子上的书都装了箱，放在从来无人问津的门类——地质学——前头。卡勒姆开工后它们就堆在那里了。今天的第一位顾客腿脚不灵便，他拄着T字形拐杖走进店里，问道：“地质学分类在哪里？”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进来祝我昨天冬至快乐。

花了一晚上组装书架，把箱子里的书重新放了上去。

科尔温湾书店把全部库存放到了eBay上卖，标价两万镑。绝对卖不了这个价。能卖出5,000镑就不错了。

流水：181.50镑

顾客人数：13

12月2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早上，收到一本退回的上星期寄出的书，附来的纸条写道：“请退款。书看着像二手的，没有预想中新。”遭到退货的书是约翰·麦考密克^[10]的《风中的旗帜》，封面是故意设计成破旧磨损的样子的。其实是崭新的。

从圣诞节到新年第一个星期一，书店的开门时间从上午9点调至10点，所以我在商店的橱窗上贴了张告示。

我为书店做的圣诞节装饰品是如此拙劣。今天统统布置完了，具体有贝弗送的几根冬青树枝和从当地一个农民的车道旁剪的一点常春藤，我在上面挂了一些廉价的彩色小灯。我给每一扇窗和门厅的一两个地方也做了装饰。

我开车带安娜去爱丁堡我姐姐露露家过圣诞节。我给妮基（她不过圣诞）留了张纸条，嘱咐她保持店内整洁，别忘了喂猫。

流水：140.10镑

顾客人数：13

12月2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圣诞节期间，妮基照看书店。

12月25日，星期四

圣诞节。歇业。

12月26日，星期五

节礼日^[11]。歇业。

我和安娜开车从爱丁堡回来了。

12月2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在店里。据说从早上9点起她就在门外等了一一我忘记告诉她圣诞节期间要到10点才开门。她气疯了。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叫《布谷鸟问题》。

我花大半天清理了一堆说可以为我提升网站访问量、增大阴茎和提供借贷的邮件。不幸的是，这些投资，卖书这一行都拿不出资金来。翻遍垃圾邮件，终于看到四封“开卷随缘俱乐部”的新征订信，说明有人把这个当作圣诞礼物送人了。

冷清的一天，令人泄气。也许来这边参观的人以为我们没开门。

流水：140.20镑

顾客人数：14

12月2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很冷，路上结了霜，阳光倒不错。在厨房做早餐的时候，我看到窗户上结着冰。10点开门。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能在床上多睡一个钟头是奢侈的享受。我打开邮箱，收到妮基发来的信：“你今天上班吗？哈哈哈哈哈！”

店里很安静，直到11点30分才稀稀拉拉有些客人进来。午饭后，有个十几岁的姑娘——她在炉火边读了一个小时书——拿着三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平装书来到柜台；总价是8镑。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5镑纸币，说：“一起5镑钱可以吧？”我说不行，亚马逊上买的话，光运费就要7.40镑。她慢悠悠走了，嘴里咕哝着去图书馆借。祝她好运吧：威格敦图书馆里都是电脑和DVD，书不多的。

下午4点30分时，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提前关店，结果来了九位客人，在店里四下逛着选书。我到5点30分才打烊。他们花了60镑。

我还没有提交詹姆斯·帕特森补助金的申请，于是心急火燎地打开他的主页，发现截止日期是2015年1月15日。

《萨蒂利孔》读来有点费劲，但主要是因为内容的缺漏而非文章本身。远比想象中有意思。

流水：323.97镑

顾客人数：25

12月3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忙碌的一天，光顾的主要是两种客人：来拜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一家子和从父母那儿逃出来的小夫妻。没什么大买卖，但一整天生意都很稳定。

流水：401.33镑

顾客人数：30

12月3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店里从早忙到晚。整个上午，没人表现得很粗鲁或者讨价还价。这如梦似幻的平静最终被彼得·贝斯特尔打破了——他来店里告诉我有条狗在我们门口的台阶上拉了屎。彼得是我朋友，他女儿佐伊正立志成为一名歌手兼词曲作者。她极有天赋，几年前我和安娜为她拍过一段视频。彼得是“开卷随缘俱乐部”网站的幕后智囊，我需要技术方面的建议时，他总是有求必应——大部分时候我都是需要的。

我刚用铲子弄走那坨狗屎，一个五口之家就走进了店里。那三个孩子在门旁边踩掉了靴子上的泥，不过是在门内侧而不是门外侧。他们两两相隔一段距离在店里逛了一圈，一本书都没翻就走了。

我和安娜开车去惠特霍恩岛同朋友一起过除夕。

流水：457.50镑

顾客人数：37

[1]原文作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缩写为KOSB。

[2]坎特伯雷（Canterbury）位于英格兰肯特郡。

[3]原文为*Free Press*，指的应该是苏格兰的*The Press and Journal*（1922年，由*Free Press*和*Aberdeen's Journal*两份报纸联合而成）。

[4]Bathgate，苏格兰西洛锡安区的一个市镇。

[5]Doon of May，苏格兰邓弗里斯和盖勒韦的一片针叶林区。

[6]德国的版权保护期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七十年。希特勒1945年去世，所以他的作品2015年进入公版领域。

[7]英国海军将领蒲普（Francis Beaufort）所拟定，一般分为0到12级。

[8]Sorley MacLean（1911—1996）是以盖尔语写作的苏格兰诗人，向为谢默斯·希尼所推崇（希尼认为他拯救了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文中所说的“索利·麦克

莱恩小册子”指的是出版于2002年的《哈莱格》（*Hallaig*），限量50册，带译者希尼签名。

[9]原文作hard drugs，本意为容易成瘾的烈性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吗啡）。

[10]John MacCormick（1904—1961），苏格兰国家主义政治家，*The Flag in the Wind*是他出版于1955年的作品。

[11]Boxing Day，圣诞节次日或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

一月

书商不得不说一些关于书的谎话，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对书心生厌恶；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得不停掸去书上的灰尘，把书拖过来运过去。我曾经非常喜欢书——喜欢看见书、闻到书、触摸书，我是说，至少对那些五十年以上的旧书是这样的。在乡下的拍卖会上，花一个先令买一大堆旧书，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我得承认，奥威尔在文章这部分写到的感想我多少可以体会。我依然喜欢书，但对我而言，书籍不再像曾经那样神秘了——除非是配有手工上色铜版画或者木刻画的古书。我经手过一部《百合》，是桑顿^[1]的《福罗拉神殿》中的八幅手工上色版画装订成册的。很难说我还是否有缘再次看到那么漂亮的一本书。书原本在艾尔郡一位老寡妇的宅子里。我把她要卖的书从头至尾扫了一遍——一千来本吧——基本没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连有意思的都很少。正准备离开时，我发现有本书靠在餐厅的桌角上。我问她是否介意我过去看一眼，因为那本书我是头一次见。等我告诉她那本书值多少钱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忙代售（我当时向她坦白了，那本书超过了我的经济能力）。我把书拿回了家，找了一位当地的装订师傅稍加修缮，然后送去了爱丁堡的礼昂腾博拍卖行。最后大概以8,000镑落槌。

哪怕是我短暂拥有过的八开本奥杜邦《美国鸟类》（在任何一个书商眼里，那都是圣杯）也不能与《百合》相提并论。这种东西永远不会丧失吸引力。每次我前往一户人家，即将面对那些我可能买入却尚未得见的藏书时，都会获得狩猎般的乐趣。不过，跟买下书店前比起来，我现在阅读量很小，只有坐火车或者飞机旅行途中才会翻翻书。之前坐火车去伦敦见安娜，我在路上从头至尾读完了詹姆斯·霍

格的《清白罪人忏悔录》。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走出霍格超凡脱俗的世界、眨着眼睛呆滞地走进尤斯顿车站的画面——从来没有在哪个地方如此晕头转向过。

在跟一个卖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的藏书看上去就像一份光鲜亮丽的奖品。等到价格谈拢、握手言欢、支票离手的那一刻，书就成为了我的重负——我得把它们装箱、搬上车、卸货、检查、挂到网上、定价、上架，然后才能看到我的投资一点一点有回报。一旦书到了你手里，奥威尔写到的那种厌恶便会现身——它们突然间变成了“工作”——不过，有缘摩挲一本像《百合》那样的书实在是难得的乐事，带来的非凡享受足以抵消那种不安。

1月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宿醉没醒，店休。

1月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4

妮基穿着那身滑雪服来上班了。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叫《普遍的个别》^[2]。寄出去前妮基把书擦了一通，因为上端书口有点积尘。

科尔温湾书店为挂在eBay上的书设的最低价格没人出价，流拍了。他们把底价降到14,500镑，重新上了一遍，还写了条说明：“这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我敢打包票这个价位他们还是卖不出去。做大宗买卖的网上卖家向公共图书馆的收书价要低得多，大约在每千克15便士。科尔温的那批书差不多要每千克1.20镑。他们开的价格，没有哪个大书贩会去碰的。

安娜说服我带她去格拉斯哥看她最喜欢的书《魔法黑森林》的电影版，迪士尼把那部作品改编成了歌舞片。这就是我理解中的地狱：我既不喜欢歌舞片也不待见迪士尼，在电影院里看一场两者结合的产物相当于在关塔那摩湾^[3]的牢房里受一个星期水刑。

那个11月3日造访书店说要清掉纽顿·斯图尔特农庄里2,000册藏书的蓄须青年回来了，这次还带着他女朋友。他自我介绍说叫尤恩，女朋友叫萨拉。他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去看他的书。

妮基留宿了一晚，我俩喝掉了很多啤酒。

流水：145镑

顾客人数：15

1月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10点，妮基开了店。她起床后到处走了走，状态显然不在最佳，却没坏到阻止她劫持书店的脸书账号，她发了以下这段：

2014年度好人

1. “常春藤叶”的木匠（斯特兰拉尔）——我掉了张5镑钞票他帮我收着；苏格兰最好、最诚实的人。
2. 有本书是一个客人在2014年3月订购的，可两个星期前我们才找到，他还想要吗？“是的，请寄来吧”，而且给的钱比我们要的还多。
3. 有个客人听到一个戒指的价格是3.50镑，大叫道：“多少钱？”——是银的，我们让她放心——“我以为它至少要35镑呢。”
暖心啊！

我开车和安娜去纽顿·斯图尔特附近的农庄取那2,000本书。天气好极了，农庄的大小屋舍古朴而美丽。书放在乳品屋的一间备用卧室里。我们同尤恩聊起天来，原来他的美国女友让移民当局给赶走了，

这跟安娜的遭遇出奇相似。2010年，安娜也被驱逐出境过，理由是在没有居留签证的情况下无意间让入境次数超过了许可范围。最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和很多钱她才得以回到苏格兰——这个所谓的愿意接纳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才智的、努力工作的人的国度。蹊跷的还在后头，他叫“尤恩”，恰好也是我在安娜的书里给自己选的名字。我们在往小货车上装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住在牛奶房里的是他兄弟威尔和他女朋友艾玛。大约五年前，艾玛在我店里干过一个夏天，现在在邓弗里斯行医。

书都装了箱，我没有一本本检查，而是直接拉走了。我跟他们说好，我会晚点再看。这批书我开车跑了两趟才运完，不过幸好人手有好几个，没有花费太久。

今天的《卫报》上有一篇谈威格敦生活的文章叫《一起搬去威格敦和马查斯半岛吧》。副标题为“有一点点落后，但这里的‘落后’完全是褒义词”，文中有以下这句：“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友好的欢迎。”书店的脸书主页炸了，尽是些这样的评论，“他们肯定没去过你店里”“他们显然没碰上你”。

把车上的书卸下来后，我和安娜拆掉了店里的圣诞节装饰。考虑到我为庆祝圣诞节付出的区区心血，这几乎算不得什么苦差事。身为犹太人，安娜或许是全威格敦唯一对圣诞节比我还淡漠的人。妮基除外。

流水：63.98镑

顾客人数：12

1月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9点开的店。到下午2点为止，店门一共就开了三次：第一次来的是邮递员凯特；第二次是我爸，他来送报纸；第三次是我爸离开五分钟后的阵狂风，因为他没关好门。

在找订单里的书时，我发现船长沮丧地凝视窗外。白昼最短的那一天过去了两个星期，这种日子，不管对猫还是书商来说，都是忧郁的。

我花了大半天翻了一遍那许多箱从农庄里运来的书，几乎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

下午彼得·贝斯特来讨论“开卷随缘俱乐部”网站的某些技术问题。虽然在决定零宣传后不久又多了三十二位新订户，我还是推迟了销售，因为我们在2013年建起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无法完美适应想把会员资格当作礼物送人或不愿续订等各种复杂状况，所以我打算先解决这些问题，再吸收新会员。

3点，我就快放弃今天生意开张的希望时，罗宾逊家（当地经营农场的大家族）的人来店里买了点书。肯最近刚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他找出了一本关于圣基尔达列岛^[4]的书——这本书他一直在等我降价。我早就注意到他看了好几次。他上一回来过后，我把标价从40镑提到了45镑。他不大高兴，但还是买了。我把价格降回了40镑。

流水：50镑

顾客人数：2

1月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今天的亚马逊信箱里收到一封抱怨《普遍的个别》的邮件，那本书是大概一星期前卖掉的：“书口（尤其是上书口）有一层厚厚的霉斑——翻书对健康而言是严重的威胁。现在书给包了起来，绝不能放在屋子里。”

我毫无必要地挖苦了她一番，回信说既然她觉得这书对健康威胁如此之大，我会派个穿埃博拉病毒防护服的人去取书。

流水：70.47镑

顾客人数：7

1月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暴风雨来了，风大雨大。

又是冷清的一天。午饭后来了三个人。他们在拉特兰湖做一个鱼鹰的项目，专程造访。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对待之前栖居在这里的一对鱼鹰的。其中一位买了册《1895年英国火车时刻表》^[5]的重印本。

下午4点，屈赛顺道来向我打了个招呼。她现在在纽顿·斯图尔特的一家酒吧上班。

3点55分，一对小夫妻来到店里，从书架上取了一堆书坐在炉火旁读了整整一个半小时。5点25分，我说书店要打烊了。走的时候，他俩啥也没买，任凭那一大堆书乱摆在炉火旁边。

上詹姆斯·帕特森的官网提交了补助金申请表。看起来非常不错，我暗自觉得十拿九稳——说明这事儿基本上没戏了。

流水：46.99镑

顾客人数：6

1月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关于那本发霉的《普遍的个别》，又有了精彩的后话。

我在之前的信里挖苦说等她给我地址，我就派个穿埃博拉病毒防护服的人去取书。她是这样回复的：

地址是：
13RTX77-X11卫星
金星3号轨道
银河系

开门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昨天坐在炉火旁的那对夫妻堆在地上的书物归原位。

今天令人丧气的消息是去年全球数字音乐下载的总收入超过了CD的销售额。既然数字化的时候，音乐、书籍和电影可能是最容易、成本最低的三种媒质，看来书业走上这条路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听到许多书店的访客说他们不喜欢Kindle，比起那个，可以触碰的阅读体验带来的快乐远远更多。不用说，那个我一枪射碎后安在盾形木头底座上的Kindle是店里最常被人拍照的东西。

安娜提醒说，我答应了明天带她去格拉斯哥看《魔法黑森林》。她的激动之情叫人难以置信。我是真不情愿。

流水：36.49镑

顾客人数：10

1月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来上班了，还是穿着那身滑雪服。吃过午饭，她继续处理那批从农庄运来的书。书的内容都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大部分是馆藏书，很多阿拉伯语的，还有一堆无聊名人的自传。她估计每三十本里只能留下一本。不知道该如何向尤恩交代。

安娜提议，我们拍一部《说唱歌手之乐》^[6]的书店版音乐录影带，把歌词改成《读者之乐》。于是我俩差不多一上午都在弄这个。

跟妮基道别后，我开车带安娜去格拉斯哥看《魔法黑森林》。我的期望值非常非常低，可那电影比我预想的还要烂。简直糟糕透顶，安娜也坐不住了，问我要不要早走。晚上9点到家，发现妮基还穿着滑雪服，正喝我的啤酒呢。

流水：41.99镑

顾客人数：5

1月1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开的店。

早上我去威格敦书画店看看能否为去年在拍卖会上买的一幅版画裱框。看到店主杰西一脸病容坐在椅子上，我惊呆了。她很想去看病，说她没法再照顾自己了。安娜很担心，找到医生说他应该去看看她。杰西八十多了，可还是每天到店上班。斯特兰拉尔医院和妇产科建立之前，婴儿都是在盖勒韦岬——马查斯西部的一个半岛——的一座房子里出生的，杰西是那代人里尚在世的唯一一位了。

安娜、妮基和我花了大半天排练我们作词的《读者之乐》。贝斯特尔一家过来吃饭，我们一起编了一套随性的舞蹈。我们定了下星期五拍摄，由妮基喊麦。

下午一个客人拿来两箱书，其中有本路易斯·斯特恩^[7]的《喋喋不休》。路易斯2011年来过图书节，是个棒呆的人物。她是个聋哑人。在威格敦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有个手语翻译，翻译不在的话，她就在纸上简单写几句来与人交流。活动结束后第二天，她说她想在海里游泳，于是我带她去了蒙雷斯，一起挑战了一把十月的海水。刚到威格敦的那天晚上，大概10点，她来了“作家休憩处”。那边人头不少，酒也喝到位了。她的到来让气氛稍微有点严肃，纯粹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接触过聋哑人。她察觉到了这层紧绷感，便建议我们轮流互相问问题。她指了指我，我一紧张问了个很路人的问题，奥利弗

（她的翻译）用手语传达给她：“你在这儿玩得开心吗？”她回答：“是的，谢谢。轮到我了。你什么时候破处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大家又开始像她到来前那样开黄腔了。

那天晚些时候，凌晨2点左右，好几杯酒下肚后，她想回自己的住处，却想不起地方在哪儿了（只看到身上有把标了数字“3”的钥匙）。她东走西逛，到了一栋房门上写着同样数字的房子。她试了试钥匙，门打不开，于是开始撬门，直到一个身穿条纹背心、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出来问她想干吗。她咿咿呀呀了几声，挥舞起手臂来。他臭骂了她一顿，当着她的面甩上了门。所幸她是最后一个离开“作家休憩处”的，没有锁门，所以能回到我这儿用沙发当床将就一晚。第二天早上7点，珍妮特（图书节期间她负责清理“作家休憩处”）来打扫房间；她瞧见路易斯在沙发上睡觉，于是踮起脚走来走去，轻声地收拾着。8点，特威格从他房间里下来了。看到珍妮特来了，他大声打招呼：“早上好，珍妮特！”珍妮特赶紧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指了指躺卧的路易斯，让他别出声。特威格看了她一眼，说：“别担心，珍妮特，她是聋子。瞧。”说完他走到路易斯跟前，靠近她的脸大吼一声：“醒醒！”对方当然毫无反应。珍妮特遂拿出真空吸尘器，开始收拾昨晚留下的一片狼藉，而路易斯依然安安静静睡着。

1月1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打了两张单子，打印机没墨了，于是我拿了另一个牌子的墨盒代替，结果电脑死机了，弹出来一条惠普的提示，说一定要同品牌的墨盒才能打印。我又定了两盒墨，但这就意味着星期三之前都不能打印单子了，搞不好会被人差评。

今天邮局送回来了那本“发霉”的书。根本就没发霉。我给买家发了邮件，感谢她寄还书，说“眼睛发霉的人看什么都是霉的”，还问她金星上的生活怎么样。

安娜去书画店看看杰西是否还好，回来对我说她已经在纽顿·斯图尔特的医院里了。我们打算星期三去探望她。

继续在尤恩的书里挑货。这批书的构成太奇怪了，我忍不住想问他书的来源。

“发霉书”的那位客人回复了我的邮件：

不算糟，但我还是喜欢住在另一个星球上，只可惜现在它已经消失了。

在这里，我们从来看不到星星，年复一年只有白天。我们头顶上的保护层是橙红色的，很恶心，不怎么变化……我们的领导人“她者阁下”也许有点不正常。

我得走了；在神殿外面使用电脑是严令禁止的。

“书店乐队”（本和贝思）入驻了“打开的书”，成为它揭牌后的第一任店主。安娜、艾略特和费恩一起想出了这个点子，并且付诸实践，所以我请他们来店里吃晚饭，同席的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理查德。他和我都是在盖勒韦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他现在是演员，平时在伦敦。我上一次见他是在纽约，他出演了萨姆·门德斯^[8]执导的一版《暴风雨》。

流水：61.50镑

顾客人数：4

1月1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弗洛过来帮忙看店，所以我和安娜就有空去邓弗里斯参加拍卖会了。我又买了个五斗橱，还有一只松鼠标本。安娜花3镑，也就是拍场里的最低起拍价买了一批同威格敦湾相关的东西（本质上相当于一箱子垃圾）。每当价格降到这一档，她的手会立即自动举起来，仿佛本能反应一样。天知道这次她买回来的都是些什么垃圾。

从拍卖会回去的路上一直在下雪；非常寒冷的下午。回到店里，发现三昧耶林送来了四箱书。

流水：51镑

顾客人数：4

1月1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开店前，我把车开去修车厂做保养。我忘记这茬儿了，没意识到这么一来我们就没代步工具去看望杰西了。听我说杰西住院了，文森特向我保证他会尽快给车做好保养。

上午11点，希尔林公司的旅行团来了。通常情况下，这时就会有一群抠门的退休老人从大巴上拖着脚走下来，入侵书店。他们从来不买东西，看到什么免费就一把拽走，还要抱怨东西贵。可今天走进店里的只有一位年轻女士，既礼貌又风趣，甚至买了几本书。我问她他们是不是绑架了她。她茫然看着我，慢慢退出了门外。

下午，一位客人在店里逛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走到柜台前，说道：“我从来不买二手书。你不知道都是什么人碰过这些书，它们曾经又放在哪里。”这种话二手书商听了当然来气，但除此之外，谁又知道来书店碰过书的都是什么人呢？不用说，从牧师到谋杀犯，什么人都有。书本来源的隐秘历史让许多人兴奋不已，点燃了他们的想象。一个朋友曾和我讨论过旧书的评注和页边笔记。对这一点，大家还是有意见分歧的。我们有些亚马逊订单会遭人退货，因为买家发现书里有之前的读者写的笔记，而我们疏忽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贬损书本价值的缺点，而是意外之喜——可以借此一瞥跟我读过同一本书的另一个人的思想。

流水：77.80镑

顾客人数：8

1月1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今天又是狂风大作，但往好处看，至少天沟里的水没有漏进屋里。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问我：“《杀死一只知更鸟》是谁写的？”我说哈珀·李，她答道：“你确定不是J. D. 塞林格？”

下午3点，电话响了。是位《观察家报》的记者，想跟我聊聊筹建中的风力发电机农场的事。

我3点30分关了店门，开车带安娜去纽顿·斯图尔特的医院看望杰西。她精神很好，我们4点就回来了，于是我又开了一个小时店。没有客人。

流水：30镑

顾客人数：3

1月1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开门时正在下雪，结果妮基迟到了二十分钟。她看了一眼我星期二买的五斗橱，说：“这东西绝对卖不掉的。”

我们拣出了卖掉的几单书，随后演练了一下《读者之乐》音乐录影的走位。下午2点30分，彼得、他太太希瑟和他女儿佐伊来了，我们正式开拍。拍了三遍镜头，终于拍出了一个完美的版本。安娜坚持不用后期剪辑。这可害苦了执掌摄像机的彼得，他只好全程边后退边拍摄。

拍摄途中，马修（常来光顾的伦敦书商）恰好来了，表现得很淡定。他花了30镑。

会计打电话来说我还没有将去年的报税表签字寄回，于是我发疯似的在我乱糟糟的归档文件里一顿乱翻，终于找到了他说的表格，签好字寄了出去。

妮基住了一晚，跟我们讲了许多奇闻趣事——她用金属探测器和挖掘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收获了哪些宝贝——我们听得开心极了。

流水：313镑

顾客人数：3

1月1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开的店。我正在上架，一位客人拿着本书来问我多少钱。我说3.50镑。他看了我一眼，指了指身穿滑雪服、在柜台后面刷牙的妮基说：“钱给你太太吧？”顿时吓得妮基牙刷都拿不住了，我手里的书也掉在了地上。

早上，我让妮基留在店里打包这个月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的书，随后和安娜去散了个步，因为雪融了的话，天光和景色就不一样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店里一看，妮基压根就还没动那几箱“随缘书”，倒是又劫持了书店的脸书主页，发了下面这一段：

克雷加德画廊刚刚送来了沾满奶油芝士和肉桂粉的自制切尔西果肉面包（跟中号的芜菁差不多大）！我们的邻居就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呢？

读完《萨蒂利孔》，半夜才睡。

流水：44.50镑

顾客人数：8

1月1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醒来看到电话机上卡勒姆的留言，说昨天的《观察家报》上有篇关于在威格敦湾另一头筹建风力发电农场的文章里引了我的话。开发商准备——当然是出于他们自己才清楚的原因——管它叫“加利福尼亚农场”。没过多久，那位土地被征用来建农场、为了谋取最大利益坚持立场的老兄出现在我店里，说要聊聊我的反对意见。他的开场白是“我不是来改变你的想法的”，接着花了三个钟头拼命改变我的想法。在跟他的交锋中，安娜令我肃然起敬，她问他允许他们在自家土地上建农场他能获得多少报酬（比周边居民每年将会得到的收入多三倍不止），还有，他在自己的任何一座房子里能不能看到那些发电机。他看着地板，窘迫地回答道，从他为数众多的房子里的任何一处看出去，确实看不到那些发电机。

安娜对盖勒韦的爱热烈而深沉，她决心既要将这地区推向世界又要排除任何她觉得会对它造成损害的因素，尤其是有损于当地的经济支柱——旅游业——的因素。

今天我们接到一个订单，系统里查到书被妮基归在她新设的天文学/物理专架上。就跟上一本书一样，压根找不到。当我把包裹送去维尔玛那里时，我问她晚点可否派个邮递员来取“随缘书”。我踏进邮局的时候，威廉正在因为她不拘小节痛斥她。

上午11点，五斗橱卖掉了。妮基肯定得气死。

我好像感染了病毒，准是某个客人传给我的。一整天都在咳嗽、打喷嚏，抱着取暖器还是瑟瑟发抖。老师天天处于浑身都是病菌的小孩子的威胁之下，一直在生病，这似乎是职业的诅咒，不过，在书店工作的人同样如此。顾客最喜欢把他们的病传给我们。

午饭后我给斯莫菲特·卡帕公司打了电话，对方好像很乐意我运一车滞销货过去让他们回收利用，还说随时都可以。我打算等整理完从农场买来的2,000本书中的最后几箱——大部分只能用于再循环——就过去。

下午3点，把《读者之乐》音乐录影传到了脸上。

流水：99.99镑

顾客人数：7

1月2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收到我住在希腊的表亲的邮件，说一个希腊的书话博客介绍了我的店。刚买下书店的时候，有次我正在把书摆出来，一个北爱尔兰人来搭讪：“你这儿有希腊语版《新约》吗？”我说库存里没有，他回答道：“任何一家名副其实的书店都应该有一本希腊语版《新约》。”我嘀咕了几句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之类，随后继续干我的活了。他买了几本关于加尔文主义的书，走的时候不失礼数地道了歉，还称赞了店里的藏书，尤其是神学类别。

下午1点，老太太们来上艺术课。

下午4点，邮递员来取走了五袋“随缘书”。

流水：22.50镑

顾客人数：4

1月2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中午我接到另一家书店打来的电话，说要买我们的一本书。我们用来管理网店库存的“季风”在网络售书中是相当常用的软件，我想当然以为她应该听说过。查找她要的书的信息时“季风”卡住了，但电话还没挂，所以我跟她说了声抱歉，解释道“季风”出了点问题。

她回答道：“什么？真的吗？你们那儿来季风了？噢，听到这个我很难过。”

拿了本奥登^[9]的《全集》，翻到《某晚当我外出散步》，这是我最爱的诗之一。我下定决心要在月底前把诗背出来。

流水：57.97镑

顾客人数：4

1月2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早上卖了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在一排排书架上找它的时候，我不光看到了《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战役》和《萨达姆的战争》，还看到了《威灵顿的军队》，这些书都出现在“二战”的分类里。一看就知道是妮基放的。明天跟她说起，我敢说她的解释肯定会是：“啊，军事类那块放不下了，反正都是写打仗的嘛。客人会理解的。”

下午2点，一位顾客走进来要买一本巴纳德的《英国威士忌酿酒厂大全》。贝尔林出版社在2008年重版了这本书，我进了好几本（十二月我在洛蒙德湖买入的那批书里有本初版）。我对他说这书我们有五本，他听了转过身去，“哼”了一声，走了。

我上星期订购的保暖帘和杆子送到了，我花了大半天在书店几个风大的角落里装了起来，希望晚上它们锁住一点微不足道的热量吧。

从3点开始就一直在下雪，这必然意味着人们没那么想出门了，客人就相应少了。

4点30分，住在威格敦湾另一头的一个朋友过来看我。他听说了我们不太赞成建风力发电机农场的计划。他就住在规划选址的中心位置，说一旦建起农场，他的房子很可能变得毫无价值。

尤恩回复了我关于从他农场买的那2,000本书的邮件。他并不指望那批书能卖出什么钱来，我松了口气。他说它们原本的主人是他一个表亲的父亲，他年轻时从巴基斯坦来到伦敦，切断了同所有相识的联系。直到有天当局通知他家里人他去世的消息时，他们才知道他的存在。

流水：40.50镑

顾客人数：5

1月2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下了一天大雨，冻死人了。妮基老样子，9点15分到的。我都隐隐有些眼红她那身加拿大滑雪服了。她告诉我她发烧整整一个礼拜，到礼拜三她连神志都模糊了，说：“啊哈，感觉太棒了。像回到了从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高采烈地揶揄我挂在店里各处的保暖帘——“噢，啊哈，真漂亮。看起来就像邦瑞地产在瑞典郊区的展厅。‘幽管’上看到的。”^[10]

谢天谢地，病中的她没法去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淘宝了，所以这星期的“老饕星期五”取消。

迪肯先生来买了本我们放在橱窗里展示的露西·因格里斯《乔治时代的伦敦》^[11]。他的左臂打了石膏，但我没问原因，他也并不做解释。

一个住在中国的女人今天早上发来邮件。她专门写书话博客，看了《读者之乐》，她问我可不可以把视频分享到中国一个类似“油管”的网站上，我说她这么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似乎是中国版的珍·坎贝尔，去各地的书店旅行，写游记。我邀请她来住上一阵。

我把这星期找不到的书的列表拿给妮基看，她立马怪贝唐——她九月就不在店里工作了——把书放错了书架。

我和安娜又去医院探望了杰西。她气色好多了，来了不少看她的人。她刚听说她丈夫克里斯突发心梗住进邓弗里斯的医院了。这可怜人的母亲几天前刚去世，享年106岁。

妮基身体不舒服，不在这儿过夜了，决定回家。

流水：118.95镑

顾客人数：8

1月2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流水：2

开店时阳光很好，但11点天就阴沉了下来。妮基几乎算是准点到了。一整天她都在抱怨被流感折磨了一星期，还偷吃了我的止痛片和咳嗽药。

流水：447.05镑

顾客人数：15

1月2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来了，从下午2点一直待到4点，买了几本苏格兰民间传说的书。他看书的时候，那个忧郁的威尔士女人打电话来了。这次她发现我们在网上卖一本1642年版的《西塞罗代表作》，所以我没法撒谎说我们店里没有任何她要的书了。她问我们能否在电话里用信用卡付款，我让她提供姓名和地址，她回答：“戴维兹·威廉斯。”这么说来，他自始至终是个忧郁的威尔士男人。

这周主持“打开的书”的是一个来自刘易斯岛^[12]的女人，叫以西。她正考虑在这里开书店，是来试水的。麦克TV准备拍点关于她的内容作为BBC阿尔巴^[13]的纪录片的一部分。她来店里吃了晚饭。原来她已经在非洲做了两年观光预告片，最近刚感染了伤寒。她已经过了会传染的阶段，但安娜——她总是怀疑自己的健康状况——听到以西的话，肉眼可见地退避了。

流水：12.99镑

顾客人数：5

1月2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今天妮基看店。这种潮人总是要迟到一会儿的。

“季风”决定要系统升级，打不开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订单。

下午有艺术课，所以我中午生了火，唯一的后果是引来了其中一位老太太的长篇大论，说她烧柴的炉子比我这个暖和多了。这星期的课教肖像画，模特非常漂亮。记得几年前我上课时，肖像画的模特是个八十岁的老大爷，我们画到一半他就去世了。

妮基接到一个顾客的电话，问她：“你在街道哪一边？”——这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你从哪个方向来。他运了一车书来卖。妮基一本也没要。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雪。

流水：110镑

顾客人数：5

1月2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上午“季风”恢复运行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两天的订单得处理。

流水：90.50镑

顾客人数：5

1月2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妮基今天在店里，她又变回了那个叽叽喳喳的自己。

快到饭点时来了一个客人。她一进门，我和妮基就感到呼吸困难。她准是把自己从头到脚在香水里浸泡过，味道十足令人窒息，我只能说，那香水估计是由一群冷战中的严重施虐狂科学家在生化武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

今天店里很冷清，所以即便是那个发散着生化毒气的女人我们也装作热情洋溢地欢迎了一番。下午3点，开始下雪了。

流水：32镑

顾客人数：3

1月3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妮基又来上班了。生病后，她好像把“老饕星期五”给忘了，我不禁长舒一口气。

找一本书的时候——今天卖掉的——我发现一本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军营歌谣》^[14]放在苏格兰诗歌类别里，一本《鲁拜集》放在历史类别里，还有一本《滑铁卢战役日志》放在一战类别里。我已经放弃试图去了解妮基的想法了。

“今日最烂顾客”当属一个扎着黄色马尾辫、正在谢顶的男人。他在色情书那边喘着大气看了整整一个小时，还用手指把每本带插图的书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也没买他就走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空手而去是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就省得和他打交道了。

流水：107镑

顾客人数：7

1月3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妮基又在店里：一连上了三天班。忍她忍到打烊，我都准备好去精神病院报到了。

终于把《某晚当我外出散步》背诵了出来。

流水：383镑

顾客人数：12

[1]Robert John Thornton (1768—1837)，英国医生、植物学作家。“Temple of Flora”指的是他在1798年至1807年间与人共同制作的一系列上色版画，共有三十三幅。

[2] *The Universal Singular*, 笔名为Pierre Emmanuel的法国诗人Noël Mathieu (1916—1984) 出版于1950年的自传。

[3] 关塔那摩湾靠近古巴东南部, 1903年起一部分被美国占为海军基地, 故有“水刑”一说。

[4] St Kilda, 苏格兰群岛名, 包含赫布里底群岛最西的一些岛屿。

[5] *Bradshaw's Rail Times 1895*, 印刷商George Bradshaw (1800—1853) 于1839年开始在曼彻斯特发行的火车时刻表, 1961年废止。

[6] “Rappers’ Delight”, 美国嘻哈音乐团体“糖山帮”(The Sugarhill Gang) 发行于1979年的一首歌曲, 是让嘻哈音乐为大众所知的里程碑式作品。

[7] Louise Stern (生于1978年), 美国作家。 *Chattering* 是她出版于2011年的作品。

[8] Sam Mendes (生于1965年), 英国戏剧和电影导演。

[9] W. H. Auden (1907—1973), 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1946年加入美国国籍。《某晚当我外出散步》 (“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 是他的诗歌名篇。

[10] 妮基把Sweden念成Swindon, 把YouTube念成Ya Tube。

[11] *Georgian London*, 英国作家Lucy Inglis出版于2013年的作品。

[12] Isle of Lewis, 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大的岛屿“刘易斯和哈里斯”(Lewis and Harris) 的一部分。

[13] “BBC阿尔巴”(BBC Alba) 是BBC和MG Alba公司共同拥有的苏格兰盖尔语数字电视频道。麦克TV是为他们生产内容的一家独立公司。

[14] *Barrack-Room Ballads* 虽是诗歌作品, 但作者吉卜林并非苏格兰人。

二月

联合企业可以将食品杂货店和牛奶工坊挤压得没有活路，却奈何不了独立书店。但是，书店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毕竟只是个兼职店员，可我的老板每周得干七十个小时，还不算在常规时间以外得一趟又一趟出去购书——而且于健康有害。通常来说，书店在冬天都冷得可怕，因为如果店里太暖，橱窗就会蒙上雾气，而书商全靠橱窗招徕顾客。再者，书本飘散出的灰尘比世上任何其他东西都脏，书顶还是小虫子最爱的葬身之所。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奥威尔所说的“联合企业”终于快把独立小书店挤压得没有活路了：奥托卡^[1]、水石和迪龙斯处心积虑要做的正是这个。现在三家中的两家自己都被挤压得没了活路，拜“联合企业联合而成的企业”亚马逊所赐，唯一尚未倒下的水石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前景。水石试图靠在店里售卖Kindle和这家“万有商店”结盟，可同魔鬼共进晚餐你得有一把长勺子，而我想，没有哪把勺子——哪怕在亚马逊“厨具和家居”品类里找一把最长的——足以让水石在同亚马逊走得那么近的同时还得到好处。

不过，书店在冬天——不管怎样，我的店肯定是一——确实冷得要命。我店里冷，倒不是因为担心橱窗结雾气，而是因为店里空间太大，屋子之间没装门，墙上隔热材料又不足，穿堂风会犹如死去作家的鬼魂一般呼啸而过。考虑到冬天客流稀少，我们每天只开两三个小时暖气。

2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5

麦克TV打电话来说星期三来拍摄。我跟以西说了，同她约好那天下午2点书店见，聊聊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的真实状况。

今天上午接到的电话：

来电者：“喂！喂！我好像打错电话了，是阿里森汽车厂吗？”

我：“你打错了，这里是‘书店’。”

来电者：“没关系，也许你能帮上忙的。你那儿有适用于‘新沃克斯豪尔’的交流发电机吗？”

关门的时候，屋外天色很黑了。不过近来白昼明显变长了。

流水：32.50镑

顾客人数：5

2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叫《英国的树：人手一册指南》。根据妮基的定位器代码，查到这本书归进了苏格兰诗歌类别。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跟会计碰头。他的结论让我大吃一惊——经过朝不保夕的若干年后——我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没错，我是觉得我比十四年前买下书店时要干得卖力，但如今，我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把图书信息录进电脑里，网上的竞争又很激烈，不像那时候，网络销售的规模还比较小。不管怎么说，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让这艘船沉掉。这种生活比给别人打工不知道要好多少。

一个留着油腻腻的八字须的男人让我非常不爽，他买了一套维多利亚时代真皮装帧的“威弗莱小说”，书价是110镑，我说给他20镑的优惠，他回答道：“就便宜这么点？”

下午在苏格兰相关平装本那边上架时，我看到了一本罗宾·詹金斯^[2]的《球果收集者》。晚饭后读了起来。

流水：141镑

顾客人数：5

2015年2月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妮基来了，所以下午我就去爱丁堡看一个私人藏书室。

查到一本关于中世纪哥特艺术的书被妮基归在了“印度”类别，可怎么也找不到。

下午摄制组来了，我们拍了以西主持的纪录片的一些镜头。一整天，店里都死寂死寂，可摄制组一开机，客人们突然就拥了进来，问各种问题，被电线绊得跌跌撞撞。一个穿着皱巴巴黑色套装的男人格外讨嫌。起初他还没去炉火前落座，我把一本书放进诗歌专架时正好经过他身边，竟然发现他摘掉假牙搁在桌上一本托尼·布莱尔的自传上。

拍摄途中，我看到妮基在乱翻一箱我做了标记要寄给格拉斯哥的回收厂的书。她跟我讨论了死亡的问题。妮基：“如果我在哈米吉多顿^[3]来临前死了，我朋友乔治会用旧床垫给我做一口棺材，把我安置在我车的后面，扔进森林的某个地方。”我说我想要一场维京海盗船上的葬礼，对此她回答道：“办八到的。唯一接近的办法是吉卜赛式葬礼。你得先给自己造一个移动小屋，然后点火烧掉它。噢，等等，那时候你已经死了。你得叫别人放这把火。”

那个穿着皱巴巴黑色套装的男人买了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他来柜台前结账时，我委婉提醒他门襟开了。他低头看了一眼——仿佛是在确认这点——又看了看我，说：“一只死鸟是不会掉出鸟巢的。”说罢离开了书店，门襟依旧敞开着。

下午4点，迪肯先生来订了一本艾莉森·威尔的《塔中王子》^[4]。他手臂上的石膏拆掉了。今天的交流堪称简洁而务实，直到他准备离开时我爆发了一阵咳嗽。他说：“我很同情你，我也病了。”好奇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我史无前例地多打听了几句，他回答：“阿尔兹海默症。最近记不得很多词了。”道出了这个令人悲伤的真相后，他第一次和我聊起了人生，想想之前，同他像样的交流只有那一次他介绍说陪他逛书店的人是他女儿。他以前是律师，失去找到准确字眼的能力让他深感沮丧。

4点30分，我离开书店向爱丁堡出发。店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转身望去，只见妮基正用透明胶带把另一批自制标签贴到书架边缘。看起来，可恶的“大后方小说”又要卷土重来了。

流水：18.50镑

顾客人数：4

[1] Ottakar's，英国书店，创立于1987年，2006年并入“水石”。

[2] John Robin Jenkins (1912—2005)，苏格兰作家。《The Cone Gatherers》是他的代表作，出版于1955年。

[3] As是基督教《圣经》中善恶最终决战的地方，借指世界末日。

[4] *The Princes of the Tower*，艾莉森·威尔出版于1993年的作品。

尾声

日记是2014年写的，而今天是2016年11月1日：我买下书店已经过去十五载了。写完日记第一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有些事情起了变化。

酿酒厂最近重开了，一位澳大利亚企业家把厂子翻修一新，希望可以大幅提升产量。

“一箱青蛙”（我们隔壁的店）一年前转手了，现在是“鬻发故事书店”，由杰恩（弗洛的妈妈）经营。

“威格敦庄稼人”也转手了，现在是“工艺酒店”。

船长越来越胖，来的客人十有八九要点评一下他的身材。

2015年，“水石”不再出售Kindle了，一来销量不佳，二来实体书有复苏之势。

“打开的书”在继续吸引游客，如今在威格敦图书节下面运转。它取得的成绩超出了所有人最乐观的预计。远道而来的住客有加拿大的、南北美洲的、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新西兰的和中国台湾的。其中许多人会回威格敦和周边区域度假，除了少数例外，大家都享受。后面的十八个月已经预约满了。

妮基找了份离她那破屋子更近的新工作，现在在格伦鲁斯的“开士多”^[1]卖彩票、香烟和廉价苹果酒。

劳里在格拉斯哥开了家巧克力店。

凯蒂念完了医科学校，在法尔科克医院当医生。

弗洛在爱丁堡大学里倾倒众生。

艾略特还在打造一年比一年壮大的威格敦图书节，成绩斐然。

很不幸，日记写完后没几天，书画店的杰西过世了。

听他说起自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后，我只见过迪肯先生一次。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显然是不认识我了。

安娜和我分道扬镳了，不过还是好朋友。

书店依然开着。

[1]Keystore，应该是苏格兰的一家连锁便利店。

译后记

文/顾真

毛姆写过一篇小说，叫《书袋》（“The Book-Bag”），主人公是个嗜书成瘾的作家，在一次东南亚旅行中，他带了一个巨大的亚麻布袋子，里头装满了他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和心境拿出来阅读的书籍，“袋子重达一吨，压得脚夫们站都站不稳”。派驻当地的代理公使接待了他，还热心组局打了桥牌。其中一位牌友沉默寡言，引起了作家浓厚的兴趣，他再三向代理公使询问后，听到了一个比装在书袋里的传奇更为精彩的故事。肖恩·白塞尔（Shaun Bythell）当然没有拖着书袋四处旅行，这位坐拥十万藏书的二手书商正守着“书城”威格敦（Wigtown）的书店，等待好故事上门来。因为开书店，他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客人：声音忧郁、每次打电话来都要找十八世纪的神学书却从来不买的威尔士“女人”；拿自制手杖来换取购物积点、倾心苏格兰民间传说的“文身控”桑迪；写信文句不通却自以为是、非要来当图书节嘉宾的所谓作家；身患阿尔兹海默症、明明可以网购却始终支持实体书店的迪肯先生。肖恩是电子阅读器（他店里最著名的装饰便是一台被猎枪射碎屏幕的Kindle）的坚定反对者——毛姆如果活到今天，单凭这一点，或许也愿意同他喝上一杯，他老人家怕是不会指望笔下的人物对着一位手持Kindle的作家袒露心扉。

肖恩是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的老板，出版于2017年的《书店日记》记录了他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的开店经历。肖恩的店名丝毫不会引起歧义，直接就叫“书店”（The Bookshop），可即便如此，还是有顾客来问：“你们该不是卖书的吧？”每个月日记的开篇放了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Bookshop Memories”）中的一段。奥

威尔此文写于1936年，但文中记述的许多现象完全没有过时。肖恩写道：

《书店回忆》里的记述放到今天依然真实，对于幼稚如我者更是逆耳的忠告：别以为二手书商的世界是一曲田园牧歌——炉火烧得很旺，你坐在扶手椅上，搁起穿着拖鞋的脚，一边抽烟斗一边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与此同时，络绎不绝往来的客人个个谈吐非凡，在掏出大把钞票买单前还要同你来一段充满智慧的交谈。真实情况简直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最贴切的评论或许还要数奥威尔那句“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

《书店日记》的读者大概很难不被他犀利的言辞逗笑，不仅光顾书店（往往只看不买）的客人是他的吐槽对象，店员、活动嘉宾、书商同行都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不过，他并不承认自己天生脾气差，自辩说：“记得在买下这家书店前，我还挺温顺友善的。连珠炮似的无聊问题，朝不保夕的资金状况，与店员和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顾客漫无休止的争论，害我成了这副模样。”每篇日记的前后清楚记录了网店订单、每日流水和到店顾客的数据，让我们在满屏毒舌中汲取慰藉心灵的养分之一时，也看到了二手书业惨淡的现状。其实“书店”的财务状况应该已经是业内相对健康的了，可即便如此，如今的肖恩也雇不起全职店员。

旧日的爱书人去大小书店或者冷摊上淘书的过程，其实是买家卖家间一场知识的角力。网络固然让搜罗心仪的旧书变得空前便捷，却也无可逆转地扼杀了披沙拣金的雅趣。藏书大家罗森巴哈（A. S. W. Rosenbach）在《谈旧书》（“Talk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叔叔摩西。听闻侄子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叔叔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确实，过去的书商往往是学有所长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时有书志学著述行世。哪怕是肖恩刚买下书店的2001年，还会有亦商亦儒的高人向他指点一二，如今这代人已凋零殆尽。《书店日记》中写到的戴维是老一辈书商的代表，令肖恩高山仰止：

在亚马逊和AbeBooks这些你可以很快核查书价的网站尚未出现的年代，书商必须掌握和携带所有信息，而戴维是一座人物生平、目录学和文学知识的宝库。如今这种知识——倾注大半辈子心血积累、曾

经那样为人所珍视、可以藉此谋得体面生活的知识——几乎没了用处。那种看一眼封皮就能告诉你出版年份、出版社、作者和该书价值的书商难得一遇，而且数量在日渐减少。我依然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行家，他们是我在这行中最为钦佩的人。

旧书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神奇魅力，罗森巴哈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佳本汇集之处，自会透出一股神秘气息与难以捉摸的美感，让整个空间染上异色。这样的观点也许不算荒谬吧：并不是看过同样的内容，就称得上看过“同一本书”的。1865年麦克米伦初版《爱丽丝漫游仙境》和当下印行的“企鹅版”黑皮经典，即便内容与插图几乎一样，根本不是同一本书。每一册旧书都独一无二，参差的“书品”下藏着一段甚至几段历史，后人很难确切知道新入手的旧书曾经身在何处，归何人所有，却也不能说毫无蛛丝马迹可循，有时是页边笔记，有时是藏书票（*ex libris*），有时是夹存的老照片、老剪报，“书本来源的隐秘历史让许多人兴奋不已，点燃了他们的想象”。

一直很佩服那些敢于将自己的书架一览无余向外界展示的人，怯弱如我，总觉得这么一来，会被某双经验老到的眼睛看出书主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对书痴来说，自己的藏书和本人之间已经难以分割；夜阑人静坐在书房里，看着架子上的一道道书脊，有时难免会想：如果某天此身化作尘土，这些书的命运将会如何？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全部或部分藏书，用来付清遗产税等等。这个想法并不悲哀，恰恰相反：旧书重返市场，彼此分散，到别的地方，给别人带来喜悦，激发别的收藏热情。”很潇洒，很豁达，如果他不是在逞强的话。《书店日记》中最引人感伤的当属肖恩去新近过世的人家里收书的部分，随着主人离开人世，那些映射着他的人格，甚至可以被视作他存在过的证据的书籍也将流入旧书店，迎接未知的命运。作为二手书商的肖恩常常要以处理遗物的方式同素不相识的亡故者告别：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你会渐渐对此感到麻木，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去世的老夫妻没有子女。不知何故，墙上的照片——丈夫穿着挺括的RAF（译者按：英国皇家空军）制服，妻子则是个游览巴黎的少妇——会带给人某种愁绪，而在处理尚有子女在人世的过世夫妇的旧藏时则没有这种感觉。带走这样一批藏书好比是对他们人格毁灭性的最后一击——是你抹去了他们存在过的最后一点证据。这个女人的藏书表明了她是什

样的人：她的兴趣爱好同她本人的密切关系不逊于她遗传下来的基因特征。

相信很多爱书人都有开书店的梦想，或者说，幻想。作为个体户，肖恩自然有着令上班族艳羡的自由。前一晚和朋友酩酊大醉，第二天尽可以睡到中午；只要店里有人看顾，随意同好友去山上骑行、去海里游泳；开车载着女朋友去古宅收书，顺便饱览湖光山色。不仅如此。除了任性而认真地经营着“书店”，让二手书业成为威格敦的经济支柱，肖恩还在家乡起着更多积极的作用：为当地的展览拍摄宣传短片，尽心参与操办威格敦文学节，不遗余力反对唯利是图的开发商修建风力发电机农场破坏自然景观。虽然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遭受着伤痛的折磨（“我的背都僵了”“我的背痛得要命”“我的背正嘎嘎作响，使不上劲”），肖恩依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让这艘船沉掉。这种生活比给别人打工不知道要好多少。”

瑞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在《托尔金的袍子》（*Tolkien's Gown and Other Stories of Great Authors and Rare Book*）的开头交代了开启自己贩书生涯的契机：当年还是穷学生的杰寇斯基想送女友圣诞礼物却囊中羞涩，只好心一横，把一星期前刚购藏的一套二十卷本《狄更斯全集》送去牛津的布莱克威尔书店（Blackwell's），没想到换得的钱是自己买入这套书时价格的两倍。这让他意识到，原来收藏旧书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兴趣，还能够获得不小的收益，最后索性连大学教授都不干了，成为职业珍本书商。肖恩踏足二手书行业并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开端。十八岁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当时还属于老书商约翰·卡特的“书店”，向朋友预言，它一年之内必然倒闭。三十岁时，兜兜转转找不到心仪工作的肖恩回乡看望父母，发现“书店”并未倒闭，但老板年事已高，想找人接手。在卡特的建议下，肖恩办了贷款，一年后接过了他的生意，一直干到今天。个别客人不怀好意的祝愿——“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还在”——并不能改变肖恩在全书结尾说出的事实：书店依然开着。

最后简单说几句跟此书翻译相关的话。书中出现了不少苏格兰，尤其是盖勒韦地区的盖尔语地名，与英文发音不尽相同，译者在音译的时候参考了网上的音标并在脚注中附了原文，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另外，对于书中几乎每页都会提及的各种作品，译者尽量采用现成中译本的译名，但有一部分图书不惟没有中文译本，而且年代久远，难以查到准确的内容概要，在翻译时只好主观臆测，不过，脚注

中也通常放了原文，若有纰漏，文责在我，还请大家不吝指正。感谢我的朋友、理想国编辑雷韵约稿，实现译者一直以来想翻译一部“关于书的书”的心愿；也感谢《书店日记》的作者肖恩·白瑟尔言简意骇地回答了去信中提及的几点疑问，祝你生意兴隆，早日告别背痛。

说起来，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开书店——好吧，是摆书摊。大约两年前的一个周末，早上醒来，我突然决定弃文从商，把一部分藏书运到离家不远的周末集市，花两百块钱租下个市口不错的位置，唯我独尊地当起店老板来。满以为凭我的独到品位和高冷姿态必然顾客盈门，结果一天下来，遇到最多的问题跟肖恩一样：“小伙子，请问厕所怎么走？”书呢，一本也没卖出去，只好回去踏踏实实继续朝九晚五。但即便遭遇了这样的挫败和耻辱，开书店依然是我心中的理想职业，正如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书人”文森特·斯塔雷特（Vincent Starrett）在自传《生在书店里》（*Born in a Bookshop*）中说的那样：“在书店里，我第一次认识了书籍的芳香，第一次读到了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的不朽作品，第一次隐约感受到了妒忌、钦佩和作家身份带来的悸动。如果没有当作家，我会是个书商，在柜台后面把其他作家做的梦和为生活开出的良方卖给大家。”

i

理
想
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社科 · 文学 · 艺术

微博：@理想国 imaginist

转载 / 合作：微信 imaginist2010

“书店老板多半缺乏耐心、偏执、厌恶交际。”

“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
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

“我们有书，你有钱。交换吧。”

*

毒舌老板的开店心得，书籍流转中的百态人生。

*

每一册旧书都独一无二，藏着隐秘的历史。
它们在书店汇集然后彼此分散，去到别的地方，
给别的人带来喜悦，激发别的创造。



上架建议：回忆录 / 幽默文学

ISBN 978-7-5598-1781-5



定价：79.00元

一头扎进书店里，一切都会好。

The Diary of a Bookseller 书店日记 II

书店四季

Confessions of
a BOOKSELLER



Confessions of
a BOOKSELLER

SHAUN BYTHELL

书店四季

书店日记 II

「英」肖恩·白塞尔 著
顾真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CONFESSIONS OF A BOOKSELLER by Shaun Bythell
Copyright © 2019 by Shaun Bythell
Copyright licensed by Profile Books Limite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21-39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店四季：书店日记. 2/（英）肖恩·白塞尔著；顾真译. ——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8
ISBN 978-7-5477-3992-1

I. ①书… II. ①肖… ②顾… III. ①日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2619号

特约编辑：雷 韵 李恒嘉

责任编辑：卢丹丹

封面设计：Bill Bragg 少 少

封面插图：Bill Bragg

内文制作：陈基胜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

印 刷：山东韵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230毫米×880毫米 1/32

印 张：14.5

字 数：290千字

定 价：7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尾声](#)

[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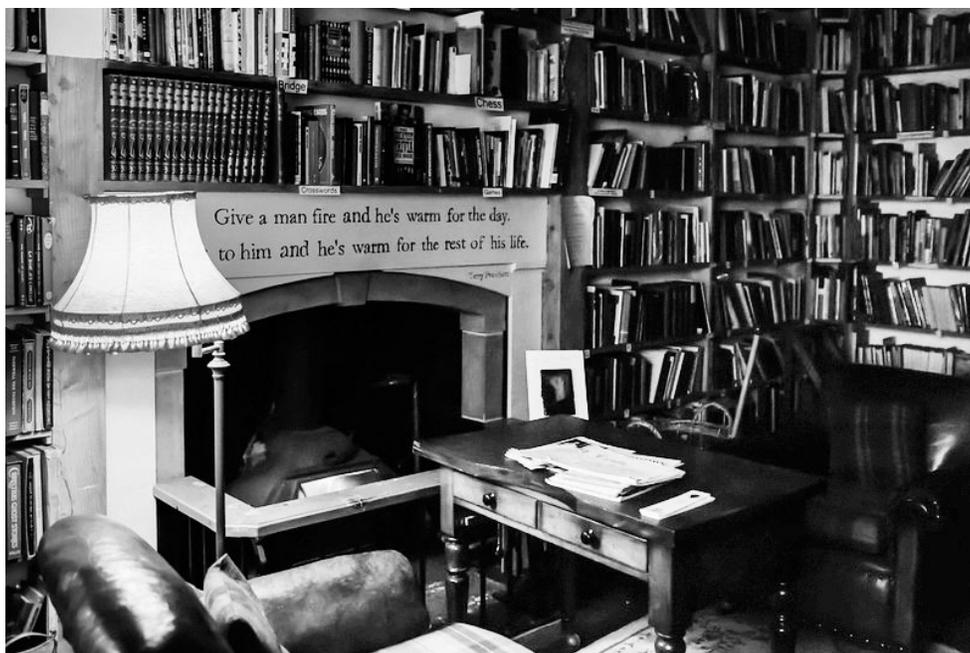
[返回总目录](#)



苏格兰“书城”威格敦小镇，西莱斯特·诺希 (Celeste Noche) 摄影



“书店”（The Book Shop），西莱斯特·诺希摄影



“书店”（The Book Shop）内景，西莱斯特·诺希摄影



The Book Shop永久店员“船长”，西莱斯特·诺希摄影

一月

他碰书时充满敬畏，好比一位牧师在打开布道坛上的《圣经》。那天早上，我把那本书的皮面擦得如丝绸般亮洁，帕姆弗斯顿先生的指尖停在上面，仿佛蝴蝶落在一朵最美的花上。触碰到书的那一刻，他好像发出了满足的啣啣声。来客不禁在翻书前扶了扶眼镜。我们可以看到，帕姆弗斯顿先生的快乐是有感染力的。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42)

当奥古斯塔斯·缪尔以游戏笔墨写下约翰·巴克斯特日记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无疑是一手书买卖，兴许也是书籍收藏中最妙的部分：发现和经手珍贵而重要的东西。我曾有一套弗朗西斯·格罗斯的两卷本《苏格兰古迹考》，对买下它的人来说，这是能想象到的最重要的一部书。^[1]格罗斯和罗伯特·彭斯相识于1789年，并结为好友。格罗斯当时正为撰写《苏格兰古迹考》做研究，遂请彭斯给一幅阿洛韦教堂的插图配一则神异故事，于是诞生了或许是彭斯最好的诗，《汤姆·奥桑特》。虽说该诗先在另外两处发表，格罗斯的《苏格兰古迹考》却是刊载它的第一本书。此书市价不算高昂（最近一套卖了340镑），但对彭斯迷来说很是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若不是受格罗斯之托，彭斯很可能根本不会写《汤姆·奥桑特》。买走书

的客人是听朋友说我们店里有一套后专程从艾尔^[2]赶来的。付完钱后他才告诉我此书同罗伯特·彭斯的联系，不然我也许到今天对此还一无所知呢。身处我的位置，说来也挺哭笑不得的，尽管每天都被书环绕，我对它们的大部分了解却来源于顾客——跟我第一反应要避免交谈的是同一批人。

缪尔描述的帕姆弗斯顿对待书的方式至今尚未绝迹：经常同书打交道的人，拿起书来明显不一样，打开书的时候，会托住硬封，确保订口接缝处不断裂，从书架上抽书的时候，会确保堵头布没有承受太大压力。一旦你和珍本书待上一段时间，碰到乱来的人立刻就能看出来。

经手将重要文化或者科学知识介绍给这个世界的书籍所带来的快乐，不可否认是从事这一行业最奢侈的享受。就算不是绝无仅有，也很少有别的营生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机会让你纵情享乐。所以，每天早晨一起床，我想到的并不是又要重复一遍单调乏味的工作，而是期待着有机缘手捧一本初次把某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思想带给人类的书，不管那是一本1791年的《人权论》，1887年的英译本《资本论》，抑或达尔文初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的早期版本。卖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1月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

新年，关门一天。

睡了个懒觉，我骑车去朋友卡勒姆家参加他一年一度的新年午餐派对。下午3点出发的，到天明才回来。在包厢里生了火，开读纳撒尼尔·韦斯特^[4]的《寂寞芳心小姐》。几周前，一位客人推荐了这本书，也从我这里买了几种我读过后很喜欢的书。

1月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关闭

找到的书：

上午大扫除，临近黄昏，同卡勒姆和他女友佩特拉在风雨中沿着里格湾的海滩散了一小会儿步。佩特拉是奥地利人，有一对十来岁的双胞胎女儿。她好像永远疯疯癫癫的，简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不嗑药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她也是个大怪咖，所以能完美融入威格敦的人文景观。下车走向店里的时候，一群野鹅正飞过威格敦上空，去小城所在山脚下的盐沼过夜。它们数以千计，组成堪称完美的V字形队列，在寒冷、潮湿的仲冬渐渐浓厚的夜色里飞翔，这景象这声音永远令人感动。

1月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0

找到的书：10

回归正常营业时间。之前一周都是上午10点开门，而非往常的9点。天色阴沉，不过好歹风停雨歇。节日将尽的一大标志是客流量急剧下滑，但今天店里空落落的感觉有所缓解，因为来的第一位客人是杰夫·米德。杰夫是附近柯尔金纳教区的苏格兰教会^[5]牧师，而把他的公众形象总结得最好的人大概要数我朋友费恩。费恩有次对我说：“杰夫主持葬礼比主持婚礼更自在。”不过，这句话没有道出他真正的性格：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他顽皮、风趣，而且非常聪明。他快退休了，是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子。我2001年买下书店不久，有天他来随便看看。当时我买了一具真人大小的骷髅模型，准备挂到天花板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如今它依然悬在那儿拉小提琴）。我将它暂时安置在火炉旁的一张扶手椅上，还往它的白骨爪里塞了一本道金斯^[6]的《上帝的迷思》。我听到书店深处传来一阵狂笑，片刻之后，杰夫走出来宣布：“等我到了那一天，希望也是这样子走的。”

11点，有个女人从艾尔打来电话。她有书要卖，希望我下星期过去看一眼。

今天上午的新闻说某地一家书店里有四名男子被抓走，因为他们散播批评政府的文学作品。卖书搞不好是桩危险的生意，所幸在威格敦，危险仅限于经济层面。

不可思议，今天十个订单里的书全部找到了，堪称奇迹。其中大部分是最近上新的，都是圣诞节前一个男的拿来的四箱书里的东西。

我朋友玛丽，一个古董商，拿来了一箱钓鱼主题版画和一只獾标本。标本我放店里了，标价100镑。

午饭时间，卡勒姆和佩特拉来了，问我下午4点去不去贝尔泰书店的威士忌品酒会。我说我看店里忙不忙再定。到3点30分，店里已经一

个钟头没人来了，我正考虑提早打烊去安德鲁的威士忌品酒会，这时进来了十来个二三十岁的客人。他们都买书了。

流水：136.50镑

顾客人数：10

1月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又是一个阴天，我又一次如有神助地成功找出了所有订单里的书。

“历史性报纸”^[7]的帕特里克来取圣诞节期间积压的海外订货。国内包裹我们走皇家邮政，但海外订单的话，用“历史性报纸”签约合作的快递公司比较便宜，所以我们走驮运^[8]。

佩特拉来问我她能否在楼上的大房间里开肚皮舞课。吃不准她能招到几个学生，不过我对她说，每星期五上午欢迎她使用那个房间。

有位客人问我要名片，可我没找着。上一次有人问我要名片准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在一个“超连接”^[9]的世界里，这种想法老派得简直有点迷人。我刚买下店时，顾客——尤其是别的书商——临走常会留下名片，如今没人再这样做，名片就像乔治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拜帖那样被淘汰了。

一对德国夫妇进店逛了一个小时。女的买了本戴维·塞西尔^[10]的简·奥斯丁传。她一边付钱，一边说：“终于见到你了，真好。”

这话乍听有点奇怪，随后她解释道，他们来威格敦正是因为读了我伴侣安娜的书，她那本书部分内容写到了威格敦（和我）。他们走了没多久，来了个穿橙色连体工装的男人，他上星期买过安娜的《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读到书里提及《白鲸》，便再度光顾，也买了一本。

汤姆跑来讨论安娜构思的项目——“作家之屋”。安娜想创办一家公司，买下广场上的一处房产加以改造，做成一个创意空间，开设课程教写作、阅读和艺术，配合“春日狂欢”（当地的一个艺术节，每年六月举办）开展活动。他想在我店里开会，来场“头脑风暴”，问我应该请谁，我就说了几个名字。会议定在图书节期间用作“作家休憩处”接待客人的大房间召开。时间为下星期五晚上，食物和酒水他已安排妥当。

流水：87.50镑

顾客人数：13

1月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三个订单都是关于铁路的书。

又是风雨交加的一天，不过下午雨势稍缓。入冬后好像净下大雨了，风还刮得凶猛。印象中，结冰的日子一天都没有过。

收到一封邮件：

发件人：×××××××××

主题：世界需要我的书

正文：

我想向你宣传我的书。

我写了一本书，可以教会人们个性的奥秘，从而确保你选定的人成为你的终身伴侣，同时消除欺骗、控制和耍花招的需求，避免情感伤害，消灭自杀丧命的风险。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是一个老太太，她想用店里的电话打给忘记来诊所接她的儿媳。第二位客人是个正在变秃的马尾辫男子，他每拿起一本书都要对着价格“啧啧”几声。

我在地窖里发现一块黑板，用一个旧相框把它装了起来。看上去着实不赖。我决定每天写点好玩的东西上去，不过这番努力注定失败，也许几个星期——有时候几个月——过去，我也想不出俏皮话来。我偷了个懒，从一本名叫《著名临终遗言》的书里摘了一句诺埃尔·考沃德^[11]的话：“晚安宝贝们，明天见。”

下午4点，我妈来串门，一刻不停地说了有一个半钟头。话题包括“作家之屋”的想法和她找到的潜在资金来源（这个她重复了至少六遍），她朋友的朋友在迪赛德^[12]的城堡快要被泛滥的河水冲走（重复了四遍），还有把“打开的书”^[13]弄得一团糟的租客（“卑鄙无耻”）。不是最近的房客，两个西班牙女人，而是另一对（重复了四遍）。

她离开（乐呵呵地丢下一句“得走了，再见宝贝儿”）二十分钟后，我望了望窗外，看到她那辆伤痕累累的大众汽车恶劣地停在公交车站上，而她正和人聊得热火朝天。半个钟头后我打烊时，她还在那儿，谁走大运撞上她，她就跟谁大聊特聊。

流水：125.49镑

顾客人数：11

1月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早上拉开窗帘，感觉都有几个月了，第一次看到出太阳的迹象。

今天开工后的第一个小时我是这样度过的：在一个客人的香水味里慢慢窒息。我只能说，这香水大概是某个“北韩”生化学家在一座秘密地堡里制造的，当作一种奇臭无比的神经毒素来熏人。金家人太坏了。[\[14\]](#)

来了个订单，又卖掉一本铁路类书籍。这种书永远是最难找的。铁路书爱好者肯定也把自己家的书架弄得乱七八糟。

上午11点左右，来了一个估计稍比我年长一点的女人。我看她有点面熟，所以当她在她拿着一堆小说——都是我读过觉得喜欢的——来付账的时候，我问她为何与她似曾相识。原来她以前也常去邓弗里斯那家我不时光顾的拍卖行，我们回忆起了各色人物和围绕拍卖会难免会出现的可疑活动。又聊到她在洛克科里夫（离这儿约35英里）有家茶室，不禁抱怨顾客难搞，个体户尤其难做，而且人们总是希望在适合他们的时间，你的店得开着，却不管你觉得时间是否合适。我俩都对乡下社区的人情债深恶痛绝。看起来，她跟我一样痛恨给任何事制订计划。她刚读完《凡人之心》[\[15\]](#)，我最爱的书之一。

开始整理剩下的两箱圣诞节前买入的书。放店里不好卖，但都有条形码，品相全新一一完美适合FBA[\[16\]](#)，于是我扫码提交审核，把书

装箱，等人来“提货”。有些平装本价格高得出人意料，不过自从有了网络销售，事情就成了这样——预估一本书的价值比以前难。

下午我跟一位顾客争得热火朝天，我说梅格雷^[17]是个小说里的法国侦探，对方非说是个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吵完我给那个艾尔的女人打电话推迟了原定于明天去她家看书的行程。她听上去大松一口气，显然是还没有过一遍自己的藏书，把想留下的跟想处理掉的区分开来。

流水：65.49镑

顾客人数：3

1月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鉴于今年冬天到目前为止的天气状况，连续两天出太阳就感觉创纪录了。今天订走一本叫《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裔》^[18]的书。得寄给黎巴嫩的一位神父。

下午我妈来了，唠叨了半小时“打开的书”店门上的门环，说上面长了一层白色霉菌。至于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又为何觉得应该让我知道，我是想不通。她消失了五分钟，回来时身边多了艾丽西娅。她是个中国台湾女人，正在当一个星期“打开的书”的店主。我们得知艾丽西娅并非她的真名，她选这个名字是因为在欧洲用起来比较便利。她眼下在西班牙念书，享受过西班牙的温暖气候和美味佳肴，她觉得来威格敦换换口味也很不错。

流水：42镑

顾客人数：3

1月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暴雨卷土重来。妮基这种潮人嘛，照例是要迟到的。就连她的黑色滑雪服也挡不住雨——她像一头愤怒的海豹一样猛推开门，把风雨关在外面。店里曾有两个全职员工，一个兼职员工，妮基是剩下的独苗。她是个挺好的朋友，尽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观点不同。她是“耶和華见证人”成员。我不信教。她快五十了，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她一直都很搞笑。她一心扑在书店上，非常能干。她觉得我是书店走向成功的绊脚石，从来不听我的指示，而是选择把自己当成老板来做事。

上午9点30分，我打开了大房间的小暖炉，搬来音响给佩特拉上肚皮舞课用。我答应让她用书店楼上的大房间，老太太们每星期二的艺术课也是在那里上的。令人惊讶的是，还真来了两个人。楼上一响起富有节奏感的嘭嘭声，我立马拿了邮件向邮局走去（就在路对面）。威廉站在柜台后面，他的性格跟今天的天气堪称绝配。他招呼我的方式是一——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完全不理我，喃喃自语着他多么鄙视威格敦和威格敦的一切。

10点30分左右，佩特拉和她的学员热舞正酣，伊莎贝尔（每星期一次，她来店里处理账目）刚好过来做账。听到楼上的嘭嘭巨响，她当即愣在原地，一脸惊恐。我解释道楼上的人是在跳舞，而不是在放

纵欲望，这时她才明显松了一口气。看我已经被独自困在店里三个星期，走不开，她主动说可以帮我吧收银台里的现金拿去银行。

雨下不停，也不停地从漏水的橱窗滴在圣诞节的陈列品上（成了奇惨无比的一场展示），它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件乏味、潮湿的冬季插花艺术品。

来了三个猎书人。其中一个相中了一张裱了框的大幅维多利亚时代版画《在康涅马拉拉钓鱼》，标价40镑，问我：“我不想当厚脸皮，不过呢，最低多少？”我说给35镑他可以拿走。他买下了那张，还买了三张我从古董商朋友玛丽手里进的罗宾·艾德^[19]签名版画。可惜，没人对我从她那里买的獾标本表现出丝毫兴趣，只有孩子们被它深深吸引。

晚上我去了酒吧，同行的有艾丽西娅（中国台湾）、吉娜（新西兰）、艾露易丝（澳大利亚）和佩特拉（奥地利）。一桌人里只有我一个苏格兰人。她们都在本地各种酒吧和咖啡馆打工。

流水：132.99镑

顾客人数：5

1月1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寒冷、阴沉的一天。妮基9点08分才来，抱怨说都是天气害她迟到。10点又下雨了，雨水滴落进橱窗里的水桶，奏起那熟悉的交响乐章。

往桶里装木柴的时候，我听到池塘传来蛙鸣——去年秋天以来还是头一遭。

去邮局的路上，我看到了埃里克。这位威格敦的佛教徒穿着他的橙色僧袍——原本阴沉的天气里有了一抹色彩，令人心生欢喜。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搬来的，但吸引他来的是威格敦对所有人展现出的那种亲切的冷漠，不管他们在一个苏格兰乡下小城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妮基花一整天把根本不用重新整理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

午饭后，我拆下了橱窗上的圣诞节装饰物。左边的橱窗里还是到处都有小水坑。

今天的黑板上写了：

避免社交之法：手里永远拿一本书。

今天店里顾客很少，而且大部分人午饭前就走了。下午2点来了一家人，我满心希望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能买点什么，结果十分钟后全都两手空空离开了。直到打烊也再没来过客人。

流水：34.49镑

顾客人数：4

1月1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0

找到的书：10

阴沉、寒冷的一天，不过挺干燥。

很开心，今天早上我找到了订单里的所有书。其中有本德语原版《我的奋斗》，出版时希特勒尚在世呢。书里有题赠，还夹存一张明信片——我完全不懂德语，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不过书还是卖了90镑，买家在德国。

上午10点前共来过五位顾客，所有人都买了书。有一位买了三根“文身控异教徒”桑迪做的手杖。我店里常客不多，他是其中之一。他住在斯特兰拉尔附近，号称苏格兰文身“一哥”。他也是个狂热（而且天赋异禀）的手杖匠人。我俩之间实行物物交换，他给我手杖，我给他书，然后在店里卖他的手杖。得联系桑迪了，让他再送点手杖来。

我去邮局送件，威廉恰好从屋内幽暗的深处钻出来抽烟。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礼貌与和气，不仅为我撑住打开的门，还过分到说了句“早上好，肖恩”。不是他病了就是我病了。

流水：72.50镑

顾客人数：5

1月1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阴沉、寒冷的一天。上午10点下起雨来。

中午，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到店里，要找埃里克·安博勒、乔弗里·豪斯霍尔德和埃里克·林克雷特^[20]的书。其中一位走到柜台前，问我：“你回答问题吗？”他买了一本威尔弗雷德·塞西杰^[21]。

的传记，此书来自我去年收购的边境区^[22]一户人家的藏书。他们都对书店赞不绝口，但有点失望，店里没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作家的书。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这些书；是从来没有人——直到今天——要买，所以就算我收书时看到了，也不会买进。

去邮局的路上我撞见了几个法国猎书人，他们以前常来住我父母开的小度假村。我们站在店门外的人行道上聊了一小会儿。我的法语相当不熟练，但还是勉强聊了五分钟。昨天早晨，他们在盐沼上打到三只野鹅。至少我觉得他们是这么说的。

流水：17.30镑

顾客人数：3

1月1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晴朗、寒冷的早晨。今年第一次看到窗户上结冰。

上午9点30分，安迪（窗户清洁工）来收钱。以前是托尼来擦窗的，一周一次，几年前他把生意盘给了安迪。安迪来得没那么规律。我接手书店前在店里打工的女人——乔伊斯——说话尖酸刻薄，把人都得罪光了，好像只有我是例外。她以前管托尼叫“窗户污染工”，这种话就像她对人生的大部分看法一样，是不公正的。

乔伊斯——嘴上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有次告诉我，她确信这座房子里住着一个幽灵，她好几次在楼梯底部的过道上感觉到他也在。

她向我保证他是个善良的幽灵，连名字都给他起好了：乔治。我至今没有见到表明此鬼存在的任何证据，怀疑她是骗我玩的。

今天的唯一一单是一册厚重的大开本，叫《沙克尔顿极地航海记》^[23]，是近年出的新版，品相完美。书卖了3镑，运费却要13镑，不过订单是亚马逊的，我们只好承担损失。

11点30分，伊莎贝尔来做账。

中午，那个戴牛仔帽、爱喘着大气翻看色情书的老头现身了。他大概6英尺高，穿一条带褶皱的黑色尼龙裤和一件绗缝夹克，今天没有戴那顶他最爱的牛仔帽，而是戴了一个平顶帽。他每次来，前十分钟总会毫无说服力地假装对柜台前的古董书感兴趣，临了却必然在色情书那边流连至少一个钟头。每隔几秒钟，一定会传来他粗重的呼气声、咕啾声、吸气声或者跑调的口哨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他还会用手指在拿起的书封面上敲打。今天他告诉我，天气不好，他被迫“在山顶上”弃车而去，最后是搭车来的威格敦。他本来要去见装订师克里斯蒂安（在4英里外），但没有车显然去不成。听他长篇大论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他是要借电话打给克里斯蒂安，通知他自己去不了了。他还不会用他那部新买的手机，我便把座机借他用了，结果他跟克里斯蒂安聊了至少二十分钟，全程还咔嗒咔嗒按着水笔。正当我以为这一连串令人无能为力的棘手问题告一段落之时，他把电话掉在了地上，放在柜台上的大包小包也不拿，出门喝咖啡去了。他的性格略带傲慢，夹杂着虚假的友好，两相结合，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觉得我想当他的朋友，我很幸运，因为他愿意考虑考虑。

喝完咖啡回来，他开始闹腾地乱翻古董书，还问我要了纸抄下其中一本的书名带回家，估计是想去网上买吧。他什么也没买就离开了。

2点15分，接到一个电话：

来电者：你家有没有关于“一战”的书？

我：嗯，有好几百本呢。

来电者：尺寸够大吗？

流水：46.50镑

顾客人数：5

1月1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晴朗、清爽的一个冬日，池塘结冰了。

今天有个订单是一本名叫《苏格兰的城堡》的书。这本我买来是新书，在架子上放了几年都没卖出去。定价是35镑。新书大概断货了，二手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稀罕——就价格大涨。今天这本卖了75镑。

9点30分，艾丽西娅从“打开的书”跑来店里，问我借自行车去费恩家，于是我根据她的身量把一辆车调校了一下。8英里路，她逆着风骑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

11点，“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来了，要向我订一本麦克塔格特^[24]的《苏格兰盖勒韦百科全书》送他朋友莉齐，下星期二是她生日。要收藏关于盖勒韦^[25]的书，麦克塔格特这部作品是少数几种必备书之一。此书初版于1824年，但几乎是立即就被出版社召回了，因为身为盖勒韦农家子弟的麦克塔格特涉嫌诽谤一位当地权贵。我从没

见过初版，所幸它还不至于绝迹，足以让出版商先后在1876年和1981年推出重印本。此书是盖勒韦方言的宝贵记录，多亏两家有远见的出版商出手挽救才幸免于湮没。书里有大量乔治时代的本地方言词语和表达，极其精彩，许多到今天还在使用。下面一例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但在此书出版的时代，显然是常见用语：

CUTTY-GLIES^[26]：矮胖女人，极度迷恋男性，擅长挤眉弄眼；所以称之为cutty-glies。可怜的姑娘，她经常受到天性的深深折磨：这一类女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似乎难以摆脱某种该死的法则，注定沦为娼妓。

下午，我开车去艾尔看一批藏书。选择走山路是一大失误，路面都被积雪覆盖了。现在我明白昨天那个喘气的老色鬼为什么要把车留在“山顶上”了。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接我的是个老寡妇，她带我爬了四层楼，来到她住的公寓。那批藏书都是精装本的现代作品，品相如新，不过没什么意思。我要了大概十分之一，包括一两种颇为有趣的古董书和另一本《苏格兰的城堡》，后者我早上刚在亚马逊卖掉一本，75镑。给她写了张400镑的支票。

回到店里发现艾丽西娅默默坐在厨房里，而艾略特——威格敦图书节的艺术总监，我的好友——正当着她的面开免提同他太太和孩子讲电话。等他终于聊完了，我做了一盘西班牙风味鸡肉，他则烧了辣汁土豆。我用了一个托盘。他用了三个平底煎锅和两个炖锅，还把我的香草和调味料几乎放了个遍，却不肯洗哪怕一个盘子，也不懂应该物归原位。事实上，吃完饭后，他就坐着看我和艾丽西娅收拾。

流水：13.50镑

顾客人数：2

1月1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今天早晨，地上有薄薄一层积雪，妮基就把迟到归咎于这一点。

上午10点前盥洗室里一直有人，紧接着佩特拉的肚皮舞课开始了。那富有节奏感的嘭嘭声把11点前光顾书店的唯一一位客人吓坏了。一听见楼上的声响，她仓皇而逃。后来，佩特拉和艾丽西娅坐在店门前的长凳上晒着太阳喝了杯茶。

下午，我写完了AWB（威格敦书商联盟）的会议记录，发给安德鲁（财务主管）和劳拉（会议主席）审批。

花了大半个下午布置房间，准备迎接今晚“作家之屋”的筹划会。4点30分，汤姆和维勒克拿着十瓶酒和几篮小吃来了。汤姆是英格兰人，维勒克是荷兰人。几年前，两人搬进了就在威格敦城外的一间小屋，他们聪明、有趣，不到五十岁，社区里的人都乐于接纳他们。我给客厅和包厢生了火。到6点钟，客厅里来了二十五个人，喝着酒聊着天。会开到9点，结束后，本和凯蒂（男的法国人，女的德国人，正要在威格敦开一家精品汉堡店），汤姆和维勒克，艾略特、艾丽西娅，还有我，在厨房里继续喝酒、聊天。汤姆和维勒克留宿了一晚。

妮基知道今晚准会折腾到很晚，答应明天早上她来开门。

凌晨2点睡下的。

流水：17镑

顾客人数：2

1月1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8点55分，妮基开了店。过了一小会儿，我拖着步子下楼了。上午她把我们放进网店销售的古董书同之后上架的别家的书比对了价格，确保我们的定价有竞争力。她核查了八十来本书，结果每一本都有人通过削价来跟我们抢生意。

晴朗、寒冷的早晨。9点15分，汤姆和维勒克来打扫厨房。十分钟后，艾丽西娅来了，紧接着艾略特也来了。汤姆和维勒克是大约10点30分走的，艾略特则是11点15分。

今天书店里的尴尬一幕：

顾客：我有没有把潮汐时刻表落在你店里？

我：我从没见过你。

顾客：那算了。你卖潮汐时刻表吗？

我：不卖。

桑迪订的《苏格兰盖勒韦百科全书》到了，我打电话过去，给他留了言。

船长（店里的猫）胖得已经接近病态，足足有一个小孩子那么大。现在他身上裹着厚厚的冬衣，更显臃肿，经常把客人吓一跳——他们原本想象店里养的是一只会在他们腿上蹭来蹭去的苗条小猫咪，低头看到的却更像是一头肥硕的美洲狮。

流水：35.50镑

顾客人数：4

1月1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寒冷、多云的一天。今天有个订单是一本名叫《地下历险记》的书。开头几页里夹了张纸，是前主人随手写下的行李清单：

啤酒

帐篷

睡袋

充气床垫

毯子

今天网上卖掉的书里没找到的那本是《巴塔哥尼亚》。书我上周已经卖给本店少数几位常客之一的“腰包戴夫”了。不知道为什么“季风”^[27]上仍然显示书有货：我明明记得把它下架了。另一个订单里是一本我昨天刚上架的罗伯特·亚当^[28]传记。卖了100镑。亚马逊上第二便宜的那本开价400镑。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来取了他订购的麦克塔格特《苏格兰盖勒韦百科全书》，可莉齐收下书时，好像出奇地平静。他拿了一箱书来卖，其中有本《第十五（苏格兰）步兵师》（1926年版）^[29]。给了他价值50镑的积点。

11点30分，我妈出现了，一刻不停地聊起各种话题：从“打开的书”租客（星期三要同她一起吃饭）的性取向（她胡乱猜测的）到她打扫阁楼的原因（“这样等我们死掉入土后，你和你妹就不用忙活了”）。她在店里待了半个小时，每隔五分钟必定要说一句“我走了”，接着开启另一段啰里八唆的拉杂闲话。

今天的支出远高于收入，这是冬季的常态。今天这个“忧郁的星期一”，可能是一年中最令人丧气的一天。看到流水你肯定是笑不出来的。

流水：18镑

顾客人数：3

1月2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寒冷、晴朗的一天。今天有个订单是一本普特南版《1909年以来的布莱克本飞机》^[30]，书是一年多前从利兹的一个戴假发的寡妇手里收来的。自那以后，我们刊登了5,000本书，差不多平均每天16本。想想其他那些把每天的时间耗得一点不剩的工作，我的工作量不算巨大，但也充足了。

我爸来串门聊天。他星期天刚读完《凡人之心》，我俩聊了聊这本书。他似乎是喜欢的，不过书名里的“心”字他不太赞成，说这会让男人倒胃口。正聊着呢，一个老头走了进来，他肩上背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想要出售的书。我挑了几本出来——主要是些色情书

和关于恶魔崇拜的书——付给他25镑。看到我买这类不上台面的东西，我爸多少有点鄙夷。

2点30分，一个女人拿来了一些她称之为“古董，具有收藏价值”的书。我以为她说的是关于古董和收藏品的书，结果她拿出满满一塑料箱破破烂烂的维多利亚中期小说——书店里几乎卖不掉的那类书，除非作者是名家（瑞德·哈葛德^[31]、奥斯卡·王尔德、勃朗特姐妹等）。我买了两本，纯粹是因为它们击中了我幼稚的幽默感：《调皮大王从军记》和《费尔加斯的雄鸡屋》^[32]。

一个顾客来柜台问我店里有没有袖珍书，于是我带他走到贴着“袖珍书”标签的陈列柜前。他看了一眼柜子，视线回到我身上，说：“嗯，这些我已经都看过了。”经常会这样——人们好像总觉得我们店里应该有暗格，专门用来放并不真心想卖的“好东西”。

接到波特帕特里克^[33]的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有书要卖。我说她可以早上把书带过来。

流水：32镑

顾客人数：4

1月2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又是很冷的一天。

下午1点30分，艾米莉来付房租。她是位青年艺术家，租了书店后面的仓库当工作室。终于有人给我钱了，而不是管我要钱，真好。

发现一本教德国人说英语的书《地道英国人》，翻到以下的句子：

“那么，先生，如果晚餐你已经用好了，就请再坐一会儿，给我们讲几则趣闻轶事吧。” [一旦你在书店里工作上一阵子，就绝对不会邀请一个陌生人讲什么无聊的趣闻轶事。]

“你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多出汗。所以喝几杯接骨木花茶吧。”

“我备足了当季裤子面料的花色品种。”

“你很准时。我想量身定做一件外套。”

“让她把我的衬衣和袜子洗得比上次干净些。”

下午3点30分，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约了律师彼得立遗嘱。从律师那儿一走出来，我就突然有了一种随时会死的感觉——我能活到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没跟律师立下正式遗嘱的功劳。

生了火，《寂寞芳心小姐》读毕。好笑、神秘又凄惨，令人叫绝，而且，作为一本1933年出版的书，透着惊人的现代感。尤其是读寂寞芳心小姐（一个理想破灭、沉迷酒精的男记者）收到的读者来信的时候——一本书让我那样大声狂笑，印象里还没有过。

流水：33镑

顾客人数：2

1月2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今天整理堆在店里的几箱书的时候，我在一本《卡特里奥娜》——斯蒂文森《绑架》的续作，卡塞尔出版社1895年出版——里翻出一张纸。纸上是一个女人的铅笔漫画。背面——也是铅笔写的——有一小段话，说画中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由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创作于1900年，即女王去世前一年。我不知道阿尔玛-塔德玛是谁，于是去艺术类书里找了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画家的书，查到了他的生平。他是荷兰人，不过1870年定居到了英格兰。他是个优秀的画家，主要创作古典主题的场景，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他，实在汗颜。不管怎样，书的年份、纸的质感和老化程度都证明了上面的话真实可信。我已经把它挂上eBay了。

今天店里很忙：两对法国夫妇——好像没听到他们说任何一个英语单词——买了40镑的书，全是英文的。

流水：235镑

顾客人数：4

1月2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明媚的早晨，不过我还是打开了大房间里的煤气取暖器，搬来音响给佩特拉上舞蹈课用。来了五个人，其中有吉娜，她是个新西兰女人，在一家咖啡馆打工。

妮基准点到了，她眼睛睁得很大，一脸兴奋——“你肯定不敢相信我给你带了什么。”我紧张而害怕地猜道，大概是“老饕星期五”

大餐。（每星期四晚上，妮基在王国会堂^[34]参加完“耶和华见证人”的集会，会去斯特兰拉尔^[35]的超市折扣区扫货。）她毫不掩饰她的喜悦，回答道“说对了”，然后从她那件有时候会套在滑雪服外面的棕色大衣的口袋里拔出一——宛若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神枪手——两瓶她在Lidl^[36]发现的降价啤酒，这酒看着不太对劲，像是合成的。

她们在楼上嘭嘭热舞的时候，我在打包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的书，然后我开车把几大袋包裹送去了纽顿·斯图尔特的邮件分拣处。回来的路上，车开到巴尔特桑农场时被过路的奶牛群截断了去路。我通常会避免在一天中的这个点赶路，因为下午3点左右正是牛群从它们吃草的牧场穿过公路，被赶去奶牛场挤奶的时间。

流水：85.99镑

顾客人数：3

1月2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迟了二十分钟开店——昨晚忘记设闹钟了。好在妮基准时来开了门，看到我睡眠惺忪、鞋也不穿地走下楼，她痛斥我的懒惰。这回算她骂对了。

上午11点，老朋友罗宾和伯纳德来串门，买了一些书。罗宾总是买关于历史和板球的书。伯纳德我倒是好一阵没见了。没想到他买了好几本关于美国内战的书，大概是对此兴趣浓厚吧。

今天的一位客人——一个戴着猎鹿帽的男子——在一个小时之内进出了书店六次。他什么也没买。

天很冷，看样子要下雪，所以我对妮基说她4点30分就可以下班了。

流水：134镑

顾客人数：14

1月2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今早有个订单是贝伦登^[37]的两卷本《苏格兰历史与纪年》，225镑卖给了一位加拿大的买家。我们放在网上销售的很多关于苏格兰历史的书籍好像最后都去了加拿大。

9点45分，一个客人走到柜台前，说：“格雷厄姆·格林、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初版本。在哪？”

把今天的包裹拿去邮局时，我尽力向威廉示好，说了一句热情洋溢的“哈啰”，结果他勉强地应了一声，显然很不情愿。他之前那种与人为善的心情显然已不复存在。

客人：“我要找一本《拉瑟格伦和东基尔布莱德史》，还要找一本《苏格兰统计报告》^[38]初辑。”两本书我们都有，价格合理。他一本也没买。

今晚是“彭斯之夜”^[39]，所以我提早关了店，去联合超市^[40]买了哈吉斯、芜菁和土豆，还给晚餐备了一瓶威士忌。卡罗尔一安带来

了哈吉斯帕可拉^[41]。她不赞成喝威士忌，但我喝了好几大杯拉弗格。

流水：133.49镑

顾客人数：8

1月2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一天里，狂风反反复复把门吹开，我便移走了锁片，让门碰上关掉拉倒。

上午10点30分，卡勒姆送来了十二袋木柴。后面三个星期的供暖有着落了。

一位拄着手杖的老先生买了40镑的书，题材很广泛。他一边付钱，一边给我看他的手杖——一根斯诺克球杆顶部装了一颗斯诺克球当把手。他说他是从爱丁堡来看他在纽顿·斯图尔特的医院里养病的兄弟的。我俩聊了很久，他还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也来过一次，为他朋友德瓦尔德勋爵送葬。听到他过世了我有点吃惊，因为他是店里的常客，不怎么说话，读书口味很杂。经常只有在别人告诉你书店的某位常客已经去世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确实有一阵子没有见到此人

了。伊莎贝尔过来做账。她完全无法辨认我支票存根上的字迹，而说句公道话，我自己也看得很费力。下星期就进入产羊羔季了，在那结束前，我大概没那么容易见到她了。

流水：60镑
顾客人数：5

1月2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今天的所有订单都来自亚马逊；没有Abe上的。

晴天，却下了几场烦人的阵雨。风倒是明显减弱了。

给书标价的时候，我在一套老版狄更斯文集里发现了一张藏书票，上面的名字是范妮·斯特拉特。我莫名觉得范妮·斯特拉特应该是1950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舞蹈演员。

流水：21
顾客人数：2

1月2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潮湿、阴沉的一天。这种天气总让我自问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儿。

那张上星期在《卡特里奥娜》里发现的阿尔玛-塔德玛速写画卖了145镑，大概是我预期的五倍之多。这是二手书行业的吊诡之处，一

张夹在一本一百二十年的老书里的纸片，最后很可能比书本身值钱。

整理那几箱艾尔的寡妇（带我爬了四层楼的那位）卖给我的书时，我发现了一本1938年的航海日志和一本QE2号^[42]上军官休息室的日祷书。因为有过拍卖RAF^[43]笔记本的成功先例，我把这两样东西挂到了eBay上，“谷歌”输入日志主人的名字，看看他是不是某位能够让遗物增值的大人物。他名叫约翰·威廉·莫特，1939年HMS“埃克塞特”号^[44]进击“施佩伯爵”号的时候，他在战舰上担任轮机员。

“埃克塞特”号此役受到重创——没有可用的火炮了——船长命令莫特加速前进，撞向敌舰。幸好“施佩伯爵”号掉头驶回蒙得维的亚，“埃克塞特”号上一船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莫特随后驾船驶向福克兰群岛，最终安全靠岸。他的讣告登在《独立报》上，读来很是精彩。他监督了QE2号的建造工程，后来负责管理卡尔津城堡^[45]，那是一处受国家信托保护的房产，离艾尔不远，所以莫特去世后，他的遗孀便隐居在那里。

下班后我和卡勒姆去“桥尾”——布拉德诺赫河边的一家酒吧，离威格敦约1英里——喝了一杯。我俩都受到了汤姆和维勒克的邀请，明天要去晚餐。卡勒姆准备开车去，回来就一起打个车。

流水：49.50镑

顾客人数：3

1月3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是8点55分到的，当时我正在开灯。她向我打招呼：“呃，你起得挺早嘛！”经过上星期六的懒觉事件，这句话显得颇为中肯。她告诉我，尽管她昨天晚上把莫里森超市的打折区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找到任何配得上“老饕星期五”的东西。考虑到“老饕星期五”的门槛低到什么程度，莫里森超市的打折区里准是只剩下过期狗粮了。

我们找出订单里的书后，我在11点钟把邮件拿去了邮局。威廉故意不理我。也许他正为上上星期表现出的难得的友善感到不好意思。

将近5点的时候，有个客人问妮基：“我在找本书。我不知道书名，但我在学校里读过，写的是一只总去偷果酱的考拉的故事。你们有这本书吗？”妮基哈哈大笑，指了指我，说：“问他吧，我要回家了。”没过几分钟，一个客人带了六箱古董书来，说是他姑奶奶传给他的。看得出来妮基被勾起了兴致，显然想多留一会儿，把箱子里的书细翻一通。我认为，一旦你做过二手书这一行，听到某人说他有六箱古董书要卖，你不可能不想立即翻检一遍，看看都是些什么书。可妮基去意已决。她迈出店门，朝她那辆小货车“蓝瓶子”走去。

卡勒姆、安娜和我去了汤姆和维勒克家吃晚饭。这一晚过得开心极了。在食物上，他俩多少算是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吃的每样东西都是汤姆亲手种出来、亲手烹调的。凌晨2点30分到的家。

流水：85.50镑

顾客人数：5

1月3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迟了一个小时开店。开门不到五分钟，店里就挤满了人。也许这就是生意的秘诀：开店时间飘忽不定。

网上卖掉一本书，叫《鼯鼠与鼯鼠的防控》。

下午12点30分，卡勒姆来店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溜达去了一个朋友家，他觉得他可以在那边骗一顿免费的早餐。

我在邮局搁下邮包，顺手买了份《卫报》。我不禁自问，我买《卫报》是不是只有一个理由：为了挫伤一下威廉这个右翼人士的感情。每次我买《卫报》，他找钱的时候总要喃喃地骂两句糊涂的自由主义者，或者香槟社会主义者什么的。

1点钟，一个女人拿来一袋子书，其中有本路德威克·肯尼迪^[46]的《与象同床》，是她八年前在店里买的。是作者签名本，为此她大惊小怪得不行。我看了眼扉页的题赠，上面写道：“给戴维和罗斯玛丽，谨致美好的祝愿，路德威克·肯尼迪。”戴维和罗斯玛丽是我爸妈。这本书肯定是多年前肯尼迪来参加图书节时送给他俩的。我爸妈读完后肯定就把书拿给了书店前老板约翰，现在书到了我手里，几乎是绕了一整圈。

流水：74镑

顾客人数：8

^[1]格罗斯（Francis Grose, 1731—1791），苏格兰古文物收藏家、词典编纂者，也长于绘画。《苏格兰古迹考》（*Antiquities of Scotland*）是其代表作，在为写作准备材料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格罗斯结识了苏格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建议他在书中收入阿洛韦教堂（Alloway Kirk），作为交换，格罗斯要求诗人为此书写一篇传奇故事，彭斯在交稿时不仅提供了散文版本，还附上了韵文版本，后

者便是《汤姆·奥桑特》（*Tam o' Shanter*）。——译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Ayr，英国苏格兰西南部港市。

[3]此处原文空缺。后不再注。

[4]Nathanael West（1903—1940），美国“迷惘一代”代表小说家，*Miss Lonelyhearts*是他出版于1933年的代表作。

[5]Church of Scotland，或称苏格兰长老会，是基督教在苏格兰的国家教会，也是长老宗与加尔文宗共融的宗派。

[6]Richard Dawkins（生于1941年），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科普作家、生物学家，著名的无神论者。*The God Delusion*是他出版于2006年的作品，作者这里的叙述“买下书店不久”似不太准确。

[7]关于“历史性报纸”（Historic Newspapers），《书店日记》（2014年7月23日条）中有简单说明，抄录于此：“历史性报纸”是一家本地的公司，会把旧报纸送到世界各地，他们和DHL物流签订了非常优惠的合同，所以一切国际件我们都通过他们来寄送。

[8]“驮运”的原文为piggy-back，指用火车平板车装运卡车挂车或集装箱的运输方式。

[9]“超连接”的原文为hyper-connectivity。

[10]Lord David Cecil（1902—1986），英国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文中所说的简·奥斯丁传全名*A Portrait of Jane Austen*，出版于1978年。

[11]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作曲家、导演，凭借影片《效忠祖国》（*In Which We Serve*）获得1943年奥斯卡荣誉奖。

[12]Deeside，位于英国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建有许多乡村城堡。

[13] “打开的书” (The Open Book) 是安娜的主意。她知道不会只有她一个人爱做经营书店的白日梦，于是说服我父母在威格敦镇中心买了一家店面，做成airbnb，谁都可以租下来体验开一个星期书店。后面整整三年都预约满了，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参观。——作者原注

[14] 此句原文为Kim Jong extremely ill，似乎是在用谐音调侃Kim Jong-il这个名字。

[15] *Any Human Heart*, William Boyd出版于2002年的作品。

[16] FBA (全名Fulfilled by Amazon) 是亚马逊提供的服务：书商可以把货存进亚马逊的仓库（被委婉地称作“订单履行中心”）。一旦有顾客下单，就由中心直接打包、配送这些商品。虽然它解决了店里放书空间不足的问题——正如亚马逊提供给第三方卖家的每项服务那样——付出的代价却总会让你快要怀疑这么做是否值得。他们的“收费”会不可避免地成倍增长，不断爬升，直到你的利润空间小到令人窒息。但会给你留一口气。寄生虫还是希望它们的宿主能活着。——作者原注

[17] Maigret是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 (Georges Simenon, 1903—1989) “梅格雷探案”系列的主角，确实是一位法国侦探。顾客所说的“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应该是Rene Magritte (1898—1967)。

[18] *Minorities in the Arab World*, 英国黎巴嫩裔学者Albert Hourani (1915—1993) 出版于1947年的作品。

[19] Robin Ade, 画家、作家，以画鲑鱼、鳟鱼等鱼类著称。

[20] 这里提到的分别是：Eric Ambler (1909—1998)，英国间谍小说作家；Geoffrey Household (1900—1988)，英国小说家、编剧；Eric Linklater (1899—1974)，苏格兰诗人、历史小说作家。

[21] 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 , 英国探险家、游记作家。他的传记应该是Alexander Maitland出版于2011年的《威尔弗雷德·塞西杰：伟大探险家的一生》 (*Wilfred Thesiger: The Life of the Great Explorer*) 。

[22] Borders, 苏格兰一行政区, 与英格兰接界。

[23] *Shackleton's Voyages* , 英国探险家 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 的文集。此处所说的应该是出版于2002年的版本。

[24] John Mactaggart (1791—1830) , 苏格兰百科全书编纂者、诗人。

[25] 肖恩的“书店”所在的小镇威格敦位于苏格兰盖勒韦 (Galloway) 地区, 该地区由历史悠久的威格敦郡和柯尔库布里郡组成, 西面和南面临海, 北面是盖勒韦丘陵。

[26] 在苏格兰英语中, cutty意为轻佻的女子, gly常作gley, 意思大致是乜斜着眼瞟, 同英语中的squint含义相近。

[27] Monsoon, 一种数据库, 可以把卖家录入的书籍信息上传到亚马逊和AbeBooks。

[28] Robert Adam (1728—1792) , 英国建筑师、家具设计师, 创立了新古典主义“亚当式” (Adamique) 建筑风格。

[29] *The Fifteenth (Scottish) Division*, J. Stewart和John Buchan介绍这支部队在“一战”中经历的作品, “1926年版”应该就是此书的初版。

[30] 此书为“普特南航空” (The Putnam Aviation) 系列中的一种。“布莱克本”指布莱克本飞机有限公司 (Blackburn Aircraft Company) 。

[31] 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 , 英国小说家, 代表作有非洲冒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 (*King Solomon's Mines*)

等。

[32] 这两本书的原名分别为 *The Sauciest Boy in the Service* 和 *The Cock-House at Fellgarth*。

[33] Portpatrick, 位于邓弗里斯和盖勒韦西部的一个村庄。

[34] Kingdom Hall, “耶和华见证人”聚集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 遍布世界各地。

[35] Stranraer, 威格敦郡因奇 (Inch) 牧区下面的一个市镇。

[36] 德国连锁超市。

[37] John Bellenden (1533—1587), 苏格兰作家。苏格兰哲学家、史学家 Hector Boece (1465—1536) 于1526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史学著作《苏格兰人的历史》 (*Historia Gentis Scotorum*), 贝伦登将其译为英文, 即文中所说的《苏格兰历史与纪年》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38]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苏格兰政治家 Sir John Sinclair (1754—1835) 的代表作, 出版于1791年至1799年间, 多达21卷。

[39] “彭斯之夜”是苏格兰民族节日, 一般是1月25日 (罗伯特·彭斯的生日)。后文写到的“哈吉斯”是用羊的内脏制作而成的苏格兰传统菜肴, 为节日当天必备, 因为彭斯于1787年创作过《致哈吉斯》 (“Address to a Haggis”) 一诗。

[40] Co-op, 英国著名连锁超市, 成立于1863年。

[41] Pakora, 以切成小块的蔬菜、芝士、肉类等裹以面糊油炸而成的食物, 流行于印度和东南亚。“哈吉斯帕可拉”大概是指经过帕可拉的烹调方式加工的哈吉斯。

[42] 即“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 (*The Queen Elizabeth II*), 于1969年5月首航。

[43] Royal Air Force (英国皇家空军) 的缩写。

[44] HMS是Her / His Majesty's Ship（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的缩写。“埃克塞特”号（the Exeter）是英国皇家海军“二战”中的一艘重型巡洋舰，后文写到的“施佩伯爵”号（the Graf Spee）则是纳粹德国海军的一艘袖珍战列舰。

[45] Culzean Castle，苏格兰著名城堡，罗伯特·亚当设计，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

[46] Ludovic Kennedy（1919—2009），苏格兰作家、人道主义者。*In Bed with an Elephant*是他出版于1995年的作品，副标题为“苏格兰之我见”（Personal View of Scotland）。

二月

每星期大约有200种新书出版。想想就可怕。一个人需要钱包够厚才买得起所有他想读的书。可实情是，他并不会买。他会从图书馆借。

这是流通图书馆^[1]的时代。他们的生意从来没有如此兴旺过。有些人会用深沉的声音告诉你，一本不值得重读的书压根就不值得读。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可以编一本厚厚的目录，全是只值得读一遍的书。所以公共或私人的会员图书馆才会流行。另外，如果一个人有意购买一本新书，但又想在付全款前确定书的价值，他可以去图书馆悄悄看一眼。我有时会听到人们猛烈抨击付费图书馆，因为我是二手书商，他们期待我的附和。但只有傻瓜才一心想打垮这么有用的机构。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我们时不时会拿到一册那种低成本生产的小开本书，封面上经常贴有标签“博姿图书馆”，或者更为少见的“穆迪图书馆”^[2]。这些书通常不值钱，会被送去回收站或慈善商店，但它们正是来自巴克斯特说的“流通”或者借阅图书馆。如今不再是“流通图书馆的时代”，其实什么图书馆的时代都不是了。十九世纪末，技术的革新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印书的成本便也相应变得低廉，可在此之前，书籍

是昂贵的奢侈品，只有相对富裕的人家才负担得起，于是流通图书馆应运而生。这一服务——或是行会员制，或是按日计费——让不那么富裕的人有了获得书本的途径。它们是旨在盈利的机构，一度广受欢迎。出版商和作者也从中获益，因为他们可以分到一部分收入。三场剧变导致了这类图书馆的消亡：先是二十世纪初图书价格的下降；再是平装书的出现；最后是1964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案》规定了地方当局有义务提供免费的借阅图书馆。药商博姿于1966年关闭了旗下的流通图书馆。苏格兰最老的免费借阅图书馆是克里夫^[3]附近的因纳佩夫雷图书馆，它向大众出借图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80年。出于相似的原因，我跟约翰·巴克斯特一样尊重图书馆——如果一个人从图书馆借了本书读完很喜欢，他完全有可能渴望拥有一本，所以等他把书还回去后，没准就会去买一本。我看不出图书馆会对书店造成什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就算有影响，也是正面的。在电子书的问题上也有相同的争论，不过它的利弊我还没想清楚。

巴克斯特如果活在今天，发现英国去年每个星期出版的图书大约有3500种，一定大感震惊。这或许对出版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可供大众选择的书品种太多，势必会拉低单个品种的销量——不过，有这么多书被人出版（但愿也被人阅读）总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吧。

2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上午10点30分，卡勒姆来店里看了眼橱窗里的裂缝。前段时间暴风雨，大雨把里面全淹了。

一天里，风越来越大，国家气象局或许应该赐它一个名字才配得上它肆虐的程度。

在“打开的书”工作的科莱特溜达过来介绍了一下自己。整个星期她那边都很冷清。我常常为那些在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来看店的人感到难过。如果我的进账多少值得参考，那他们店里能接待到超过三五个瑟瑟发抖的客人，就算走运了。

流水：54.49镑

顾客人数：3

2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8

暴风雨过后，和煦的晴天。

午饭时间汤姆来借书店过去十年的账本，他想据此写一份报告，分析信贷紧缩和亚马逊的发展壮大是如何影响当地零售业的。这是他为“作家之屋”项目募集资金的“卖点”之一。

克雷加德画廊（这条街往下第三家）的萨拉送来两张迟到的圣诞贺卡，一张给妮基一张给我。给妮基的那张写道：“了不起的女王。”给我的那张写道：“呸，骗子！”

今天主要在想办法排春季节庆期间的节目表；由威格敦的书商操办的演讲和活动，历时一周，贯穿五月的法定假日。

关店，去“打开的书”邀请科莱特来吃晚饭。她说她昨晚在布拉德诺赫酒吧玩得很开心，吸引了许多客人燃着爱火的目光——这些人

里，有不少是忍受苦闷独居生活的庄稼人。

流水：22镑

顾客人数：4

2月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开店，9点10分上楼泡了杯茶。走下旋梯，发现佩特拉在跳舞唱歌。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让我留心我的查克拉^[4]，说完边唱歌边踏着舞步出了店门。

客人很少，但我最喜欢的客人迪肯先生吃过午饭就来了——是他吃过午饭，不是我——有此为证：他那件看起来挺昂贵的蓝衬衫的前襟沾了一连串佩斯利花纹^[5]形状的污点。他问我们有没有大卫·劳合·乔治^[6]的传记。我们没有。事实上，店里的最后一本我卖给了被《仿制人》^[7]一剧大肆嘲讽的退休工党政治家罗伊·哈特斯利。他要那本书是为了做研究，给大卫·劳合·乔治写新的传记，即出版于2010年的广受赞誉之作《伟大的局外人》^[8]。我至今清楚记得他打来订书的那通电话——我立即就知道对方是谁了，于是威胁他说除非他同意来演讲，否则就不给他寄书，可这番劝他来威格敦的努力失败了。他始终没有来。

迪肯先生去年向我透露他得了痴呆症。从那时起，每次他来店里，我都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不过暂时他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那

个不太专注，但兴趣广泛、如饥似渴的读书人。

流水：47镑

顾客人数：5

2月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午饭后一个做派像退休女校长的女人拿来了一箱书。里面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我还是挑了两本看起来可能卖得出去的：一册破烂的《赫布里底之歌》^[9]和一册老教学地图集。我说可以付给她10镑，闻听此言，她登时一把夺回书，一边冲出店门，一边说道：“那样的话，我还是捐给慈善商店吧。”

明天我准备去慈善商店花5镑把书买回来。有种人一心觉得人人都打定主意要占他们便宜，而且他们明显认为，把一个人愿意出价购买的东西免费送给另一个人是在以某种方式惩罚那个出价的人。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转的。

下午，我接到规划部门的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有人正式投诉了书店门口的混凝土“书螺旋”。所谓“书螺旋”，是堆成螺旋状的两列书，中间各装有一根贯穿的铁杆，书店门口两侧各放一个。以前我是用真书码堆的，再在外面裹上玻璃纤维树脂，可没过几年就需要更换新的，所以我问诺里——前店员，现好友，混凝土万事通——能否用混凝土“书”代替真书。在一次又一次有客人喜欢跟我开的许多

个“玩笑”里，重复最多的也许要数——指着那列书最下面的某一本，问我：“我能买那本吗？”

规划部门的那个女人听起来很抱歉，就她个人而言，也显然并不反对那两个“书螺旋”，不过她得按流程办事，所以要给我寄一份回溯规划申请书^[10]。她好像十分肯定申请可以顺利通过，就是会产生一定费用。

流水：139镑

顾客人数：4

2月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晴朗、和煦，妮基在店里上班。她老样子，迟到了十分钟，还把包扔在了店堂中央的地上。

“老饕星期五”来临，她拿出了帕可拉和几坨看上去令人作呕的巧克力糕点——至于那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老实说，从巧克力泡芙到人体器官皆有可能。

妮基才到，紧接着来了一对外国夫妻。女的说：“那么，这是个图书馆咯？”

我：不，这是家书店。

女的：那么，意思是不是说人们可以借走这里的书呢？

我：不，店里的书是卖的。

女的：你买书吗？人们能不能带一本书来给你，然后换一本走呢？

[死的心都快有了]

女的：这些旧书也卖吗，还是单纯展示用的？

店里零钱不多了，所以我去邮局换一点。在邮局工作的维尔玛通常很乐意帮这方面的忙，但她今天准是休假了，我只好跟小气鬼威廉打交道。他冷冷地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说：“我们又不是该死的银行。”

吃过午饭，我驾车去斯特兰拉尔（25英里路）附近的阿德维尔宅第看一批书，同行的是安娜，我交往了五年的美国女友。宅子原本属于一对叫弗朗西斯和特里·布罗伊斯的夫妇，去年双双离世了。特里生前当过威格敦郡的郡长。那是座漂亮的大宅子，屋里装满了珍贵的家具和绘画，书架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古董书，可惜这些书他们不卖。我们从书房里挑出六箱书，给了弗朗西斯的兄弟克里斯（他继承了宅子）300镑。他问我们能否帮忙清走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书，于是我们的负荷翻了个倍。我准备把书运去格拉斯哥，等星期一再处理掉，那天本就得送安娜去机场的：她要回美国住一阵。很遗憾，我俩的关系无疾而终了。并不是她的错。虽然她热爱威格敦和这片地区，也有许多喜欢的朋友，她还是觉得暂别此地对她会比较好。

我沿着卢斯湾的西岸，驶过它错杂的卵石滩和沙滩，回程的一路，低悬的冬阳投下长长的影子，美极了。我能看到安娜正恋恋不舍地眺望海湾另一边的马查斯半岛，过去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都是她栖居的风景。

妮基留宿了一晚。

流水：83镑

顾客人数：4

2月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妮基开店，所以我懒觉睡到9点30分。我下楼时发现，她装了一盘“老饕星期五”战利品的剩菜放在柜台上，还说：“还有比吃剩的巧克力炸弹、帕可拉和啤酒更美味的早餐吗？”

我发邮件问弗洛星期一上午是否有空来看店，那样我就能送安娜去格拉斯哥机场。她答复说肯定有空，那至少这件事有着落了。去年夏天她来店里工作过。她在爱丁堡大学念书，每次回家，只要有需要，她通常都很乐意来店里帮忙。

吃过午饭，我和安娜去了盖勒韦宅第的公园（约6英里外的一个植物园，再往前可以到海滩），让她在星期一离开前欣赏一下最爱的事物。地上积了薄薄一层雪，一朵朵雪花莲花蕊低垂，间或有三两棵熊葱破雪而出。安娜特别喜欢这片花园。七年前她从洛杉矶来到威格敦时，这是我俩最早同游的地方之一。我想，美丽的花园和绝色的海滩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吸引了她电影人的想象力。她是职业电影制作人，我知道，她已默默把此地当成片场，脑袋里正在导演一出时代剧呢。

安娜·德雷达发来邮件提醒我，她的读书会下星期天要做活动了。我主动提出把书店和大房间给他们用，因为二月实在冷清，还不如派点用场。安娜在什罗普郡的马奇·文洛克有家书店，去年她和她伴侣希拉里从西部群岛^[11]度完假回家的路上到我这儿住过一阵。

流水：349.48镑

顾客人数：15

2月8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今天是安娜回美国前的最后一天，于是我们去看望了威格敦书画店的店主杰西。她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看起来十分虚弱。我们——也许太过乐观了——认定她的虚弱是药物治疗而非每况愈下的健康所致。之后我们“最后一次”回到了威格敦宅第的植物园，杜鹃花鼓起了花蕾，含苞待放，再沿里格湾阒无一人的海滩散了步。5点，在冬日傍晚渐浓的暮色里回到家。

苏格兰乡村和马萨诸塞州郊区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安娜却自然而然融入了威格敦的生活，仿佛天生本地人。她跟每个人都很好，始终如一的纯良天性让她赢得了这个地方和当地人的喜爱。文森特在镇上开加油站，是她最喜欢的人之一。她刚搬来这儿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以后会需要用车，所以文森特——以拥有一支报废品车队著称——帮她觅了一辆“新沃克斯豪尔”。她超级喜爱这辆车，兴高采烈地开来开去——刚开始小心翼翼，奇慢无比（脸快贴到挡风玻璃，身体明显是僵的），不过一等她习惯了靠左行驶，就开始飙车，任性胡来了。有一回，她决定独自开车去邓弗里斯的拍卖会（我肯定在忙什么事），都快到达拍卖行了，她突然听到一声爆炸般的刺耳巨响。她一时慌神，本能地靠右而没有靠左停了车，当然挡住了迎面而来车辆的去路。她下车一看，车子的大半截排气管掉在了马路中央。她终究没

能去成拍卖会，好在文森特古道热肠，找了个邓弗里斯的机械工去接她，还帮她修好了车让她开回威格敦。

2月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早上7点起床，送安娜去格拉斯哥机场。天色尚暗，小货车经受了一路的风吹雨打。我们哭得稀里哗啦，说着离别的话。我俩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这完全由我造成，也源于我对承诺的莫名恐惧，所以我们决定分开一段时间。

恐怕这不仅是一个章节的结束，而是安娜和我的那本书已经合上了。她初来乍到之时，一切好像都完美：一个聪明、有趣、迷人的姑娘，想住在威格敦，跟我一同生活。不过问题出在我身上。展望自己的未来，除了沦为一个爱挑刺的臭脾气光棍，我看不到第二种可能。这不是我——恐怕也不是任何人——想要的未来，但事实如此；我对不起安娜，也伤害了一直把她当女儿和姐妹看待的家里人。

回家路上，我去回收厂卸掉了一车准备循环利用的库存。那里有个我不得不打交道的男的，我每去一次，他的火气就好像更大一些。今天他破口大骂的由头是他必须去找三个大塑料桶来装这些待回收的书。下午1点30分到家，发现店门锁着，上面贴着弗洛留的纸条，说她忘记她没有钥匙了，所以开不了门。我打开门，看了眼邮箱。混凝土“书螺旋”的规划申请书寄来了，还要我支付401镑的申请费用。我给一位当地的建筑师阿德里安·帕特森打了个电话，问他能否搞定这份申请，因为按照要求，得提交根据建筑标准绘制的比例图。

3点钟，店里来了一对老夫妻，女的胸前紧紧抓着一个塑料袋，仿佛在给婴儿喂奶。袋子里是一本包了气泡膜的利文斯通^[12]《南非考察和传教纪行》（沃德·洛克，1857）。书是她母亲传给她的，他们看到“在一个鉴宝节目上，有人拿了一本出来，值10,000镑呢”。我说此书不怎么稀罕，他们这本大概就值50镑，听到这儿，他俩都向我投来露骨的轻蔑眼神，好像我不是骗子就是傻子。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可能是利文斯通的签赠本。我想不到别的理由能让那本书值那么多钱。这一时期的书，卷首常会收一幅作者像，下方往往印有手写体的作者签名。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顾客拿着本“签名本”要卖给我，结果那签名一看就是印上去的。

下午4点55分，“腰包戴夫”来了。他总是挑尴尬的时间上门。每每如此，我都怀疑他是专门掐准点的，一定要让自己的到来引发最大的麻烦。他一如既往带着几只腰包和各式各样的行囊。今天他倒是挽救了自己的声誉，买了一本关于“一战”中的福克飞机^[13]的书。他开门离开的时候，“船长”飞速蹿了进来，看到戴夫惊恐的样子真叫人开心。

流水：67.49镑

顾客人数：6

2月1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10点钟，我给书店楼上的客厅生了火，准备迎接老太太们来上艺术课。冬天，她们每星期二在这儿碰头，夏天则去 en plein air^[14]。

午饭后我开车去科克帕特里克·达勒姆——一座距邓弗里斯约10英里的漂亮小村庄——看一批上星期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有意出售的书。那些书是她亡夫的遗物。她住在一条农圃路尽头一栋外墙刷白的小屋里，她要卖的是一批带书衣的精装本A. G. 斯特里特作品。卖书的那个女人看起来很不舍得跟这些书分别，因为它们显然是她丈夫最爱的书。他在萨塞克郡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她则在伯明翰生活，两人五十多岁的时候，在去圣基尔达列岛^[15]的旅途中相识。令人难过的是，两年前他罹患癌症过世了。

A. G. 斯特里特在威尔特郡务农，以1930年代的农业生活为创作题材。他的作品在当年极为风行，不过就像许多其他人的书一样，如今已相对乏人问津。偶尔还会有人要买他的书，但这种需求的频率正逐渐减缓，犹如一只濒死的动物呼吸间隔越来越长。科克帕特里克·达勒姆出过的最有名的人是科克帕特里克·麦克米伦，哪怕单是为了他的成就，这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了。麦克米伦1812年出生于此，被公认为自行车的发明者。这一成就得到广泛认可，伴随了他一生，可他为人谦逊，很少居功，甚至连发明的专利权都不要。

书的品相一般，但我还是花40镑买了两箱，随后回家了。

4点钟，我妈过来告诉我书画店的杰西今晨去世了。她决定把杰西离世的噩耗告诉艺术班的学员伊莱恩（聋得厉害，是我妈的老朋友），这稍稍减轻了此刻的沉重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伊莱恩完全会错了意，以为杰西准备退休，安娜将要接过她的生意。她认为她听到的是好消息，说道：“噢，真是个大喜讯。”

临近打烊，一个戴着浮夸的佩斯利花纹领结的男人拿来了六箱书，大部分是精装本，品相绝佳，内容主要是艺术和园艺。我说我会把书过一遍眼，明天中午前给他报价。

流水：67.50镑

顾客人数：4

2月1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2

上午11点，一个口臭能熏死人的瘦高个男子出现在柜台前，说：“你好啊肖恩，我们之前见过。我有一些书要卖。”说完他在柜台上撂下一箱电影书，去逛书店了。我把书翻了一遍，挑了几本出来。他回来后，我说可以出12镑买他的八本书，这时他拿出一张清单，开始逐一对照，开腔道：“那本亚马逊上卖6镑，你打算出多少钱买？”我试图向他解释，虽然亚马逊上是可能卖6镑，但我能4镑卖出去没准就算走运了。跟他说这些，我还不如向一头大猩猩解说粒子物理学。最后他把带来的书原样带走了，一脸困惑的样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们又在哪里见过面。

不过在他带来的书里有一本哈利·汤姆生^[16]的《黑暗之物》。这着实是本佳作。大约八年前，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我读完此书不久，在威格敦图书节期间，一位访问作者问我店里是否有关于菲茨罗伊^[17]和“小猎犬”号（正是《黑暗之物》的主题）的书。我看了一眼相关书籍的区域，没找到什么，遂上楼去“作家休憩处”如实相

告。我发现他正在和菲奥娜·达夫聊天——菲奥娜是那年图书节公关和市场的负责人。我等到一个合适的间歇，插话说我们店里没有相关书籍，但我愿意强烈推荐《黑暗之物》，这时候菲奥娜尖声道：“噢，这书是我丈夫写的！”我刚松一口气，心想还好自己说的是喜欢这本书，紧接着菲奥娜就爽利地详细描述起他俩分手的过程来了。

哪怕对于一年中的这个时间来说，今天也算是冷清的，不过当我看到——都已经打烊半小时了——夜色渐浓的天空中依然透着些许白昼的光亮，我又一次感到未来充满希望。随着二月一天天过去，我们体验了走出黑暗深渊的振奋与欢欣，经历十二月悲苦而颓丧的绝望也几乎是值得的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同我妹露露聊天，她当时一直在旅行，便跟我谈起了她在厄瓜多尔还是秘鲁，也可能是智利北部度过的时光。我问她，她在那边过得开不开心，她的回答跟我的预期完全相反，她说那边靠近赤道，所以夏天里最难受的是白昼太短。她想念苏格兰夏天漫长的傍晚，六月里，晚上10点钟太阳才落山，不像在那些国家，一年大部分时候傍晚6点就没太阳了。我让她别忘了，在苏格兰的十二月，太阳是下午4点落山的，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坚信——对她而言——为了换来夏日无尽的傍晚时光，这番辛苦是值得的。

流水：28.49镑

顾客人数：3

2月1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老时间开门，但开灯的时候，我听见书店后屋传来奇怪的声响。我循声而去，走近后发现是翅膀拍打的声音，再仔细一找，原来是一只椋鸟，准是那该死的猫拖进来的。它没受伤，接着在店里各处飞了一个钟头，只怪自己笨手笨脚，我怎么也抓不住它。最后我爬到了梯子顶上，操起渔网四下挥舞，才逮住了它，把它弄到店门外放生了。

店里的电脑前一天晚上突然重启了，“季风”打不开，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订单。我写给“季风”公司求助的邮件被弹了回来。

下班后我在包厢里生了火。里面放着我厚厚一摞“待读书”，看了一圈，我挑中一册威廉·博伊德的《新忏悔录》[\[18\]](#)，是几年前一个朋友送我的。我无法想象它能同《凡人之心》一样完美，但还是决定试一试。

流水：14.30镑

顾客人数：2

2月1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3

今天妮基在店里，所以我花了大半天打扫卫生、收拾屋子，准备迎接什罗普郡的人星期天来“读者休憩处”办活动。安娜（文洛克图书）和艾米莉（帮忙打理一切）到时会住在这栋房子里，所以珍妮塔——每两个星期来打扫一次书店和房子——给她俩备好了卧室。其他人则会住“庄稼人”酒店和格莱斯诺克家庭旅馆。

上午10点，我去距威格敦2英里外的一栋宅子谈一笔生意。大概有两千本书，大部分都是我不想要的，但他们要卖房，想一次性清掉所有书，于是我把书装箱运走了，给他们开了张750英镑的支票。其中有些不错的兵团历史书，也有些漂亮的亚瑟·拉克姆^[19]插图本。拉克姆是少数几位作品能够被一眼辨认又近乎举世闻名的插画家之一。除了他，还有埃德蒙·杜拉克、凯·尼尔森、杰西·M. 金、凯特·格林纳威^[20]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其他几位插画家，他们一起创造了后人一提起就向往不已的“插画的黄金时代”。可惜，当你遇上他们的插图本，经常有好几张——就算不是全部——图片被揭走了，害这些书变得基本毫无价值。

2点回到书店，把一车书卸了下来。妮基开始翻箱子里的货，我们玩起了“猜猜我为它们付了多少钱”的老游戏。她猜200英镑。或许她终究才是比我更适合经营这家店的人。她今晚不回家，我俩来了一轮啤酒盲测。她还是坚决不喜欢以鸟类命名的啤酒。这并没有妨碍她用“美味”来形容一瓶“长脚秧鸡艾尔”。

流水：57.50镑

顾客人数：4

2月1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晴朗、无风的一天。妮基来开的店。

干完活儿，我生好火，开始重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难记》，是“企鹅现代经典”的本子。我不大重读书，觉得时间应该用来读新的东西，但快要打烊的时候，有个客人正在聊这本书，我就想起来当初读得多么津津有味，所以从书架上拿了一本。

身为书商，你会觉得你的书架上绝不能少了某些作品和某些作者，唯其如此，你店里的东西才同慈善商店里那些丹妮尔·斯蒂尔和凯瑟琳·库克逊^[21]不一样。并不仅仅是那些毋庸置疑的经典——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马克·吐温之类。身为书商，有那么些书，如果客人想买而你店里却没有，你会感到难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海明威或F. S. 菲茨杰拉德的所有作品，约瑟夫·康拉德，J. D. 塞林格，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二十二条军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白鲸》《美丽新世界》《1984》《送信人》，村上、乔治·奥威尔、弗吉尼亚·伍尔夫、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所有作品……书单可以一直列下去，可屡屡发生的情况是，客人问起时，我们手里却没有他们要找的书。新书店就不一样了：只要书没有绝版，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店里卖哪本。但开二手书店，我们有什么书卖是由别人卖给我们什么书决定的：架子上唯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卖掉了，我们无法再“订”一本来替代。如果我们在售的书里没有某本名作，总感觉顾客好像会对我们有点失望，但这种书是最好卖的，能不能补货完全是碰运气，取决于什么时候能遇到下一本。

至于为什么我们店里好像从来不缺《达·芬奇密码》和《五十度灰》，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书不够深入读者的灵魂，他们读完不会想把书留在身边，处理掉的时候也就没那么不舍了。《麦田里的守望

者》初版于1951年，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印量肯定比丹·布朗的书大，但这两本书出现在二手书交易中的数量依然不能同日而语。

流水：78镑

顾客人数：6

2月15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下午4点，什罗普郡的安娜·德雷达和艾米莉到了。6点左右，“读者休憩处”的其他人来吃晚饭。晚饭是辣豆酱，艾米莉做好带来的。住“庄稼人”酒店的四个人对住宿条件很不满意，于是我花了一个小时四处打听谁家还有空余的床位。暂时运气不佳，不过明天我会再问问看。

有一位安娜请的“读者休憩处”客人问我这房子是不是闹鬼，说话间还瑟瑟发抖，可能是冻的而不是怕的吧。我向她保证没有这回事，说自己很肯定，鬼怪不过是那些希望它们存在的人臆想出来的。

2月1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弗洛在店里。她是在我隔壁开店的杰恩的女儿，这些年来断断续续（主要看她是否有空）为我工作。她是个学生，堪称刁蛮任性的化身。今天她说的第一句话——看到柜台上有一块脏抹布——是：“那是妮基的围巾吗？”她今天的任务是打包本月要寄出的“开卷随缘书”。我曾经干起这个活儿来充满热情，现在却觉得它是乏味的例行之事。

上午9点30分，我给书店楼上的大房间生了火，准备迎接“读者休憩处”的客人，然后跟安娜和艾米莉讨论了这周的计划。晚饭和一部分午饭归艾米莉做，剩下的由玛丽亚带来。玛丽亚是个澳大利亚女人，同她丈夫和孩子在此定居。她经营着一家承办酒席的小店。9点45分，她蹦跶了进来，一同出现的，还有食物、餐具和她从来没有低潮的好心情。

我解决了那四位闷闷不乐的“庄稼人”住客的住宿问题：其中两位我给他们在贝尔泰书店找到了住处，另外两位则睡我这儿。这么一来，安娜和艾米莉就得腾出她们的房间。艾米莉会睡在书店的床上。

跟“休憩处”的十二个人一起晚饭：素牧羊人派。上楼喝酒、聊天到很晚。凌晨1点上床的。

流水：378.47镑

顾客人数：17

2月1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弗洛今天在店里，我为她安排了给“开卷随缘俱乐部”的电子数据表设置邮件合并的任务。

我：弗洛，数据表弄完了吗？

弗洛：差不多做了一半吧。

我：行啊，那你差不多会拿到一半工钱。

弗洛：滚蛋，你应该付给我更多钱。

要体会手下员工对我的爱戴有加，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午饭后接到爱丁堡一个人打来的电话，说他父亲最近去世了，留下30,000册藏书，主要是经典作品。跟他约好周五去看。

下午2点离店（还是弗洛看店）去纽阿比^[22]附近的一座宅子里看一批书，当年我从约翰·卡特手里买下书店后，人生中第一次做书的买卖见的就是这家的主人。最初几次出去收书，为了确保我不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卡特很好心地全程陪同。当时这户人家不光要卖书，还要把他们家——拥有一个很棒的乡村别墅图书馆的科克康内尔宅第——卖掉。说来令人伤心，这次去，跟我们打过交道的那位老太太已经过世，她女儿正在处理他们卖掉城堡后她搬入的宅子里的东西。很不幸，这批书几乎都是垃圾：浓缩本《读者文摘》，成打关于插花的书，那类货色。去那儿的路上我从盖勒韦大旅馆的果酱工厂里拣了点箱子。他们不要的苹果箱用来装书很完美。“盖勒韦大旅馆果酱”的老板鲁阿里德是我儿时好友克里斯蒂安的弟弟，在我许多粗鲁的朋友里面，他算得上最不懂礼貌的人之一。

回家时还来得及同弗洛说再见，随后跟“读者休憩处”的客人吃饭。凌晨1点30分上床的。

流水：274镑

顾客人数：23

2月1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

顾客：你们有没有一本叫《跑车赛：1958到1959》的书？

我：可能没有，不过你可以去放交通类书籍的那块儿看看。

顾客：啊，不过我打赌你有一批类似于那本书的特别收藏，不肯摆出来而已。

竟然有那么多顾客明显认为我们有他们要找的书，却一一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打定主意不想卖给他们，这实在令人震惊。我记得刚买下书店不久，约翰·卡特告诉我，他有个相识的同行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坐拥价值100,000镑的书，却好像从来赚不到钱，他为此深感悲哀。约翰以他独有的务实智慧回答道：“因为你想要的不是价值100,000镑的书，你要的是100,000镑。”

下午3点，一个五口之家来到店里。那几个孩子当着父母的面在放古董书的区域里一边走路一边粗野地乱翻乱抓，这时当爸的才注意到要求顾客轻拿轻放书籍的告示，大声念了出来，然后终于制止了他们。不看到那张告示，他就想不到这一点，也是离奇。不知道他眼镜片的内侧有没有刻上“记得呼吸”。

艾米莉做了晚饭：蔬菜咖喱。我开始想吃肉了。

流水：273镑

顾客人数：6

2月1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上午收到一位爱尔兰客人写来的邮件，他对我们店里一本很老的1836年版爱尔兰铁路书有兴趣，问我的“最低价”是多少。书标价900镑。我说可以775镑卖给他。他说他考虑考虑。

去厨房泡茶的路上我倒了大霉。一个穿着灰色涤纶长裤的大胖子老头弯腰看低处书架上的一本书时，我正好从他身旁经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清晰可见的三角裤轮廓，衷心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

一个留胡子、扎马尾辫、撑着一副拐杖的大个子男人在店里横冲直撞转了一小时，不停把各种东西打翻，完了还看着我，说：“那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今天下午，写了《沉默之书》^[23]和其他多部佳作的莎拉·梅特兰来给读书会开讲座。跟她聊上后，我发现我姐姐曾经跟她外甥约会。出门抽烟时，她看到了柜台上那句爱因斯坦的名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前者我并不能肯定”），问我：“你确定这是他说说的？听上去不像是他会说的那种话。”

跟读书会一起吃了晚饭。凌晨1点30分上床的。

流水：184.99镑

顾客人数：20

2月2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上午，妮基在店里上班。10点，邮递员凯特送来了一个她的包裹。凯特有台条形码扫描器，专门用来扫每个挂号件。那东西带给了她无尽的烦恼：要么机器失灵了，要么扫错了件，要么出了别的问题。今天也不例外。妮基的包裹里装着十来个塑料玩偶，她说是她几杯啤酒下肚后从eBay上买的。据说这种叫“贝兹娃娃”^[24]，她看不惯它们过于性感的样子，打算给它们重新化妆，把它们变成“天然女孩”。

那个爱尔兰的铁路发烧友回信说如果是那个价格他对那本书就没兴趣了，因为“实在太贵”。

我把书店交给妮基打理，开车去爱丁堡市西的一座宅子看一批数量可观的收藏。书原本属于一位学者，继承遗产的是他的遗孀和儿子约翰，我到的时候他俩都在。几乎都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资料，非常难卖。据我估计，总数接近6,000册，而非约翰以为的30,000册。其中有些不错的古董书和铁路类资料。我选出了足够装满一货车的非古典类书籍，向他们报价600镑。那位遗孀说她想听听第二个人的意见再做决定，我只好空手而归了。开了七个小时车，一无所获。

幸好我回家时赶上了在贝尔泰书店和“读者休憩处”的成员们一起晚饭。又很晚才睡觉，这次是凌晨2点。

流水：147镑

顾客人数：14

2月2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有妮基来开店，所以我一整天都在修理东西（比如松掉的门把手），给踢脚线上漆。

我们在网上卖掉一本叫《我们的朋友贵宾犬》的书。我找到书没多久，一个客人带着一箱书来卖。主要是些平装本小说，但其中有本初版《三怪客泛舟记》^[25]。这不是稀罕书——品相不错的一本可以卖50镑上下——但它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书之一，于是我给了他30镑把书买了下来，纳入自己的收藏。吃过午饭，“读者休憩处”的成员们离开书店，踏上了去什罗普郡的归程。

《言论》^[26]（一份本地报纸）的记者戴维来就“书螺旋”和有人向规划部门提出针对它们的投诉采访我。我发言谨慎，力求既不把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描绘成反面形象，又不至于害了自己。

打烊后，我拆走了画廊（书店里最大的一间屋）里的书架，给圣诞节前卡勒姆做了隔热的墙面上涂料。当时我没空刷墙，石膏都还没干透就把书架放了回去。这回每个地方我都刷到了。明天我把书架装回原处。

流水：160镑

顾客人数：19

2月2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星期一早上只来了一个订单，很不正常，有六七个才符合通常的预期。

冬天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正在店里干活，听到门开了，以为有客人来，但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来的更可能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本地居民，此人看到船长——就是那只猫——坐在店门外盯着门把手，就把门打开一部分放他进来，随后又关上门。今天有三次。

与威格敦隔海湾相望的克里唐有位工程师叫彼得·豪伊，他带来了六箱他岳母的书。把书过了一遍。我感兴趣的书大概只能装两箱，所以我向他报了个价，60镑。比较有意思的书里有本维多利亚时代的石印印度图片集，但因为书是用古塔波胶装订的，书脊已经烂了，插图也散页、损坏了。大部分用古塔波胶装订的书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它的化学成分里肯定有某种物质让它无法长久保存。十九世纪后半叶，古塔波胶（古塔波树的树胶）被视作某种万能工业用品：从高尔夫球到补牙齿的填料再到电线的绝缘材料（第一条横穿大西洋的电报缆线外面包的就是古塔波胶），人们都用古塔波胶制作。在书籍生产中，它也曾被短暂使用。做书的传统办法是用细绳把一帖帖书页（印有16面内容的全开纸，经过折叠，变成8页八开纸^[27]）在书脊上穿订起来，但如果涂古塔波胶，这道工序会快（也便宜）得多。在硫化工艺^[28]诞生后，古塔波胶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但这一历史窗口期的书还是偶尔会出现，品相永远是一样糟糕。

我的手机充电器变得时好时坏。现在只有手机屏幕朝下时才能充电。

流水：77.48镑

顾客人数：8

2月2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11点，有个客人拿着一本标价1镑的书来到柜台前。他和他妻子随后花了四分钟翻遍口袋和钱包扒拉出零钱来凑到一起。他们还差20便士，问我差额能不能刷信用卡支付。

没过多久，有个客人打电话来说他看到我们有本书卖3镑，运费2.80镑（亚马逊标准价）：“运费真的要这么多吗？因为我不太想比实际费用多花钱。直接从你那儿买的话，运费能否便宜点？寄一本书花2.80镑有点贵了。”

现在哪怕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充电器也只是间歇性地工作。

流水：203.65镑

顾客人数：7

2月2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今天上午的七个订单里有六个来自Abe，这说明“季风”和Abe之间的通信出现了某种问题。我们的网络销售主要通过一家叫Abe（先进图书交易^[29]）的网站。网站是加拿大的一群书商建立的，可惜2008年让亚马逊买下来了。

我正吃着吐司，这时一个客人来到柜台前，说：“三样东西：法律，哲学，灵修。”我赞美了一番他数数的能力。他傲慢地看了我一眼，飘然离去。

一位顾客花250镑买了一套合订本《盖勒韦人》杂志。《盖勒韦人》是二十世纪初出版的一份插图季刊，蕴藏着各方各面的精彩资料，作者大都是家财丰厚的博雅绅士。收藏这份杂志的人比我刚买下书店时少了（也老了），但品相良好的《盖勒韦人》依然受到追捧。

妮基顺道过来告诉我她星期六可能会迟到。我们说定这一点后，紧接着对话就不出所料地向怪异的方向转去。

妮基：我有一对双胞胎朋友在给“贝兹娃娃”做新造型。

我：双胞胎？长一样吗？

妮基：有时候是的。

充电器完全不行了，手机又快没电了，我便给沃达丰公司打去电话，随后花了一小时把那个该死的东西关机，重启，改变设置，可毫无作用。他们明天会送一台新的来。

流水：293.99镑

顾客人数：6

2月2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阳光灿烂的一天。

上午9点30分，新手机来了。我免不了花了大半天把App什么的转移到上面去。

今天上午背痛得厉害，跑去药店买止疼片，结果受到制药从业者们近乎英雄般的欢迎。我一头雾水，直到店里的工作人员梅提到了在当地报纸《言论》上关于混凝土“书螺旋”的报道。之后一股人流拥入店里，向我表示同情与支持。大部分书商都会受背痛之苦：这工作需要经常把很沉的箱子搬离地面，难免会伤到背脊。

流水：83.39镑

顾客人数：7

2月2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早上8点30分下楼时发现楼梯过道上纷乱的羽毛和一只死麻雀。船长通常会吃掉他的猎物，但最近他都胖成了那个样子，我搞不懂他为啥还要去打猎。大约五年前，我朋友卡罗尔一安把他送给了我和安娜，安娜待他视如己出，宠溺起来简直有点吓人。

网上卖掉一套六卷本《大战中的加拿大》，红色摩洛哥皮精美装帧。卖了170镑。

午饭后我去文森特的加油站给车加了油。这些年来，跟不上时代的也就剩文森特了，他到现在还允许打欠条加油，某些人会趁机占他便宜。他为人善良得不可思议。最近他听人劝装了一台信用卡机，因为人们（主要是游客）常常在加完油后才知道他那儿不能刷卡，只好再开车去取现金来付油钱。他装了刷卡机后我第一次去加油，我按密码的时候文森特并不转头看别处，而是始终握着机器，还问我密码是什么，随后替我输了密码。后来他知道了，密码其实应该由持卡人来输，但顾客按密码时他依然会以热切的眼神盯着刷卡机。

流水：24镑

顾客人数：3

2月2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睡了个懒觉，因为有妮基开店。

下午2点，正和妮基聊着天，一个客人来到柜台前。

客人：这本书标价3.50镑。我想3镑买。

[我能看到妮基在咬牙切齿。]

妮基：不行，恐怕这个价我们没法卖。就是3.50镑了。

客人：呃，好吧，那样的话，我想我就全价买吧。有没有什么我能拿来装书的东西，购物袋之类？

妮基：嗯，袋子有，不过我们得收你5便士。

客人说算了，咕哝着说她遇上敲诈了，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塑料袋。

妮基拿出一个做完新造型的“贝兹娃娃”。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巴黎伦敦落难记》读毕。

流水：292.50镑

顾客人数：21

[1]原文为circulating library，在文中的意思应该是指旧时的付费租书图书馆。后文的“会员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y）也是一种付费图书馆。

[2]穆迪指Charles Edward Mudie（1818—1890），英格兰出版商，创立了“穆迪借阅图书馆”（Mudie's Lending Library）和“穆迪会员图书馆”（Mudie's Subscription Library），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很大。

[3]Crieff，苏格兰佩思—金罗斯（Perth and Kinross）的一个市镇。

[4]Chakra，瑜伽用语，指人体的能量中枢。

[5]Paisley，据说诞生于古巴比伦的一种纹样，兴盛于波斯与印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火腿纹”，形状类似腰果。佩斯利原是苏格兰西部的一座城市，十九世纪时，那里运用上述花纹制作的羊绒披肩很有名，“佩斯利花纹”因此得名。

[6] 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第一代德威弗尔的劳合—乔治伯爵，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年至1922年间出任英国首相，领导战时内阁，1926年至1931年间任自由党党魁。

[7] *Spitting Image*，BBC的一部讽刺喜剧，以造型夸张又神似的人偶出演各种公众人物，首播于1984年。

[8] “伟大的局外人”是Roy Hattersley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一书的副标题。

[9] *Song of the Hebrides*，Marjory Kennedy-Fraser和Kenneth Macleod汇编的苏格兰高地及凯尔特歌谣集。

[10] 原文为retrospective planning application，在建筑施工未经允许却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用以使既成事实合法化的申请。

[11] Western Isles，可以指赫布里底群岛，也可以指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

[12] David Livingston (1813—1873)，苏格兰传教士，在非洲传教和考察地理达三十年。

[13] 指“一战”中荷兰飞行员、飞机制造商Anthony Fokker (1890—1939)设计和研发的飞机。

[14] 法语：户外写生。

[15] St Kilda，苏格兰群岛名，包含赫布里底群岛最西的一些岛屿。

[16] Harry Thompson (1960—2005)，英国作家、电视制作人。*This Thing of Darkness*出版于2005年，是讲述达尔文的“小猎犬”号之旅的历史小说。

[17] Robert Fitzroy (1805—1865)，英国海军中将、水文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担任“小猎犬”号的舰长。

[18] *The New Confessions*，William Boyd出版于1988年的作品。

[19] Arthur Rackham (1867—1939) , 英国插画家、水彩画家, 为大量文学经典, 尤其是童话、神话故事创作过插图。

[20] 这几位名家分别是: Edmund Dulac (1882—1953) , 法国插画家; Kay Nielsen (1886—1957) , 丹麦插画家; Jessie M. King (1875—1949) , 英国插画家; Kate Greenaway (1846—1901) , 英国插画家。

[21] Danielle Steel (生于1947年) 和 Catherine Cookson (1906—1998) 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作家, 都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

[22] New Abbey, 位于苏格兰邓弗里斯和盖勒韦的一个村庄。

[23] *A Book of Silence*, Sara Maitland 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

[24] Bratz, 又称“反芭比”, 美国MGA公司开发的流行时装娃娃, 一改“芭比娃娃”端庄高贵的风格, 着装前卫, 热辣时髦。

[25] *Three Men in a Boat*, 英国幽默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Jerome K. Jerome 出版于1889年的作品。

[26] 原文为 *The Free Press*, 指的应该是苏格兰的 *The Press and Journal* (1922年, 由 *Free Press* 和 *Aberdeen's Journal* 两份报纸联合而成)。

[27] 此处的“页”(leaf) 为印刷术语, 正反两“面”(page) 为一页。

[28] 橡胶经过硫化后具有不变黏、不易折断等特质, 橡胶制品大都用这种橡胶制成。

[29] 即 Advanced Book Exchange。

三月

我必须申明，所有书商都是诚实的。我不是在标新立异；决不是。但有些书商比其他人更警醒。有很多次，帕姆弗斯顿先生会让某位顾客捡便宜，但他太聪明了，不会直接告诉他；他总是让顾客自己发现，他知道，有心人总会发现的。这样就会收获好结果。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奥古斯塔斯·缪尔用“诚实”来形容所有书商，只怕是宽容过头了。像所有行业一样，这一行里也有坏蛋，只不过没什么人会抱着很快就能赚大钱的希望入行卖书。也许他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大部分从业者会期望获得巨大经济回报的行当。收益是以其他形式回馈给你的。在他出版于1904年的《旧书店琐忆》一书中，R. M. 威廉森说道：“少数靠卖书发财的人并不能同那许许多多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相提并论。这一行里最快乐的人并非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懂得知足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把买书卖书看成莫大的荣幸。”

不过，说来奇怪，那些最贪婪的人却是我在买进书的过程中遇到的：在卖掉藏书时每次都拼命想从下家书商手里榨取书的最后一点价值的，和买书时要把价格压到书商利润空间极限的，永远是同一号人。虽然这可能是良好的商业智慧，但着实透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味道。完全不讲公道。与之相反，带书来卖、你给多少钱都欣然接受的

顾客和从你店里买书时不怎么讲价的，也是同样的人。跟帕姆弗斯顿先生一样，这些顾客哪怕不开口，我也乐意把22镑的书优惠到20镑卖给他们。对那种指出比如书衣上的一个小撕口、借此讨价还价的客人，我就不一样了。遇上这类可怜的讨厌鬼，我的回答不外乎：“没错，书衣上是有个撕口——我定价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我为什么要为同一个撕口打两次折？”这通常会让他们哑口无言，但这类人吧，除非觉得自己多少拿到了优惠价，不然什么都不会买。打交道碰上这类人是最糟糕的，我总觉得，说到底这无关他们省下的那微不足道的1镑钱，要紧的是权力。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不管你是古董书商、农产品供应商还是卖车的店家，顾客要的是在交易的动态里感觉自己占据主导。就是这类人，他们买了两本书就要求“批量折扣”，他们下馆子从来不给小费，他们会以去刚遭受恐怖袭击的地方度假为荣，“因为更便宜”。

就我的认识而言，如果你是一个书商，买书的诀窍在于保持公平和一致。你若是在业内落得一个经常欺诈别人的恶名，消息很快会口耳相传，你的货源就会枯竭。我放弃过好几次交易，因为卖家的要价超过了准备支付的价码，而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在其他书商那儿失望地碰了壁之后会回来找我。在买书这件事上，大多数书商都是一样的。我可以坦率地说，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同行会试图只花几镑来讹走一本稀罕的珍本。

3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七个订单，都来自亚马逊。

上午10点，杰夫来访。杰夫是个野蛮人，住在五月杜恩——几年前他在一片森林里建立起来的村落。他是个十足正派的人，同时在政治上反对现有体制。他看起来颇为烦恼，踱着步子到处走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给村里人买木材，拿到了一笔钱，他现在得面对身为资本家的难题。

杰夫走后，下了半小时暴风雪。船长显然没料到自己会困在狂风暴雪里。风雪过去没多久，他回到店里，浑身上下尽是白雪。

午饭后，一个客人挥舞着一本关于刺绣的书来到柜台前，说：“我并不想买这本书，但我看到它出现在集邮类书的区域，觉得完全放错了地方。”

流水：68.99镑

顾客人数：8

3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只来了一个亚马逊订单，且没有Abe的订单，肯定是“季风”再次出了技术故障。几年前，我们开始网上售书，最初充满热情（很快衰退成冷漠，现在已变为极度的不情愿）。我们通过一个叫“季风”的数据库来管理库存、把货品上传到网站和接收订单。

一个老妇问我：“能不能把架子上那本比顿夫人^[1]的书拿下来，告诉我价格和出版年份？”我按要求做了，结果她回复道：“我家里

那本是同一个版本。现在我知道书值多少钱了。”我要开始征收“浪费时间税”了。

流水：39.49镑

顾客人数：5

3月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上班，所以我开车把不要的书运去格拉斯哥的废纸回收厂处理掉。走之前，我关照她我不在的时候清理一下桌子，再重新布置一下橱窗。

下午2点30分，我来到了斯莫菲特·卡帕回收厂，把一箱箱书从车上卸下来，扔进四个巨大的方形塑料垃圾桶（每个桶能装下大约二十箱）。然后他们会把桶里的东西放上传输带，再包装、捆扎好，视国际纸价高低，送去中国或者伯明翰循环利用。

因为我去格拉斯哥，妮基便叫我去一家二手建材市场帮她找百叶窗遮板，所以我处理完送回收的书后，直接去了那儿。我开车兜兜转转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其间不小心闯了次红灯。那个建材市场里有很多百叶窗遮板，我问怎么卖，他们说75镑一对。我打电话给妮基问她价格是否满意，结果她回答：“啊？什么？他们标错了小数点吗？”我只好空着手走了。

6点回到店里，发现妮基老毛病犯了，又把店里搞得一团糟，地上、桌上，乃至桌子底下都是一堆堆书。彻底背离她正常行径的是，

她竟然遵照嘱托重新布置了橱窗，放了一组关于高尔夫、电影和政治的书，看得人云里雾里。

开了五小时车，加之从货车上搬下来那么多箱子，对我的背痛没什么好处。

今年冬天，店里似乎比往常忙碌，也许是天气暖和的缘故。我们的顾客大部分是退休人士，不喜欢在冰天雪地里开车，不过雨天好像不影响他们出门。

流水：61镑

顾客人数：7

3月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早收到的邮件：

嘿，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保罗·巴顿的书？我用Cube Cart^[2]看到网上有卖。我没有信用卡，所以去年我写信给这个家伙说我没有信用卡，问他怎样才能买到这些书。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读都没读就把我的信退回来了，还在信封上写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连解释也不解释，没有道歉，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很粗鲁！听起来他像是无法联系到似的。他准是在监狱或者某种机构里。你认识他吗？我给他发了好几封邮件，他都没回。也许他会给你回信。很奇怪！谢谢。

我实在不确定有多少人会在收到一封没有打开的退信时得出原本的收信人进了监狱这样的结论。我脑袋里蹦出好几个可能的解释，要简单得多，其中不算最离谱的一个是：写信给我的人或许才应该被送进“某种机构”。

去院子里采了一些绿植给橱窗布置园艺主题展示，发现菊花开了。花朵的绚丽外观维持了大约一天，接着逐渐变成棕色。院子里的泥土对那株菊花来说碱性太高，但它还是克服困难，每年都开花。

店里的电脑夜里重启了，杀毒软件清除了“季风”里的某个东西，这下“季风”打不开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来订单。给“季风”总部发了邮件，但人家在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比我们慢七个小时。

流水：60.49镑

顾客人数：8

3月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在店里。她再次劫持了书店的“脸书”主页，留下这一段只有她才写得出来的怪话：

早上好啊各位！

心里唱着歌，我蹦蹦跳跳来上班，结果被大骂一顿。因为我花45镑从一位客人手里买进一些书，而BGC来买的话，肯定得花

175镑。客人开心，我开心，管子不开心，不好意思，我是想说“老板”的。

BGC是妮基最近给我起的外号，代表“巨大的姜黄色难题”^[3]。至于“管子”，有必要向不懂苏格兰英语的人解释一下——那是苏格兰粗话，“白痴”的最委婉说法。

今天上午有个订单是一本叫《莫斯科有个计划》的书，封面设计超赞，相信普京先生对这个书名会很满意。

“季风”在给我的邮件里附了一个登录密码，这样他们就能远程控制我的电脑，解决问题。还是时差的关系，这么一来，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数据库不能用，所以妮基没法上网刊登新书。

流水：64.34镑

顾客人数：7

3月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早上我开车去梅博尔^[4]（大概一小时路程）的一座宅子看一个私人图书馆。书所在的人家我以前去过，主人是一位寡妇。上一次，那里有一些极好的古董货。今天却没什么有大价值的东西，除了一本1753年的《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审判》——苏格兰人称之为“亚宾凶案”^[5]，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根据这一案件创作了《绑架》。斯蒂文森的父亲在因弗内斯^[6]的一家书店里买的是同一版本的

《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审判》——没准就是同一本呢。他把书给了斯蒂文森，就此播下《绑架》的种子。斯蒂文森甚至委婉提到了这个版本，他给主人公起名叫戴维·巴尔弗（唯一没有真实原型的人物）：

《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审判》正是由“汉密尔顿和巴尔弗”出版。

下午两三点，有个叫亚当·肖特的退伍军人来到店里。他正逆时针绕英国海岸徒步行走，而且已经走了366天。他需要一张床过夜，我们就把他安顿在了仓库里，虽然条件相当简陋，他却好像挺高兴。我忍不住想，他刚好在白昼最短、天气最糟的时候来到英国北部，这种行程安排好像不是最合理的。

流水：215.97镑

顾客人数：17

3月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一觉醒来，我听到狂风呼啸，大雨猛烈拍打着卧室窗户。开店营业后，我发现雨水渗进了橱窗，滴落在展示的书上，赶紧从厨房里抓起几个锅子接水。我随后生了火，站在一旁蜷紧身子烤了十分钟，却并没有暖和起来。

开店没多久，大概八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成群结队走进店里，四处转了一小时左右。一个人都没有买书。

上午10点，屈赛（RSPB^[7]会员）过来用无线网。她在炉火旁坐了一上午，找工作。

流水：55镑

顾客人数：7

3月1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30分，一个穿着灯芯绒裤的大块头男人健步走进店里，问道：“告诉我，今天惠特霍恩开不开？”惠特霍恩是个市镇，大小和风貌都和威格敦相近。沿半岛的海岸线再往南约12英里就到了。至于在非隔离的情况下，一个镇子有没有开或关一说，我还是有点困惑。

午饭后，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小孩进来了。俩孩子径直走向一本去年到店但最近才摆上桌子展架的书。书名叫《浮士德：高乔人“小鸡”阿纳斯塔西奥观剧有感》[\[8\]](#)，1951年出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此书吸引孩子的地方在于它触感不一般。装订材料是经过加工的皮革，但保留了牛皮上的毛，所以外观看起来像一块兽皮，当然它本来就是。这种技术制造的效果在业内被俗称为“毛面装帧”。

今天温暖，阳光明媚，快到饭点的时候，一只蝴蝶开始在店里飞来飞去。

流水：163.50镑

顾客人数：8

3月1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开店时又听到雨水滴进橱窗的声音了。水桶等就位。邮递员凯特送来邮件，其中包括一份思克莱德警方开出的罚款与扣分通知，因为我上星期在格拉斯哥为了帮妮基找百叶窗遮板闯了红灯。

这下我总共被扣十分了。去年刚买新货车的时候，那台可以显示行程预计耗时的内置卫星导航一度让我得意忘形，以至于我在去遥远人家采购书的路上，为了排解无聊，常常会玩“赛过导航”的游戏，看看自己能从ETA^[9]上减掉多少分钟。此举造成了不幸——但完全是预料之中——的后果：我被抓了三次超速。我得罢手了。

流水：134.49镑

顾客人数：12

3月1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暴雨不停。橱窗里的水桶渐渐满了。

我打扫历史书区域的时候，有个客人跟我搭话，说：“两年前我来过这里，你有本罗杰·彭罗斯^[10]的书。你知道那本书去哪儿了吗？”店里有100,000册书，我们每年可能要卖出20,000册书。加上送去循环利用的库存、顾客成批处理给我们的书和我们在过去十五年里

卖掉的书，我估计我经手过近1,000,000册书。我不记得罗杰·彭罗斯的那本书。

晚上安娜打来电话。她显然很思念威格敦。我们追忆往事，说起有次一起去巴尔的摩的养老院看她外婆，她非要带我们出去吃饭。那里的许多住客还在开车，但他们的记性和视力都越来越差，经常难以找到养老院停车场里的车，所以当有一个人灵机一动，在车顶天线上绑了一只塑料玩具时，所有人都做了同样的事。那至今是我见过的一大奇观：一个停车场里的每辆车，天线上都装饰着某种款式的儿童玩具。

即便在美国待了六十年，安娜的外婆弗里达（布贝）也没有丢掉她的波兰口音，她说起话来，就像刚和她丈夫麦克斯从逃难的轮船上走下来一样。他俩都是犹太人，经历重重磨难，在战争和纳粹的迫害中活了下来。布贝十三岁时，纳粹入侵了她生活的波兰乡野小镇，围捕犹太人。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她和她的姐妹四处逃亡，仰仗过禀性高尚之人的善意，也见识过丧尽天良之人的凶残和恶毒。战争结束时，她在劳役营里迎了解放。

安娜的外公麦克斯跟他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一道被送去了奥斯维辛。一到那儿，他就同他们分开了。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安娜遗传了——尽管她肯定完全没意识到——这段经历的影响：悲伤的尖利碎片不时会将她原本永远乐天的性格扎出洞眼。每当我看着她，我就能看到这抹悲伤，但或许我眼前显现的只是我为她家庭的过往感到的悲伤。普里莫·莱维^[11]和安娜外公，还有一些别的幸运儿从集中营里活了下来，目睹了1945年1月27日来营救的苏联红军砍断营外的铁丝网时投来的难以置信的注视。他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写道：“1944年之前，奥斯维辛没有儿童；他们一来就死在毒气之下。这一年起才开始有完整的波兰人家庭到来，他们是在华沙起义中被随意逮

捕的：所有人都要接受文身，包括新生的婴孩。”奥斯维辛遇害者据估计有百万之众，麦克斯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只是其中两条生命。

反观我的外公外婆，他俩是在爱尔兰乡村度过的战争岁月。当时爱尔兰刚从英国统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甚至无法说服自己欧洲上演的冲突是场战争，更愿意用“突发事件”来指称它。虽说生活朴素清苦，他们至少没有因自己的身份而有受迫害之虞。

流水：155镑

顾客人数：10

3月1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妮基准时到店，把我吓一跳。我不禁看了三次表，确认表没停。片刻之后，牧师杰夫来到店里，在神学书区域搜猎了一圈。他经常这样，每次准要贬损几句我的存货。他一进店门妮基就火气直冒，谢天谢地杰夫并不知道她特别的宗教倾向。

今天做成一单漂亮生意：以220镑卖出去一套精美的皮装早期版本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和《爱丽丝漫游仙境》。它们并非更加值钱的初版，但肯定也是不赖的版本。

翻检新到的几箱书时，我找到另一本“二战”时RAF空勤人员的飞行日志。我准备把它挂上eBay。店里是卖不掉的。放在店里，这些相

对不寻常的物件容易泯然于书架，但挂到网上，它们好像就能变得醒目，卖出不错的价格。

我最近收到一本《小灰人》，BB^[12]的作品，出版于1942年。副书名页的背面（你打开一本书时左手边那一页）有一方带装饰的标志，写着“图书生产战时经济标准”^[13]。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字样应该是在一本1915年初版《三十九级台阶》^[14]上，不过我也有可能记错。这版《三十九级台阶》的印制水平当然不太高。“战时经济标准”开始实施，是因为资源需要优先用于战争努力，故而出版商不得不将纸张消耗削减六成，开本大小、空白页数量、每页字数等皆受供应部控制。大部分出版于1942年至1949年间的书，开头总有一页上印了这一表示遵令的标识。

“战时经济标准”还成就了世界出版史上的一则传奇。“潘神图书”的出现即部分源于这一系列规定：平装本比笨重的精装本更顺应战时的艰苦条件和特定需求。“潘神”委托马文·皮克^[15]为他们设计一款商标，他如约完成了一—潘神吹笛的经典形象侧影。他们给他两个选择：一次性收取10镑酬劳，或“潘神”每卖出一本书按百分比提成。格雷厄姆·格林建议他直接拿10镑，因为他相信“平装本只是应付纸张短缺的一时之策”。他听取了格林的建议，结果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丹尼斯·沃特金斯——皮奇福德用笔名BB（用来打鹅的猎枪子弹尺寸）写、画了许多自然历史作品。他的书——或者说，其中某几种——为收藏者热烈追捧，而即便对他的题材兴趣不大的人，也会觉得他的文笔很动人，有时近乎完美。我最早的阅读记忆里就有一部他的作品：他写给孩子的《黑女巫水塘》。此书令我入迷，不忍释卷，二十五年过去，他用文字描绘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那幅景象，那股紧

张与兴奋，那么浓烈，那么真实，也许就阅读带来的快乐而言，那本书教会我的东西比什么都多。

妮基留宿了一晚。

流水：366.50镑

顾客人数：9

3月1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和我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她开店，我便回床上又睡了一小时。

午饭后玛丽亚（图书节期间负责“作家休憩处”的饮膳）打来电话，带着她一贯的惊惶（微微的紧张）问我，她能否把她的“快闪”餐厅“盖勒韦晚餐俱乐部”办在书店里。她说原定的地方接受了两家的预订，所以去不成了。我愉快地同意了让她用书店。下星期五办活动。

下午有个客人——一个老太太——在书店放企鹅版图书的区域里大声咂嘴，不停埋怨，我就问她是不是有哪儿不对。她开始一通牢骚，说书脊上有些书名是从下往上念的，有些则是从上往下，所以她只好歪着头不断换方向。她叫我全部整理一遍，好让书名都能从上往下念。这意味着得把其中一些书颠倒放，而且目前她是唯一一个对此表示不满的人，我对她说我不准备迁就她的需求。

就我所知，出版界并没有惯例说书脊上的书名是否要按特定方向排。总体而言，书名是从上往下居多，书脊底部是出版社名称或者标志，不过也有很多书名是从下往上写的。唯一的惯例好像是出版社的标志都出现在书脊底部。

她走之前，妮基给了我一本名叫《〈圣经〉到底讲什么？》的书。看来是他们上门发放给“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的标准资料。走的时候她说：“好了。我希望你每星期读两段。下次见面我要考你的。”

她离开后，我趁着白昼越来越长，沿废弃的铁路线散了个步。即便是从书店走到山脚，一路上也很美：先是倾斜的银行街上那排乔治王朝时代旧宅，再是破旧的诺曼式教堂，它俯临着南面时常河水泛滥的农田；沿铁路线继续走，左侧的盐沼里，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成千上万只野鹅麋集于此，等待它们格陵兰岛和冰岛的繁殖地冰雪消融，再次向北迁徙。

流水：165.50镑

顾客人数：12

3月15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想找妮基家附近一处鲜为人知的遗迹，打电话向她询问。在怀特菲尔德湖碰头后，我俩在山间东攀西爬，寻找着一片废墟——那曾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苏格兰角塔式城堡。城堡早已尽毁，只剩下一堵墙。

随后她带我去了附近一处漂亮的手工艺作坊，有人显然正在予以修复。我问她是怎么知道这地方的，她回答：“作为‘见证人’的一项特权。”

之后我们开车去了半岛的最高点诺克山，找一座妮基确信保存完好的小教堂。我很肯定地告诉她，那地方最多是一堆乱石。结果我竟然把车开得半路卡死，只好跑去附近的农场求助。等我乘坐农场主太太的四驱车回来时，妮基正将一块刚找到的羊头骨自豪地摆在汽车保险杠上展出。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把车弄出来开回家了。

3月1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只找到一个订单里的书。没找到的书包括一册1970年代的高地区冬季公交车时刻表。

这星期最先上门的顾客是一对德国夫妇，他们买了价值37镑的烹饪书，主要是些杰米·奥利弗^[16]的作品。

下午4点，一个美国客人来到柜台前，问：“有老地图卖吗？”

我：有啊，要多老的？

客人：相当老的。你店里最老的书是哪本？

我：眼下是这本。1582年出版的。

客人：哇哦。那差不多有三百年了。

他也就少算了133年而已。

又到了流经纽顿·斯图尔特附近的克里河经历一年一度幼鲑鱼洄游的时节。一年就一次，这种小鱼会借助潮水到上游来（它们的游泳水平之烂是出名的——堪称鱼类中的懒汉）待几个小时，产卵。克里河是苏格兰西海岸唯一一条依然能迎来幼鲑鱼的河流，它们的出现是一大积极信号，预示我们正缓缓走出漫长的冬季。

流水：179.05镑

顾客人数：14

3月1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平静的早晨。11点钟，一个身穿粗呢外套的中年女人反复朝她丈夫大喊，打破了这份安宁：

女人：巴里！……巴里！……巴里！……

巴里：怎么了，亲爱的？

女人：巴里，我读过《一九八四》吗？

果不其然，巴里无法确定她是否读过，所以她决定不把钱浪费在一本全新的企鹅版《一九八四》上了，万一读过呢。

我把那本RAF空勤人员的航空日志放上了eBay，同时发现威尔士的科尔温湾书店整批出售库存的第二次尝试显然又失败了，现在他们把

书拆成了数量较少的两批。一次性卖掉店里库存越来越难了，因为其他书商个个都会认为最好的书已经被挑走了。

流水：94.20镑

顾客人数：9

3月1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截至下午12点30分，唯一的来客是凯特（邮递员）。她带来了今天的邮件，其中有一个给安娜的包裹，于是她又不可避免地同条形码科技大战了一番，直到终于扫描成功。

大半天都在打包“随缘书”，这次主要从几星期前自纽阿比购入的书中挑选，其中有一箱企鹅橙色系列。有一本安德鲁·辛克莱^[17]的作品，书名绝佳，《邦博的降级》。

下午2点左右，我需要开支票买一位客人带来的几本书。发现我把支票簿落在车上了。本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可当我打开车门的那一刻，一股恶臭向我袭来，源头是妮基星期天和我探险时留在车里的那块羊头骨。

流水：44.50镑

顾客人数：3

3月1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一上午给“开卷随缘俱乐部”的每本书贴邮票、上标签、打包。现在有176位会员。

明天妮基不来，这周末她要去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集会，所以我约了弗洛顶班。明天我要去看两批私人藏书——一批在邓弗里斯，一批在索恩希尔。

晚上我整理好了大房间，准备迎接明天夜里玛丽亚的“盖勒韦晚餐俱乐部”。预计要来二十三个人，但目前我只腾出了可容纳二十人的空间。明早我再换一下家具的位置。

流水：131.95镑

顾客人数：8

3月2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9点就到了，准时得一点不像她。妮基去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集会了。

我开了一天车，去不同的地方看藏书。第一批书在邓弗里斯附近（距我50英里）：一个女人有大概100本书。我要了40本，给了她50

镑，随后驱车驶往索恩希尔（40英里路程），来到一座漂亮的老宅。开上车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老者手推一辆独轮车，好像穿的是紧身皮裤。他和他太太正在精简物品，他俩十分讨人喜欢，每隔一会儿就要给我添茶送饼干。他俩的藏书里有一些不错的园艺类书籍，其中包括两本十八世纪的植物志，但也有一堆卖不出去的书，许多品相很差。我买走了200本。他希望我全部清走，但我箱子不够了，就跟他说等我下次路过，我再来运走剩下的书（粗略看有500本）。皮裤穿在他身上还是感觉很不搭。

5点30分到家，发现前员工、现格拉斯哥大学医科学生凯蒂在店里等我。我忘记她说过4点30分左右会过来喝茶了。弗洛把她反锁在店里。

凯蒂离开没多久，玛丽亚和她的帮手来准备“盖勒韦晚餐俱乐部”的活动。在7点30分客人到来前，我生了火，用小型工业取暖器给大房间送风。这一晚过得非常畅怀，玛丽亚做的食物一如既往精美。打扫完毕立马爬上床，已是大约凌晨1点了。

流水：115.49镑

顾客人数：8

3月2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在店里，加之天气很好，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干活。书店的后花园是一条窄长窄长的曲径，草地、花圃和树木错落其

间。自2001年买下书店以来，我重新栽种了花园里的大部分植物，也重新设计了里面的基本格局。虽然这里的冬天漫长而阴沉，在一年的这个时候，看到万物苏醒，春色满园，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傍晚我看了一眼邮件，发现有一封是妮基写来的：

18年后重返宜家是多么令人失望啊！尽是尖叫、哭闹的小屁孩，而我那么心水的东西又全部卖完……不过，在隔壁柜台结账的那个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登山家杰米。他被困艾格山（或是某座别的山）好几天，失去了登山搭档和他的手脚。他在买一株植物。

下班后凯蒂又来串门。一起看了六国橄榄球锦标赛的决赛。她离开后我正好看到我那本《新忏悔录》，之前才读十五页我就把它放在一堆书后面了。我读了一个小时，发现——正如在《凡人之心》中一样——博伊德对寄宿学校压抑人性的本质理解之透彻，在我读过的作家中无人能及。他这样描写故事叙述者从学校逃走的情景——“那是一个清冷凉爽的傍晚，风刮得猛烈。空气里有无花果树果蜜的香甜气味，一只云雀在我们头顶上空轻轻啼啭。一切都覆上了一层暗沉的蓝光”——一下子把我拉回十岁那年，让我忆起了那个夏夜的气味与声音，那天夜半，我和一个朋友短暂逃离了寄宿学校。跟博伊德笔下的主人公托德不同的是，我们当然被人抓到了，只好回到牢笼里。

流水：106.30镑

顾客人数：15

3月2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有个订单里是一本叫《节省你的种子》的书。

上午9点30分，接到电话：

早上好，先生。我这里有些书，我有意卖掉。下面我把书名读给你听，你可以报上你的出价。《哈姆斯沃斯环球百科全书》卷一、《哈姆斯沃斯环球百科全书》卷二、《哈姆斯沃斯环球百科全书》卷三、《哈姆斯沃斯环球百科全书》卷四……

每次我试图打断他，告诉他这些书统统不值钱，他只会加大嗓门，继续一本接一本列出毫无价值的书。

上午11点，两个上了年纪的客人来到店里，只待五分钟就走了，却说：“哟呵，你简直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对吧？”好吧，显然不能。

下午用数据库上架进网店销售的书。

4点，一个客人拿着两本书出现在柜台前。一本标价20镑，另一本8.50镑，他问：“两本20能卖吗？”

流水：189镑

顾客人数：13

3月2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有个订单里是一本我昨天刚上架的书。这种情况频频发生，着实令人意外。

流水：153.39镑

顾客人数：16

3月2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早上，一个客人发现了一本很少见的书，名叫《从开罗到波斯再归来》，出版于1933年，带有漂亮插图。我们的标价是30镑。他把书拿来柜台，啪的一声重重放下，说：“如果你诚心卖，这本书我10块钱要了，你们的标价高得离谱。”

我实在诚心不起来。

他前脚刚走，后脚来了个穿莱卡骑行裤、羽绒服，戴宽边皮帽的老头。一进店里，他径直走向放古董书的区域，大半天都在那儿把书从架子上取下来，打开，啧啧感叹，再把书放回去。

截至吃午饭，营业额为2.50镑。

一个女的打来电话，询问一本叫《人生朝露》^[18]的书。她看到我们网店里有两本在售，问能否帮她预留一下。星期六她会过来“瞧一眼书”。买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过，原来非常美貌，是布面精装的私印本诗集，制版皆在本地完成，木刻画也精良，且全书以手工纸印刷。我们这两本标价都是100镑。

快打烊时，我看了一眼eBay上那本RAF空勤人员的日志——有4个出价，218次浏览，30人关注，现在的最高出价为26镑。还剩一天。

往小货车上装了四十箱滞销 / 待循环的库存，明天要去霍伊克谈一笔书的买卖，顺路把它们捎去格拉斯哥的回收厂。

流水：40.50镑

顾客人数：5

3月2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一反常态地准时到店，一见我就说我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我伸手去拉店里帘子的时候，T恤下面准是露出了一点肉。她对我说，她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恶心的玩意儿”。

下午，我出发去霍伊克。今晚得在那儿过夜，明天上午有两批私人图书馆的书要看。

在酒店里看了一眼“脸书”，发现妮基再次劫持了书店的账号，发了如下一段：

亲爱的朋友们，两个星期没来了。今天我高高兴兴同BGC瞎聊，他呢不理我，自顾自弄平门帘；我乐坏了！花了一分钟才解开谜团：原来那块淡灰色 / 斯提尔顿奶酪^[19]状 / 泛黄环衬一样的东西是他的上腹部——装在一件露脐装里！这得多恶心啊？

在霍伊克吃晚饭，我一边费劲地吃着一大盆贻贝，一边试图读《破产书商再发声》。说“试图读”是因为我得抵挡背景音的干扰——一个嗓门很大的加拿大女人正向一群人高谈阔论，席间每一段谈话她都是主角，听众既愣神又厌倦，还有点惧怕，说不清哪种情绪占据上风。

流水：199.40镑

顾客人数：19

3月2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上午9点30分，我离开酒店，赶往第一家人家——一栋漂亮的乡间大宅，主人名叫克里斯托弗·沃德，谈吐文雅，是位退休记者，一度担任《每日快报》的编辑。好几年前他还在职时，曾作为作者来威格敦参加图书节。他为他祖父写了一部传记。“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他是船上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本书名叫《乐队继续演奏》。他家有好多书，大部分是现代作品，品相不错。我建议他把想留的书先理出来，过几个月再打我电话，到时我来看剩下的书。我们边喝茶边（终究还是）谈起出版业的现状和作家面临的难题——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11,000镑，低于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20]发布的“最低生活标准”。图书节期间，我一再从作家口中听到这些话，其中有几位——在他们开启写作生涯二十年后——赚得跟当年相差无几，而且指的还不是按购买力估算的“真实收入”，而是实际的数字。

下午12点30分，我离开克里斯托弗家，1点钟，（提前一小时）来到了计划行程中的第二处宅第。房子的主人是一个朋友的姑妈，去年她成了寡妇。又是一座华美的宅子——这一次是一栋古老的牧师住宅——带有美丽的庭院。我要了几箱书，支付了300镑。有套很棒的十九世纪早期《绅士杂志》[\[21\]](#)。

下午2点30分离开霍伊克，5点30分回到书店，发现妮基还在闲晃。等她（终于）开门让我进去，我才明白她把店里弄得乱翻了天——哪怕是以她的骇人标准来看——正忙着趁我回来前拼命收拾。书放得到处都是，笔东一支西一支，抹布扔在地上（“我用它们来擦干净脏书”），而箱子分布的各个位置更是经过战略部署，为的是尽可能引起我的痛苦。

妮基收拾停当，我立马打开邮箱，发现有位顾客问起一本叫《闹鬼的传统：现代神秘主义故事》的书，我们在Abe上的标价75镑：“你好，这本书45镑包邮考虑卖吗？请告诉我你对此的想法。提前谢过。”我回信跟他说不卖，这价格我不予考虑。打折百分之四十，我们就亏了。

妮基回家后，我和卡勒姆去酒吧喝了一杯，聊起我俩划小艇在布拉德诺赫河里顺流而下的旧事。布拉德诺赫河流经威格敦坐落的山脚，将那片土地一分为二。河景绝美，两边布满阔叶树木，上游间或有几股急流，溅落到宽阔平坦的盐沼中。这些冒险总是卡勒姆起的头，他还设法从一个朋友那儿为我借到了划艇。一个温暖的夏日，我俩御舟而行，一路顺利，直到划艇驶入水流格外湍急的区域，我竟把我的划艇搞出一个窟窿来。或者，准确点说，是卡勒姆朋友的划艇。从那时起，问题就变成了我能在沉船前划到多远的地方，因为我得把船翻过来清空。幸好酿酒厂和酒吧就在1英里以内，最后一段航程不至于太痛苦。

流水：127.78镑

顾客人数：18

3月2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果不其然，接到的两个订单中我找不到的那一个更贵，是一本50镑的关于穆罕默德的书。

书店一角我们摆了几个架子，用来放小古玩：珠宝首饰、醒酒器、装饰品，诸如此类。上方有块小标牌，写着“古玩”。一个男的拿着两把没有标价的袖珍折刀来到柜台，问：“这两样多少钱？我是从那边放废旧品的架子上拿的。”噢，打客棒，你在何方^[22]？

看了一眼eBay上那本RAF飞行日志目前的价格。到156.09镑了，令我挺吃惊。

那个让我预留两本《人生朝露》的客人在她丈夫陪同下来了。两本书我都给她看了。他俩花了一个小时细细翻看，走的时候说：“我们得考虑考虑。”这句话每个书商都懂，意思是“太贵了”。

今天下午我发现妮基的“大后方”专架已卷土重来，尽管我明令禁止她这么做。一年前，她发现了一箱背景设定在“一战”的传奇小说，决定自创一个作品类别——“大后方小说”——一本都没卖出去，于是我告诉她别让我再看到这些书。一年来，它们一次又一次重新出现，我则一次又一次将其解散。我原已用一架子企鹅绿皮系列取而代之。企鹅向来是家善于创新的出版社，那一张张简洁、典雅的封面——纯色中间贯穿一长条白色——还有他们出版好书的声誉，让企

鹅版的书至今受买家青睐。那特别的封面上的每一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题材：橙色（通常）是小说，绿色是犯罪作品（我店里最好卖的企鹅版），紫色是传记，黑色是经典，粉色是游记，等等。

吃过午饭，我收到一个意大利女人写来的邮件^[23]：

亲爱的先生们：

希望这封信没有打扰各位。我叫伊曼纽埃拉·马兰奇，是都灵大学一个意大利学生。我学电影，正找工作（目前，临时工作也行）。在这些年的学习与献身中，我享受了近距离观察书世界的特权，收获了让我理解书上每一页内容和每一个词的真正价值的阅历。尤其是电影与抵抗运动国家档案馆的工作要求更多技能：我得为1964年的意大利电影制作目录，其间参与研究、选录文章（包括电子版），研究杂志上的材料，用Photoshop（也可以用来提高因年代久远受损的文章的品质）整理版面。我二十五岁了，我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做点什么，因为，很不幸，光念书是不够的。去英国这样的国家，增长知识，找一份同书打交道的工作，将是美梦成真。你需要帮手吗？

感谢你付出时间，望考虑。简历附上。

伊曼纽埃拉·马兰奇
敬上

我明天回信，看她是否准备好接受以食宿代替她在店里工作的报酬。

一个大块头男子带着一条小不点狗（比船长小）在情色书区域流连了半小时，随后转移到了神学书那边。

流水：268.94镑

顾客人数：18

3月3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昨晚到夏令时^[24]了，但我忘记改闹钟的时间，结果迟开店了半小时。

店里一整天都很忙，准是学校放假了。

星期一的邮件总是堆积如山，其中有一封是那个要我45镑卖给他标价75镑的书的男人写来的，让我还价。我说最低价60镑，再低就没有利润了。

午饭前我发现妮基用胶带贴了张纸盖住了窗玻璃上的“关注我们的Twitter”标签。经过进一步调查，原来她本想把标签撕下来，结果弄得一团糟，只好用东西盖住，希望我不会注意到。

我给那个写信来求职的意大利女人伊曼纽埃拉回信说，夏天店里已经招到人了，不过她不介意没有工钱的话，我欢迎她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对此感到很不安，但实在付不起两个人的薪水。

流水：114.98镑

顾客人数：15

3月3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狂风暴雨天。阵雨和灿烂阳光势均力敌。不禁令我想起安娜最喜欢的对一年中这一时节的评论：“四月的阵雨带来五月花。五月花带来什么？朝圣客。”想必是流传于新英格兰地区的说法，类似于我们的“三月来时像狮子，去时像羔羊”。

今天的两个订单都是亚马逊上的。

想要40镑买那本75镑的书的客人同意支付60镑，但要求包括寄往美国的运费。我回复说让利空间我已经讲清楚了，包邮不行，如果他上网搜一搜，就会发现唯一另一本在售的开价250镑。

9点15分来了个客人，她在店里四处徘徊，一副有问题要问的样子，害我一直不敢走开去泡茶——我都快渴死了。

店里又来了很多尖叫不已的孩子，一整天，店里都有人在横冲直撞。

眼看要打烊，有个客人拿来三袋子野禽捕猎方面的书。他留了电话，我说等我算出价格联系他。

流水：138.54镑

顾客人数：23

[1] 原文为 Mrs Beaton，或为 Mrs Beeton 之误。Isabella Beeton (1836—1865)，英国编辑、作家，代表作为出版于1861年的《比顿夫人的家庭管理书》(*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2] Cube Cart 是一款购物车程序，可以利用它把各种网上商城系统集中到一起。

[3]原文为Big Ginger Conundrum。

[4]Maybole, 苏格兰南艾尔郡的一个市镇。

[5]The Appin Murder, 发生于1752年5月14日的一宗凶杀案, 被杀者名叫Colin Roy Campbell, 外号“红狐”(The Red Fox)。

[6]Inverness, 苏格兰北部港市。

[7]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英国鸟类保护协会) 的缩写。

[8]*Fausto: impresiones del gaucho Anastasio el Pollo en la representaci3n de esta 3pera*, 阿根廷诗人Estanislao del Campo (1834—1880) 发表于1866年的讽刺诗, 受博尔赫斯推崇。

[9]即“估计到达时间”(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10]Roger Penrose (生于1931年),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

[11]Primo Levi (1919—1987), 意大利犹太人, 作家, 化学家, 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后文提到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是他出版于1984年的作品。

[12]即Denys Watkins-Pitchford (1905—1990), 英国博物学家、插画家、儿童文学作家, *The Little Grey Men*是他的代表作。

[13]原文为BOOK PRODUCTION WAR ECONOMY STANDARD。

[14]*The 39 Steps*, 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John Buchan (1875—1940) 的代表作。

[15]Mervyn Peake (1911—1968), 英国小说家、诗人、插画家, 代表作为“歌门鬼城”(Gormenghast) 系列小说。他为许多文学经典, 如《金银岛》《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等配过插图。

[16]Jamie Oliver (生于1975年), 英国厨师, 以“原味主厨”(The Naked Chef) 之名为人所知, 撰写过多本成功的食谱。

[17]Andrew Sinclair (1935—2019),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评论家、电影制片人。*The Breaking of Bumbo*是他的成名作, 出版于

1959年，并在1970年由他自编自导成同名电影。

[18] 书名为西班牙语，*La vida breve*。

[19] Stilton，英国产的一种著名蓝纹奶酪。

[20]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独立组织，致力于通过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推进社会改变，最终消除贫困。

[21] *The Gentleman's Magazine*，由Edward Cave创办于1731年，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曾长期为其供稿，1914年休刊。

[22] 原文为Oh, customer-beating-stick, where art thou，可能是化用自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的片名。

[23] 这封邮件原文整体通顺，但有几处语法错误，表达也比较生硬。

[24] 在英国，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会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基础上拨快一小时，新的时间就是夏令时（British Summer Time）。

四月

听她说起她丈夫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二手书店，我接上话茬，告诉她我同他很熟，因为我曾习惯在爱丁堡那几栋“老大学”楼附近迷宫似的小街里穿梭，走进一家家书店随性浏览。曾几何时，这样的店铺为数众多：如今，唉，数量已大为减少。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奥古斯塔斯·缪尔假托巴克斯特日记在这部幽默作品中写下上面的话是在1942年，如果他可以预知从2005年算起的十年里书店倒了多少家，他准会感到震惊；从那一年到现在，书店少了一半，而且今年是书店数量连续下滑的第十个年头。

那些能经受住网络技术发展风暴的卖家，主要靠的是做出改变来适应形势变化，或者开展多种经营，还有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原本的商业模式就不受人们变幻莫测的购物习惯影响，比如那些顶级的古董书店——马各斯、哈灵顿、琼克斯^[1]之类——不像我们这些明显身处经济食物链下层的人，他们的顾客对经济循环恶化时的灾害没那么敏感。借着经济复苏的势头，依然有独立书店开张：2006年创办于巴斯的“B先生的悦读百货”或许是过去十来年里最著名的一家，店主尼克·博顿利欣然承认，来巴斯旅游的人流量颇为可观，这促进了书店持久的成功。不过，这并无损于他开店后冒出来的新颖想法的价值，比

如客户专属定制书单和“阅读SPA”。但凡存活下来的书店好像都构想出了这类办法——让逛书店成为“体验”，提供网络书店永远无法提供的新鲜而不同的东西，不管是咖啡馆，是贯穿书店（[帕特书店](#)^[2]）的模型铁路，是萨拉·亨肖神奇的“水上书舫”^[3]，还是单口喜剧、诗歌会或音乐表演这些定期的现场活动。顾客期待更多，除非书店能不断提供更多，书店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我生意能做下去，部分靠的是“开卷随缘俱乐部”，会员每个月从我这儿收到一本书，但至于收到的是什么书则不由他们决定。虽然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工作量，几年前它却挽救了我的生意。

4月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的两个订单都来自Abe。没有亚马逊上的。

上午10点，邮递员凯特送来了邮件。其中有一封邓弗里斯医院发来的信，跟我确认了给我背部做MRI^[4]的时间，约在4月14日下午12点45分。

那个写信来求职的意大利女人伊曼纽埃拉回信说，免费食宿代替报酬没问题，她很乐意来店里工作。一整天我都在纠结这件事。我已经非常习惯独居和一个人的空间，所以我打电话给卡勒姆问他有没有可能把“园艺室”（位于店里比较偏的位置，那儿的书卖不掉几本）的后半间改成一个独立的棚舍^[5]。我们研究过了，两个月内省下的薪水，足够将其建成。遥想这栋建于1830年的房子归建造者乔治·麦克

哈菲和他家族所有的年代，原本就会辟这样一个住处供一位雇员起居。

当地的一个农民桑迪·麦克科里斯过来聊了聊他的想法，说是打算找四个农民用视频记录一年的生活，做成一系列真实反映农事的片子，而非《乡村档案》^[6]节目中那种经过净化处理的版本。

今天最早上门的顾客是一家四口。他们是11点30分到的，待了十分钟之后，空手而去。

我过了一遍昨天送来的野禽捕猎书，之前忘记估价了。品相不大好，不过其中有些书还可以。放在十年前，为了他这批书，我能把他的手咬下来，可如今狩猎类图书需求不再，价格随之自由落体。按今天的行情，200镑是这些书合理的报价。十年前可是能翻一番呢。

一个扎马尾辫的客人买了个书店的帆布袋。他那根辫子挺立在头顶附近，让靠脖子的半圈头发带上了点鲑鱼头^[7]的味道。我考虑再三要不要把袋子卖给他，因为他背着我家的袋子出去，吓跑的人恐怕会比吸引到的人多。

流水：287.47镑

顾客人数：25

4月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四个订单，全部来自亚马逊。

阳光明媚的一天。

邮递员凯特送来一封邓弗里斯的安东尼·帕克的信，问我是否有空去看一看他的书，因为他就要住进护理中心了。明天在邓弗里斯我还有一笔书的生意要谈，得设法把两件事一起办了。

上午11点，一个嚣张地挥舞着苏格兰国民党标志的老太太为一本全新品相的《匹诺曹》不停讨价还价。标价4.50镑。“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让我付这么多钱啊。”她显然没有想到过，遇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拮据，但书店比大部分行当更容易受影响。

三个人带了几箱书来，基本全是垃圾货。到了一年中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清理房子、搬家和大扫除，所以三四月份，我们店里的书总是泛滥成灾。

我费劲地理了一遍妮基在东基尔布莱德买的几箱书（有人打来电话说有书要卖，偏巧妮基正好在那边，她就代表我去收书了）。大部分都脏兮兮的，但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妮基的车里放了两个星期。我车里还有二十箱从霍伊克买的书没卸货，可店里已经堆满一箱箱书了。

打烊后，我回信问伊曼纽埃拉她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

流水：98.50镑

顾客人数：8

4月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受难节^[8]，法定假日。好在妮基乐意在法定假日工作，来店里“帮忙”。其实不管什么假日她都不在乎——哪怕是宗教节假日——我几乎随时可以找她，只要她有空，就会来。

今天早上，我给那个要卖野禽捕猎书的人去了电话，开了200镑的报价。他不大满意，心理价位显然要高出许多。事实上，他说两年前有人单单为其中一本书就出价250镑。我怀疑这是他逼我提高报价的策略——这批书我都在网上比对过价格，没有哪一本值接近250镑的。所以说要么是他撒了谎，想从我这里拿到更好的价格，要么——如果两年前他真的能一本书卖出250镑——他是个贪心的人，想得到更多钱。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没得逞。下星期二他会过来把书拿走。

捕猎野禽是周边地区挺流行的一项运动；威格敦坐落的那座山的山脚下，有条小河流过，分割出一块块盐沼，成了冬天里野鹅的大型栖息地。黎明破晓时，猎人们会在泥泞的沟渠里蹲点，忙完后，他们常常来到我店里扒掉靴子上的泥块。他们总是说要找野禽捕猎方面的书，店里的书却一本都没买过，声称定价太贵，可轮到他们要卖自己的书时，他们就希望你能支付远超书本身价值的钱。来卖书的人，很少会不接受我的报价，除了这些野禽猎人。他们好像总会大大高估自己书的价值。

吃过午饭，我去看了安东尼·帕克的藏书。他之前来信问我是否有意上门收他的书，因为他要去护理中心了。当我沿着那条崎岖的农场路，驶向他那座偏僻的小屋时，我才反应过来，好几年前就来过了，还从他手里买了书的。那时他太太还在世，他行动非常自如来着。如今就他一人了。他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他只能撑着一个用管线胶带粘了两根手杖的支架——一看就是由一台老旧木推车改造而成的——一步一拖地走。那台装置有搁架，有轮子，颇为实用，让我印

象很深。他要搬去萨里郡的一家护理中心，住得离他子女近一些。明天他就九十了。我从他那儿买了一箱书和五十张全国地形测量地图。

下午5点30分左右回到家，跟卡勒姆和屈赛去了酒吧。屈赛我有一阵没见了。她忙着找工作呢，但这个地区企业少之又少，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个体户。

从酒吧回到店里后，我查看了一眼邮箱。伊曼纽埃拉来信问我，她7月2日开工可不可以，我欣然答应了。现在我必须处理改造“园艺室”的难题了。里面可能有2,000本书，我没别的地方放。我打算在她到来前把那地方收拾妥当。

晚上11点，克罗达和利奥带着他俩的小宝宝埃尔莎从爱尔兰过来。凌晨2点左右上床的。克罗达是我还住布里斯托尔时认识的爱尔兰朋友。她是开药店的，现在和她的阿根廷老公利奥住在都柏林。我们经常交流顾客的逸事，不过她的故事比我的更带有犯罪色彩，经常有偷麻醉剂和持枪抢劫的事件。

流水：228镑

顾客人数：22

4月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妮基在店里，艳阳高照。我下楼时，克罗达和埃尔莎已经起床了，在厨房里。

本年度第一场威格敦集市今天开幕。今年的货摊好像比往年的质量高。集市从四月开到十月，东西很杂，从乡村音乐CD、格子呢旅行毯到当地人种的蔬菜，卖什么的摊子都有。

刚吃过午饭，接到一个道格拉斯城堡来的电话，那头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说想星期二带几个香蕉箱的书来我店里。“我刚搬来这儿，威格敦怎么走？”在盖勒韦，去什么地方都很简单：这地方人烟稀少，路没几条，所以我对他说，一直往西就对了。

去惠特霍恩岛的“蒸汽班轮”吃了饭，一起的有克罗达、利奥、卡勒姆和他朋友默里，还有默里的女朋友维维恩。惠特霍恩岛是个美丽的小渔村，距离此地15英里，“蒸汽班轮”则是港口附近一家很赞的酒吧。游客总要问，明明惠特霍恩不是岛屿，而是内陆，为什么它叫“岛”呢。根据当地传说，它曾经是一座岛，同大陆之间仅隔一块浅滩，十八、十九世纪，吃水浅的走私船遇到海关船只追捕时——如果水位恰到好处——会逃往惠特霍恩岛与大陆之间的海湾。走私船可以顺利通过，吃水深海关船只却会搁浅，于是当局就建了一条连接惠特霍恩岛与大陆的堤道，让走私船无处可逃。这一解释生动有趣，我喜欢归喜欢，其真实与否却要打上问号。

店里一整天都很忙，精神为之一振。到一年的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从冬眠中出动了，复活节这一席“流动的盛宴”总能给小镇带来游客。

流水：672.93镑

顾客人数：52

4月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复活节法定假日。

寒冷、阴沉的早晨，浓厚的海雾笼罩着镇子，顾客倒是很多——主要是带着小孩的一家家人，完全不花钱。跟星期六是完全不同的一天。

找不到一个订单里的书：麦柯利《盖勒韦的两个儿子》^[9]。这书我以前有好几本，但现在网上肯定很难买到了，因为这本卖了120镑。另外两个订单之一是一套两卷本《露西·哈钦森^[10]作品集》，售出价152镑，稍微弥补了没找到麦柯利那本书的损失，而且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平均才7镑的网店订单金额。

《盖勒韦的两个儿子》这本书会让我思考起身份认同的问题。当地人不会说自己“来自”一个地方；他们说他们“属于”一个地方，仿佛地方拥有人似的，而不是人拥有地方。珍妮塔（负责书店和这栋房子的保洁）在威格敦住了大半辈子，可她会说她“属于”莫克朗，离这儿大约8英里的一座小村庄。我在当地长大，但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英格兰人，我总觉得——虽然我生于盖勒韦——我永远没法真的说我“属于”这里。倒不是我没有这种感觉，主要因为有资格这么说的人都形成了一种观念，你家得在盖勒韦住上几代人，你才有资格感受到对这片土地的认同。

许多年前，有天我在帮我父亲干“剪毛”（剪羊毛）的活儿，一个剪毛匠——男的，名叫莱斯利·德雷斯代尔——问我父亲他在盖勒韦住多久了。他答道，他和我母亲已经来住了二十年。那个剪毛匠说再过五年，我父亲在此地待的时间就足以让别人认为他已“安家落户”了。这种错位的感觉很奇怪——在一个比别处都更能带给你家的

感觉的地方——别人却并不认为你属于那儿。绵延起伏的鼓丘，蜿蜒曲折的河流，马查斯半岛崎岖不平的海岸线，已构成我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想，如果我去别处居住，那部分的“我”恐怕就缺席了。

2点钟，大雾渐渐散去，出太阳了，顾客们顿时抛弃书店，去往山间与海滩。3点之后，店里一个人都没看到。

下班后我骑车去了父母家（6英里距离），因为我妹妹薇姬和妹夫阿历克斯带着三个女儿一起来看望他们。晚上11点左右回到家。

流水：155.49镑

顾客人数：19

4月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还是没订单。不管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极其不寻常的，但三天里面遇上两次，还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不禁怀疑是“季风”又出了问题。

醒来发现自己感冒了，又是鼻涕又是痰的。不知道是店里哪个鼻涕乱淌的小屁孩这么好心，赶着复活节来跟我分享这一病毒。

上午9点45分，一个矮胖男人紧紧攥着一张纸出现在店里。他神经质地走到柜台前，问：“我来对地方了吗？”结果他就是那个上星期六打电话来的“香蕉箱男”。他把箱子搬进店里，像做什么坏事似的低声问道：“最近的公厕在哪里？”随后飞奔而去。

我花了二十分钟过了一遍箱子里的书。品相都是全新的，主题之混搭极为罕见：主要是关于交通运输、虫害控制（十二本）和皮埃尔伯恩特绞刑师家族^[11]的书。我们说定了120镑的价格。

下午，给那批装在香蕉箱里的书标价、上架后，我开始看我两个星期前从霍伊克那家人家买入的书，结果发现一套精美的二十五卷本斯旺斯顿版斯蒂文森作品集^[12]，是限量的。可惜店里没有地方放这套书，我就把它挂到了eBay上。

收到一封邮件，来信的人要处理她已故父亲的书：

我知道有些关于打猎的旧书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我需要用这批书换得尽可能多的钱——正如你想以尽可能少的钱买入它们。

我俩都能接受的价位总是有的。

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把我想成包藏歹心的叫花子，好像有点侮辱人。

薇姬和阿历克斯带着女儿们来到店里。年纪最小的那个姑娘莉莉把船长追得满屋跑，还非要爬进店门口的橱窗里。没过多久，她又为一罐品客薯片吵闹起来，接着另外两个姑娘也加入了，一起竭尽所能让别人讨厌她们。我不知道薇姬怎么受得了。她坚持说三个姑娘中任意两个搭档都没问题，但一旦加上第三个，就炸了。

两个客人想要用信用卡付一笔1.50镑的书款。跟许多其他商店一样，我们也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接受信用卡支付10镑以下的款项。这一方面是因为有点麻烦，一方面是因为银行会向我们收取些许手续费，不过自从2014年伦敦交通局在地铁上引入无接触支付后，越来越多人似乎认可了这一交易方式，哪怕金额极小。“无现金社会”终将来临，恐怕我们只能接受。

要打烊了，可那个说他会回来取那堆野禽打猎书的男子完全不见人影，我就和卡勒姆、屈赛去喝一杯了。屈赛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她要去坦伯利申请一份接待员的工作。尽管某人做了最大的努力，大部分苏格兰西南部的人在提到那家酒店兼高尔夫球场时还是不会用这个自大狂给它起的新名字：特朗普·坦伯利。他计划装修酒店，我看这地方怕是要被他变成一座恶趣味的纪念馆。以前和我同住一栋房子的马丁当年还在这儿生活时，我俩经常互赠圣诞礼物。有一年——完全是巧合——我俩送给对方的都是一本彼得·约克的《独裁者之家》^[13]。我敢说唐纳德·特朗普请人做室内设计时一定用到了这本书，就好比普通人会用到特伦斯·康兰^[14]的《家宅之书》。

流水：162.89镑

顾客人数：17

4月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5

今天的一个订单里包括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昨天那个“香蕉箱男”带来的——伊恩·奈恩^[15]的《暴行》，不常见的书。奈恩是位建筑批评家，正是他提出了“城市化乡村”一词。有个人在网上从我们店订走三本书，意味着今日网店售书共计八本：总价99镑。对于网店销售而言非常高了，但过去一星期吃了两个零蛋，算是抵消了吧。

上午10点，一个意大利女人过来和我讨论书店生活，因为她要写一篇文章发在博客上。正当我们在聊书店面临的困难时，一个客人先

是到处看了看，随后拿着三本书来到柜台。总价23镑。他说：“20镑可以的，对吧？”那个意大利女人难以置信得下巴都快掉了。这时我想起来，有一阵没收到伊曼纽埃拉的信了。也许她改主意不想来苏格兰了。

一个年轻女子在色情作品那块待了很久，最后买了五本。通常光顾那类书的都是穿涤纶长裤的胡须男，这番改变倒是别开生面。

流水：293.27镑

顾客人数：30

4月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早上我给近期买入的书标价和上架的时候，看到了之前没找到的那本《盖勒韦的两个儿子》。还好没有取消星期一的订单，我总觉得书就放在旁边什么地方。准是有个客人拿起书翻了翻，又还到了另一个架子上。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收到了伊曼纽埃拉的邮件。

肖恩：

不知道怎样感谢你的帮助。明天我就订机票（7月2日）。

我很开心。

伊曼纽埃拉

今天的邮箱里还收到一封信，来信者要找企鹅版的书：

你好：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我们想收点企鹅版的书做一个主题装饰。

我们打算在会客区摆一些企鹅版的书作为装饰品。我们已经从网上买到几本橙色系列，但需要再买一些，还有其他颜色的——绿色，蓝色，黄色，淡紫色，等等。我们真的很想要这款中间带有白色 / 米色横条的经典纯色封面。

你能帮我们这个忙吗？我们不在苏格兰，所以得安排邮寄。

理想情况下，我们可能希望再买到5本橙色的，外加20到25本其他颜色的。

书本内页的状况不重要，外封破损的话，只要没有碎成几块，就没问题。我们准备为每本书支付20到25便士。

在这类情况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他们眼里，书好比餐具垫，或者装饰物，或者要派别的随便什么用场的东西，他们觉得书相对而言不值钱。我明明可以每本卖2.50镑，为什么要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他们呢？

我刚吃过午饭，一个谈吐文雅的少女兴奋地冲到柜台前，说：“这家书店神了，我刚在这儿碰到了我最好朋友的表妹。她住在敦提，而我住在纽卡斯尔。”逛书店确实充满意外收获，不光会发现你完全不知其存在或者寻觅多年的书，还会与人偶遇。顾客们——当地人不算——常常会在书店里撞见生活完全没有交集的旧相识。我无意间听到过好多这一类的对话。

下午4点45分，一个留着一绺长髯的瘦子出现在店里。他四处逛着，不时咕哝两声，还好像跟他的开襟毛衣较上了劲。不知道他是想穿上衣服还是脱下来。二十分钟后他走了，啥也没买，一条手臂在袖子里，一条手臂在外面。

打烊前夕，那个把野禽捕猎书带来的男人依然毫无现身的迹象，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提醒他说他的书在店里堆得乱七八糟。这次他又说星期六来拿。最近收来的书都快把书店压得喘不过气了，而他那些书不仅占道，还面临被不小心标价、上架和扔出去的风险。

流水：432.20镑

顾客人数：16

4月1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9点10分，妮基来了。她一来就开始翻检我标了记号准备送去回收的几箱书，边看边把书拿出来，放回书架上。随后，在我上楼给她泡茶的当儿，她花掉我60镑，买了一个客人拿来的三本馆藏书。

今天的邮箱里有封一个亚马逊用户写来的信：

我在找一本书，可我不记得书名了。

书是1951年左右出版的。

一部分故事线写的是一车苹果被打翻，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书是礼物，我想给我朋友一个惊喜。

能麻烦帮个忙吗？

谨致问候

给书标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雪莉·杰克逊^[16]的《邪屋》。好几个人向我推荐过此书。翻着翻着，我看到了这样一段，不禁想起

乔伊斯曾一口咬定书店里有鬼：

苏格兰就有这样一座庄园，大批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终年出没在那儿，一天之内庄园里竟然有多达十七个地方同时发生了火灾。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一般都喜欢在床头床尾来回敲打，吓得人魂飞魄散地从床上翻滚下来。我记得有这样一起案例，有一个牧师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搬离了他的家园，因为他实在受不了那种日复一日的折磨，有一个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老是朝他头上扔赞美诗集，那些赞美诗集都是那个鬼从他敌对的教堂里偷来的。

提早十分钟关了店，同卡勒姆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酒吧。

流水：177.99镑

顾客人数：17

4月1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不上班。我忘记她为什么不能来了，但可想而知是些怪里怪气的理由。不是她的宠物兔子就是她的猫出了什么事。也可能都出了事。今天没找到的是一本关于拉塞岛^[17]起飞降落许可的书，妮基最近才上架的，定价40镑。我在周围的书架上找了一通，可书完全不见踪影。

10点30分，卡勒姆过来喝茶。他来镇上是为了取他昨晚开去酒吧的车。几杯酒下肚，他觉得他还是骑车回家比较保险。

卡勒姆才到没多久，费奈拉带着她的孩子们来店里聊天，过了片刻，特里斯也来了。费奈拉和特里斯是我打小就认识的朋友。虽然他俩都是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的，这两人互相之间却并不是很熟，在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地方，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店里都是客人，我们只好赶紧向厨房转移。我把端茶送水的任务交给了卡勒姆，回到店里招呼客人，让他们自行在厨房里闲聊，毒害彼此的思想。

刚过正午，那堆野禽捕猎书的主人终于来店里取他的书了。我帮忙把书搬上了他的车。他五分钟后又出现了，气呼呼地说《斯诺登·斯莱兹》^[18]——其中最值钱的一本——不见了。我问他是否介意回车上再好好看一遍，与此同时我在店里找，以免书已经被不小心标价上架了。五分钟后他又出现了，手里攥着那本书，抱歉的样子。

一位客人拿着一个装满书的皮包来到店里，问我能否用这些书换取积点，于是我从中挑了几本出来，说可以给他等值20镑的积点。剩下的是一些亚历山大·麦克考·史密斯^[19]的书——如今客人来卖书，几乎每个箱子或者袋子里都有他的作品，而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可到了二手书店里，这类书——跟大部分畅销书一样——销路很差。

下午4点，一个男的运来了一车书。大部分都是卖不掉的货色，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两本有意思的：《大麻的药效》和《大麻植物学》。我已经知道我的哪位客户会买这两本书了。

流水：316.87镑

顾客人数：36

4月1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最令人满意的一单是一本弗兰克·布朗温^[20]插图版《鲁拜集》，卖了75镑。

从开门到上午11点20分，没有一个人走进店门——连邮递员凯特都没来。

我又看了一遍邓弗里斯医院寄来的那封关于MRI的信。信里附有一份“总体健康状况”问卷，其中有个问题是关于身体穿孔的。卷末有段“须知”，说：对上述任何问题，如果你回答“是”，请在预约前致电MRI室，于是我打电话去说我身上有穿孔。医生建议我找块磁铁，试试我的穿孔对磁力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反应，那做MRI的时候，我身上的金属会弄破皮肤。这是得稍微注意一下，我便在屋里找了一圈，可没找到磁铁。

我正给书标价呢，一个老头趋前问道：“不知道你能否帮助我，我在找自助类书籍。”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于是问他在找什么样的自助类书籍，对此他回答道：“我不知道。”

4点钟，电话铃响了。是个女的，她想买我们挂在亚马逊上的一本书，可半途她的电脑坏了，就想着可以打电话来购买。我记下了她的名字、地址、信用卡信息和电话号码。挂了电话，当我在机器上手动输入她的卡信息时，却怎么也无法完成交易，令人费解。后来我才明白过来，是我把她的电话号码误认为信用卡卡号了。

即将打烊，一对老夫妻拿来了一本家庭《圣经》。这种书基本一钱不值，哪怕品相很好。在维多利亚时代，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如今则完全没了需求——至少我想不出来有谁会需要。我买入的《圣经》里，唯一一种能卖上点价钱，而且相对好卖的是“马裤本《圣经》”。那是日内瓦《圣经》[\[21\]](#)的一个版本，出版于1579年（早于詹姆士一世钦定版《圣经》[\[22\]](#)），大家称其为“马裤本”，是因为这版《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是这样写的：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二人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马裤。[\[23\]](#)

流水：130.29镑

顾客人数：15

4月1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弗洛来上班了，因为我要去做背部MRI扫描，需要人帮忙看店。上午10点，我从威格敦出发驶往邓弗里斯。找了半天，我终于在“家园”[\[24\]](#)买到了磁铁。因为不确定穿孔是否会对磁铁有反应，想着万一会需要移除金属，我还买了一把镊子，随后赶往医院，找到了MRI室。里面空无一人，我便拿着镊子和磁铁走进厕所。看穿孔好像对磁铁毫无反应，我就没动它，然后神经紧绷地等了半个小时，这才轮到我。医生叫我的名字，给了我一件病患的罩袍，由两个人把问卷上

的问题逐一问了我两遍。最后我来到放着扫描设备的房间，慢慢躺进一台棺材一样的机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那玩意儿仿佛《神秘博士》中的某种机器一般，发出可怕的声音，我则不能动弹，从头至尾都在担心我的穿孔终究会受磁力吸引。

下午2点，我离开邓弗里斯，3点回到店里，发现弗洛正在看书，她四周都是一箱箱顾客拿来要卖的书。总有一天我得教教她做买卖是怎么回事，不能总让担子落在我和妮基肩上。

弗洛：我在店里上班的时候，进账总是在增加。

我：这不是因为你在店里，而是因为我不在店里。

流水：297.08镑

顾客人数：22

4月1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早上8点20分，苏格兰广播台来电话。他们想做一期节目，谈谈那些把书店用作浏览场所、然后上网买的顾客。10点他们又来电，我便参与了一把，同萨拉·谢里丹即时聊了一会儿。萨拉是位作家，碰巧是我在都柏林上大学时的房东。全程我都在紧张地发抖——一旦要公开讲话，我就怕得整个人僵掉，而且我厌恶电台直播。毫无疑问，我听起来像个十足的傻瓜——从节目实时收到并现场朗读的信息和邮件

来看，必定有许多人认为在书店里浏览之后去网上买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

午饭过后，一个四口之家来到店里。那位母亲看了看我，说：“这么说你做完今天的广播节目啦？来的路上，我们在车上听了。”他们既浏览了也买了几本书。付款的时候，她说我小时候我俩见过面。我十岁那年，我们家人一起度过一次假，去泽西岛看望几个朋友，而她当时是他们的au pair^[25]。我忍住没提醒她当年的东家有条规矩，女人必须露胸才能进泳池，所以我这辈子看到第一对女人胸部就是她的。

我完全忘了已把那套斯旺斯顿版斯蒂文森集子放在eBay上拍卖的事了。我连最低价都懒得设。结果书只卖了20镑，对这样一整套限量版斯蒂文森作品集来说，惨不忍睹。亏本是肯定的，但我想既然市场就打算为这套书付这么点钱，那说明这套书只值这么多，而且放在店里也占地方。

下午，我注意到一个女孩抬头盯着书店画廊天花板上吊下来的那具骷髅模型。她妈妈对我说她不肯从那下面走。女孩问我骷髅有没有名字，这问题之前从来没人问过我，我也从没思考过，于是我问她觉得骷髅应该叫什么。她当即回答道：“斯凯利。”^[26]巧的是，斯图尔特·凯利（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威格敦图书节的大名人）的崇拜者们正是这样叫他的。

我正考虑提早关店，一对高个儿美国夫妇来到店里。女的买了本书。他们离开时（4点55分），女的问我：“附近哪里可以随便吃点晚午饭吗？”在威格敦，就算午饭时间也很不容易吃到午饭，别说将近5点了。

卡勒姆过来说他打算明天动身去高地爬山，于是我写邮件问妮基能否来帮忙看店，好让我出去几天。

关门。和屈赛喝了一杯。她今天在坦伯利面一份工作。

流水：146镑

顾客人数：15

4月1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过来帮忙看店，这下我可以出去几天了。卡勒姆是上午9点到的，我打包好登山工具，同他出发了。下午5点，我们来到洛欣弗[\[27\]](#)，与此同时卡勒姆的朋友默里和维维恩加入了我们。在这类旅途中，我和卡勒姆通常住一间房。

流水：200.99镑

顾客人数：18

4月1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8点30分，我们从借宿的那家B&B[\[28\]](#)出发前往休尔文山[\[29\]](#)。我边走边跟卡勒姆讨论他是否可能帮我把“园艺室”改造成棚舍，让伊曼

纽埃拉夏天来住。他好像对这个主意兴致颇高。如果棚舍要及时就绪，那我们得尽快开工了。

流水：205镑

顾客人数：16

4月1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我们穿着短裤和T恤，在阿辛特的山间走了一天，开心极了，却也累得要命。

流水：337.92镑

顾客人数：29

4月2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昨天，我和卡勒姆从洛欣弗开车返程。傍晚6点到家。

今天又是一个明媚、和煦的春日。

“季风”看起来又不运转了，杀毒软件总是把它误认为某种病毒感染，反复删除它的必要部件，所以打不开了。

妮基留下一张纸条，罗列了我不在期间她做的事：

买入一些书

拒收一些书

擦洗店外

清空“铁路室”的书架

搬进“园艺室”的纹章

跟船长玩

照料拉肚子的可爱顾客

对每个人微笑

处理一箱箱货

所以，还是老样子，没做什么事

同许多蠢货打交道

为一个可爱老头拿下来所有“比格斯”小说^[30]

又听“求关注先生”喋喋不休

好多好多兴奋到发狂的顾客爱死了这家书店

还有一些别的闲话，我要是抄在这里，离被人告也就不远了。

“季风”终于回复了我的邮件，给了我一个登录密码，通过远程操作解决了问题。

一个老头——他的裤子显然是比他年轻很多的人才会穿的款式——盯着古董书看了一阵，说：“真希望这些书能开口说话，跟我们讲讲它们看过的事情。”

流水：74.50镑

顾客人数：9

4月2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没有订单，不过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上午10点，杰夫来了。他要去参加一位堂区居民的葬礼，但与其说是出于牧师的职责，不如说是以朋友的身份前往的。“是啊，他是‘更好的人’中的一员。”走的时候，他悒悒道。他来串门，一般都是在等候药剂师配药的时候，心情通常轻松愉悦，但今天不一样。

11点钟有个客人来到柜台前，专门对我说了句：“安尼克有家书店更大。”说完她就走了。顾客经常拿我的书店和安尼克的巴特书店比较。我没去过巴特书店，但真的应该去一次。它除了作为一家书店声名卓著，之所以值得褒赏（或者说，在地狱之火中获得永生）还有一个原因：如今无处不在的“保持冷静，继续前进”二战海报正是该店店主在他从拍卖会上买到的一箱书里发现的。[\[31\]](#)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拿来了七根新做的手杖，我往他账户里充了价值42镑的积点。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有个顾客拿着三本书来到柜台，说他总是能同书“发生关系”，问我我和书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答不上来——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我和书的关系是怎样的，只知道书是我买卖的东西。不过确实远不止于此。

迪肯先生来订一本关于亨利四世的书。有一阵子没见他了。尽管他上次难得敞开心扉，承认自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他看起来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聊完他想订购的书的详情，另一位常客——我们叫他“鼯鼠人”——上门了，照例花了35镑买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试图拉他一起聊天，可他总也不接茬儿。“鼯鼠人”仿佛是迪肯先生矮个、

没钱、近视的远房亲戚：胡子刮得深一块浅一块，衣服的材质是涤纶，而非QC身上那种丝绸^[32]，但他对知识的贪婪渴望却丝毫不逊于迪肯先生——甚至可以说在他之上。他默不作声地在店里钻来钻去、找书翻书，几乎让旁人无法察觉他的存在，随后突然出现在柜台前，头发蓬乱，牛奶瓶底一般厚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眨巴着的眼睛。他拿到柜台结账的书，题材总是不拘一格，而且很少少于十本。不过，和迪肯先生不一样，他从来不说话，也避免眼神接触。从他开始到我店里来买书至今五年多，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永远只用现金；付款时，从他破旧磨损的皮革钱包里费劲地急急忙忙掏出钱来。比起迪肯先生，他个子很小，除了间或瞥见他在店里如挖隧道般穿行的身影，他来柜台前结账时，我只能看到他上半张脸。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十有八九他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我的名字。我想，他是个好书成癖的人，他把热情全部投入到了阅读中去，再没有余暇学习基本社会技能。我极其喜欢他。不晓得他为什么来威格敦；也许他的家在这儿。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今天早上，书店的“脸书”主页上有了一条新评论，是一个叫詹娜·弗格斯的客人留的。我甚至都不记得她。

店主粗鲁、傲慢，简直恶心透顶。他因为懒惰和压根不在乎顾客满意与否，拒绝帮我拿我够不到的书。

流水：128.50镑

顾客人数：9

4月2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妮基在店里。她到店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上星期我给你带了份礼物，可你出去了。有机猪肉肠。”我问她既然她是素食主义者，后来是怎么处置那些猪肉肠的。“吃掉了。好吃。”

今天又没订单，我给“季风”发邮件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辆吵闹的老式“路虎”停在了门外，车上下来的男子带着一箱关于钟表的书走进店里。妮基把书过了一遍，上网查了查价格。她叫我向他报价70镑，等他散步回到店里，我照做了。他抱起书，只说了一句“不行”，就别无二话地走了。

今天阳光很好，我打电话给屈赛问她想不想出去走走。午饭时间我们回到店里，发现妮基和佩特拉站在门口，傻张着嘴巴惊异地凝望天空。她们好像在看一只珍稀品种的鸟——她们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佩特拉指了指鸟，问屈赛（RSPB会员）那是什么品种。她告诉她俩，那是只海鸥。

我们外出散步的时候，妮基和两位客人发生了如下对话：

丈夫：这家店是你的吗？

妮基：不是。

妻子：这家店是你的吗？

妮基：不是。

丈夫：吧啦吧啦吧啦吧拉最大的书店吧啦吧啦我能给你拍张照吗？[把照相机戳到我面前]

妮基：不行。你们买书吗？[用手挡着脸说]

妻子：噢，我买书的话，你就让我拍照。

他俩走了，一本书没买。

下午我和一位本地艺术家戴维·布朗开了个短会，谈了谈他想要在书店里举办的“春日狂欢”活动的事。在一年一度的“春日狂欢”期间，艺术家和手艺人会向公众开放他们的工作室。它的规模正逐年递增，（像威格敦图书节一样）是盖勒韦活动日程上的一项文化盛事。成千上万人来到此地，一方面希望能低价抢购到某个参与的艺术家的作品（免了画廊的佣金，他们可以接受降价），另一方面出于好奇，想看看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有好几条推荐路线，其中之一会经过威格敦。这通常会给镇上的商店带来不错的客流，尤其是餐馆和咖啡馆。

下午2点30分，我离开书店去了格拉斯哥的回收厂。很倒霉，我是4点40分到的，发现那边4点30分就关门了。只好在格拉斯哥的一个朋友家住一晚。

流水：66镑

顾客人数：6

4月2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在回收厂放下那几箱书后，直接回家了。正午前回到店里。无比安静的一天，不过几乎每个客人都买了书。

流水：64镑

顾客人数：12

4月2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我只找到了今天订单里的一本书，书名叫《野营手册》，出版时间1908年，书里有张巴宝莉的广告，广告上男人的穿着，就算去参加布尔战争也毫无违和感。

另外两个订单里的书我们好几年前就在亚马逊上卖掉了，可“季风”不知怎的竟神奇地认定书还在。这让我们大伤脑筋——这么一来，我们只好冒着在亚马逊上接到差评（基本上无法避免）的风险取消订单，但明明这是第三方软件的技术差错导致的。

卡勒姆来问我想不想去威格敦的郡大楼聊聊圣基尔达列岛，但妮基这星期已经上过两天班了，我走不开。2001年我搬回威格敦时，这地方的面貌和如今大不相同。广场中央那些乔治王朝时代的花园被1970年代的市政规划改得面目全非：以修复过的花岗岩石块建起带有浮雕的花坛，里面种满高山植物和玫瑰，而郡大楼——在小镇的建筑物中，可以说是皇冠上的宝石——却被关闭，还拦起了围栏。不过如今，丑陋的花岗岩已经拆除，花园恢复了过往的壮丽风姿，前去赏玩的游客和当地居民比以前多多了；郡大楼这座曾经的市府权力中心——雄伟的市政厅——经过精美的修缮，成了各种社区企业的活动场地。

上午10点，一个客人拿着三本书来到柜台：

我：一共24镑，谢谢。

客人：24镑？什么？这两本书每本才2镑。

我：没错，但另一本20镑啊。

客人：但那本看起来和另两本没啥区别。

屈赛打电话来说坦伯利的工作要她了。她星期三开始上班，对我说传闻唐纳德·特朗普打算近期到访。我宁可这传闻是真的，总好过他真的要去做美国总统。

下午，一个男的拿来三本关于李·哈维·奥斯瓦德^[33]的书，问我：“你们现在收书吗？”我给了他5镑，他拿到书款十分忧郁地对我说：“到了我这个人生阶段，我已经不准备重读我的书了。”

流水：48镑

顾客人数：7

4月2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一个客人捧着一本他显然无意购买的标价400镑的苏格兰纹章学古董书坐在炉火旁读了大半个上午，把书留在桌上就走了。

一个客人拿着一摞书来到柜台，随后抽掉了一本，说：“这本我放回去，刚想起来我已经把书下到Kindle里了。”我顿时来了灵感，打算做一批杯子，印上“Kindle去死吧”字样。我给露易丝（是位出

色的设计师，现居爱丁堡，偶尔会来书店光顾）写了封邮件，看看她是否愿意提供一款设计方案。

我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策略来对付喜欢讨价还价的人。他们要我打折，我就问他们是做什么谋生的。我会主观臆测出他们的收入，据此判断他们挣得比我多还是少。如果他们挣得比我少——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我就给他们便宜百分之十。如果他们挣得比我多——这几乎是必然的——他们就多付我百分之十。这是相当先进的经济学。

打烊后，卡塔琳娜（青年摄影师，她从布里斯托尔搬来了威格敦）来了，问我她能否借用书店拍照。我给了她钥匙，让她自己进去拍。她拍到7点走的。

流水：334.89镑

顾客人数：23

4月26日，星期日

店歇。今天早上我开始把“园艺室”里的东西装箱，好让卡勒姆着手将它恢复成一间棚舍。但愿过几天能开工。

露易丝给“Kindle去死吧”杯子做了两稿设计。贝弗有印杯子的机器，所以我把设计稿发给她，问她能不能帮我做二十个出来。

4月2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3

今天上午的订单里，有本出版于2013年的露西·因格利斯《乔治时代的伦敦》。原价20镑，我们这本标价11镑。像这样一本出版年份相对很近的书，没有在亚马逊上跌到一便士是非常难得的。

果然，找不到的书里有今天金额最大的一单。

下午3点，迪肯先生来问他订的关于亨利四世的书到了没有。书还没有到。

当地医生的太太丽莎拿了一箱书过来，我给了她10镑书钱。我们正聊着天，一个客人问：“里面有摩尔人的莎剧是哪部？”没等我承认自己想不起来，丽莎已经回答道“《奥赛罗》”，不然我就太尴尬了。

下午打了个大胜仗。有位客人选了一批关于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书，刚开口要我打折，他朋友戳了戳他的背，说：“你够胆儿啊，开着劳斯莱斯豪车到处跑，居然问这个可怜的家伙要折扣。”我没给他打折。

下班后去喝了一杯，给屈赛送行——星期三她就要开始坦伯利的新工作。现在她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员工了。

流水：214镑

顾客人数：18

4月2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9点，卡勒姆过来开工改造“园艺室”。

9点30分，两个上了年纪的顾客走进店里，逛了一会儿，随后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开始互相念叨着“不行，不行，不行”。我只能理解为他们对我的书店不满意。也可能是对我本人不满意。

今天的邮包里有迪肯先生订的书，于是我给他的答录机留了言。

贝弗送了二十个“Kindle去死吧”杯子过来。看起来漂亮极了。露易丝设计得非常棒。现在我只需要把这鬼东西卖出去就行了。亚马逊上的凶残竞争将你的利润空间挤压到了极限，如今我已明白，为避其害，唯一办法是控制你售卖的货品的生产，就是说，要自产自销；这款杯子完美符合要求。

中午，一位客人打电话来找一本1966年的爱丁堡电话通讯录。我们没有那一年的，不过说来奇怪，老通讯录——工商行通讯录——在网上卖得相当不错。我们店里有本1974—1975年度的，1966年的没有。我刚挂掉要买通讯录客人的电话，一个男的拿了本标价400镑的苏格兰纹章学著作来柜台结账——没有还价。也许我对上星期在炉火旁读了一上午这本书的客人有点苛刻了。也许正是他向这个人——买下书的这一位——推荐了这本书。

有辆巨大的野营车在店门外停了一整天，不光挡我们视线，还让潜在的客人看不到书店。车主走进店里，说：“你架子上那套巴恩斯的《兰开斯特》^[34]脱位了。标价是60镑。40镑卖不卖？”回绝他的还价后，我迅速去查了查“脱位”^[35]是什么意思。

流水：650镑

顾客人数：19

4月2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没找到的书是一本75镑的《圣方济各·沙雷氏^[36]的神秘植物志》。上架好久了。这种书永远是最难找的，因为书在架子上放得越久，卖掉（网店却没有下架）或者被某个客人放到其他架子上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格拉斯哥女人——她的裤子（而且是肉色的）紧绷到不可思议，一开始我还以为她腰部以下啥也没穿——想买一张本地区的地图，那样她就能“避开道路”。后来我才弄明白，她所说的“道路”，指的是单行道。她是昨天那辆房车车主的太太。

下午，一位客人在店里兜兜转转一个小时，反复对他太太说“好像什么德语书都没有”，直到走他也没问一句我们到底有没有德语书。我忍不住想插话告诉他，我们店里是辟有德语书专区的，但说实话，如果客人连问都不想问，那要他们买东西，或许只存在一丁点儿可能。

下班后去酒吧见萨马拉，这两个星期，“打开的书”由她打理。

流水：78镑

顾客人数：5

4月3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卡塔琳娜（借书店拍照的摄影师）寄了些照片给我。没想到她那位苗条的模特是全程裸体的。

流水：67镑

顾客人数：6

[1]分别指Maggs Bros、Peter Harrington和Jonkers Rare Books三家伦敦的老牌珍本古书店。

[2]Barter Books，1991年创办，位于英国安尼克（Alnwick）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老火车站内。

[3]The Book Barge，一家漂浮在英国、法国运河的船上书店，老板Sarah Henshaw写过一本《漂走的书店》（*The Bookshop that Floated Away*）讲述她如何把一艘驳船改造成书店。

[4]即magnet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的缩写。

[5]所谓“棚舍”（bothy），传统上是指给农人住的小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用它来代称山间经过翻修的田舍，供登山者和山间远足客遮风避雨。——作者注

[6]Countryfile，BBC的一档节目，开播于1988年。

[7]原文为mullet-style，指一种前面和两侧短、后面长的发型。

[8]Good Friday，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9]Two Sons of Galloway，出版于1928年的一部作品，作者名为E. Marianne H. McKerlie。书名中的“两个儿子”分别指Robert McKerlie（1778—1885）和Peter H. McKerlie（1817—1900）。

[10]Lucy Hutchinson（1620—约1680），英国作家、翻译家，译过卢克莱修（Lucretius）等的作品。

[11]原文为the Pierrepoint family of executioners，家族中最有名的当属Albert Pierrepoint（他父亲与叔叔皆为职业绞刑

师)，即2005年电影《最后的绞刑师》（*The Last Hangman*）的主人公。

[12] 这一版斯蒂文森作品集（the Swanston edition of Stevenson）1912年由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出版，限量2,060套（其中2,000套供销售）。

[13] *Dictators's Homes*, Peter York出版于2005年的书，副标题为“世界上最声名狼藉暴君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the World's Most Colourful Despots）。

[14] Terence Coran（生于1931年），英国设计师，创立了Habitat和The Coran Shop两家著名家具店，曾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The House Book*是他出版于1974年的作品。

[15] Ian Nairn（1930—1983），英国建筑评论家。*Outrage*是他1955年6月刊发在《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上的长文；后文的“城市化乡村”（subtopia）一词，常指因工业发展或建筑规划混乱而使自然景色遭到破坏的郊区乡村，“一种空想式的郊区模式”。

[16] Shirley Jackson（1916—1965），美国哥特惊悚小说家。*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是她出版于1959年的代表作。引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邪屋》（2016年版，吴建国译）。

[17] Raasay，苏格兰高地地区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岛。

[18] 书名原文为*Snowden Sights*。斯诺登·斯莱兹是英国约克郡的著名野禽捕猎者。

[19] Alexander McCall Smith（1948年出生），英国畅销书作家、爱丁堡大学医疗法专业荣誉退休教授。

[20] Frank Brangwyn（1867—1956），英国威尔士画家、版画复制匠、设计师。

[21] *Geneva Bible*, 欧洲新教学者于1560年出版的《圣经》英译本。

[22] *King James Bible* 出版于1611年。

[23] 《圣经》这一节，“詹姆斯王钦定版”中“马裤”（breeches）作“裙子”（aprons）。译文使用了《圣经》和合本，以“马裤”替换了“裙子”。

[24] Homebase, 英国家庭装修用品零售商。

[25] 法语，特指住国外家庭、以劳动换取食宿的互惠生。

[26] “斯凯利”原文作Skelly, 是Skeleton（骨架、骷髅）的“昵称”。

[27] Lochinver, 苏格兰高地中的一个渔村。

[28] 指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家庭旅馆，B&B即bed-and-breakfast的缩写。

[29] Suilven, 苏格兰高地西北部标志性景区。

[30] Biggles Books, 指英格兰“一战”飞行员、作家W. E. Johns（1893—1968）创作的系列小说。

[31]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1919年英国政府制作的战时海报。2000年，安尼克的“帕特书店”的店主发现了这张海报。

[32] QC是Queen's Counsel（皇家律师）的缩写。迪肯先生以前是律师，故有此说，而silk在英语中本就可以指代皇家律师。

[33] 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刺杀美国总统J. F. 肯尼迪的凶手。

[34] 应该是指Edward Baines（1774—1848）出版于1836年的《兰开斯特巴拉丁伯爵领史》（*History of the County Palatine and Duchy of Lancaster*），俗称“巴恩斯拉开斯特郡史”（Baines's History of Lancashire）。

[35]原文为disarticulated，一般指关节断离。

[36]St Francis de Sales (1567—1622)，法兰西天主教士、日内瓦主教。

五月

说来古怪，人性的种种怪癖总是令我感到趣味盎然。也许这是因为我本人如此平凡。如果我发现自己惹人注目了，或者别人觉得我多少有点怪异，我会打哆嗦的。我只希望我没有给人任何由头，在我背后议论我的任何异常之处。有次我在店里听到一个非常无礼的大学生对他同伴嘀咕道：“去问那个怪模怪样的大老粗吧。”因为他朝我这边看，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我，可随即发现麦凯洛就在我身后。他指的是麦凯洛无疑。这老伙计长得怪，自己也没办法。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那个学生口中的“怪模怪样的大老粗”当然就是巴克斯特，至于他说人性的种种怪癖令他感到趣味盎然，这大概是源自他在书店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想到我的大部分顾客对我的观感，我也发抖，不过在描述性语言的光谱里，“怪模怪样的大老粗”算是比较中听的话了。

大凡零售业从业者，都免不了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但正如奥威尔在他的随笔《书店回忆》中指出的那样：“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说起以书店为背景，或者关于书店的书，似乎可以列出一连串名作——作家们将读者归入不同类别，头头是道，堪比林奈^[1]——如 R. M. 威廉森的《书店琐忆》（1904）、威尔·Y. 达令的《破产书商

秘录》^[2]（1931）、奥威尔的《书店回忆》和奥古斯塔斯·缪尔的《巴克斯特私语录》（1942）。而珍·坎贝尔在《书店怪问》（2012）中的分类方式算是笔下留情了。或许每个人都会把人归类，但不知怎的，在书店里给顾客分类就是更容易；人们似乎更能被不偏不倚地归入特定的类别，或许这是因为你可以通过一个人买什么书大体判断他是怎样的人，不过，达令在《破产书商》里反驳过这一观点，他说：“坦白说，我猜不透某些顾客，就算知道他们买什么书，那幽暗的难解之谜依然无法变得明晰。”

达令着墨更多的或许并非顾客购买的书，而是人与人的交往。十分粗略地划分一下，世上有两类人：一类在酒吧、咖啡馆、餐厅，或者商店上过班，另一类没有。说第二类人全都把第一类人当成二等公民来对待，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说第一类人几乎不会以这种态度对待第二类人，却大致是准确的。

5月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在店里，我趁便收拾行装，赶赴爱丁堡参加阿拉斯泰尔·里德^[3]的追思会。仪式下午6点举行，在爱丁堡大学校园里。我把车开到洛克比，停好车改坐火车去爱丁堡。阿拉斯泰尔是位极具天赋的作家，原籍盖勒韦（在他暮年，他每年春天都会回来）。其间与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这里的人，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都会很想念他的。费恩、艾略特和一大群别的人在追思会现场。仪式结束后，晚上

10点30分左右，我去了我最小的妹妹卢家，和她丈夫斯各特喝了一会儿威士忌，上床已是半夜。

AWB（威格敦书商联盟）春季节庆今日开幕。这是个由书商组织的小型活动节，预算微薄。我们通常会在镇上的不同地方——书店为主——办十来场讲座和活动，时间总是定在五月法定假日的那个周末。

流水：126.60镑

顾客人数：9

5月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早上7点，卢和斯各特的孩子丹尼尔和马撒在我房门外玩闹，把我吵醒了。9点出发去威弗利车站，在咖啡馆吃了早餐。到车站后发现去洛克比的火车全部取消了，须坐大巴代替。原本开开心心坐一个小时火车，这下倒好，我们挤上了一辆非常不舒服的大巴，我刚一落座，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就一屁股坐到我旁边。他一路上都在擤鼻子，有时候一秒钟能吸气排气好几次。全程花了两个半钟头，大巴才终于慢吞吞驶入洛克比。

下午3点30分回到店里，妮基一脸怒容：“你说过中午前就回来的。”我道了歉，让她提前下班。她刚要走，一位常客拿来了一箱书。大部分是我不愿意收的东西，但我还是买了几本。妮基发现我没要箱子里一本破旧的读书俱乐部版“波尔达克”小说^[4]。她跟我吵了起来，坚持说这本书卖得出去。我告诉她，企鹅版图书的区域里有大

量温斯顿·格雷厄姆的书，放了多年一本没卖掉过，可她并不理会我，给了那客人一镑，对我说：“下星期之内，这书就能卖出去。”

一下午店里都很忙。不出所料，出一趟门回来，店里乱作一团，打烊前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收拾干净。

我觉得猫长虫子了，于是翻箱倒柜找出驱虫药，一看到药片他就蹿了出去，动作迅捷犹如一道闪电。

流水：375.98镑

顾客人数：35

5月3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11点才开店，发现有个客人等在门外。是个胡须男，他一进门就问：“你有关于登山的特别一点的书吗？”我回答道，这是个十分主观的问题——对不同的人而言，“特别”可以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听到这里，他说“嗯，我想我指的是贵一点的书”。我对他说，你把架子上书的价格翻一倍就好了。最后他解释道，他其实是个专门买卖极地探险类书籍的书商。

名字很美的^[5]艾尔郡本土历史学家戴恩·洛弗来做了场讲座聊他的新书《盖勒韦高地》。幸好今天是个雨天，活动人气不错，来了大约三十人。可惜我得看店，没法听戴恩的讲座。讲座开始不久，一位顾客拿着一本书来到柜台：“这本书上有三个价格标签，哪一个是你家的啊？”一个标签是“水石”^[6]，另一个标签是“牛饥委”^[7]。

白昼明显在变长——尽管天依然很冷——空气温度在提升，晚上已不再需要生炉子。

流水：330.98镑

顾客人数：26

5月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三个订单都来自Abe，我处理完毕，把包好的货拿去邮局，才发现是法定假日，邮局不开门。

给书标价的时候，发现一本书原先属于一个叫凯·布雷兰德的女人。真心希望她打字机上的“R”键不要出问题。[\[8\]](#)

发生了一件令我怒火中烧却肯定会让妮基得意扬扬的事：今天的第一位顾客买走了她星期六购入的那册“波尔达克”。写下这段话时我正强忍着苦涩的眼泪。

早上收到了邓弗里斯的背痛专家寄来的信。MRI的结果显示问题出在劳损和拉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镇痛（布洛芬）和锻炼，所以她嘱我转诊纽顿·斯图尔特的理疗师。

中午，尼科尔森地图公司的销售代表来了。我从他们家进了一批全国地形测量地图。地图库存不多了，我新订购了四十份。这一地区的全国地形测量地图在店里卖得不错，购买主力是假期来这边远足的游客。

午饭后，一个女的拿着一堆书来到柜台前，把工作名片往桌上一摔，既不说“请”也不说“谢谢”，开腔道：“我想以同行折扣买这些书。”后来看到名片上的简介我乐坏了：

灰色淑媛书店和出版社——专营旧日淑媛撰写的礼仪书。

打烊后，我看到猫正埋头饭碗进食，于是我慢慢走向威尔士式餐具柜，从包装里掏出一片驱虫药，偷偷溜到他身后，一把抓住他的颈背。每次我试图把药片塞进他嘴里，他就嗥叫着疯狂挠我，到最后我只好放他走，再下去我就要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了。

流水：347.38镑

顾客人数：18

5月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是个阴冷的雨天，更像是在一月，而非五月。戴维·布朗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借用大房间。夏天里，老太太们的艺术课通常办在户外，往往是在其中一家人的花园里，但今天天气太差，戴维决定改成室内课。

上午10点30分，一个穿着Ugg靴子的中年妇女来到店里，问：“你们有关于本地区土地所有权历史的书吗？我正在做一点家族史研究。”于是我把她带进了“苏格兰室”，里面有一套P. H. 麦科莱的

五卷本《盖勒韦的土地与土地所有人》（1877），100镑。一个小时后她来到柜台前，说：“非常感谢，我准备去图书馆借那套书。”

整理神学书区域的一个书架时，我翻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方是一家叫AOL的组织。我买下书店没多久，一个女的拿来一箱约一百年前的私印本小册子，正是AOL出的。从它的标志和书中文本使用的语言判断，那好像是一个秘密会社。我隐约记得，此会社敬奉的是奥西里斯^[9]。我完全不懂那些册子是干吗的，于是给了她50镑，把书挂到了网上。售出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都让大西洋彼岸的一个加拿大女人买走了，可买家还没收到货，我先收到了一封恐吓信，警告我不该卖那些小册子，应该毁掉它们，而不是任它们落入坏人手里。我记得信中有这么几句：“你不知道你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这是个非常厉害的组织。收手别卖这种册子了，不然你将面临严重后果。”目前来说，我想不到自己面临过什么严重后果。也许十四年的卖书生涯就是我的惩罚吧。

流水：134.50镑

顾客人数：17

5月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收件箱里来了封邮件，有人询问一本《梅里克山和附近山区》。此书我们在网上标价30镑，来信者问我15镑卖不卖。怎么就没完没了呢？

打烊后，我开车去邓弗里斯火车站接安娜。我想，如今对她而言，苏格兰比美国更有家的感觉，虽然我俩分开了，这段关系的灰烬却化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好几年前——2010年3月26日，当时我俩已经住在一起几年了——安娜从波士顿探望父母回来，重新入境时却被扣在格拉斯哥机场，还被一个爱管闲事的边境署官员问讯了一番。我在候机厅里等了三个小时，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她的航班到了，可她迟迟不出现。最后在安娜的请求下，有人出来找到我，说她被扣留了，可能会坐下一班飞机返美。等她终于出来了，她明显很不安。她遭到了几个小时的问讯，那官员甚至翻看了她的私人日记，标出了她东鳞西爪写到的间或来我店里帮一小时忙的条目。按她所持签证（旅行签证）的规定，她不可以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

她恳求那官员在把她驱逐出境前给她几天回威格敦拿点个人物品，最后他们答应了。我们必须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星期一中午前回到机场。

那几天过得很糟，担惊受怕，心绪不宁，但跟后面发生的事比起来，这根本不算什么。星期一早上，我开车送安娜返回格拉斯哥机场，跟移民部门说我们到了。闹剧开演：他们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连她的机票都没订。那官员一度说他们给她在一班冰岛航空经雷克雅未克飞往波士顿的客机上找到了位子，但机票钱得由她自行承担。我至今记得听到她的回答时心中升起的自豪感——她说，如果他们希望她离开这个国家，那就“他妈的理所应当”支付她的机票钱。起初，他们答应替她付去雷克雅未克的路费，但之后她得自己解决回波士顿的钱。哪怕她讲明这样一来，她没有足够的钱回美国，会在冰岛无家可归，他们也不为所动。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开车返回威格敦，他们才终于同意付清全部费用。边境署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从头到

尾都是个笑话：一连串的无能、冷漠和管理不当。他们带她走时，她脸上那抹透着不屈不挠乐观精神的深切悲伤，我永远不会忘记。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安娜来说尤其煎熬。她极度渴望回到苏格兰，再次亲近她热爱的一切，却受到卑琐的官僚体系阻挠。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见了下议院和苏格兰议会议员，同边境署的人谈了话——可不起作用。边境署是个冥顽不化的组织，连下议院都无法左右他们的决定。公投的时候，我支持苏格兰独立，一个原因就是安娜遭到了那样的待遇。苏格兰乡村需要安娜这样的人——聪明、勤奋、热爱这片土地——可她却因为原本为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设计的法规，被迫离开。

为了让她回苏格兰，我们做了好几番尝试，既被一个律师骗走了一大笔钱，因为他说他们可以弄到“加急签证”，又损失了几个月时间，其中有几个星期安娜是睡在她的车里的。走投无路之下，只剩一种选项：我俩都不想要的选项——未婚妻签证。我们填了相关表格，她高高兴兴回到苏格兰，如果我们没法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找到其他解决方案，就只能结婚。这大概算不得我命里最差的结果，但它带给我的恐惧是超出想象的。

几个月后，我不顾本能的强烈抗拒，和安娜来到道格拉斯城堡的登记处，在市政机关标志性的乏味环境里办理了结婚手续，卡罗尔——安是我们的证婚人。这一事件是我俩在日后的关系中面对各种问题的最主要根源。

流水：210镑

顾客人数：13

5月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今天早上的五个订单都找到了，奇迹。全都来自亚马逊。总价40镑。

回到盖勒韦，安娜好像真的很开心。一整天她都在四处访友。我们商量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她一半时间住在书店楼上的空房间里，一半时间跟朋友住。我的朋友都已成为她的朋友，在他们中间，她肯定比我更受欢迎。谢天谢地，她走之前没来得及卖车，所以她的车还停在原地，锈迹斑斑，覆满苔藓，跟她离开时一个样。有一回，大概三年前吧，在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下午，我们打算出去散步。我正给店门上锁呢，安娜突然一阵恐慌，说她的车被偷了。我尽力劝她冷静下来，再三向她保证，这件事总有其他解释：威格敦没人偷车，尤其是老破车。我说有可能是文森特（他有备用钥匙）把车开走去检查了，于是我俩走去不远处文森特的修车厂，说明了情况。他答复道车没丢，他刚还看到它停在联合超市门口。我们晃悠过去一看，可不就是嘛——与其说是停在路中间，倒不如说是被人遗弃在了那儿。我们最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几天前，安娜去看费恩，回来的路上，她在联合超市门前停下车，进去买面包牛奶。没空地了，所以她只好双行停车^[10]。（在威格敦比较宽阔的大街上，经常有人这样做），离开联合超市的时候，她却完全忘了她是开车去的。她的车被丢在路中央，静静停了四天。没人抱怨；人们绕道而行，仿佛那是一个交通环岛。

记忆所及，威格敦唯一一辆“被偷”的车是我父母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车停在修车厂做车检，夜里钥匙没拔（那时候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一个十五岁的男生正好路过，他为了出风头，带着一个女生跳进车里，在宁静的乡村小路间兜了十分钟，随后把车

干净利落地停回原处。他的罪行之所以会被发现，只因为一张写有他家庭作业的卷子从他口袋里掉了出来——是翌日早晨机修工调节座椅时捡到的。

一个客人来到柜台，放了1镑钱在上面，说：“还给你，去年我们来过，你们少收了1镑，看你整天在‘脸书’上哭穷，我们想想还是把钱还你吧。”我谢过他，问是谁少收他的钱，他回答道：“那个老是跟你吵架的深色头发的女人。”

下午4点，一个客人拿着本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全小牛皮装帧古书来到柜台前。有人（猜中没奖）给它标价9.50镑。此书至少能卖45镑，但那位客人看起来激动坏了，我就让她按标价买走了书。

流水：106镑

顾客人数：13

5月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在店。“老饕星期五”又抬起了它丑陋的头颅；这一次她带来了一盒巧克力甜甜圈，我十分肯定，她一屁股坐上去过。不然就是她的猫在上面躺过。反正那巧克力软得跟烂泥一样。

今天早上，厨房桌子下面出现了一堆羽毛，说明有只从非洲一路英勇无畏迁徙而来的燕子倒了大霉，沦为船长最新的受害者。他最喜欢在厨房桌子下面享用大餐。

下午有个坎布里亚郡的女人打电话来，说她有两箱1960年代的平装本童书要卖。我对她说她卖书所得肯定不够她来我这儿的油钱，建议她找离家近一些的书店卖书。卡莱尔^[11]有家书店可能会收她的书，我给了她联系方式。至少她思路清楚，出发前打电话来确认一下。太多时候，人们不预先打电话就直接出现在店里，经常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他们费了力气把书带来，却被告知那些书一钱不值。

吃过晚饭，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买了一些“准没错”牌猫咪驱虫剂。往他身上涂药应该比给他嘴里塞药容易点。

跟卡勒姆和屈赛去了酒吧。玩到很晚。

流水：64镑

顾客人数：7

5月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上午没有订单。

8点45分，我强行起床，下楼看到妮基已经来了，正兴高采烈地在“脸书”上向关注我们的人爆料我最新的宿醉和发飙丑行。

妮基刚跑开去吃午饭，就来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他得依靠双拐才能行动，却买了一本名叫《高阶性交：炸裂做爱姿势详解》的书。

设法按住了猫，把驱虫剂抹在他后脖颈上。他傲然挣脱开去，回过头来用冷漠、责备的眼神看着我。

流水：242.99镑

顾客人数：30

5月1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有个订单是一本4镑的书，看编目，书在“铁路室”的D3架。最后我花去二十分钟在B2架上找到了它。仓库里的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店里的才会，因为顾客常常从架子上拿下书来翻阅，还的时候却把书放去了别的地方。

每年我都会想办法在店里搞点花样引起客人（甚至回头客）的注意。通常是某些大家看了会觉得足够有趣，值得拍照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东西。好几年前，我和诺里在给“铁路室”换掉烂木地板时，发现下面竟有个石壁洞穴。我很确定那是用来藏走私酒的。诺里出主意说在里面做一个铁路模型，上方盖一块强化玻璃，供顾客参观。铁路模型我们是做了，可随后我得知了强化玻璃的造价；那么一大块得花费600镑，于是那副模型就一直在没人看到的地方放着。有朝一日我会把玻璃买回来，让它出现在顾客眼前。

今天早上，我花了半个小时向一个老太太解释店里没有奥威尔那本包含那篇写缅甸绞刑的随笔的书（想来她要找的是《缅甸岁月》），可她不依不饶，反复说她要为她孙女找这本书，后者在写一篇有关死刑的论文。最后她走了，怨毒地抱怨着店里的存书。

流水：306.79镑

顾客人数：25

5月1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上午11点，有个客人问他的狗能否进书店。我一如既往说了好，转眼就后悔不迭，因为那原来是一条臭烘烘、毛茸茸的巨型老狗，它所到之处，店里刚擦过的地面（珍妮塔每周一、二来打扫）就会留下硕大的泥脚印。

我正擦着那条“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脚印，一个女的来到柜台前，问：“你是肖恩吗？”听我说是，她说，“文洛克图书”的安娜·德雷达托她向我问好，正是因为安娜推荐，她才来威格敦度假的。

下午2点，我匆匆跑去邮局寄了件，回来时碰到一位客人来取她之前订的书。她可能已经到了一两分钟，站在门口，不耐烦地大喊：“哈啰？”我回了句同样的话，她答道：“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我就站在她身后。几个星期前她来店里订了本书。她给了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作者名、书名和ISBN号。书是上个星期到的，我把书从柜台后面找出来给了她。

流水：379.50镑

顾客人数：13

5月1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上午的订单里的书：约翰·麦克法齐恩的《莫克朗：土地与人》。约翰是当地的一个退休农民，他儿子伊恩娶了我的表亲。好几年前，他写了这部全面而精彩的地方史，托我帮他设法出版。我在出版方面毫无经验，就去找卖给我这家书店的约翰·卡特寻求建议。约翰每次都能帮上大忙，这次同样让人惊喜。他还放弃了大量自己的时间，一路指导我该怎么做，最终，书在2009年得以出版，做了个500册的限量本。此书在当地颇受欢迎，虽然我店里还剩下一些，但其实卖了没几天就回本了。

今天下午，昨天那个取书的女人又来了。她火气很大，因为她取走的书不是她认为自己订购的那一本。待我拿出那张写有书名、作者名和ISBN号的纸片，她才稍稍平静，承认我“犯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

流水：170.48镑

顾客人数：14

5月1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全订单里的书；只有一本在正确的架子上。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年轻客人问：“旅行书在哪里？”当时我正在把一本刚标好价的书放到专放旅行类书籍的架子上。我回答：“就在你前面。其实就在你眼前。”

客人：哪儿？这儿？

[他指了指他眼前书架右边的几个书架，那块儿是放历史类书的。]

我：不是。正对着你的那个。

客人：什么，这儿？

[指着 he 眼前书架左边的几个书架，那块儿是放关于印度的书的。]

最后我只好一巴掌拍在写有“旅行类”字样的书架标签上。那张标签离他鼻子就差六英寸。

医生的妻子丽莎拿来了两套图像小说，《布莱克和莫蒂默》（17册）^[12]和法国的《阿黛尔奇遇记》（8册）系列，还有些别的书。我一共给了她70镑，下午把这两套图像小说挂到了eBay上，分别定了50镑和40镑的底价。虽然我可以毫不犹豫承认我对图像小说的价值一窍不通，我还是希望到下星期这个时候，它们能卖出去。

晚上8点，艾略特来了，可我和安娜恰巧跑去达尔比蒂看卡罗尔一安了。10点30分我俩才到家，进屋看到他正在珍妮塔之前打扫好的厨房里大嚼一块比萨。每个碗橱的门都开着，每个台面都放有餐具。我都没来得及向他问好，就绊在了他的鞋子上。

他招呼安娜的样子，仿佛她是个失散已久的朋友。或许是可以这么说。

流水：69镑

顾客人数：12

5月1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艾略特在浴室里从8点30分待到9点20分，害得我开店前都没法刷牙。他这次来是因为今晚要举办为图书节筹措资金的拍卖。这已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图书节的支持者会捐献拍品，比如在当地某条河流里钓一天鱼，或者在爱丁堡一套公寓里住一个周末的权利——任何他们能提供的东西。

妮基是早上9点到的，她扎起的头发像极了一个小号热气球。我对她说这不大美观。不用说，是她自己做的发型。

我在店门口扫路的时候，两个女的刚好走过。一个对另一个说：“这店没什么可逛的，尽是一些书。”

快打烊时，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采购了一些酒和食物，心想拍卖前的派对用得上。结果没人来。太好了。这些酒足够撑一个月了。

拍卖会今晚在郡大楼的正厅举行，费恩是主持人。我捐了两件拍品：一部无人机航拍录像带和一个“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前者以140镑成交，后者45镑。

拍卖结束，我和几个人去了酒吧，妮基也去了。回家后，她向我保证明天她来开门，那样我就可以睡个懒觉。

流水：295镑

顾客人数：15

5月1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8点55分醒来，听不到楼下有任何动静，于是下楼开了门。最后妮基是10点到的，邈里邈邈，一看就宿醉未醒。

一个戴贝雷帽和单片眼镜的顾客：有没有艾里克·“玉黍螺”·布朗^[13]的书？

我：恐怕我从未听说过他。

他：什么？你从未听说过艾里克·“玉黍螺”·布朗？

他就这样说了下去。

船长——他向来不怎么为我的福利着想——仿佛在我和顾客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线。大半个下午，他都躺在柜台上，但凡有人敢凑过来付钱，他就发动攻击。

流水：100.48镑

顾客人数：8

5月1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8

找到的书：4

谢天谢地，今天上午我们找到的书是订单里相对值钱的几本。成功找出的书总价180镑。

卡勒姆过来继续拆“园艺室”，逐步将其改建成供伊曼纽埃拉居住的棚舍。书店后屋一整天都充斥着榔头和电钻的声响。

卡罗尔一安来找安娜讨论一项旨在推广这一地区的全新商业计划。卡罗尔一安眼下的工作是商业顾问，从安娜搬来威格敦起她俩就是好朋友。两人总是在酝酿各种不靠谱的商业计划。

下午4点，一个客人走进店里，看了一圈后发现了我说：“噢，你在那儿啊。你以前是在那儿的。”边说边指着房间另一边。自打我买下书店，这柜台就完全没挪动过，或许再早十年也是在现在的位置。从来没摆在过他指的地方，不过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我实在不想跟他进入这一话题，于是我礼貌地点点头，继续看书了。

eBay上的两套图像小说还没人出价，但关注的人倒有好几位，这通常说明迟早会有人出价的。

流水：113.50镑

顾客人数：14

5月1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戴维·布朗送来了他为这周末的“春日狂欢”准备的画。他打算把画挂在大房间里——九月节庆期间，那间房是我们的“作家休憩处”，一年中足够暖和的几个月里，它则充当我的客厅。

一个留着漂过的金色短发的女人来到店里，她买了本威廉·霍加斯铜版画插图画册。我认出她是以前来过的客人，便同她闲聊起来。我说我记得她一年前来过店里，结果她告诉我那已经是整整三年前的事了。

好些年前，甚至在我刚买下书店的时候，版画都非常好卖。那些年里，常有人为了取出书中版画“破坏”许多好书。铜版画尤其受欢迎，一是因为这是项比较古老的技术，作品的年代势必更为久远；二是因为比起后来出现的相对粗犷的钢版画，铜版画在审美上更有温度。不管是裱过还是没裱过的版画，如今都很难卖了，放在十五年前，这位女客人买下的霍加斯画册里的版画也许能卖10镑一张。可现在办不到了。就算卖得出去，也就3镑或4镑一张。

她离开后，我给一批登山类的书标价，这时一个客人来问：“有没有一块区域放的是关于旧一点的书的？”我答道：“你是指关于旧书的书吗？书目之类的东西？还是你问我们有没有把旧一点的书归在一处？”客人：“我不知道。”

一个男的拿来了一整套《苏格兰统计报告》（21册，1791—1799）。大部分品相都很差，不过内部挺好。眼下“苏格兰室”的架子上已经有一套了，而且我两年前买来后一直没卖出去。不知为何我给他200镑买下了这套书。

大半个下午都用来打包“开卷随缘书”了。

流水：187镑

顾客人数：15

5月2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因为想省运费，我一直在和皇家邮政一个叫盖里的人联络。今天——对“邮费现状”评价一番后——他在电话里建议道：“我们用一个DMO来替换你的OBA，那样一来，你的STL会转移到一个CRL。”听到我这头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盖里显然感受到了我发现自己要在一个句子中面对这么多三字母缩写词时逐渐上升的怒气，便安抚我道：“没关系的，会有很多培训。”培训。这个词一出来，准保可以让大多数“个体户”脊背一阵凉意。我再也，再也不想经历培训了。倒不是我厌恶学习新知识。只是举凡上班族的“培训”，相当于听某个人讲上三天人人皆知的道理，与此同时，你脑子里想的却是各种其他你本来可以做的、远比听课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之所以认为我再也没法回归为人打工的生活，这是一大原因。再说了，头脑正常的人也不可能雇用我。

我从手头在整理和标价的几箱书里翻到一本奥登的《关于那所房子》^[14]，书的护封里夹着一封信：

150号房间。

致：158号房间的住客。

如果你能在关门或者关电器开关（好像有点频繁）时避免发出声响，我会心怀感激。我在最近遭遇的一场意外中摔断了手臂和手掌，因此情绪十分糟糕，必须每天去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嘱咐我应该尽量保持安静，尽量多睡觉，所以我才给你写这封短

信，恳请你照顾一下，不要发出我前面说的那类声响，尤其是晚上10点以后。

也许你并不知道声音能传到我屋里来。

提前感谢你的善意合作。

不知道这本奥登是收信人的书，还是说寄信人后来改了主意，把信夹在里面不让别人看见。

一个美国女人进店来找“麦克康内尔宗族相关书籍的区域”。大部分来苏格兰逛书店的美人好像都会找宗族和家族史一类书。今天晚些时候，一群美国人来到店里，这次是要找一切有关《外乡人》[\[15\]](#)的书。

昨天买霍加斯版画集的女人回店里来加入了“开卷随缘俱乐部”。

流水：221.99镑

顾客人数：12

5月2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离一年中最长的那天还剩一个月。

上午9点30分，卡勒姆过来掘掉“园艺室”的地板，为改建做准备。10点钟，诺里（书店前员工）跑来借走了货车，10点30分，伊莎贝尔来做账。11点，戴维·布朗过来在大房间里布置他的画。所以屋

里到处有人在忙，只不过忙归忙，大部分都是害我花钱而不是帮我赚钱的事。

那两套图像小说在eBay上卖出去了，但此前有人发邮件来问，我设了40镑保留价的那套能不能30镑卖给他。我知道他是想问问看，便答复道，如果流拍，我会将套书拆散，在eBay上分册出售。最后只有他出了价，付了足额40镑。另一套也达到了50镑的保留价。

今天收到的邮件：

自从我1950年离开伦敦来到澳大利亚，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想要弄清我当年不得已没带走的到底是哪个系列的书。那是些插图历史书，有关于史前英国、大英帝国、南北美洲之类的内容。可能是博物馆的出版物，也许是四开本，平装，顺便说一句，每本书在 100页到200页之间，通篇配有多个来源的版画插图，每幅都带简短文字说明/图注。你能帮忙吗？提供一个出版方名字，或者一些准确的书名？

老实说，一套系列书中的任何一本都符合他的描述。

流水：162.50镑

顾客人数：14

5月2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又在店里。谢天谢地，今天没有“老饕星期五”大餐。我开着装满东西的货车跑了趟格拉斯哥的废纸回收厂。那地方尽是来来往来的卡车和货车，我等了一个小时才轮到我的东西上秤，又等了一个小时才称出重量。

回家时我顺道去了克罗斯希尔（距威格敦大约30英里）的一栋宅子，好几年前，我曾从这户人家买过书。现在住在里面的是当时卖书给我的人的女儿；两位老人搬去养老院了。记得第一次过来时买到了两本难得一见的关于中国明代瓷器的书，后来这两本书卖出的价格都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今天的书都是店里常见的大路货，其中有一些封皮带图的W. W. 雅各布斯^[16]和几本初版P. G. 伍德豪斯（没有书衣），我装了三箱，说可以给她170镑，可她看了一遍我选的书后又拿掉了二十来本，这么一来我们就得重新谈价钱。碰到这种情况实在气人。

明天就是威格敦美食节了，我已把几年前买的大帐篷塞进货车。之前大部分时间它都在一个货棚里，搬的时候我发现帐篷里掉出来数量惊人的老鼠屎。恶心就不用说了，对健康也可能是个危害。明天早上贝芙和菲奥娜会把帐篷支起来。威格敦美食节在春末和夏初之间的空档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直是一年中排得上号的喜庆日子。

流水：40.50镑

顾客人数：8

5月2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不在：她兄弟来了，她想带他转转。他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坐在一辆后面永远装着一袋肥料的货车上四处兜风。

今天阳光灿烂：威格敦美食节——广场上办美食节，今年还是头一遭——赶上了完美天气。上午9点，贝芙和菲奥娜过来取走车钥匙，支起了帐篷。菲奥娜的先生罗比也来了，需要额外人手的时候他总是会出现，还有贝芙的先生基思。威格敦的书商明显分成两类：做事的和不做事的。不过我不太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类。

上午9点30分，戴夫·布朗带来了更多“春日狂欢”展览上要用的素材。之前我答应过让一个写作小组也用这场子，却完全忘了，所以10点30分，当一个名叫玛乔丽、头发乌黑油亮的美国女人跑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活动主持时，我有点吃惊。11点钟作家们来了，我决定让两方自行拼杀，解决争端。

刚过11点，一个金发女人来到柜台前。她找到了一本准是在我买下书店前很久店里就存在的书。那是一本破旧的“观察者丛书”[\[17\]](#)，标价50便士：“两个问题，第一，这书脏兮兮的，能不能打个折？第二，我能不能刷卡付款？”听到我说这可能是店里唯一一本标价50便士的书，她一脸惊恐，把书留在桌上走了。我们大部分不带书衣的“观察者丛书”都卖4镑一本，带书衣的则卖6镑，这两个价位的卖得都不错。

中午，一个扎着马尾辫的胖子竟然卡在一堆箱子和放科幻小说的书架中间。为了救他出来，我只好搬走了几个箱子。

流水：279.91镑

顾客人数：33

5月24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早上9点开门的。10点，特里西娅和卡勒姆（戴维的女儿和儿子）来给“春日狂欢”展览当工作人员。

今天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开篇就让人预感不祥：“嗨，我有96本皮面装帧的浓缩版《读者文摘》，还有一些单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更多信息，谢谢。”《读者文摘》，尤其是浓缩版的小说系列，可能是你在做二手书生意时最不乐意碰到的东西。它们毫无价值，我入行十四年，印象中只有一次客人要买这种书。

临近饭点，有个男的拿着一小摞关于本地历史的古董书来到柜台。妮基的标价严重低于市场价，其中有套两卷本的赫伯特·麦克斯韦尔爵士^[18]《道格拉斯家族的历史》，她只定价40镑。我上一次买入这样一套书花了80镑，以120镑卖了出去。他问：“这些全要的话，一共多少钱？”想不通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计算40镑加25镑加45镑竟然是这么费脑筋的事。

一个戴着“鳄鱼邓迪”^[19]式样的帽子、把自己的白色山羊胡染成蓝色的男人拿起一本《废话顾问》^[20]，读了一点，咯咯笑着告诉他朋友：“这很戳我的笑点。”说完他把书放了回去，买了一本写儿童虐待的书。

打烊后，卡勒姆、杰拉德（我表弟，他从爱尔兰过来玩）、安娜和我去了酒吧。看样子肯定是在举办什么三轮摩托拉力赛，整条街停满了几溜轻型摩托和三轮摩托。

流水：224.92镑

顾客人数：33

5月2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没有订单。“季风”怕是又犯毛病了。

今天是法定假日，也是“春日狂欢”最后一天。店里都是跑来跑去的孩子，一团糟。丹尼（我邻居，是个水暖工）过来看了看我打算在后屋的棚舍里做的工程。我说抱歉假日里还要麻烦他——他只笑了笑，说法定假日和别的日子并无不同。个体户——大部分零售行业的人——的法定假日和大多数人的法定假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大部分国人来说，法定假日意味着一个长周末：休息一下，度个假。但对我的生意而言，放假期间店里会来很多人，人们想消费，所以到头来，我不仅没法休息，还比平时的周末工作时间更长。与此同时，我们往往还要接待一屋子客人，他们想要喝酒聊天到很晚。

中午，一个前女友的妈妈安娜·坎贝尔拿了四箱书过来卖，我翻了一遍，挑出一些，给了她25镑。卖书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对我说希望他们的书“去个好人家”，仿佛那些书是一只他们挚爱的宠物或者一件传家宝。我不知道我卖出去的书最后有没有去“好人家”，如果我非要吹毛求疵地坚持这一点，说实话，哪怕只是问一声我的客人，他们家是不是可以作为书籍归宿的“好人家”，恐怕我都会搅黄好多单生意。

“文身控异教徒”桑迪又拿来四根手杖，花掉了12镑积点。

一个北爱尔兰男人在店里待了四小时，每次我想在某个书架上找书他保准会挡在前面。他在店里的整段时间，我甚至都没看到他从书架上取下过任何一本书。最后他问我神学书放在哪里，我告诉他神学书都放进箱子里了，堆在音乐类书籍前面。自从我把神学书装箱堆放在音乐书前面（所以眼下也看不到音乐类区域了），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客人来店里找音乐类或神学类的书。这位客人什么也没买。

5点30分，一个女的来到柜台前，说：“你店里只有一种R. S. 托马斯^[21]的书。”我谢过她让我知道，继续给书标价了。

快打烊时，来了一大家子——可能有十五个人。他们人好极了，而且都买了书。是其中一个女儿不让家里人去盖勒韦的其他旅游景点，坚持要先来书店。

流水：357.37镑

顾客人数：44

5月2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卡勒姆过来建棚舍。

今天我卖掉了一本叫《世上最无意义的100件事》的书。是一本才出版一年的精装书，原价14.99镑。妮基给它定价2.50镑。换作我的话，会定6.50镑。她说我们的定价需要和亚马逊竞争，但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亚马逊上有很多本标价才一便士。我打算好好劝她一下：我们给旧书标价时，不应该考虑那些价格很低的在售条目，而

是应该想一想，如果这是本刚出版的新书，定价会是多少，再将价格除以三。

一个亚马逊上的买家发邮件来说他很失望，因为他从我们店里订购的书缺少书衣，跟亚马逊图书条目上的照片不一致。我解释说亚马逊上放的是通用的产品照片，同一条目下在售的还有十二本。不可能都是同一本书。

一个长得跟《老爸上战场》^[22]里的梅因沃林船长一模一样的男人来到柜台，说：“我八十九岁了，住在明尼加夫^[23]。我在搬家，有很多书要清掉。附近有二手书市场吗？”

流水：193.98镑

顾客人数：16

5月2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上午10点，卡勒姆来继续改建“园艺室”。经过书店时，他嘲讽地评论道，店里挺忙啊。其实除了我俩，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11点，一个客人拿来一箱子书：“都是初版。”是初版没错，但主要是迪克·弗朗西斯^[24]一类货色，基本没有价值，因为这种书印量很大。不过我还是挑出来了几本里德小姐^[25]和特里·普拉切特的小说，还有一本关于桑威奇群岛^[26]的有趣的老书。网上只有两本在售，便宜的那本200镑。我把书上传，挂了125镑。

下午下起大雨，店里——本来很冷清——突然站满了客人。卡勒姆正好穿进来问我一个关于门洞位置的问题。此时准有四十个人在店里。等他挤过拥挤的书店，终于成功来到柜台前，我提醒他别忘了早上他是怎么说的：“店里挺忙，是吧？”

一个个头很高的法国女人买了价值4.50镑的书，坚持要刷卡支付。付款时她用手挡着密码器，不让别人看到数字，即便当时屋里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了。她离开后，“鼯鼠人”来了，他急匆匆跑过柜台，走进历史类书籍的区域开始钩沉文史，随后又静静踏入“铁路室”。等他回到柜台，他选的书已经足有一打——他的手紧紧抓住书堆底部外侧，他的肚子则抵着内侧——快碰到鼻子了。书的种类依旧五花八门，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中的一本零册（第五卷）、一本写达勒姆郡金矿历史的书、三本企鹅版伊夫林·沃小说和一本关于布里斯托尔大教堂“施恩座”^[27]的插图书，还有几本别的。他正把手伸进各个口袋里东拼西凑出正确数额的钱，这时，我看到他鼻尖下面出现了一大滴鼻涕；我津津有味地看着，它慢慢变长，开始跟随他动作的方向摇摆。幸好赶在地心引力对这滴鼻涕的命运做出最后决断之前，他熟练地挥袖一抹鼻尖，用吸水性不佳的涤纶外套将其带走，随后付给我37镑结清了书款。

流水：429.83镑

顾客人数：45

5月2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季风”给我发来回复邮件，说是由于亚马逊的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才会接到明明已经卖出去的书的订单，我需要将我的库存全部清空后重新上架。据说只要点一下鼠标就全部搞定。

今天早上开店时，那个留胡子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坐在凳子上等我。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一年两三次会开着他那辆又大又破的蓝色货车来卖书给我，他的货通常内容有趣，品相也不错。我很确定他是睡在车里的，虽然里面没有任何一件能提供舒适的用品：连张床垫都没有。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要我说，如果你用“忧郁”来形容他，他会感到很荣幸的。我买进了六箱各种各样的书，给了他180镑。

昨晚下了大雨，我查了查河流的水位：克里河是3英尺6英寸。所以说今天下午是去明诺克湖钓鱼的完美时机，我便发了个邮件问我爸想不想去。他回信说背痛得厉害。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会错过钓鲑鱼的机会。

快到饭点时，一个男的进店问我要不要买书——“我有三袋子，还能再装三袋。”那就是六袋子。到手一看是一批非常好卖的平装本现代小说，其中有本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记得我住布里斯托尔时室友推荐过。我从来没读过马丁·艾米斯的作品，于是把它放在了那堆不断变厚中的“待读书”上面。

我正在整理桌上的书，这时，一个老年顾客决定一屁股坐上去——店里各处明明放有七把椅子。

流水：323.90镑

顾客人数：32

5月2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的一个订单里是那本写桑威奇群岛的书。货品周转得快总是既能让你宽心，也能再次向你证明你买入、卖出某件东西的价格基本正确。顾客拿着要卖的书来你店里，说他在Abe上看到一本标价好几百镑。快速查一下，你往往就会发现其实网上还有好几十本，价格从10镑到几百镑不等。哪怕是标价10镑的那本也可能标高了，因为它还在网店挂着呢。

妮基今天在店里，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就我花费180镑买入的那个爱尔兰人带来的书争论起来，以此开启了这一天。书的成色平平，我扔了大约四分之一出来。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筛检我不要的那些书，可眼下我们还积压了三十箱左右新来的好书需要整理。

书店前屋有张精美的乔治王朝时期梳妆台，是我大约两年前从邓弗里斯的拍卖场买回来的。盖子一直开着，但今天我好几次发现妮基把盖子盖上了，还声称“小孩子老是在角上撞头”。这盖子都打开好几个星期了，我在店里的时候，这种情况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季风”还是显示我们的货在亚马逊上的库存状态为“下架”。二十四小时后，我发去邮件问他们这是否正常，因为要让我们放到网上的10,000本书恢复在售状态，“重新上架”的按钮总得出现啊。

下班后我和卡勒姆去了酒吧。

流水：187.50镑

顾客人数：18

5月3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早上，妮基早起开了店。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书，是我不想要而妮基偏要从那个爱尔兰人卖给她的几箱书里抢救回来的。书卖了30镑，她毫不掩饰看到我犯错她感受到的快乐。

妮基去吃午饭的时候，一对夫妻（跟我年龄相仿）带着两箱原本属于女方父亲的旧书来到店里。书况很差，大部分是一百年到两百年之间的老书。原来她父亲曾自学书籍装订，是拍卖会的多年常客，搜罗品相不佳的旧书用来修缮。这些是他去年过世前未及修复的书，他们拿不准应该如何处置。因为品相不佳，只有两三本我能拿来卖钱，而修书的成本又过于高昂，我便付给了他们20镑，但愿我能说服当地的装订师傅克里斯蒂安为我修复其中几本，剩下的书就用来抵偿费用了。

这些年来不时看到这种状况的书，对于书籍的制作过程我了解了不少。面对一本前后硬封和书脊皆已脱落的十九世纪早期旧书，你可以确切看到缝线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而作为缝线材料的细绳——等装订师用小锤反复敲击，将封面的皮革贴合上去后——就变成了书脊上的突起的“竹节”。一般情况下，你会在这一时期的皮装书上看到五道“竹节”。一本装订损坏的书摆在你眼前时，连“书帖”也会一目了然。

按照惯例，一本书的尺寸由两个因素决定——印刷书籍内容的原始纸张的尺寸，为了制作“书帖”而将纸张折叠的次数，或者说页面的数量：

一次折叠后的书帖包含两页^[28]，这被称为对开本。

两次折叠后得四页，书为四开本（缩写为4to）。

三次折叠后得八页，所以是八开本（8vo，在今天也是最常见的书籍尺寸）。

四次折叠后得十六页，这被称为十六开本（16mo）。

还可以调整成其他尺寸：12开，32开和64开。

全张纸一经印刷（就一份八开的书帖来说，排字工人需要准备十六面铅字，八面在全张纸的上半，八面在下半）并折叠成书帖，那些编有号码的书帖就会以正确的顺序被排列，再由细绳缝合书脊。完成后，装订师可以选择对书加以裁切，这一来能让书页的边缘变得整齐，二来能分离书帖中原本相连的各页。有时候也会出现页与页依然连在一起（未裁）的书，但通常仅限于前切口。书顶和书底两个切口基本上总是裁开的。

妮基走后我给自己倒了杯金汤力，随后走进院子，开始读《时间箭》。春天来了，白昼变长，地面在阳光下逐渐有了暖意，躲进院子享受宁静的傍晚，又一次成为在店里工作一天后很有吸引力的休闲方式。

流水：189.99镑

顾客人数：16

^[1]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创立双名法，为近代分类学奠定基础。

^[2]*The Private Papers of a Bankrupt Bookseller*, William Young Darling匿名出版的作品。

[3] Alastair Reid (1926—2014)，苏格兰诗人、南美文学学者和译者，以翻译博尔赫斯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作闻名。

[4] 指英国作家Winston Graham (1910—2003) 在1945年至2003年间创作的关于罗斯·波尔达克 (Ross Poldark) 及其后代的系列作品，共有十二本。

[5] 或许是因为Dane Love的名字可以理解成“丹麦人的爱”。

[6] Waterstones，英国连锁书店，第一家开业于1982年。

[7] OXFAM，即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的缩写。

[8] “布雷兰德”的原文为Brellend，如果漏了r，就变成Bellend，这一单词在英语里可以指男性生殖器的龟头。

[9] Osiris，又译“俄赛里斯”，古埃及的冥神。

[10] 指将车停在另一停靠在人行道边的车辆旁的违章行为。

[11] 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坎布里亚郡首府。

[12] *Blake and Mortimer*是比利时的Edgar P. Jacobs (《丁丁历险记》作者埃尔热的好友与合作者) 始创于1946年的系列漫画，带有冷战间谍情节的科幻小说元素，后文的*Adèle Blanc-Sec*的作者是Jacques Tardi，以同名的女侦探为主人公。

[13] Eric ‘Winkle’ Brown (1919—2016)，英国传奇飞行员，“玉黍螺” (Winkle) 的外号源自他身材较为矮小。布朗出过很多书，也为多本航空主题的作品写过序言。

[14] *About the House*是W. H. Auden出版于1965年的诗集，其中好几首诗都是关于他在维也纳的住处的。

[15] *Outlander*，美国作家Diana Gabaldon (生于1952年) 创作的系列小说。

[16] W. W. Jacobs (1863—1943)，英国短篇小说作家。

[17] The Observer's Books指的是Frederick Warne & Co. 在1937年至2003年间出版的一系列口袋本图书，主题丰富（艺术、历史、野生动植物等），总数超过800种，是有些藏书者倾其一生收藏的一套书。

[18] Sir Herbert Eustace Maxwell (1845—1937)，苏格兰小说家、园艺学家、古文物收藏家、政治家。《History of the House of Douglas》是他出版于1902年的作品。

[19] Crocodile Dundee, Peter Faiman执导的澳大利亚同名冒险喜剧电影（1986）中主人公的名字，是位捕鳄鱼能手。

[20] *Tripe Advisor*, 书名模仿旅游网站名Tripadvisor（中文版本为“猫途鹰”）。

[21] R. S. Thomas (1913—2000)，威尔士诗人，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宗教诗人”。

[22] *Dad's Army*, 上映于2016年的喜剧电影，由Norman Cohen执导。

[23] Minnigaff, 离纽顿·斯图尔特不远的一个村庄。

[24] Dick Francis (1920—2010)，英国冠军级骑师、犯罪小说作家，曾三次获得埃德加·爱伦·坡奖。

[25] Dora Jessie Saint (1913—2012)，笔名Miss Read，英国小说家、教师，作品深受简·奥斯丁影响。

[26] Sandwich Islands, 美国夏威夷群岛 (Hawaiian Islands) 的旧称。

[27] 原文为misericord, 或称mercy seat, 指教堂座椅活动座板下面的木质浮雕，信徒长时间做祷告时，翻起的座板上的这一部分可以提供支撑。

[28] 同本书2月23日条注释，此处的“页” (leaf) 为印刷术语，正反两“面” (page) 为一页。

六月

我们从教士手里买入的大部分是些旧神学书，得知为那么一大堆书我们只愿意付三十先令，他们惊呆了。他们的回信往往带着义愤，说四十年前他们购买克鲁登^[1]的《语词索引》和史密斯^[2]的《圣地之旅》都花了不止这个数。克鲁登那本还能卖几个先令，可他们不明白旧神学书——唉，就是旧神学书而已。我差点对一个牧师直说，这些大部头旧书，我能想到的最佳用途就是被埋进院子当肥料。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缪尔写下上面的话至今，这方面的情况变化不大。神学书仍旧很难卖：如今连克鲁登也没销路了。我店里的大部分神学书倒不是从牧师那儿买进的，而是从他们的遗孀那儿，她们往往急着要处理掉书，为其他东西腾地方。但牧师遗孀并不是唯一想买神学书给我们的群体；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人拿着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圣经》来店里询问，那些书通常装帧富丽，配有金属搭扣。它们当年肯定售价不菲。班扬也是一样的情况。店里放着许许多多老版本的《天路历程》，但同样，基本不值钱。它们现在没了市场，而且以后也不见得会好转。不过很早以前出版的神学书有一定价值，那主要是因为它们古老：2007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古腾堡《圣经》（1455）的一页卖出

了74,000美元的价格。但这是特例，它的价值在于古腾堡《圣经》是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第一本书。

从顾客这方面来说，他们经常让我们找神学书，或者“宗教类书”，或者——更加常用的说法——“基督教的书”，但很少有人会买任何一本。如今更为常见的情形是，顾客来店里找关于灵修和东方宗教的书。要找神学书的人里，绝大多数带有北爱尔兰口音，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肯定是此地和北爱尔兰的一个行政区离得近，而对那儿的很多人来说，宗教、政治和身份认同牢牢纠缠在一起，这导致了他们对神学话题的兴趣经久不衰。这些顾客多半会来找攻击罗马教廷的后宗教改革时期文学。

除了神学类藏书，另一类经常有人想卖给我们的单一主题收藏是法律类藏书。多年来我买入过好几批法律书，但我不敢确定我以后还会沾手另一批了，除非其中包含非常有意思的书。一般情况下，该类藏书都是由《苏格兰法律时报》的判例和公共法规组成的。这类书通常带有小牛皮外封，运气来了，我可以把它们卖给某个想用漂亮书填满书房的人，或者，就像有一次那样，卖给为电影装修布景的公司。它们的价值全在于装帧。

6月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早上收到一封信，来信者显然从没光顾过我们书店：

亲爱的书店：

首先，我想说你们真是品位高雅的书店。“书店”专注于独特、高质量的商品和创新的设计，令我极为欣赏——其实正是这些品质，促使我联系你们的。

不出所料，他是个自己出书的作者，写信来是想说服我进一些他那部关于美人鱼，或者精灵，或者类似的鬼东西的小说。他可以去“联系”别的地方。

上午11点，牧师杰夫来了。暖和一点的日子里，他骑电动车往来，冬天的交通方式则是坐巴士。他告诉我他本周日的布道谈的是不忠带来的危害，灵感来源于他听到的一则关于一位堂区居民的流言。

没能成功设置好皇家邮政的DMO系统来代替老朽的OBA，我只好给他们的用户服务部打了一小时电话。待一切终于就位、系统顺利运转，我发现他们力推的DMO甚至还不如OBA。皇家邮政的国有属性似乎只留给了它一项遗产：对缩写词的极度迷恋。这些缩写代表什么意思我完全搞不懂。毫无疑问，这些系统都是永远都用不到它们的人设计出来的。

流水：330镑

顾客人数：29

6月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两个订单，一个Abe，一个亚马逊。一本是《爱丁堡市政建筑》，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书，精装本，斜边^[3]封面，烫金书名，带13张插图，1895年出版，售出价60镑。亚马逊那一单是本小小的、不起眼的平装本，书名叫《安塔尔，FV12000系列英国陆军服役史》——一本关于一种军用车的书，售出价58镑。那种你可以理所应当地放心认为第一本书值50镑左右，而第二本书或许能卖8镑的日子已经远去。如今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不在网上把差不多每本书都查一遍，你也几乎很难从一大堆现代平装本中挑出值钱的那些。

一个老妇来到柜台前，说：“能帮个忙吗？我在找一本书，可记不得书名了。那本书叫《红气球》。”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对话是稀里糊涂的。

书店即将打烊时，迪肯先生来买了一本纳尔逊将军的传记。他向来不健谈，但今天竟连招呼都没打。

流水：322.97镑

顾客人数：23

6月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今天上午来了七个订单。准是因为亚马逊数据库里的条目经过一轮下架和重新上架，订单量迎来了一波激增。

伊莎贝尔过来做账。她在办公间里发现了一只黑猫。我们花了十分钟追着那只小杂种满书店跑。

3点钟，两个退休的美国人来到店里，他们都穿着紧绷到恶心的莱卡骑行套装。所有骑行爱好者都是一个样：径直去找全国地形测量地图，仔细查看，规划骑行线路，然后空手离去。后来又来了一些美国骑行爱好者，其中一个对着我说了半天如何用旧书制作好玩的手工艺品。如果妮基在，他俩准能闲扯上几个钟头。

从那堆“待读书”中重新拿起我那本《新忏悔录》，下班后又读了若干页。通常我开始读一本书就会一口气读完，但读这本的过程中却会不时插进别的书。也许我潜意识里想把这本书读得久一点。在某些方面，《新忏悔录》与《凡人之心》非常相似，不过詹姆斯·托德（叙述者）缺少几分洛根·蒙特斯图尔特的魅力。此书讲述了一个人完满而迷人的一生。我刚读到他参军那部分，他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恐怖。准备把书放回那堆“待读书”，晚点继续。说来奇怪，此书的谋篇布局会让人自然而然这样去读：它就像好几部书合而为一。近600页的篇幅，完全可以是好几本书。

流水：154镑

顾客人数：12

6月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卡勒姆今天过来继续建棚舍。棚舍逐渐接近完工，但我想应该赶不及伊曼纽埃拉过来。

上午10点左右，一个澳大利亚男人跑来柜台告诉我他在悉尼一家书店捡了大漏：是一套1841年版的破烂品相五卷本司各特“威弗利小说”。他问我这套书能卖多少钱，我便如实相告说最多20镑。他顿时泄了气。他买这套书花了23镑，满心以为自己淘到了宝。“威弗利小说”——不管年份多老——除非装帧上佳，鲜有值钱的。它们随处可见，重印了那么多次——就像彭斯的作品一样——绝大多数版本都不值钱。适用于彭斯的“拇指规则”^[4]是，如果是他去世（1796）之前出版的书，那可能会有些价值。去世之后出版的那些，价格就跌得厉害了。彭斯最重要的编目学者叫J. W. 埃格雷尔，看完他书里罗列的彭斯作品版本你准会震惊。好几年前，有个客人拿着一套1820年左右的破旧两卷本彭斯集子来到柜台。他问我重新装订这套书大概要花多少钱，于是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也许把书扔掉，再去买套同样版本的书来代替比较实惠。没想到他大叫起来：“你好大胆子！这是我曾祖父的书！”至于他怎么会觉得我预先知道这一信息，我就实在不知道了。

10点，光纤工程师来给超高速宽带安装了新的线路。

卡罗尔一安是2点到的，因为我要参加她未婚夫克雷格的单身周末旅行，其间由她看店。我们要去克莱德河^[5]航行。我先开车去艾尔附近的朋友家住一宿。明天一早去停在船坞里的船上同他们碰头。

流水：229.54镑

顾客人数：21

6月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早上8点来到船坞，发现大家都一副没怎么醒酒的样子。昨晚他们一直在船上喝酒。我们中午从拉戈斯启航，驶向康沃尔半岛的塔尔贝特。下午5时到达目的地，起风了，天气非常舒适。泊好船，去酒吧，看来克雷格昨晚喝得元气大伤，今天只喝了不到四分之一品脱就到位了。

流水：230镑

顾客人数：17

6月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上午10点，卡罗尔一安来电话说店里的座机不通了，刷卡机也没法用。唯一的可能就是光纤工程师装错了东西，于是我叫她打电话给我的宽带供应商和电话公司来解决问题。

今天狂风暴雨，我们只好在塔尔贝特待到下午3点，然后开船去海湾另一边的波尔塔韦迪亚。升帆时竟然把主帆给扯破了。艰难地抵达了波尔塔韦迪亚，在那边新建的高档船坞里吃了饭喝了酒。

流水：310.98镑

顾客人数：36

6月7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起得挺早，坐船回到拉戈斯。洗了船，开车驶回威格敦。傍晚6点到家。

6月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是弗洛来店里干暑期工的第一天。座机和刷卡机到中午还是没好，我便把所有新插座检查了一遍，发现有条本该插上的电缆没插。我接好电缆，一切都恢复运行了。

我登上书店的亚马逊卖家账户看了下信息，发现因为某条新出的规定，现在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交一个叫作“独家业务代码”的东西、一份护照复印件和一份关联账户（他们每两周会汇入一点菲薄的补贴）的银行清单。做不到的话，你的账户就会被暂时冻结，无法进行网上交易。我只好写信给税务局，索要UBC^[6]。这条规定的目的大概意在进一步规范亚马逊的行为，结果却难以避免地妨害了小经营者的利益——亚马逊会将额外开销转嫁到他们身上。

流水：265.50镑

顾客人数：24

6月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弗洛今天上班，天气温暖和煦：和她的性格截然相反。整个上午，不管我问什么问题，提什么要求，她都一言不发，只以一系列的耸肩和咕哝表示回应。

卡勒姆来了。他一有时间就来干活，一心想赶在伊曼纽埃拉来之前建完棚舍。

店里来了个女的，她没完没了抱怨着一本售价4镑的书品相不好。她在网上找到这本书，决定在投入如此一笔巨款之前先来店里看看实物。她拿着书来到柜台，开始挑剔磨损的书衣和书上前主人的签名，于是我给她看了书的条目，她说的每一个缺陷都简略写到了。她说这本书她至多出2镑，于是我把书重新上了架，标价8镑（网上第二便宜的一本卖12镑）。

上面说到的书名叫《城堡里的公主》，圣教书会1885年出版。这家出的书，一眼看上去总是有点意思，可能还挺值钱，但等你看到出版方的名字，顿时就能确定它们不值几个钱。圣教书会成立于1799年，旨在向妇女、儿童和穷人宣讲福音。他们后期的出版物——1850年以后——非常令人腻味，有浓厚的说教气息。比如《城堡里的公主》中一篇故事，叫《听妈妈话的男孩》。店里书架上有十来本RTS^[7]版的书，但我不记得卖出去过。

夜读《时间箭》。

流水：166.38镑

顾客人数：9

6月1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又是个大热天，艳阳高照。弗洛准时到店。过了一小会儿，卡勒姆来了。

上午11点，我拿着一杯茶下楼找弗洛，结果看到她大张着嘴惊恐地盯着一个头戴一顶怪异的红色贝雷帽的男子。她就衣品发表的尖刻批评通常是针对我的，看到她这样盯着另一个人，令我耳目一新。

今天大部分时间，我和卡勒姆在棚舍里干活。中间有一度我们在把一块石膏灰泥板竖起来，可这时一个客人出现在门口——他是翻过了碎石堆和建筑材料才到达这里的。他问卡勒姆：“这间是‘园艺室’吗？”卡勒姆说不是，他已走过“园艺室”门口了。客人回答：“噢，所以我应该穿过那扇写着‘园艺室’的门是吧？”

流水：223.99镑

顾客人数：17

6月1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0

今天弗洛在店里，一如既往态度恶劣，不爱讲话。

流水：40.50镑

顾客人数：7

6月1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阳光好，天气热。妮基当班，不过谢天谢地，没有“老饕星期五”大餐。9点刚过，卡勒姆来了。他昨天去爬了凯恩斯莫，那是附近一座海拔2,000英尺的山，沿途风景很好，各个方向都有绝佳的景观。10点30分，阿什利和乔治来了。阿什利向我保证，下星期二，最迟下星期三他们就能干完。阿什利和乔治是锅炉工，在阿什利父亲设在邓弗里斯的公司“太阳能”上班。他们会在书店后面装一个有机燃料锅炉。

白天花了很多时间帮卡勒姆一起建棚舍。作为他的下手，我被派去天花板上装电线的阁楼通道里干活。不料从里面倒退出来的时候，我的T恤被一颗松动的钉子撕破了。那里面又闷热又可怕，塞满玻璃棉，到处是灰尘。今天，夏日的烈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待在里头简直闷得难以忍受，人都要窒息。

没有亚马逊订单，怀疑因为我不遵守新规定，账户被暂时冻结了。邮局送来了税务局寄给我的UBC表格，于是吃过午饭，我花了一个钟头在亚马逊上填表。下班时候我账户的状态终于变成了“待处理”。

下班后，我把车送去文森特的修车厂做保养，随后同妮基和卡勒姆去喝了一杯。妮基留下过夜，我让她舒舒服服睡床上，可她谢绝

了，宁愿躺在旧仓库的乞丐窝里。

流水：176.48镑

顾客人数：16

6月1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早上9点下楼时，妮基已经起来了，正在重新整理音乐类书籍的区域。她单方面决定我们应该把科幻作品区域里空余的地方用来摆堆在地上的多余音乐类书籍。科幻作品那块——不像大部分放其他书的区域——总是好像有个巨大的缺口。那也是最难保持整洁的地方之一。至于这是因为那边处于柜台的盲区，人们觉得可以不受监视，还是因为科幻作品的粉丝本来就邋遢，我就不确定了。

今天所有订单都来自亚马逊，说明“待处理”状态肯定更新了。卖掉的里面有本关于汉默电影公司的书，他们的头牌演员克里斯托弗·李^[8]前天刚去世。

今天收到的邮件里有封大英图书馆寄来的信，是他们确认收到我们按要求递交的一本《废话顾问》的收据。因为我们去年出这本书时给它上了ISBN号，我们必须（像每家出版社一样）免费提供一本给所有英国和爱尔兰的版权图书馆。共有六家：

- 大英图书馆，伦敦
- 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爱丁堡

- 波德里安图书馆，牛津
- 剑桥大学图书馆
- 三一学院，都柏林
- 威尔士国家图书馆，阿伯里斯特威斯

吃过午饭，我去文森特那儿取车，结果看到车还在起重机上，新的刹车要星期一才到货。

流水：235.96镑

顾客人数：23

6月1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弗洛在店里，言语刻薄，透着敌意，一如往常。

卡勒姆来建棚舍，阿什利和乔治来装新锅炉，所以也在，一度还有珍妮塔，她来打扫书店。这星期得花不少钱。

我在“脸书”上发了一条告示，请大家继续投稿希望出现在混凝土“书螺旋”上的书名，转眼就收到了五个。用这一手段来为计划中的工程筹措资金是安娜的主意，事实证明非常有效。按她设想，任何人想“买”一个书名，都可以花20镑或生造一个，或提议一个真实存在的。然后雕刻师伊恩会把书名刻到一块塑料上，我再把它们跟混凝土书粘在一起。

3点30分，文森特把车开来了——已装好新刹车。

《时间箭》读毕。很喜欢——神秘，引人入胜，作者运用了非常独特的叙事手法，让人的一生时光倒流。接下来准备读一本金斯利·艾米斯。

流水：208.98镑

顾客人数：23

6月1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弗洛、卡勒姆、乔治和阿什利同时出现了。

今天又是跟卡勒姆一起干活的一天，这次要给新锅炉安装水管，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讨厌的阁楼通道里匍匐后退。我在灰尘和高温里待了半小时，设法把艾尔凯森塑料管穿过乔治专门开的一个小孔。每次从里面爬出来，我都大汗淋漓，口干舌燥，还因为沾了太多灰浑身瘙痒，于是在猥琐的报复心驱使下，我偷喝了卡勒姆的茶。

下午没过多久，我在帮卡勒姆给天花板装石膏板的时候，弗洛出现在棚舍里：

弗洛：有个男的找你。

我：是谁？

弗洛：不造^[9]。

我：什么事？

弗洛：不造。

我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店里，留卡勒姆站在颤巍巍的凳子上，把一枚枚干壁钉钻进头顶上方的石膏板，而等着见我的是一个笑嘻嘻的老头，他用一个农产食品袋拎来了满满一袋旧《人民之友》[\[10\]](#)。

流水：124.49镑

顾客人数：12

6月1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弗洛上午9点到的，卡勒姆则在我开店前已经在棚舍里干活了。乔治和阿什利是10点30分到的，可电工从9点30分起就在等他们。不见人来，他只好坐在自己车里干等。不用说，他的误工费全算在我头上。

不料电工烧坏了好几次保险丝，数度让书店陷入一片漆黑。他还不小心打开了水泵，引起了一场小型水灾——黑色的污水从乔治和阿什利还在安装的开口水管里喷涌而出，倒霉的乔治衣服全湿透了。

有个客人拿来了一箱1960年代的《国家地理》杂志，当时我正好跑开了，在棚舍里帮卡勒姆干活，我便让弗洛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不收杂志。我们试过卖杂志，可除了1970年代的《花花公子》《阁楼》和《梅费尔》，杂志根本不好卖。老一点的杂志——比如，古早的《苏格兰人杂志》（创刊号发行于1739年）和早期的《闲谈者》（1709年初次发行），甚至《国家地理》（1888年创刊）——卖得相当不错，

可是除了1970年代的软色情杂志以外，二十世纪的杂志都有点指望不上。目前来说，最值钱的一本《苏格兰人杂志》是1776年8月号，那应该是世界上首次全文刊出美国《独立宣言》的一期杂志。

今天晚上屋里没有热水——毫无疑问是新锅炉更换了管道设备的缘故。

下午，我开车带安娜去洛克比，她要坐火车前往爱丁堡应邀参加一个电影课程。卡尔斯鲁伊斯（距威格敦大约15英里）出了交通事故，两辆卡车相撞，所以封路了。到处都是碎渣，车辆须改道穿过一个小村庄，在一条非常逼仄的路上行驶；路况根本不适合货运往来，可我们还是挤了过去，刚好准时赶上火车。我返程时，那条路又可以通行。

流水：144镑

顾客人数：10

6月1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下午5点到店里，好让弗洛下班回家，结果看到她两眼透着嫌恶，直愣愣注视前方——这一回，对象是一位身穿短裤、白袜拉得很高、脚踩凉鞋的顾客。可以回家，她明显松了一口气。遇上这种她视之为违法乱纪的衣着，她会被震慑住。上星期的红色贝雷帽男人已经够她受了，可今天这人的穿搭显然更糟。

她离开后，我开始给几个月前买入的一批书标价，其中有九册“大路和小道”系列。这套书是麦克米伦公司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版的，装帧醒目（且统一），蓝色布面，封面和书脊文字烫金。这一本本地区导览出自对该地区具有全面了解的作家手笔，虽然信息很密集，却是用各地区的旅行指南的闲话风格写就的，还配了插图。其他出版社想效仿这一系列的成功模式，最有名的如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的阿瑟·梅^[11]“国王的英格兰”系列，罗伯特·黑尔公司的“郡之书”^[12]系列，但在我看来，论审美、出版价值或者内容，其中没有哪套能同“大路和小道”媲美。

收录威格敦相关章节的那本是《盖勒韦与加里克的大路和小道》，1916年出版，作者查尔斯·希尔·迪克教士，一代名家休·汤姆生插图。关于威格敦，迪克在考察小城历史和建筑的各种要素之前，首先写道：“人们对此地怀有某种敬意，不仅是因为它位置尊贵，还因为威格敦的墓园里埋葬着殉道者的骨灰。”他还从受人忽视这一角度比较了盖勒韦和罗卡尔岛^[13]——苏格兰遭人遗忘的角落——我最近在一本1950年代的当地导览中读到了这种观点的回响：“即便对于苏格兰游客来说，步行或者自驾进入盖勒韦地区都有一丝冒险的意味，因为苏格兰再没有哪个地方这么远离人们常走的道路，而且，从地理上讲，盖勒韦离爱尔兰更近，比起同苏格兰中部，它同爱尔兰的关系更紧密。”

不过跟大部分二手书一样，过去十五年里，这套书也跌价了。在2001年，品相上好的一册我可以预期卖出25镑到30镑，现在的话，所有顾客的心理价位都是10镑到15镑。

流水：151.75镑

顾客人数：14

6月1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12分，妮基驾驶着她的小货车“蓝铃花”来了。

乔治和阿什利来调试新锅炉。这下我在上面搭一个雨篷就行了。

我们有大概二十箱激动人心的新到货有待整理和上架。在另一个角落里，则堆着五箱准备报废的书。妮基老毛病又犯了，她径直走向我们要扔掉的那几箱书，开始在里面翻找。对她而言，这是书本世界里的莫里森超市垃圾箱。

5点打烊，同卡勒姆和鲍勃去了酒吧。我在酒吧里看到了主理“打开的书”的那个美国女人——她坐在角落里，在桌上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上前做了自我介绍，问她要不要加入我们。她在美国有家书店，其他人离开后，我俩聊起了书业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考验。

流水：260.99镑

顾客人数：22

6月2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来得很晚，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塑料袋，朝我面前一举，说：“喂，瞧瞧这个。早上从我花园里弄到的。”我想着大概是一些水

果，或者至少是几朵花，凑上去一看，迎接我的却是一袋子黏糊糊的蜗牛和妮基的一句“我把它们放你花园里”。经过协商，她答应在田里放生。

我来到棚舍时，卡勒姆已经在里面干活了。他的工作有点陷入僵局，在等水暖工丹尼到场，后者说好今天要来的。

下午2点30分，妮基提醒我有个盖尔语唱诗班定了大房间今天排练，于是我赶紧去准备。他们是3点钟到的。

今天太阳很好，我决定去花园里吃午饭，结果在草坪中央发现一只死乌鸦。我只好稍迟点用餐，挖了个小洞，将它好生安葬了。猫会把尸首掘出来，再拖进屋里也说不准。

流水：250.96镑

顾客人数：21

6月2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2

弗洛今天在店里，所以我10点出发去坐驶往贝尔法斯特的轮渡，有批书等着我去做遗产估价。下午3点左右，我来到了那户人家（在植物园附近），见到了遗产的执行人——逝者的兄弟。他比我预计中年轻很多，一对姜黄色的八字须令人过目难忘。整栋房子都是书，还有很多关于苏格兰的古旧资料。到5点钟我只看完了其中四分之一，便对他说我得留下过夜，明天上午才能完工。他推荐了一家附近的旅馆，幸而有空房间。我给弗洛打了个电话，她答应明天帮我开店。

流水：120镑

顾客人数：12

6月2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0

有弗洛开店，所以我继续去贝尔法斯特的那户人家给书估值。那批东西的总价值达到了10,000镑，是我迄今给出的最高遗产估价。藏品里有两本卡姆登^[14]的《不列颠志》和一些别的书，能值大几百镑。书在拍卖会上的售出价应该会高于这一数字，但遗产估价的结果向来如此。逝者的兄弟和我谈了谈如何处理这批书；我说金额太高，我是不可能报价的，建议他把书送去一家苏格兰拍卖行。

赶上了3点30分的轮渡，晚上7点到家。

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避开了死乌鸦的葬身处），从暖棚里采了一大盆草莓。

流水：247.25镑

顾客人数：20

6月2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0

弗洛今天继续当班。我不清楚为什么订单十有八九找不到。我得再联系一下“季风”，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几个礼拜店里乱作一团，书堆得到处都是——一方面是因为“园艺室”后半间（现在成了棚舍）里的东西散放在书店各处，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断拿来一箱箱书要卖。

上午11点，苏格兰广播台的一个女的打来电话，问我对亚马逊引发争议的最新政策有何看法。在该政策下，Kindle上卖的书，亚马逊会根据买书者的实际阅读页数来支付作者版税。我猜她是想让我说我认为这项政策非常赞，能够驱动人们回归书籍，但实情并非如此，消费者很少会在乎诸如作者有没有收到版税之类的小事。我在“脸书”上发布了新动态，引起了下面的讨论：

约翰·弗朗西斯·沃德：唔……如果我点了一顿饭，却只吃了一部分，能不能只付那部分的钱？一部作品分集出版，这样一来，我们就倒退回维多利亚时代了——或许我可以从现在开始，每次卖给亚马逊一页我的书？这让本就存在的变数波及更广，因为一本书要等到有人从店里买走它才真正实现销售——在此之前，书店是有可能退货的。此举带来的唯一好处或许是将造成更多作家放弃同亚马逊打交道。

佩奇&布莱克摩尔书商有限公司：我认为亚马逊的想法是这样的：你会为你点的整顿饭买单，但厨师能得到多少报酬取决于你实际吃了多少。

卡勒姆来了，继续建棚舍。粉刷工过来粉刷了三分之二地方，说剩下的得等他下周四回来再弄。

一个穿着卡骆驰鞋和红色短裤、牵着一只矮胖恶犬的客人花了一个钟头把地上的纸箱翻了个遍，翻出来的东西堆满各处，其间他的狗

不停朝过路人狂吠。他们什么都没买就走了。

我从一个大号购物袋里（自打大约一个月前棚舍开工，它就一直在书店和隔壁菲奥娜家的店中间的人行道上）往外铲沙子，这时菲奥娜的先生罗比走了过来，对我说他觉得这东西没了挺可惜的，它让这条大街的景致更养眼了。这袋子这么久没动过，里面不仅长出了野草，野草都结籽了。

打烊之前，我跑了趟纽顿·斯图尔特的银行，办完事走回车里的路上，去面包店买了个香肠卷。柜台后面的女人对我说：“我喜欢你在店里拍的音乐录像。”去年，安娜、妮基和我戏仿《说唱歌手之乐》^[15]做了一首歌放到了“脸书”上。忘记那是谁的主意了——不是妮基就是安娜——但我还记得有天晚上下班后走进厨房，发现她俩正兴奋地商量着编舞和歌词。听说我们的版本在中国很火。

闭店后我开车去大约七公里外的里格湾游了个泳。虽然海水还没明显暖和起来，在铲了大半个下午的沙子之后，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一天还是令人身心舒畅。我朋友米歇尔把里格湾称为“海滩中的凯特·摩丝^[16]”，因为不管怎么拍照，它都不会难看。

6月2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中午一辆卡车运来了九十六袋新锅炉用的颗粒燃料。恰恰同时，地毯工也来给书店门口装地毯了。卡勒姆和我费劲地卸掉了大门，好让工人进屋干活，偏巧这时推销地图的也来了，耐心地站在一旁看我们奋战。拥挤的舞台上最后登场的演员是一个顾客，她不停说着“不

好意思”，直到我不情不愿地放下手里的门，礼貌地问她有什么需要——“你家Wi-Fi密码是啥？”

下午3点，店里来了一对夫妻；从长相，从嗓音，你都无法判断出他俩任何一人的性别。其中一位问道：“手相学的书放在哪里？”

待一切安定，铺地毯工的工作也进入正轨，我从一个女人手里买了一箱书。其中有本初版《世界大战》^[17]（1898，海涅曼）。

流水：165.98镑

顾客人数：16

6月2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9点15分才来，一如既往迟到。她劫持了“脸书”主页，发了条评论：“今天的第一个失望……两个啤酒箱，八个葡萄酒箱，装的全是……呵，书。”

跟纽顿·斯图尔特的理疗师约好下午2点见。她给了我两页纸的锻炼要点，每天做三次。

下午5点打烊，跟卡勒姆去了酒吧。7点回到家，发现门阶上有一小坨狗屎。我百分百确定是谁家的狗拉的。

流水：298.36镑

顾客人数：28

6月2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决定在“脸书”上更新我们改建棚舍的进展：
截至昨天下午5点10分的“园艺室”棚舍最新情况……

“那么，我们今晚把门装好吗？”

“呃嗯……”

“你可以去车里把门搬过来，我们今晚装好。”

“呃嗯……”

“或者我们也可以明天装。”

“嗯，不过我有车可以放。”

“是啊，但我们可以今晚把门装上。”

“也许是应该装上。”

“或者明天也行。”……

门没有装。

考虑到她一直在“打扫”地志类书籍的区域，而现在那块地方就像一所刚遭搜查的房子，她这样说我们不免有点可笑。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邓弗里斯坐火车去参加艾略特儿子的洗礼，或者用委婉的说法，命名仪式。因为出了事故，去那儿的道路封了，得从卡尔斯鲁伊斯走。田里有辆路虎，但看起来撞得并不严重。一个小时后，当我在火车上时，安娜发来信息说罗比·墨菲——他太太菲奥娜在我隔壁开店——驾驶摩托车在刚才那场车祸中丧生了。罗比是个十足的正派人，还是位出色的全科医生。每个认识的人都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虽然说谁谁“英年早逝”总听起来有点俗套，他确实是社区里响当当的人物，人缘很好，他不在了，大家是能深切感受到

的。他时时刻刻都那么好心、机智和善良——这三种品质难能可贵地集于他一身。

流水：286.27镑

顾客人数：19

6月2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1

今早第一件事，打开“脸书”，发现我们的主页再次遭到妮基劫持。星期六她发了这样一条：

哟咻嘿！广场上来了传统音乐乐师（打开扬声器！——把你面前的收音机调到广播3台），马队缓缓走过店门口时，它们散发的汗味让一头小公羊发了情，看到这一幕，人群也兴奋起来，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六十年没看到骑队游行啦！上啤酒！还有更棒的事吗？有！肖恩去伦敦啦！

弗洛在店里。她老样子，在寻找网店订单里的书这件事上做着最低限度的努力，她敢这样，部分原因在于今天是她的十八岁生日，按她的理解，这可以免除在工作场所按要求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义务。

院子里的花都盛开了，花香充溢着傍晚的空气。最爱我毗邻门口种下的那丛灌木，*Viburnum x Burkwoodii*^[18]。据盖勒韦宅第（盖勒韦郡郡长府邸）的退休园艺师说，最后一位住在那儿的主人坚持要让

人把这种植物栽种在餐厅的落地窗旁边，这样他就可以在用餐时品味香气。

接近11点，天光还亮得足以让我坐在户外凳子上，陪伴我的，有啤酒，有书，还有轻快飞过身旁的蝙蝠。

流水：260.47镑

顾客人数：27

6月3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弗洛当班。她昨晚去过十八岁生日了，还带着点宿醉。

一个胡子编成辫子的客人问我：“这本《爱丁堡和利斯邮政通讯录1938》多少钱？我很感兴趣。”

我：35镑

客人：什么？太黑了！有谁会想买这本书？

呵，起码你就想买。

换工作装（刷墙、拾掇花园一类工作，而非给书标价）的时候，我发现卧室里有好几只蛾子在飞，于是我检查了一下我的苏格兰裙和花呢正装。两件衣服都在蛾子的消耗战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等我下次出几天门，我要祭出“厄运”牌杀蛾剂，好好熏一下整间屋。

必须要抽时间做运动了。看起来实在无聊，我一直在找借口逃避。

流水：193镑

顾客人数：13

[1] Alexander Cruden (1701—1770)，苏格兰书商，*Concordance*是他编制的《圣经》语词索引，出版于1737年。

[2] 或是指George Adam Smith (1856—1942)，苏格兰神学家。

[3] Bevelled，指将精装书封面边缘打磨成斜面的工艺。

[4] Rule of thumb，指根据实际经验得出的方法和原则。

[5] The Clyde，位于苏格兰西南部，是苏格兰主要河流之一。

[6] 即上文的Unique Business Code (独家业务代码)的缩写。

[7] 即Religious Tract Society (圣教书会)的缩写。

[8] Christopher Lee (1922—2015)，英国演员、歌唱家。

[9] 弗洛说的是：Dunno。

[10] *People's Friends*，英国老牌杂志，创办于1869年，最初为月刊，从1870年开始改为周刊。

[11] Arthur Henry Mee (1875—1943)，英国作家、教育家。他编写的*The King's England*共有四十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36年。

[12] *County Books*，1947年开始出版，共有六十本。

[13] Rockall，其实是矗立在北大西洋水域中的一块巨大的岩礁，Rockall即“整块岩石”的意思。

[14] William Camden (1551—1623)，英国历史学家、古文物学家。*Britannia*出版于1586年，以拉丁语写就，是第一部综合性的英格兰地志。

[15] “Rapper's Delight”，美国嘻哈音乐团体“糖山帮”（The Sugarhill Gang）发行于1979年的一首歌曲，是让嘻哈音乐为大众所知的里程碑式作品。

[16] Kate Moss（生于1974年），英国著名模特。

[17] *The War of the Worlds*，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创作的科幻小说。

[18] 拉丁语，布克芙莲。

七月

我们二手书商是不大光顾那种干净整洁的地方——里面的一本本书穿着完好书衣，仿佛拥挤的火车站台上身披五颜六色雨衣的一个个女人。如今的新书店为了生存，很可能得冒险把自己打造成高档百货，让商品从钢笔尖到相框一应俱全。这是可悲的下坡路，也是时代的征象。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二手书商必须同时经营一家你可以买到止咳片、阿司匹林和腌菜的百货商店？但愿不会。我们讲自尊。帕姆弗斯顿先生从来不用“二手”一词；他说这会让他想起旧衣服店。他家店门上方的字告诉人们他是位古董书商。不知门口的“六便士书摊”上那几本破烂书抬头看到这行字，会作何感想。也许它们会挺起衣衫褴褛的胸膛，感怀书之将死，毕竟有几分高贵存焉。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缪尔说得对，我们二手书商不去玷污那些“干净整洁的地方”，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干我们这行的，店主得亲自看店，也不再雇得起员工，所以大多数时候得守着一方小天地，被积灰的书堆包围。我想不到更令人愉快的办公环境了，虽然缺点还是有的。旅行路上，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找其他二手书店，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没有我可以借鉴或者改进的地方。

他说的另一点也没错：卖新书的书商必须顺应时代，销售其他商品。这种看法似乎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直指在亚马逊的冷酷压迫下新书和二手书行业遭受的毁灭性改变，简直像是几年前刚刚写下的，不过亚马逊这个话题已经谈得够深入了。但真心希望我不至于为了获得让我可以继续卖书的经济保障，沦落到卖止咳片、阿司匹林和腌菜的地步。

在另一点上缪尔更有着超乎寻常的预知能力，他说“止咳片、阿司匹林和腌菜”会在货架上与书比邻而售。其实他那份简短的清单上可以加上几乎任何商品——现代超级市场的样子就出现了。

至于“古董”与“二手”的区别，前一个词的意思本就足够模糊，既然帕姆弗斯顿“经营，或者说关注古旧珍本书”，我想他管自己叫“古董书商”并无问题。不过一般说来，“古董”意味着书龄远超一百年，同时，书本身的意义和品质足以赋予其重要价值。一本廉价的百岁宗教赞美诗集也许从技术上来讲可以算作“古董”，但极少有书商会如此滥竽充数。

7月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弗洛当班。卡勒姆来给水暖工帮忙，后者好像一整天都在聊街坊的八卦，只装了两根管子。卡勒姆确定地对我说，这点活儿半个钟头就能干完。即便如此，水暖工程还是前进了一小步。

安·巴克莱过来拿大帐篷（几年前买的，当时我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会办一场四十岁庆生派对），“生命补给站”要用。安是威格敦图

书节的负责人和顶梁柱，不知疲倦地组织各种事情，其中就包括癌症募捐会“生命补给站”。

下午我开车和安娜去爱丁堡参加荷里路德宫的女王游园会。人山人海，我们撞见了好几个认识的人。安娜想着万一女王决定同她讲话，为此专门准备了一段发言，但考虑到现场还有8,000人，最后她没有被列入谈话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安娜对现实的理解完全符合一个看了太多伊灵喜剧^[1]的美国人的胡思乱想。我想在她的想象里，女王会定期邀请我们这样的人参加茶会。

回家路上，我们途径普利斯特威克机场去接伊曼纽埃拉——就是那个自荐来店里做暑期工的意大利女人。普利斯特威克很美，但没什么人知道。甚至机场的广告语（“绝赞，死赞”^[2]）也很难让人联想到高大上的国际航空旅行领域。我经常琢磨，是什么样的智慧才会让一个人同意一家机场在品牌推广中使用“死”这一字眼。伊曼纽埃拉高高瘦瘦，衣着入时，到达大厅的人群里数她最时髦亮眼。回家的一路上她都在说话，可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她写英语明显比说英语强——虽然她的表达本身可能毫无问题——口音太浓了，基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许多意大利人口音里典型的“影子原音”当然也存在于伊曼纽埃拉的说话习惯中，所以每个词都多了字母“a”的前缀和后缀。到家时7点，屋里多了个女人，安娜显然不太高兴（可想而知，棚舍还没建好）。不像伊曼纽埃拉，从普利斯特威克回来的一路上，安娜一言不发，往常的她，阳光开朗，周遭的一切都能给她带来快乐，今天却好像被阴云笼罩了。

流水：108.20镑

顾客人数：22

7月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亚马逊的FBA市集好像出了点问题。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接到订单了。弗洛给他们写了邮件，让系统赶在今天结束前恢复了运行。

上午9点，伊曼纽埃拉从备用房间里出来了。我带她在店里看了一圈，关照她打扫书架的同时顺便熟悉一下店里的布局。接手书店前，我在约翰·卡特手下干过几个星期，他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这无疑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工作之一，因为知道哪个地方放什么书足以让你回答顾客百分之八十的问题，只是我不知道伊曼纽埃拉如何靠她的口语办到这一点。每次我一和她说什么，她就伸长脖子，像只火鸡般透过厚得夸张的眼镜看着我，说：“对不起，你说什么？”通常要重复三四遍才能让她勉强明白我的意思。另外，她非要把我的名字念成“修恩”，说自己说的是“中式英语”。听她说话，简直像在看拙劣的模仿秀：学的是1970年代某个以政治很不正确的方式扮演意大利人的喜剧演员。

语言并非我的强项，所以我不该对她尚在学习阶段的英语评头论足，不过那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我爸是英格兰人，我妈是爱尔兰人，他们在农场里把我带到四岁，送我去威格敦小学。虽然我也有朋友（当年我妈办学龄前儿童游戏班，就是为了给我找伴儿），我却并没有完全身处威格敦方言的环境之中。等我上了学，我发现其他人好像互相都认识，而我几乎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在威格敦小学念书的那几年里，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说两种语言。哪怕是“一”和“二”这种在任何语言里都非常基础的概念，威格敦方言也和英语不

同：它们成了“yin”和“twa”。小时候，我父母每次听到我和朋友说话，总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傍晚7点，粉刷匠马克来了，终于把棚舍粉刷完毕。等石灰一干，我准备立马开始给墙面上漆。如果水暖工及时来装好管道，伊曼纽埃拉就能搬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和伊曼纽埃拉一起待在厨房里，此时收音机里开始播放《阿彻一家》^[3]。她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片尾曲结束后，她问我：“介是什么？喜剧吗？”^[4]

流水：322.48镑

顾客人数：22

7月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今天在店里。找到今天唯一的一单书后，她又寻出了这星期早些时候弗洛没能找到的三单书。她做向导带伊曼纽埃拉在店里转了一圈，逛的时候——我猜——她会向她提出一些有用的忠告，比如“老板喜欢你把一摞摞书堆在地上”和“如果你没办法把一本书放进类别正确的书架，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了”。不过她也不像往日那样兴高采烈了。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伊曼纽埃拉威胁到了她的工作。

三昧耶林^[5]的人（他们会把不要的书从邓弗里斯郡的藏传佛教寺院拿到我店里）拿来了四箱书，其中一箱清一色是关于乱伦的书——既有幸存者的可怕自述，又有性虐主题的心理书。我不确定店里卖这类书能有多大市场。

今天阳光很好，所以我给妮基和伊曼纽埃拉做了飘仙酒，打烊前在店里一起喝了。伊曼纽埃拉几大口就把自己那杯喝光了，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杯飘仙酒，味道“非常好”[\[6\]](#)。

流水：131.99镑

顾客人数：11

7月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3

昏暗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

伊曼纽埃拉好像对新环境挺适应，工作也很卖力，不过她坚持要戴白手套理书。我不敢说妮基喜欢她，但伊曼纽埃拉根本意识不到妮基的轻慢，说来也是福气。

下班后我给伊曼纽埃拉做了晚饭，她瘦归瘦，竟吃了三倍我的量。跟飘仙酒那次一样，她说这顿饭“非常好”，随后上楼回屋了，一晚上都没再出来。

流水：159.99镑

顾客人数：23

7月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0

找到的书：9

早上下楼时，我看到伊曼纽埃拉坐在厨房里，头上戴着的好像是一块很大的包头巾。其实是条毛巾。她解释说她洗完头后得这样包一个小时。

卡勒姆来继续装修棚舍。弗洛不在——这周她和她妈妈去巴黎了。伊曼纽埃拉自告奋勇说书店前屋可以交给她打理。至少，我觉得她是这样说的。

连接棚舍的线路没通电。自从电工来给新安装的颗粒锅炉接完线后应该就这样了，所以我给电工罗尼打了电话——他一向是随叫随到的——罗尼很快就过来解决了所有问题。

下班后，我和两位老朋友安和戴维去了纽顿·斯图尔特的独角兽中餐馆。安曾是威格敦图书节的主席，是我发小。我们到家时已经11点了，戴维和我没去睡觉，聊钓鱼和板球一直到凌晨1点。我看伊曼纽埃拉很无聊，就主动要向她解释板球的规则。她从她那副特厚的眼镜上方向我投来拒绝的目光，坚定地说：“不了，斯页斯页你。”^[7]

流水：333.81镑

顾客人数：24

7月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订单里有本叫《R. F. D. [\[8\]](#)国度！美国乡村的邮箱与邮局》。翻开封面是作者照片——这两位或许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像极客的怪人了。

清理书架的时候，我在放企鹅版图书的区域里看到了一本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便把书放进包厢，准备晚点读。

吃过午饭，我提心吊胆地留下伊曼纽埃拉看店，自己去了河边。那是在盖勒韦最中意的地方之一，卢斯河下游的水流懒洋洋地在峡谷柔和的风景间蜿蜒而过，随后汇入大海。河的两岸布满林荫，幽静安宁，我几乎是从出生起就与它结缘。我爸第一次带我去钓鱼我才两岁，那天我捕到了一条小鳟鱼（在他的帮助下）。从那一刻起，我一门心思只想钓鱼，以至于不管何时看到他把渔具扔进车里，我都激动难耐，非要他带我去。今天我就在我捕到平生第一条鳟鱼的池塘里钓鱼，我捕获了一条大约三磅重的海鳟。安娜（她眼下跟费恩和埃拉同住）来了，我们晚饭吃的就是这条鳟鱼。伊曼纽埃拉看到死鱼好像很害怕，指着它的头，说了好几次“可怜的玉”，结果她吃了差不多半条。

流水：325.53镑

顾客人数：35

7月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从巴黎回来了，今天上班，所以早上我带伊曼纽埃拉去了趟邮局，教给她网店售出的书应该放哪里，顺便再见一见维尔玛这位在邮局工作的杰出女性。回家路上伊曼纽埃拉表示：“哇哦，介都太赞了。那不单单是家邮局。它什么东斯伊都卖。”路过药房时，门外有个男的在对他的贵宾犬说，不行，他不能进去，因为药房不准狗入内。但他好像依然很乖。伊曼纽埃拉说着意大利语摸了摸那条狗。

接近傍晚，一个客人拿来了十一箱根本卖不出去的书：书脊贴了胶布的钱伯斯百科全书、破烂不堪的迪克·弗朗西斯和杰弗里·阿彻[9]的平装书、哈姆斯沃斯自学教材、读书俱乐部版的约翰·高尔斯华绥作品，等等。从那十一个箱子里，我好不容易挑了大概二十本或许能勉强在店里卖一卖的书。

下午4点左右，我去河边钓了一个小时鱼，不过一无所获。下班后安娜和我去了趟里格湾，想找一根漂流木用来做棚舍里的旋梯中柱，最后找到了一根身上爬有常春藤的上好椴木。

晚上7点我回到家，又看到伊曼纽埃拉华丽地裹着她的包头巾了。我问她想什么时候吃饭，她回答“半个钟头以后吧。我斯安上楼死一下腿”。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再多问了。

流水：233.47镑

顾客人数：20

7月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核对订单里的书时，我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里夹着一封信，这位倒霉的收信人名叫亨利·H. 克拉波。

下班后，伊曼纽埃拉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她去了联合超市。她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才回来，脸上浮现出恍惚的神情。我问她去了哪里，她说：“联合超市。我太爱联合超市了。那里的人太友好了，店里什么东斯伊都有。从今往后，我要每天去逛一个钟头。”

流水：196.80镑

顾客人数：20

7月1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当班。她在“耶和华见证人”那边的心上人这周末会来这里，他在斯特兰拉尔王国会堂^[10]有场演讲。

妮基：我得在两天之内减重两石^[11]。

我：你准备怎么办到？

妮基：这个嘛，我已经刮了腿毛。这就减掉四磅了。

我：你准备穿什么去见他？

妮基：到时我会带着^[12]1972年波兰共产主义者的表情。

我俩商量下来决定，妮基要在两天之内减重两石，最好的办法是截掉身体的某些部分。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截她的脑袋，因为这同时也

解决了她应该做什么发型的问题。

下午，我同安娜和卡勒姆一起参加了罗比·墨菲的葬礼。来了很多人。他女儿克里斯蒂回忆父亲的那席话感人至深。

流水：270.58镑

顾客人数：31

7月1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没有迟到。

天气晴朗，非洲鼓队在花园里待了一个上午，给镇子带来了一股异域情调。他们主要在郡西部活动，成员基本是女性，不过“文身控”桑迪一度是其成员。他乐不可支地对我说起过，他是“被打击出打击乐队”的。他们通常会在节庆期间造访威格敦；兴致来了，也会在春夏的其他时候出现。

店里来了个穿着漂白短裤的白发男人，他同伊曼纽埃拉说了半小时话——“希腊有棵很大的树，树上长满钱，人们需要钱的时候，只要从树上采摘……SNP^[13]有同样的问题，这是种凶残的文化，现在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在诺曼底登陆……”——为了加强语气，讲话的全程他又是撅屁股，又是“短袜配凉拖”跳起舞，还凑到她面前大吼大叫。那可怜的姑娘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许听不懂是好事。

妮基卖了一张180镑的地图给一位顾客，她一口咬定那人是再生的基督徒（原因嘛，也就她自己知道）：“我跟他们有心灵感应。”她

和伊曼纽埃拉似乎处得好一点了。伊曼纽埃拉的英语——虽然肯定强过我只会几个单词的意大利语水平——造成了一些同顾客的沟通问题，而她的白手套也不像她第一天上班时那么白了。

下班后我在院子里拍了段视频，教大家如何把你的Kindle升级成“Kindle之火”。只需半加仑汽油和一盒火柴。

流水：546.46镑

顾客人数：30

7月1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今天，弗洛和伊曼纽埃拉都在店里。我吩咐她们做一下大扫除，再把新到的货录进“季风”，随后上午9点出发，直奔耶索尔姆（位于边境区，大概三小时车程），先看一批军事类藏书，再去梅尔罗斯的一个私人图书馆。耶索尔姆那批藏书是我朋友斯图尔特·凯利牵线的，现在的主人在中东工作，要处理掉已故父亲的收藏。我为这批书报价350镑。正当我打开货车后门往上搬书的时候，一罐我买来准备刷棚舍厨房的乳胶漆掉到了车道上，盖子开了，涂料洒得满地都是。所幸他非常通情达理。

位于梅尔罗斯的房子是一栋巨大的联排别墅；卖书的人家要搬家，新房子没这么大，容不下这批书。他曾经参与发起梅尔罗斯图书节。书都堆在一个全尺寸的台球桌上，我得穿过好几间房间，再路过一个室内泳池才能拿到。我只想买下其中三分之一，但因为他们要搬

走，就问我能否全部拿下。幸亏现场还有三个搬家具的工人在把屋里的东西一一打包，他们好心地帮我把书拖到了车旁边。我花600镑买了我想要的书，其中包含若干种颇有意思的古籍。

结束了精疲力竭的一天，我去皮布尔斯^[14]附近跟朋友住了一宿，明天上午要去不远的一栋宅子看另一间书房。

流水：253.50镑

顾客人数：48

7月1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早上8点30分，我接到今天上午本来要见的那个人的电话，说他突然有事得跑开，能否另约时间，我便开车回家了。到家时差不多是午饭时间，却发现弗洛和伊曼纽埃拉把书和箱子堆得满屋都是，此情此景，连妮基看了都会羞愧。

下班后，我带伊曼纽埃拉出去散了会儿步，让她熟悉熟悉周边。经过田里的一群奶牛时，她突然停下脚步，抓住我的手臂。我问她怎么了，她指着不远处的一头牛（在一条干涸石堤的另一边），说：“牛在看我。看，看他的眼睛！他恨我！”我试图向她解释那头牛并不恨她，可她已经抱定信念：恨她的不光只有牛，是所有动物都恨她。

流水：259.49镑

顾客人数：29

7月1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弗洛在店里。她打包了“开卷随缘书”，一共大概150本。她一边打包，一边对我说她“在巴黎做了个梦，梦见你在电脑后面藏了台摄像机，拍下我工作时睡觉的样子传到网上”。啊，今年夏天我店里招的都是能人。

店里没地方了，我只好把从梅尔罗斯收来的那批书大部分放在费恩那儿。我对他说，如果他想，其中大部分都可以放到“打开的书”去卖。

傍晚我炖了一大锅萝卜苹果汤当晚饭（这星期后面几天的午饭也解决了）。8点，伊曼纽埃拉走近厨房，问这是什么，听到我说的菜名，她回应道：“什么是卑鄙苹果汤^[15]？”我让她想吃自己盛，说完去花园里采草莓了。我二十分钟后回来时，她坐在椅子上笑嘻嘻的。那锅汤一滴也不剩了。

读到《幸运的吉姆》里威尔奇家办派对、狄克逊留下过夜的章节。我已经好久没在读一篇东西时笑这么大声了，尤其是当浮夸的威尔奇教授问狄克逊要不要喝一杯的那一刻：“不一会儿，他从餐具柜里拿出一瓶波特酒——柜里放满了半架子的雪利酒、啤酒和苹果酒。前一天晚上，威尔奇就是从这个瓶子里给狄克逊郑重其事地倒了一杯少得可怜的酒，比他哪一回喝到的都少。”^[16]

流水：172.49镑

顾客人数：20

7月1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出人意料，我开了店却不见伊曼纽埃拉。半小时之后她出现了，神色有点慌张，道歉说她迟到是因为“我得打理打理脸”。

11点，“诺曼家具”的人来给棚舍装了地毯。

吃过午饭，我留下弗洛和伊曼纽埃拉照看书店，自己去“大庄园”看一批书。“大庄园”是离邓弗里斯约6英里远的一所农学院，每次学校要清东西，图书馆员卡伦都会给我打电话。多数是馆藏书，品质也不太好，但里头偶尔会有些好货让我值得跑一趟。开车去的路上，我在通向格伦基恩的支路前吃了个红灯，这时电话响了，是弗洛。通常只有急事才会这样，所以我接了电话。原来是有个钢琴演奏家来店里推销她的音乐CD，如果没听错的话，还搭配了讲给孩子听的故事。我不喜欢这类东西，就让弗洛告诉她我们不卖CD。那位钢琴演奏家显然对这番回复很不满意，要求同我说话，我就让弗洛告诉她不行，我正在开车。我能听见那位钢琴演奏家在背景里的声音：“叫他停车，我好跟他说话。”于是我挂掉了电话。

流水：157镑

顾客人数：15

7月1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今天妮基上班。她拿来了一些恶心的羊奶干酪和菠菜，都是昨晚她参加完“王国会堂”的集会后来去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捡的。

这星期早些时候接到过一个卖家的电话，所以今天我开车去特鲁恩（65英里远）看一批航海历史藏书。那家人家门外有只小猎狗在狂叫，还有个留着蓬松八字须、穿着刚熨过的尼龙裤的男人在洗车。当时我就隐隐感觉不妙。他对他的狗和车（或许还有那两撇胡须）都过于爱护了。一个六十多岁、身穿涤纶裙子的女人（她每次从沙发上站起来产生的静电也许能给半个特鲁恩供电）对我说这些书原本属于她已故的兄弟。我把书过了一遍，选了大概一半，报价200镑。她丈夫本来在抚摸他那辆黄得像呕吐物一般的蒙迪欧，这时走过来看看事情进展如何。听我解释完情况，他让我把我要的和不要的书分开——我通常一开始就会这样做，但今天是应他妻子的要求才没分的。几分钟后，正当我把书理掉大约四分之一时，他打断了我，说：“200镑实在没得谈。”有时候，卖家对一批藏书的要求是会比我的报价高，但很少见。更少见的是碰上一个卖家既不懂礼貌地表达这一想法，又不给任何商量余地，不过今天算让我赶上了。我很乐意空手离开，钱包里的200镑还在。

新锅炉开始嘎嘎作响，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流水：202.96镑

顾客人数：25

7月1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来开了店。她用巧克力软糖、樱桃派、草莓和酸奶做了份“特调”。据说这很“健康”，因为有水果也有酸奶。她邀请我尝一点，我礼貌地回绝了。

临近饭点，一个客人快步走到柜台前，问：“附近有没有人做书架？”

我：我们是自己做的，不过你有需要的话，大部分木工都会做的。

客人：但我要找的是专业人士，经常做书架的那种。

听到我说附近没有那种“经常做书架”的人，他准备离开，结果推了好几次那扇你得往里拉才能打开的门，至少花了十秒钟才出去。

流水：310.47镑

顾客人数：33

7月2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花了大半天给“开卷随缘书”贴标签。我们找不到皇家邮政四十八小时投递图章了——我们仨（我、弗洛和伊曼纽埃拉）找了大约两小时（它通常和所有别的邮政用品一起放在柜台下面的塑料盒子里）——于是我只好把几箱包裹带去邮局交给维尔玛处理。大概有150包。我们和皇家邮政订了合同，用他们的网上邮政系统寄RBC^[17]的包裹，每本书的费用约1.80镑。拿去邮局寄，每本则须花费2.20镑。弗洛今天的白痴话：“苏格兰岛区算不算海外？”

弗洛和伊曼纽埃拉继续整理从梅尔罗斯买的那批书。她们翻到了一套“黑娃娃”^[18]系列，顿时非常兴奋，因为在网上可以卖大约40镑一本。

每周一，珍妮塔照例来搞卫生。下午3点，她来了，才到没五分钟，就找到了那枚失踪的皇家邮政四十八小时投递图章。

晚上同安娜和伊曼纽埃拉一起吃了饭，其间伊曼纽埃拉开始抱怨她身上的各种病痛。我说很少看到有哪个年方二十五的人遭受这么多病痛折磨（膝盖不好，背有毛病，视力很差），对此她回答道：“是的，不过我内心已经八十五岁了，就像个老奶奶一样。”这一刻，她的新绰号诞生了：奶奶。

流水：699.29镑

顾客人数：53

7月2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我留下弗洛和奶奶（伊曼纽埃拉）顾店，跑去边境区见另一个童年好友特里斯。他很好心，花一整天教会了我一种抛竿技法——在大一点的河里钓鱼，或者河岸附近有树的时候能用到。俗称“飞蝇钓”。我们约在特威德河^[19]（大概三小时车程）碰头。钓了几小时鱼后，我和他，还有他太太迪莉娅喝了下午茶。迪莉娅是我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好友，也是我长大成人的农场上的邻居。她在边境区的莉莉斯利夫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兼画廊。我们比较了各自生意的季节性变化和 we 面临的类似考验——雇人的开销和其他一些只有当你在苏格兰乡村做小本生意才会真正发现的问题。晚上9点到家，看到弗洛把那套“黑娃娃”的书大张旗鼓地摆了出来。我立即撤掉了书。这些书太政治不正确了。事实上，每次收购书时碰到这类东西，我都非常纠结。这种书既有经济价值也有史料价值，可谁又知道它们会落入谁的手里：可能是一个对历史上人们对待肤色的不同态度抱有奇异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希望把它们放进当代语境中或是加以嘲弄，或是引起种族偏见的争议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肯定不希望顾客走进书店，第一眼就看到摆了许多这种书。

流水：299.67镑

顾客人数：30

7月2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只有一个订单。弗洛这一整天的工作就是在FBA上刊登新书。她昨天上了120本，不过其中有些书吧，我都无法想象它们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会超过一便士，却被“季风”定价到5镑或6镑之多，比如埃德温娜·嘉莉^[20]的自传。或许我该同弗洛坐下来解释清楚：妮基倒是不说也明白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在店里工作很久了，可如果“季风”显示一本P. G. 伍德豪斯在亚马逊上有人卖一便士，弗洛就会高高兴兴地把书扔进垃圾箱，但其实伍德豪斯的每部作品都是抢手货，哪怕是破旧的平装本，也能在店里卖2镑或3镑一本。

伊莎贝尔来店里做账。

下午我给弗洛演示了如何完成FBA的货运流程和安排UPS来取走她刊登好的那十一箱书，这样一来，书就会进入亚马逊设在邓弗姆林的仓库，有望从那儿销往各地。

奶奶学了一招黑手党的动作，很上瘾：看不惯我所作所为，她会先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我的眼睛，随后做一个割喉的手势。幸好她的靴子后跟又大又硬，她只要在店里一走动，响声好比行军中的部队，所以我能早早听到她要过来，及时避开。我向她指出这点时，她回答：“哦，是的，我就是头大斯样。”

流水：254.48镑

顾客人数：27

7月2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弗洛今天继续上班。她自豪地说她掌握了一款新的面部表情——显而易见，她昨晚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那表情是皱眉和撅嘴的结合。试图给它起个名字。目前想到两个，“皱嘴”或者“撅眉”。我问她是为了谁才苦练这款迷人的新表情的，她这才承认她有了一个“秘密”男友。

今天明明很暖和，阳光也好，奶奶却抱怨了半天温度。她一口咬定自己的视力在变差，还脱下眼镜抗辩：“看什么东斯伊都只有颜色，没有斯银状。”

中午，UPS的司机过来拖走了那十一箱书，送往亚马逊的仓库。

邻居威尔过来抱怨锅炉吵得他晚上睡不着觉，于是我发邮件给“太阳能”，看阿什利能否来检查一下。

这个周末是“威客满”，一个办在邓德伦南（离这里大约40英里）的音乐节。会有佐伊·贝斯特尔，一个很有天赋的当地歌手/歌曲作者的演出。这音乐节已经办了十五年左右了，如今能吸引来一些大牌音乐人参演。佐伊的父亲彼得问我周末他能否借车一用，后来在我快打烊时他把车开走了。明天弗洛会过去，等着周末看演出。

流水：275.80镑

顾客人数：39

7月2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奶奶给书标价时，翻到一本书叫《上帝之母：圣母玛利亚的历史》^[21]。扉页上有一行字——用铅笔写得很潦草，跟妮基的笔迹很相似，令人不禁怀疑到她头上——“耶稣基督之母，不是上帝之母”。

奶奶和我探讨了二手书的品相问题。从我身为一个书商的视角看来，我希望书的品相尽可能地好，但奶奶的观点不一样，更有意思。她对我说：“我爱读被很多很多人读过的书。我爱书的折角，因为我会好奇，那个人为什么读到这里停了？发生了什么事？是猫要吃饭？是警察来敲门，告诉你你丈夫被杀了？还是你只是要去撒尿？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斯养到另外那个读过这本书的人。”

流水：254.99镑

顾客人数：26

7月2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的第一句话是“噢噢，我给你从莫里森超市垃圾箱里带了美味的酥饼，是比利时巧克力和焦糖海盐口味的”。

我：来的路上你把它吃掉了，是不是？

妮基：是。

10点多戴维·布朗打来电话，提醒我说我答应星期一早上借他车用。完全忘了。车让彼得·贝斯特尔开去“威客满”音乐节了。但愿星期一早上之前他能把车还回来。

天气好极了，所以吃完午饭，我留妮基和奶奶看店，去新卢斯骑行了一圈，全程55英里。

谢天谢地，下午5点，彼得·贝斯特尔把车还了回来。

流水：174镑

顾客人数：22

7月2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安娜会去阿姆斯特丹小住，见几个朋友。她把奶奶在洛克比放了下来，好让她去爱丁堡“观光”几天。

这星期的第一组客人是一家五口，他们在店里浏览了一小时，空手而去，吐槽说“选择太多了”。

弗洛打电话来说她病了。说是她不大跟得上“威客满”音乐节上大家喝龙舌兰的劲头。我只好打电话给妮基，她答应来代班。从前，姑娘们（学生）不管宿醉多严重，哪怕还醉着，都照样来上班。我绞尽脑汁才记起有那么一天，弗洛的前任萨拉·皮尔斯没来，因为她酒精中毒了。从没想到有天我会怀念她。有天我吃好午饭下来走进店里，发现她给自己照了张相，相片还裱了框，写着“月度员工”。当时那相片傲然竖立在柜台上。

老朋友克里斯·布朗带着家人来到店里。他们住在中国，听说中国人很喜欢《读者之乐》，我们便在店外拍了段视频，让她女儿说了普通话投他们所好。一起来的还有我朋友科林的女儿莱拉，但她没有随他们离开：莱拉要在店里待一星期，积累工作经验。

流水：527.45镑

顾客人数：45

7月2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雨下了一整夜，白天也没有停。刚过9点，弗洛一瘸一拐地来了，看起来心情很糟，所以我去了河边，让她独自传授莱拉工作上的窍门。

下午3点回来时，我发现那个爱尔兰人在等我。他拿来了七箱关于火车和巴士的书，我给了他140镑书款。

罗伯特（水暖工）和卡勒姆今天都在，一起忙着装修棚舍。

流水：414.99镑

顾客人数：41

7月2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4

阳光灿烂的一天。弗洛继续当班，终于变回了曾经那个整天皱着眉、噘着嘴的自己。卡勒姆来装修棚舍。水暖工罗伯特是上午9点来的。

弗洛和我整理了一遍从“大庄园”买的书。我们把四十七箱待回收和被淘汰的书装上货车，然后我开车跑了趟格拉斯哥的废纸回收厂。我在斯莫菲特·卡帕的厂里扔下书，直接回了家。到家时书店刚打烊。

“太阳能”的阿什利来电说他得换掉锅炉里那个害得威尔整晚失眠的风扇。他把风扇拆下来一看，原来有具无头的乌鸫尸体卡在了叶片里。它准是掉进了暖气管。

流水：197镑

顾客人数：32

7月3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水暖工罗伯特在装棚舍里的热水水箱。我那台全新的颗粒锅炉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缓冲水箱的水压下降了。罗伯特不情不愿地承认，这或许是他乱弄水管造成的。

流水：467镑

顾客人数：35

7月3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早上妮基在店里。

我发现弗洛一星期都没看过亚马逊卖家中心的信息，我们接到了好几条投诉，于是我向她演示怎样打开页面，一一处理。大部分卖家生活在被亚马逊暂停账户的长期恐惧中，他们不用花多少代价——在我看来简直随心所欲——就能让你滚蛋。

奶奶给我看她的手指，指尖（指甲周围）发炎红肿了。她觉得是搬弄积灰的书造成的。她应有尽有的病痛列表上又添一项。

流水：212.69镑

顾客人数：23

[1]伊灵（Ealing）是伦敦伊灵区的一个地名，该处的电影制片厂在1950年代出品了很多喜剧电影，即“伊灵喜剧”（Ealing Comedies）。

[2]原文为“pure dead brilliant”，流传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个短语，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为人广泛使用。后面经常会接“by the way”，通常用来形容某样极具特色的东西。普利斯特威克机场用这一短语来打广告曾引起争议。

[3] *The Archers*, 首播于1951年, 内容为乡村背景下的当代故事, 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广播肥皂剧。

[4] 伊曼纽埃拉说话带口音, 比如此处将this说成dis, 译者相应做了处理, 除少数情况, 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5] 三昧耶林佛教中心, 位于距威格敦小镇60英里的埃斯克代尔缪尔。

[6] 原文为a-very-a good-a, 即作者前文所说的“每个词都多了字母‘a’的前缀和后缀”。伊曼纽埃拉说英语时夹带“影子原音”(ghost vowel)的习惯在译文中似乎难以体现。

[7] 伊曼纽埃拉还有个说话习惯, 会将/θ/发成/f/, 比如此处她将thank说成fank(同理, 后文中她将think说成fink)。在译文中, 译者姑且设想她将汉语拼音中的辅音x发成s。

[8] Rural Free Delivery (乡村地区免费邮递)的缩写。

[9] Jeffrey Archer (生于1940年),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 1985年至1986年间曾担任保守党主席。

[10] Kingdom Hall, “耶和华见证人”聚集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 遍布世界各地。

[11] 指英石, 与磅或者千克单位的换算因物而异, 1英石肉类等于8磅。

[12] 英文里的wear既可以是“穿戴(衣物)”也可以是“面带(表情)”的意思。

[13]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苏格兰国民党)的缩写。

[14] Peebles, 英国苏格兰东南部城市。

[15] 伊曼纽埃拉将“parsnip”听成“bastarding”。

[16] 译文出自译林出版社《幸运的吉姆》(2013年, 谭理译、刘重德校), 有调整。

[17] Random Book Club (开卷随缘俱乐部)的缩写。

[18]Golliwog, 形象为黑脸黑发的布娃娃。现在通常会引起黑人不适。

[19]River Tweed, 苏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东北部河流。

[20]Edwina Currie (生于1946年),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在政界失势后成为产量颇丰的作家。

[21]*Mother of God: A History of the Virgin Mary*, Miri Rubin出版于2009年的作品。

八月

我得说，这些老家伙是书业真正的脊梁。随着他们像片片落叶般逐一凋零，出现了一道徒有干劲的新店员完全无法弥补的缺口，而他们留下的回忆，芬芳宜人，远非那些“万事通”头上臭烘烘的发油可以相比——“万事通”们来向我求职，口气却自信满满，仿佛教我如何经营我的生意不在话下。我怀着敬意目送老麦凯洛和他的同事从我们中间离开。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大部分“老麦凯洛和他的同事”都从我们中间离开了，不过还剩下几个。代替他们的却并不是抹了臭烘烘发油的滑头“万事通”们，而是一头面无表情的巨兽，它吸走了二手书（和新书）买卖里的人情味。缪尔说的书业的脊梁差不多都不在了，这一行面临沦为无脊椎动物的危险。就在我写下这段话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爱丁堡的老朋友带着他的老父亲顺道来访，跟我问声好。老人面带怀念的神色，漫步经过一个个书架，时不时摸摸某本书，又充满留恋地四下里看看，流露出孩子第一次走进一家糖果店时的惊喜。他们之后要去和几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吃饭；离开书店时，他来到柜台前，说：“你知道的，爱丁堡曾有许多这样的地方。我一辈子都在逛书店，建立我的图书馆。1940年代，我在利斯买过一册十六世纪印的霍林希德^[1]《编年

史》——我看到你有一册更晚的印本。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些书店都不在了，只剩下不多几家还开着。”

藏书显然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没了书店，这爱好也就没什么乐趣可言了。发现一件你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带来的意外之喜，或者请一位书商推荐某一主题的相关书籍，目前还无法通过网络真正实现，虽然我想我们有一天可以做到。几年前我联系过纳皮尔大学，说的正是实现这一可能的想法；建立3D书店模型，由线上顾客控制的虚拟人物行走其间，翻看书架上的真实书籍，甚至互相交流。他们对我说这尚且需要技术进一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我庆幸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但只怕改变就在不远的将来。尽管如此，味道、氛围和人与人的交往将依然是实体书店的“专属保护区”。也许，就像黑胶唱片和35毫米胶片一样，书店会迎来一场小小的复兴，足以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再多撑一阵子。

8月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当班。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抬起她穿着凉拖的脚放到柜台上，给我看她被一大块木头砸伤的脚趾。说句公道话，她的小脚趾确实又黑又青。过了一会儿，她更新了书店的“脸书”主页：

妮基来了！

今天早上是这样吵的……“你为什么已经把那一大箱地图标好价整整齐齐摆上书架了？你又为什么老是推销“废话”和“火

箭”？^[2]客人们买那么多书，谁关心你脚趾有没有断，干活快点就完事儿了。”

上午10点，接到“太阳能”的电话。老板鲍勃告诉我如何重置锅炉的设定，我照做了。很快锅炉又因过热而关机了。

下午我去邮局取了一份《卫报》，从那边的几个姑娘口中听到传闻，说去年停业清盘的布拉德诺赫酿酒厂（苏格兰最靠南的酒厂，所以也是世界上最靠南的苏格兰威士忌酿酒厂）被一位澳大利亚富豪收购了。

奶奶戴着一副全新的档案手套出现在我面前，她说这样她就不会在理书时弄疼肿胀的手指了。我说她看起来像迈克尔·杰克逊，她骂了我一声“操蛋的杂种”。

流水：187.93镑

顾客人数：38

8月2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弗洛当班，半梦半醒的她脾气比往常更臭。

午饭后开车去盖特豪斯（20英里），沿途在纽顿·斯图尔特把奶奶放了下来。她想走走。去凯利宫酒店庭院里的一栋宅子看一批书——主人是位老太太，她要搬去老人院了。我的书常常是这样得来的，借此我更是获得了有益的提醒：人终有一死。上了年纪的人走出

这一步，真正进入人生的最后篇章，仿佛什么都可以放弃了，这种感觉令人沮丧，不过就这位老太太而言，她似乎对结局充满期待。我选了三箱书，各种都有，给了她100镑。

船长遭逢劲敌，对方穿过猫洞溜进来吃掉了他的午饭。今天奶奶听到他俩在楼下激战。我或许还是不告诉安娜为好，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加重她本来就种类繁多的神经官能症。

奶奶是下午6点到家的。

流水：199.78镑

顾客人数：21

8月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弗洛今天当班。她昨天做事很卖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以若干促人积极向上的鼓励性话语开启这一天：“谢谢你，弗洛——你整理了许多书。干得棒。”弗洛愣住了，一阵沉默过后，她回答道：“我能把你说的这个录下来吗？”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女人说：“我在找关于挂毯的书，但不是你们那种花哨的新式挂毯。是高档的老式挂毯。”

弗洛和我整理新收来的书时，我又翻到了一本《著名临终遗言》。我暂时最喜欢H. G. 威尔士对他护士说的那一句：“走开，我没事。”

下班后我又和奶奶去散了个步。我俩再度经过牧场时（田里都是盖勒韦牛，小母牛居多），其中一头牛把头抬到了石堤上方，大口嚼着边沿的草，于是我走到它跟前，开始轻挠它的脑袋。奶奶一脸惊恐，大叫起来：“你在干啥啊！当心，修恩！”我向她保证盖勒韦牛是性情温顺的生物，她应该过来看看，于是她怯生生地慢慢靠近，转眼就挠着它的头对它说起了意大利语。后来我问她是否还认为牛恨她。她回答：“哦，是的，牛都恨我，这一头除外。它们看着我的时候，愤怒的眼神在说：‘滚开，这是我的地盘。’”

回到家里，她消失去了楼上，洗完腿和头发后，（像往常一样）裹着头巾下来了，而我则在给她和莱拉做晚饭。

流水：390.89镑

顾客人数：36

8月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威格敦农业展览会日。下了一天暴雨。奶奶和莱拉拍了牛；我拍了羊，下午3点走的，开车去莱尔格^[3]（六小时车程）跟几个朋友钓鱼。随身带了《新忏悔录》。

流水：528.22镑

顾客人数：52

8月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钓鱼。弗洛和奶奶打理书店。

流水：480镑

顾客人数：36

8月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钓鱼。晚饭大喝了一通后，我坐到炉火边读了一会儿《新忏悔录》。托德成了战犯，一个德军守卫（卡尔——海因茨）会暗中撕几页卢梭《忏悔录》给他，换取他偷偷吻他。博伊德下面这一段，完美俘获了读者如饥似渴的热情：

在接下来七个星期里，卡尔——海因茨“喂”给了我整本书。这比喻很恰当。那薄薄的一沓沓书页好比决定生死的食物残渣。我大口吃掉了一页又一页。我咀嚼、咽下、消化掉了整本书。我咬开它的骨头，吸尽它的骨髓；每一丝肉纤维，每一块软骨组织，我都带着老饕的热诚品尝。

读到后来发现，他是用红十字会的救助包裹跟卡尔——海因茨换得后半本书的，他说：“我以食物换一本书。”我在店里一面墙上印了伊拉斯谟的一句话：“我一有钱就买书。剩下的，用来买食物和衣服。”

流水：114.94镑

顾客人数：10

8月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在奥凯尔河^[4]钓鱼一整天。

流水：349.89镑

顾客人数：34

8月1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今天上午，弗洛和奶奶打包了“开卷随缘俱乐部”下一期派发的书。奶奶说“把书放进糖果盒”是她最喜欢的工作。

昨天我在瓢泼大雨中从莱尔格驾车回家。今天上午，在翻看我离店期间堆积的邮件时，我发现有人给我寄来了一本漂亮的书。书是全中文的，只有护封上的书名是英文^[5]。书名叫《书城旅人》，其中收了几幅我书店的照片。随书附了一张明信片，写着：

亲爱的白塞尔先生：

我叫丽贝卡·李（中文名李亚臻）。我是个台湾女孩，去年夏天参观过你漂亮的书店。你的书店和“开卷随缘俱乐部”带给我许多启迪。回到台湾后，为了推广“书镇”的理念，也为了纪念我的书镇文化之旅，我把这趟旅行写了下来，并出版了。给你寄一本我的书，虽然你也许不认识中文，书里却有不少你书店的照片，希望你喜欢。丽贝卡谨上，2015年7月30日。

看来在东方，正有越来越多人知晓我们的恶名。

“开卷随缘书”打包完毕后，弗洛和奶奶清理掉了剩下的几箱从“大庄园”买的书。我们还收到了三味耶林递来的另一批书，我会给他们寄上一张30镑的支票。

奶奶在柜台里干活时，有个客人走到她跟前，说了声“制服”。再无二话。她听不懂可以理解，便以她标准的方式回应，连着说了几遍“抱歉”，事情才稍许明了。

离开之前，弗洛对我说：“你跑去高地浪的时候，有个怪怪的小个子男人来过。我之前见过他，可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他付钱时我跟他搭话他也不理。我给自己布置了一项任务：跟他聊上几句。”基本不需要再多探讨，我们就能确定这一神秘人物的身份——“鼯鼠人”。

流水：454.51镑

顾客人数：36

8月1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弗洛是9点过一会儿到店的。

午饭后我开车去威廉港看一个私人图书馆。一个极有风韵的北爱尔兰女人同她丈夫和兄弟一起带我转了一圈。房子是他们父母的，现已堆满杂物，包括几千本书，几乎全是基督教神学类的。我挑了几箱书，给了他们250镑。他们态度很和善，但显然有点失望。又聊了几句才知道这些书他们十五年前请人估过价，1200镑。听我解释了网络是如何把书价压低到难以维系的地步，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她兄弟甚至帮我把书箱搬上车，这种情况很少见，着实出人意料。后来听说他们的父母是传教士，曾经周游世界。

5点钟收到艾略特的邮件，他问明天晚上能否来过夜。每间卧室都有人了，住了卡特里奥娜、爱德华（图书节公司理事会成员，他来开会，需要一张床）和奶奶，我们满房了。所以我在包厢里给他铺了张沙发床。

上星期有两个亚马逊订单里的书我们没找到。我给两位买家分别写去了一封言辞卑微的道歉信，退了书款。他俩的反馈如下：

顾客1，4星：“没收到货，退款已到账。已与卖家友好协商解决。”

顾客2，1星：“书最后没货，卖家取消了订单，很不开心。”

打烊后去里格湾游泳。现在海水已经暖和，你在里面泡上半个小时左右没问题；只要别老是扑腾，你会看到吃食的鲑鱼画出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水纹在你身边的水面上漾开。

我比现在年轻许多的时候，夏天我们一群人经常在沙滩上烧烤，有次我们决定就地过夜。半夜里，我们游着泳，惊喜地发现四周激荡的海水被磷火照亮了。

流水：360.81镑

顾客人数：39

8月1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和奶奶开了店。奶奶把店里每样东西严格分门别类的运动如今推进到了莎士比亚区域，她决定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传记、批评、作品集和单行剧本。新来的员工常常痴迷过度分类。弗洛刚上班的时候，决心将占据了两个书架的心理学书再次分类。标签从“女权主义”到“弗洛伊德”再到“教育心理学”，贴得到处都是，再下去她就要给架子上的每本书分别写一张标签了。我向她解释道，客人的智商足以让他们在几百本书里找到要找的书，不必用这一堆标签去徒增干扰。她听了好像有点受伤，我便不再提了。

下午2点，牧师杰夫来了，正赶上我和安娜在比较天主教和犹太教中“罪”扮演的角色。杰夫之前不知道安娜是犹太人，从她口中得知

这点后，他说：“噢！我老板是你们的一员！”

艾略特是4点钟到的。他、卡特里奥娜和爱德华都留在这里过夜。半夜，安娜开车载我们一行人去了托尔豪斯巨石阵，碧空如洗，我们一起看了英仙座流星雨。托尔豪斯是青铜器时代形成的花岗岩巨石阵，距离威格敦大约4英里。那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下方的布拉德诺赫山谷一览无余，四周环绕着鼓丘和矮树林。

流水：241.50镑

顾客人数：25

8月1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幸运的吉姆》读毕。今天弗洛在，我趁机躲了起来，然后去理了个发。

流水：320.27镑

顾客人数：26

8月1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上午9点到的，她一看到我的新发型就无法自持地笑起来，对我说：“你的样子像条巨型贵宾！”她刚把眼泪擦干净，就开始分享她的新闻，说她参加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议遭到了再生基督教徒的抗议。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他们没别的事可做。”

卡勒姆在棚舍里忙活了一天。

我带奶奶去“蒸汽班轮”吃了午饭。她全程都在聊艾略特。“他为什么要跺着脚走来走去？”“他为什么要摔门？”“他为什么要浴室里待一上午？”

上午来了两个订单：一个价值4镑，一个94镑。果不其然，我们找不到94镑的那一个。

我和奶奶吃完午饭回来后，弗洛说有人留话让我给道格拉斯城堡一个叫珍妮的人打电话，但我无法辨认她写的末一位数字是4还是9，只好两个都打。都不对。这已经是第四次她记下某条信息，结果却写错了数字。我只求不是什么要紧事。

妮基晚了二十分钟打烊，因为有个男的在看书。他拿着一堆书来到柜台，总价47镑，他还价40镑。妮基咬死最低价42镑，他就空手走了。随着沉闷的一声“嘭”，他身后的门关上了，这时奶奶说道：“我们需要一八千。”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快挠破头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们需要一把枪。”——大概就是为这种客人准备的。

流水：292.99镑

顾客人数：39

8月1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艾略特再一次在浴室里从8点30分待到9点。

妮基今天上班，天气依旧晴朗宜人，所以我又去惠特霍恩岛吃了午饭，这一次是和安娜一起。开车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带着巨大的悲伤——月底她就要搬回美国了。如今我们的恋情真的结束了，即便我俩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友谊，不知道这是否终究不足以让她愿意留在威格敦。

克里斯蒂安——图书节公司理事会成员——拿来了一些他为我修复的书，其中包括一本三昧耶林卖给我的初版《肯辛顿花园的彼得·潘》。从格拉斯哥的市民剧场退休后，克里斯蒂安决定专攻书籍装订，不让自己闲下来。他手艺极佳，收费又很合理，所以在采购的时候，我会把修复费用考虑进去，如果还留下一定利润空间，我就可以接受买入品相糟糕却有价值的书。

妮基今天在书店的“脸书”上更新了这样一段：

妮基来啦！噢，回来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今日最佳顾客”的两位候选人目前打成平手。

1—“2.50镑，谢谢。”……“我可以付美元吗？”

2—“你能把这个藏在柜台后面吗？”（这种情况，往往是客人想买一本书给人惊喜）……“我儿子想要，可我不想给他买。”

谁赢由你们决定！注意，投票时间还剩四小时……

卡勒姆和西格丽德来吃了晚饭。西格丽德是卡勒姆的新女友（他和佩特拉分手了），是个他在去圣地亚哥朝圣的Camino^[6]上认识的荷

兰女人。

流水：197镑

顾客人数：15

8月1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我从地下室里翻出了黑板，吩咐弗洛在上面写点风趣幽默的话，再把它摆在店门口的人行道上。她今天的成果：

常见问题

1. “我能给那台Kindle拍照吗？”

当然可以。

2. “你们所有书都编目了吗？”

没有。我们太懒了。

3. “我能把狗带进来吗？”

可以，不过它得肯让我们摸才行。

4. “这是什么气味？”

.....

5. “你家有童书吗？”

有，就在上面写着“童书”的牌子旁边。

6. “肖恩在吗？”

显然不在/也许不在/他躲起来了。

流水：195.45镑

顾客人数：15

8月1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阳光明媚的一天。安娜和两个朋友一起爬了梅里克，西南部最高的山（海拔843米）。安娜对威格敦的爱极富感染力，在她旅居此地的这些年里，她凭一人之力也许就比“畅游苏格兰”^[7]吸引来了更多游客。单单是她的书就明显提升了书店的客流。

弗洛在店里，我则得去格尔斯顿（威格敦往东大约40英里）的一户人家看一批书。我带奶奶同往，让她看看书商上门收书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一座小平房：这一次的老夫妻是要搬去更小的房子，离邓弗里斯近一些，那样等他们年纪更大的时候，就能离地区的大医院更近。我们选了五箱品质非常一般的书，付了他们130镑。跟这些实际年龄同她的心理年龄相近的人相处，奶奶得心应手，全程都在同他们比较病痛和身体的弱项。他们跟她聊完后，准会觉得同她比起来，自己还算是相对硬朗的。

今天我让奶奶写黑板上的话，结果出现了这样怪异的一条：

拜托，不要吃书。

（我们喜欢封面）

下午1点，一块大石头从我和邻居合用的一面山墙的烟囱上掉了下来，砸穿了他们家的屋顶，我赶紧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个建筑工人，给

他留了言。幸好没出人命，也没人受伤。那块石头肯定重达四分之一吨。

肯·巴罗——一位偶尔光顾的客人，也是小有所成的自传作者——拿来了两箱钓鱼类书。我对他说这星期之内我会联系他。

流水：369.49镑

顾客人数：35

8月1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吃早饭时，奶奶来找创可贴，说脸破了。安娜顺道过来取邮件，奶奶出现时她正好在厨房里。她找出一张创可贴交给奶奶，心想她大概是挤破了痘痘之类的。她对安娜说，她是在刮体毛时把自己弄伤的。她又告诉安娜，在意大利女人刮体毛很寻常，其间安娜的惊恐肯定都挂在脸上。如果我们对某一国人的刻板印象其实是对的，愿上帝保佑这些成见。她对安娜说，她是在“打理脸”的时候受伤的。

这星期“打开的书”由安娜主理。我跑过去同卡罗尔一安和安娜吃午饭，豪饮了一顿。她们决定开一瓶卡瓦酒，再去联合超市买点小吃。

修烟囱的建筑工人没有回复我，我只好给另一个打了电话，给他留了语音邮件。我急着找人过来看一眼，生怕再有砖块间的灰浆松动断裂，造成进一步的，或许是致命的，伤害。

流水：529.52镑

顾客人数：45

8月2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和奶奶在店里，奶奶下巴上的创可贴依然醒目。

弗洛今天发布在黑板上的作品是一幅粉笔画，画中男子身穿短裤，邋里邋遢（显然是我），旁边的对话泡泡里写着：“写点‘脸书’会喜欢的东西。”

一位老妇拿来了五箱平装本科科幻小说。我觉得她不像读科幻小说的人，便问她这些书是谁的。听到她的回答我立刻就后悔了：她说书是她儿子的，十年前他自杀了。直到如今她才依稀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忍受同它们分别。我道歉说我不该问的，给了她100镑书款。

上午11点，阿什利来了。他终于让锅炉重新启动了。

下午我开车去卡隆布里奇（距此地大概40英里）的一户人家买书。两个谈吐极其文雅的女人（“《德布雷特贵族年鉴》^[8]里有我们家，你知道。”）在清理她们已故双亲的房子。那是座庞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别墅，带有绝赞的庭院。这批射猎和钓鱼类的收藏非常不错，包括一些BB的作品（永远好卖）、索尔伯恩^[9]的插图本和一本二十世纪早期捕鲑鱼大师马洛科^[10]的书，还有一些其他的维多利亚时代书籍。我选了五箱书，给了她们750镑。她们看起来很满意。

那两个我想叫来清走那块从烟囱掉落的石头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回应。

流水：325.95镑

顾客人数：31

8月2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带来了“老饕星期五”大餐。这一回是两块巧克力泡芙，但上面的巧克力不是化掉了就准是被她在上班路上舔掉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准备冒险尝试。

今天早上我发现——把我给吓坏了——有个客人把肯·巴罗那几箱钓鱼类书和一堆我们准备在FBA上刊登的书混在了一起，弗洛偏偏没有发现，直接一起刊登出来了。书已经寄去邓弗姆林，我根本来不及跟他们谈价钱。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总是很尴尬的。如果他想把书要回去，我几乎不可能从亚马逊手里讨回那些书了。

一连三天只有一个订单。亚马逊、Abe或者“季风”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妮基一直在为瑞贝卡·普伦科特做她要在明天晚上的婚礼上穿的礼服。瑞贝卡是玛丽和威尔逊的长女，他俩是我们的朋友，住得不远，就在纽顿·斯图尔特。他们的二女儿叫夏洛特，有年夏天来店里工作过。妮基的小屋就在瑞贝卡要举办婚礼的农场上，她非常好心地主动让我、安娜、卡勒姆和西格丽德留下过夜。她将一对窗帘缝制在一起，给瑞贝卡做了结婚礼服——“我只好飘窗的帘子。其他的都太小了。”

去邮局的路上，我撞见了威格敦居民斯图尔特·麦克林恩——“黑色外界”背后的智囊。他提醒我说我还没有提交今年的活动上要用的音频。我是少数几个每年提供一段音频的人之一。“黑色外界”是斯图尔特智慧的产物。几年前，斯图尔特有感于数字音乐已经沦为可以无限复制、无限分享、无限传播的领域，便起念要制作一些完全与之相反的东西，于是他邀请音乐行业的人录制一段全新的音乐（或者任何种类的音频）发给他，然后删掉原始音频文件，拥有这些录音的就只剩下斯图尔特。他在盖勒韦山区设了一个FM发射台，把这段之前从未有人听过的素材播放上十二个小时，只要FM收音机在发射台的4英里半径范围内，你想听就能听到，到时间后他也会删除自己手里的那份文件。用他在自己网站上的话来说：“《黑色外界》FM无线电广播节目你只有带着收音机来到这一地点才能收听到，不会有流播，也不会有录音，所有文件播放过后一律删除。”

他放送广播的地方在一座山的山顶上，上面有一块亚历山大·默里的纪念碑，他是个羊倌的儿子，自学成才，1811年当上了爱丁堡大学的东方语言教授。默里纪念碑那儿的景观非常棒，虽然它跟马查斯半岛连绵起伏、青葱肥沃的风貌只相隔几英里，差异却很惊人。它四周都是荒无人烟的原始山区——未经开垦，只有山羊和赤鹿的足迹。瀑布和高声奔腾的小溪在花岗岩荒野间流过。那里就像另一个国度，就是如此不同。它有着高地的壮丽，却没有一车一车的游客光顾。几百平方英里尽是人迹罕至之处，而山下那条竖有纪念碑的道路被称为“女王道”，因为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形容它是全苏格兰最漂亮的路。

凯文——我后院小屋的租客——向我借梯子。我在电话里向他谈起烟囱的问题，他便给了我一个建筑工朋友的电话。我拨电话过去，对方立马就答复说他星期一来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肯·巴罗来店里和我就那批钓鱼类书谈价钱。我说很多我都不想要，但想要的那些，我乐意给他40镑买下。他说他想看看我感兴趣的

是哪些书，好把剩下的拿回家。听到我说书找不到了，他很生气，对我说下星期他再来。我精心算计，想赌一把他会拿了钱问我能否把剩下的书留在店里，结果没得逞。

流水：270.96镑

顾客人数：30

8月2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没有订单。检查了一下“季风”，似乎运行正常。

肯·巴罗打来电话。是奶奶接的，事后她给我留了张便条：“肯·巴罗打电话来。他非常生气！”

妮基今天请假了，去继续为今晚的婚礼做礼服，所以我和奶奶轮流在店里坐班。

晚上我开车去参加了瑞贝卡的婚礼。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

流水：214.68镑

顾客人数：22

8月23日，星期日

我们在妮基的小屋中醒来，阳光流淌进房间，眺望卢斯湾对岸，景色绝美。我们一行人坐到屋前，吃了早饭，喝了茶和咖啡。记忆所

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活得如此田园牧歌了。

8月2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弗洛在。她今天发在黑板上的作品由一幅粉笔画和上方的文字构成：一节发出低电量警告的电池，“真正的书籍永不消亡”。

上午11点，卡勒姆和屈赛来喝了茶。

奶奶搬书时弄伤了膝盖。她抱怨说膝盖肿了，可在我看来相当正常。她问我药店卖不卖泥敷膏，我说如果她真的想要泥，我可以去河口那边弄一点回来。她看起来很高兴，还说这但愿不会过于“打老”我一天的安排。

我上周联系的建筑工人打电话来说他下午3点左右到，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一—he3点准时出现了。

弗洛在把一本书放上架子的时候，一个客人在她面前放了个屁。他看了看她，说了句抱歉，接着来了第二发，然后继续看书了。

安娜邀请几位朋友过来吃晚饭看电影。我布置好投影仪，我们一起看了《逃狱三王》。屈赛留下来过了夜。

流水：300.47镑

顾客人数：24

8月2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上午9点来的。

下午1点，建筑工人又来了一趟，说他和他的生意搭档肖恩明天早上会过来，确保烟囱主体是安全的。

奶奶今天在“打理”精装书的区域，一直干到吃午饭才歇手。吃饭时她竟然不小心把茶泼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那台机器现在停止运行了。

快打烊时我给肯·巴罗打了个电话，把他那些书被失手送去FBA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我说我可以赔偿他清单上的所有书，或者给他150镑而不是一开始开出的40镑。经过沟通，我们说定了后一种解决方案。

奶奶从肉店买了份吃的给我，作为我之前说要去港口那边为她挖泥的谢礼。她告诉我，肉店的人费了好大工夫才弄明白她要买的是什么，最后三位店员（斯蒂芬、杰克和南希）都加入了讨论，直到他们搞清楚“斯央前卷”^[11]其实指的是，香肠卷。

流水：276.48镑

顾客人数：19

8月2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当班。她今天在黑板上抄了一句《皆大欢喜》里的话，还用粉笔画了一张颇有水准的莎士比亚像。莎翁在说：“我喜欢这地方，很乐意把时间浪费在店里。”

9点10分，建筑工人约翰和肖恩带着脚手架来检修烟囱。肖恩从我卧室窗户爬出去，攀上屋顶确认了一下没有别的东西会砸下来。谢天谢地，没有了。他们离开后，一个留着帅气飞机头的小伙子拿来了三本伊恩·弗莱明初版，包括一本没有书衣的《No博士》^[12]。给了他150镑。

下午开车去了纽顿·斯图尔特的眼镜店，结果得知我约的是明天。铁证啊，说明我不配新眼镜不行了。我是带奶奶同往的——看我没空去河口挖泥，她就来找某种膏药，可以敷在膝盖上消肿。她两家药店都去了，还跑了几个别的机会渺茫的地方，最后毫不令人意外地并没有找到她要的药。据说“那药在意大利很常见”。

把她送回书店后，我下了趟河，捕到一条6磅重的鲑鱼，放生了。（这是惯例——在我年轻时，我们捕到什么都会留着，除了季末的鱼，因为它们的质量下降了。）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倘若天气还暖和，这条河是最令人放松的地方，你能听到的，唯有微风拂过林间树叶的声响、水波轻柔的拍击声和鸟鸣。对于一切事物，这都是最灵的解毒剂。秋色的到来尚需时日，但秋意已开始显现。

奶奶为安娜和我做了晚饭。她对饮食古怪的挑剔劲头清楚体现在了奉献出的菜肴上：以某种纯天然食物做面底的比萨饼，吃起来像卡纸板，而且不加芝士；古怪的一大碗杂烩，其中有烤南瓜、橘子瓣和肉桂条。这些都不合我的胃口。事实上，她准备这顿饭的时候简直像是被蒙住了眼睛，从冰箱和碗橱里随便抓点原料就动手了。别人给她做饭时，她食欲旺盛，一点都不讲究，可轮到自己下厨，她却极其严谨、挑剔，一定要用不含脂肪、油或黄油的食材。

流水：612.89镑

顾客人数：45

8月2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弗洛今天在黑板上写的：

钱买不到幸福，但钱可以买到书（基本上是同一个东西）。

已经快一个月没接到过Abe的订单了，于是我给“季风”发了邮件，让他们帮我看看我们的数据库有没有正确上传。

奶奶的笔记本电脑还没好，所以她开始频繁使用店里的电脑。现在每次我登上“脸书”，面前出现的都是意大利语版。

顶着狂风大雨，我花了一上午在花园里挖了一条沟，用于给棚舍铺排水管用。我至少得赶在节庆开始前两周把活儿干完，让花园恢复正常。而且书店也乱成一团，因为我们把原本放在棚舍里的大部分库存都挪了地方，眼下都扔在“铁路室”里。我们着实需要在节庆到来前把那些也整理好，所以奶奶将书统统搬进了前屋，让弗洛查看一遍，能给FBA卖的就装箱送走。剩下的书我们装了箱子，准备送去格拉斯哥的回收厂。在此要表扬弗洛，她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刊登了几百本书。虽然我很不乐意，但这个办法实打实解决了图书储存空间的难题，而那些书——眼不见为净——好像卖得比店里挂在亚马逊上的书更快。

我们还没有开始整理那几箱我花了750镑从卡隆布里奇买入的书。明天上午妮基可以在店里着手把它们一点点上架到网店。

流水：525.89镑

顾客人数：42

8月2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卡勒姆和罗伯特一整天都在。

妮基一来就得意地把一袋焦糖消化饼干戳到我面前：“瞧瞧我在莫里森超市垃圾桶里找到了啥——哎，它们是化成一坨了，但味道还是很赞的。”

奶奶一直在不停抱怨膝盖肿，于是我带她去了港口；带了提桶和铲子，好让她掘足量的泥来治膝盖。

我正在花园里挖一个可以插杆子的洞，为的是扩建柴棚，腾地方放新锅炉用的那一袋袋颗粒燃料，这时艾米——她来问过能否在洛肯克罗夫特（原本是我们的仓库，现在妮基决定在此过夜时就是她睡觉的地儿）楼下开间小酒吧——带着她的小宝宝来了。艾米是个年轻姑娘，她嫁给了比我小几岁的一个朋友。她是南方来的，不过好像非常适应盖勒韦的生活。我们仔细察看了周边情况，讨论了几个选项，包括入口位置。如果我们决定通过花园进门，那在节庆前就会有巨量的清扫工作留待我完成。艾略特还问过节庆期间我们能否在花园的帐篷里开一家“快闪”餐厅（去小酒吧en route^[13]）。我得看一下日

期，确定活动开始的时间，但那总是在九月底，所以我最好抓紧，尤其是下个星期过完弗洛在书店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而奶奶要去主理“打开的书”，所以节庆那周，大部分时间店里只有我一个人。

下午3点，UPS的快递员又来拿走了十四箱存货（弗洛已经把书在FBA上架），把它们送去邓弗姆林的亚马逊仓库。

奶奶告诉我——在她为数众多的病痛中——她还深受腰痛之苦，于是我告诉她我也是，我手里有理疗师开给我锻炼的方子。我懒得做这些锻炼，我是说——如果实话实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她说从下星期一开始我们一起锻炼。她又学黑手党的动作指了指我，然后作势割喉，她的意思大概是我没得选。我叫她“墨索里尼”。她叫我“操蛋的杂种”。

列了一个节庆前待办事务的清单：

清理“园艺室”和“铁路室”地上的书，把书刊登上FBA，装箱送走

清理花园里的木块和棚舍里的全部垃圾

装修好棚舍（粉刷、清理需要一星期）

把过去几次交易里新买入的货标价、上架

整理大房间以备“作家休憩处”之用

搬走艾米莉在洛肯克罗夫特/节日咖啡馆的东西，给艾米的小酒吧腾地方

竖起艾米小酒吧的牌子

移动棚舍前面的花园小径，在草地上播种

开启“铁路室”和“苏格兰室”的扬声器

为斯图尔特·凯里和罗伯特·特威格^[14]准备房间，节庆期间他俩会住这儿

换掉洛肯克罗夫特巷楼上那房间的阳台门

铲平地势最高的花园，好让“快闪”餐厅的帐篷支起来
为我们从棚舍里搬出来的书做一些新的书架标签
剪辑威格敦展览会视频
为朱丽娅·缪尔·瓦特剪辑惠特霍恩的视频
准备好下一次要寄出的“开卷随缘书”
为烟囱造成的损失索取保险赔偿金
修好烟囱
做个遮挡，保护新锅炉
给书店大门做台阶
给花园的长椅上漆
在花园里支好“快闪”餐厅要用的帐篷
把多的隔音材料拿给卡勒姆
给书店的地板上漆
给通往屋子的侧门上漆
更换花园里所有电灯的电池

卡罗尔一安留下来过夜。我们一起做了顿饭：妮基搞蔬菜，安娜做了布朗尼（她做饭水平一塌糊涂，却是个出色的烘焙师），我则做了面拖烤香肠^[15]。

谢天谢地，奶奶什么都没有贡献。我们很晚才睡，喝了很多酒。大家都吃饱喝足后，奶奶像条饥饿的水虎鱼一样向残羹剩饭发起猛攻，将所有东西扫了个干净——跟我们所有人已经吃下去的量差不多。

流水：236.79镑

顾客人数：23

8月2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醒来时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咯咯的笑声，还闻到烧东西的气味。下楼一看，发现卡罗尔一安在给一片烤焦的吐司抹黄油，妮基在吃昨晚剩下的布朗尼，而奶奶在用豆奶、麦芽粉和一根香蕉调配着某种可怕的食物。与此同时，安娜正在吃一块化掉的焦糖消化饼干，正是妮基昨天带来过“老饕星期五”的。上面的巧克力都泛白点了，我不由得把它跟有毒的蘑菇联系在一起。

卡勒姆在。罗伯特也在。上午11点，罗伯特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出去了，不过2点他回来了，然后4点又离开了。

夏天威格敦会办星期六集市，有时会雇一个风笛手来吹奏一小时，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我一边打包去爱丁堡的行李，一边想到安娜，想到她要离开如此深爱的地方和人，会是多么沮丧。下午3点，风笛手吹起了《何日君再来》^[16]。随着她行将离去的阴霾步步逼近，我自问这么做究竟对还是不对。我四十四岁了，想要一个家庭。她三十二岁，尽管有各种分歧，还是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彼此相连，而不是分离。

一年一年过去，我眼看着朋友们有了孩子——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朋友们自己也都还是小小孩——送他们去上大学，或者自力更生，而我看到自己拥有家庭的机会慢慢从指间溜走。随着时间流逝，孩子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变得愈发模糊。如今，我向往拥有的孩子已几乎消失不见了：不仅是鬼魂，而是鬼魂的幻影。他们好比《牛奶树

下》[\[17\]](#)中的罗茜·普罗伯特，仿佛“永远遁入了黑暗的黑暗之中”。

下午1点30分，安娜和我离开威格敦向爱丁堡出发。中途我们停了一下，让她同我父母道别；5点半左右到了我妹妹露露家。露露请了我另一个妹妹薇姬和妹夫阿历克斯，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罗茜和莉莉，一起吃晚饭。露露的同窗好友米奇和她未婚夫本也来了。放下最初的拘谨后，我们喝酒、跳舞、唱歌，一直闹腾到凌晨5点半。

流水：436.14镑

顾客人数：45

8月30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下午2点醒来，比我预料中感觉好多了。安娜和我在爱丁堡漫步，看了艺穗节的街头演出，在草市场[\[18\]](#)吃了顿很晚的晚饭。晚上7点回到露露家。

8月3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开了店。我开车送安娜从爱丁堡去了格拉斯哥机场，她要坐经停都柏林飞往波士顿的航班。早上8点45分，我俩在机场一起吃早饭，其间我因为看到隔壁桌的一个男的而大倒胃口——那个矮胖男非要叉开他裹着紧身尼龙裤的双腿对着我，当他用勺子往海象似的胡须下方洞开的食道里塞入苏格兰全餐时，他的肚子/生殖器充满期待地颤动着，这一幕让我看了个一清二楚。

这对于我俩都是一次伤心欲绝的告别。在她走进望不到尽头的安检迷宫前，我交给她一封信。信是我星期五写好的，在信里（但愿）我为我没办法承担起一段关系的责任做了无力的道歉，表达了我对她的欣赏，说我认为她是我这辈子有幸遇到的最慷慨、最善良、最了不起的人。

我在“巴洛赫的缺口路”上驱车返程——那是一条20英里长的单向道山路——才开到格伦特鲁尔就发现因为要重铺路面，暂时封路了。我只好掉头一路返回梅博尔，走另一条路回家。

流水：156镑

顾客人数：12

[1]Raphael Holinshed (? —1580)，英国历史学家。《编年史》全称《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出版于1577年。

[2]此句中的“废话”和“火箭”分别指《废话顾问》和《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

[3]Lairg，苏格兰萨瑟兰（Sutherland）的一个村庄。

[4]River Oykel，位于莱尔格。

[5]此书的英文书名为 *Wanderlust for Books*。

[6] 西班牙语“大路”的意思，特指向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Galicia）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雅各祠朝圣的路线，在骑行爱好者中间颇为流行。

[7] VisitScotland，一家苏格兰官方的旅行社。

[8] *Debrett's*，全称*Debrett's Peerage and Baronetage*，初版由英国出版家John Debrett于1803年编纂出版。

[9] Archibald Thorburn（1860—1935），苏格兰艺术家，以画鸟类闻名。

[10] Peter Duncan Malloch（1852—1921），渔具制造商、自然主义者。

[11] 伊曼纽埃拉说的是：shoshageroll。

[12] *Dr. No*，弗莱明出版于1958年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之一。

[13] 法语：在途中，半道上。

[14] Robert Twigger（生于1962年），英国作家、探险家。

[15] 原文为toad in the hole。

[16] “Will ye no come back again”，苏格兰经典民歌，由Carolina Oliphant作词，是苏格兰高地人怀念邦尼查理王子（Bonnie Prince Charlie）的歌曲。

[17] *Under Milk Wood*，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创作的广播剧本，在1972年的电影版中，Rosie Probert一角由伊丽莎白·泰勒客串出演。

[18] Grassmarket，位于爱丁堡市中心，是有名的旅游景点。

九月

有些客人爱说话：有些则阴郁寡言。我防范的正是爱说话的那一类人。他们会眼神闪着光芒拖住你聊上半小时，有时候更久，完全不顾旁边还有三个客人在等我招呼。只要稍加练习，识别这一爱饶舌的人群并不难。他们进屋时带着一抹期待的假笑，热情洋溢，咂着嘴准备发表一大段高论。碰到这类人，我总是埋头干活。一旦报之以回应的傻笑，或者哪怕点点头，我的衣纽就会被紧紧抓住不放。他们是友善的群体，这些饶舌家。过去，他们会聚集在书店里，因为那是爱书人时常出没的场所。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巴克斯特对顾客行为的描述异常准确。他笔下那种爱说话的客人如今还是会常来书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行业受惠于他们如此冗长的高妙见解。很难解释为何我们这些在书店工作的人会成为这类人的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听一个人聊上四十五分钟核反应是颇有意思的，但当你忙于工作，当你看着周围有待清理的一箱箱书和还未标价、上架的书，或者成堆尚需放上网店的书，或者其他需要你帮助的客人，这种种时候，并不属于“某些情况”。这样的客人我们有几个，虽然不多，但其中有一人，每次他一踏进店门，我的心都会一沉。考虑到不要伤到别人面子，我不应该披露太多他的身份信息，因

为他就住在当地，但有太多次我都被长时间堵在柜台后面，听他的各种看法，关于苏格兰独立（反对）、同性婚姻（反对）、移民（反对）、大型跨国公司（极力赞成），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话题。有一次他买过一本2.50镑的书。我想以后我得根据他在工作日浪费掉我的时间量按分钟向他收取费用。

巴克斯特坚决不理这种人的策略有时候是管用的，但只是有时候。他们往往并不是要寻求讨论，或者辩论，整件事完全是在自说自话，而需要你的关注，只是为了让这一场面在几个恰好路过的倒霉蛋眼里显得不那么自恋。很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闭嘴，不过最近我频频使用的一招，是偷偷用手机打店里的座机，接起来，假装处理客人的退货事宜或者类似的事情，来打断那单调的独白。我挂上电话的那一刻，对方又几乎势必会说下去。

“文身控”桑迪则是谈话的大师。他总是那么有趣、迷人而诙谐。我经常发现他在店里同完全不认识的人聊得热火朝天。但他最大的天赋在于掌握时机。他完全知道聊天聊多久不会打扰到别人，所以每次看到他总是令人愉快。

9月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今天上班。她今天早上在黑板上写的是：

优惠大促——你给我们
钱，我们给你书！

我跟弗洛谈妥了一笔交易：她不上班后（星期四是最后一天），她每一条黑板上的创意如果能在“脸书”获得二十次分享，我就给她5镑，但她不准发动朋友分享。今天这条刚在“脸书”上发布一个小时就被分享了四十九次。昨天那条被分享了六十五次。

奶奶提醒我，我们说过要一起做理疗师为我设计的背部康复练习。我俩一致同意，来点金汤力可以大大提升整个体验，于是我给我俩一人调了一杯很烈的。奶奶刚喝完就问我：“里面放了金酒吗？喝起来像水。”过了片刻她上楼去洗腿了。

下班后我给通往院子的侧门上了油漆。我给威利·赖特发了信息，问他明天上午是否有空来帮我运走剩下的碎石。威利是本地人，时不时给我打点零工，威格敦人都认识他。他一直在街上走来走去，看起来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还透着一股威严的使命感，但其实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在联合超市和家之间往返。

流水：239.22镑

顾客人数：23

9月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弗洛在店里。让她把科幻小说刊登到FBA。

上午9点15分，奶奶下楼了。她对我做了个黑手党的手势，说：“修恩，昨晚半夜3点我起来撒尿，听到奇怪的声音。我斯养：‘是啥呢？一只动物吗？’然后我懂了，是你在打呼喽^[1]。好大声啊。”

11点，我爸来跟我讨论钓鱼的事，还有明年他还要不要去卢斯河试一把。他不再去卢斯河的那一天，将会是悲伤的一天。他在那条河钓了四十年鱼了。

现在这已成惯例了：下班后我和奶奶一起做了背部康复练习。今晚她耗时七秒就将她那杯金汤力一饮而尽。她越来越快了。

打烊后，我给通往花园的侧门刷完了漆。

流水145.49镑

顾客人数：10

9月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卡勒姆和罗伯特是9点到的，弗洛则有点迟到，不过既然今天是她最后一天上班，提这茬儿好像也没啥意义。我之前又不是没说过她，但丝毫不起作用。

今天上午我开车去纽顿·斯图尔特拿根据新的验光单配的两副新眼镜。一副有点时髦，另一副则和我戴了二十年的旧眼镜非常相似。我把眼镜戴给奶奶看了，她说我戴上时髦的那副还挺像个“潮人”。这副眼镜不会重见天日了。在纽顿·斯图尔特，我还买了刷棚舍门的油漆和装在侧门上的锁。“家用硬件”的克莱尔告诉我，她女儿强迫她看了我们的说唱视频《读者之乐》。她不大感冒。

回家路上我去父母家拿了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是我两年前买的，但现在他俩人手一台iPad，从来不用笔记本，所以我准备把它给

奶奶用，因为她的电脑进了茶水失灵了。戴了一下午新眼镜，结果头痛欲裂，仿佛服用了巨量致幻剂。

弗洛下班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试图拥抱她，感谢她（相对而言）勤劳的工作，可她把我推开了。

下午6点，奶奶和我照例做了背部康复练习。我一边把低垂的身体从地面上翘起来，骨头吱嘎作响，嘴里呻吟不断，一边抱怨说，当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真没劲。她回答道：“不，肖恩，四十岁是全新的十三岁。”今晚的金汤力只存在了——我估计——两秒钟。她简直像在为参加某种比赛而苦练速度。

整个傍晚都在给棚舍上漆。9点才弄完。

流水：125.50镑

顾客人数：8

9月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妮基带来了燕麦蛋糕、芝士和酸黄瓜，都是她从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抢到的。没到午饭时间奶奶就把它们吃光了。

上午10点，丹尼斯——书店（我接手之前）前雇员，也是钓友，只要有空，总是热心来做点零工——来了。我们从棚舍装了一拖车碎石，倒进了鲍勃的田里。随后我们又装了一车，正准备把碎石倒进之前那一堆时，妮基却开始在里面翻检起来，问能否把木材边角料统统

给她，于是我们开车去了奥亨马尔格，把东西扔在了她的小屋外面。回家路上我们把拖车还到了卡勒姆家。

花园开始有点样子了——到节庆来临时它或许勉强能见人。开车去妮基家的路上，丹尼斯对我大话连篇。他爱编故事在威格敦是出了名的，到头来总是以一场激斗收尾，每次他都深陷不利的局面，可他总能依靠巧劲和蛮力反败为胜。今天我听到的故事是说他有个朋友从170英尺高的地方摔下来，背骨折了，却还能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回去干活；还有一年，他在各种各样的打斗中掉了二十七颗牙齿，他是如何在被捕后从警车里逃脱，又是怎样把他小学校长暴揍一顿的。即便在他掉落牙齿之前，他说话我们也完全听不懂；现在他把最后几颗也拔掉了，他相当于在讲斯瓦希里语。

奶奶走到外面说：“不好意思打老你，不过我能打扫一下‘铁路室’吗？”那屋现在乱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欣然答应了。到下午3点，她擦干净、重新整理了每个书架，整个地方看起来完美无瑕。4点钟，她指出虽然我买了两副新眼镜，我却戴回了旧的那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肯定是我上床睡觉时从盒子里拿错了。

流水：357.29镑

顾客人数：20

9月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在。天气晴朗、暖和，现在风又开始从西边吹来了。

网店的销售似乎已经从小小的水流缩减成涓滴细流了。

丹尼斯又来了，我便让他给准备铺在棚舍外面的小路掘一些草皮。上午11点，我开车去潘基林锯木厂买了点材料，还订了一些木材和沙砾，这样节庆到来前小路就能铺好了。另外，从我们开建棚舍起就一直在店门外的那袋沙子终于快用完了。每次我看到它，都会想起罗比·墨菲说它已成为街道设施的一部分。

奶奶写了今天黑板上的标语。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来这边两个月了，却什么地方都没游览过，遂决定下午休息半天，开车带她去趟圣美丹——一座古老的教堂和墓园（她痴迷于逛墓园），拥有漂亮的沙滩。“这里很漂亮，这里的水，很漂亮，不像意大利的水。”

傍晚7点到家，和奶奶一起做了背部康复练习（今天她那杯金汤力存在了几乎足足一分钟才被她消灭掉），然后做了饭，又出去给棚舍上漆。10点20分才干完。

流水：249.45镑

顾客人数：12

9月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奶奶开的店。上午11点，爸妈过来喝咖啡，我们讨论了他们是否可能再在镇上买一宗房产，设立一间“作家工坊”供人居留。毫不令人意外，这是安娜的主意。

我对奶奶说——开玩笑的——她不可以午休。她叫我“操蛋的臭杂种”，随后告诉我，我昨晚又“打呼喽”了。我们觉得在节庆之前收拾一下科幻小说的区域或许是个好主意，便着手做了。我从来不把自己视为这一文学类型的爱好者，可整理着整理着，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读过那么多科幻作品：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所有书，哈利·哈里森“不锈钢老鼠”系列的大部分，一些艾萨克·阿西莫夫、特里·普拉切特和约翰·温德汉姆，多数是我少年时代读的。[\[2\]](#)

丹尼斯和水暖工罗伯特今天在。他俩都有连续不断讲几个小时话的本领，所以两人都没有做成多少事。

为图书节做准备，去银行换了160镑的1镑和50便士面额的硬币。你可不想在一年中最忙的一周里没办法给人找钱。

今天的邮件里来了一堆账单，其中还包括安娜写来的一封美好的信。

流水：326.40镑

顾客人数：17

9月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今天奶奶开始了她在“打开的书”的工作，这意味着我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独自看店，所以今天的黑板是我写的：

你刚走过了一家书店。

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上午11点把这条发在了“脸书”上。让我大为惊讶的是，几分钟之内它就被分享了二十次。今天结束的时候，它被分享了超过1400次，创下了书店“脸书”主页发布内容的新纪录。

罗伯特来了，问我能否给棚舍浴室里的取暖器做一个底座。

图书节的经理安·巴克莱中午来了一趟，同来的还有今年的两位实习生，贝思和林赛。她说星期四要拍照，问我能否安排一些书给每个人拿在手里。

午饭时间接到斯图尔特·凯里的电话，他确认节庆期间会住我这儿，还问第二周有没有空房间给他一个朋友住。

下午2点，潘基林锯木厂的卡车运来了新建颗粒燃料棚要用的材料和铺完贯穿花园的小径所需的砾石。这些都需要在节庆开幕前完工，现在只剩两个多星期了。

流水：256.95镑

顾客人数：14

9月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9点我下楼准备开店，却听到传来奶奶的硬底高跟鞋标志性的声声“咔嗒、咔嗒、咔嗒”。她早早开了店门，我接过她的班，她则去“打开的书”了。

斯图尔特·麦克林恩回来把剩下的若干箱科幻作品仔细筛检了一遍。到打烊时，我收到了三封他朋友的邮件。他们都是通过他才知道这批书的，多亏他帮忙联系，我们卖掉了价值70镑的书。

今天的信箱里有封菲利普斯太太写来的信（她以前每次给店里来电话，都以“我九十二岁了，失明了”开场，不过现在她准已经“九十四岁了，失明了”），收信人一栏只写了“肖恩，书店，威格敦”。菲利普斯太太实在了不起。她经年累月向我订购她认为她的重孙辈应该阅读的书。她来信的落款尤其令人喜爱，简简单单一个“菲利普斯”。

下午5点10分，店里有个客人（我们5点关门）问奶奶：“你们几点关门？”

伊曼纽埃拉：我们已经关门了。我们5点关门。

客人：哦。

十分钟后我看到他还在，便提醒他我们关门了。又过了十分钟他终于走了，什么也没有买。

天气逐渐转冷，我决定做一份炖菜，明天吃。我关照奶奶明天我要出去大半天，她会一个人在店里。（“打开的书”由一名志愿者暂时负责。）她管我叫“操蛋的贱人”。刚来那几个星期她一直怯生生的，现在好像已经克服了这一特点。

流水：203.48镑

顾客人数：21

9月1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晴朗灿烂的一天。奶奶在。只有一个网店订单，所以Abe显然还没有通过我们重新上传数据库的申请。今天开工的第一个小时，我向奶奶演示了如何在FBA上刊登书籍，然后把弗洛刚开了个头的整理那堆积如山的一箱箱科幻作品的任务交给了她。我解释流程的时候，她提了好几次弗洛，管她叫“那个弗洛”。

今天的邮箱里有封建筑工人寄来的信；整修烟囱的费用估计需要7500镑。我必须尽快给保险公司写邮件。哪怕保险公司同意出一份钱，看来也不可能在节庆开幕前把烟囱修好了，不过听上次电话里他们的口气，要他们出钱不大可能。

11点30分离开书店，开车去克莱德班克^[3]看一批书。书是去年离世的一个男人的。他的遗孀要卖掉他关于美国内战的藏书。我稍微有点迟到，进屋发现那位遗孀、她女儿和她外孙都坐在架子上放着那批书的小房间里。我做了自我介绍，随后开始一本本翻书，地上逐渐堆起一摞又一摞；整个过程中她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注视着我。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你去翻书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管你，而是接着做他们一天里原本通常要做的事情。意识到六只眼睛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令人很不舒服。我选出大约四十本的一摞书后，那个女儿要我大概让她们知道一下可以期待我为这批书开出什么价格，于是我说平装本（都是全新品相）大概1镑一本——有的贵一点，有的便宜一点，平均这个价——精装本每本从2镑到20镑不等，取决于书的稀有程度、品相、题材和市场需求。她们好像松了一口气，随后那位遗孀告诉我已经有另一个书商来看过这批书了，报价50便士一本。我不想得罪那位既不在现场也不知姓名的同行，解释道二手书行业现状很混乱，我们

各有各的定价策略和收书价格。那位遗孀说他的报价一出口，她们就“让他滚出去了”。这批藏书品质相当高，每本的品相都近乎完好，我选了七箱书，向她们报价365镑。她们当即接受了，于是我把书装好箱，给她们开了张支票，离开了。美国内战题材的书在店里卖得非常不错，而入手一批藏家在收藏过程中明确知道他在买什么的书，永远是件美好的事。

到家时已经5点30分，我加热了昨晚做的炖菜当晚饭。8点，奶奶和我坐下来吃饭。8点30分左右，我出门去棚舍里干了一会儿活。10点钟回来，我发现奶奶又一次把整份炖菜都吃完了。我原本以为这盆菜我可以吃到星期天，但根据经验，我或许本该猜到她会全部吃完。我向她提起这点时，她回复道：“滚犊子，操蛋的杂种。”自从她来到这里，她说脏话的英语词汇量倒是显著扩大了。

同安娜用Skype聊到很晚，凌晨4点30分睡的。安娜好像已经无奈接受了回美国定居的现实，不过她显然觉得苏格兰才是她的精神家园。

流水：257.88镑

顾客人数：26

9月1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刚过9点，妮基拖着脚来上班了。她今天的第一件事就是虚张声势地发表了一通关于进化论的演说，说那是多么荒谬的观念。我只睡了

三个钟头，实在没心情听她讲话。

今天风大，阳光却不错。11点30分，三个苏格兰国家剧院的人来到店里，他们要拍些照片给图书节预热宣传用。

奶奶去“打开的书”了。她离开不久，安娜从美国给我发来邮件，说她接受了新西兰广播电台的采访，聊的正是这一项目，于是我上网听了一下。她的表现精彩至极，只有一个问题：她把《清水的涟漪》^[4]的作者说成约翰·巴肯而非加文·麦克斯韦。

等妮基抨击进化论的夸夸其谈告一段落，我开车把一些棚舍里清出来的废料运去了惠特霍恩（距离12英里）的垃圾场。

下午两三点，“腰包戴夫”来了，大概是在照例坐巴士巡游吧。如今他有了免费的乘车票，他就要用足。他好像经常利用免费公共交通从一家公共图书馆逛到下一家。他在店里待了十来分钟，身上的各种手表、电话和别的东西一如既往频繁发出“嘟嘟”声。临走，他对我说他准备去看看谁在管“打开的书”，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奶奶提醒她小心。4点30分她关店后回到我这里，问我：“那个背了很多包的人是谁？是个clochard^[5]吗？”等她确信他不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后，我紧接着说我们叫他“腰包戴夫”，她听了回答道：“他的名字是哑巴戴夫^[6]？”

流水：212.40镑

顾客人数：17

9月1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醒来闻到烘焙的香味，下楼发现奶奶在用啤酒和培根做麦芬。她严令我要全部吃完。虽然原料听起来颇令人期待，成品的味道却实在恶心。

早上9点10分，妮基来上班了。我感觉人不舒服，看她来了就回到床上又睡了几个钟头，不过睡觉前我关照她把从卡隆布里奇买的那批钓鱼类书籍标好价格，她却觉得她的时间更应该用来检查已经上架和已经刊登的书。

午饭后接到书商同行伊恩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在亚马逊上被举报过销售“违禁书籍”。据说他们责难他售卖一本封面上印有“卍”字标志的“二战”历史书（几乎所有关于“二战”的书封面上都有“卍”字标志）。他请他们提供违禁书籍的清单，他们告诉他没有这样的清单，他们是接到了顾客的投诉，必须做出回应。伊恩——非常正当地——询问他们书商如何能知道是什么书引起冒犯，又会冒犯到谁，对此他们好像无法提供答案。

伊恩是一位书商，从事这一行大约有三十年之久了。他在赫尔经营着一家成功的书店，直到几年前“牛饥委”在他隔壁开了一家店。经过交涉，他们的管理部门向他承诺，新开的店不会变成一家慈善商店，可他们开的就是慈善商店，店员是志愿者，书是免费捐赠的，享受特许的地方税和租金，还不用缴税。这么一来，只有一种结果。伊恩要付雇员工资，要花钱采购书，要缴税，要付地方税和全额租金，他根本无力与之竞争，只好关掉书店。

下午6点，准备洗澡，问了声奶奶她是否需要用浴室，不用的话我就冲澡了。她说她习惯早上洗澡，因为她喜欢好好泡个澡，希望在面对这个世界前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在浴色里我是个拖延症。”

我：你知道还有谁在浴室里是拖延症吗？艾略特。

奶奶：没错，不过艾略特看起来斯样个女人。

流水：296.49镑

顾客人数：18

9月1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奶奶今天在店里。轮到她写黑板了：

猜猜！

在这家书店我们卖：

——词语

——纸张

——梦想

——幻想

——葡萄柚

——波……什么来着？

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上午11点，一个客人提着一只笼子里的鸚鵡（名叫雅各布）来到店里，她看书的时候鸚鵡就放在柜台上。我试图推销给她一本《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7\]](#)，但她十分明智地拒绝掺和这件事。奶奶迷上了那只鸚鵡，对它说了大约十分钟意大利语，仿佛被关在一只小笼子里对这只可怜的生物而言惩罚力度还不够似的。

“牛棚书店”的劳拉发来邮件，提醒我星期三下午5点30分我们在贝尔泰书店有一场AWB的会议。丈夫罗比去世后，菲奥娜（我隔壁的店“一箱青蛙”的老板）辞掉了秘书的工作。我自告奋勇接替了她的职位，所以我写了会议的议程，把它发给了所有其他成员。

流水：170.46镑

顾客人数：18

9月1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奶奶去了“打开的书”，所以我独自守在店里。

开店的时候，我听到了——你绝不会弄错——野鹅的叫声，抬头一看，只见五十来只的一群低空飞过。我可以想象，如果你此前从未见过这一幕，一群低空飞翔的野鹅会是相当吓人的场景。有一次，我在黄昏时分散步去威格敦一个朋友家，看到几百只——甚至上千只——的一群鸟以近乎完美的V字形在空中飞行，它们齐声鸣叫着飞去盐沼过夜。我长大成人的农场有一大片盐沼，所以小时候每年冬天都能看到鸟群，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在布里斯托尔生活了五年搬回来后，目睹它们秋天里飞回来，让我懂得了欣赏那其实是多么非比寻常的一番景象。

今天的信箱里有封来自国内税务局关于新出台的雇员养老金计划自动登记法规的公函。我给他们发去邮件核实我是否属于例外的人

群，因为我的雇员都是兼职的。他们答复了我，结果我比收到回复前甚至更困惑了：

自动登记法规适用于所有雇有至少一名员工的雇主。任何一名受雇人员只要属于下列类别，都需要建立养老金计划。符合条件的人如果已有养老金计划（例如，股东的养老金计划）且该计划达标，则可以保持原计划不变，不会自动登记。

- 二十二岁——SPA
- 月薪超过833镑或周薪超过192镑

如果无人属于上述类别，则雇主仍然需对员工负有自动登记之责。你需要写信向这些雇员详细说明他们自动登记的相关权利，还可能需要建立一项养老金计划（只在他们要求的情况下）。

回邮件请他们解释了一下SPA的意思。据说是“国家养老金年龄”^[8]的缩写。

上午10点，卖鱼人威利来了，于是我向他购买了一些熏黑线鳕，因为我答应奶奶今晚要给她做卡伦黑线鳕汤^[9]。威利一般星期五出现。他有辆白色的小货车，会走不同路线——一星期每天都不同——打开后备厢卖鲜鱼。他的鱼不仅品质大大优于超市里的，种类也非常赞，而且他送货上门。珍妮塔——负责让书店和整座房子保持干净整洁——这几天聊起她小时候在农场生活的日子，说最近的商店都距离好几英里。那时候农场雇用的人比现在多多了，也没有很多人有车。许多农场根本不在公共巴士的路线上，珍妮塔记得肉贩子的货车每星期跑一轮农场，杂货店和面包房则两星期来一次。很多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少需要离开农场。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是从那些来农场兜售的小贩那里买的。

下午4点，一个客人问：“你有没有什么带插图的书？”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了。

晚饭做了卡伦黑线鳕汤，随后去棚舍里一直干到10点。可惜棚舍完工、可供人居住得太晚了，奶奶已赶不上使用，不过它或许可以在图书节期间作为备用房间派上用场。

流水：110镑

顾客人数：7

9月1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奶奶在店里，“打开的书”交给一位志愿者打理了。

艾米——节庆期间她会在花园尽头的旧仓库位置开一家“快闪”酒吧——和她公公罗宾来看场地。还是小孩子时我就认识罗宾，他和我喜欢以粗鲁至极的方式互相打趣。我想艾米或许会觉得有点难堪。

三位顾客（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头）一边在店里乱转，一边对我说着他们想要卖掉的莎士比亚作品集和“威弗莱小说”，这时那个老头道出了他们来这儿的原因：是读了安娜关于来到威格敦生活的书《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据说他是在读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的自传后很想进一步了解火箭，就在莫克姆^[10]当地的图书馆里借了安娜的书，结果发现此书跟火箭几乎毫无关系。他心态很平和，照样读完了安娜的书，乐在其中，还送了一本给他太太当作生日礼物，然后决定来威格敦朝圣一番。

老样子，下午6点和奶奶做背部康复练习。稍过了一会儿，我在做肉末土豆（让她见识见识苏格兰菜）时把一片洋葱皮掉在了地上。我俩都弯腰去捡，随着背部“咔嗒咔嗒”开始痉挛，我俩痛苦地呻吟起来。

8点30分，我想起要去出席AWB的会议，而且初次担任秘书的我本该提早三个小时到贝尔泰书店。太迟了。会议7点钟就该结束了。

艾略特来了。我洗漱后准备上床，发现奶奶吃完了剩下的肉末土豆。

流水：338.81镑

顾客人数：30

9月1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早上8点15分下楼吃早饭，看到奶奶在厨房里咯咯傻笑，因为艾略特从8点钟起就待在浴室，收音机却开得很响。他还没有把厨房里的收音机（固定调在广播4台）调到广播5（体育）台。他一般到这儿差不多一小时之内就会调过去，这样他可以收听足球比赛实况。

11点钟玛丽亚来讨论节庆期间的饮膳安排。过去几年办节的时候她都在“作家休憩处”供应餐食。周末尤其忙，她通常会请来两个姑娘帮忙，主要负责招呼客人和打扫卫生。有时候屋里挤满了作家和来访的演讲人，我们只好一起搭把手满足需求。其他冷清的时候，来帮忙的姑娘们就静静坐在厨房里，刷“脸书”或者用手机发信息。

奶奶向我解释了她非同寻常的饮食习惯。据说好几年前她通过节食瘦了很多。这需要你一星期每天只吃蛋白质，只有其中一天可以放开了吃碳水。造成的问题是现在每当她面对含有碳水的食物，她的自然反应就是放开了吃，即便她已经不再节食了。

午饭后我开车去垃圾场又扔掉了一堆棚舍的建筑垃圾。图书节下星期五就开幕了，水暖工却还没干完活。我给他打电话，他向我保证星期一他会过来。从纽顿·斯图尔特的肉商肯尼那儿买了份哈吉斯。

奶奶一天都在FBA上刊登那批科幻书。

7点30分，艾略特来了，当时我正在棚舍里干活。奶奶告诉我说他溜达进厨房，打开冰箱，看了一眼，脸上流露出一不快和失望，拿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随后坐下来喝掉了。据说今天早上她最后好不容易进了浴室“打理脸”，她去洗头，却发现艾略特用光了她的洗发水。她已经不觉得艾略特的古怪行为好玩了，现在为此很生气。幸好他对此完全不知情。奶奶出来帮我给棚舍上漆，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点平静和安宁。

流水：122.30镑

顾客人数：9

9月1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早上7点30分醒来，听到“砰砰”的关门声，还有人在很大声地讲话。起来一看，是艾略特踩着重步走来走去同他太太打电话。奶奶在

厨房里，默默喝着咖啡，试图专心读书。我放上水壶烧水，这时艾略特径直走进屋坐了下来，边继续打电话边飞快翻着桌上的一摞纸，其中有我的人寿保险单、安娜寄来的一封信和过期的发货清单。我偶然看到了奶奶的眼神。她看起来怒不可遏。我端着一杯茶想上床睡个回笼觉，结果让艾略特的鞋子绊了一下——进屋时他一脚蹬掉鞋子，放在门口。好不容易救下了三分之一杯茶；剩下的洒在了地毯上。

睡到8点30分。起来发现浴室门锁了，艾略特在里面听收音机。9点15分他才出来。

我开始意识到等节庆结束她离开后我会多么想念她，不仅因为她干的所有这些活儿，更是因为我开始喜欢她了，即便她说的话我一个词也听不懂。她真是太有趣了。昨天傍晚，我俩在外面给棚舍上漆，谈到了人终有一死。她对我说：“我斯养我会在三十岁时死掉。”

流水：375镑

顾客人数：21

9月1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又在店里。为节庆做准备的这段时间，她非常热心助人，始终以冷静的头脑来应对持续上升的压力。她今天的“脸书”新动态：

“今日最佳顾客”短名单……

拿了两本全新品相的书来到柜台前：“正是我要找的。”随后对我说了十分钟自己家族与上述书籍的联系，当听到价钱是4英镑时把书留在了柜台上，因为“定价是2.50英镑”。

“大姐，我能付钱撒个尿吗？”“哎，我能从后面出去吗？”……回来后，说：“你们家的排水管道真棒。”

一位客人站着，用钱不停敲打柜台，看着爬在很高、很晃的梯子上的我。等我下来后，客人问：“我能去哪里买张彩票——你要是中了几百万，会去买什么？买双新白袜子来搭配你的灰色“接尿裤”^[11]吗？”

在棚舍里待了一天，刷油漆，打扫。晚饭后，我们去了旧仓库洛肯克罗夫特——艾米的“快闪”酒吧会开在那儿——给混凝土地面上漆。因为我们要过节，艾米莉（一位青年艺术家，租了那地方当工作室）已经把东西都搬出去了。艾米会在星期一开始布置场地。

流水：661.90镑

顾客人数：35

9月20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醒来听到厨房传来喧闹声。下楼发现艾略特在每一个罐头、盘子和托盘里都装满了吃的。他对我说他决定请一些朋友过来吃午饭。这顿午饭从下午1点一直吃到6点。实习生来了，还有费恩和埃拉。吃饭

时艾略特全程都在看他的手机，打字、发邮件。为节庆做准备的这段时间，他承受着诸多压力。十天里满满当当安排了超过200场活动，他不得不全天候回复信息和邮件。

9月2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6

没睡多久，清晨5点就醒了。喝了杯茶回到床上，却没睡着。我起来时，奶奶在厨房里读书。我问她为什么起这么早，她说她一向是5点起床的。

9点15分，我去了趟浴室，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圈断了。我必须在节庆开始前修好它。冲水时，马桶还开始发出很响的嘎吱声，在整幢房子的每一根管道中回荡。

晚上8点，同“书店乐队”的本和贝思在“庄稼人”喝酒，随后摸黑去给艾米的“快闪”酒吧刷了窗户。不知道它们在白天的冷光中看起来如何。

流水：311.99镑

顾客人数：17

9月2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清晨5点醒来，下楼发现奶奶又起来了，正在喝茶。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同她聊了十分钟，又回去睡觉了。奶奶喜欢聊的话题往往是人生中偏阴暗的一面；今天早上聊的是死亡。

白天重刷了木窗框——昨晚摸黑试图去完成这项工作是个错误。干完之后，我给棚舍挂上了画，修好了供“作家休憩处”使用的马桶座圈，修剪了草坪，设法把那十六箱奶奶已经刊登在FBA上的科幻小说搬到了高处。其间奶奶一直在照看书店，穿着硬后跟的靴子“咔嗒，咔嗒，咔嗒”走来走去。

下午4点30分，我正在艰难地支起花园里的帐篷，因为图书节的第一个周末“快闪”餐厅就要开张，这时本和贝思来了。他们溜达进来的时候，我正同帐篷的骨架搏斗，研究如何把它撑起来。本当即表示要帮忙，但我婉拒了，正好趁机休息一下，请他们喝了杯茶。我们在厨房聊着天，艾略特来了，我给他泡了杯茶，提议我们一起去看看给“快闪”餐厅准备的空间和帐篷。他一到那儿，发现我还没有成功支起帐篷，就露出失望的神色，还抱怨说帐篷实在太小了。并不小。肯定够用的。后来，等店打烊了，我又独自在花园里费劲地搭着帐篷，这时奶奶出现了，问我要不要帮忙。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搞定了这件事。

6点15分，我正躺在地上做背部康复练习，只见艾略特踩着重步走进厨房，径直从我身上跨了过去，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金汤力。

练完背，我走到屋外继续打扫花园，但干到8点钟时，天太黑了，没法继续，我便进屋开始做饭。8点15分左右，奶奶走进来问：“吃饭前我来得及洗一下腿吗？”

流水：428.49镑

顾客人数：18

9月2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奶奶一天都在店里。

上午9点15分，水暖工来了，告诉我说需要找一个电工来给热水水箱安装电线，于是我给罗尼打了电话。

奶奶算清楚了RBC的运费，这是我很厌恶的工作。她离职后，我又得困守书店前屋，这会让我不太适应。

流水：452.36镑

顾客人数：32

9月2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今天在店里上班。阳光灿烂的一天。

威格敦图书节明天开幕，而且下星期我就四十五岁了。尽管秋天对我而言是一年中最压抑的时节，但通常说来，节庆开始前一天小镇上和书店里的兴奋情绪会蔓延开去，整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活力。节庆的最后一天情况则相反：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大扫除近在眼前，再往后是冬季寒冷、凄清、黑暗的日子。

吃过午饭，我又开车去了一趟纽顿·斯图尔特的垃圾场，扔掉了一车废书和纸板箱。不幸，现在没时间赶在图书节前把它们运去格拉斯哥回收利用了。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去垃圾场——那种带轮子的垃圾筒容量有限，远远装不下“作家休憩处”产生的垃圾，节庆期间，我不得定期开车把一整袋一整袋纸盘、厨余和龙虾壳运过去。空瓶子收在箱子里，能回收利用的东西我就回收利用。

今天早上，奶奶果不其然在黑板上写了令人费解的一段：

没有书，你看起来非常迷茫。

我头脚颠倒了吗？

中午，水暖工罗伯特来了，电工罗尼则是下午2点来给热水水箱装电线的。

4点钟玛丽亚拿来了给“作家休憩处”准备的全部酒水，所以现在厨房里塞满了食物，大概有二十箱红酒和过节时的餐饮设备。节庆期间我的客厅会用作“作家休憩处”，这一区域只对要做讲座的来访作家开放。我们请玛丽亚来提供餐饮服务，让作家们在逗留威格敦期间好吃好喝。前书店雇员劳里负责确保一切运转顺利，不过从来没顺利过（倒也不是她的错）。有一年图书节的第一天早上，借宿我们这里的一位客人洗了个澡，结果他一拉塞子，浴室的排水管就开始漏了。湍急的水流从浴室里哗啦啦奔泻出来，浸湿了电炉，随着一声巨响，炉子炸了。我只好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她从邓弗里斯买个新的炉子亲自送过来。电炉爆炸的冲击力损坏了无线路由器，导致我们断了网，这天后来洗衣机也不工作了。

卡罗尔一安打电话来问她节庆期间能不能用棚舍，我答应了。傍晚我去棚舍里给装修收了尾：挂上窗帘，安好碗橱的把手。

安娜回威格敦来了。她住在费恩和埃拉（在大约8英里外有座农场的的朋友）那儿。这是她一年社会活动的高光时刻。她对此贡献巨大，既出了很多主意，又在任何有人需要她的时候提供帮助。

流水：568.48镑

顾客人数：20

9月2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妮基一早就来到店里。今天是图书节的第一天，第一位光临“作家休憩处”的嘉宾是梅丽·海德维克^[12]。“凯蒂·莫拉格”系列就是梅丽创作并插图的，深受孩子们喜爱，她还写了许多其他书，主要关于苏格兰群岛。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大约十年前的图书节上。自那以后她回来过好几次。我父亲有个表亲弗朗西斯·沃克是她的艺术家同行，她跟沃克是朋友。

上午10点，我给木柴筐添满了料，为“休憩处”生了火。添木柴是节庆期间让我忙个不停的许多例行事务之一，不过罗伯特·特威格——作家，图书节的常客——常常抢在我前头做这件事。当我早上下楼，会发现他已经起床把木材添满了。

今天特威格在包厢（通常是节庆期间我唯一的避难所）里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中午“作家休憩处”正式开放。从现在起的十天里，客厅会变成这一活动场地，厨房则将充斥着脏盘子、塞满的洗碗机和洗涤槽、一板条箱一板条箱的橙汁、瓶装水、纸盘、热水沸腾的水壶

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慢悠悠地开了场，可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已经很忙，不禁让人预感到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剪短了花园里一些植物的叶子，好让艾米的小酒吧入口不受遮挡，搬了一些椅子给她，又多做了几个给客人引路的指示牌。清走了街上的那袋（已经空了的）沙子，在棚舍前面腾出了一片空间。下午1点，艾米的“快闪”酒吧开张了。

又运了一车垃圾去纽顿·斯图尔特的垃圾场。去得多了，管垃圾场的女人（我爸叫她“匈奴王阿提拉”）态度已十分友好。

上午11点，两桶啤酒送到。妮基认定现在这么多酒还不够过节喝，这两桶酒是她用我的信用卡订购的。

5点30分，普鲁（艾略特的太太）来了，片刻之后，艾略特也出现在包厢里，问有没有iPhone充电器，因为他自己的丢了。“保证不会偷走。”每年图书节，他平均弄丢三个手机充电器。

没过一会儿，卡特里奥娜（节庆的理事会成员）来了。她溜达进厨房，大声问道——当着每个人的面——“你为什么跟安娜分开？”

流水：326.98镑

顾客人数：32

9月2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我正在厨房搬椅子，这时费恩带着一个身穿伐木工格子衬衫的魁梧挪威男人走了进来。费恩介绍他是拉尔斯·麦廷^[13]，写过一本关

于砍伐与焚烧木头的书。此书名叫《挪威的木头》，销量惊人。这人有意思极了。

中午，菲尔·朱比图^[14]来吃午饭。西蒙·罗伊和劳拉·米奇森分别要在正午、下午2点30分和5点给客人准备餐食，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为这些事忙活：去花园里布置西蒙的“快闪”餐厅，敷设延长电缆，搬煤气罐，找小刀，等等，虽然艾略特担心帐篷不够大，每顿饭都来了不少人，但看起来运转顺利。

傍晚我们一起去看了在大帐篷里举办的“威格敦有天才”——这个节目能办起来，安娜功不可没。那是她第一次来这边参加图书节时的事了。在“作家休憩处”忙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围坐着聊天，这时，马丁（曾经和我合租房子的人）号称他可以在鼻子上钉一个四英寸长的钉子。安娜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问还有没有谁拥有特殊技能。她事先都没告诉我，直接组织了一场表演晚会，请我、我妹妹露露和特威格当评委。艾略特觉得这创意棒极了，第二年将其列入了图书节的节目单，到了这天晚上，就会有当地人和来访的作家一起去表演。

晚上8点打烊。凌晨1点上床睡觉。

流水：829.98镑

顾客人数：84

9月27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早早醒来，给木柴筐添满了料。早上9点开了店，正好来得及让劳里进来。我开门不久，奶奶就接过了看店的任务，我便上楼去了。10点，给“休憩处”生了火。

今天的第一场活动开始于上午10点，是阿拉斯泰尔·里德的追思会，以悼念这位取得巨大文学成就的当地人。他虽然相对而言名气不大，英国所有大报却都给了整版的篇幅刊登他的讣告。说起个人的天赋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身后的声名亦将在文学世界中永垂不朽，他是完美的例子。

迅速紧跟在阿拉斯泰尔追思会后的一场活动叫“节日娱乐赛跑”——起名的人仿佛是故意在用矛盾修辞法。活动是10点15分开始的，我认识的人一个都没参加。

一如往常，一整天我都在同“休憩处”里的垃圾奋战，不停打扫。菲尔·朱比图和夏洛特·希金斯^[15]在，他俩今天都还有一场活动，瓦尔·麦克德米德^[16]也是。今天“休憩处”远没有昨天热闹，不过这是图书节期间星期日的常态。

12点30分，我让奶奶去午休，她上楼直奔“休憩处”。玛丽亚做了布朗尼，这对奶奶来说相当于强效可卡因。甜品一端出来，她就肉眼可见地流起了哈喇子。有奶奶在旁边，别人还能闻一闻布朗尼的味道已堪称奇迹，别说尝一口了。

下午3点30分左右，西蒙和劳拉的“快闪”餐厅里的第二顿饭供应完毕，我收起了帐篷，把它放回货棚，随后顺道去了趟艾米的“快闪”酒吧。令我震惊的是，里面挤满了人。似乎在两场活动中间，尤其当两位主讲人都是大牌，人们会聚集在那儿吃东西喝酒。瓦尔·麦克德米德是大概2点30分讲完的，所以我估计眼前这些人里大部分都是她那场结束后过去的。

7点30分打烊，好让奶奶去看《生死狂澜》，郡大楼里设了个临时影院放这部片子。

流水：842.43镑

顾客人数：92

9月2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早上9点开店。10点30分，我妈来了——和电工罗尼完全是同时到达。在用闲聊填满沉默的能力上，能和我妈旗鼓相当的，就属罗尼了。他俩直接移师厨房——肖娜、凯蒂和劳里正在里面准备——一屁股坐上椅子，聊了整整一个小时罗尼驾驶摩托车环游世界的旅行。

中午我开车去了趟惠特霍恩的垃圾场（也叫“便民福利中心”，正如市政会在路标上给它的委婉称呼那样），车上载的是“作家休憩处”一个周末制造的十八个垃圾袋的纸盘和腐败食物，还有两只聚苯乙烯龙虾冷藏箱，腥臭的龙虾汁水从里面漏了出来，把小货车后面滴得到处都是。这味道通常要持续到节庆结束后一个月左右。

特威格参加了一场关于哈珀·李的《守望之心》的讨论。听他对活动的描述，傻子都知道，他并没有读过那本书。

今天在“作家休憩处”用午餐的嘉宾是BBC的记者艾伦·利特尔——他的祖上是斯特兰拉尔附近人氏——和温斯·凯博^[17]。见到了温斯的妻子，她很谦逊地称呼自己为“温斯太太”。

流水：603.99镑

顾客人数：38

9月2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早上7点，珍妮塔来打扫了“作家休憩处”。

下午1点，伊莎贝尔来做账。奶奶负责看店。今天上午，有个客人找零时（20镑的钞票找17.50镑）要求收英格兰币^[18]。奶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便跑进厨房——我正在同斯图尔特聊天——说：“抱歉可能要打老你，店里有个非常粗鲁的男人。”我跟她下了楼，掏出一张5镑和一张10镑的英格兰币找给了他。

今天，“作家休憩处”里相当冷清，但我还是把木柴筐添满了，以防万一。

我翻了一下今天活动的节目单，注意到第一场活动是游览克里敦附近的茶园。那地方距离这儿大约10英里，在威格敦湾的另一边。

傍晚7点30分打烊，去“庄稼人”参加斯图尔特·凯利的“酒吧文学知识竞赛”，我和李·兰德尔、特威格、安娜一队。我毫无贡献，但我们还是拿到了第二名。

流水：425.47镑

顾客人数：42

9月3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妮基在。冬天果真是来了，因为她穿着一件厚外套，还戴了她那顶毛毡软帽。这是她冬天的装束里我最喜欢的一套——我总是说，她只要再来一条吊带花饰皮裤，就能去冒充一位蒂罗尔的约德尔唱腔歌手^[19]了。她很喜欢在节庆这段时间过来，到最后必然会和一两位作家发生稀奇古怪的对话，跟她聊过的人离开威格敦后也许都会患上几分“炮弹休克症”。船长和妮基是同时出现的。他深深厌恶图书节，因为重新摆放的家具扰乱了他的导航系统，而且总是有各种响声和动静。大部分时间他习惯躲在我的卧室里，安娜便把给他喂食的地点也换成了那儿。

上午11点我才想起去生火，结果发现特威格已经生好了。

戴维为BBC苏格兰工作，还和安·布朗一起运营着威格敦广播电台，他问我能否同他，还有约翰·希格斯^[20]一起在“殉道者牢房”里录一期访谈。录制花了二十五分钟。录完后我去“休憩处”找东西吃，看到莉兹·洛克黑德^[21]在炉火旁的一张扶手椅上睡着了，膝上摊着一张报纸。她准是读着读着打瞌睡了。吃饭时，我同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聊起在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的伦理问题，我提了一句我有一架航拍无人机。他来了精神，问我他能不能看一眼，于是我俩开车去了盐沼，我操控无人机飞了一会儿。他好像有点过于兴致盎然了。

下午3点，安娜和我去了约翰·希格斯谈如何理解二十世纪的活动——引人入胜的一个小时，花得很值。有人在“作家休憩处”落下了一本希格斯的书，如果节庆结束时书还在那儿，我准备读一读，不过

我猜，对很多人来说，参加文学节的活动是读书的替代，而不是读书之余的补充。

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规划部门决定派一个代表团来检查混凝土“书螺旋”。我得为他们说几句好话，他们认错极为诚恳，而且好像非常欣赏那两个螺旋体。

斯图尔特、特威格、安娜和我在厨房里同西蒙·罗伊和劳拉一起吃了晚饭。吃完饭，大家围坐在桌边，开始背诵自己最喜欢的诗。临睡的时候，每个人都醉了，此情此景，透着一股唯我独尊的派头，别说之前在厨房里不是这样的，或许就连整座镇子都闻所未闻。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如何进来的，反正晚上11点左右，来了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德国女人，她问她能否在这里过夜。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但我还是在店里给她安排了一张床，说欢迎她留宿。

流水：489.83镑

顾客人数：37

[1]伊曼纽埃拉把snore（打呼噜）说成snork。

[2]这里提及的作家分别为：Douglas Adams（1952—2001），英国广播剧作家、音乐家、科幻小说作家；Harry Harrison（1925—2012），美国科幻作家、评论家；Isaac Asimov（1920—1992），俄罗斯犹太裔美国科幻小说作家；Terry Pratchett（1948—2015），美国奇幻小说作家；John Wyndham（1903—1969），英国科幻小说作家。

[3]Clydebank，苏格兰中西部自治市（burgh）。

[4]*Ring of Bright Water*，Gavin Maxwell出版于1960年的畅销作品。

[5] 法语：流浪汉。

[6] 伊曼纽埃拉把Bum-Bag Dave听成Big Bad Dave。

[7]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Maya Angelou 出版于1969年的作品。

[8] 原文为State Pension Age。

[9] Cullen Skink, 苏格兰的一种用熏黑线鳕、土豆、洋葱和牛奶烹制的汤。

[10] Morecambe,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一个小镇。

[11] 原文作jobby catchers, 指裤脚收紧、内有橡皮筋的运动裤。jobby为苏格兰俚语, 意思同shite。

[12] Mairi Hedderwick (生于1939年), 苏格兰插画家、作家。

[13] Lars Mytting (生于1968年), 挪威作家。

[14] Phill Jupitus (生于1962年), 英国演员、作家。

[15] Charlotte Higgins (生于1972年), 英国作家。

[16] Val McDermid (生于1955年), 苏格兰犯罪小说作家。

[17] Vince Cable (生于1943年), 英国政治家, 2017年至2017年间任自由民主党党魁。

[18] 英格兰和苏格兰使用的是不同版本的英镑。

[19] Tyrol是欧洲中南部一地区, 位于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 yodel是一种真假嗓音反复变换的唱腔, 流行于瑞士、奥地利山区。

[20] John Higgs (生于1971年), 英国小说家、文化历史学家。

[21] Liz Lochhead (生于1947年), 苏格兰诗人、剧作家、翻译家。

十月

还有一种是神秘兮兮的客人。他蹑手蹑脚走进店里，压低声音跟你耳语。他会脸红，左顾右看，仿佛在干什么违法勾当。也许他只不过是想买休姆·布朗的《苏格兰史》，却让你觉得他是踏入警察局准备自首。你拿他没辙：无法让他放松下来。他从你这里拿走一包书，像一个羞愧的小偷。与他形成对照的是那种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的直言不讳之人。那种人不会听你在讲什么；他拿出钱来用力往下一拍，仿佛要把一根钉子敲进柜台。虽然他认为他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但往往他并不知道。不过没必要担心。一本书他买了就是买了，他是永远不会回来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我并不想花太多时间给客人划定类别，但下面我要做的正是这个。说来遗憾，巴克斯特描述的第二种客人实在太常见了。他们往往会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沉默一阵，留给你答复的空当，可就在你张嘴准备回答的那一刻，他们会开始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或者把问题重新提一遍，或者换一个说法问。不管是哪种情况，保管你每次一张嘴就会那样，而且一次得持续几分钟。有一回，一个澳大利亚女人问我园艺类书在哪里。我尝试了准有十次，可每次我的回答都

被她的嗓门压制，直到最后，我只好坐下来在电脑上刊登图书，让她讲完拉倒。

这同一种类型的人，正如巴克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他们正好在讲什么，但凡遭到反驳，都会傲慢地忽视掉；当你解释是爱德华·吉本而不是伊夫林·沃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1]，或者是C. S. 福雷斯特^[2]而不是E. M. 福斯特写了“霍恩布洛尔”系列小说时，他们会高声说话压过你的声音。

支付款项的过程也让我们见识了丰富多样的行为。如巴克斯特所说，有些客人会把钞票拍在柜台上，仿佛是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我的经验所及，只有男性会这样），另一些客人则会像在反复思考，极其磨蹭地从钱夹或者钱包里取出硬币，把它们堆在柜台上。堆放完毕后，他们通常会轻轻地把硬币推向你。还有最后一种人，他们好像不那么害怕肢体接触，会把钱塞到你尚未摊开放平的手掌中。曼彻斯特以南任何地方的顾客收找零时往往要英格兰币。卡勒姆曾经告诉过我，有次他在英格兰的一家加油站里买了包烟，他付的是一张20镑的苏格兰币，柜台后面的男人竟然非常夸张地把钱拿到灯光下面照水印，嘴里还“啧啧”不已。等卡勒姆收到找零，他拿出其中包含的一张10镑英格兰币，报以同样的动作。

买下书店的十四年来，我收过曼岛币、北爱尔兰币、欧元，乃至英格兰币，去存钱时，银行从来没有拒绝过，可不知为何英格兰的店——越往南，情况越糟——不待见苏格兰币。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有次在伦敦需要坐巴士去某个地方（忘记是哪里了）。车费是45便士，当我把一张1镑的苏格兰币递给司机时，他拒收。最后我只好为这点车费开了张支票给他。

10月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是我的四十五岁生日。妮基在，所以我起床看了一下，确保一切正常，给“作家休憩处”生了火，便又回到床上睡了一个小时，当作给自己的生日犒赏。

每年我的生日都正好是节庆中途，正如我小时候，生日总是在我回到寄宿学校后不久来临。或许是这个原因，这一日子对我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跨入八岁的那一天，我已经在寄宿学校待了一个月。有学生过生日，学校会准备一个蛋糕。那是一份非常恶心的甜品，放到现在，搞不好会违反健康与安全条例，但跟厨师斯威格斯先生（以前是监狱里的厨师，他会边煮一锅稀粥，边一根接一根抽烟）给我们做的其他食物比起来，它好比琼浆珍馐，我们会像秃鹫一样扑上去。

上午11点，我开车把“休憩处”的垃圾运去了纽顿·斯图尔特的垃圾场。我在那儿撞见了休·曼，一个相识多年的退休古董商。我们以前常在邓弗里斯的拍卖会上见面。我俩就“颓废艺术家”（用纳粹党的话来说）开展了一段奇特的对话——休认为他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绘画藏品，不过休总是这样认为。从垃圾场回来的路上，我去卢斯河游了泳，以此纪念又一年的逝去。通常我会约上安娜和几个朋友一起做这件事，但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我再也不能说自己“四十岁出头”了）我今年感到特别抑郁，宁可选择一个人去游泳。

2点钟，我爸妈捧着一只蛋糕（柠檬挞）出现了，蛋糕上的蜡烛小声播放着《生日快乐》，哪怕在我妈慑于我要用榔头砸烂它的威胁、把它塞进包里后，那曲子还是响个不停。作家、医生加文·弗朗西斯（他来做讲座）目睹了我妈唱《生日快乐》和拿出我的出生牌、婴儿鞋，还有其他各种令人尴尬的物件。不知为什么，我妈特别痴迷那些最最可怕的劣质小玩意儿：你点亮时会响起《生日快乐》歌的蜡烛、

你走过时会开始唱《铃儿响叮当》的运动传感圣诞装饰品；让我和两个妹妹难堪的东西她好像都喜欢。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她在家里卫生间装了一块假圣诞布丁，只要你坐上马桶，那东西就会突然唱起歌来。那个圣诞节它到底吓到了多少客人，只要听马桶上传来多少声“天哪”就一清二楚了。

出于或许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去几年里每当生日那天我见到我爸，总会思考他在我的年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四十五岁那年，我十六岁，我的妹妹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他成家了，跟我妈从萨默塞特搬到了盖勒韦，买下了一个农场，赚到了足够送薇姬和我去读寄宿学校的钱。我的成就实在比不上他。

佩吉——邓迪文学节的经理、威格敦图书节的常客、贪婪的读书狂、机敏的才女——和她的伴侣科林还有斯图尔特合送了我一瓶泰斯卡威士忌，特威格则送了我一瓶日本清酒。卡罗尔——安和劳里分别为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傍晚7点30分，打烊。

8点钟，斯图尔特的朋友瑞贝卡和奥利维亚来了。斯图尔特和劳里做了晚饭，说是十人份：两只鸡和一些蔬菜。结果来了大约三十个人。那只柠檬挞蛋糕被拿出来当作了饭后甜点，大家对它评价不一（其实令人作呕，但大家都很有礼貌）。艾略特要了一大块，随后抱怨了一大通蛋糕难吃，与此同时却继续把它吃完了。

艾米的小酒吧今晚有场活动：“蚊子”，这是纽约的活动“蚊子”^[3]的威格敦翻版，一个随意讲故事的夜晚。大约三年前，我将仓库改建成了供节庆用的会客厅/俱乐部。所有东西（家具、画，等等）都是我从拍卖会上买的——其中包括一张装在镀金画框里的巨幅爱德华时代照片，上面是三个男孩的人像。“蚊子”活动的主题是“所失与所得”，参加的人可以讲讲关于他们所失和所得之物的故

事。有个女的从开始坐到最后，随后举手示意要说话。她指了指那幅爱德华时代的照片，说：“我从柴郡过来参加图书节。照片上中间那个男孩是我叔叔弗兰克。大约十年前，我们不小心把它送去拍卖了，自那以后一直在找。”

凌晨2点30分，读了二十分钟《新忏悔录》后，上床睡觉。读到托德熬过了战争，在柏林拍电影。厄运没有放过他，有声电影开始出现，他的杰作——卢梭《忏悔录》的电影版——却是以默片形式制作完成的，票房惨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流水：308.16镑

顾客人数：29

10月2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今天来上班的样子看起来出奇整洁，还化了一点淡妆，说明她在节目单上看到了想参加的活动，或者“休憩处”里会来某位她想在上楼吃饭时借机搭讪的嘉宾。我把节目单从头看到尾，却想不出来那究竟是谁。我认识的名字只有雅尼斯·帕里奥洛加斯、唐·帕特森和科斯蒂·洛根^[4]，但我确定不是其中之一。

劳里和姑娘们一起布置好了“休憩处”，星期一以来屋里就没有这么热闹过。艾略特往往会在图书节的第二个星期五安排更多活动，因为人们想来过周末，可能会到得更早，听众的人数也通常更多。

本和贝思坚持要去游泳，于是午后，我们下海游了一会儿。

4点钟，一个女人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热热身——她今晚要和苏格兰国家剧院的人一起在音乐会上表演。我带她去了包厢。下午剩余的时间里，那里一直传出曼妙的小提琴旋律。

听到“作家休憩处”里的一对夫妇的对话：

她：这酒我们能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吗？

他：可以，我们来喝到饱吧。

根据特威格的说法，这是大部分作家面对任何免费东西的心理，尤其是食物和酒。

下午6点，盖勒韦烟熏室的人给“休憩处”送来两个装满龙虾的本聚乙烯冷藏箱。

7点，斯图尔特^[5]和艾略特去参加一场他俩都需要出席的活动。活动上会讨论进入布克奖短名单的书，10月13日公布结果。几年前，斯图尔特当过布克奖的评委，他肯定读过今年短名单上的所有书，也许连长名单上的书都读了。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像斯图尔特那样飞快地狼吞虎咽掉一本书：他过目不忘，真的能在几小时内迅速翻完一本六百页的书，最后不光确实“读了”，而且能够精准地复述书里的任何细节。

晚上8点，打烊。

小个子德国女人又来过夜了。她很友善，很健谈，不过——目前为止——她为什么会在这儿彻底是个谜。

流水：419.83镑

顾客人数：39

10月3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是图书节的倒数第二天，折腾了这么多晚，我已精疲力竭。上午9点开了店，片刻之后，一个朝气蓬勃的妮基信步走了进来。

奶奶问她能不能借辆自行车去周边逛逛，因为今天天气很好。上午10点，她出发了，对我说她会在下午晚些时候回来。五分钟之后她又出现了：车链条掉了。“噢，对不起，我把自斯迎车弄坏了。”我装好了链条，她再次出发了。

今天上午，费恩的兄弟罗伯和他妻子萨丽同当地人罗伊·沃尔特一起办了场关于乡村激进主义的活动。他们三位都在同试图强征他们土地辟作他用的大型组织的斗争运动中取得了胜利：罗伯和萨丽在澳大利亚的农场险些变成一座露天煤矿，而罗伊粉碎了要在威格敦湾上建一片离岸风力农场的计划。活动结束后，他们都来“休憩处”吃了龙虾和色拉。

今天阿历克斯·萨尔蒙^[6]要在图书节上讲话。我在“作家休憩处”认出了他，但没有机会同他打招呼。他从书店去办活动的帐篷的路上，一大群人紧紧跟在他身后。妮基从窗口看到这番景象，评论道：“呃，看那场面，你还以为Jay-Z来了，而不是那小傻帽儿。”

今晚是一年一度的凯利舞会^[7]。我穿上了我的格子短裙，可因为过去三个月我瘦了很多，裙子老往下掉，把WTF（“威格敦节日”——图书节上给青少年准备的那部分活动）的负责人西沃恩乐坏了。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抓住我的裙子用尽全力往下扯。我在舞会上最要紧的

就是同她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同奶奶和劳里跳了舞，同西沃恩也（不情不愿地）跳了。

活动结束后，所有人（包括西沃恩和她父母）回到了“休憩处”，在那里玩到深夜。

凌晨3点睡的。

流水：519.50镑

顾客人数：49

10月4日，星期日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早上9点开店，发现“季风”瘫痪了。

中午，科斯蒂·沃克^[8]和他的出版人丽莎在“休憩处”。他们要去杜恩湖，科斯蒂的新书就是以此为主题的。杜恩湖是艾尔郡的一处水库，湖中心曾有座充满传说和历史的城堡。他们给水库灌水前，先让水力发电的工作人员移走了城堡，一块砖石一块砖石地搬到了未来湖岸的位置，再完全按照原貌重建。

下午2点，菲奥娜——就是在艾米的小酒吧举办的活动上说那幅照片上有他叔叔的那个女的——来了，问我她能否买下照片。我记得我的买入价很低，而既然她远比我有权拥有它，我对她说我可以免费送给她。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她快哭出来了。

今天“作家休憩处”的访客里有贾尼斯·盖勒韦和马特·黑格^[9]。下午4点，马克斯·阿瑟过来道别，他要回伦敦了。

从“休憩处”把垃圾袋拿到楼下垃圾桶的路上，我与一位顾客擦身而过。那是个年轻女人，她本来在工艺类书那块浏览，这时突然抬头注视着顶层楼梯平台。她叫住我，问上面是不是有人。我向她保证上面没人。我五分钟前还在那儿，之后就没人上去过。她很肯定她看到有个黑衣人从平台一头走到了另一头。那不是猫就是她的想象。

下午6点打烊。图书节收官。

劳里和我在大房间里搬家具，艾略特全程旁观，惬意地抿着一杯白葡萄酒。后来我们看了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大约十分钟后，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睡着了，又过了十分钟，我也睡着了。

流水：457.78镑

顾客人数：40

10月5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有奶奶开店，我睡到了上午10点30分。起床后我同斯图尔特道了别，他11点要走。特威格中午走，正当我在店外跟他说再见时，我发现我的沙发在人行道上：是艾略特向我借的，节庆期间放在一个叫“客厅”的会场里用。拆掉帐篷的人准是直接把沙发扔在那儿了。特威格帮我一起把它搬回了楼上。

他离开后，老样子，我开车把一个周末“休憩处”产生的十八袋垃圾运去了垃圾场——车的后部充满了龙虾的腥臭味，难闻的汁液滴得到处都是。

下午2点，广场上的大帐篷落下来了，它曾经竖立的地方徒留一片变黄的草地。今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基本上在把包厢里的东西——节庆期间一直存放在那里，比如电视机、脚凳等——搬回大房间。

书店打烊后，奶奶给实习生们做了自制比萨，我们着手整理屋子，把它变回相对正常的状态。吃完晚饭，艾略特和伊冯——他俩也是过来吃比萨的——在厨房里激烈地争论起来，于是实习生、奶奶和我就让他俩留下继续吵，拿着一瓶酒一道躲进包厢了。

凌晨2点上床的。

流水：76.30镑

顾客人数：5

10月6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棚舍完工了，趁寒冬未至，今天卡勒姆过来开始给新锅炉搭建顶篷。卡罗尔—安似乎十分喜欢棚舍，问我她能否在里面多住几天。

午饭后，一对年轻夫妇拿来一箱子书，主要是些“威廉·布朗”系列^[10]、“詹宁斯”系列^[11]和伊妮德·布莱顿^[12]的平装本——都很好卖——我给了他们20镑书钱。

一个夏天来过店里的意大利人打来电话订购他当时看中的一套三卷本《格拉斯哥地理》。幸好电话是奶奶接的，让他可以用意大利语买书。

晚饭时，奶奶和我讨论的是，在书店里打工了一个夏天，她就要返回意大利了。她不愿回去。

流水：106.98镑

顾客人数：5

10月7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我晚了十分钟开店，结果发现“鼯鼠人”在大门外透过玻璃窗凝视着屋内，还用手挡在眼睛上方，好让自己看得清楚些。他显然没看到我走近，门一开，他身体随即失去支撑，险些扑倒在地。他迅速奔过我身边，钻进洞穴般的书店深处。

上午10点，奶奶来了，我便上楼继续节庆过后的清理工作。图书节结束到现在，我已在屋里各种地方捡到了九根笔记本电脑线和手机线，多少弥补了艾略特一年来不慎四处弄丢的数据线数量。

我下楼换奶奶去吃饭的时候，正好赶上“鼯鼠人”小碎步飞奔出大门，怀里的书压得他都直不起身子了。奶奶问我：“他为什么从来不说话，介人？”

流水：171.48镑

顾客人数：7

10月8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上午9点开店。

卡勒姆是11点来的。今天大部分时间里，书店到处回荡着钻孔、敲榔头和撞击的声响。

我留下奶奶看店，自己跑去“蒸汽包”吃了午饭，然后去克鲁格顿^[13]和里格湾散了个步。

流水：180镑

顾客人数：10

10月9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0

今天妮基当班。早上我打开书店大门时，看到她站在门口刷牙。说是她在车上就开始刷牙了，以为自己来得及走进浴室刷完后半程，可随后反应过来我把钥匙插在门上了，她进不了屋。我出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刷了好一会儿了。

11点钟光景，本和贝思来向我道别。为了舒缓节庆过后疲惫的身心，他们在阿德韦尔（离斯特兰拉尔不远）租了一间度假小屋，似乎过得很畅快。我们在厨房里边喝茶边聊天的当儿，图书节办公室的伊冯来向我借用棚舍。本和贝思一走，她聊了半个钟头她的工作，但我真心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一再重复自己的话，说些什么“我想说的

是，我猜是，这个嘛，你知道的，我不确定”。她在威格敦好像待得不太开心。

流水：330.60镑

顾客人数：17

10月10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是妮基开店的。现在所有人都走了，节庆已然过去，整座镇子好像再一次陷入一片死寂。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可算不上我的最爱。

我把搁板桌搬回地窖的时候，妮基提醒我说有一年我在eBay买了一张巨大的榆木桌。好几年前，我觉得“作家休憩处”需要一些比塑料隔板桌更优雅的家具，然后正好在网上看到一张10英尺长的爱德华时代古董桌，售价100镑，好像很划算。那年图书节刚开始的一天，我将那张桌子的来头一五一十告诉了来做讲座的菲利普·阿德^[14]，还得意地自夸说我只花了100镑。不幸的是，他是节庆晚宴的演讲嘉宾——就在大家吃到一半的时候——桌子塌了。劳里赶紧把我从“快闪”酒吧叫回去修桌子。在我组装桌子的时候，菲利普坐在沙发上，两手抱在胸前，得意地引用起我俩先前对话里我的那句：“是eBay上100镑买的。很划算。”

流水：239.80镑

顾客人数：20

10月1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燕子出发迁徙去非洲过冬了。

吃晚饭时奶奶和我聊了聊她的人生。她说她讨厌热那亚的学校，因为她戴着厚厚的眼镜，人又聪明，就非常不合群，没什么朋友，在学校很受人欺负，只好在书本里寻求慰藉。等她去了都灵上大学，她本以为别人还会那样对待自己，却惊讶地发现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遭受欺辱，同学们反倒觉得她很特别，对她热情相待，她交到了一大帮忠实的朋友。我们商定她下星期回意大利。看得出来她对前景的不安，但她不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再说我也付不起她工钱。或许是因为她身上那些让她在学校格格不入的怪癖，她反而很好地融入了威格敦的生活。每个人——从肉贩到在慈善商店上班的退休妇女——都认识她，她对这座镇子的体验则是“每个人都好好啊”。

流水：170.45镑

顾客人数：16

10月1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奶奶开了店；我睡到了10点。我的“节后复原期”一年比一年长。我出现在楼下时，奶奶对我说，我“打呼噜好大声。我斯养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过，像只肥猪”。

天气晴朗。都快一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过了。

我下楼发现奶奶站在门口。她接连抽了三根烟——“噢，每次抽烟不到三根，等于没抽。”

傍晚和奶奶做了背部康复练习，也像往常一样喝了金汤力。听了她一再的抱怨，我不得不把酒越调越浓。现在酒和水的比例已经达到五五开。

今天的新闻说，水石书店宣布他们不再在店里销售亚马逊的Kindle。“恩德斯的分析专家道格拉斯·麦凯布说，水石撤掉店里的Kindle设备销售板块‘并不令人惊讶’。‘电子书阅读器或许会成为最短命的消费型技术产品之一。’他说。”但愿他是对的。

流水：172.94镑

顾客人数：13

10月1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上午下午各有一个客人带了些书来店里，他们都把书散乱地堆在车后备厢里，我看了看，都是垃圾。

下午2点，有个客人走进店里，问我们以前免费供应的咖啡怎么没有了。六年前我就把咖啡机处理掉了。我买下书店的时候，店里还留

着前店主约翰的滴滤咖啡机和电热板，客人想喝咖啡就自己倒，不要钱。这台机器我继续保留了几年，直到有天，每日的清洗工作，还算不赖的咖啡粉的花销，还有希尔林公司旅行团的游客——他们大口大口喝光咖啡，如果牛奶没了还要抱怨——让我心生厌倦，最后我把咖啡机处理掉了。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再说了，镇上有其他商店是靠卖茶和咖啡维系生计的，免费提供咖啡令我过意不去。

流水：223.50镑

顾客人数：24

10月1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又是奶奶开的店。

在图书节办公室上班的珍妮拿来了两册佳士得拍卖图录，里面是邓弗里斯宅第待拍的物品。我说我愿意出75镑买这两册图录。她对我说图录是她妈妈的，她得跟她确认一下。

店里好像比往年这个时候热闹些，不过也许有部分原因是眼下苏格兰的学校正处于两周的假期中。这一长假——比英格兰的学校放得长——在我小时候叫“土豆假”，最初其实根本不是节假日，而是传统上的土豆丰收期。在前机械化时代，土豆是靠手摘的，所有人，包括儿童，都要被拉去地里干活。如今——寡淡无味的市政术语取得了胜利——人们只管它叫“十月假”而已了。

流水：281.99镑

顾客人数：22

10月1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这次的“老饕星期五”，妮基拿来招待我们的是各种各样挤压变形的印度食品。她去“拾荒”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捡这种东西。今天的食物一如既往令人毫无食欲，除了一点还说得过去：她上班路上至少没有舔掉几口。

下午，我开车带奶奶去邓弗里斯一片居民区的一座平房里看一批书。奶奶一直抱怨我不怎么带她外出收书，想跟着一起去，所以我把书店留给妮基看管，吃过午饭我俩就出发了。

我之前从这家人手里买过书，卖书的男人非常友善：他好心地给我俩一人倒了杯茶，还端上来一碟饼干。主要是些关于高尔夫的书，品质很一般，不过我还是给了他50镑，买了两箱。我在车站把奶奶放了下来，让她自己坐公交车回威格敦，而我则继续上路去爱丁堡我妹妹露露家，因为明天要参加一场婚礼。

流水：131镑

顾客人数：11

10月1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在爱丁堡待了一天。

流水：160.49镑

顾客人数：19

10月1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昨晚6点从爱丁堡回到家，发现奶奶花了一天打扫干净了书店前屋。我好几年没看到这块地方如此整洁了——事实上，也许得从妮基开始在店里上班算起。或许我找到了一个平衡：妮基可以把时间用来弄乱这地方，而奶奶可以把时间用来收拾妮基弄乱的地方，这样一来，两者的冲动都得到了巧妙的满足。

今天的订单是那两册邓弗里斯宅第的佳士得拍卖图录，妮基——她不知道我还在等待珍妮的妈妈接受我的报价——星期六把书挂到了网上，标价45镑。我给买家发邮件说明了情况，他们非常体谅人。

流水：136.48镑

顾客人数：12

10月2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下午2点，我们家多年的家庭全科医生的遗孀唐娜突然来到店里，说我跟她约好1点30分去她家看她亡夫的藏书的。我完全忘记了，忙向她道歉，跳上小货车赶过去。那批书主要由铁路类书籍构成，这一主题的书在店里一向销路不错，于是我给了她150镑。

奶奶花了一天打包这个月要寄出的书。

流水：84.48镑

顾客人数：9

10月2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0

下楼去开店的路上，奶奶在考古类书的区域发现了一只蝙蝠。它倒挂在一本名叫《挖掘历史》的书上。我把蝙蝠的照片发到了“脸书”上，一位住在当地的朋友希娜看到后发来信息，让我找一只鞋盒将蝙蝠放进去，她晚点会过来带走它。我照她说的做了，但没看到鞋盒上有个小洞，让蝙蝠钻出去逃跑了，飞进了客厅天花板的檐口。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待在那儿，等希娜来再说。

10点钟，牧师杰夫来了一趟，神色略带疲倦。他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他问奶奶我们有没有新到货的神学书。她茫然看着他，听接下来

发生的对话，两人明显都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让我想起奶奶刚来的那个月。

一个从道格拉斯城堡来的女人拿了四箱书到店里，主要是些自传，不过其中有本漂亮的插图版《天方夜谭》。给了她60镑。没过一会儿，一对住在柯尔库布里的夫妇拿来一批书，大部分是关于尼斯湖水怪的。她很强势，非要在我翻看书的时候告诉我每本书是在哪里买的，连带着说一连串无聊的逸闻。最后我建议他们出去逛一圈，趁这段工夫，我可以查一查这些我不大了解的书籍的价值。谢天谢地，他们去了。这批书里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遛弯儿回来后，我为大约二十本书开出了130镑的价钱，那位妻子好像对此十分满意。

傍晚希娜来了，把蝙蝠从檐口里弄了出来，带它回家了。

跟奶奶聊到很晚。今天是她在店里的最后一天。明天我将开车送她去机场。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帮手，失去她我很难过，但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对她没好处，而且我想回到清静的独居生活。她打包的时候，我问她有没有记得带护照，她回答道：“护照？我从来没办过护照。”又问了几句才知道，她旅行的地方——她去过不少地方——都是欧盟成员国，只需意大利身份证就够了。1970年代出生的我很难理解出国旅行没有护照怎么能行。

凌晨2点睡的。

流水：131.99镑

顾客人数：14

10月2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0

醒来发现船长霸占了我的洗衣篮，他的头露了出来。

今天妮基在，于是我让她翻一遍我昨天买的那些尼斯湖水怪书，把值钱的都挂上网店。

开车带萨利（过去十天主理“打开的书”的女子）和奶奶去爱丁堡。我同眼泪汪汪的奶奶道别时，她递给我一本书作为临别礼物。是一本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我文学知识的缺口本就又大又多，但俄罗斯文学堪称深渊。

流水：96.50镑

顾客人数：11

10月2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妮基迟到了二十分钟：“抱歉我迟到了，一辆拖拉机经过我家附近，刮掉了我车的后视镜，我花了二十分钟追上了它。”她花了二十分钟才追上拖拉机一点也不奇怪：她开起车来就像个近视的九旬老太太。^[15]

今天有个订单正是昨天妮基刊登的尼斯湖水怪书中的一本。售价为70镑。

流水：173镑

顾客人数：8

10月2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我打扫着放平装本小说的区域，看着那些我本该读过却没有读过的书，觉得自己实在无知，只好转而开始留意那些我读过的书：伊恩·班克斯^[16]的《捕蜂器》；几本杰拉尔德·达雷尔^[17]和伊恩·弗莱明的书；尼克·霍恩比的《失恋排行榜》；约翰·欧文^[18]的《为欧文·米尼祈祷》；霍华德·雅各布森^[19]的《强大的华尔泽》；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些别的，我完全不记得读过了。

大房间的沙发上有只棕色软毡帽，已经从图书节时放到现在了。我觉得这是妮基那顶蒂罗尔约德尔歌手帽，但总是忘记问她。

流水：143.50镑

顾客人数：14

10月2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没想到今天上午黛西会来。两年前她作为《每日邮报》记者来报道过图书节，当时他们是我们的媒体赞助方。她是带全家一起来的：他们在波特帕特里克附近度假。她现在的工作是戏剧评论人。

一个小孩俯身穿过店里通往楼上的楼梯顶部的扶手，去了下厕所——我从厨房倒了杯茶出来，正好看到他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他悄悄从扶手下面钻过，逃走了。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厕所在哪里的。

另一个小孩发现了一本没有标价的书，对他妹妹说，我们就是这样“骗客人买东西的”，所以他们必须到柜台问清楚这本书多少钱。一个男的——我想他是男孩的父亲——问：“你的店叫‘书店’，是不是因为店里都是书？”这些人都是怎么养活自己的？

希娜打电话来说那只蝙蝠很健康，已经放归大自然了——它也许会被船长吃掉吧。

流水：333.99镑

顾客人数：30

10月2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2

卡勒姆又来了。竟然弄丢了眼镜，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极其无助。

流水：247.99镑

顾客人数：22

10月2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上午接了个电话：

来电者：啊，我是从英格兰的斯肯索普^[20]打来的。我在找一本书，里面有一个关于我祖父的故事。他是位著名的偷猎者。

我：好的，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来电者：啊？不能，我不知道书名。不过我知道我祖父的名字。

我：好吧，所以你想让我把店里的书都读一遍，直到在其中一本书里找到他的名字？

来电者：啊，你真是太好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她女儿拿了三箱书来到店里。货色非常一般，不过其中有本品相如新的《威格敦郡的农学家与饲养专家》。这是本非常稀见的关于当地的书，有位买家会把我能弄到的每一本都立马买走，于是我给了她65镑。

流水：274.42镑

顾客人数：24

10月2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亚马逊上终于可以买到我的“Kindle去死吧”杯子了。不知道多久之后他们会把它下架。

给书标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叫《藏书票拾珍》的书。刚买下书店不久，我曾去看过蒙特罗斯的一位摄影师的藏书。当我翻出一本关于莱卡相机镜头制造过程的书时，那位摄影师从他的眼镜上方注视着我，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色情产品。”对我而言，这本藏书票集子就是属于书商的情色书。现在我已经把它收好，纳入我的收藏。

卡罗尔一安还住在棚舍里。这是今天早上她告诉我的，因为我把花园门锁了，她昨天上午没法出去上班，只好找来梯子架在墙上，爬上去，跳到墙外。

流水：181.38镑

顾客人数：24

10月3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妮基在。谢天谢地，她没有从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带来任何美味大餐。

一个女人和她妈妈因为看了安娜的书来到店里，她们想亲眼看看这座镇子。

今天傍晚，关门后去了趟巴希尔火车站，6点20分，我接到了林赛——今年的一位实习生。她回来过周末，跟大家叙叙旧。回到镇上，在酒吧偶遇玛吉（“打开的书”的房客），当时她正在同锯木厂的科林和其他几个常客开心地聊天。看到卡勒姆和几个朋友围坐着一张桌子，我俩便晃过去，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

流水：168.49镑

顾客人数：15

10月3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妮基来了，她还是老样子，兴高采烈的，时髦地迟到了一会儿。书店的“脸书”主页收到一封邮件：

丹

10月30日，14:57

早上好啊书店！我叫丹，来自科罗拉多，是个已出版过作品的作者，我很想见见大家伙儿，说不定能办几场活动呢！我喜欢你们店！我手头有几本我的第一部诗集《36》，如果可以寄给大

家伙儿，让店里的员工翻翻，我会感到很荣幸！也许还可以送一些给客人！我也乐意捐点书给大家伙儿，表示对大家伙儿的支持——这不过是一个本土艺术家在试图支持一家本土商店。

占用你们时间啦。感谢！

书店

10月31日，12:43

丹，你好。感谢你的来信。不知道你在信里为什么说“本土”——我们在苏格兰啊。

丹

11月2日，01:42

嘿！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我所在地方的本土艺术家！

我妈送来了我迟到的生日礼物：她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八十多岁的瘾君子朋友简画的船长像。那是幅古怪的立体主义作品。简和她丈夫过去常来我父母农场的小度假村里住上一阵。他们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几年前，简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她会定期写邮件给我妈悲惨地抱怨这一病痛，直到有天医生给她开了医用大麻。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头，除了健康得到好转，还成了消遣性毒品的深度用户。一开始，这让反对毒品的我妈非常困惑，不过最近她渐渐觉得简的来信相当有趣。去年圣诞节，简准备在她居住的保障房社区那套公寓里的树上挂彩灯。她从碗橱里拿出彩灯，随后决定在把它们挂到树上前试着点亮一下（那些灯现在还在纸板箱里）。她点亮灯，抽了根烟，觉得那些彩灯在棕色的纸板箱里亮得很好看，于是打定主意就把它们留在那儿算了。据我所知，那些灯还在那儿呢。

顾客人数：12

[1]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1737—1794) 是史学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作者, 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 1903—1966) 是讽刺小说《衰落与瓦解》 (*Decline and Fall*) 的作者。两本书的书名有重合部分。

[2] C. S. Forester (1899—1966), 原名 Cecil Louis Troughton Smith, 英国小说家、记者, Hornblower 系列写的是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军官的故事, 是他的小说代表作。

[3] The Moth, 一个以纽约为大本营的非营利性组织, 成立于1997年, 在美国各地办“故事会”。

[4] 这里提到的分别是: Yannis Palaiologos (生于1979年), 《希腊每日报》 (*Kathimerini*) 记者。; Don Paterson (生于1963年), 苏格兰诗人、作家、音乐家; Kirsty Logan (生于1984年), 苏格兰小说家、演员、诗人、编辑。

[5] 指文学评论家斯图尔特·凯利 (Stuart Kelly) 。

[6] Alex Salmond (生于1954年), 苏格兰政治家, 担任过苏格兰首席大臣 (2007—2014) 。

[7] Ceilidh, 苏格兰、爱尔兰的一种社交集会, 人们演奏民族音乐并跳传统的凯利舞, 也称为“同乐会”。

[8] Kirsty Wark (生于1955年), 苏格兰记者、新闻广播员、电视节目主持人。

[9] 这两位分别是: Janice Galloway (生于1955年), 苏格兰作家; Matt Haig (生于1975年), 英格兰小说家。

[10] 原文作 Just William, 这是英国畅销书作家 Richmal Crompton (1890—1969) 创作的“威廉·布朗”系列小说的第一本,

有时候用来指代整个系列。

[11]Jennings, 应该是指英国作家Anthony Buckeridge (1912—2004) 创作的一系列幽默儿童故事, 一共包括二十四部小说。

[12]Enid Blyton (1897—1968),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以高产著称。

[13]Cruggleton, 或是指克鲁格顿城堡, 那是位于马查斯半岛的一处古迹。

[14]Philip Ardagh (生于1961年),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15]原文作nonogenarian, 疑为nonagenarian之误。

[16]Iain Banks (1954—2013), 英国作家, 生于苏格兰, *The Wasp Factory*是他的成名作。

[17]Gerald Durrell (1925—1995), 英国作家, 致力于拯救濒危物种。

[18]John Irving (生于1942年), 美国作家, *A Prayer for Owen Meany*是他出版于1989年的小说。

[19]Howard Jacobson (生于1942年), 英国犹太裔作家、学者、电台主持人, *The Mighty Walzer*是他出版于1999年的小说。

[20]Scunthorpe, 英格兰东北部城市, 行政上属于北林肯郡。

十一月

客人们对价格的反应可能会很奇怪。听到你说一本书多少钱，有些人会抬起眉毛；另一些人会闭紧嘴唇。两种人都在委婉地传达：如果那本书再便宜一两先令，他们就愿意买。有些人会从眼镜上方向你投来希望的眼神；有些只摇摇头。这些暴民总把“各让一步”挂在嘴边。另一些人连这点礼貌都不讲。你说一本书七先令六便士，他直接冲你大喊：“五先令！”对这种人，我会回答，抱歉，我没办法降低一本书的售价。“那你留着吧。”他说。所以我就把书留着了。不讲价是帕姆弗斯顿先生的原则。“这是家书店，”他说，“不是阿拉伯市集。”我知道他曾减价把书卖给一位老客户，但如果是顾客本人先开口还价，则没得谈。如果客人讨价还价，书就会被啪嗒合上，放回架子上。帕姆弗斯顿先生说，如果你起初就准备好了让价，很快大家都会觉得你定价太高。这句格言很有道理。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如果你所在的是一个让人觉得还价天经地义的行当，那不管花多少笔墨来倾吐人们急于压价带给你的沮丧都不为过。做二手商品的生意，这是你日常生活不变的、磨人的特征，正如帕姆弗斯顿先生婉转道出的那样，许多人相信你在定价时就已经把还价空间考虑进去了。

我们没有，而且我并不觉得会有多少商店预留好客人的还价空间。你看看一本书，想想你的买入价，然后根据买入价给它定价。顾客们不会在加油站或者超市讲价，明明那些老板和股东不说赚了上亿，也赚了上百万利润，却会认为在这种所有人都明知我们处境不利的时候——现在你已经知道是拜谁所赐了——压榨艰难生存的小店的薄利是可以接受的。和帕姆弗斯顿先生一样，一般我也明显更愿意给不还价的客人一点折扣。如果他们开口问——又比较礼貌——金额大的单子我或许会让价，但要求打折的人基本上会碰壁。遇到这种情况，我很想用他那句“阿拉伯市集”的话回击，正如我接到电话时很想学多萝西·帕克那样来一句：“又他妈怎么了？”^[1]

苏格兰人在外面有个小气的名声，这很奇怪。在我的经验里，苏格兰人简直慷慨到过分，我真的不记得上一次有苏格兰人跟我讨价还价买书是什么时候了。美国人一般也不会对我们的定价有异议。在前网络销售时代，二手书行业有条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同行书商来买书，应该给予百分之十的折扣（不过爱尔兰书商总会要求百分之二十的折扣）。这点让利似乎少得可笑，现在连普通顾客都想要远大于此的优惠了。

11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决定读《失眠症漫记》的作者何塞·萨拉马戈的另一本书《死亡间歇》。书是伊曼纽埃拉给我的。坐在炉火边，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下午2点去泡了杯茶，回来时发现船长抢了我炉火旁的位子。

BT^[2]来电，问我要不要在电话簿上投广告。电话簿这种东西，就跟书店一样，已经沦为过去时代的残留物，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把通讯录存在手机里，再说总能在网上查到要找的信息。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电话簿上打广告，每年花费425镑。我对推销员说今年不准备续费了，他问他过会儿能否再打来。他五分钟后又来电了，广告费降到了250镑。我勉强同意了。现在我开始后悔我的决定。

流水：65.50镑

顾客人数：8

11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上午，有家澳大利亚的杂志想让我提供书店相关的照片和趣事，两者我都提供了。

又去了趟格尔斯顿收书，还是同一户人家。这一批书里有本詹姆斯·伯恩^[3]的《爱丁堡重访记》，品相不错，还有套四卷本的彭斯诗文集。没装满一个箱子，给了她65镑。

晚饭做了卡伦黑线鳕汤。

流水：361.50镑

顾客人数：12

11月4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当班。

来了一个吉隆坡的订单，还有本情色类作品要寄到伊朗去。

有个老头从幽默类区域拿了四本崭新的平装书来到柜台前——一本标价1镑，两本2镑，最后一本1.50镑——说：“你不会真的想让我付这么多钱吧？”他什么也没买，走了。

妮基翻到了一本法语常用语手册（1960年重印本）。实在不知道你是计划了怎样一种假期，才需要用到下面的句子：

服务期间，请勿四处走动。

我吃不惯洋葱 [不过安娜的爸爸会觉得这句有用：他讨厌洋葱]。

饭菜很一般。

我掉进海里了。

那男孩淹死了。

我受到警方通缉。

他自杀了。

天气糟透了。

之后，妮基对我说她不准备在这儿干了。她已申请了一份养老院的工作——“毕竟我大部分朋友都住在那儿”——她想清楚了，她不赞成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在于她觉得我不该和安娜分手，她是很喜欢安娜的。

流水：119镑

顾客人数：9

11月5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阴冷的雨天，店开得比平时稍晚。

当地的农夫桑迪·麦克雷斯来了。他花了一个小时向我描述他的失读症。他想拍一部关于农民社区失读症现状的纪录片。虽然他明显非常了解情况，我还是很难想象那部纪录片会拍成什么样。我觉得他并不真的知道该怎么做。我建议他去找苏格兰失读症协会——“噢，没法去。我跟他们闹翻了。”

卡勒姆来了，因为他怕屋顶流下的雨水会灌进新锅炉的烟道——扩建部分的设计正是为了保护这一位置。我俩花了一个钟头，补好了一处要修理的地方。

伊莎贝尔来做了账。

流水：40.50镑

顾客人数：5

11月6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开车去阿伯丁，明天有书要收。收到奶奶的短信：“抱歉打扰你，但今天早上我打理脸的时候，我的猫佐伊咬了我的脚踝。”

流水：42.50镑

顾客人数：4

11月7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开车回家，路上去了罗斯蒙特的一栋宅子。主人是个中年妇女，她的亡夫对历史感兴趣：他的收藏里有好几本斯帕尔丁俱乐部的书。选了五箱书，给了她300镑。下午4点30分到家的。

斯帕尔丁俱乐部成立于1839年，以十七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斯帕尔丁命名。这家俱乐部的书主要出版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大部分作品跟阿伯丁郡的历史和古代文化有关。这批书很好辨认，尺寸基本一致（大八开本），橄榄绿硬麻布装帧。通常都是限量版，售价一般在20镑到60镑之间，具体看书。它们很难快速售出，但书本身做得很好，也是高标准的学术作品。这些书在网店也许有销路。

《死亡间歇》读毕。跟《失眠症漫记》相比，这本书我读得磕磕绊绊。描绘一个人人长生不死的国度，虽然想法很棒，真的写起来，作者的用笔却好像比《失眠症漫记》吃力，节奏也慢了很多。

流水：106.43镑

顾客人数：8

11月9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6

找到的书：6

上午11点，一个女人来到柜台，拿着一本她自己带来的书，说：“这本书是我爷爷给我的，知道吧。他是位非洲的传教士，知道吧。他留给了我这本书。我不记得这个女人是谁了，但这本书是写这位女传教士的，书里的一页有她的照片，知道吧。本来就该在那儿的，因为有块贴照片的长方形区域，知道吧。这是你会感兴趣的那类东西吗？”

不是。

令人苦恼的下雨天。吃过晚饭，我生了火，开始读《大师和玛格丽特》。

流水：20.50镑

顾客人数：3

11月10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刮风下雨的早晨，我找到了所有订单。

两位客人拿来一批很不错的平装本现代小说，我给了他们50镑。

11点钟，一个女的来到柜台，说节庆期间她老板把一只棕色的软毡帽落在“作家休憩处”了。就是那顶我原先以为是妮基的蒂罗尔约德尔歌手帽的毡帽，于是我把帽子还给了她。

吃过午饭，我开车去邓弗里斯附近的格伦卡普尔的一栋宅子看一批书。又是一个寡妇要卖掉她亡夫的藏书，而那或许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一批收藏：每件东西都触手如新，既有旧书也有新书，不少是钓鱼主题和射猎主题的作品（包括十来本BB的书），伊恩·尼奥^[4]的书也是我前所未见的数量，还有一本早年间印的《卡尔佩珀植物全书》^[5]（只有卷二——“解剖卷”）。她丈夫生前是位外科医生，他的书里有不少偏门的医学人物传记，（但愿）这些书印量很少，现在已变得物以稀为贵。我给了她700镑，买了十箱书。

4点钟，艾略特发来短信，问他明天能不能过来住，至于要住多久还不确定。

流水：135.49镑

顾客人数：9

11月11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开了店。下雨，天气令人难受，所以我在店里生了火。

上午11点，Abe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客人不满意我们寄给他的书的品相。客人买书花了7镑，书我们寄到美国，亏了运费。我翻了翻邮箱，发现有封他写来的邮件（我忘了回复）：

亲爱的书店

你们最近寄给了我一本《苏格兰城堡修复论争》，托运单上的订单号是××××××××。

就我记忆所及，Abe商品页面上你们对此书的描述是“品相非常好”，而你们的托运单上也是这样写的。

封底靠下的两三英寸有几处皱痕，皱痕位置后面的五六页似乎都沾过水，越往后翻程度越轻，但封底后面那一页问题特别严重，封底内侧有一小块封皮都粘到前面一页上了。

在封面和封底边缘的好几处，塑料质感的外皮开始剥落，靠近书脊的书口上有块约两英寸的污渍，好在只影响到内页边缘的一点点地方，但还是很容易注意到。

这些损坏都不是运输造成的，因为包装完全没问题。

我知道过了几个礼拜才联系你有点迟，但我只有在某些间歇才能上网，而且我花了点时间想找一个办法在Abe网站上给这个订单打差评，但似乎办不到，在不远的将来，我会就这一问题联系Abe。

如果我来描述这本书的品相，最多就是“一般”，肯定不能是“非常好”。

多么令人丧气，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写差评，而不是想办法同我一起解决问题。

3点钟艾略特来了。7点钟，他的鞋子还在厨房地上。

5点30分，AWB在“老银行”开会。幸好这次我没忘记，因为我是会议秘书。

流水：77.50镑

顾客人数：6

11月12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狂风暴雨——据说我们这里正处在一场大西洋风暴当中。

我决定要为书店拍一部圣诞节短片，采用约翰·刘易斯百货^[6]的圣诞广告风格。考虑改编《圣诞节前夜》^[7]。

4点钟，一个伦敦佬来到店里，买了三本伯纳德·康沃尔^[8]的书。他说等他读完这三本，康沃尔的书他就全部读过了。我建议他接下来读读帕特里克·奥布莱恩^[9]。

晚上7点，艾略特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便继续读《大师和玛格丽特》。奶奶说我会喜欢这本书，如果最初一百页足以作为判断依据，她是过于保守了。我读得完全放不下来。

流水：29.30镑

顾客人数：5

11月13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上午9点，妮基准时到店，但她今天没有从莫里森超市的垃圾箱里带好吃的来。自从她宣布要走，她对我的态度就透着肉眼可见的冷淡。

暴风雨没停，天气依然很冷。早上7点，在一阵摔门声与跺脚声的合奏中，艾略特出去了。

妮基（压低声音，指着一个客人）说：“看到那边那个家伙了吧——他上星期来店里待了两个小时。他什么也没买，还问我能不能从一本书里拍几页照。”我买下书店刚开始几年，经常碰上这种人。人们可能只想要一本书里某几页的内容（往往跟他们的某个祖先有关），而我们——难得一次——会答应，但近些年这种事几乎碰不到了。可能是现在的人会偷偷用手机拍下与己相关的页面，或者网上就能够查到想要的信息。

妮基和我把从格伦卡普尔买的那批书从车上卸了下来，随后她开始整理。我让她猜猜买这些书我花了多少钱。她说100镑，说完她开始一本本翻看，在网上查价格；她翻到的其中一件东西是一本乔治时代淑女的空白笔记本，带锁和钥匙，有些地方配了插图和文字。书似乎并不如我预期的那么值钱，她的估价或许比我准确。

妮基和我讨论了应该怎样来给书店拍一支欢天喜地的圣诞节短片：

我：“我们为什么不以拜伦的《西拿基立的覆灭》为基础来做改编？”

妮基大声朗读了这首诗：

亚迷人来了，像狼扑群羊，
盔甲迸射着紫焰金光；
枪矛闪烁，
似点点银星
俯照着加利利波光浪影。

日落时，到处是人马旌旗，
像夏日茂林，绿叶繁密，
天一亮，却只见尸横遍野，
像秋风扫落的满林枯叶。

天使展翅，把阵阵阴风吹向来犯之敌的面孔；
心房猛一跳，便永远静止！

战马倒地，张开的鼻孔里
再也喷不出得意的鼻息；
吐出的白沫还留在地下，
冷得像扑打岩石的浪花。

惨白，拘挛，躺着那骑士，
眉头凝露，铁甲锈蚀，
营帐悄然，残旗犹在，
枪矛不举，号声不再！

亚述的遗孀号啕挥泪，
太阳神庙宇里金身破碎；
何须用刀剑，上帝只一瞥，
异教徒威风便消融似雪！[\[10\]](#)

妮基有了个主意：“让船长扮演死亡天使；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粘一对翅膀，把他扔向摄像机。”

这样的结尾不行。我俩说好分别以《圣诞节前夜》和《西拿基立的覆灭》各写一个脚本（两首诗韵律相同）。

锁店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书堆得到处都是，妮基没有把书放上架子，而是随手乱放。

流水：73镑

顾客人数：7

11月14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妮基当班。我问她店里怎么到处都堆着书，她（果不其然）以老一套的说辞回应我：“哎，当时有个客人挡道，我没办法把书放到书架上。”我就此放弃，随后我俩换了个话题，聊她最爱聊的：死亡。

妮基：如果我在哈米吉多顿来临前死了，我朋友乔治会用旧床垫给我做一口棺材，把我安置在我车的后面，扔进森林的某个地方。

我：我想要一场维京海盗船上的葬礼。

妮基：办八到的。唯一接近的办法是吉卜赛式葬礼。你先得给自己造一个移动小屋，然后点火烧掉它。噢，等等，那时候你已经死了。你得叫别人放这把火。

我开发出了一套连傻瓜应该都会用的办法，专门对付接二连三冷不丁打来电话让我更换供电商的推销员。

来电者：我能跟你们负责处理供电的人说话吗？

我：他不在。

来电者：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大概一年后。

来电者 [每次说到这里，对方都会沉默良久]：一年？

我：没错。一年。

对方挂了电话。

下午花了点时间拍了妮基朗读《圣诞节前夜》的视频。

流水：59.50镑

顾客人数：10

11月16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上午10点，卡勒姆过来给锅炉搭雨篷。

下午2点钟，有个人来到柜台前自我介绍说叫杰夫·谢泼德。他带来了五箱书，都是些馆藏货，我选了一部分，给了他50镑。我不禁想到，如果有支单人的“威豹”^[11]模仿乐队——也许还带着一条牧羊犬——叫“杰夫·谢泼德”，这名字会很赞。

下午3点，农夫桑迪来店里告诉我他要拍的失读症纪录片的进展。像往常一样，他想从我这里寻求我没能力提供的帮助：“你认识什么患有失读症的名人我们能请来参加拍摄吗？”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名人，更不要说患有失读症的名人了。他还有一个老毛病，从来懒得问

我是不是太忙，没空闲聊，只管自己拼命讲下去。直到我让他明显看到我有工作要做，他才终于领会了意思，说：“行吧，你忙着呢。先让你干活。”接着他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了二十分钟患有失读症的名人的事。

流水：26镑

顾客人数：3

11月17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大雨如注，寒风刺骨。

把那天AWB的会议记录打印了出来。

到下午1点为止，文身控桑迪是今天唯一的客人。他在找一本《盖勒韦的世袭法官》。店里一般都有存货，但今天我偏偏找不到。

桑迪和我谈事情的时候，妮基恰好出现：

桑迪：妮基！正说到你呢！过来给我个拥抱吧。我是个孤独的老头子。

妮基 [往后一跳，反方向躲开]：没门！我才不要抱你——我是个苏格兰人。我来上班，可不是为了遭这种罪的。肖尼^[12]——有没有收到寄给我的一袋黑羽毛？另外，我能明天干活吗？

接着她走到放古董书的区域，找出来一本《盖勒韦的世袭法官》，价格标低了（是她标的），才65镑。她把书塞到桑迪手里。他买下了。

我还是不知道她为什么需要黑羽毛，不过一切都会在适当的时候真相大白。

打烊前夕有个道格拉斯城堡附近的人打来电话，说有十二箱书要卖，于是我定了星期五去看那批书。

流水：125镑

顾客人数：6

11月18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早上9点05分，妮基晃悠进来了。

又是恶心的雨天，风大，阴冷。碰上这样的天气状况，店里的收音机从来没法正常工作，信号时通时断，我索性把它关掉了。

两个女的在店里待了一个钟头，最后拿着一本品相完好、带护封的关于绑钓蝇的“次新”书来到柜台。我的标价是4.50镑。她俩中的一个问妮基此书是否适合初学者。妮基指了指我，说：“问他吧。”我看了一眼书——涉及的问题很全面，样式和工具的图示也都清清楚楚，于是我对她们说这是本理想的入门书。可她们还是决定不买，说要去纽顿·斯图尔特的渔具店看看。在那儿她们也许到头来得花20镑买同一本书。

妮基开始打包这个月要寄给“开卷随缘俱乐部”成员的书。她把店里弄得一团糟，混乱程度堪称现象级，只要是能放东西的平面，包括地上，都堆满了打包完毕和尚未打包的一摞摞书。我问她为什么不能保持环境整洁，她回嘴叫我“挑剔的老女人”。她正变本加厉搞破坏的时候，卡罗尔—安来了，说：“妮基——为什么到处都是东西？看啊——连地上都有。”听到这里，妮基竟指责我俩都有OCD^[13]，还说：“你们没听过一句话吗？‘一个整洁的家背后是一个无聊的女人。’”我提醒她这是一家商店，我也不是女人，她摇摇头，看着地面。

下午，我在教堂的墓园里拍了些素材，准备用进《圣诞节前夜》。

诺里拿来了十二箱书。

流水：22.50镑

顾客人数：4

11月19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上午，我打包完了“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给它们贴好标签，随后算了算邮包和皇家邮政的网上费用。这个月的邮费支出总计250镑。

今天晴朗和煦，收音机又能用了。

今天的邮件里有一袋黑羽毛，（大概）是妮基订购来拍圣诞节短片时要用的。我这才想到，或许她是要以某种方式把羽毛粘到船长身上。

3点，店里来了八个学生，他们走来走去，到处拍照，半个小时后才走。谁也没有买东西。

那个爱读伯纳德·康威尔的伦敦佬又来了，我卖给了他三本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书。

一个客人买走了格伦卡普尔那批书里的一本BB作品，所以我的投资正逐渐收回成本。不过妮基是对的。那批书我买贵了。

流水：76.48镑

顾客人数：7

11月20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当班。上午10点，卡勒姆拿来了一只他在自家院子里发现的巨型南瓜。他都不知道那里有只大南瓜，所以它准是去年播的种子长成的。妮基决定在南瓜上画一副眼镜，再给它戴上假发（我们的橱窗陈列品里正好有一顶）。她向我保证，这南瓜头跟我像爆了。

寒冷、和煦的冬日。妮基一天都在继续整理诺里的书。

我泡完一杯茶走下旋转楼梯时，一对中年夫妇正在“苏格兰室”里看当地历史的书。他们叫住我，问我一本《苏格兰鬼怪故事》的价钱。那是本很寻常的便宜平装书，我说可以2.50镑卖给他们，这时

候，那个女的说：“当然，你知道这房子里有鬼。”我忙咳嗽了几下，不让自己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样子——一个成年女性竟会相信这种事——但听她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有点吃惊：“它在楼梯上。准确点说，是在过道上。刚才我感觉到它在那儿。”

虽然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坚信一切不过是巧合（那个过道就是乔伊斯之前告诉我“乔治”喜欢做些“鬼事”的地方），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提到店里的楼梯上有超自然活动发生。我还是不相信这一套，却有点没那么确定了。

我们又拍了一些《圣诞节前夜》的素材。妮基用黑羽毛给船长做了一对翅膀——她已经决定让他扮演死亡天使。

流水：142.50镑

顾客人数：9

11月21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上午是妮基开门的。

一天下来，我们没怎么理会客人，主要在为各自的短片拍摄必要的素材，我们决定到时把成片放到“脸书”上，让关注书店的人选出更好的那一部。妮基在镜头前状态很棒——她不需要花力气，她的喜剧节奏把控从容自如，不用刻意为之。

到快下班的时候，妮基已在收银台上堆放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她拍片用的“道具”），根本没办法给客人结账。

晚上我在剪片子。

一年中最短的一天已过去一个月。我认识的大部分人讨厌一月份，但对我来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的日子才是一年中最糟糕的：钓鱼季结束了，天气越来越寒冷潮湿，白昼日渐变短，有些天感觉根本就没有光照。一月份的缺点至少有变长的白昼弥补。

流水：264.49镑

顾客人数：8

11月23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1

今天冻得要死。

上午，出于道义同养老金监管局通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们让我报邮箱地址：

我：M、A、I、L、@、T、H、E、杠、B、O、O、K、S、H、O、P、点、C、O、M。

她：好的，是nail@the-bookshop.com。

我：不对，是M、A、I、L。

她：嗯，所以是nail@the-bookshop.com。

我：行，那就寄到nail@the-bookshop.com吧。反正我也不会看的。

把《圣诞节前夜》短片都上传到了“脸书”，配文让大家发一张照片，为喜欢的那一部投票。

今天店里只来了零星几个客人，但难得的是，他们都买书了。

网店订单：204.50镑

顾客人数：9

11月24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上午9点一开店，门外就有客人等，这种情况难得一见，不过今天早上就有个男的在店门外焦躁地走来走去。他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东的书。这类书店里还是有一些的——两三百本吧，有些是古董书，有些是新出的。他在那儿看了两小时，最后什么也没买。

接近午饭时间，一个来自约克郡的老头拿着三本关于钓鱼的书来到柜台前。都是很稀见的书，总价66镑。听我报出价格，他让我开个“最优价”，于是我告诉他我的“最优价”是100镑。他妻子——显然习惯了他讨价还价——大笑起来：“这下你该得到教训了，乔治。”我最后收了他60镑。

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本BB的《黑色河湾》。客人想知道书况的每一个细节，可网上的描述里已经写清楚“完好”。不得不这样解释一通实在乏味——没有，护封没有破损，书里没有题字，没有折页，没有褶皱，没有泛黄，书角没有磕碰，等等——因为“完好”一词已经包含了这些意思。五分钟后，他似乎对书况表示满意，问如果他直接

从我们这里买，不通过Abe，能否享受折扣。那本书的价格是8镑。我说不行，没法给他打折。他挂了电话。

下午4点，我妈来了，同来的还有这星期主理“打开的书”的一对夫妇。他们是美国人：女的五十五岁上下，男的看起来年纪更老一点。他的右眼上方文了一只海豚。下班后，同他们一起去“庄稼人”喝了一杯。

妮基和我拍的圣诞节短片在“脸书”上被分享了很多次。

流水：69.50镑

顾客人数：2

11月25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书店屈指可数的本地常客之一伊恩过来串门，他问我们能不能为他订两本特里·普拉切特的小说。他说他可以在亚马逊上买，但还是更想支持一下实体书店。我简直想拥抱他。

给建筑工约翰发了邮件，问他能不能来修烟囱。我们需要在真正入冬前把它修好，以免造成更多破坏。没有回复，我只好打电话给波兰建筑工瓦切克。

奶奶在“脸书”上给我发信：“肖恩，你个臭杂种，为什么不给奶奶写信？我想念苏格兰，想念苏格兰的雨和羊。”回复说下个星期同她聊Skype。

2点钟，伊莎贝尔过来做账。她猛夸《圣诞节前夜》短片。

2点30分，有个住在邓弗里斯附近的男人打来电话，说他有2,000本书要卖。我安排了周五去拜访他，因为如果我不先到一步，下周二“牛饥委”就要去把书运走了。

流水：73.49镑

顾客人数：7

11月26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今天的订单里没找到的那本书是妮基上星期刚刊登的。但愿她明天能把书找出来。

有个达尔赖（距离此地25英里）的男的来电。他现受托处理2005年去世的野生动物画家唐纳德·沃森的藏书。我安排了星期六去见他。

2点钟后就没来过客人，于是我提前半小时关了门，开始读娜恩·谢泼德^[14]的《活山》。书很薄，是卡勒姆推荐的，他的读书趣味和我非常相似。

流水：144.50镑

顾客人数：4

11月27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妮基拿着一袋压扁的威尔士小饼来上班了。她用上班的前十分钟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光了。

上午10点，波兰建筑工瓦切克过来看了一眼烟囱的故障。他对我说修理费是3,000镑，一个星期内就能开工。

午饭后我开车去邓弗里斯附近的达尔斯温顿看那批书——星期三打来电话的那人说要是我不先到一步，书就归“牛饥委”了。卖书的人是位退休学者，他和他妻子住在一个漂亮的磨坊里，那是他们二十年前就改造好的。他们要搬去格拉斯哥西区一套两居室公寓了，不得不清理掉磨坊里的大部分物件，包括他的大约2,000本（暂时清点出的数量）藏书。他们很讨人喜欢，查看书之前我和他们喝了杯茶，聊了会儿天。大部分书都装在农业饲料麻袋里，比较值钱的那些则摆在客厅的桌子上，其中有本伯特兰·罗素的签名书。书一共装了四十麻袋，我翻了翻其中五个袋子，估定了一个均价（希望没看的那些价值差不多），给他们开了一张1,300镑的支票——这或许远远超过了我该给出的价格。这下要花很久才能回本了。他们帮我一起把那几十麻袋书搬上了车。下午4点走的，5点30分到家。

流水：56.28镑

顾客人数：7

11月28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4

妮基当班。天气益发寒冷，店里的温度已经降到法律规定的工作环境标准之下，因此妮基再一次穿上了她那身黑色滑雪服。

我们从车上卸下那些麻袋，把它们扔在书店前屋的角落里。现在屋里乱得一塌糊涂，本就有十来箱待处理的新货和三十七箱要送去格拉斯哥的回收厂的废书，又来了四十袋天晓得是什么的书。

我让妮基优先整理箱子里的书，因为里面的货更值钱；暂时别动那些肥料袋，里面装的书价值比较低。她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她发现她每年有权享受十一天带薪假。是她一个朋友告诉她的。我俩之前都不知道兼职员工有带薪休假的权利，不过好像确实有。她要我补足她过去四年的假期。

下午2点，我离开书店，冒着倾盆大雨开车去达尔赖看唐纳德·沃森的藏书。唐纳德·沃森是一位野生动物（主要是鸟类）画家，口碑很好。他写了很多书，也给许多书绘制插画，青年时代在阿切博尔德·索尔伯恩——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野生动物插画家之一——的激励下，走上职业道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威格敦，2005年去世。我见到了他达尔赖主街上那处宅子里遗物的执行人，随后开车一起去了他家：那是镇上的一座漂亮小屋，但很破败了，又潮又脏。最好的书都已经被拿走捐给一家公立图书馆了。剩下的书装在十七个纸板箱里，题材很宽泛，大部分都没啥价值，品相还差劲。我用五个箱子装走了最好的一些，其中有本初版《彼得·潘》。

下午4点到家，发现妮基——跟我吩咐的恰恰相反——已经开始在细细翻检那些肥料袋了，箱子里的书却完全没管。

下班后，我把那本伯特兰·罗素的签名书挂到了eBay上，又读了一点《活山》。这本书着实写得很美；娜恩·谢泼德的描写能力让她的语言完全成了诗，而她对凯恩戈姆山脉的热爱——甚至是痴迷——

表露无遗。她描写光线质感的笔墨，拿来描述威格敦同样贴切：“苏格兰的光拥有一种我在别处都没有见过的特质。它灿烂，却不猛烈，轻轻松松一发力，就能穿透到渺远的地方。”

流水：212.40镑

顾客人数：19

11月30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早上有雨，还很冷，不过中午前后有点放晴了。十一月的大部分日子，天气好像都是这副样子。

上午10点，一个大胡子男人走进店里，把雨水滴得满地都是。他说：“我来自德文郡，在这儿工作了一个月了。住在我隔壁的女人写了一本童书。她自己出版了。写得不大好。你们店里愿意备几本吗？”

后来，我正在打扫地方志区域时，一个客人过来搭讪，说：“我六个月前来过，当时你们有本关于RAF基地的书。那书还在吗？”我们大概有600本航空类图书。随后，他站在梯凳顶上时把一本书弄掉了，他说了声“哎哟”，并没去管地上的书。他找到了想要的那本标价28.50镑的书，来问我要折扣，接着，当刷卡机在结算付款的时候，他又来了句：“哎呀，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你们显然不会装光纤。”我们都用了六个月极速宽带了。

我们店里有好几个梯凳，客人有需要，往往就会自行使用，偶尔会有人问一声可不可以用。曾经有一次我去柯尔库布里（距此地约30英里）的一栋宅子里清书，看到一个很小的螺旋形书房梯凳。我问要卖给我书的女人，这梯凳是不是给小孩用的（心想或许可以问一问，我能否把它买回去放在店里的儿童区），她回答这是为吉米·克里瑟罗——1960年代活跃于广播和电视上的侏儒明星——定制的。吉米和他母亲双双去世后（他和母亲同住，母亲葬礼当天，他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意外离世），她和她丈夫一起帮忙清掉吉米母亲宅子里的物件。据说他们清理阁楼的时候在里面发现了几百只空威士忌酒瓶。我花了20镑，从她手里买下了吉米·克里瑟罗的书房梯凳。

流水：88.50镑

顾客人数：5

[1] “What fresh hell is this?” ——美国诗人、短篇小说家 Dorothy Parker (1893—1967) 接电话前的口头禅。

[2] British Telecom (英国电信公司) 的缩写。

[3] James Bone (1872—1962)，英国记者、编辑，长期服务于《曼彻斯特卫报》，写过好几本关于伦敦和爱丁堡的作品。

[4] Ian Niall (1916—2002)，苏格兰作家、编剧。

[5] 应该是指英国植物学家、草药医生 Nicholas Culpeper (1616—1654) 的代表作 *The Complete Herbal*。

[6] John Lewis，英国伦敦老牌百货商店，成立于1864年。从2007年起，该百货商店每年会推出一支温情的圣诞广告。

[7] “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美国家喻户晓的圣诞节诗歌，1823年匿名发表，1837年，Clement Clarke Moore 声称自己是诗作者。

[8] Bernard Cornwell (生于1944年)，英国作家，著有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沙普” (Sharpe) 系列等畅销历史小说。

[9] Patrick O'Brian (1914—2000)，爱尔兰小说家、传记作家、历史学者，代表作为描写拿破仑战争时代海上风云的“怒海争锋” (Aubrey-Maturin) 系列小说。

[10] 译文出自外语教育和研究出版社《拜伦诗选》(杨德豫译，2011年)。

[11] Def Leppard，英国摇滚乐队，成立于1977年。Jeff Shepherd与该乐队名读音相近。

[12] Shauny, Shaun (肖恩) 的昵称。

[13] 即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的缩写。

[14] Nan Shepard (1893—1981)，苏格兰作家、诗人，*The Living Mountain*是她创作于1940年代的作品，但直到1977年才出版。

十二月

一两个月前，一位爱丁堡当地名流让人送来了一板条箱要卖的书。他正在清掉他的一部分藏书。我们乐意买入，也开出了不错的价格。几天后，他打电话来确认支票已收到。“我只有一个要求，”他说，“那些书上每本都有我的藏书票。我想请你在卖书之前把它们全部揭掉^[1]。”一共有八九十本书。

“抱歉，先生，”帕姆弗斯顿先生说，“我们不是公共洗衣房。”

“那你可以用锋利的工具把它们直接铲掉。”

“我们也不是理发店，”帕姆弗斯顿先生又说，“您在贴藏书票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啊，先生。”

奥古斯塔斯·缪尔，《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

二手书行业能给人带来无穷的趣味，藏书票是诸多原因之一。藏书票通常专属于书籍主人，但也有那种你能在卡片店之类的地方买到的大路货，上面印有加菲猫或者史努比，只写了“Ex Libris”，旁边留好让你署名的空格——等你署完名，剥开藏书票后面的胶粘带，把它贴到书的环衬上，这本书立刻就贬值了。定制的藏书票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种藏书票一般由富家或贵族委托制作，常常印有家族纹章，来自乡间别墅的藏书室。不过，爱书人偶尔也会请人设计一些别

的内容，有时你会认出某位著名艺术家的手笔。几年前，我得到过一张杰西·M. 金^[2]的作品。藏书票贴在一本索尔伯恩的《英国鸟类》上，是为藏书的主人定制。那是件美物，远比书本身值钱。在贵族的藏书室，或者书主人拥有纹章的家庭，构成藏书票的经常是一幅铜版画，外加不管何种头衔的现任者名字，以此来表明书的归属。藏书票的目的，就跟你把名字直接写在书环衬上差不多，是要确保书在借出后顺利回到合法的主人手中，不过如今它们已成为一种独立的objets d'art^[3]。

藏书票一般不会折损书的价值，反倒常常能增加其价值，要看所有者是谁，参与设计的艺术家又是谁。然而，去掉藏书票会严重降低书的价值。哪怕是去除得很细致很巧妙，也会造成一定损伤。常常有客人来卖书前会先把书前的活动衬页去掉，以为上面写了名字会比撕下这一页更降低书的价值，其实不然。空白页上的墨水字人名对一本书价值的损害，就算有，也微乎其微，而且，跟环衬上的藏书票一样，某些人的名字能大大提升书的价值。关于藏书票的书有很多，甚至还有一家藏书票协会。我最喜欢的藏书票或许要数那一张——来自我从格拉斯哥一个叫罗宾·霍奇的人的女儿手里买到的一批藏书。画的是一个挥舞大棒的野人，下面是一行字：“会还回来的，嗯？”^[4]这幅图完美概括了藏书票最初的用途。

12月1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一整天都在下倾盆大雨。

今天早上，哈米什来了。他是位退休演员，也是店里的常客，住在附近的布拉德诺赫，大概在等沿街上去第三家的药房开方子，顺便来逛逛。他买了本关于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书。他对军事史有浓厚兴趣。

养老金监管局又打来一个电话：

养老金监管局：你好，是肖恩·白塞尔吗？

我：是的。

养老金监管局：你的店地址是威格敦北大街17号吗？

我：是的。

养老金监管局：我是养老金监管局的安。我们需要核一下你的符合性声明。

我：是吗？必须现在就做吗？什么时候到期？

养老金监管局：七个月前，所以是的，必须现在就做。

我：好的。你需要知道什么？

养老金监管局：首先，你的名字。

我：你刚还叫了我的名字。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你甚至连发音都是对的。

养老金监管局：是的，但你需要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肖恩·白塞尔。

养老金监管局：你的店的名称和地址呢？

我：这你也都知道了。你刚问过我，我的店是不是开在威格敦北大街17号。

当这段没完没了的对话终于画上句号，有位客人拿着一本书来到柜台——打开的第一页上有两个不同的标价：“我其实不想买这本书，但书上有两个标价。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价格？”

下午3点，收到四箱三昧耶林寄来的书。

“文身控”桑迪和他朋友莉齐一起来了。他上次来，买了一本《盖勒韦的世袭法官》当作送她的圣诞礼物。今天莉齐偷偷来到柜台，说她想送桑迪圣诞礼物，问我能不能给他做一张购书积点的代金券。这或许是我今年做成的唯一一笔圣诞节生意。

打烊后，我拿了37箱不要的书去“打开的书”。我想把它们拿去回收利用，但费恩问我他们能不能留下这批书。

流水：40.55镑

顾客人数：7

12月2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今天有个订单是一本神学类区域里的书，但我拿不到，因为那些从达尔斯温顿弄回来的肥料袋挡住了道。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买走了一本60镑的关于驾车马历史的书。

整个下午，伊莎贝尔都在店里做账。

一个看起来很狂野的男子拿了一箱书来捐给书店。其中有《草^[5]之书》《印度大麻选集》《LSD^[6]》《解决问题的迷幻药》和《致幻药物》。

下班后读《活山》，翻到这样一段，很好地总结了土生土长的盖勒韦人性格里的一个特质：

这让我记起盖勒韦的一位老牧羊人，我曾经向他打听过去梅里克山应该走哪条山路。他望着我：“你从没上去过？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还没去过，不过我已经走遍了凯恩戈姆山脉。”“凯恩戈姆？真的吗？”他用手做了个类似合上吊桥的姿势，很明显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7]

想了解如果当地人觉得你不自量力，他们拥有怎样一种让你狠狠跌回现实的能力，这是完美的例子。在许多方面，这是脚踏实地，避免了一个人过于自大，但同样，我也看到这一习惯常常贬低了人们真正的成绩。

娜恩·谢泼德想攀爬如今已被加上定冠词的梅里克山——苏格兰南部最高峰——或许是因为那座山同她挚爱的凯恩戈姆山脉有着同一个花岗岩岩基。由坚硬的火成岩矿物构成的盖勒韦山区——曾经锐利的边界，在冰河时代冰川退缩的不懈作用之下逐渐圆润——同她熟稔的迪赛德山脉中岩石丛生的群山多少有几分相似，或许正是因为这份亲切感，她才偏爱盖勒韦的山，而不是苏格兰西北部刘易斯的片麻岩山地那棱角分明、如月球表面一般的景色——大众眼里苏格兰的经典地貌。苏尔文、托里登、阿辛特——这些独特、绝美、激动人心的山峦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似乎不可抗拒地占据了到访之人的想象，以至于可以印在巧克力盒上代表整个国家在外人眼中的形象。比起山路崎岖的苏格兰西北部那些牙尖齿利的犬科动物，盖勒韦山区的植物和动物群或许会让娜恩·谢泼德更觉亲近。

有一年深冬，卡勒姆和我，还有一群朋友一起去爬凯恩戈姆山脉，我们选择走菲科山脊^[8]这一条路线。我们在结冰、裸露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向山顶行进，像被一纸“自杀合约”捆绑在了一起，却又处于“回头路比走到底更痛苦”的境地，那天我真的觉得我要死了。虽然高度令人害怕，一旦失足掉落必死无疑，我们终究还是设法到达了

山顶，而经过那一回在冰地上爬山，我发现了之前从来没认识到的那一部分自己。

流水：179.49镑

顾客人数：7

12月3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我找到了今天订单里的一本书：《插图邓弗里斯和盖勒韦消防队史》。书在自然史区域里，是妮基把它刊登完后放过去了。她准会一如既往给我来一段不讲理的解释，虽然我不确定下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她有二十二天^[9]的假期——我们同意各让一步，她可以休今年和前一年的假——她说她打算“背靠背”休假。

上午9点，瓦切克带着他的建筑工人来了。他们开始给烟囱搭支架。

下午4点左右，夜色逐渐降临，这时一个客人问我：“你的灯是从哪里买的？非常棒。”

我：你说的是哪些灯？

客人：后面那些情绪感应灯。它们亮得真快。

我不确定“难以置信”算不算一种情绪，如果算，此刻那些灯应该已光芒万丈。

同奶奶聊Skype。她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基本插不上嘴，她抱怨我从来不给她发信息。她显然很想念苏格兰，威胁说要回来。

流水：15镑

顾客人数：2

12月4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诺里在。

在我俩整理怎么也理不完的一箱又一箱书时，我翻到了一本叫《英国游客在意大利》的书，其中收录了以下极其实用的语句：

你侄女的手臂真漂亮，她多大了？

这是谁的短裤？

你橘子吃太多了。

你家的猫真难看。

芙丽太太是个美人儿，不过她女儿很丑。

你和我儿子一样用功，但你没他聪明。

我生你气了。

11点钟，我离开书店，开车去霍伊克（三小时车程）附近的一处住宅，那户主人想卖掉一些书。那是一栋漂亮的乔治时代豪宅，看房子外观，你会期待里面藏的是古董书，但大部分都是现代书，没什么大意思，但勉强能让我不白跑一趟。我给那对（相对而言的）年轻夫

妇写了一张310镑的支票。他们要搬家，想把尚未打包的书一并脱手，所以最后我既装走了想要的书，也装走了不想要的。

我递上支票的时候，那男的说：“今天准是你一年里最赚的一天。”我猜他的意思是我占了他便宜——考虑到他们刚卖掉那栋恐怕值上百万的房子，这便宜占得有点大。

流水：2.50镑

顾客人数：1

12月5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又是狂风大作的雨天。

今早开店时没网了，只好先花了一个半钟头研究怎么修好。

上午，（我终于弄明白怎么重新联网后）亚马逊邮箱收到一封长邮件，询问一本叫《矛盾人》^[10]的书的品相——那书标价6便士。格里姆斯比^[11]的书商朋友伊恩说得没错。多年前，他预言随着亚马逊一发不可收拾地崛起和牺牲卖家利益来推行“顾客至上”，总有一天人们会期待花极少的钱就能买到品相完美的书。这本书放到十年前能卖10镑。

中午，“腰包戴夫”来了。我一时大意，让他跟我聊上了天。他没完没了地说着南美洲和那边的女人多么漂亮。他买了两本书，一边在他最大的腰包里找钱包，一边在柜台上摊满了各种各样看起来很恶心的东西，包括几张纸巾和一些皱巴巴的收据。

流水：159.55镑

顾客人数：8

12月7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4

找到的书：1

10点30分，卡勒姆来了。

相当冷清的一天。2点钟左右，妮基和她朋友莫拉格过来奚落了我一番。他们明天要去探测金属，想借地窖里安娜的金属探测仪一用。

我在几箱书里发现了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相簿，照片是全的。平时我翻到这类东西，照片通常都被拿走了，但今天这些多数是照相馆拍的人像照，或许能给相簿增加一点价值。

3点钟瓦切克来了，对我说他已经修好我邻居的屋顶，安好烟囱。我问他，他们是如何把那块硕大的花岗石弄上去的，他说他们先把石头切割成三小块，然后抬到屋顶，再用砂浆砌合起来。能在今年冬天剩下的大雨和霜冻造成更多危害前修好这个，我松了一大口气。

流水：161.99镑

顾客人数：7

12月8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经过仿佛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暴风雨，终于迎来一个无风的晴天。
今天所有订单都来自亚马逊。我怀疑我们的账号又被Abe暂时冻结了。

RSPB来了个叫克里斯的男的，他向我说起他在做的一本书。他在店里待了三个小时。那本书听起来很有意思：是一个博物学家关于1890年至1935年间他在威格敦所见鸟类的笔记。那位博物学家叫杰克·麦克哈菲·戈登，他祖父（在1830年代）曾是现在我书店这栋建筑的主人。

我爸理完发顺道来了一趟，我俩再次讨论了明年的钓鱼计划。

吃过午饭，我卸下了车上那几箱在霍伊克买的书。后来，我翻看着《英国游客在意大利》，发现了一些更加实用的句子：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贪婪的人。

你那些没教养的朋友把我院子里长熟的梨全摘下来带走了。

我没法吃这个面包，它太不新鲜了。

你是个粗鲁自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受不了你。

那个苏格兰人非常年轻。

我们的国王比你们的总统好。

一整天只进来过一个客人。

瓦切克和他的工人拆掉了脚手架，转场去干下一个活了。

流水：25镑

顾客人数：1

12月9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上午找订单里的书时——其中一本是《威廉·麦克斯韦尔致罗伯特·彭斯》（在苏格兰诗歌区域）——我发现若干本弥尔顿和雪莱的作品被归进了“苏格兰诗歌”。我感觉是妮基动的手脚，巧的是，上午我还收到她的邮件：“发给你几张有用的“节日气氛”快照——希望你喜欢这只旅鸫！是特意为你摆的造型——这旅鸫就躺在我们探测金属的游乐场里，对了，我们探出了6.76镑！酷吧！”她说的那几张“节日气氛”快照上，一对空瓶子顶部躺着一具僵硬的旅鸫尸体，显然是昨天她和莫拉格外出时找到的。

跑去儿童游乐场探测金属这件事，当你想到他们收集的零钱可能是从孩子口袋里掉出来的，就有点令人不爽。

上午11点，货车送来了一批新锅炉用的颗粒燃料，正赶上我妈溜达过来问好。我试图向她说明我得给送货员搭把手卸东西，她听后回答：“是啊，当然啦亲爱的。你去吧。”随后继续说了十分钟话，与此同时，司机和他助手却在费劲地把一袋袋燃料往下搬。

一个叫伊恩·基特的人给我来信，列了份他想卖掉的书的清单，我给他回了信，问他能不能把书带来。

流水：24.50镑

顾客人数：1

12月10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1

找到的书：1

今天早上开门时，发现店里的电脑——为了接单，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开机——锁死在“重启”模式，于是先花了一个小时研究如何让它重新运行。

那个抑郁的威尔士老太太打来电话，出人意料地问我们有没有温赖特^[12]的旅行指南，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要买古董神学书。我也报之以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告诉她是的，温赖特写的湖区指南我们基本上都有。“噢，我能不能买最便宜的那本？”我找到一本标价4.50镑的，她给了我她的信用卡信息，我记下了她的姓名和地址。

今早查邮箱，看到一封“文洛克图书”的安娜发来的邮件，建议我们明年再办一次“读者休憩处”，这一次是在三月。我回复说我非常乐意。

伯特兰·罗素的签名本在eBay上卖了103镑。

一整天店里来过七个客人，其中两个离开书店时说了句他们应该戴眼镜来的。去逛书店却忘记戴眼镜，犯这种错好像有点离奇。

打烊后，我布置了一下大房间，为明天的节庆志愿者晚宴做好准备。每年，等节庆后遗症一消退，图书节办公室的正式员工就会为志愿者们办一场答谢宴。今年办在这儿，就在“作家休憩处”。

流水：47.50镑

顾客人数：5

12月11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阳光明媚的一天。

上午9点30分，玛丽亚拿来了给今天晚宴准备的各种餐盘用具，随后回家了。

今天没有订单，不过我寄掉了昨天在eBay上以103镑售出的那本伯特兰·罗素签名书。

中午，一个白发男人来到柜台前，问我们有没有一本关于附近的镇子莫克朗的书，作者是当地一位农民。我为客人找到了一本，让他自己在那儿看，一个小时后他要走了，说：“谢谢你，不过这不是我要找的书。”

快打烊时，一个顾客在传记类区域旁边拦住我，说：“这也许听起来是个疯狂的问题，不过[意味深长的停顿，然后压低声音]你们有没有德语书？”不瞒你说，比这更疯狂的问题我还是听过的。或许这是某种暗号吧。

下午6点，肖娜和玛丽亚过来准备圣诞晚宴。她们正忙着，艾略特提着衣箱来了，问我他能不能住一晚。他还是老样子，一进门就蹬掉了鞋子。

6点30分，我去参加了艾米莉圣诞画廊的开幕夜，买了一幅猪的画打算送给我妹妹。回家路上，大约有一百人聚在广场，为圣诞亮灯仪式唱起颂歌。志愿者的晚宴7点开始，直到凌晨1点才结束，共有二十一个人享受了玛丽亚的招待。酒喝完了，我只好去地窖又弄了一些上来。大半个晚上都在当酒保。

流水：54.49镑

顾客人数：4

12月12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今天起得早，做了早餐。艾略特11点钟走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客人拿着12本相对而言很新的书来到柜台。总价65镑，我对他说给60镑就好。他没有表露出丝毫感谢之情，反而说：“就给我这点折扣吗？5镑？”

上午11点30分到下午3点45分之间完全没客人，然后五分钟之内来了九个。一个人都没有买东西。

花了一天整理箱子和袋子里的书。有那么一大堆要处理的东西，我却几乎没有进展。

下班后我生了火，读完了《活山》。这是本出色的作品，很动人，可惜在作者身后才得以出版。她笔下登山的危险与乐趣，因为加了后见之明的滤镜，让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有共鸣：

但我必须承认，我也知道一项与这种“异常狂乱”相关的现象。躺在床上时，我常常想起自己曾轻轻松松走过的地方，彼时毫无恐惧，想起来却一阵后怕。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回到那些地方，恐惧攥住了我，使我变得怯懦。然而一旦真正走了回去，我又会被同一种激情裹挟。管他有没有上帝，反正我又变得“异常狂乱”了！[\[13\]](#)

她所说的“异常狂乱”，对许多跋涉、攀爬过苏格兰的丘陵和山岳的人来说并不稀奇；那是一种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流水：158.99镑

顾客人数：8

12月14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早上9点30分，玛丽亚过来取上星期五的志愿者晚宴之后留下的盘碟和餐具，还有打节庆开始就放在厨房里的冰箱。她前脚刚走，佩特拉后脚过来“杀时间”，因为她正好在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我忘记是谁了）。不知道那些来店里“杀时间”的人是否明白他们其实也在“杀”我的时间。

一位客人在找适合送他患有失读症的侄子的圣诞礼物，后来他买了两本《高卢英雄传》[\[14\]](#)。

一个北爱尔兰客人拿着三本书来到柜台，他先把书野蛮地摆弄了一会儿，随后指着其中一本的价签，问道：“真是20镑吗？”听我确认价格没错，他说：“不行，这太贵了。”说完把书放回了架子上。一本书太贵是一回事，一个客人太小气[\[15\]](#)则是另一回事了。

流水：110.50镑

顾客人数：8

12月15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1

上午11点，我爸妈过来聊天。我们讨论的都是我妈平时爱聊的话题：谁死了，谁快死了，谁得了痴呆。

一个女的过来替她朋友报名加入RBC，算是圣诞礼物。但愿RBC的会员资格能成为热门的礼物。

后来，我正泡茶呢，却听到楼下传来叫喊声。是伊恩·基特，那个上星期发来待售书清单的男人——这几天他一直写邮件询问这件事。他拿了六箱书来店里。过了没多久，一个和她丈夫一起从法国移居此地的女人上门了，她在几个星期内送了五箱书过来。我指了指她上次送来的书，对她说大部分我都不想要。她告诉我她车里放不下了，因为她又给我运来了七箱书。我只好打发她走，因为店里现在堆满了一箱箱书。

我整理了一遍伊恩·基特的几箱书。统统品相完好。我在网上查了一部分书的价格，给他开了一张300英镑的支票。我觉得我快溺死在书海里了。

流水：76镑

顾客人数：3

12月16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3

9点15分，克里斯·米尔斯过来洗车——我的车脏得叫人难为情。我2000年就认识克里斯了，当时我在拍一部关于“索尔威收获者”号失事的纪录片。那是一艘扇贝捕捞船，那年1月11日在曼岛附近海域沉没。他兄弟戴维是船员之一。

上午我开始翻检昨天收进来的书。其中有一箱品相上佳的摄影集，于是我拍了几张书影给我朋友安妮，她专门收藏现代人像摄影集。

下午5点，我准备锁门，结果发现克里斯洗完车把我的车钥匙带走了。店门钥匙跟车钥匙串在一起，所以我把平时用来当制门器的冰壶移到没上锁的门背后，去和卡勒姆喝酒了。

流水：49镑

顾客人数：4

12月17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早上9点，一个女的猛地推开门，冲进店里，她身上背满大包小包，里面分明是想出售的书。她一边高喊“有人吗”一边急急忙忙穿过店堂，全然不顾我的回应。最后她重新出现在书店前屋——柜台、收银机和店员显然只会设置在这个地方——带着些许惊讶说：“噢，你在这里啊。”她又问我有没有兴趣收书。店里的每一个表面和空间都已被我近两周收到、未及处理的书和箱子覆盖，所以我告诉她除非书很特别，我是不会有兴趣收的。她开始从袋子里拿书，扔了一地，

对我说这些都是非常特别的精装版“约翰·格里森姆、丹·布朗、詹姆斯·帕特森”。当我告诉她我不感兴趣时，她看起来是真的很惊讶。

之前因为读《活山》，《大师和玛格丽特》我暂时放了放。今天下班后我又拿起此书，继续开读。奶奶是对的：这是本精彩绝伦的杰作。

流水：70.50镑

顾客人数：6

12月18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1

今天有个订单是一套两卷本《盖勒韦的土地与土地所有人》，妮基在网上挂了40镑，比应该的价格低了约100镑。

把过去几日订单里的书送去了邮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橱窗里用来贴近期葬礼通知的区域完全满了。卡罗尔一安的妈妈艾丽森以前常说，随着十二月一天天过去，每一周都会有更多人去世，到圣诞节当天，已经没有地方贴讣告了。

今天我在黑板上写了一首俳句：

圣诞节太糟。

一头扎进书店；

一切都会好。

流水：85.48镑

顾客人数：8

12月19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7

一本我昨天刚刊登的书今天有人下单了，找书的时候，我发现妮基把一个叫“美国河流”的系列里的四本书归入了哲学类别。

今天的订单中，有两本书是这周早些时候花300镑买入的那批书里的。目前为止，我刊登到网上的若干本书里已经售出了价值210镑的货。去掉亚马逊的抽成，我大概能拿到150镑，这样的回本情况算是又快又好。但愿能一直如此。

下午我给书店布置了一面圣诞展示橱窗：一堆书摆成圣诞树形状，再围上一圈彩色小灯。这是我布置圣诞节橱窗最卖力的一次。

流水：236镑

顾客人数：8

12月21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14

找到的书：12

下雨又刮风，天气一塌糊涂，但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所以一过今天——至少从我的心理上来说——会出现新一轮的乐观情绪。但这一情绪将很快被浇灭：妮基抱着一只五斗橱和四袋书来了。她带着一丝欣喜对我说，她不会再回来为我工作了。我不知道究竟哪个更令我难过：是听到她不准备回来的消息，还是看到她即将离开一份她曾那样明白无误地热爱着的工作时她那么高兴的样子。书店的一个黄金时代要结束了。

中午之前只来了一个客人，他在店里走来走去，一路喘着粗气。不过最后他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不但消费了50镑，还对我——至少我没听出来他有讽刺的意思——说起一家康沃尔的书店，那里的柜台上贴了一张大大的告示，写着：“拒绝趣闻轶事。”

我在给“开卷随缘俱乐部”的书贴标签的时候，一个操着德国口音的男子问我们有没有《我的奋斗》。

流水：174.98镑

顾客人数：11

12月22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今天的邮件里有个寄自意大利的包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腊肉、佩克里诺干酪、萨拉米香肠和一瓶巴罗洛葡萄酒——还附有一张奶奶写的便条：“给你圣诞节吃，你个操蛋的臭杂种。”

赶在邮局关门午休前，我把邮件拿去了维尔玛那儿，顺便问她能不能给我换价值100英镑的硬币。她压低嗓子说，如果让邮局老板威廉发现了，他会气疯掉。随后，等威廉一走出大门，她立马把硬币从玻璃下面推过来，叫我晚点回去给她兑换的纸币。

我又从上周花300英镑收的那批书里拿了一些出来上架，这时我发现——纯粹是巧合——我们所有的苏格兰登山类书都放在“苏格兰室”的K2架上。

流水：135.99镑

顾客人数：14

12月23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10点30分，牧师杰夫来访。进入隆冬后，他再次回归了坐巴士的出行方式。他在神学书那里待了一会儿，想从中找寻一些创作圣诞布道文的灵感。长老会好像很想让他从现在的牧师住宅搬走，那是他从几十年前就职起住到现在的地方。我问他要搬去哪里，他回答：“我不知道。我就像亚伯拉罕，站在山顶高喊‘Ur’。”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过我可以确定，不管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对某些人而言是有意义的。

今早的邮件里有两张圣诞贺卡，一张的收信人是“国王虾”，另一张则是“颐指气使的肖恩·白塞尔”。

上午11点，我上楼给自己泡茶，顺便躲进相对还算有点温度的厨房里暖暖身子。下楼回书店时，我惊讶地看到“鼯鼠人”正在第一个楼梯过道上的艺术书区域里专注地翻阅。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甚至没有抬头看我，完全沉浸在一本丢勒木刻画集子中。估计他是想给自己买一个圣诞礼物。

我花了一下午给书标价、上架，在“铁路室”里忙了好一阵出来，看到“鼯鼠人”站在柜台前那熟悉的位置，不过这一次，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他的。我仔细看了看他买的那堆书，其中包括两本关于登山的（我不觉得他像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不过我的感觉可能不准），两本关于木材保存的，一本葡萄牙历史，前面他在看的那本丢勒木刻画集子，还有一本关于西约克郡地质情况的。最后一本书让我质疑起初次见他时就做的一个假设来：“鼯鼠人”是苏格兰人。由于我从未听他讲过话，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事实。他若果真来自约克郡，那他就属于那个地方的人里从不还价的珍稀一脉。也许是因为他总用苏格兰镑付款，我才下意识有了这样的想法，抑或别的什么事情让我认为他是苏格兰人。

他离开书店的时候我都有点觉得看到他笑了一下，不过也可能是胃胀气。

流水：40镑

顾客人数：5

12月24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0

找到的书：0

今天收到一张贺卡，收信人是“肖恩·白塞尔，好斗的书商”。
亚马逊收件箱里来了封邮件：

抱歉，我得说我对这一单书很失望。书的品相描述是“二手——非常好”。没有提及这其实是本馆藏书。卷首插图被裁掉了，后面一页和书口上都打了“作废”印，书肮脏不堪，一股霉味。这本书是要当圣诞礼物送人的，得到这样一本绝版书，收礼的人或许依然会很高兴。但我实在觉得你们对书的品相描述是不准确的。

期待你的答复。

邮件提到的书售价2镑，于是我给了她全额退款。啊，圣诞节的情绪荡涤了每一个人。

圣诞夜店里往往很热闹，因为人来疯的农民着急给妻子买礼物，要确保圣诞树下不空着，过节期间走亲戚的人也经常早早来了，不过后者完全取决于圣诞节当日是一星期中的哪一天：如果圣诞节碰上周一或周四，那额外休几天假可能相当于休假一整周。我估计今年到威格敦走亲访友的上班族会在今天陆续驱车前来。也许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段时间生意会好些。

流水：86.94镑

顾客人数：10

12月25日，星期五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今日闭店。

醒来发现最近猫喜欢在里面睡觉的那个空房间门紧闭着，但我一向是给那只大胖捣蛋鬼留着门的。那间是顶楼过道上与我卧室相邻的卧室，店里呼啸而过的诡异穿堂风并不能波及这里。我非常肯定，昨晚我上床睡觉时门是开着的。今天早上，我一打开隔壁卧室的门，船长就犹如一个服了通便剂的奥运会短跑选手一样向厕所飞奔而去。

中午，我骑车5英里去我父母家和他们的朋友比尔和苔丝吃饭。比尔九十多岁了，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苔丝的毒舌也很精彩，美酒和欢笑让我借着昏黄灯光骑车回家的一路上都劲头十足。

回到家，把《新忏悔录》剩余的部分差不多读完。此书渐渐读起来有点像写作《凡人之心》前的练笔了。书本身极好，研究深入，富有见地，但欠缺几分后一本书的温情。

12月26日，星期六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5

上午10点开店。第一个客人是2点45分出现的，他来退一本价值3英镑的企鹅绿皮系列西默农小说，那是圣诞夜我卖给一个慌张的农民当礼物送他妻子的。结果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她已经读过此书了。整个冬天最忙碌的一星期来了，这算不上是很吉利的开端。

我找出客人下单的书，打包好送去邮局。我打开门，迎面碰上威廉，便问他邮局有没有开。他对我咕哝了一声“没开”，又转身去继续做他原本在做的事了，连半句客套话都没有。

我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俳句：

节礼日^[16]来临。

逃进一家旧书店：

躲开假欢欣。

别的客人只来了一个。她对我说，她只是进来“避避雨”。

总之，现在花时间开店不值得。附近往来的人是有，但他们说不定以为我们没开门。

流水：44.30镑

顾客人数：6

12月28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7

找到的书：5

打包好待发货的书，送去邮局，结果又没开门。

上午10点，有个客人打来电话，说要找一本关于当地历史的书：

客人：我在找一本叫《博尔格学院》的书，作者是亚当·格雷。

我：好的，我们有三本这个书。

客人：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找这本书。下星期我们会去新西兰，我们要去拜访的那个人的父亲是当地人，我们觉得最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觉得有必要主动向你长篇大论解释他们为何要找某些特定的书——这又完全不能改变我们店里是否有那本书的事

实，但他们好像就是要说。

直到11点30分，店里都一片死寂，这时候，突然拥进来二十一个人，是个子孙满堂的犹太人家庭。大部分人都买了东西，包括几本《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

四个以前的雇员约好了一起来找我，我们商定要在店里办一场圣诞派对，于是我也邀请了我妹妹和她丈夫。凯瑟琳——二月份她参加过“读者休憩处”——从高地过完圣诞南归，带着她儿子迈尔斯顺道来访。那一对主理“打开的书”的西班牙人也来了。通常来说，圣诞假期这种时候大家都在休息，我却休不成。事实上，这段日子我常比平时工作更久，往往一个人待着，所以被以前的雇员逼着在家里举办派对，迎来各种不期而至的人，倒是让这个地方有了一股欢乐的气氛，而我则好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丝圣诞佳节的心绪。不过并不强烈。

凌晨3点30分上床的。

流水：101.48镑

顾客人数：9

12月29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2

上午10点，我带着宿醉开了店，不过让我高兴的是，昨晚的欢庆后，大家把屋子打扫干净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的，但下楼看到厨房干干净净，我长舒一口气。

今天的邮件里有封规划部门寄来的信，通知我他们已经批准了我提交的混凝土“书螺旋”规划申请。我宽了心，几乎连身体都放松了：看明白这则通知后，我不得不坐下缓了缓。11点钟，一个客人来店里说要找“宗教书”，我指了指神学书区域，让他去那里看看。大约一分钟后，他回到柜台前，问道：“你家的书有没有清单，还是说我只能盯着书硬找？”

正午前后，凯瑟琳和迈尔斯离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本《爱经》，自荐说要读一段给我们发“脸书”。我想还是婉拒为好。

更冷的寒冬天气要来了；天气预报说，今晚和明天弗兰克风暴将带来大雨和强风。

夜半，狂风怒号，大雨倾盆，伴着风雨拍打前屋的声音，读完了《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本书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也跟我读过的其他书都不同。这是部非凡的作品，对超自然力量的运用手法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堪称最为巧妙，最为精彩形象，虽然细细想来，霍格^[17]的《清白罪人忏悔录》或许略胜一筹。

流水：132.99镑

顾客人数：13

12月30日，星期三

网店订单：5

找到的书：4

托弗兰克风暴的福，暴雨下了一整夜，今天早上还在下。据说纽顿·斯图尔特（距此地7英里）淹得一塌糊涂，好几百人从家里被疏散了出来，暂居在麦克米伦厅。

卡勒姆来给棚舍的厨房和浴室贴瓷砖。

午饭时候，玛雅·托尔斯泰过来问好。她母亲玛姬住在威格敦的“老车站宅第”，是个很好的老太太，慷慨到过分，才智出众。我几年前在玛姬家见到玛雅，同她成了朋友。她——像她母亲一样——极其聪慧、迷人。她住纽约，但会尽量经常来看望父母。这时候，父母也住在当地的杰斯·皮姆也冒出来打了个招呼，接着汤姆和维勒克也出现了，来讨论除夕的安排。在一年的这个时间，书店很容易变成离群的盖勒韦人的社交中心。我本想独自待一个晚上，但他们坚持要所有人一起活动。对于一个收入基本全靠客流支撑的店主来说，圣诞假期是非常奇特的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在放假，想好好放松一下，但于我，书店必须开着，所以我并不能真正参与进去。想来有这么一个避免社交的理由，也正适合我厌恶人类的脾性。几天前的派对是例外。

波拉（主理“打开的书”的那对西班牙女人中的一个）来问我能否扫描一张海报，再打印几份。她做海报是要邀请全镇的人明天下午4点来店里吃葡萄，一起感受西班牙的新年传统。

下午1点01分，整个半岛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都断了，我只好去邮局打听是怎么回事。因为发大水，他们切断了纽顿·斯图尔特变电所的供电。

3点钟，我看到店里的灯上有只蝴蝶。它到处飞了一会儿，引来客人阵阵惊奇，随后消失了。也许该死的猫把它吃掉了。他特别喜欢蝴蝶。书店打烊后，我去联合超市买面包，却发现因为大水，大家正在抢购东西（我们已正式处于隔绝状态），架子全部空了，于是我回家在碗橱里乱翻了一通，找到面粉和酵母，试着自己做一个面包。弄出

来的东西极其稠密，我不禁怀疑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元素。元素周期表，给Bythellium^[18]留个位置吧。

下班后读完了《新忏悔录》。非常喜欢。在另一个超出他控制的不公事例中，托德成了麦卡锡“猎巫行动”的受害者。书的结尾我肯定要细细品味，虽然其余的部分可能被我糟蹋了。注定失败的人际关系、在高雅文化圈中的混迹、灾难——此书确实是《凡人之心》的样板。

流水：185.50镑

顾客人数：11

12月31日，星期四

网店订单：

找到的书：

6点30分醒来，听说纽顿·斯图尔特的洪灾已经严重到成为全国新闻了。克里河的河堤决口了，整条王子街^[19]都淹了。

因为大水，网依然不通，我没法查看网店订单。

10点，牧师杰夫过来消磨了十五分钟等公交车的时间。他看到我柜台上的《凡人之心》，向我说起他有多么喜欢《一个好人在非洲》^[20]。我们饶有兴致地聊了一会儿当代小说。他眼下正在读乔纳森·弗兰岑，我倒是一直没读过这位作家的东西。

去邮局寄掉了包裹。威尔玛修改了圣诞期间邮局开放时间的通知。也许在“我们”和“在此”之间加一个“不”字会更准确。^[21]



上午11点，手机信号恢复了，但还是连不上网。这给我带来的一丝沮丧在如下事实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由于我既无法处理订单也无法上网刊登新书，除了读书我别无选择，实在是难得的享受。于是我开始读另一本戏仿自传《乡绅奥古斯塔斯·卡尔普自述》^[22]，书我从来没听说过，不过是安娜在爱丁堡一家书店发现的，她觉得我会喜欢。这样仿佛回到了互联网暴政来临前的旧日时光；捧着《奥古斯塔斯·卡尔普》读上一整天，偶尔才中断一下，我感到莫大的快乐。此书果真是我很久以来读到的最好笑的书之一。奥古斯塔斯自述一生行迹，他极度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他和《笨蛋联盟》^[23]中的伊格内修斯·赖利颇多共通之处，不知道约翰·肯尼迪·图尔下笔前有没有读过此书。

一个朋友索菲·迪克森——第一次见她已经是十年前了——顺道过来喝了杯咖啡，聊了会儿天，她正要去找几位我俩共同的朋友过除

夕。他们一片好意邀请我同去，但我已经答应了今晚要跟汤姆和维勒克、卡勒姆，还有“打开的书”的那两个西班牙女人一起过。

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大胖中年男人来到店里。她介绍他（带着浓重的泰恩塞德口音）是她儿子。“他是从伦敦来的。他每次来总要逛这家店。他可喜欢你们店了。”两小时后，他们要走了，她说了句“这是他第一次空手离开”——这种话保管能叫你质疑自己的商品质量。

5点30分，我们又能联网了，但已经来不及拣货包货，赶在邮局取件前把包裹送过去，只能等星期二再寄出了。

打烊后，我同汤姆、维勒克、卡勒姆、西格丽德和那对西班牙女人一起去了酒吧。气氛很闷，我们待了大概一小时就都回来了。热了好几份比萨，喝酒喝到凌晨1点钟光景。他们都留下过夜了，只有那对西班牙女人回“打开的书”睡。有好几年我都是同二十来个朋友去马里湖酒店庆祝除夕的，我们会订上一星期房（酒店冬天不开门，但我们设法说服老板给了我们钥匙）。那一直是一年里的高光时刻，更常有落满白雪的高地风景为伴。不过最近几年，除夕已变得愈发冷清，常常是我一个人过，所以能和朋友们一起辞旧迎新还是很开心的。

流水：202.49镑

顾客人数：17

[1]此处“揭掉”的原文为steam off，指“利用蒸汽将某物揭下”，故而后文帕姆弗斯顿先生回答说“我们不是公共洗衣房”。

[2]Jessie M. King (1875—1949)，苏格兰插画家、设计师。

[3]法语：艺术品。

[4]此句原文为Gonna geezit back, eh? Geezit为苏格兰俚语，此处相当于英语的give it。

[5]根据语境判断，此处的“草”（grass）值的应该大麻（grass weed）。

[6]致幻药物麦角酸酰二乙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的缩写。

[7]译文出自文汇出版社《活山》（2018年，管啸尘译），地名译法稍有调整。

[8]地名原文为Fiacail Ridge。

[9]原文为twenty-two weeks，疑系作者笔误，根据前文（11月28日相关内容），此处似应为“二十二天”。

[10]*The Paradox Men*，美国科幻小说作家Charles L. Harness的作品，原名《飞向昨日》（*Flight into Yesterday*, 1953），1955年出新版时改为现名。

[11]Grimsby，英国英格兰林肯郡港口城市。

[12]当是指Alfred Wainwright（1907—1991），英国荒野远足者、旅行指南作者和插画家，代表作是七卷本《湖区山野插图版指南》（*Pictorial Guide to the Lakeland Fells*）。

[13]译文出自文汇出版社《活山》（2018年，管啸尘译）。

[14]Asterix books，以高卢传奇英雄为题材创作的法国知名连环漫画。

[15]原文cheap，兼有“廉价、便宜”和“小气”之意。

[16]Boxing Day，圣诞节次日或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

[17]James Hogg（1770—1835），苏格兰诗人、小说家，其代表作*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匿名出版于1824年。

[18]作者根据金属元素的构词形式（如锂—lithium，钠—natrium）用自己的姓氏生造的词语。

[19]Princes Street，爱丁堡最热闹的商业街和交通干线。

[20] *A Good Man in Africa*, William Boyd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81年。

[21] 即下图通知上的we're和here之间加一个not。

[22] *Augustus Carp, Esq., by Himself*, 1924年匿名出版的幽默讽刺作品，作者实为英国医生Sir Henry Howarth Bashford (1880—1961)。

[23]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美国小说家John Kennedy Toole的作品，身后才得出版(1980)。

尾声

店里现在比我写下这一年的日记时更忙了，部分原因——我觉得——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线上交易严重影响到商业街的生存。如今有五成以上的零售商品都是在网上完成购买的，这一趋势再也不可能扭转，但没人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身边的店统统倒闭，却没有东西能来填补这一真空。连政府也终于开始认识到商业街正在衰亡，而网店巨头们的税务是成问题的，这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就我所知，妮基在12英里外开心地管理着一片林地。

奶奶往返于威格敦和意大利之间，不过好像已经决定定居盖勒韦，在这里，她那些在一个更加传统的地方不受包容的怪癖能得到认同。她的视力更差了，她的信心却在以相同的速度上升，而她那张老成的意大利脸——一度与整个镇子的景观那么格格不入——已经被吸纳进了这片土地，乃至成了小镇肌理的一部分。现在她一旦不在，就像曾经她的外貌一样，让人难以忽视。

安娜和我还是朋友，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船长又长了不少肉，却没有涨智商，不过还是每天都深受客人喜爱。

译后记

文 / 顾真

相信大部分人都尝试过写日记，能长期坚持的却不多，十八世纪文坛巨子约翰生博士也不例外。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中，记下过博士这样一段话：

约翰生博士对我说，写日记这件事，他曾尝试过十二三次，却始终无法坚持。他建议我写写日记。你笔下重要的[他说]是你的心理状态；你应当写下你记忆所及的一切内容，因为一开始你无法判断它们是好是坏；而且要趁印象还鲜明立刻动笔，因为一星期后最初的印象就变了。一个人喜欢重温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日记或者日志的用处。

“一个人喜欢重温自己的想法”（a man loves to review his own mind），这的确是我们爱写日记的一大原因，但记忆从来不可靠，如果不趁热用文字记录下来，之后难免用想象去填补空白。肖恩·白塞尔大学毕业后在布里斯托尔从事电视制片工作，2001年回到家乡威格敦买下一家书店，从此扎根。操持生意经年，肖恩接待了或者说遭遇了形形色色的顾客，阅历一多，对行业本身自然生出了独到的看法，不吐不快。2014年起，他开始写日记，详细记下每日的订单、客流、流水和新鲜事，穿插以缤纷的感想与犀利的吐槽；给肖恩以灵感的，一是乔治·奥威尔的随笔名篇《书店回忆》（“Bookshop

Memories”），一是珍·坎贝尔的幽默作品《书店怪问》（*Weird Things Customers Say in Bookshops*），而杰西卡·A. 福克斯（即肖恩日记中的安娜）出版于2013年的《关于火箭，你该了解的三件事》（*Thre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Rockets*）则激励了他公开发表这些文字。他将日记发给了文学节上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2017年，《书店日记》（*The Diary of a Bookseller*）出版。

封面讨喜、内容有趣的《书店日记》很快成了畅销书，连在肖恩屡屡激烈抨击的亚马逊网站上，此书也杀进了热门榜单。不过，他向出版方提出的两项建议——先在实体书店上架一个月，再让亚马逊销售；不出Kindle版本——均未获采纳，因为出版方同亚马逊有约在先。亚马逊推重“顾客至上”，肖恩却在书中对他们冷嘲热讽，终于得罪了一部分常客，比如“腰包戴夫”（Bum-bag Dave）。《书店日记》在英语世界走红后，各国译本陆续上市，据说俄文版卖得尤其不错，有采访者问肖恩：“说俄语的你是不是更凶了？”他回答：“或许是吧，吼起人来更厉害了。”信笔写成的日记大家热情捧场，肖恩信心大增，《书店日记》推出两年后的2019年，续集出版，书名 *Confessions of a Bookseller*，直译“书商自白”，形式沿用前作，风趣、毒舌依旧，新人物登场，新故事上演，旋即再次赢得读者欢心。

《书店日记》每个月正文开始前摘取奥威尔《书店回忆》一文精华段落，新作保持这一特色，不过这次贯穿全书引用的是一部偏门书：《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The Intimate Thoughts of John Baxter, Bookseller*）。此书是苏格兰作家缪尔（Augustus Muir）假托编者身份创作的小说，不光有编辑手记，还煞有介事请人撰写了导读，游戏笔墨，几乎乱真。读罢书中撷取的十二小段，尚觉

不太过瘾，在旧书网上寻觅多时，终于买到一本，三四个晚上追读完。叙述者巴克斯特在爱丁堡一家旧书店服务多年，自叹屈才，虽然年近半百，仍一心想去伦敦闯荡，不负雄心壮志。书店老板帕姆弗斯顿先生（Mr. Pumpherson）是优秀书商的代表，知识渊博，勤勉守信，既洞悉顾客心理，又怀有珍贵的职业荣誉感：

如今的新书店为了生存，很可能得冒险把自己打造成高档百货，让商品从钢笔尖到相框一应俱全。这是可悲的下坡路，也是时代的征象。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二手书商必须同时经营一家你可以买到止咳片、阿司匹林和腌菜的百货商店？但愿不会。我们讲自尊。帕姆弗斯顿先生从来不用“二手”一词；他说这会让他想起旧衣服店。他家店门上方的字告诉人们，他是位古董书商。不知门口的“六便士书摊”上那几本破烂书抬头看到这行字，会作何感想。也许它们会挺起衣衫褴褛的胸膛，感怀书之将死，毕竟有几分高贵存焉。

在肖恩看来，缪尔写于1942年的这段话完全没有过时，如今的新书店依然被迫顺应时代，售卖其他商品，“这种看法似乎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直指在亚马逊的冷酷压迫下新书和二手书行业遭受的毁灭性改变，简直像是几年前刚刚写下的”。《书商约翰·巴克斯特私语录》中有一章专门谈光顾书店的各种怪人，并给出了对付不同客人的办法，笔调尖刻，充满不温和的调侃，肖恩从此章中摘出了好几段，想必大有共鸣。同巴克斯特一样，肖恩严加防范的也是“话痨型”顾客（it is the talkers I guard against），毕竟开店多年，他已深受其害：

巴克斯特对顾客行为的描述异常准确。他笔下那种爱说话的客人如今还是会常来书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行业受惠于他

们如此冗长的高妙见解。很难解释为何我们这些在书店工作的人会成为这类人的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听一个人聊上四十五分钟核反应是颇有意思的，但当你忙于工作，当你看着周围有待清理的一箱箱书和还未标价、上架的书，或者成堆尚需放上网店的书，或者其他需要你帮助的客人，这种种时候，并不属于“某些情况”。

面对这类客人的叨扰，肖恩无奈感叹道：“我想以后我得根据他在工作日浪费掉我的时间量按分钟向他收取费用。”

书海浮沉二十载，肖恩见证二手书行业由盛转衰——老一辈书商枯叶凋零、电子阅读星火燎原、网络销售巨兽压境——原本利润尚属可观的买卖逐步陷入困顿。局外人可能很难想象，一本2005年可以卖10镑的书到了2015年在网上的售价只有6便士，而即便如此，顾客依然会挑剔品相。造成这种局面的祸首是肖恩一再谴责的电商巨头，“顾客至上”的背后是对卖家利益的严酷剥削。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在日记始于2015年1月的新作中，书店的营业额较之前作似乎变少了，当时肖恩尚未出书，一来缺少版税，二来书店名气局限，经营压力不小。肖恩感兴趣的异代书商不止约翰·巴克斯特，在两部日记中，他还几次提及另一本书，《破产书商》（*The Bankrupt Bookseller*），作者达令（Will Y. Darling）也是苏格兰作家，后来做到爱丁堡市长。“破产书商”是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开店之余写下拉杂随感，三分幽默，七分酸涩。这可怜人受过战争创伤，性格孤僻又不善经营，最后负债破产，只好开煤气自我了断。威格敦书店的境况当然要好得多，但肖恩常爱翻看此书，多少带着点自况与自嘲吧。

新的一年，肖恩的生活经历着改变。安娜决定同他分手，搬回美国；店里的多年兼职员工妮基也离开了岗位，用肖恩的话来说，这标

志着“书店的一个黄金时代要结束了”。后半部日记中，戏份最多的是一个名叫“伊曼纽埃拉”的意大利女人。她高度近视，热爱读书，虽然才二十五岁，却像老年人一样体弱多病，内心也很老成，所以肖恩给她起了个绰号：奶奶。她的英语带着浓重口音，刚来书店上班时肖恩和顾客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不过她慢慢融入了威格敦，从一开始显得非常突兀，到最后“被吸纳进了这片土地，乃至成了小镇肌理的一部分”。在日记的最后，“奶奶”返回了意大利，可后来又开始在两地间往返，并且最终下决心定居盖勒韦。

城市更新带来了更整洁的界面，却也让更多小店失去了生存空间。随着那些商店逐渐消失而日益稀薄的，还有曾经的社区感与人情味。威格敦这座小镇之所以特别令人向往，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浸透着人情物理的社区氛围。当然，还有包容性。在这座偏远小镇，没人要求你做一个“正常人”。镇上的各种店铺与社区互相滋养，形成了一股磁场，吸引着在别处——哪怕是自己的祖国——格格不入的“怪人”来旅行，来居住，而当你真正与小镇彼此认同后，哪怕有天你会离开，这分别也是暂时的，就像安娜和伊曼纽埃拉，威格敦已然成为她们精神上的故乡。

法郎士写过一部小说叫《波纳尔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主人公波纳尔是个老书虫，终生未婚，埋头钻研古老文献，他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虽然身在十九世纪，灵魂却在十四世纪流连。他与一位女管家同住，在她面前毫无主人的威仪；他养一只跟迦太基统帅哈米尔卡同名的猫咪。拉伯雷《巨人传》中写到一个修道院叫“泰莱姆”，那里不设钟表，修士享有充分自由，无须在意时间流逝。波纳尔不允许自己那样，“我仔细地把表上好发条，人只有把时间分成时、分、秒，也就是分成与人寿命的短促相称的小块，才能成为时间的主人”（郝运译）。个体户肖恩有权任性，不必按时开店

闭店，甚至可以离店好几天外出游玩，但同时他又会精确记录每件事发生的时刻。在新日记的后半，他时常流露出伤感，因为不管如何力求做“时间的主人”，都无法阻止自己的老去，而身边的人也在不断提醒他这一点：朋友纷纷结婚生子，过上安定家庭生活，镇上的父母辈则逐渐衰老乃至去世，连他已经钓了四十年鱼的父亲也开始犹豫“明年他还要不要去卢斯河试一把”。

约翰·巴克斯特爱读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诗，有首他格外偏爱，大意是多亏上帝妙手造就变换的日子与季节，人的一生才不会在一成不变中黯淡。他说，所谓“理想的一天”，大概要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傍晚有美好的落日，夜间的空气湿润万物，但若是日日如此，我们会无聊死。四季轮替，周而复始，何妨让我们的欢欣与悲伤都做无常世事的注脚。日记结尾，暴风雨引发洪灾，威格敦断网断电，工作彻底停滞，肖恩却说这一切不便根本不值一提，因为“除了读书我别无选择，实在是难得的享受”，“仿佛回到了互联网暴政来临前的旧时光”。这一幕想想就很动人。编辑雷韵说书名翻成“书商自白”固然准确，却嫌呆板，欠缺几分时光流转的意味，建议了一个新名字。我相信她的判断，也欣赏她的创意。最后，希望大家喜欢威格敦书店老板肖恩·白塞尔的新作：《书店四季》。

i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社科 · 文学 · 艺术

微博：@理想国 imaginist

转载 / 合作：微信 imaginist2010

世上有两类人：一类在酒吧、咖啡馆、餐厅或者商店上过班，另一类没有。

★

毒舌老板的开店日记，书籍流转中的百态人生。

“真希望这些书能开口说话，跟我们讲讲它们看过的事情。”



“我正给书标价呢，一个老头趋前问道：‘不知道你能否帮助我，我在找自助类书籍。’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于是问他在找什么样的自助类书籍，对此他回答道：‘我不知道。’”

★

“你能把这个藏在柜台后面吗？”（这种情况，往往是客人想买一本书给人惊喜）……“我儿子想要，可我不想给他买。”

★

“我听到门开了，以为有客人来，但在冬天的这个时候，来的更可能是一个刚好路过的当地居民，看到‘船长’坐在店门外盯着门把手，就把门打开放他进来，随后又关上。今天有三次。”

上架建议：回忆录 / 幽默文学

ISBN 978-7-5477-3992-1



9 787547 739921 >

定价：79.00元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